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北京出版社

子部第一九六冊目次

山堂肆考二百四十卷（三）（明）彭大翼撰 明萬曆二十三年刻四十七年張幼學重修本 ○○一

山堂肆考二百四十卷（三）

（明）彭大翼撰

明萬曆二十三年刻四十七年張幼學重修本

山堂肆考角集總目

親屬

子　女　姊妹

姑附姨　寵妾　外祖孫

舅甥　內外兄弟　婦翁女壻附僚壻

宗族

人品

忠臣　功臣　義士

名士　志士　業師

門第　朋友附面交　故人

太學生　公子　耆英

神童　隱士　贅人

富人　貧士　賤士

娼妓　奴隸　婢妾

形貌

美男附孌倖　美婦　醜男

醜婦　長八　短人

性行

德量　記性　儉約附慳悋

奢侈　任肆　游俠

言語　勇敢　膂力

姦邪　讒毀　嘲謔上下

文學

經術　著書上下　藏書

篤學　博學　寡學

文章　詩上下　賦

誌　誄　贊

銘　論　頌

箴　書問　露布

檄

字學

書法　楷書　草書

篆書　隸書　飛白
謚法
制謚上下
人事
謁見　餽遺　行旅
餞別　祝壽　報恩
報讎　釋怨　陰報附忌報
諱忌附犯諱不諱　稱呼　夢感

姓氏　同姓名附改姓名冒姓名賜姓名隱姓名
命名附雙名婦人　命字附同字
誕育
誕子附誕女誕孫　雙生附背生胸生脇生　遺腹子
前後身附生辰
民業
農家　蠶家　商賈
工匠　漁人　獵人
樵人　牧人

山堂肆考親屬第一卷

明　維揚　彭大翼　雲舉父　編著

豫章　熊　瑞　憲祥父

清漳　黃曰謹　元祇父

溫陵　杜　業　可大父　校閱

容州　楊際會　士遇父

溫陵　潘　洙　士爲父

同郡　戚以進　從先父

弟　彭大化　雲龍父　全校

○子

禮曲禮。凡為人子之禮。冬溫而夏凊。昏定而晨省

在醜夷不爭。出必告。反必面。所遊必有常。所習必

有業。恒言不稱老。李密曰。為人子者。顧爲人兄。不

顧為人弟。兄事親之日長。弟事親之日短。

問安

禮文王世子。文王之為世子。朝于王季日三。雞初鳴而至

寢門。問內豎之御者曰。今日安否何如。豎曰。安。文王乃喜

日中又至。亦如之。及暮又至。亦如之。

幹蠱

易蠱卦。幹父之蠱有子考無咎。厲終吉。幹母之蠱得中道

也。

肯堂肯構

周書。若考作室。既底法。厥子乃弗肯堂。矧肯構。厥父菑。厥

子乃弗肯播。矧肯穫。厥考翼其肯曰。予有後弗棄基。

學箕學裘

禮學記。良冶之子。必學為裘。良弓之子。必學為箕。

稱善

禮坊記。善則稱親。過則稱己。

貽名

禮內則。父母雖沒。將為善。思貽父母令名。必果。將為不善。

思貽父母羞辱。必不果。

不知罵怒

說文。孔子家兒不知罵。曾子家兒不知怒。所以然者。生而

善教也。

不敢欠伸

噦音會　嚏音帝

內則。在父母舅姑之所。有命之。應唯敬對。不敢噦噫嚏咳

欠伸跛倚。

目瞿心瞿

禮雜記。免喪之外。行于道路。見似目瞿。聞名心瞿。注云。見

人貌有類其親者。則目為之瞿然驚變。聞人所稱名與吾

親同。則心為之瞿然驚變也。

敬孝愛孝

莊子曰。以敬孝易。以愛孝難。

愛蓮

說苑曾子嘗有過不中曾晳怒援大杖擊之曾子不省頃乃蘇
退鼓琴而歌孔子聞之告門人曰參來勿內曾子自以無罪使人請孔子曰舜之事父
未嘗不在側索而殺之未嘗可得而小箠則待大箠則走
今曾子委身待暴怒以陷父不義不孝孰大焉一說曾晳
使曾子耘瓜誤傷其根故怒

泣杖

說苑韓伯俞事親至孝有過母笞之泣母曰他日笞汝未嘗
泣今泣何也對曰往日得罪笞之痛知母力健今笞予不
痛知母力衰是以泣也

祭不為尸

曲禮為人子者居不主奧坐不中席行不中道立不中門
食饗不為槩祭祀不為尸

仕不擇祿

家語子路見孔子曰負重涉遠不擇地而休家貧親老不
擇祿而仕

五綵娛親

高士傳老萊子養二親年七十身著五色綵衣為嬰兒戲
于親側嘗取漿上堂詐跌臥地為小兒啼或弄烏鳥于親
側欲親之喜

三釜養親

曾子曰吾及親仕三釜而心樂後仕三千鍾而不洎吾心
悲

負米

家語子路曰昔者由也事二親之時常食藜藿之食為親
負米百里之外親沒之後南遊于楚從車百乘累茵而坐
列鼎而食願食藜藿為親負米不可得也木欲靜而風不
停子欲養而親不逮

遺羹

左隱元年鄭莊公寘姜氏于城潁而誓之曰不及黃泉無
相見也既而悔之潁考叔為潁谷封人聞之有獻于公公
賜之食食舍肉公問之對曰小人有母皆嘗小人之食未
嘗君之羹請以遺之公曰爾有母遺繄我獨無潁考叔曰
何謂也公語之故且告之悔對曰若掘地及泉隧而相見
其誰曰不然公從之遂為母子如初

菽水盡歡

禮檀弓子路曰傷哉貧也生無以為養死無以為禮也子
曰啜菽飲水盡其歡斯之謂孝

風木思養

韓詩外傳孔子出行聞有哭聲甚悲至則皐魚也被褐擁
鐮哭于路左孔子下車而問其故對曰吾少學周流天下
而吾親死一失也高尚其志不仕庸君而晚無成二失也
少失交遊寡于親友而老無所託三失也樹欲靜而風不
止子欲養而親不逮往而不可返者年也逝而不可追者
親也吾于是辭矣立哭而死于是孔子門人歸養其親者

一十三人

不改父政

論語孟莊子之孝其他可能也其不改父之臣與父之政是難能也

不傷父名

田叔為魯相卒魯人以百金祠少子仁不受曰無以百金傷父名

為父受污

東漢順帝時膠東相吳祐字季英政崇仁簡民不忍欺有嗇夫孫性私賦民錢市衣進父父得衣而怒曰有君如是何忍欺之促歸伏罪性慚懼自首具談父言祐曰掾以親故受污辱之名所謂觀過知仁矣使歸謝其父還以衣遺之

為母被屈

見縣尹上

扇枕溫席

東漢黃香字文強家貧無奴僕躬執勤苦盡心供養軀無袴被而親極滋味暑則扇牀枕寒則以身溫席

嘗吐嗽膿

東漢蔡順字君仲以至孝稱母至姻家飲酒嘔吐順恐中毒乃嘗其吐母生瘡出膿以口嗽之

自滌中裙

厠牏 剌投

漢武帝建元中皇太后以萬石君家不言而躬行乃以長子建為郎中令少子慶為內史建每五日洗沐歸謁親入子舍竊問侍者取親中裙厠牏身自浣滌以為常注二字中裙近身衣厠牏汗衫也

親滌溺器

宋黃庭堅性至孝奉母安康君至為親滌溺器未嘗頃刻不供子職

倉粟養母

呂氏春秋齊有北郭騷者細蒲葦織屨屨以養其母猶不足踵門見晏子願乞所以養母晏子使分倉粟府金而遺之辭金而受粟

焦飯遺母

世說吳郡陳遺母好食鐺底焦飯遺作郡主簿製一囊每煮飯輒貯焦飯歸以遺母後值孫恩賊出吳郡袁松即日便征遺已歛得焦飯數斗未展歸家遂帶以從軍戰于滬瀆敗軍人逃走山澤皆多饑死遺獨以焦飯得活時人以為純孝之報也

申喜心通

呂氏春秋有申喜者亡其母聞乞人歌于門下而悲之動于顏色謂門者內乞人之歌者自覺而問焉曰何故而乞與之語蓋其母也故父母之于子也子之于父母也一體而兩分同氣而異息若草莽之有華實也若樹木之有根

心也雖過從而相通[illegible]相歡欲則[illegible]此之謂骨肉之親神[illegible]子忠而應[illegible]精相得[illegible]

荀顗色養

晉荀顗字景倩年踰耳順而母年九十色養烝烝以孝聞當時

能益前懿

漢昭帝以張安世自先帝時為尚書令志行純篤用為右將軍以杜延年有忠節擢為太僕按安世湯子延年周子書法云二子可謂能益前人之懿矣

盡革故態

宋太宗興國六年宰相薛居正卒帝親臨其喪為之流涕居正子惟吉素無行帝存問其家因曰不肖子安在頗改節否不克負荷先業奈何惟吉伏喪側懼赧不敢起自是盡革故態讀書親賢脩飭為善其後帝數委以大藩所至稱治

論父功德

世說陳元方子長文與季方子孝先各論父功德爭之不決諮于祖太丘太丘曰元方難為兄季方難為弟按元方紀字長文羣字季方諶字孝先忠字又晉阮孝緒十餘歲隨父為相州從事不書官紙以成父清白

問母起居

北史崔暹平居侵曉[illegible]與兄弟跪問母之起居[illegible]暮歸當食[illegible]寢然後至外齋對親[illegible]

殺雞供母

東漢茅容字季偉郭林宗見之請寓[illegible]旦日容殺雞[illegible]林宗以為為己設既而乃供其母自以草蔬與[illegible]同飯林宗曰卿賢哉遠矣林宗猶減三牲之養[illegible]乃我友也因勸令從學

投魚進母

蕭廣濟孝子傳杜孝巴郡人少失父與母居以至孝稱從在成都母喜食生魚孝乃截大筒盛魚二頭塞之以草呪曰我母必得此魚因投中流後婦出汲見筒橫來觸岸異而取視有二魚含笑曰此吾夫所記也熟而進之聞者嘆異

孟宗泣竹

楚國先賢傳孟宗字恭武性至孝母好食竹筍冬月無筍宗入竹中哀號筍為之生

曇恭進瓜

南史滕曇恭年五歲母患熱病思食寒瓜土俗不產歷訪而不得俄遇一桑門曰我有雙瓜分一相遺曇恭因以進母舉室驚異

愛日

楊子曰事父母自知不足者其舜乎不可得而久者事親

之謂也。孝子愛日

望雲

見雲

刻木為母形

漢丁蘭，河內人。年十五歲喪母，不及奉養，乃刻木為親形，事之如生。

撾鼓乞父命

翂音分

梁吉翂，字彥霄，父為奸吏所誣，罪當死。翂年十五，撾登聞鼓，乞代父命。武帝乃釋之。丹陽令王志欲于歲首舉充純孝。翂曰：異哉王君，何量翂之薄也。父辱子死，翂道當然。若翂當此舉，是因父以取名，何辱如之。固拒而止。

拾椹奉母

東漢蔡順，當王莽末，歲大荒，順拾桑椹，以異器盛之。赤眉賊見而問之，順曰：黑者奉母，白者自食。賊知其孝，遺以米肉放之。

留萄奉母

唐陳叔達為侍中，嘗賜食得蒲萄，不嘗。高祖問之，對曰：臣母病渴，嘗求之不得，願歸奉之。帝曰：卿有母欲遺乎。因更賜之。

諫父慎嫌

東漢吳祐隨父恢為南海太守。祐年十二，恢欲殺青簡寫經書。祐諫曰：南方多珍怪，上為國家所疑，下為權戚所望。此書若成，則載必兼兩。昔馬援以薏苡興謗，王陽以衣囊徼名，嫌疑之際，先賢所慎。恢撫祐首曰：吳氏世不乏季子矣。

傷父被刑

顏氏家訓：吳郡陸襄，以父閑被刑，終身布衣蔬食。雖姜菜有切割，皆不忍食，居家唯以掐摘供廚。江陵姚子篤，母以燒死，終身不忍噉炙。豫章熊康，父以醉而為奴所殺，終身不嘗酒。然禮緣人情，恩由義斷，假如親以噎死，亦當可絕食耶。

拜讀父書

吳顏愷，每得父書，則灑掃几筵，舒書于上，拜跪讀之。讀畢再拜。若父有疾耗之問，則臨書垂涕，聲咽。

能為父賦

宋歐陽公為鳴蟬賦，他兒皆一視而過，少子棐守之不去。公問此兒何能，為吾賦也。因以與之。按：棐字叔弼。

求降父秩

唐孫逖遷中書舍人。父嘉之年且八十，逖為令，秩求降外官，授父秩。帝嘉納，拜嘉之宋州司馬，聽致仕。

乞擬母封

宋趙康靖公概，昔郊祀當進秩，肯封止任一子京官。公乞以封母郡太君。朝廷以公為學士，擬封不久。先公曰：母年八十，相見不可知。朝廷不許。公以為言，及今以為恥，許之，遂以為例。

傷指大啼

世說范宣年八歲後園挑菜誤傷指大啼人問痛耶答曰非為痛身體髮膚不敢毀傷是以啼耳

指痛不寢

梁宗甬有至性嘗隨父宿直廷尉母劉氏夜暴亡左手中指忽痛不得寢及旦凶問至宋池寔之父也嘗奏名禮部將入試殿廷一日心動不能寢曰吾母素多疾能無恙否及至內門徘徊不能入益母已亡為友人所匿也因詰其友而友止以疾告池遂號泣而歸

為母炊爨

世說祖納字士言少孤貧性至孝常自為母炊爨作食王平北聞其佳名以兩婢餉之因取為中郎有人戲之者曰奴價倍婢祖云百里奚亦何必輕于五羖之皮耶

為母行傭

漢江革字次翁臨海人少失父遭王莽亂負母逃難以母老不欲搖動自在轅中挽車不用牛馬轉客下邳行傭供母人稱江巨孝

虛掩父德

晉袁宏字彥伯還桓溫記室為東征賦悉稱過江諸名德而獨不載溫父彝溫甚忿後游青山飲罷命宏同載衆為危懼行數里問宏曰聞君作東征賦多稱先賢何故不及家君宏曰尊公稱謂非下官敢專因未呈啟不敢顯之耳

溫曰君欲為何辭宏即答曰風鑒散朗或搜或引身雖可亡道不可殞則宣城之節信義為允溫泫然而止宏賦又不及陶侃侃子胡奴嘗于曲室抽刃問宏以家君勳績如此君賦云何相忽略宏窘急答曰我已盛述尊公何乃言無因曰精金百鍊在割能斷功則治人職思靖亂長沙之勳為史所讚胡奴乃止按胡奴是侃第十子陶範也範字道則胡奴其小字也

求顯父名

唐甄逢常以父不得在國史為恨逢與元稹善稹移書于史館脩撰韓愈由是父子俱得顯名

誦詩興歎

見入仕

讀詩流涕

晉王裒字偉元父儀為魏文帝所殺痛父死于非命未嘗西向坐隱居教授廬于墓側旦夕攀栢悲號涕注著樹樹為之枯讀詩至哀哀父母生我劬勞未嘗不三復流涕門人受業者並廢蓼莪之篇又南史顧歡隱天台山開館聚徒早孤讀詩至哀哀父母輒廢書慟泣由是受學者廢蓼莪篇不復講

不忍衣綿

南史朱百年家素貧母以冬月亡衣並無絮自此不衣綿帛嘗寒時就同縣孔思遠寄宿衣悉袂布飲酒醉眠

思遠以臥具達之。言王劭不知。既覺。引臥具去。謂思遠曰。綿定寄濕。因流涕悲慟。思遠亦為之感泣。

不忍聞樂

宋劉湛少以父名岳。終身不聽絲竹。不避嵩岳字。至聞鈞天之樂則涕泣移時。曰若非先命。則不至是。

為父禳災

唐李勉為江西觀察使。部人有父病。以蠱道為木偶人。署勉名。座於其壠。或以告勉。勉曰。為父禳災。亦可矜也。竟不問。

為父禱疾

陳徐陵字孝穆。子份性孝友。陵疾篤。份燒香祈禱。跪誦孝經。日夜不息。如是者三日。陵疾豁然而愈。

五子知名

晉王羲之有子七人。其知名者五人。曰玄之。凝之。徽之。獻之。操之。故唐孟郊詩云。羲之生五子。羲之又有之。又劉宋謝莊生五子。曰颺。朏。顥。嵩。淪。蓋名子以風月景山水也。

子皆登

唐郭子儀八子七婿皆顯。八子曜。旰。晞。昢。晤。曖。曙。映也。曖尚昇平公主。曖四子。鑄。釗。鏦。銛。一女為憲宗皇后。

瑤環瑜珥

唐韓文公作殿中少監馬君墓誌。始余應進士。舉于京師。見北平王燧于北亭。猶高山深林。龍虎變化不測。蓋魁傑

人也。退見少傅。翠竹碧梧。鸞鵠停峙。能守其業者也。拜批幼子立側。眉眼如畫。髮漆黑。肌肉玉雪可憐。殆娟好靜秀。瑤環瑜珥。蘭茁其牙。稱其家兒也。即殿中少監馬君。君燧之孫也。拔少傅。即燧子暢少監。燧孫也。

發假收嚴

唐楊汝士為簡陵王傅。名四子。曰發。假。收。嚴。皆登進士第。收即大稱。發己下皆至郎。發以春為義。假以夏為義。收以秋為義。嚴以冬為義。同居脩行里。昆弟恭謹。楊大盛焉。

齧臂而盟

吳起出衛郭門。與母訣。齧臂而盟曰。起不為卿相。不復入衛門。後果如言。

絕裾而往

晉元帝大興初。溫嶠欲詣建康。母崔氏固止之。嶠絕裾而往。後母亡。值亂不得奔喪。

導輿

唐崔邠拜太常卿。故事太常始視事。大閱四部樂。都人縱觀。邠自第去。令母與公卿見者皆嗟美。都人榮之。又五代。邠弟為宣州刺史。迎其母及邠。邠為母導輿。行數十里。州人以為榮。

跨竈

吳宗質賀人生子許云。寄語王演防跨竈。宜戒吉賞祇須吏。又蘇東坡答陳季常書云。在定日作松醪賦。令寫寄擇

嘗。庶關發後生妙思者歟。一躍當撞設必憬然而作丈。
頗有父風。咄咄皆踏寶之大抵有奇技巧冷
破煙擲也。

任昉令子

劉宋褚淵字彥回。嘗謂任昉父遙曰。聞卿有令子。相爲喜
之。所謂百不爲多。一不爲少也。又唐劉餘慶子濟爲右補
闕。敢言無忌。憲宗謂餘慶曰。卿令子而能直臣也。可更
相賀。

挺之真子

唐嚴武母裴氏不爲父挺之所答。獨厚其妾英。武奮然以

鐵槌就英寢碎其首。挺之奇之曰。真嚴挺之子。

得父一能

劉宋顏延之字延年。文帝召之不肯赴。常日但入酒店。裸
袒挽歌。了不應對。他日醉醒入見。帝問諸子才能。對曰。
竣得臣筆。測得臣文。奐得臣義。躍得臣酒。何尚之因問誕
得□。答曰。其狂不可及。

得父一絕

唐宋之問父令文。富文詞。且工書。有力絕人。世謂三絕。後
之問以文章起。弟之悌以驍勇聞。之遜以精草隸名。世謂
皆得父之一絕。

蘇氏有子

唐蘇頲子誥十餘歲強學。有成人風。頲喜曰。吾家有子。

李氏有子

唐李晟收復長安。封西平王。子愿捻吳元濟。故平淮西碑
云。淮西平有子。惟我有臣。

終身不引鏡

唐路隋字南式。父泌從渾瑊會盟于平涼。被劫沒蕃。時
隋方嬰孺。以恩授八品官。知父沒蕃中。日夜號泣。坐不西
向。不食肉。母嘗告隋貌類父。遂終身不引鏡。

平生不踐石

宋徐積字仲車。楚州人。積生三歲。父死。旦暮哀哭
淋下。求其父甚哀。太夫人一日使讀孝經。流涕不止。壯以

父諱石。平生不用石器。遇石則避而不踐。一日具公裳見
太守。忽自思曰。見縣官尚用公裳。豈有朝夕見母而不具
公裳者。遂朝夕具公裳揖其母。

親老不仕官

宋包孝肅始及第。以親老侍養。不仕官且十年。人稱其孝。

親在不赴官

宋范純仁。文正公次子。以父母在。調官皆不赴。文正遣之。
公曰。純仁豈爲重于祿養而輕于父母耶。雖近亦不能朝
夕在側。遂終養焉。

入闕得母

宋司農少卿朱壽昌。天長人。字叔康。父巽守京兆時。妾劉

有娠爲嫡母所害出嫁民間生壽昌數歲乃還父家母子相別不相聞者五十年壽昌既仕行四方求之不得與人言輒流涕熙寧初知廣州軍與家人訣棄官入秦誓不見母不還行次同州避雨旅舍見老婦[illegible]旅舍嘆曰吾兒壽昌安知母如此之苦乎[illegible]過前問故乃知爲生母也年已七十餘矣[illegible]母所生弟妹皆歸爲買田宅居之天下知其孝友京兆尹錢明逸以聞詔壽昌還就原官爲王安石所忌出爲河中府通判居數年母卒壽昌哀毀喪明按同州今陝西西安府東坡集曰得之蜀中

入蜀迎父

宋番陽張忠方在娠父介公東西川不還及爲兒時與彭器資同學作詩有應是子規啼不到至今我父未歸家之句聞者憐之既長至蜀迎父父初無意歸乃還省墳後至涪關往返者三其父以熙寧十年三月至自蜀鄉人迎謁嘆息器資因賦詩以序

五桂

五代竇禹鈞漁陽人生五子儀儼侃偁僖俱登科馮道贈詩曰燕山竇十郎教子以義方靈椿一株老丹桂五枝芳

三槐

宋王晉公祐太祖朝知制誥使魏州太祖曰使還與卿王溥官職時溥爲宰相也使還帝怒不用罷華州七年不召初

祐赴貶時親朋送祐曰意公作王溥官職矣祐笑曰某不做兒子二郎必做二郎文正公旦也祐嘗手植三槐于庭曰吾子孫必有爲三公者已而文正公果作相天下謂三槐王氏

不辨菽麥 已下不肖子

齊桓公兄弟[illegible]不辨菽麥

不肯教人

佷乘上聲

漢有佷子者家富爲人小不從父命父臨亡欲葬山上恐兒不從倒言葬我於下石磧上佷子曰我由來不奉教令今當從此一語遂盡散家財積土繞之成一洲長數百步元康中始爲水所壞

狄子暴橫

狄仁傑子景暉爲魏州司馬不軍恣行暴橫人患焉遂廢梁公生祠神像

宋子贓貪

宋璟五子渾恕尚並以贓敗華衡亦皆坐貪得罪廣平之風衰矣

尚主驕恣

見公主

[illegible]請評

見父

角集一卷終

山堂肆考角集第一卷

○女

禮內則女子十有五年而笄二十而嫁有故二十三年而嫁家語女子[illegible]

世有刑人子者有惡疾子者有喪父長子者

佩環

列女傳下堂必從傅母保阿進退則鳴玉佩環

琢玉

呂溫集顧復長之如滋芳蘭之易茂姆師教之如琢美玉之易成注云顧復父母也

設帨

禮內則子男生設弧于門左女子設帨于門右

臥牀

列女傳古者生女三月臥之牀下弄之瓦磚而齋告焉臥之牀下明其卑弱主下人也弄之瓦磚明其習勞主執勤也齋告先君明當繼主祭祀也

治織紝

姆音茂 枲音徙 紃音巡

內則女子十年不出姆教婉娩聽從執麻枲治絲繭織紝組紃學女事以共衣服觀于祭祀納酒漿籩豆菹醢禮相助奠又曰女子出門必擁蔽其面夜行以燭無燭則止注云十年不出謂十歲則恒處于內也

施鞶紳

殺名儀女嫁諸母施鞶紳戒之曰謹慎從爾父母之言[illegible]

佩囊也紳帶也言諸母為施鞶紳[illegible]之也[illegible]子能食

食能以右手能言男唯女俞男鞶革女鞶絲[illegible]

鞶小囊盛帨巾者男用革女用繒帛

從父所制

顏氏有三女叔梁紇求婚父問曰陬大夫父祖為士上武力絕倫誰能事之小女徵在曰從父所制父曰即爾能矣遂以歸紇生仲尼

代父出征

晉女子木蘭者代父征戍十二年而歸不受爵賞人無知其為女也樂府有木蘭詞曰唧唧復唧唧木蘭當戶織不

聞機杼聲唯聞女嘆息問女何所思問女何所憶女亦無所思女亦無所憶昨夜見軍帖可汗大點兵軍書十二卷卷卷有爺名阿爺無大兒木蘭無長兄願為市鞍馬從此替爺征木蘭代爺去秣馬備戎行易卻紈綺裳洗卻鉛粉粧馳馬赴軍幕慷慨攜干將唐杜牧題木蘭廟詩彎弓征戰作男兒夢裏曾經與畫眉幾度思歸還把酒拂雲堆上祝明妃

憂國

魯漆室之女倚柱而嘯鄰婦曰子欲嫁耶曰非也吾憂魯君老太子幼鄰婦曰此大夫之憂也女曰不然昔有客過繫馬園中馬逸踐葵使我終歲不食葵

新婦[illegible]使[illegible]淵[illegible]
九思[illegible]婦人[illegible]
如所適乎

投堂

陳紀寶毅之女[illegible]投堂下[illegible]恨我不為男故男氏之患殺及[illegible]言滅吾族及長[illegible]李淵生四男[illegible]一女適太子千牛備身臨汾柴紹

次室傷民

次室女魯處女也常倚柱悲吟而嘯鄰人謂曰欲嫁耶何吟之悲也女曰嗟乎吾傷民心悲而嘯豈欲嫁哉自傷懷潔而為鄰人所疑于是褰裳而去之入山林之中見貞女之朝有女貞木焉喟然嘆息援琴而歌自縊而死援女貞木若少陰之精冬不落葉即今冬青樹也

緹縈贖父

漢太倉長淳于意臨淄人少喜醫術為人治病決死生多驗文帝四年中人上書言意有罪當刑意有五女隨而泣意怒罵曰生子不生男緩急無可使者於是少女緹縈傷父之言乃隨父西上書云妾願入身為官婢以贖父罪使得改過自新上悲其意釋其父

時為王后

霜竹四

齊東郭採桑之女項有大瘤號曰宿瘤初閔王出遊於東

郭百姓盡觀王宿瘤採桑如故王怪召問之女對曰妾受父母教採桑不受教觀大王王曰此奇女也惜[illegible]後車載之女曰[illegible]不備雖死不從於是王[illegible]使者加禮往聘迎之女不飾如故隨使者之宮中夫人皆掩口而笑王大慚曰且無笑不飾耳夫飾不飾固相去十百也女於是論堯舜不飾為天下歸[illegible]桀紂飾為天下所惡諸夫人聞之皆慚閔王大感以瘤女為后

召為才人

唐徐惠妃生五月而能言四歲能通論語八歲能屬文父孝德嘗使擬離騷為小山篇太宗聞之召為才人

操奉操楫

趙河津吏之女曰女娟者簡子南擊楚津吏醉臥不能渡簡子怒召欲殺之娟懼持楫而前曰妾父聞君東渡不測之水恐風波起故禱於九江三淮之神不勝巫祝杯酌餘瀝醉至如此妾願以微軀易父之死簡子遂釋不誅將渡用楫者少一人娟攘卷操楫而請簡子遂與渡中流為簡子發河激之歌簡子歸納為夫人

代[illegible]就刑

列女傳東漢孔融被收女年七歲男年九歲以幼弱得全寄他舍主人有遺肉汁男渴而飲之女曰今日之禍豈得久活何賴知肉味乎兄言於曹操收之女曰若死者有知得見父母豈非至願乃延頸就刑

家音姑

代傳父書

漢伏生名勝濟南人。嘗為秦博士。文帝即位。求能治尚書者。聞伏生能治。召之。伏生年九十餘。不能行。詔使文學掌故晁錯往受之。得二十九篇。注云。伏生老言不可曉。使其女傳言教錯。

踵成兄史

扶風曹壽字世叔。其妻名昭。字惠。班彪之女。固之妹也。固著漢書。其八表及天文志未竟而卒。漢和帝詔昭就東觀藏書閣踵而成之。帝數召入宮。令皇后諸貴人師事之。號曰曹大家。每有貢獻異物。輒詔大家作賦頌。時漢書始出。多未能通者。內郡馬融伏于閣下。從昭受讀。

袖劍刺讐

三國酒泉趙安女名娥。父安為同縣李壽所殺。娥有兄弟三人。同時並死。娥傷父仇不報。乃幃車袖劍。白日刺壽于都亭前。徐詣縣請受戮。縣長尹嘉之。欲縱娥。娥不肯去。遂強載還家。會赦得免。州郡嘆賞。刊石表閭。

抵讐報冤

唐衛孝女字無忌。父為鄉人衛長則所殺。無忌甫六歲。無兄弟。母改嫁。女遂長。志報父仇。會從父大延客。長則在坐。無忌抵以甓殺之。詣吏稱父冤已報。請就刑。褚遂良以聞。太宗免其罪。

王父不持

魏劉衷女誡。七歲之男。王母不抱。七歲之女。王父不持。親非父母不與同坐。親非兄弟不與同筵。

太史不覩

敫音皎

齊閔王被殺。其子法章變姓名為莒太史家傭。太史敫女奇法章狀貌。以為非常人。常竊衣食之。與私焉。及齊亡。其臣相聚求閔王子。欲立之。法章乃自言於莒。共立法章為襄王。襄王立。以太史女為王后。生建。太史敫曰。女無媒而嫁者。非吾種也。汙吾世矣。終身不覩。君王后。王后賢。不以不覩失人子之禮也。

慎勿為好

世說。趙母嫁女。女臨去。敕之曰。慎勿為好。女曰。不為好。可為惡邪。母曰。好尚不可為。況惡乎。按趙母。桐鄉令東郡虞韙妻。潁川趙氏女也。

願與相近

漢書。張禹病。帝臨問。親拜禹牀下。禹因言臣有一女。愛之甚於男。遠嫁張掖太守蕭咸。不勝父子私。願與相近。帝即徙咸為弘農太守。

大家女戒

列女傳。曹大家女誡七篇。一卑弱。二夫婦。三敬順。四婦行。五專心。六曲從。七和叔妹。

程曉女典

魏程曉女典。丈夫有行。以功補過。婦人四教。以備為成。是

以禋有公[illegible]之[illegible]有婦下蘋藻之薦然[illegible]
允儀則表兄于內矣[illegible]
足亂國此乃蘇秘楱[illegible]王曜死在邦必彥[illegible]

負土葬父

方輿記有人無男而養七女父亡負土葬之

治具待賓

唐李晟女嫁崔氏正歲歸寧晟責[illegible]何不[illegible]而姑在堂婦當治酒食以待賓客何遽歸耶乃卻之不得進

王女識文

王隱晉書王肅女於文義過目則識祖司徒異之曰興吾家者必此女矣惜不為男耳後為文明皇后

帝女續訓

唐常温一女歸薛家善屬文續曹大家女訓行于世

繫環別兒

漢叔先雄者犍為叔先泥和之女也永建初泥和為縣功曹縣長遣詣巴郡太守乘船墮湍水而溺死屍不得雄晝夜號泣常欲為自沉之計所生一男一女俱幼雄各作一囊盛珠環繫兒數為訣別之辭欲赴水求父屍家人每防閑之經百許日後稍懈雄乘小船於父溺處慟哭遂自投水死後六日與父屍相持浮于江上郡縣表言為雄立碑圖其像焉

寧句漲溝之小吏也[illegible]邕城太守為杜[illegible]所圍力弱食盡欲援救吏亞[illegible]將[illegible]許[illegible]無所出[illegible]勁[illegible]如人[illegible]出賊[illegible]一錢且請往入[illegible]山[illegible]傷[illegible]還[illegible]入代父[illegible]中郎[illegible]用[illegible]子撫恤三千人[illegible]賊聞其[illegible]似敢走[illegible]人得解圍

不作凡妻

晉書賈儀女元妃嘗語妹季妃曰我終不為凡人妻季妃曰我亦不為庸人婦鄰人笑之後慕容垂稱燕王納元妃為繼室范陽王聘季妃並如其言

不與凡子

唐處士侯高將嫁其女曰吾一女憐之必嫁官人不與凡子有王適瓌奇負氣謂媒嫗曰吾明經及第即官人也嫗諾曰若官人即取文書來適計窮吐實嫗曰無苦我衹得一卷書若告身者我袖以往公必取視公望見文書銜袖果信不疑曰足矣以女嫁王氏

知琴絕絃

東漢蔡琰父邕夜鼓琴絃絕時琰年六歲聞之曰第二絃也邕故折一絃問之曰第四絃也邕曰偶中耳琰曰季札觀風而知四國興衰師曠吹律而識南風不競由此言之何謂不知也

知詩佳句

晉謝奕女道韞[illegible]叔父安問毛詩何句最佳
韞曰吉甫作誦穆如清風[illegible]

餘承太后

六帖唐柳公權開成三年[illegible]部寵
而議者[illegible]太皇太后[illegible]父官無
玷缺向大[illegible]方鎮何所更試[illegible]曰皎誠[illegible]然人謂
獻二女乃有是除[illegible]曰女[illegible]承太后宣獻哉公權
曰嫌疑間不可戶曉因引王珪諫廬江王妃事是日帝命
中官自南內送女還郭皎家。

出拜將士

唐德宗建中二年田悅攻臨洺累月不拔城中食且盡張
伾飾其愛女使出拜將士曰諸軍守戰甚苦伾家無他物
請鬻此女為將士一日之費衆皆哭曰願盡死不敢言
賞李抱真告急于朝詔馬燧李晟等討悅大破之

左思驕女

左思詩吾家有驕女皎皎頗白皙

陶潛弱女

陶潛詩弱女雖非男慰情良勝無

白居易移文

白樂天女金鑾年十歲以居易北山移文示家人樂天方貿
終南紫石欲刊文士傳乃輟以刊女書

能辯批紋

唐元[illegible]女[illegible]批紋[illegible]不[illegible]
注云余[illegible]女

嘉貞五女

唐張嘉貞有五女一適郭元振。

子由六女

東坡別子由詩[illegible]有六女包裹布[illegible]子由有六女
也又詩[illegible]年生無一女誰復嘆耳耳[illegible]女耳耳之
言故云。

孫女頑僻

晉王坦之弟小字阿智年長昏愚無肯與為婚者孫綽曰
我有一女不惡坦之白父藍田及成婚女之頑僻過於阿
智。

任女清廉

宋任[illegible]臣任西川路提點刑獄以廉節稱臥病不起家徒
四壁有二女賢[illegible]清獻守成都[illegible]僚屬以俸助之二女
辭不受曰豈敢污先君清德[illegible]成[illegible]遂納于
公宇之東廡[illegible]行以原物榜于門[illegible]一女廉潔
如此且[illegible]人所不逮清獻以子姪娶之

竇女行烈

唐京兆人竇氏有伯仲二女永泰中為賊所剽將私之行
臨大谷伯曰我豈受辱于賊自投崖下而死仲亦隨之京
兆尹第五琦表其烈行詔旌其門

祝女位高

宋祝景先字二翁子確等亦叔確女妻朱松生晦翁之先兄女妻汪勃位至樞密確弟碫女妻汪約之子應辰位至提刑故其鄉人相傳祝女位最高又祝氏在前後皆作八字聲之下也常奇第三十六回雖宋翁不與凡子述亡卒後與呂午成姻兩家相值延七年而午從申弟子史祝女位高之語徒喧傳于鄉間按呂午字伯可朱文公書祝氏遺事午嘗跋其後

齊女兩袒　已下皆不正之女

齊有一女二家求之其家語其女曰汝欲東家則左袒欲西家則右袒其女兩袒父母問故對曰願東家食而西家息以東家富而醜西家貧而美也

鄭女雙履

鄭女宋時高安人棄俗出家自言某日當飛昇至期沐浴更衣忽不見止遺雙履後四方洶洶祈禱者填委值洪起畏來宰是邑疑之遣人物色乃與道士淫奔因籍女為官婢道士為樂工

文君感琴

見市

賈午偷香

晉韓壽美姿容賈充辟以為掾充每聚會賈女午於青瑣中見壽說之常懷存想發於吟詠後婢往壽家具述其事并言女光麗壽聞之心動遂請婢潛脩音問及期往宿壽蹻捷過人踰墻而入家人莫知自是充覺女盛自拂拭說暢有異於常後會諸吏聞壽有異香之氣是外國所貢香一着人歷月不歇充計武帝惟賜己及陳騫家餘無此疑壽與女通而垣墻重密門閤嚴峻何由得爾乃託言有盜令人修墻使者反曰其餘無異惟東北角如有人跡而墻高非人所能踰乃取左右婢考問即以狀言充秘之以女妻壽

魂隨

唐張鎰為衡州太守有女名倩女初鎰與王生父母指腹為婚後王生父母俱亡及長成至衡州謁鎰鎰不言親事

令王生居花園館中忽一夜倩女於月明中聞王生撫琴有求鳳就鸞之曲王生辭鎰去倩女即病魂隨王生至京師不醒如醉王生歸即愈始為夫婦

情塊

煌花鎮倩有一商美姿容泊舟於西河下岸上高樓中一美女因視月給而情已超弗遂所願商貨盡而去女思成疾而亡父遂焚之獨心中一物不化如鐵磨照見中有舟樓相對隱然如有人形其父以為奇藏之後商復來訪其女得所由因厭金求觀不覺淚下成血滴心上心即成灰

為家主祠

齊襄公淫亂令民間長女俱不得嫁名曰巫兒為家主祠

也。

與人密約

浙東張忠父與羅仁卿鄰居。張宦族而貧。羅業商而富。宋端平間。兩家同日生產。張生子。名幼謙。羅生女。名惜惜。稍長。從大寡學於張。人常戲曰。同日生者。合為夫婦。張子羅女。私以為然。密立歡約。誓必偕老。兩家父母罔知也。年十數歲。嘗私合於齋東石榴樹下。自後無間。張登科後竟為夫婦。

○姊妹

儀禮。房中內賓。姑姊妹也。爾雅。男子謂女子先生為姊。後生為妹。檀弓。姑姊妹女子子已嫁而返。兄弟不與同席而坐。不與同器而食。

諭弟自寬

須音胥

女須屈原姊也。楚人謂女曰須。袁崧曰。屈原有賢姊。聞原放逐。亦來歸。諭令自寬。故離騷云。女須之嬋媛兮。申申其詈予。

戒弟勿至

世說。王右軍夫人郗氏。戒二弟司空愔。中郎曇曰。王家見二謝。傾筐倒庋。見汝輩來。平平耳。汝可毋煩復至也。

知弟有禍

魯秉姒者。魯子皮之姊也。其宗人死。姒哭之甚悲。子皮止之曰。安之。吾今嫁子矣。已過時。子皮不復言。魯君欲以子皮為相。子皮問姒曰。魯君欲以我為相。為之乎。姒曰。勿為也。子皮曰。何也。姒曰。夫臨喪而言嫁。一何不習禮也。後過時不復言。一何不達人事也。子內不習禮。外不達人事。子不可以為相。子皮曰。姒欲何[illegible]不早言。姒曰。婦人之事。唱而後和。今子以欲為人之長。而數子以[illegible]誠相一國。據大[illegible][illegible]行[illegible]用[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不[illegible]。其後必有人禍。子皮勿聽。卒受為。魯與[illegible]。果被誅。

[illegible]弟免難

東漢李固自知不免於難。遣子基茲燮歸鄉里。時燮年十二。姊文姬為同郡趙伯英妻。密與二兄謀。豫匿燮。有頃難作。州郡收基茲。皆死獄中。文姬乃告父門生王成曰。君執義先公。有古人之節。今委君以六尺之孤。李氏存沒。其在君矣。成乃將燮乘江東下。入徐州界。變姓名為酒家傭。而成賣卜於市。各為異人。陰相往來。積十餘年。梁冀既誅。燮乃還鄉。追行喪服。姊弟相見。悲感傷人。後成卒。燮以禮葬之。每[illegible]以[illegible]之位而祠焉。

[illegible]弟滅名

郤音隙

聶政[illegible]仲子[illegible]韓哀侯與韓相俠累有郤。嚴仲子恐誅。求人可以報俠累者。至齊得聶政。殺俠累。因自抉眼出腸以死。韓取屍暴于市。購之曰。有能言殺俠累者與千金。政姊嫈聞之。乃伏屍哭極哀。曰是軹深井里人聶政也。妾奈何畏殁身之誅。終滅賢弟之名。乃大呼天者三。卒於邑

軹音止

悲哀而廢政之旁。

論弟無行

漢義縱少時與張次公俱攻剽為盜。縱姊以醫幸王太后。太后問子有兄弟欲官乎。姊曰有弟無行不可。太后乃告上。拜以為郎。

隨弟見下

晉郭奕遷雍州刺史，有寡姊隨奕之官。姊僮僕多有奸犯，而為人所糾劾，奕案撿者畢，曰：大丈夫豈可以老姊求名。乃遣而不問。

抱弟聽讀

漢賈逵年五歲，其姊聞隣家讀書，每抱逵就籬聽之。十歲乃暗誦六經。

召為美人

史記萬石君名奮，其父趙人也，姓石氏。漢高祖東擊項籍，過河內，時奮年十五，為小吏，侍高祖。高祖愛其恭敬，問曰：若何有。對曰：奮獨有母，不幸失明。家貧，有姊能鼓琴。高祖召其姊為美人，以奮為中涓，受書謁，徙其家長安中戚里，以姊為美人故也。官至孝文時，積功勞為大中大夫，又為太子太傅。孝景立，以為九卿，從為諸侯相。長子建，次子甲，次子乙，次子慶，皆以馴行孝謹，官皆二千石，故帝因號為萬石君。

封為夫人

綱目唐玄宗天寶七載冬十一月，以貴妃姊為國夫人。妃姊三人皆有才色，上呼之為姨，出入宮掖，並承恩澤。至是封韓虢秦國夫人。小說大姨為韓國夫人，三姨為虢國夫人，八姨為秦國夫人，同日拜命，皆月給錢十萬，為脂粉之資。

待姊有禮

唐蘇頲事寡姊有禮，世稱其德。

處姊薄恩

宋朱脩之薄於恩情，有姊在鄉里，饑寒，脩之為荊州刺史，未嘗供贍。一日往姊家，姊為設菜羹粗飯，脩之曰：此貧家好食，進之致飽。

姊妻代王

史記趙襄子以姊為代王妻，欲并代，約與代王遇于句注之塞，令工人作為金斗，長其尾，令可以擊人，與代王飲酒，使廚人反斗以擊殺之。其姊聞之，因磨笄以自刺，至今有磨笄山。

姊嫁陸氏

唐張說姊嫁陸氏，里中號陸家姑。

[illegible]

縣子以汝南新息郭人，其姊往見，一夕暮而後至，郭門閉，因踰郭入，為息令所刖其足。趙成侯以為不慈，奪璽而逐之。

悲姊辭職

李元成少孤，事長姊甚謹，及姊卒，悲慟成疾，辭職。

留錢還姊

東漢范丹字史雲，候姊，姊飯之，以姊夫不德，留錢百文，姊使人追還，丹竟不受。又太原郝子廉曾過姊家飯，密留五十錢置席下而去。

捐廪奉姊

唐裴守真事寡姊甚謹，永淳初關中旱荒，以廪祿奉姊。

以姊為師

見容續

事姊如母

唐楊謹於兄弟友愛，事姊如母。

輟饌餉姊

因話錄：庚約為河南兵曹，有寡姊在家，庚常於公堂輟己饌以餉其姊，同官嘉嘆。

作粥進姊

唐李勣性友愛，其姊嘗病，勣親為作粥，風回爇其鬚鬢。姊曰：僕妾甚多，何自苦如是？勣曰：顧姊老，勣亦老，雖欲久為姊煑粥，其可得乎？

圖埒不點

見夫

姊弟不斷

宋廖瑩中江行雜錄：周恭帝幼沖，軍政皆決於韓通。時宋太祖為殿前點檢，多智略，屢立戰功，將士皆歸心焉。及將北征，京師喧聞，宣言出軍之日當立點檢作天子，富室或挈家逃匿，獨宮中不知。太祖懼，密以告家人曰：外間洶洶如此，將若之何？太祖姊方在廚，引麵杖逐太祖，擊之曰：丈夫臨大事，可否當決諸胸中，乃來家恐怖婦女何為。

使備嬪嬙

左昭二年，韓須如齊逆女，齊陳無宇送女致少姜，少姜有寵於晉侯，晉侯謂之少齊。少姜卒，齊侯使晏嬰請繼室于晉曰：不腆先君之適以備內官，焜燿寡人之望，則又無祿，早世殞命，寡人失望。君若不忘先君之好，惠顧齊國，辱收寡人，徼福于太公丁公，照臨敝邑，鎮撫其社稷，則猶有先君之適及遺姑姊妹若而人。君若不棄敝邑，而辱使董振擇之，以備嬪嬙，寡人之望也。

命為妯娌

北魏崔休弟之子懋，字長謙，濟州刺史。盧尚之欲以長女妻之，休又為子陵求尚之次女，曰：宗道多由婦人。欲命姊妹為妯娌，尚之感其義，於是同日成婚。

園妹進春申

史記：楚考烈王無子，春申君患之，求婦人宜子者進之，甚眾，卒無子。趙人李園持其女弟欲進之，春申君曰：可得見乎？曰：可。於是園乃進其女弟，即幸於春申君，知其有娠。園乃與女弟謀，使女弟說春申君曰：楚王貴幸君，雖兄弟不如。今君相楚王二十餘年，而王無子，即百歲後，將更立兄

弟兄弟立禍且及身矣今妾有娠而人莫知誠以君之重而進妾於楚王王必幸妾妾賴天而有男則是君之子為王也春申君大然之即出李園妹謹舍而言諸楚王王召入幸之遂生男立為太子李園妹為王后李園恐春申君語泄而益驕陰養死士殺春申君以滅口

權妹妻劉備

蜀先主在荊州孫權以妹妻之妹才捷剛猛有諸兄風侍婢百餘皆執刀侍立先主每入內心常凜凜

膺妹妻鍾瑾

東漢李膺之姑為鍾皓兄之妻生子瑾好學慕古與膺同年俱有令名膺祖太尉脩常言瑾似我家性以膺妹妻之生四子亮叔訓秀號四龍安帝時俱為牧守

圍妹妻常修

常修娶闞圍之妹為妻

班妹上書

曹壽妻大家班超之妹也超為都護雖域年老思入玉門關妹乃上書曰妾兄超延命沙漠三十餘年骨肉生離不復相識上因徵超還

李妹臨畫

宋李尚書公擇之妹能臨竹木石等畫黃山谷有詩

妹能吟詩

張奎惠王荊公之妹也能詩

妹能為文

南楚新聞閩有妹能為文嘗語人曰有一進士所恨不掃耳

為妹擇對

世說王渾妻鍾氏生女令叔武子為妹求簡美對未得有兵家子有俊才欲以妹妻之乃白母曰誠是才者其地可遺然要令我見武子乃令兵兒與群小雜處使母帷中察之既而母謂武子曰如此衣形者是汝所擬者非耶武子曰是也母曰此才足以拔萃然地寒不有長年不得申其才用觀其形骨必不壽不可與婚武子從之兵兒數年果亡按此王渾字玄沖晉魏司徒昶之子濟之父所謂太原王氏也

言妹有才

南宋鮑令暉照之妹也歌詩清巧擬古尤勝照嘗答武帝云臣妹才自亞于左芬臣才不及太沖耳

鄭妹[illegible]

左昭元年鄭徐吾犯之妹美公孫楚聘之矣公孫黑又使強委禽焉

李妹見誣

河南李淑卿為功曹應長孝廉同時應舉人欲害之使婢宣言淑卿姦其寡妹不合應孝廉淑卿杜門自絕其妹傷被深名遂到府門自殺淑卿亦自殺明已無他也後三年

寔辭於字叔卿者以其屍置叔卿塚前

孝標三妹

梁劉孝標有三妹。一嫁瑯琊王叔英。一嫁[illegible]曰山
一嫁東海徐悱並有文章而徐妻文尤清拔所謂劉
三娘子令嫺是也悱卒令嫺為祭文辭甚悽愴父勉欲為
哀辭見此文乃閣筆又令嫺兄孝綽罷官不出為詩題其
門曰閉門羅雀高臥謝公卿令嫺續之曰落花掃仍合

晉書袁[illegible]復生

袁彥道二妹

晉袁彥道有二妹。一適殷淵源。一適謝仁祖。

適謝顧

晉王凝之妻謝道韞朗之妹。遏之姊也。有才識。同郡張玄
妹亦有才質適顧氏。玄常稱其妹欲以敵之。有濟尼者並
遊二家。或問其優劣答曰王夫人神情散朗故有林下風
顧家婦清心玉映自是閨房之秀。

適巴鄒

元時李氏女適巴長卿甚貧女亦安之諸姊妹中有適鄒
者甚富而笑之巴妻遂作巴家富謠道巴家窮巴家十
倍鄒池中羅水馬庭下列蝸牛燕麥紛無數榆錢散不收
夜來忝驟富新月挂銀鉤

憂妹饑寒

後魏崔亮家貧傭書自業時隴西李沖當朝亮從兄光往

依之門[illegible]
固可得[illegible]
看人[illegible]

稱妹孫惠

惠[illegible]閣封張顯女早亡女臨終曰[illegible]
孤[illegible]之

[illegible]姑 [illegible]

又妻之姊妹同出曰姨母之姊妹曰姨母。女子謂
姊妹之夫曰私男子謂姊妹之夫曰出同出者謂
俱嫁也。

魯姑存姪

列女傳魯義姑者魯野人之婦也齊攻魯至郊遙見一人携
一兒抱一兒及軍至乃棄抱者而抱攜者將欲射之就而
問曰所抱者誰之子知對曰兄之子所棄者誰之子曰己子
也妾見大軍不能兩全遂棄所生之[illegible]子之於母甚
痛于心何棄所生而抱兄子對曰子之于母私愛也姪之
從姑公義也背公向私妾不為也齊軍乃罷魯郊有婦人猶
持節行况朝廷乎遂回軍不伐魯魯君聞之賜束帛號曰

義姑。

呂姑愁姑

通鑑呂祿將出遊，過其姑呂氏嬃，大怒曰：若為將而棄軍，呂氏今無處矣。乃悉出珠玉寶器散堂上，曰：毋為他人守也。

郗姑祠具

東漢桓曄姑為楊賜夫人，父鸞卒，姑赴哀，將至，止於傳舍，整飾從者而後入，曄心非之。及姑勞問，終無所言，號哭而已。賜遣吏奉祠，因縣發取祠具，曄拒不受。後每至京師，未嘗舍楊氏。

作姑墓誌

唐柳宗元亡姑陳君夫人權厝誌：陳君謂宗元曰：子之姑歸於我，移於我之長睦於族，施於吾之愛，是用質而禮之，如盈者之反。今則去我已矣，吾無以報焉，願以為誌。

自婚姑女

晉溫嶠喪婦，從姑劉氏家有一女，甚有姿慧，姑以屬嶠覓婿。嶠有自婚意，答以佳婿難得，但如嶠如何。姑曰：何可希汝比也。他日公報云：已得婿矣，門第粗可，婿身才名位不減嶠。因下玉鏡臺一枚。姑大喜。既婚，交禮畢，姑女披紗扇，撫掌大笑曰：我固疑是老奴，果如所卜。

幼養姑家

孔姑周世宗柴后兄守禮之子，幼從姑養太祖家，以謹厚見愛。按太祖謂周太祖郭威，世宗謂晉王榮，威之養子也。柴后，太祖之后，姑指柴后而言。

班姑

班彪之姑婕妤，人謂之班姑。

徐姑

黃山谷之姑適徐氏，曰徐姑。嘗有題徐氏姑壽詩與君壽梅亭詩。

自執勞苦 已下姨

魏宦者苻承祖方用事，親姻爭趨附以求利，其從母楊氏為姚氏婦，獨否。嘗謂承祖之母曰：姊雖有一時之榮，不若妹有無憂之樂。姊與之衣服，多不受，強與之，則曰：我夫家世貧，美衣服使人不安。與之奴婢，則曰：我家無食，不能飼也。常著弊衣，自執勞苦。承祖遣車迎之，不肯起，強使人抱置車上，則大哭曰：爾欲殺我。由是苻氏內外號為癡姨。及承祖敗，有司執其二姨至殿庭，其一姨伏法，魏王聞姚氏姨貧，特赦之。

甘守貧賤

唐狄仁傑為相，有盧氏堂姨居午橋南別墅，仁傑因候盧姨安否，適見表弟挾弓矢携雉兔歸，仁傑因啓姨曰：某今為相，表弟有何願，悉如其志。姨曰：相自貴耳，姨止此一子，不欲令事女主。甘守貧賤，分外無所望也。仁傑慚而退。

再娶小姨

歐陽文忠公與王宣徽拱辰。同為薛簡公肅子壻。文忠公先娶長女。拱辰娶其次。後文忠妻卒。再娶其妹。故文忠公有舊女壻為新女壻。大姨夫作小姨夫之戲。蘇東坡先娶鄉貢進士王弗女。其繼室又其從女弟也

擇娶小姨

龍圖劉公燁未第時。娶趙尚書晁之長女。早亡。而趙氏猶有二妹。皆未適人。既而劉公登科。晁捐館。趙夫人復欲妻之。使媒妁通意。劉曰。若有武有之德則不敢為姻。如言為別之州則庶可從。公蓋劉公不欲七姨為匹。意欲九姨。諸親故也。夫人謂曰。諺云。薄餅從上揭。劉郎纔及第。直於揀點人家女。劉曰。非敢有擇。但七姨骨相寒。原遂娶九姨。後生七子。几忱皆至大官。七姨後適關生。竟不第。落泊窮餓暮年。劉氏養之終身。

山堂肆考親屬第二卷

○寵妾

禮曲禮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鄭[illegible]不[illegible]妾御不敢當夕。喪服小記七十[illegible]

[illegible]

外寵

漢惠齊悼惠王肥為高祖外婦[illegible]

[illegible]

漢[illegible]也

專房

霍后使寵之專房燕又陳鴻長恨歌妾專房寵專房

列屋

韓文曲眉豐頰清聲而便體秀外而惠中飄輕裾翳長袖粉白黛綠者列屋而閑居妬寵而負恃爭妍而取憐

能道趙事

東漢伶玄之妾樊通德乃趙飛燕女史也。能道飛燕姊妹事。伶玄曰。其人俱灰滅矣。瘁精神馳嗜慾。寧知終為荒田野草乎。通德掩袖視燭影。以手擁髻。淒然泣下。伶玄因作飛燕傳。按伶玄與班固同時。有文名

能為新聲

晉王導與周顗及朝士詣尚書紀瞻。瞻觀妓。瞻有愛妾能為新聲。顗於衆中欲通其妾。顏無怍色。有司奏免顗官。詔特

原之

紅玫

綠珠生[illegible]白州[illegible]大[illegible]美

以[illegible]使[illegible]一[illegible]

[illegible]

秀[illegible]

珠曰[illegible]

李倫生二青[illegible]徧[illegible]水[illegible]

布象牀[illegible]使[illegible]無跡則賜真珠百粒若有跡者節其飲食令體輕故閨中相戲曰爾非細骨輕軀那得百粒真珠

碧玉

唐武后時左司郎中喬知之有美妾曰碧玉武承嗣借教歌僮納之不還喬知之作綠珠怨寄之其末云辭君去君終不忍徒勞掩袂傷鉛粉百年離恨在高樓一代容華為君盡碧玉見詩赴井死承嗣得詩于裙帶大怒諷羅告知之族[illegible]之

夏侯妓衣

梁夏侯亶字世龍性儉而有妓妾十數人無被服姿容每有客常隔簾奏樂時謂簾為夏侯妓衣

申王妓圍

天寶遺事唐申王每冬月苦寒令宮女密圍而坐謂之妓圍

延之墜牀

南宋蕭延之有愛妓[illegible]食[illegible]墜牀至揚于峻殺之延之痛[illegible]冬日臨[illegible]

揚憑妓

唐揚憑八[illegible]京兆尹與御史中丞李夷簡有隙因劾憑江西姦贓及他不法[illegible]御史臺[illegible]憑幽畏之求其列[illegible]議頗[illegible]故其[illegible]情[illegible]欲[illegible]以死

桃葉

晉王獻之愛妾名桃葉其妹曰桃根獻之嘗臨渡歌以送之曰桃葉復桃葉渡江不用楫但渡無所苦我自迎接後人因名渡曰桃葉按渡在金陵秦淮口不用楫謂橫波急也

柳枝

唐語林韓退之有二侍姬名柳枝絳桃初退之奉使王庭湊至壽陽驛有詩云風光欲動別長安春半邊城特地寒不見園花兼巷柳馬頭惟有月團團蓋有所屬也迨奉使還柳枝逾後園為家人追獲詩云別來楊柳街頭樹擺亂春風只欲飛惟有小桃園裏在留花不發待郎歸自是專屬意絳桃矣

枕寶頒封

唐則從夫之[illegible]張許之[illegible]
聚然毀[illegible]不[illegible]他[illegible]命[illegible]後出[illegible]
李師道四世[illegible]命不聞[illegible]受[illegible]君[illegible]
[illegible]以求洗濯願以[illegible]為[illegible]人族不[illegible]

念愛不嫁

唐貞元中尚書張建封節制武寧。納歌妓關盼盼於燕子樓。後公殁。盼盼念舊愛不嫁。居是樓十餘年。嘗有詩見志。白樂天嘗和之。後贈一絕。黃金不惜買蛾眉。揀得如花四五枝。歌舞教成心力盡。一朝身去不相隨。盼盼得詩泣曰。自公薨背。妾非不能死。恐百載之後。以我公重色。有從死之妾。是玷我公清範也。所以偷生耳。怏怏旬日不食而卒。

易馬

異聞錄。酒徒鮑生。多蓄聲妓。外弟韋生好乘駿馬。經行四方。各求所好。一日相遇于山寺。兩易所好。乃以女妓善四絃者。換紫叱撥。紫叱撥。馬名。又蘇東坡謫黃州。臨行。有蔣運使餞公。公命春娘勸酒。蔣問春娘隨去否。公曰。欲還其母家。蔣曰。公若不須。騎馬我以白馬易春娘可乎。公諾之。春娘斂衽而前曰。妾聞景公斬廄吏而晏子諫之。夫子廄焚而不問馬。皆貴人賤畜也。學士以人換馬。則貴畜賤人矣。因占一絕。為人莫作婦人身。百般苦樂由他人。今日始知人賤畜。此生中怨恨向誰伸。遂下階觸槐而死。

[illegible]

杜大中自行伍為將。[illegible]過。亦以公杖杖妾。
有[illegible]妾才色。[illegible]大中[illegible]大中[illegible]
妾至見凡問[illegible]之語
大中[illegible]之云[illegible]

通宵婚姻

異聞錄。韓翊[illegible]居[illegible]有詩名。[illegible]有李生[illegible]與翊友善。其家姬曰柳氏。艷絕一時。李生[illegible]之。別第而館翊于其側。柳氏[illegible]通[illegible]李生後[illegible]以柳[illegible]翊。又以資三十萬佐翊之費。明年禮部侍郎楊度擢翊上第。後別柳[illegible]家。[illegible]柳之貪[illegible]具以自給。天寶末盜覆二京。士女奔駭。柳氏乃剪髮毀形。寄跡法靈寺。是時

淄青節度使侯希逸素聞翊名。奏為從事。及宣宗皇帝以神武反正。翊乃遣使間行求柳氏。以練囊盛麩金而題之曰。章臺柳。章臺柳。昔日青青今在否。縱使長條似舊垂。也應攀折他人手。柳氏捧金嗚咽。[illegible]以[illegible]答[illegible]楊柳枝。芳菲節。可恨年年贈離別。一葉隨風忽報秋。縱使君來豈堪折。無何有番將沙吒利。知柳名。劫以歸第。[illegible]及希逸除左僕射。入覲。翊得從行。至京師。已失柳氏所止。偶于龍首岡見柳氏。柳氏自車中問曰。得非[illegible]乃柳氏也。使女奴竊言失身沙吒利。[illegible]及期而往。柳以輕素結玉盒。[illegible]遂永訣。翊大不勝情。會淄青諸將合樂酒樓。使人請翊。翊

強應之，感意色皆變。旨前凄咽。有虞候許俊者撫劒言曰：此必有故，願一效用。翊具以實告。俊曰：請足下數字，當立致之。乃衣縵胡，佩雙鞬，從一騎，徑造沙吒利第。伺其出行數里，排闥大呼曰：將軍中惡，使召夫人。僕侍辟易，無敢仰視。遂升堂，出翊札示氏，挾之跨鞍馬，倏忽乃至。四座驚嘆。時沙吒利恩寵殊等，翊懼禍及，詣希逸。希逸以事聞。詔朝詔柳氏還翊。按此韓翊即是唐德宗時知制誥者，與韓通意乃何少年之事。

注川李靖

唐虬髯客傳：楊素家有一妓，執紅拂侍側，注目于靖。及之靖歸逆旅，夜有紫衣戴帽人叩門，靖延入，脫衣去帽，乃十八九一美人也。靖驚詰之，告曰：妾楊家紅拂妓也。絲蘿願託喬木。乃與俱適太原。

安石攜遊

晉謝安棲遲東山，放情丘壑，好音樂，每游賞必攜妓以從。

孫晟環侍

南唐孫晟官至司空，每食不設几案，使妓各執一器環立而侍，謂之肉臺盤。

任其所之

世說：晉王處仲敦荒恣于色，體為之弊。左右諫之，處仲曰：吾乃不覺耳，若如此，甚易也。乃開後閤，驅諸婢妾數十人出路，任其所之。

未能遣此

齊張瓌位光祿大夫，妓妾盈房。或譏其衰暮畜妓，瓌曰：我少好音律，老而方解。平生嗜欲無一復存，唯未能遣此耳。

桃口柳腰

雲溪友議：白樂天有二妾，樊素善歌，小蠻善舞。嘗有詩曰：櫻桃樊素口，楊柳小蠻腰。後樂天年老，又病風，欲放樊素，素辭泣下，不忍去。樂天亦愍然不能對，遂作不能忘情吟。

仙資玉質

唐元載寵姬薛瑤英能詩書，善歌舞，仙資玉質，肌香體輕，雖旋波、移光、飛燕、綠珠不能過也。載處以金絲帳、却塵褥，衣以紅綃衣。又以瑤英不勝重衣，乃於異國求龍綃衣，一襲無一兩重。惟賈至、楊公南與載友善，往往得見其歌舞。

誦賦

蜀劉琰字威碩，侍婢十人，悉教誦讀，能誦魯靈光殿賦。又

雷尚書

世說：王丞相近有妾姓雷，頗預政事，納賄賂，蔡公謂之雷尚書。

主書

唐常陟字安卿，遷吏部侍郎，常以五彩箋為書記，使侍妾主之，其裁答授意而已。陟惟署名，自謂所書陟字若五朵雲。時人慕之，號郇公五雲體。

效顰娘主

十六國春秋張天錫疾美人閻姬薛姬二人國色甚有殊寵天錫每謂曰汝二人何以報我我死後豈可更為人妻皆曰尊君不諱妾請效死於前灑掃地下無他志

懷姙嫁人

杜牧之守湖時有妾懷姙而出以嫁州人杜筠後生子即荀鶴也

回面避之

齊王琨性謹訥顏師伯豪縱設女樂邀琨傳酒行炙皆命妓每行至琨琨令置牀上回面避之然後取坐上皆笑

聞聲幸矣

天寶遺事寧王有寵姬美姿色善謳唱客莫得見李白恃酒戲謂王曰聞王有寵姬善歌今酒殺醉飽群公宴倦王何吝此女不示於衆王笑謂左右設七寶花障召寵姬歌於障後白起謝曰雖不許見面聞其聲亦幸矣

翾風別玉

翻存睟

石季倫寵妾名翾風魏末于胡中得之年十五容貌無與比恭妙別玉聲能觀金色石氏驕侈其珍寶瑰奇皆殊方異國所得莫有辨識其出處者乃使翾風辨其聲色悉知其所出之地言西方北方玉聲沉重而性溫潤佩服益人性靈東方南方玉聲輕柔而性清涼佩服利人精神石氏侍兒美艷者數千人翾風最以文詞擅愛後年至三十妙年者爭嫉之崇受讒即退翾風為房老使主群少或作翾

風非足

玉簫遺環

雲溪友議唐韋皋少遊江夏居姜氏[illegible]有小青衣曰玉簫年七歲常令侍韋後[illegible]長有情[illegible]後七年再求玉簫[illegible]玉指環[illegible]已數春別時留[illegible]住入長江不見[illegible]書至[illegible]入秦逾八年不至玉簫絕食而殞後十年[illegible]不[illegible]因作生日東川盧八坐中送一歌姬未滿破瓜亦以玉簫為號觀之乃真玉簫也

立指

崑崙奴傳唐大曆中有崔生其父與蓋天之勳臣一品者熟生時為千牛其父使往省一品疾生少年容貌如玉發言清雅一品命妓引生入室生拜傳父命一品命坐與語遂命衣紅綃妓者擎緋桃一甌以生食生少年赧妓輩不食一品命紅綃妓以匙進之生不得已而食妓哂之遂告辭而去一品命紅綃妓送出院時生回顧妓立三指又反掌者三然後指胸前小鏡云記取生歸達一品意返學院神迷意奪日不暇食但吟詩而已家中有崑崙奴磨勒顧郎君心中有事何不報老奴耶生駭其言異遂具告知又曰此隱語磨勒曰有何難會立三指者一品宅中有十院歌姬此乃第三院耳反掌者三數十五指之應十五之數胸前小鏡者十五夜月圓如鏡令郎君來耳

堅音椒

磨勒乃手十五夜撾殺一品宅守院猛犬。三更時負生逾十重垣。入第三院門撥簾而入後又負生與姬飛出峻垣十餘重。一品之家守御無有驚者遂歸學院而匿之後一品即郭汾陽公

破顏

唐杜牧為御史分司洛陽時李司徒愿罷鎮閑居聲妓豪侈洛中名士多謁之李高會朝客以杜持憲不敢邀致杜遣坐客達意願預會李不得已邀之既至獨坐南行瞪目注視問云聞有紫雲者孰是李指之杜凝睇良久曰名不虛得宜以見惠李俯而笑諸妓亦回首破顏杜乃自飲起吟曰華堂今日綺筵開誰遣分司御史來忽發狂言驚滿座兩行紅粉一時迴意氣閑逸傍若無人。

納沈述詩

麗情集張好好善歌為沈述師著作以雙鬟納之。

贈鄭還古

沈真真柳將軍愛妓也以贈鄭還古。

屏姬待杞

唐盧杞貌陋而藍色郭子儀病甚杞問疾將至子儀乃屏姬侍隱几而待家人怪問其故子儀曰杞外陋而內險婦人見之必笑使此人得志吾族無遺類矣。

出妓宴京

見翰林學士。

呼盧易妓

開元中嚴綬相公有歌姬唐鎬給事有通天犀帶皆一代尤物因呼盧之會出妓與帶較勝負於一擲舉坐屏氣六骰數巡唐果大勝乃酌酒命美人歌一曲而別相公悵然遣之陝續字興宗

出貲嫁姬

言行錄宋王均李順之亂凡官於蜀者多不挈家以行張公詠知益州單騎赴任官屬憚其嚴峻莫敢畜婢使者公不欲絕人情遂自買一婢以侍巾櫛自此官屬稍置姬侍在蜀四年被召還闕呼婢父母出貲嫁之仍處女也。

晚年有蔽

唐杜佑字君卿議者謂佑治行無缺惟晚年以妾為夫人有所蔽云。

暮年不留

宋韓魏公在相府時家有女樂二十餘輩及崔夫人亡一日盡厚遣之同列多勸且留以為暮年歡公曰所樂能幾何而常令人心勞孰若吾簡靜之樂也

熙載濡筆

南唐嚴續嘗請韓熙載撰其父可求神道碑以珍貨幾萬緡仍輟未勝衣一歌鬟質冠伺房帷為濡筆之贈韓納其請文既成但叙譜裔品秩略不道續事業續封還而冀改竄熙載不諾直以所贈及歌姬悉還之臨登車止寫一闋

于泥金雙帶而去告小云風柳搖搖無定枝陽臺雲雨夢中歸他年蓬島音塵斷留取尊前舊舞衣

子京伸紙

宋宋子京晚年知成都撰唐書于本任所每宴罷則澀門垂簾然二椽燭媵婢夾侍和墨伸紙遠近見者知其修唐書矣望之如神仙子京多内寵後庭曳綺羅者甚眾嘗宴於錦江偶微寒命取半臂諸婢各送一枚凡十餘枚子京恐有厚薄之嫌俱不敢服忍冷而歸

李愿家藏

唐寶曆中太尉李愿晚得一青衣乃邑中之尤者字之曰女寶及愿老乃曰今老矣家藏一女寶曾不問非臣所宜知得善文者希一表進之吾無恨矣

世衡出掩

宋种世衡知環州胡酋慕恩部落最強世衡皆撫而用之嘗夜與慕恩飲出侍姬以佐酒既而世衡起入內潛於壁隙窺之慕恩竊與侍姬戲世衡出掩之慕恩慚懼請罪世衡笑曰君欲之耶以贈之由是得其死力諸羌有叛使慕恩討之無不克

進吉強留

唐太和中劉禹錫為御史分務洛京有一妓甚麗為眾所知時太尉李逢吉留守求一見不敢辭盛粧以往李命與眾姬相見眾姬四十餘輩皆出其下既入不復出信宿耗

絕劉怨嘆不已作四章以擬四愁詩技獻其一云玉釵重合兩無緣魚在深潭鶴在天得意紫鸞休舞鏡能言青鳥罷銜箋金盆已覆難收水玉軫長拋不續絃若向蘼蕪山下過遙將紅淚灑窮泉其四云三山不見海沉沉豈有仙蹤尚可尋青鳥去時雲路斷嫦娥歸處月宮深紗窗暗想空相憶料得此時天上月只應偏照兩人心李得詩但含笑曰詩大好

晉卿畫逐

兩清詩話宋王晉卿謫均州姬侍盡逐有一歌者號囀春鶯色藝兩絕不知流落何許二年內徙道過許昌市旁小樓聞注聲甚怨晉卿問之乃囀春鶯也恨不可復得因賦一聯佳人已屬沙吒利義士今無古押衙客有足成章者云幾年流落向天涯萬里歸來兩鬢華翠袖香殘空浥淚青樓雲渺定誰家佳人已屬沙吒利義士今無古押衙回首音塵兩沉絕春鶯休囀沁園花

聲音清高

世說魏武有一妓聲音清高而情性酷惡欲殺則愛才欲置則不堪於是選百人一時俱教少時還有一人聲及之便殺惡性者

軀幹肥偉

蘇東坡嘗飲一豪士家出侍姬十餘人皆有姿伎其間有一善歌舞者名媚兒容質雖麗而軀幹甚肥偉豪特所鍾

愛命乞詩於公。公戲為四句。舞袖蹁躚[illegible]千尺龍蛇動。
歌喉宛轉聲撼半天風雨寒。妓赧然不悅而去。

秋娘沒入

國史補。杜秋娘。金陵女也。年十五。為李錡妾。嘗為錡唱
云。勸君莫惜金縷衣。勸君莫惜少年時。花開堪折直須折。
莫待無花空折枝。後李錡叛。沒入宮。又[illegible]

朝雲隨遷

蘇子瞻朝雲詩并序。世謂樂天有鬻駱馬放楊柳枝詞。嘉
其主老病不忍去也。然夢得有詩云。春盡絮飛留不得。隨
風好去落誰家。樂天亦云。病與樂天相伴住。春隨樊子一
時歸。則是樊子竟去也。予家有數妾。四五年相繼辭去。獨

朝雲者隨予南遷。因讀樂天集。戲作詩曰。不似楊枝別樂
天。恰如通德伴伶玄。阿奴絡秀不同老。天女維摩應解禪。
經卷藥爐新活計。舞衫歌扇舊因緣。丹成逐我三山去。不
作巫陽雲雨仙。按朝雲姓王。本錢唐名妓。子瞻官錢唐。絕
愛幸之。納為常侍。

雪兒協律

北夢瑣言。雪兒。李密愛姬也。每見賓朋文章有奇麗者。即付
雪兒協律歌之。故韓偓詩。盛德好將銀管述。麗詞堪付雪
兒歌。

擕桃呈詩

宋寇萊公鎮北門。有善歌者至庭。公取金鍾獨酌。令歌數
闋。[illegible]之束綵。[illegible]呈公曰。一曲清
歌一束綾。美人猶自意[illegible]
織得成。[illegible]
盈只何似奔梭一[illegible]
影似奔梭。人間萬事何須問。且向[illegible]

萬轉千回

唐貞元中。張生與崔氏女[illegible]後棄之。[illegible]已委身
於人。張亦娶。適經其所。求見不得。崔知之。潛賦一章曰。一
從消瘦減容光。萬轉千回懶下牀。不為旁人羞不起。為郎
憔悴却羞郎。竟不見。元稹嘗為作鶯鶯歌。

四絃三弄

宋王晉卿詵有二女奴。名[illegible]嘗改竹夫人
為青奴。有詩云。穠李四絃風拂席。昭華三弄月侵牀。我無
紅袖堪娛夜。正要青奴一夜涼。

上元出遊

古今詩話。趙嘏。嘏有美姬。[illegible]許携行。會上元
節。姬為[illegible]林之[illegible]所見之。掩為己有。明年嘏歸。以詩感
之[illegible]前日又聞[illegible]夫作[illegible]閑作沙吒
利。今日青娥屬使君。帥聞之。乃遣還。

上元侍飲

宋[illegible]康公上元召從官數人。出家姬侍飲。有善歌者曰豐
生。偶中蜂螫。少頃持扇就蘇東坡乞詩。坡詩中有魚吹細

浪歌摧日雖罷花妖終入燼之句上句記姓下句[illegible]

○炎海清波

東坡雜錄王定國[illegible]定風

波詞并序定國歌兒名柔奴姓宇文氏[illegible]

遷歸予問柔奴廣南風土應是不好柔奴對曰此心安處

是家鄉因為綴詞云常羨人間琢玉郎天教分付點酥娘

自作清歌傳皓齒風起雪飛炎海變清涼萬里歸來年愈

少微笑笑時猶帶嶺梅香試問嶺南應不好卻道此心安

處是家鄉

豪門迎致

元楊廉夫母夢金鉤入懷而生別號鐵崖道人晚年避亂

松江之泖湖謝伯理家蓄四妾名草枝柳枝桃枝杏花皆

善音樂每乘畫舫恣意所之豪門巨室競相迎致

天游屬意

麈天游者風流才思不減昔人故宋駙馬楊鎮有十姬皆

絕色名粉兒者尤勝一日招天游宴盡出諸姬佐觴天游

屬意于粉兒口占一詞淡淡春山兩點眉嬌香一點口兒

櫻一梭兒玉一窩雲白藕香中見西子玉梅花下遇昭君

不曾真個也銷魂楊遂以粉兒贈之曰令天游真個銷魂

也

持正傷心

宋宰相蔡確字持正貶新州有侍兒名琵琶嘗養一鸚鵡

其意公每[illegible]一呼琵琶鸚鵡傳言呼之及琵琶[illegible]

後誤觸[illegible]鸚鵡[illegible]不已公[illegible]

鸚言猶在琵琶事已非傷心瘴江水[illegible]恒[illegible]

槃久之亦終

作客[illegible]山

復齋漫錄[illegible]李常[illegible]蜀載二作一[illegible]

至[illegible]山[illegible]以為[illegible]

忌李常畏之故東坡有河東獅子之[illegible]知李常載二

女作以遠遊及某年廿于[illegible]蓋有所制然耳

執事左右

宋王荊公知制誥吳夫人為買一妾荊公見之曰何物女

子曰夫人令執事左右曰汝誰氏曰妾之夫為軍大將部

米運失舟家貲盡沒又不足責妾以償公愀然曰夫人用

錢幾何得汝曰九十萬公呼其夫令為夫婦如初盡以錢

賜之

買妾非[illegible]

宋張子野名先年八十五尚聞買妾陳述古甲杭蘇東坡

為作[illegible]古今東坡有子野作詩錦里先生自笑狂莫欺九

尺[illegible]已蒼詩人老去鶯鶯在公子歸來燕燕忙柱下相君

猶有齒江東刺史已無腸平生謬作安[illegible]客略遣彭宣到

後堂公為多用張姓事其精切如此按燕燕唐張祜妾名

嫁妾非偶

荆渚田氏侍兒名國香。黄山谷自南溪召為吏部員外郎。留荆州乞守當塗。待報所居與此女為鄰。山谷偶見之。以謂幽閑姝美。目所未覩。後其家以嫁下俚貧民。山谷因賦水僊花寓意云。淤泥解作白蓮藕。糞壤能開黄玉花。可惜國香天不管。隨緣流落小民家。

禁妾作妝

唐崔樞夫人治家嚴肅。容儀端麗。不許羣妾作時世妝。

敬妾自飾

宋司馬温公從龐穎公辟為太原府通判。尚未有子。夫人為買一妾。公殊不顧。夫人疑有所忌也。一日教其妾俟我出。汝自飾至書院中。冀公一顧也。妾如其言。公訝曰。夫人出。安得至此。亟遣之。穎公知之。對友稱其賢。一說妾至書院。思所以動公。取一帙問曰。此何書。公拱手正色答曰。是尚書。妾逡巡而退。

即賜從吏

史記。漢袁盎以太常使吳。吳欲使將。不肯。欲殺之。使一都尉以五百人圍守盎軍中。盎前為吳相時。從史私盜盎侍兒。盎知之。弗泄。遇之如故。人有告從史言君知爾與侍者通。乃亡歸。盎驅自追之。遂以侍者賜之。復為從史。及盎使吳見守。從史適為守盎校尉司馬。乃悉以其裝齎置二石醇醪。會天寒。士卒饑渴。飲酒醉。西南陬卒皆臥。司馬夜引盎起曰。君可以去矣。吳王期旦日斬君。盎弗信曰。公何為者。司馬曰。臣故為君從史盜侍兒者。盎乃驚謝。司馬道從乃決張。道從醉卒直隧出。司馬與分背。盎解節毛懷之。杖步行七八里。明見梁騎。騎馳去。[illegible]

不阻諸生

湘素雜記。韓熙載本高密人。李後主[illegible]嫉之者。熙載恐懼。愈肆情坦率。不[illegible]樂。殆數百人。日與荒樂。所受月俸。[illegible]載不能制之。[illegible]然日不能給。[illegible]持獨弦琴。俾房中正以足日膳。旦暮亦不禁其出入。或竊與諸生私構而寢。熙載見之。趨過而笑曰。不敢阻興。及有夜奔客寢者。客為詩曰。最是五更留不住。向人頭畔著衣裳。時人謂北齊徐之才豁達無以過之。

賜士嫁姬

唐李翱尚書在潭州。席上有舞柘枝者。顏色憂悴。問之。是故蒙左司愛姬之女。李公慘然命更舞衣。令與夫人相見。其[illegible]士嫁之。舒元輿聞之[illegible]誰兄弟[illegible]建中初改左司郎中。韓夫人、韓之妻。[illegible]

擇婿遣妾

元沈仲說。[illegible]其父名某。女對曰。妾從初之女也。父[illegible]

子此仲說惻然故下語其妻曰此女之父吳中名士亦吾
故人豈忍以為婢即召其母令擇婿仲說具奩遣送郡人
稱之

○外祖孫

爾雅母之考為外祖母之妣為外祖母女之子為

外孫

讀記

漢書楊惲字子幼其母司馬遷女也惲始讀外祖太史公
記頗為春秋以材能稱好交英俊諸儒名顯朝廷人云遷
以惲祖述其書遂宣布焉詩眼云古人學問必有師友淵
源漢楊惲一書迺出當時流輩則以司馬遷外孫故也

得書

唐蔣乂字德源常州人幼從外祖家學得其書遂博覽強
記

為甥解忿

東漢樊重貲至巨萬而賑贍宗族外孫何氏兄弟爭財重
恥之以田二頃解其忿訟年八十餘終

訓甥辭忱

劉宋蕭惠開思話少子也初為秘書郎意趣與人不同與
著作郎名家年少蕭與比肩三年未嘗共語其外祖劉光
祿成戒之曰汝恩戚家子正應將迎時流緝外內之歡如
汝自業將無少傷多異以取天下疾患耶蕭曰人間宜相

縱秘誠如慈旨但不知所耻作此人盡難支也遂多
作耳

勿滯凡俗

諸葛亮誡外孫曰大夫之志當存高遠慕先賢絕情欲棄凝滯使庶幾之志揭然有所存
惻然有所感忍屈伸去細碎廣咨問除嫌吝雖有淹留何損於美趣何患於不濟
若志不強毅意不慷慨徒碌碌滯於俗默默束於情永竄
伏於凡庸不免於下流矣

扶床坐膝

雜集異累外孫有棋有果扶床坐膝嬉戲歡爭元集云扶
床小女君先識應有此屹似外翁

慶鍾羊祜

白集中郎餘慶鍾羊祜子幼能文似馬遷扶羊祜中郎蔡
邕之外孫衜之子續之孫

謂似袁公

梁王份清潔好學沈約見之以為似外祖袁粲謂僕射張
稷曰王郎非惟額類袁公風韻都不相似稷曰袁公見人
輒矜嚴王郎見人必娛笑惟此一條不能酷似

寗氏出甥

晉魏舒字陽元少孤為外家寗氏所養寗氏起宅相宅者
云當出貴甥外祖母以魏氏甥小而慧意謂應之舒曰當
為外氏成此宅相後舒位至三公

趙氏出甥

[illegible]四子[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由是[illegible]史。

純仁得恩

[illegible]巫相先之兄里之孫也少孤母育於外祖王氏純仁[illegible]
[illegible]當義起人宗坐中書[illegible]純仁[illegible]
謫永州目疾失明客至必令朴自以見[illegible]朴方七歲[illegible]
應對如成人客皆驚嘆後以純仁遺恩補官。

孟嘉外孫

陶潛作晉征西大將軍長史孟府君傳君諱嘉字萬年淵明先親君之第四女也凱風寒泉之思實鍾厥心謹採行事撰為此傳

謝安外孫

晉袁耽少有雅操為外祖謝安所知以姪玄女妻之。

外祖稱賞

晉荀羨少依舅氏十餘歲能屬文從外祖魏太傅曰此兒當及其曾祖

外祖見期

唐楊於陵生子嗣復外祖諸況撫其背曰名與位皆踰其父此楊氏之慶也因字曰慶門

程公遺事

蘇子瞻記外祖程公遺事紹聖二年三月乙未其在惠州讀淵明所作外祖孟府君傳云凱風寒泉之思[illegible]意悽然悲之乃記公之[illegible]事以遺程氏亦[illegible]

祝公遺事

朱晦庵記外大父祝公遺事外家新安祝氏世以貲力好聞于州郡生業埒有郡之半時稱祝半州有諱景先者字二翁尤長者元祐黃太史嘗銘其墓假外大父其第二子也諱確字永叔特厚孝謹[illegible]感陶公作孟府君傳及近世眉山蘇公亦述程公遺事不勝凱風寒泉之思書此以遺康國使藏於家時出而訓習之以勵其子孫

李勣外孫

唐溫造字簡輿上愛其才問系世及年造對曰臣五世祖大雅外五世祖李勣臣犬馬之齒三十有六帝奇之

介甫外孫

王介甫贈外孫詩南山新長鳳凰雛眉目分明畫不如年少從他愛梨栗長成須讀五車書

劉晏外孫

唐潘孟陽之母劉晏之女也

張岱外孫

梁陸倕少為外祖張岱所異岱謂諸子曰此汝家陽元也

角集三卷終

○舅甥

爾雅母之舅弟爲從舅母之從父昆弟爲從舅又男子謂姊妹之子爲出謂我舅者吾謂之甥名姊妹之子曰甥出配他男而生也左氏注姊妹之孫謂從孫甥

出封謝邑

詩大雅崧高申伯王纘之事于邑于謝南國是式王命召伯定申伯之宅登是南邦世執其功此周宣王之舅申伯出封于謝而尹吉甫作詩以送之

遠送渭陽

詩秦風我送舅氏曰至渭陽何以贈之路車乘黃我送舅氏悠悠我思何以贈之瓊瑰玉佩注云舅氏秦康公之舅晉公子重耳也康公之母穆姬已卒故康公送其舅而念母之不見也

與舅同心

見河。

與甥共事

晉何無忌少有大志舅鎮北將軍劉牢之時鎮京口每有大事皆參議之桓玄聞義軍起大懼曰劉裕一世之雄勇冠三軍劉毅一擲百萬何無忌劉牢之之外甥酷似其舅共舉大事何謂無成。

得備彌甥

左哀二十三年宋景曹卒季康子使冉有弔且送葬曰敝邑有社稷之事使肥與有職競焉是以不得助執紼使求從輿人曰以肥之得備彌甥也有不腆先人之産馬使求薦諸夫人之宰其可以稱旌繁乎注云景曹宋元公夫人小邾女曹氏也季桓子之外祖母肥季康子名彌遠也康子父之舅氏故稱彌甥。

自稱皇舅

隋呂道貴文帝之從舅也凡與人言自稱皇舅。

同爲洗馬

史記汲黯字長孺司馬安是其姊子與黯同爲太子洗馬

奏試主簿

宋周濂溪少孤養外家景祐中用舅氏龍圖學士鄭公向奏試將作監主簿。

別墅乞甥

晉謝安與姪玄賭別墅顧謂甥羊曇曰以墅乞爾。

郭莊遇舅

見莊。

蕭勱愛甥

陳江總七歲而孤依于外氏性聰敏爲舅平光侯蕭勱所鍾愛謂曰爾神采英拔後來知名當出吾右。

季元託女

韓充依舅季元，元為河陽節度使，舉充為牙將。臨終召充曰：汝從吾舊矣。吾兒不才，不足累卿，二女方幼，以為託。後充厚為嫁之。

與甥同遊

衛玠字叔寶，風神秀異。其舅王武子嘗與同遊，語人曰：昨與吾外甥並坐，烱若明珠之在我側，朗然映人。嘗從豫章至都下，都人久聞其名，觀者如堵墻。玠先有羸疾，體不堪勞，遂成病而死。時人謂看殺衛玠。按玠，曜之孫，恒之子，璪之弟。

與甥俱達

六帖：唐郝處俊事諸舅謹甚，與舅許圉師同里，俱宦達。

稱甥風流

六帖：王忱字元達，詣其舅范甯。甯曰：卿風流俊望，後來之秀。忱曰：不有此舅，焉有此甥。按甯字武子。

許甥高識

晉鎮南大將軍劉弘乃庾亮之祖舅，亮為長史，謂之曰：君器識必承吾代，此子于別南矣。

不忍致法

漢書：丞相翟方進劾紅陽侯立懷奸邪亂朝政，請下獄。上以紅陽侯朕之舅，不忍致於法，遣就國。

不敢亂法

王師範舅殺人，其家之訴，師範曰：法非我敢亂。乃抵舅罪。母恚之。師範立堂下，日三四至，不得見。三年，拜省戶外，不敢進。

為立家塋

唐姚崇外甥任異少孤，養於崇家，乃與之立家塋，語之曰：爾吾無間然矣。惜姝宗而代疎，命與其子同名，塋無以別也。又崇每與兒孫命集，曰外甥非疎，但另姓耳。與兒姪連名。

悉給俸祿

六帖：宋守直因關中旱荒，以廩祿養姊及諸甥。

等于子姪

南史：丹陽徐湛之素為彭城王義康所愛，雖為甥舅，恩過子姪。又六帖：王似乃李晟之甥，武敏閑騎射，晟在師，似無不從。晟視似與子姪等，其給與過之。

倚為腹心

六帖：竇軌以甥為腹心，嘗夜出呼甥不時至，斬之。

名著當時

晉劉輿字慶孫，弟琨字越石，並為尚書郎，郭奕之甥也，名著當時。京師為之語曰：洛中奕奕，慶孫越石。

賢歸盛族

杜甫舅錄事攝郴州詩：賢良歸盛族，吾舅盡知名。徐庶高交友，劉牢出外甥。（郴音琛）

怨甥改訪

摭言皇甫松牛奇章公之甥也。怨公不[illegible]

真珠寶翫嵌玳瑁璉挾真珠公怒[illegible]。

選甥坐賍

唐王涯居翰林。其甥皇甫湜中選考覈之際。以不先言

坐賍。

戲甥無禮

南史陳郡謝重王相之外甥也。重於諸甥。彼禮多闕。重子

絢。袁湛之甥也。嘗於公坐戲調其甥。甥不堪曰。汝父輕舅

汝今復加我無禮。可謂兩世無渭陽之情矣。絢有愧色

誣甥着緋

唐書李子峻誣告其甥獲五品官。其母見其着緋衫。泣曰

此是汝甥血染者耶。

助甥爭豪

世說石崇與王愷爭豪。武帝。愷之甥也。每助愷。嘗以一珊

瑚樹高二尺許。賜愷。枝柯扶疏。世罕其比。

斬甥非罪

六帖劉昌守寧陵之圍。令[illegible]押內顧者斬。昌孫甥張俊守西

北。未嘗內顧。命下斬之。士有死志。史[illegible]曰。勤兵乘城。方與

賊抗。所賴者惟賞罰明耳。今無罪而斬其甥。恐必離叛。則

不祥莫大焉。

以甥為嗣

唐司空圖無子。以甥為嗣。嘗為御史所劾。昭宗不責也。

推甥為官

張克勤為左環衛大將軍。有詔賜一子五品官。克勤以息

幼。推位其甥[illegible]。克勤[illegible]有司法[illegible]

門蔭[illegible]不可許[illegible]之[illegible]于今。

壯似甥[illegible]

郗音除

世說王子敬兄弟見郗[illegible]

[illegible]

情慨然曰。使嘉賓不死。鼠輩敢爾。[illegible]子也

有盛名。且寵于桓溫。故子敬因起敬[illegible]。

有似甥形

世說桓豹奴是王丹陽外甥。形似其舅。桓甚諱之。宣武云

不恒相似。時似耳。恒似是形。時似是神。桓逾不悅。注云豹

奴桓嗣小字。嗣字恭祖。沖之子也。

助討橫江

孫堅傳[illegible]

因說術曰。家有舊恩在東。願助舅討橫江。橫江拔。因投本

土召募。可得三萬兵。以佐明使君匡濟天下。注云。願助舅策

之舅吳景也

甥出掾曹

晉孝武太元中。作中王[illegible]以[illegible]佞有寵於道子。謁入座

說道子加殊禮。中書侍郎范甯等。為帝親信。數進忠言。補

正閱失國齊翁之甥也翁尤疾其阿諛勸帝黜之阿子遂
與道子謀翁出為豫章太守
女妻沈甥
沈鐵字廷元少有高名舉茂才其舅陸稠以女妻之公府
辟為別駕從事
女妻程甥
宋彭思永程明道之母舅明道年十二三思永見而奇之
許妻以女
類舅風韻
陸果舅張融有高名果風韻舉止頗類融時稱曰無對日下
性舅與甥

得舅圖書
宋梁昉溫韜盜發昭陵石函鐵匣中所得前代圖書及二
王真跡甚富後韜歿從其甥鄭元素盡得其圖書真跡避
禍南徙隱居廬山青屯谷中四十餘年
〇內外兄弟
兩姨之子為外兄弟姑舅之子為內兄弟一說舅
子稱姑子為外兄弟姑子稱舅子為內兄弟
父母黨
禮坊記子云睦於父母之黨可謂孝矣
內外甥
劉禹錫答饒郎中論書儀我與子當內外甥當為伯仲其

抵我書執禮太卑又降之中子有內弟之喪不飲酒食肉
鄙人非之
乞封蔡襲
羊祜進爵乞封舅子蔡襲
嘆其紹安
孔紹安閉門讀書數十萬言外兄弟虞世南嘆異之
知晏必敗
王晏外弟尉氏阮孝緒知晏必敗晏後至其門逃匿不見
嘗食醬美問知得於晏家吐而棄之
舉摛充選
梁方為晉安王選侍讀太學博士周捨舉外弟徐摛曰形

質陋小若不勝衣而堪充此選
不餞梁柳
六帖皇甫謐從姑之子梁柳為城陽太守之官有勸謐餞
之謐曰柳為布衣過吾吾不迎送食不過鹽菜貧不以酒肉
為禮今作郡而送之是貴城陽太守而賤梁柳豈中古之人
性非吾心所安也
引入王鉷
唐玄宗朝戶部侍郎楊慎矜以王鉷父晉長兄弟也故引
鉷入臺及鉷遷中丞慎矜猶以字呼之鉷意不平後譖殺慎矜

鉷 肖洪

奏為李泌
唐開元中員俶九歲升座詞辯如注射帝異之曰員半千

後因德宗問童子豈有類若者因跪奏臣舅子李泌道馳召之泌既至帝方與張說觀弈因使說試其能說請賦方圓動靜泌曰願聞其略說曰方若棋局圓若棋子動若棋生靜若棋死泌即答曰方若行義圓若用智動若騁才靜若得意說因賀帝得奇童帝大悅賜束帛勑其家善養之

侮嫂彦昭

唐崔彦昭與王凝外兄弟也凝大中初先顯而彦昭未仕嘗見凝凝嫂言曰不若從明經舉彦昭憾之至是凝為兵部侍郎彦昭為相彦昭母敕婢多製襪履曰王氏妹必與子偕逐吾將共行彦昭聞之泣且拜曰不敢怨而凝遂得免

合謀報仇

楊阜與外兄姜敘合謀攻馬超大敗之以報殺本州刺史之讎

約會敘案

黃直卿榦代仲兄作會表兄弟序此山黃東揭其內弟鄭子恭而告之曰吾從母昆弟皆棄出也梁氏昆弟猶吾從母之昆弟也凡三姓四家雖所知不同而外祖父母以來一本而已吾嘗記為童子時外祖父母皆無恙歲冬之朝凡兄弟畢集相與握手終日談諧笑語而棗栗相啖迨其夕則留連不忍捨旦暮又思之而幸其復來也豈非私樂

誰何有不然但已稱及其長也而後怵于利害而不能以相保此有識者所當慨念也今吾欲兄弟約以歲正月之十日六月之二十日會于天寧之學圃人具肴一梓酒一壺飯一器春晦貧富不拘其數以為飲食之具人雖賤亦許從大校壺矢之具有則攜之以供娛樂相與相勉以孝弟忠信相期以老少安有家計相保全於農畝桑麻之業皆可振郎而遂談也晨往暮歸於是重親戚厚風教其不無助云

○婦翁女壻　附僚壻

爾雅妻之父為外舅妻之母為外姑青城山記青城山為五嶽之長故名丈人峰今世俗呼人婦翁

為令嶽妻之伯叔父為列嶽因此又宋孫持正云俗呼人之妻父為嶽丈以泰山有丈人峰丈人觀也而呼妻母為泰水此何義耶然晉樂廣乃衛玠妻父俗所謂岳丈或當云樂丈耳同門壻為僚壻又曰友壻京洛間謂壻為僑壻相謂曰婭言一人娶姊一人娶妹相亞次也

壻必成材

東漢閔蕃字恭祖年十四從群兒作馬而戲邑中同縣甘公出過之見其容貌旺東與語甚悅因許妻女夫人怒曰閔家兒遊戲無度何可以女妻之甘公曰彼有奇表長必成材遂妻之後為徐州牧封衆陽侯

壻將居塵

見海抱板泛海。

誅殺婦翁

祭音債

左桓十五年祭仲專。鄭厲公患之，使其壻雍糾殺之。雍姬知之，謂其母曰：父與夫孰親？母曰：人盡夫也，父一而已，胡可比也。遂告祭仲曰：雍氏舍其室而將享子于郊，吾惑之，以告。祭仲殺雍糾，尸諸周氏之汪。公載以出，曰：謀及婦人，宜其死也。

離閒婦翁

晉謝安壻王國寶，安惡其為人，每抑而不用。國寶乃譖安於道子，使離閒之於帝。

不拜妻父

陳步既為王妻之父，往依焉。步以衆賓待之，長揖不拜。父怒，不辭而去。

當敬婦翁

陳後主曰：婦父乃是翁，比父夫乃是兒，倒奈何不敬婦翁。

二壻足歡

周瑜字公瑾，為護軍，從孫策攻皖，得喬公兩女，皆國色。策自納大喬，瑜納小喬。策從容戲瑜曰：喬公二女雖流離，得二人為壻，亦足為歡。

七壻皆貴

唐郭子儀七壻皆貴顯朝廷，趙縱其一也。

壻為心膂

宇文泰諸子皆幼稚，以諸壻為心膂。

壻作文奏

六帖崔行功在北齊，終鉅鹿太守，少好[illegible]其術。妻以女，因倩作文奏。

佳壻

郗音希

晉王羲之，導從子也。郗鑒使門生求女壻於導，導令就東廂徧觀子弟。門生歸曰：王氏諸少並佳，然聞信至，咸自矜持，惟一人在東床坦腹食餅，獨若不聞。鑒曰：此佳壻也。訪之乃羲之也，遂妻以女。

快壻

璠音煩

後魏劉延明年十四，就博士郭瑀學，弟子五百餘人。瑀有女，選壻意在延明，設一席曰：吾有女，欲覓一快壻，誰坐此者，吾當妻焉。延明奮衣而坐曰：延明其人也。遂妻之。快壻言快意之壻也。

不用為牢

見唐序異

不聽補吏

五代周周行逢為武平節度使，壻唐德求補吏，行逢曰：[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計其顏

[illegible]

昔王戎女適裴頠，貸錢數萬，久而未還。女歸，戎色不悅，女遽還之，戎然後乃歡。

財付孝基

許昌士人張孝基娶同里富人女。富人只一子，不肖，斥逐之。富人病且死，盡以家財付孝基。其子後丐於塗，孝基見之，惻然謂曰：汝能灌園乎？答曰：如得灌園就食，幸矣。孝基使灌園，其子稍自力。孝基復謂曰：汝能管庫乎？答曰：得管庫，又何幸也。孝基使管庫，覺馴謹無他過。知其能自新，遂以其父所委財產歸之。

玉潤氷清

樂廣字彥輔，時人謂之氷鏡。婿衛玠字叔寶，時號玉人。故時人謂曰：婦翁氷清，女婿玉潤。

文振道大

臨川集：昔韓昌黎為唐儒宗，得子婿李漢，然後其文益振，其道益大。

不閱書疏

唐劉晏方任權而濟，奐乃其婿也。雖書疏報答，未嘗輒開。時稱奐有古人之節。

常誇珍玩

國史補：張垍尚公主，在翰林，常以珍玩誇於同列。張涉曰：此乃婦翁與婿，非天子賜學士者也。

唐權德輿為相，其婿翰林學士獨孤郁以德輿自白，去內職。憲宗嘆曰：德輿乃有佳婿，我反不及。故杜悰尚岐陽公主。

慧還贈物

唐宋遺史：韋皋字城武，京兆人。張延賞累代台鉉，選婿無入意者。其妻苗氏賢而知人，特選韋皋，曰：此人貴無比。以女妻之。皋性踈曠，不拘細行，延賞稱悔，由是婢僕頗輕慢之，惟苗氏待之無改。皋因辭東游，張氏女罄奩具以治行，延賞幸其去，以七馱物為贐，皋每行一驛，輒送一馱，惟留奩物及書冊而已。後五年，皋擁節旄，節度西川，代延賞，乃改姓名作韓翱，人莫敢言。至大回驛，人有報曰：代相公者，韋皋，非韓翱。苗氏曰：必韋郎也。延賞曰：天下姓名同者甚眾，彼韋生必填溝壑，豈能來吾位乎？次日果韋皋也。延賞惴惴，自西門潛遁。皋入見苗，禮奉過布衣之時，求前輕慢者皆杖殺之。

謂翁信癡

大原王述，謝萬之妻父也。萬為揚州刺史，嘗衣白綸巾，乘平肩輿徑至廳事，而謂述曰：人言君侯癡，君侯信自癡。述曰：不如此論，但晚令耳。

謂翁可意

見女

急力學校

唐杜黃裳初不為婦翁韋執誼所禮及執誼敗黃裳悉力
營救既歿表還其柩葬焉

大嘉奬拔

唐給事中姚合有詩名士人歸重李頻亦能詩走千里丐
其品題合大嘉奬拔以女妻之

無如於陵

見上篇

無如舜欽

宋杜祁公衍有女其夫人鍾愛必求佳婿衍曰文章器業
天下第一無如蘇舜欽乃以女妻之按舜欽字子美贊之
子易簡之孫

禮重崔樞

唐工部侍郎張彧李晟之婿也晟在鳳翔又以一女婿崔
樞禮重之過於彧彧怒遂附于張延賞

受厚彥允

孔岵韋皐見厚于張延賞崔圓受厚于李彥允皆大人子
婿也後韋為西川交代崔枚李婦死韋皐事見前

閱前圖籍

談藪楊玢婿陵崔李渠女佳富圖籍玢將萬卷成婚之
後玢遊其書齋既而告人曰崔氏都梯人盜齋書不之覺
徇處令檢之玢抑腹曰已藏之腹笥矣

得詩句法

宋謝師厚為其女選婿因黃山谷詩句[illegible]定
矣庭堅往求之[illegible]
自往見謝公論詩得法乘

富商見識

唐王珙謀判武三思事洩亡命自稱[illegible]
識其非庸人以女妻之

隱士見奇

五代史安叔少有不修容止時人莫之知中條山隱士司
空圖一見以為奇以其女妻之

性似乃翁

宋呂公著婿范祖禹呂希哲婿趙演二人性氣酷似乃翁

夢為子婿

蘇東坡哭王子立云予為徐州子立未嘗相識然告同舍
生曰吾夢為徐州婿何也已而果以子由之子妻之故詩
云彭城初識子眼白而長異夢先成兆清言未得嘗豈
惟知禮意從欲補詩亡咄咄真相逼諸生敢鴈行

名位風節

宋朝公卿多有知人之明見于擇婿如胡公為改呂言之婿
為王文正公旦王文正公旦之婿為韓忠憲公億呂惠穆
公弼之婿為韓文定公忠彥[illegible]之婿為晏元獻
公殊殊之婿為富文忠公弼[illegible]富文忠公弼之
婿為馮宣徽京陳康肅堯咨之婿為賈文元昌朝與曾宣

詩公亮[illegible]氣[illegible]性[illegible]相似。前代所[illegible]

性行家法

司馬溫公曰。凡議婚姻。當先察其[illegible]性行及家法何
如。勿苟慕其富貴。壻苟賢矣。今雖貧賤。安知[illegible]不富貴乎。[illegible]
鋤富貴安知後日不能致乎

蔡侯息侯 已下係壻

媯音[illegible]

左莊十年。蔡哀侯娶于陳。息侯亦娶焉。息媯將歸過蔡。蔡侯曰。吾姨也。止而見之。弗賓。息侯聞之怒。使謂楚文王曰。伐我。吾求救于蔡而伐之。楚子從之。

子路子瑕

孟子曰。彌子之妻與子路之妻兄弟也。

俱娶韓女

李漢。字南紀。韓愈之門人。與蔣係皆為愈之子壻。

俱娶盧女

唐元[illegible]韓愈俱娶盧貽府君女。

同為曹壻

謝海虞登之俱曹氏壻。謝為荊州刺史。請登之為長史。登之[illegible]不悅。故到任殊無感謝之言。

同為薛壻

宋王拱辰歐陽修。同為薛簡肅公子壻。後歐為參政。史[illegible]拜拱辰為僕射。歐曰。僕射。宰相官也。拱辰非任宰相者。蓋其[illegible]以文靖歐主范文正。其黨不同故也。

同為牛壻

唐牛僧孺以女適苗倩。次適張汝。三適[illegible]。後四適鄭叔。

四人為友壻

同為張壻

宋張方平子恕娶滕達道第五女。與何[illegible]之[illegible]為友壻。

同為李壻

宋李昌齡長女。適范仲淹。次女妻鄭戩。

同為程壻

宋席延年與李正臣俱娶程珦女。

〇宗族

書堯典。克明俊德。以親九族。按九族自高祖至玄孫之親。舉近以該遠也。夏侯歐陽等以九族者。父族四。母族三。妻族二。周道既衰。棄其九族。故作葛藟以刺平王。不親九族。骨肉相怨。故作角弓以刺幽王。

明長幼

禮文王世子。庶子之正於公族者。教之以孝弟睦友。明父子之義。長幼之序。

辨親疎

周禮小宗伯掌三族之別。以辨親疏。注云。三族。父子孫也。又漢書注。以父族母族妻族為三族

公族

詩[illegible]公族[illegible]

族

后族

初唐太宗以山東士人尚門閥[illegible]

詔高士廉韋挺岑文本令狐德棻等修氏族志[illegible]

忠賢[illegible]先宗室後外戚退新門進[illegible]

俊合九百二十三姓千六百五十一家升降去取[illegible]

當至高宗顯慶中許敬宗等以為其書不叙武氏本望[illegible]

請改氏族志為姓氏錄以后族為第一等其餘悉以仕唐

官品高下為準於是士卒以軍功至位五品者豫士流時

人謂之勳格

四會三會

古者世祿之家合族而食者以照世降一等齊衰一年四

會食大功一年三會食小功一年再會食緦麻一年一會

食然盡則不及之非無族而會食也

大宗小宗

禮大傳庶別子為祖繼別為宗繼禰為小宗注云別子謂

諸侯謂公子若始來在此國者後世以為祖也繼別為宗

者別子之世嫡也族人宗之謂之大宗是宗子也繼禰為

小宗者謂父之嫡子也兄弟尊之故謂之小宗

三輔冠族

北史宋弁[illegible]世為三輔冠族

四海望族

後魏太和中定四海望族以[illegible]其後唐文宗族

山東人矜門地既修氏族志例降一等[illegible]

數落家而魏徵房玄齡李勣家皆盛與為婚[illegible]

義府為其子求婚不獲恨之故以先帝之旨勸高宗[illegible]

禁詔山東六族不得自為婚姻然終不能禁其[illegible]

往往反自稱禁婚家益增厚價

列國大族

列國有大族二懷與田也楚大族三昭屈景也趙宋山西

望族惟种姚二家子弟各不相下

近世新族

唐孔至明世族學與韋述蕭穎士柳沖齊名撰百家類例

以張說等為近世新族剟去之說子均方有寵怒曰天下

族姓何預若等而妄紛紛耶

幸得未爲

漢成帝時王氏愈盛劉向諫曰今災異如此而外家

日盛其漸必危劉氏吾幸得以同姓末屬累世蒙漢厚恩

身為宗室遺老歷事三主上以我先帝舊臣每進見常加

優禮吾而不言孰當言者

已為路人

[illegible]陶淵明贈長沙公詩序予於長沙公為族祖同

山大司馬昭穆既遠已為路人故其詩云同源分流人易世疎感彼行路眷焉踟躕盖深傷之也杜子美贈從孫濟而不免於防猜故其詩云所來為宗族亦不為盤飧勿受外嫌猜同姓古所敦觀長沙公及杜濟之事惇祖之義掃地矣

爭先後

晉王導與諸葛恢戲爭氏族先後王曰人言王葛不言葛王何也恢曰譬如驢馬驢能勝馬乎

尚姻婭

唐柳冲論尚姻婭者先外族後本族尚人物者進庶孽退嫡長尚冠冕者略伉儷慕榮華尚貴戚者徇勢利亡禮教四者俱弊則失其所尚矣

陸顧朱張

世說吳四姓舊目張文朱武陸忠顧厚吳錄士林吳郡有陸顧朱張為四姓三國之間四姓為盛

崔盧王謝

唐高士廉定氏族以崔幹為第一太宗曰昔齊據河北梁陳據江南猶以崔盧王謝為重今天下為一何容納賂舊門仍以貲婚為榮乎

王氏兩派

王氏于侍為盛門而有兩派一派漢王霸之後有王融融二子祥覽從兄雄雄生二子渾乂渾生戎封安豐侯乂

生衍為尚書令覽六子長子裁生導四子正生曠曠生逸少此瑯琊臨沂王氏也一派漢代郡守王澤之後澤生昶昶四子渾深淪湛四子尚承全汶湛子承承子述述子坦之世封藍田縣侯故時稱述為王藍田此晉陽太原王氏也以後王姓者皆出此二族云

裴氏三眷

五代裴暭傳裴氏自晉魏以來世為名族居燕者號東眷居涼者號西眷居河東者號中眷又氏族大全裴遵從光武平蜀曾孫茂為侍中又為尚書生二子長曰輯號東眷次曰嶽號西眷徽曾孫天明號中眷

五屬

漢匡衡傳天序五行人親五屬即五族也

六親

北史張普惠傳三從九親別踈昵之序五服六親等衰麻之心

韋氏會法

謝呂園喜勸錄凡人家法須令每有族人遠來則為一會以合族雖無事亦當一月一會之古人有花樹韋家宗會法可取也然族人每有吉凶嫁娶之類亦須更相為禮使骨肉之意常相近骨肉日踈者只為不相見情不相接也

崔氏家法

見兄弟

九世同居

唐張公藝，壽張人，九世同居，北齊隋皆旌表其門。唐高宗封泰山，臨幸其居，問所以能同居之故，公藝書忍字百餘以進，上善之，賜以縑帛。

四世同居

隋劉君良四世同居。宋李昉家子孫數世，至二百餘口，猶同居共爨，田園邸舍所收，及有官者俸祿，皆聚之一庫，計口日給餉。

宗稱太傅

劉宋謝康樂稱謝太傅安為宗衮。

姑事女巫

唐趙彥昭遷中書侍郎同平章事。中宗時，有女巫趙氏挾鬼道出入禁掖，彥昭認為同宗，以姑事之，其得宰相，巫之力也。

遙遙華冑

南史梁何昌寓為吏部尚書，有姓閔求官者，昌寓問君是誰後，對曰閔子騫。昌寓掩口而笑曰：遙遙華冑。

悠悠世祚

唐高儉傳贊：古者受姓命氏，以旌有功，是時人皆土著，故名宗望姓，舉郡國自表，而譜系與焉，所以推叙昭穆，使百世不得相亂也。遭晉播遷，胡醜亂華，百宗蕩析，士夫遷徙，子孫猶挾譜錄以示所承，而閥閱顯者，至賣婚求財，汩喪

廉耻。唐初流弊仍甚，天下已定，風教又薄，譜錄都廢，公靡常產之拘，士亡舊德之傳，言李悉出隴西，言劉悉出彭城，悠悠世祚，訖無考按，冠冕皂隸，混為一區，可太息哉。

不肯假蔭

六帖：李懷遠少孤，宗人欲其藉高蔭為仕，懷遠謂人曰：因人之勢，高士之耻，假蔭而官，豈吾志耶。

求與同譜

唐杜正倫與城南諸杜昭穆素遠，求與同譜，不許，銜之。諸杜所居號杜固，其地有旺氣，故世多衣冠。及正倫執政，建言鑿杜固以通水利，杜固既鑿，川流如血，閱十日乃止，自是南杜遂不振。

恥與共宗

唐李抱玉本姓安，名重璋，上言世占涼州，恥與逆臣共宗，詔賜姓李。

恥與為婚

唐高士廉傳：高宗朝，以太原王、范陽盧、滎陽鄭、清河博陵二崔、趙郡隴西二李為望族，恥與諸姓為婚。

尊為父兄

六帖：李義府已貴，乃言系出趙郡，與諸李叙昭穆，嗜進者往往尊為父兄。給事中李崇引與同譜，及義府謫普州，亟削去。

呼為叔父

六帖唐羅虎臣以宗遺青紋淺演人崔逸肯許名虎臣
斷骨肉叙宗姪呼為叔父

好矜

唐有士人姓方好矜門地但姓方貴人必認為親戚
之曰豆盧邑公相何親遽曰再從伯父戚
相姪只堪辭甥鬼盧邑坊乃造凶器出賣之所也又朴蘊為
人雜給事有姓崔者矜氏族蘊折之曰崔杼弑君君與林
放問禮之本僕考如何其人俯首不能對

妄認

五代唐郭崇韜為樞密使用事自宰相豆盧革等皆附之
以其姓郭因問崇韜曰汾陽王本太原人徙華陰公世家

鴈門豈其枝派耶崇韜曰因遭亂亡失譜牒嘗聞先人言
上距汾陽四世耳革曰然則固從祖也

乞列屬籍

六帖唐李叔明本姓嚴氏少孤養外家冒姓鮮于叔明初
不知意醜之乞宗姓列屬籍代宗從之又韋嗣立與韋后
為疎屬特詔附屬籍

○ 悞遂皆别

宋狄青為樞密使有狄梁公之後持梁公畫像及告身十
餘通詣青獻之以為青之遠祖青謝曰一時遭際安敢自
附梁公厚贈而還之比之郭崇韜哭子儀之墓所得多矣

異派同根

唐李客與宋曰與兄派流同

殊鄉異居

黃山谷譜黃成之曰予之家
陽黃成之閒宗派乃同四世祖兄於其代
閒然今高祖父之兄弟未遠也而殊鄉異居六十歲而後
相識亦可悲也

○ 義田

宋錢公輔為范文正公義田記文正公方貴顯時置負郭
常稔之田千畝號曰義田以養濟群族之人日有食歲有
衣嫁娶凶葬皆有贍擇族之長而賢者主其計而時共出
納焉

○ 義學

宋元晦為王山劉侯義學記今士大夫雖處有餘眾府有
餘錢能毋為州災害足矣固未暇以及人也如劉侯者身
雖寵而官未登于六品家雖溫而產未至于千金其所以
用心乃如此可謂賢遠于人而亦可以見其前日德安之
政不為無本而非徒以眷言笑貌為之矣

派在姑蘇

筆談有一故相遠派在姑蘇嘗嬉遊書其壁曰大丞相通
從姪某嘗遊此有士人李璋素好訕謔題其傍曰混元皇
帝三十七代孫李璋繼至

系出婺州

黃山谷作黃氏二宗序會稽黃涇云庭堅皆出婺州之黃氏自
七世以上失其譜以年相望疑以相近從以兄弟合宗
出於高陽
黃州兄祥諸引黃氏族譜諸黃氏之族也黃氏出於高陽
而黃黃既於天下唐神堯初長史黃道刺都州守于一子
留于居之有黃氏自此始而譜不及其祖黃州
尚為不及諸為親作也
出於夏禹
歐陽修譜圖序歐陽氏之先本出於夏禹之苗裔自帝少
康封其庶子於會稽使守禹祀歷夏商周以世相傳至於
允常子曰句踐是為越王越王句踐傳五世至王無彊為

楚威王所滅其諸族子孫分散爭立皆受封于楚而無疆之
子蹄封于烏程歐餘山之陽為歐陽亭侯其後子孫遂以
為氏當漢之初有仕為涿郡太守者其子孫遂居于此或居
青州之千乘或居冀州之渤海千乘之顯者曰生字和伯
為漢博士以經名家所謂歐陽尚書者是也居渤海之顯
者曰建字堅石所謂渤海赫赫歐陽堅石者是也

山堂肆考人品第五卷
○忠臣
韓詩外傳忠之道有三以道覆君而化之大忠也
以德調君而輔之次忠也以是諫非而怒之下忠
也周公之於成王可謂大忠也管仲之於桓公可
謂次忠也子胥之於夫差可謂下忠也左傳忠為
令德管子曰忠者臣下之高行
匪躬
易曰王臣蹇蹇匪躬之故
竭力
左傳九年初晉獻公使荀息傅奚齊公疾召之曰以是藐
諸孤辱在大夫其若之何稽首對曰臣竭股肱之力加之以忠
貞其濟君之靈也不濟則以死繼之

○不事二君
畫音獲
史記燕初入齊聞畫邑人王蠋賢令軍中曰環畫三十里無
入使人請蠋曰齊人多高子之義吾以子為將封子萬家
蠋固謝燕人忠臣不事二君貞女不更二夫齊王不聽吾諫故退
而耕於野今又劫之以兵為君將是助桀為暴
也與其生而無義固不如烹遂經其頸於樹枝自奮絕脰
脰音豆
而死王蠋布衣也義不北面於燕況
在位食祿者乎

王奔篡位遣使奉璽書印綬馳馬迎龔勝勝不受曰吾受漢家厚恩無以仰報豈以一身事二姓哉

季孫相魯

左成十六年晉人執季文子于苕丘范文子謂欒武子曰季孫於魯相二君矣妾不衣帛馬不食粟可不謂忠乎信讒慝而棄忠良若諸侯何

○張良歸漢

楚項王以張良從漢王殺韓王成而殺之良遂間行歸漢綱目發明前此良已歸韓矣至是韓王見殺良乃歸漢則子房始終為韓之心益暴白於天下矣

○勃蘇晝吟

戰國策吳與楚戰於栢舉三戰入郢寡君身出大夫悉散棼冒勃蘇曰吾被堅執銳赴強敵而死此猶一卒也不若奔諸侯於是贏糧潛行跋穿膝暴七日而薄秦王之朝雀立不轉晝吟宵哭七日不得告水漿無入口瘨而殫悶旄不知人秦王聞而走之冠帶不相及左奉其首右濡其口勃蘇乃蘇秦王身問之棼冒勃蘇對曰吳與楚戰於栢舉三戰入郢使下臣來告亡且求救秦王遂以革車千乘卒萬人屬之子滿與子虎下塞以東與吳戰于濁水而大敗之故勞其身愁其思以憂社稷者棼冒勃蘇是也謂六血徑彈氣絕也

贏音盈　瘨音顛

○許肅夜哭

許肅列傳肅為行驗中侍中劉祕陰行所知無不人之心聞欲見肅肅馳詣中而肅已不能語執肅手流涕肅歔欷登床而逝孤肅晝夜號泣哀感異類

縮高全義

綱目安陵人縮高之子仕於秦守管信陵君攻之不下使人召縮高將以為五大夫執節尉而使攻管縮高曰父攻子守人之笑也見臣而下是倍主也父教子倍亦非君之所喜敢辭信陵君怒使謂安陵君宜束縮高而致之不然將率十萬之師以造城下安陵君曰吾先君成侯受詔襄王以守此城也手受大府之憲今縮高辭大位以全父子之義而君曰必生致之是使我負襄王之詔而廢大府之憲也縮高聞之曰信陵君為人悍猛而自用此辭反必為國禍吾已全已無違人臣之義矣豈可使吾君有魏患乎乃之使者舍刎頸而死信陵君聞之縞素辟舍而遣使謝安陵君

○屈原盡忠

文選楚屈原竭智盡忠而蔽障于讒心煩意亂不知所從乃往見太卜鄭詹尹以決疑故作卜居

○諫吳許成

史記越句踐使大夫種因吳太宰嚭而行成伍子胥諫吳王不聽使子胥于齊子胥屬其子于齊鮑氏還報吳王王聞之大怒賜子胥屬鏤之劍以死將死曰樹吾墓上以梓令可為器抉吾眼置之吳東門以觀越之滅吳也

抉音厥

、誑楚解圍

楚圍滎陽益急漢將軍紀信曰臣請誑楚乃乘王者車出東門曰食盡漢王降楚楚皆之城東觀王乃令周苛樅陽與數十騎出西門去羽乃燒殺信

○依墻而哭

左定四年初伍員與申包胥友其亡也謂包胥曰我必覆楚國包胥曰子能覆之我必興之及昭王在隨包胥如秦乞師立依於墻而哭日夜不絶聲勺飲不入口秦師乃出

過塚而哀

東漢鮑永字君長行縣過更始塚引車欲下從事諫止之永曰親北面事人何忍車過其墓雖獲罪司隸不避也遂下車哭盡哀

弘演納肝

呂氏春秋狄人遂衛懿公於熒澤盡食其肉獨舍其肝弘演使還哭畢呼天而號盡哀而止因出其肝以内公之肝

申蒯斷臂

劉向新序崔杼弑其君莊公申蒯漁於海將入死之門者以告崔杼令勿内之申蒯曰汝疑我乎吾與汝臂乃斷左臂而與門者以示崔杼杼陳列令入申蒯拔劍呼天而[illegible]

解衣伏質

樛芳去 王毒吉 藏首曹 俉

秦嫪毐作亂伏誅夷三族遷太后于雍萯陽宮殺其二子下令敢諫者死諫而死者二十七人齊容茅焦請諫王大怒按劍而坐口正不出趣召鑊欲烹之焦遂行至前曰陛下有狂悖之行四不自知邪車裂假父囊撲二弟遷母于雍殘戮諫士桀紂之行不至是矣今天下聞之盡瓦解[illegible]向秦者竊為陛下危之乃解衣伏質王下殿手接之爵[illegible]上卿自駕虗左方迎太后歸復為母子如初

正冠坐稱

劉宋沈文秀守東陽魏人圍之三年士卒晝夜拒戰甲冑生蟣蝨無離叛之志卒是魏人拔東陽文秀解戎服正衣冠持節坐齋内魏人執之縛送慕容白曜使之拜文秀曰各兩國大臣何拜之有白曜還其衣為設饌鎖送平城魏主宥之待為下客

漆身吞炭

見市

○嚙雪咽旃

漢武帝天漢元年遣中郎將蘇武使匈奴單于欲降之不從乃幽武置大窖中絶不飲食天雨雪武嚙雪與旃毛并咽之數日不死匈奴以為神乃徙北海上使牧羝曰羝乳乃得歸武杖節牧羝節旄盡落凡留匈奴十九年及還鬚髮盡白

不諱讎國

樂毅去燕之趙趙王欲圖燕毅泣曰臣事昭王猶事大王若獲戾放於他國終身不敢謀趙之徒隸況昭王後嗣乎

不忘本朝

唐李世勣父蓋爲竇建德所虜，世勣走免。數日，以父故，還詣建德降。因謀襲建德，至河南，掩襲其營，殺之。欲得其父，幷建德土地歸唐。建德以父之不至，遂與郭孝恪即數十[illegible]奔唐。建德羣臣請誅李蓋。建德以世勣世爲唐臣，爲我所虜，不忘本朝，乃忠臣也，其父何罪。乃赦之。

不用王氏祖臘

見臘日

不受高氏辟署

宋梁以高季昌爲荊南節度使。西魏依政進士梁震，唐末登第，歸蜀，過江陵，高季昌愛其才識，留之，欲奏爲判官。震恥之，欲去，恐及禍，乃曰：震素不慕榮宦，明公不以爲愚，必欲使參謀議，但以白衣侍樽俎可也。季昌許之。震終身止稱前進士，不受高氏辟署。季昌甚重之，呼以前輩。按依政，西魏縣名，屬邛州。震，邛州依政人。

實世忠義

獨志先王，退軍義陽，傅彤斷後拒戰，兵人多死。吳將語彤令降，彤罵曰：吳狗，何有漢將軍降者。遂戰死。拜其子僉爲左中郎，後爲關羽都督。景耀六年，臨危授命，論者嘉其實世忠義。

一門忠義

梁侯景使侯子鑒陷吳興，戍吳興太守張嵊，嵊敗袁君正

逆。嵊嘆曰：吾豈不知此難久全，但以身許國，有死無貳。與戰敗，還府整衣冠坐，子鑑執送建康，景欲活之。嵊曰：吾忝任專城，朝廷[illegible]，今日速死爲幸。景猶欲存其一子，嵊曰：吾一門已在鬼錄，不就爾虜求恩。景怒，盡殺之。綱目發明：張嵊明於處死，以遂其一門爲忠義之鬼，其視袁君正之徒，真狗彘之不若也。

引弓射景

梁侯景愛永安侯確之勇，常置諸左右。及景反，邵陵王綸潛遣人呼之。確曰：景輕佻，一夫力耳，我欲手刃之，恨未得其便。卿還啓家王，勿以確爲念。景與確遊鍾山，確引弓射鳥，因欲射景，弦斷不發，景覺而殺之。綱目書法：侯景之亂，武帝子孫臨難無愧，永安侯一人而已。

以笏擊泚

唐朱泚反，召李忠臣、源休、姚令言，及段秀實。秀實勃然起，奪休象笏，前唾泚面，大罵曰：狂賊，吾恨不斬汝萬段，豈從汝反耶。以笏擊泚，面中，流血灑地。忠臣前助泚，泚得脫走。

出身殉主

周赧王時，楚頃襄王病，黃歇侍楚太子完於秦，與太子謀曰：王疾病，而陽文君之子二人在中。王若卒大命，陽文君之子必立爲後，太子不得奉宗廟矣。乃教太子變服爲楚使者，御以出關，而自爲守舍，謝病。度已遠，乃自言請死。王

怒欲斬之應侯曰歇出則以徇主太子立必用歇不如歸之以親楚王從之

○以身衛帝

晉惠帝永興元年東海王越奉帝征成都王穎穎遣兵拒戰乘輿敗績於蕩陰帝頰中三矢百官侍御皆散嵇侍中嵇紹朝服登輦以身衛帝兵人引紹斫之帝曰忠臣也勿殺對曰奉太弟令惟不犯陛下一人耳遂殺紹血濺帝衣帝墮于草中亡六璽

受劍嚙鬚

范曄後漢書溫序為護羌校尉行部為隗囂將苟宇等所劫序曰受國重任分當效死義不貪生宇賜以劍序受劍銜鬚於口顧左右曰既為賊所迫殺無令鬚污土遂伏劍

引刃刺心

唐田布慶軍且亂嘆曰功無成矣即為書謝帝曰臣觀衆意終必負國臣無功不敢忘死願速救元翼毋使忠臣義士塗炭於河朔哭授書於從事李石乃引刃刺心曰上以謝君父下以示三軍言訖而絕

恥復仕宋

陶潛自以先世為晉輔恥復屈身後代自宋高祖王業漸隆不肯復仕是歲將復徵之會卒世號靖節先生

示不臣劉

晉安帝義熙十一年太尉劉裕引師擊荊州刺史司馬休之休之上表罪狀裕裕密書招休之錄事韓延之延之復書曰吾誠鄙劣嘗聞道於君子以平西之至德寧可無授命之臣乎假令天長喪亂九流渾濁當與臧洪遊於地下耳裕視書嘆息以示將佐曰事人當如此矣延之以裕父名翹字顯宗乃更其字曰顯宗名其子曰翹以示不臣劉氏注云休之為平西將軍故云

哭昭烈廟

魏鄧艾將兵至成都漢後主遣使奉璽綬詣降北地王諶怒曰若理窮力屈禍敗將及便當父子君臣背城一戰同死社稷以見先帝可也奈何降乎帝不聽諶哭於昭烈之廟先殺妻子而後自殺帝別勅姜維使降漢遂亡

哭玄元廟

見將帥上

造棺置廳

魏宣武紀高氏為后高肇益貴重用事怨望群臣宗室皆畏下之東平王元匡倔強抗衡元匡造棺置廳事欲輿棺詣闕論肇罪自殺以諫肇聞而惡之後肇伏誅元匡為中尉復治故棺奏于忠罪狀廷尉以死刑詔削官爵以侯歸代之御史中尉雄奏曰臣聞奉三朝骨鯁之迹獨貶罪先帝之於陛下亦宜寬之于後由是復除匡為平州刺史

懷南之詔例

唐以夏侯端為秘書監奉使撫淮右時河南之地皆入王世充惟杞州刺史李公逸為唐堅守世充遣使召端解衣遺之送除書以端為淮南郡公端對使者焚書毀衣曰夏侯端天子大使豈受王世充官乎汝欲吾往唯取吾首耳因解節旄懷之置刃於竿自山中西走晝夜兼行得達宜陽詣闕見唐祖但謝無功初不自言艱苦唐王復以為秘書監

追還子女

魏以崔楷為殷州刺史楷表乞兵糧不得或勸楷單騎之官楷曰吾獨往將士誰肯固志故遂舉家之官後葛榮逼城或勸減弱小避之楷遣幼子及一女夜出既而悔之曰人謂吾心不固虧忠而全愛也遂追還賊至將士爭奮曰崔公尚不惜百口吾屬何愛一身

不顧二兒

鄭王世充遣驍勇集洛陽屈突通二子在洛唐主謂通曰今欲使卿東征如卿二兒何通曰臣昔為俘囚分當就死陛下釋縛加以恩禮當是時臣心口相誓期以更生餘年為陛下盡節今得備先驅二兒何足顧乎唐主嘆曰徇義之士一至此乎

為郡乞師

唐玄宗時安祿山反加顏真卿河北採訪使清河客李萼年二十餘為郡人乞師於真卿且頌資以粟帛器械與卿

欲與之糾衆以為勞少輕慮必無以成真卿辭之萼就館復為書說真卿曰清河去逆效順奉粟帛器械以資軍公乃不納而疑之僕回轅之後清河不能孤立必有所繫將為公西面之強敵公能無悔乎真卿大驚遽詣其館與六千借之

為國討賊

唐安祿山反常山太守顏杲卿晝夜拒戰糧盡矢竭城陷賊將杲卿及袁履謙等送洛陽祿山數之曰我奏汝為判官不數年為太守何負於汝而反杲卿罵曰汝本營州牧羊羯奴天子擢汝為三道節使恩幸無比何負於汝而反我世為唐臣祿位皆唐有豈從汝反耶我為國討賊恨不斬汝何謂反也祿山怒縛之天津橋柱節解以肉啖之罵不絕口賊鉤斷其舌曰復能罵否杲卿含胡而死又御史中丞盧奕杞之父也留守東都聞祿山之亂遣家屬入京獨以守死賊至奕朝服持印坐廳事以見賊因數其罪臨刑而向西拜罵不空口

臥起抱符

宋洪皓在金虜抱印符臥起十五年金人啗以美官略不動心身雖在虜心不忘宋嘗以大節未復為恥

臥起懷印

宋朱弁副王倫使金金將議和當遣一人受書還欲弁與倫探策決去留弁曰吾來自分必死豈願今日覬幸先歸

願王使受書歸報天子。倫將歸，弁謂曰：古之使者，有節以為信，今無節有印，印亦信也。願留之，使弁得暴疾以死，死不腐矣。倫解以受弁，弁受而懷之，臥起與俱。金人迫弁仕劉豫，弁曰：豫國賊，吾恨不食其肉，又忍北面臣之？吾有死耳。金人怒，絕其餼遺以困之。弁固拒驛門，忍餓待盡，誓不為屈。

昂發書几

宋池州守王起宗聞元軍度江，棄官去。通判趙昂發攝州事，繕壁聚糧，為固守計。元遊騎至李王河，都統張林屢諷之降，昂發忿氣填膺，瞠目視林，林不敢復言。已而林帥兵巡江，陰遣人納款，而陽助昂發為守。昂發知事不濟，謂妻雍氏曰：城將破，吾守臣不當去，汝先出走。雍曰：君為忠臣，我獨不能為忠臣婦乎？元兵薄城，昂發晨起書几上曰：國不可背，城不可降，夫婦同死，節義成雙。遂與雍氏同縊於從容堂。

萬里赴水

元兵陷饒州，知州事唐震及故相江萬里死之。初萬里聞襄樊失守，鑿池芝山後圃，扁其亭曰止水，人莫諭其意。至是執門人陳偉器手曰：大勢不可為，余雖不在位，當與國為存亡。遂赴止水死，左右及子鎬相繼投沼中。

縱火自焚

鑣音標　崧音嵩

宋徐應鑣，字巨翁，衢州之江山人。咸淳末補太學生。當鼎德祐二年，元伯顏次師皋亭山，以帝與二太后全氏及福王等北行，應鑣與其子琦、崧，女元娘誓不從。太學乃故岳飛第，有飛祠，應鑣具酒肴祀飛祠，問曰：天不佑宋，社稷為墟，應鑣以死報國，誓不與諸生降虜。乃率子女入經德祠，以藁為積，階序書冊四周，縱火自焚。一小僕見火起，至樓下穴牆視之，見鑣父子儼坐如塑，驚報諸僕，壞壁撲救之。鑣得不死，與子女挾挾出戶去，倉卒莫知所之。翌日得尸於祠前井中，皆僵立瞪目如生。諸僕為具棺殮，殯于西湖金牛僧舍。

瞪音棖

酌酒自縊

宋欽宗至白金營，遣劉韐如兩河割地以畀金。金人使韓正謂韐曰：國相知君，今用君矣。又曰：軍中議立異姓，欲以君為正代，與其徒死，不若北去取富貴。韐仰天大呼曰：有是乎？歸書片紙，使親信持歸報其子羽，即沐浴更衣，酌卮酒而自縊。

引頸受刃

芾音拂

元兵破潭州，知州事李芾坐熊湘閣，召帳下沈忠遺之金曰：吾力竭，分當死，吾家人亦不可辱於俘，汝盡殺之，而後殺我。忠伏地叩頭，辭以不能，芾固命之，忠泣而諾，取酒飲其家人，盡醉，乃遍刃之，芾亦引頸受刃。忠縱火焚其居，還家殺其妻子，復至火所，大慟，舉身投地，乃自刎。幕僚陳億孫等亦自經，潭州之民時舉家自盡，城無虛井，縊林木者相望。

浮屍執弓

宋度宗咸淳七年，李庭芝使都統張順等救襄陽，造輕舟百艘，乘風破浪，直犯重圍。至磨洪灘，元兵布舟蔽江，無隙可入。順等乘銳斷鐵絙攢杙數百，轉戰百二十里，元兵披靡。黎明至襄陽城下，城中久絕援，聞順等至，踊躍過望。及收軍，獨失順。越數日，有浮尸溯流而上，披甲冑，執弓矢，直抵浮梁，視之則順也，身中四鎗六箭，怒氣勃勃如生。諸軍驚以為神，結塚斂葬之。

立信撫膺

宋江淮招討使汪立信聞賈似道師潰，江漢守臣望風降遁，嘆曰：吾今猶得死于宋土也。乃置酒召賓佐與訣，手自為表，起居三宮，與從子書，屬以家事，夜分起步庭中，慷慨悲歌，握拳撫膺者三，以是失聲。三日扼吭而卒。後元軍至建康，命求其家，俘拘之，曰：忠臣之家也。又楊邦乂，建炎中倅建康，金兵大至，公刺血書襟曰：寧為趙氏鬼，不作他邦臣。

文龍指腹

元軍至興化軍，知軍事陳文龍使部將林華伺元兵于境上，華反導元兵至城下，通判曹澄開門降，執文龍欲降之。文龍指其腹曰：此皆節義文章也，可相逼耶？卒不屈，乃送杭州，文龍不食死。

求王如溫

帝昰德祐二年，楊應奎自元軍還，言伯顏欲執政面議。大后遣文天祥與吳堅偕往，伯顏執天祥北去。天祥至鎮江夜亡入真州，郡守以書遺李庭芝，遣使四出結約。庭芝疑天祥來說降也，使苗再成殺之。再成見其忠義不忍殺，以兵二十人道之如揚。天祥變姓名，為清江劉洙，東入海道，遇元兵，伏環堵中，得免。二樵者以蕢荷天祥至高郵稽家莊。稽從迎天祥至其家，遣子德潤衛送至泰州，遂由通州泛海如溫州，求二王。從二王者，益王、衛王也。

負帝赴海

北兵既逼，陳宜中、張世傑備海舟，奉帝及衛王昺、楊太妃等登舟，與北舟相遇，值大霧，海晦冥不辨，舟得以進。帝至井澳，颶風壞舟，帝得驚疾而崩。羣臣陳宜中輩多欲散去，陸秀夫與眾共立衛王，後遷于新會之厓山。元張弘範襲厓山，世傑兵潰，秀夫負帝赴海死之，宋遂亡。時御舟一白鷳奮擊哀鳴，與籠俱墜水以死。

子196-057

山堂肆考人品第六卷

○功臣

周禮夏官司勳掌六鄉賞地之法以等其功王功曰勳國功曰功民功曰庸事功曰勞治功曰力戰功曰多凡有功者銘書于王之太常祭於大烝司勳詔之

封于營丘

周武王克商封功臣謀士以師尚父為首封于營丘是為齊。

封于曲阜

武王封周公旦于曲阜是為魯。召公奭于燕。餘各以次受封。

賜圭瓚

召穆公平淮南夷周宣王賞其功賜之圭瓚秬鬯以祀其先祖山川土田以廣其封邑。遂賜之策命。

賜弓矢

玈音盧 卣音酉

左傳二十八年。晉文公敗楚于城濮獻俘于王王命尹氏及王子虎內史叔興父策命晉侯為侯伯賜之大輅戎輅之服彤弓一彤矢百玈弓矢千秬鬯一卣虎賁三百人[illegible]彤赤色之弓。玈黑色之弓。矢千則弓十可知秬黑黍鬯[illegible]酒卣器名。

紀于太常

見世官

藏在盟府

見賞賜。

伐陳有功

左傳二十三年楚成得臣伐陳討其貳于宋也遂取焦夷城頓而還子文以為之功使為令尹叔伯曰子若國何對曰吾以靖國也夫有大功而無貴仕其人能靖者與有幾

按得臣字子玉。犬心其子也。

獲狄有功

見屬纂。

有功于衛

孔氏四代有功于衛。至孔悝又有功焉衛莊公美之勒於鼎以旌之也勒鼎見禮祭統。

有勞于晉

左昭三年鄭簡公如晉公孫段相甚敬而卑。禮無違者晉侯嘉焉授之以策曰子豐有勞于晉國余聞而弗忘賜汝州田以胙乃舊勳伯石再拜稽首受策以出君子曰禮其人之急也乎伯石之汰也一為禮于晉猶荷其祿況以禮終始乎按子豐公孫段之父伯石即公孫段。

報滅吳功

越語。吳王使王孫雄行成于越范蠡不報于王擊鼓興師以隨使者至姑蘇之宮。不傷越民遂滅吳。乘輕舟。浮五湖

莫知所終越王命工以良金寫蠡狀而朝禮之浹日而令大夫朝之環會稽三百里者以為蠡地曰後世子孫有敢侵蠡之地者使無終沒于越國皇天后土四鄉地主正之

賞復疑功

吳戰敗楚師于柏舉遂入郢昭王奔隨申包胥請復之昭王反國賞其功申包胥曰昔為君也今君定矣又何求遂逃賞

定功臣位次

漢高祖詔定元功十八人位次皆曰曹參功最多宜第一鄂千秋進曰參雖有野戰畧地之功此特一時之事耳上與楚相距五歲失軍亡衆跳身遁者數矣蕭何常從關中遣軍補其處又軍無見糧何轉漕關中給食不乏陛下雖數亡山東何常全關中以待陛下此萬世之功也奈何以一旦之功而加萬世之功哉何第一參次之上曰善賜何帶劍履上殿入朝不趨封鄂千秋為安平侯張敖宣平侯周勃絳侯樊噲舞陽侯酈商曲陽侯云云

定功臣爵土

東漢光武思欲定功臣爵土不令以吏職為過遂罷左右將軍官收令等亦上大將軍印綬皆以列侯就第

剖符定封

漢高以陳平從征伐數出奇計以定天下乃剖符定封以平為戶牖侯

增邑更封

光武建武十三年大饗將士功臣增邑更封凡三百六十五人其外戚恩澤封者四十五人定封鄧禹為高密侯食四縣李通為固始侯賈復為膠東侯食六縣已沒者益封其子孫或更封支庶

功銘景鐘

國語晉悼公即位曰昔晉克潞氏之役秦來圖敗晉功魏顆以身卻退秦師于輔氏親止杜回其勳銘于景鐘景鐘景公之鐘也

世奉粵祀

漢高五年詔故粵王亡諸世奉粵祀秦侵奪其地使社稷不得血食及諸侯伐秦亡諸身帥閩中兵以佐滅秦項羽廢而不立至是以為閩粵王王閩中地

圖于麒閣

漢宣帝地節中以戎狄賓服思股肱之美乃圖其人于麒麟閣署其官爵姓名惟霍光不名其次張安世韓增趙充國魏相丙吉杜延年劉德梁丘賀蕭望之蘇武凡十一人

圖于雲臺

東漢明帝永平中思中興功臣乃圖二十八將于南宮雲臺以鄧禹為首次馬成吳漢王梁賈復陳俊耿弇杜茂寇恂傅俊岑彭堅鐔馮異王霸朱祐任光祭遵李忠景丹萬脩蓋延邳彤銚期劉植耿純臧宮馬武劉隆又益以王常

李通竇融等合二十二人以為援以椒房之親不與。

矜平蜀功

魏鄧艾字士載平蜀功多深自矜伐有識者笑之。

論平吳功

晉武帝咸寧元年加羊祜征南大將軍。初祜上疏請伐吳。賈充荀勗馮紞爭之不可。祜嘆曰天與不取豈非更事者恨之後時哉。唯杜預與中書令張華贊成其計。未幾祜疾篤舉杜預自代而卒。及吳平群臣皆賀上執爵流涕曰此羊太傅之功也。封拜平吳功臣。又策告祜廟封其夫人為萬歲鄉君食邑五千戶。

圖凌煙閣

唐貞觀十七年詔圖功臣于凌煙閣。長孫無忌趙郡王孝恭杜如晦魏徵房玄齡高士廉尉遲敬德李靖蕭瑀段志玄劉弘基屈突通殷開山柴紹長孫順德張亮侯君集張公謹程知節虞世南劉政會唐儉李世勣秦叔寶等二十四人。

圖顯謨閣

宋徽宗崇寧二年圖熙寧元豐功臣于顯謨閣乃王安石呂惠卿章惇蔡確之輩。

坐安社稷

唐太宗初即位。賜長孫無忌爵邑。諸將爭功不已。淮安王神通曰臣舉兵關西首應義旂。房玄齡杜如晦等專弄刀筆功居臣上。臣竊不服。上曰義旗初起叔父首唱舉兵蓋亦自營脫禍。及竇建德吞噬山東叔父全軍覆沒。劉黑闥再合餘燼叔父望風奔北。玄齡等運籌帷幄坐安社稷。論功行賞固宜居叔父之先。

收復京城

唐德宗時收復京城。朱泚已走其將韓旻斬之以降。德宗車駕還長安以晟為鳳翔隴右節度等使進爵西平王。

魏徵正諫

唐太宗宴群臣謂曰貞觀以前從我定天下間關草昧玄齡功也。貞觀以後進忠諫正朕違為國家長利魏徵力也。親解佩刀以賜二人。

德裕扞難

唐李德裕以身扞難功施社稷。

安集于寘

東漢和帝永元五年以軍司馬班超擊匈奴有功。詔曰先帝使軍司馬安集于寘以西。出入二十三年。于寘立其王而綏其人。不動中國不煩戎士得遠夷之和同異俗之心而致天誅。蠲宿恥以報將士之讎。其封超為定遠侯邑千戶。

擊破突厥

唐太宗時突厥入寇王君廓擊破之。帝大悅。徵之入朝賜御膳。令殿前樂之。而太宗謂侍臣曰君廓往擊竇建德發憤大呼以騎數十一時突陷如此壯氣何謝古人。不可

以常例賞之。後賜錦袍金帶，還領幽州。

受孫皓請降

晉龍驤將軍王濬以舟師入石頭，吳主孫皓出降。武帝封濬為平吳功臣。王濬王渾爭功不已，帝乃進渾爵為公，以濬為輔國大將軍，封襄陽縣侯。濬自以功大而為渾父子黨與所抑，不勝忿憤。益州護軍范通謂曰：卿功則美矣，而所以居功則未盡善也。卿旋旆之日，角巾私第，口不言平吳之事，若有問者，輒曰：聖主之德，群帥之功，老夫何力之有。此藺生所以屈廉頗也。

誘少誠歸國

唐韓全義為淮西行營招討使，班師過闕下，託疾不入謁。

令司馬崔放見帝謝無功。帝曰：全義誘吳少誠歸國，其功大矣，何必殺敵乃為功耶。

功蓋一世

德宗即位，以郭子儀與吐蕃有大功，詔稱冢宰，賜號尚父，進封汾陽王。史臣裴垍稱其權傾天下而衆不忌，功蓋一世而主不疑。

功被八州

見觀察

平南唐功

宋太祖開寶中，潘美以行營諸軍都部署征嶺南，既平，拜山南東道節度使。後從曹彬平南唐，以功拜宣徽北院使，及

征太原，討范陽，封代國公，改忠武節度使，進韓國公，謚武惠。

平北漢功

太平興國中，以平北漢功，齊王廷美進封秦王，薛居正加司空，沈倫加左僕射，盧多遜兼兵部尚書，曹彬兼侍中，白進超、崔翰、劉延翰、田重進、米信等俱進秩有差。

迎鑾功

五代梁太祖自岐還，將吏皆賜號迎鑾協贊功臣。

啟運功

唐孔緯累遷尚書左僕射，賜號持危啟運功臣。

○義士

傳曰：仁者不以盛衰改節，義者不以存亡易心。

嬰匿趙孤

史記：趙朔為屠岸賈攻滅，朔有遺腹子，朔夫人置兒袴中得脫。朔客公孫杵臼謂程嬰曰：胡不死？嬰曰：死易，立孤難耳。杵臼曰：吾為其易，子為其難。乃謀取他人嬰兒負之，以文葆匿山中。嬰謬謂諸將曰：吾知趙孤處。諸將發兵隨之。公孫杵臼謬呼曰：趙氏孤兒何罪，請活之。諸將殺杵臼與孤兒。然趙氏真孤乃反在，程嬰為隱十五年。因韓厥立之，是為趙武。程嬰自殺，曰：我將下報宣孟與公孫杵臼。武為服齊衰三年，為之祭邑。

成匿李孤

見姊妹

與祿助蒸嘗

唐柳仲郢先為牛僧孺辟客後李德裕知其無私奏為京尹仲郢謝曰不圖太尉恩獎及此仰報盛德敢不如奇章公門館大中朝李氏有無祿仕者仲郢方領鹽鐵特取德裕從子從質為推官知蘇州院令以祿利贍南宅時令狐綯為相不悅仲郢與綯書曰任安不去嘗自愧于昔人吳詠自裁亦何施于今日李太尉受責既久其家已空遂絶蒸嘗誠可痛惻綯深嘆美與從質正員官

分俸贍陵替

李後主葬北邙故吏張佖後官河南尹清明親拜其墓哭之甚哀李氏子孫陵替者佖嘗分俸贍給之

贖歸石父

史記越石父賢在縲絏中晏子出遭之途解左驂贖之載歸弗謝入閨久之越石父請絶晏子矍然攝衣冠謝曰嬰雖不仁免子于厄何子求絶之速也石父曰吾聞君子詘于不知己而伸于知己者吾方在縲絏中彼不知我也夫子既以感悟而贖我是知己知己而無禮固不如在縲絏中晏子于是延入為上客

營歸仲翔

唐郭仲翔元振第之子也元振以託姚州都督李蒙蒙表為判官時吳保安以仲翔同里貽仲翔曰願得因子得事李將軍仲翔力焉之蒙表為掌書記後蒙與姚嶲蠻戰敗沒仲翔亦被執蠻人必求千縑乃肯贖時元振物故吳保安欲營歸仲翔苦無貲乃力居任十年得縑七百都督楊安又以官貲助之保安卽委與蠻得仲翔歸後仲翔為代州戶曹保安為彭山丞客死其妻亦沒喪不克歸仲翔曰吾賴吳公生吾今公親沒可行其志矣乃為服縗絰囊骨徒跣負歸瘞之三年後仲翔又為嵐州長史迎保安子為之娶妻而讓以官

恥漏名籍

東漢靈帝時役治鉤黨發司隷校尉李膺等百餘人門生故吏並被禁錮侍御史景毅子顧為膺門徒未有錄牒不

及於譴毅慨然曰本謂膺賢遣子師之豈可漏脫名籍苟安而已遂自表免歸

寧取仁義

東漢山陽高平人張儉亡命困迫望門投止莫不重其名行破家相容後流傳東萊止李篤家外黃令毛欽操兵到門篤引欽就席曰張儉負罪豈得藏之若審在此此人名士明廷寧宜執之乎欽因起撫篤曰蘧伯玉恥獨為君子足下如何專取仁義篤曰今欲分之明廷載半去矣欽嘆息而去

致米乞貧民

東漢梁商字伯夏常曰多藏厚亡[illegible]所得俸錢

兩宮賞賜，便置中門外，未嘗入藏室，分與昆弟中外。年凶穀貴，多有饑者，輒令蒼頭以牛載米及鹽菜錢於四城門外乞貧民，不告以姓名。

舉柩葬貧士

元杭人王溪月名壽衍，字眉叟，少為道士，後管領浙之開元宮。時浙省都事劉肺中，海內名士也，既卒，貧無以為葬。眉叟親往弔哭，周其遺孤，舉其柩葬于德清與己之壽穴相近，春秋祭掃不闕，人以為難。

○裴度還帶

裴度字中立，河東聞喜人。相者謂曰：公形神稍異，若不貴，必餓死。度一日游香山寺，見一婦人置緹縚於僧欄楯上，祈祝良久，不取而去。度追付不及，待亦不至，乃挈歸。還明後往寺候之，婦人果至，公問其故，答曰：父無罪被繫，昨告人假得玉帶一、犀帶二，以賂要津，不幸失于此，老父不測之禍，無所逃矣。哀泣甚。公還之。婦人請留其一，公不受而還之。後相者見之，大驚曰：公陰德及物，前程萬里，非吾術所能知也。

思永還釵

宋彭思永字秀長，八九歲時晨出就學，得金釵於門外，默坐其處以候訪者。有一吏徘徊久之，問故，果墜釵者，即付之。吏謝以金，不受，吏嘆駭而去。又海陽富萬鈞三十無子，元夕往延慶寺燒香，忽於後殿階側拾得銀貳百兩、金三十兩，持歸。明日詣寺候物主，還之。後入公至諫議，五子皆登科。

散絹助親

比宗族

出金付主

唐李勉字玄卿，少貧，客遊梁宋，與諸生共逆旅。諸生病且死，出白金謂勉曰：左右無知者，幸君以此為我葬，餘即君所取。勉許諾。既葬，餘金還置棺下。後其家謁勉，共啟墓出金付之。

○不負名賢

晉兵伐吳，張巨先督沈瑩、諸葛靚逆之牛渚，吳軍大敗。靚欲質去，使迎巨先，巨先不肯去。靚自往牽之，曰：天下存亡自有大數，豈卿一人所支，何故自取死為。巨先流涕曰：仲思，今日是我死日也。我作兒童時便為卿家丞相所拔，常恐不得其死，負名賢知顧，今以身殉社稷，復何所遁耶。莫牽曳我。靚流涕放之去，數百步已見為晉軍所殺。按巨先，悌字，襄陽人；仲思，靚字，誕之子。

為殯孤嫗

晉劉驎之，字子驥，盛德為當時所推。自里外有孤嫗病將死，語人曰：唯有劉長史當埋我耳。子驥親往候之，值終，為治棺殯。

收養孤弱

吳陸瑁字子璋。丞相遜之弟。官至選部尚書。與同郡徐原
爰和柳滋原臨終遺書。托以孤弱。瑁為起境。收養其子。又
從父績早亡。一子一女皆數歲。瑁迎養至長乃別。

叩解鬬爭

嵇康高士傳。管寧字文通。居北時。鄉里有爭財者。持兵而
鬬。文通往解之。不已。乃脫巾叩頭請曰。仁義遜讓。奈何棄
之。爭者投兵謝罪。

米囷濟之

吳魯肅以賑窮為務。甚得邑人歡心。周瑜為居巢長。將數
百人過候肅。并告資糧。肅家有二囷米。各三千斛。乃指一
囷與瑜。瑜益知其奇也。遂相結定僑札之分。按僑札子產
季札也。

麥舟助喪

宋范純仁少時。父文正公遣到蘇州取麥五百斛。見故人
石曼卿。三喪未舉。留滯丹陽。純仁即以麥舟付之。單騎還。
歸至家。文正問東吳見故舊否。公道曼卿事。曰。何不以麥
舟與之。純仁曰。已付之矣。

三人填門

東漢尚書令符雅。好人樂施。己人填門。嘗曰。天下物何常。
吾今日富。後日貧耳。忽一日不施。則意不泰。

刺客守墓

魏以王慧龍為滎陽太守。宋主遣刺客呂玄伯刺之。玄伯
詐為降人。求屏人有所論。慧龍疑之。使探其懷。得尺刀。玄伯請
死。慧龍曰。各為其主耳。釋之。後慧龍卒。玄伯守其墓。終身
不去。

乞分食邑

魏曹真少與宗人曹遵鄉人朱讚並事太祖。二人早亡。真
乞分所食邑封二人子。詔褒美之。

為置産業

張裔字君嗣。與楊恭友善。及恭早死。遺孤尚未成人。裔迎與
分屋而居。同事恭母。恭子長。為置産業。使立門戶。

請兵赴難

曹操圍張超於雍丘。超曰。惟臧洪當來救吾。衆曰。袁曹方

睦。洪為袁所表用。必不敗好以招禍。超曰。子源天下義士。
終不背本。洪時為東郡太守。徒跣號泣。從紹請兵將赴其
難。紹不與。雍丘遂潰。超自殺。洪怨紹。絕不與通。紹殺之。洪
邑人陳容少親慕洪。時在紹坐。起謂紹曰。將軍舉大事。而
先誅忠義。豈合天意。使人牽出。謂曰。汝非臧洪儔。空復爾
為。容顧曰。仁義豈有常。蹈之則君子。背之則小人。今
日寧與臧洪同日而死。不與將軍同日而生。遂復見殺。在
坐無不嘆息。

訴獄明冤

晉惠帝時。宦人孟玖有寵於成都王穎。欲用其父為邯鄲
令。右司馬陸機固執不可。玖深怨之。及長沙王乂奉帝與

頴戰玫弟起為小將不受機節度輕兵獨戰敗歿玫疑機
殺之譖於頴曰機有二心於長沙頴怒使牽秀收機殺
又收機弟雲及司馬孫拯下獄以拯嘗勸機殺起也玫拷
頴入催令殺雲夷三族獄吏怖拯數百兩踝骨見終言機
冤玫等令獄吏詐為拯辭亦夷三族拯門人費慈宰意詣
獄明拯冤拯譬遣之曰吾義不負二陸死自吾分卿何為
爾耶曰君既不負二陸僕又安可負君固言拯冤玫又殺
之。

劉鄴申冤

唐李德裕以朋黨抱誣死海上令狐綯久當國更數赦不
為復官爵至懿宗立綯去位劉鄴乃申其冤復其官爵世
高其義。

○多詐誅逆

唐張柬之將誅二張以李多祚素有節槩可動以義乃從
容謂曰將軍居北門幾何曰三十年矣將軍擊鍾鼎食貴
動當時非大帝恩耶多祚泣數行下曰死且不忘柬之曰
將軍知感恩則知所以報今在東宮乃大帝子而嬖豎擅
權危逆宗社國家興衰惟將軍答曰苟利王室惟公所使
乃引天地以自誓柬之遂與定謀以拔擢李湛為右羽林
將軍命總禁兵與多祚王同皎請太子至玄武門斬關入
及長生殿白武后曰諸將誅逆臣張易之張昌宗恐漏大
謀不敢豫奏輒冒請歸后病臥顧李湛曰我遇爾父子

不辭亦豫是耶。

恐負雅黑子

見東宮官。

○不俗賀拔碁

唐王丞相起字舉之再主文柄欲以白敏中為狀元病其
人與賀拔碁為友碁有文而落拓丞相密令親知通意敏
中使與碁絕復約敏中為見敏中許之既而碁果造敏中
門左右紿以敏中他適碁遲留不言而去俄頃敏中躍出
呼左右召碁恣以實告且曰一第何門不可致奈何輕負
至交相與歡醉而寢前人來見之大怒而去具言于丞相
丞相曰我比只得白敏中今當更取賀拔碁矣。

○餉錢赤餱

劉宋劉凝之隱居荊州年饑衡陽王義季慮凝之餓死餉
錢十萬凝之大喜將錢至市門觀有飢色者悉分與之須
臾而盡。

○歛錢治裝

宋王回當宗時為睦親宅講書與司諫鄒浩善劉皇后立
浩論之及浩南遷人莫敢顧回獨歛交游錢與治裝往來
經理且慰安其母邏者以聞詔下獄衆為之懼回居之晏
如御史詰之對曰實嘗預此不敢欺也。

收葬生殯

監部考傳王忱字少林詣京師於客舍見書生病甚生

曰我命須臾腰下有黃金十斤願以相與已收葬骸骨未
問姓名因絕牠貴一斤以給棺槥九斤置生棺下後牠
大變亭長有駿馬馳入亭而止大風吹繡被墮亭下牠乘馬
到雒縣馬逕入他舍主人曰此我家馬也因問所由得馬
牠具說其狀并及繡被人曰卿何陰德而致此牠因言葬
書生事主人惕然曰我子也姓金名彥大恩久不報天以
此彰卿德耳

○收瘞陵骨

宋唐珏字玉潛會稽山陰人家貧聚徒授經營滫瀡以養
母元至元十五年戊寅總江南浮屠楊璉真伽怙恩橫行
率其黨發掘山陰宋家諸陵寢斷殘肢體棄骨草莽間珏

聞之痛憤即貨家具并行貸邐得白金具酒醴邀里中少
年若干輩坤坐飲少年起請曰君儒者若是將何為焉
珏慘然具以告願收遺骸共瘞之衆許曰諾乃斵木為櫃
復以黃絹為囊各置其表曰某陵某陵分委而散遁之各
藉地以藏詭曰事訖來集出白金酬之戒勿泄踰七日總
浮屠下令哀陵骨雜馬牛枯骼築一白塔壓之名曰鎮南
杭民悲戚不忍仰視了不知陵骨之猶存也明年上元珏
出覩燈燭忽坐困良久始甦曰吾見持書吏來告曰王君
君因導我往謁有冕旒坐殿上者二黃衣貴人階揖曰嘉
君掩骸其有以報珏乃陞階造王前王謂曰汝受命寒且
貧無妻若子今忠義動天帝命錫汝伉儷子三人田三

頃拜謝而出□□□□紹字彥敗以於山陰人始有耕耩
傳珏事者未幾有袁氏中為子求師有以珏薦者一讀
置貲詣禮敬特力倚歎羨止語左右曰唐先生宋甚□
吾當料理使有妻有田不數月二事俱辦珏後獲三子凡
夢中神所許者其驗無一不合

選士嫁婢女

見會要

具貲嫁侍婢

輟耕錄錢伯全嘗納一女婢豐姿秀雅其室勸伯全私之
伯全正色曰我所以置此者欲侍巾櫛耳汝乃欲敗吾德
耶具貲嫁之

救匿盧子遷

北史魏中書令盧度世字子遷以崔浩事逃在高陽鄭羆
家羆匿之使者囚羆長子羆戒之曰君子殺身以成仁汝
雖死勿言其子奉命大被拷掠乃至火爇其體以死卒無
所言及魏氏赦乃開求使者問盧度世亡命已應至彼使
者以不聞報之乃赦度世後度世自出魏主以為中書侍
郎度世乃為羆子娶鄭氏妹以報德

○齊秦王仁帥

元史世祖學元鎮仲先世以來代雄一方時元鎮厥業紛
異清修好善其所與者王仁輔也而無嗣恭養終其身歿
為制服執喪盡禮致誠敬當世稱之

壞室出長

金兗州平陰人王元常，舉不得意，即辭去，督妻孥耕織以給伏臘，家居教授，束脩有餘，輒分惠於人。比鄰有喪，患東出西北又皆人居，南則去非家也，乃壞其室，使南出。

○傾囊辦葬

宋查道，字湛然，淳化中赴試，貧不能上道，親戚裒錢三萬遺之。道出滑州，過父友呂翁家，翁喪，無以葬，母及兄將鬻其女以辦喪事。道傾囊中錢與之，又嫁其女。

山堂肆考人品第七卷

○名士

左傳：令名，德之輿也。荀子曰：君子務積于身則貴，名起之如日月。

天下高士

燕將攻下聊城，人或讒之燕王，燕將保聊城不敢歸。齊田單攻之，歲餘不下。魯仲連乃為書約之矢以射城中，遺燕將曰：為公計者，不歸燕則歸齊。今獨守孤城，齊兵日益而燕救不至，將何為乎？燕將見書，泣三日，遂自殺。聊城亂，田單克之。歸，言仲連於齊王，欲爵之，仲連逃之海上，曰：吾與富貴而詘於人，寧貧賤而輕世肆志焉。魏王問天下之高士於子順，子順曰：世無其人也，抑可以為次，其魯仲連乎。

天下奇才

諸葛亮伐魏也，田渭濱，有星隕營中而卒。亮嘗推演兵法作八陣圖，至是司馬懿按行其營壘，嘆曰：天下奇才也。唐杜甫詩：功蓋三分國，名高八陣圖。

名重天下

初，齊王封田嬰于薛，號靖郭君。嬰賤妾之子曰文，通儻饒智略，說靖郭君以散財養士，賓客爭譽其美，請以文為嗣。嬰卒，文嗣位，號孟嘗君。食客常數千人，名重天下。

名稱郡中

漢洛陽人賈誼年十八名稱郡中河南尹吳公舉之

關西孔子

東漢楊震明經博覽無不窮究諸儒語曰關西孔子楊伯起又薛道衡字玄卿河東汾陰人收之父也年十三講左氏傳見子產之功作國僑贊其後才名益著裴獻曰自鼎遷河朔吾謂關西孔子罕見其人今復見薛君矣。

江左夷吾

晉渡江之後制度草創綱紀未立溫嶠殊以為憂及見王導共譚欣然曰江左自有管夷吾吾復何慮。

南州高士

東漢徐穉字孺子南昌人郭林宗有母憂穉往弔置生芻一束而去林宗曰此必南州高士徐孺子也

西昌逸士

郎詠隱西昌採樵為業或擔入郡市遇人買則曰我西昌逸士酒中人也我既獻公所缺公當惠我所無。

飛將軍

漢李廣隴西成紀人武帝朝拜右北平太守匈奴號之曰飛將軍

行秘書

唐虞世南字伯施外謹儒而內抗烈唐太宗時為弘文館學士上嘗出行有司請載書以從上曰虞世南在此行秘書也。

白馬將軍

魏龐德字令明每戰常乘白馬人謂之白馬將軍。

皂鵰御史

見御史又唐王志愔人呼為皂鵰都督。

瘦羊博士

見臘

餓鷹侍中

南北朝魏侍中元暉與盧昶特寵貪縱時人謂之餓虎將軍餓鷹侍中。按餓鷹侍中雖非美名太是的對故存之。

號為儒宗

董仲舒為漢儒宗又宋楊時字中立與游定夫謝顯道胡游明道先生之門學有本原行無玷缺號為一世儒宗

稱為學府

梁傅昭字茂遠歷位戶部尚書博極古今稱為學府。

湘中琳琅

見致仕

宅南儀表

南史柳惲字文暢惔之弟少有令名與謝瀹隣居相友善瀹曰宅南柳郎可為儀表。

今之董狐

見史官吳兢

今之韓愈

見虞與歐陽脩

我家沈任

太原溫子昇博覽群書文章清婉仕魏為散騎常侍齊陰王暉業嘗云江左文人宋有顏謝梁有沈任今我家有子昇足以當之

當今潘陸

徐陵仕陳為吏部尚書虞世基一見奇之曰當今潘陸以女妻之按潘陸謂潘安陸機兄弟也

江東步兵

晉張翰字季鷹有清才善屬文縱任不拘時人號江東步兵

方外司馬

王昕弟晞字叔朗仕齊為并州長史未嘗以世務為累每遇良辰美景登臨山水以謳詠為事時人謂之方外司馬

曹劉沈謝

唐許敬宗性輕傲見人多忘或謂其不聰乃曰卿自難記若遇曹劉沈謝暗中摸索著亦可識也

王楊盧駱

唐盧照鄰字昇之范陽人文章與王勃楊炯駱賓王等齊名時稱王楊盧駱炯曰吾愧在盧前耻居王後

江東獨步

晉王坦之字文度述之子也弱冠與謝安郗超皆有重名時語曰大才槃槃謝家安江東獨步王文度盛德日新郗嘉賓又謝莊字希逸作鸚鵡賦袁淑見之曰江東無我卿當獨步我若無卿亦一時之傑

浙西高逆

見臬官

風裁獨持

東漢李膺字元禮桓帝時拜司隸校尉獨持風裁以聲名自高人有被其容接者名為登龍門又晉王衍口中雌黃朝野謂之一代龍門唐皇甫湜與韓愈文章德望為一代所宗人號為一代龍門有能接見者名為登龍門

風節並著

宋江公望字民表徽宗朝除左司諫與王鞏並以風節著稱抗疏極論時政累數百言有云一池四監未知其孰宜十羊九牧未知其孰從願陛下不以先入已信之言宿于心不以未入邊告之言拒于耳決事如析薪從理如破竹上稱奇者數四

名重軍中

五代謝彥章臨敵御衆肅然有威左右馳驟疾若風雨晉人望其行陣整齊相謂曰彥章必在此也其名重軍中若此又苕溪漁隱蘇子由奉使契丹寄子瞻詩云誰將家集過幽都每被行人問大蘇莫把文章動蠻貊恐妨談笑卧江湖蓋子瞻名重當代外至夷虜亦愛服如此之重也

名播海內
世說盧志於衆坐問陸士衡曰陸遜陸抗是君何人答曰如卿於盧毓盧珽士龍失色既出謂兄曰何至如此彼容不相知也士衡正色曰我祖父名播海內寧有不知鬼子敢爾議者疑二陸優劣謝公以此定之按志字子通珽少子毓之孫也

干將鏌鋣
唐李邕字泰和揚州人才藝出衆盧藏用嘗語之曰君如干將莫邪難與爭鋒然終虞缺折耳邕不能用

南金東箭
東晉顧榮人稱為南金東箭世胄高門

門中龍鳳
南史王僧虔戒子書曰吾家門中優者如龍鳳劣者如虎豹

廐中騏驥
杜廣初為劉景廐卒景問其意廣申叙有條景執其手曰吾父昔賢哲因告其妻曰為女求夫三年不覺廐中有騏驥遂以女妻之後廣為商州刺史又宋徐勉字修仁徐孝嗣見之曰此人中騏驥必能致千里

北州人豪
東漢曹節王甫竊弄神器同天下所同嫉竇武以至親操重柄勦除奸凶其勢易矣然而身敗功頹貽國後患豈幾事不密而禍成于術疏也張奐北州人豪素非中人之黨武不能收為己用而乃迫于詔旨使逆賊得以欺奐而使之蹇不惜哉又皇甫規自以為西州豪傑耻不與黨人

南陽人傑
晉鄧湛字潤甫少以才學知名實南陽之人傑也

白衣尚書
東漢鄭均字仲虞任城人章帝建初中徵拜尚書數進忠言以病告歸帝東巡過任城乃幸均舍賜尚書祿以終其身時號白衣尚書又宋仁宗時有何羣者嗜古好學書繳揚人目為白衣御史

青錢學士
唐張鷟字文成高宗朝八以制舉登甲科員外郎千稱其文猶青銅錢萬選萬中時號鷟為青錢學士又青錢學士可對

黑矟將軍
六朝于栗磾少習武藝材藝過人劉裕嘗遺其書題曰黑矟公麾下栗磾好持黑矟故有其號明元因授為黑矟將軍

龍駒鳳雛
見兄弟

金山玉海
梁紀昉字泰和偏覽五經明山賓表薦之云金山萬丈緣涉未登玉海千尋窺映不測武帝朝拜侍中

名動衣冠

北齊邢劭字子才止一洛陽事以山水自娛不暇對客飲讌
旣悵方昇經史時家雨讀漢書五日便能記誦年未二十
名動衣冠文章獨步當世每一文出京師爲之紙貴

名聞宮禁

宋王琪審疇之夫人梅詢臣之女也宗說初夫人入謝慈
聖宮太后問曰夫人誰家子對曰梅鼎臣之女太后笑曰
是聖俞家子由是始知聖俞名聞於宮禁也按聖俞名堯臣

願識荆州

唐韓朝宗思復之子玄宗時爲荆州刺史李白與書曰白
聞天下談士相聚而言曰生不用封萬戶侯但願一識韓
荆州何令人景慕至此耶

願見待制

宋劉安世字器之號元城市井細民以爲若過南京不見
劉待制如過泗州不見大聖

得聲梁楚

史記漢曹丘生揖季布曰楚人諺曰得黃金百斤不如季
布一諾足下何以得此聲於梁楚之間哉又鄭當時以任
俠自喜脫張羽於阨聲聞梁楚間

知名東南

宋龍大初工詩王荆公退居與郭功父坐有士人上謁視
其刺則曰詩人龍太初功父叱之曰相公前敢稱詩人令
賦沙詩輒云茫茫黃出塞漠漠白鋪汀鳥去風平篆
潮回日射星功父閣筆由是知名東南

人中龍

晉宋纖字令艾燉煌人隱于酒泉南山太守馬岌具威儀
造之纖拒而不見岌嘆曰名可聞而身不可見德可
仰而人不可覩知先生人中之龍也銘詩石壁曰丹崖百
丈青壁萬尋奇木蓊鬱蔚若鄧林其人如玉維國之琛室
邇人遠實勞我心

殿上虎

宋劉安世元祐中爲中書舍人面折廷諍人目之爲殿上
虎紹聖初爲章惇蔡卞所忌竄謫嶺外人言春循梅新與
死爲隣高雷化說著也怕八州惡地公歷遍其七蘇東

坡曰劉器之眞鐵漢不可及也

名題殿柱

宋陳恕字仲言太宗朝爲三司使御筆題殿柱曰陳恕眞
鹽鐵使後封晉公

名動天關

种音充

陳摶亳州眞源人嘗戒門人种放曰子他日遭逢明主名
動天關夫名者古今美器造物者深忌之天地間無完名
子名將有物敗之耳放晚節修飾過度營產蕭薙鑄聞遂
喪清節

金玉君子

宋傅堯俞字欽之元祐中拜中書侍郎名重朝廷風節禀

然太皇太后曰傳侍即書宜一節終始不變金玉君子也又章才劭篤學能文世稱為篤實君子嘗吟詩有過清遠峽詩岩頭風急樹欹斜江畔漁樵十數家老盡往來名利客年年秋水映蘆花

忠孝狀元

宋鄭獬字毅夫皇祐五年上御崇政殿試圜丘方澤象天地賦擢進士第一試前一日上焚香祝曰願得忠孝狀元遂得獬

開元賢相

唐開元中賢相前有房杜後有姚宋

元祐名臣

宋王存字正仲恂恂不為詭激至于事所當行確不可奪呂希哲屬為元祐名臣

水北山人

唐韓愈寄盧仝詩水北山人得名聲去年去作幕下士水南山人又繼往鞍馬僕從塞閭里按水北山人謂石洪水南山人謂溫造

江南夫子

宋蔡用之筠州人天禧中以宗儒上書言事上嘉之曰自朕有天下奇才偉器未有如用之者出文以示輔臣曰此江南夫子也

真儒者

唐裴休字公美能文章善書法為人醖藉進止雍容宣宗嘗稱曰真儒者

真先生

宋嘉祐中有四真之目富彥國真宰相包希仁真御史歐陽永叔真學士胡瑗真先生又元伯顏稱廉希憲曰宰相中真宰相男子中奇男子

北虜圖形

宋韓琦字稚圭所歷諸鎮皆有遺愛戊戌秋元昊畏公威名凡使契丹及契丹來使者必問韓侍中安否今何在後琦子忠彥使虜北虜王問左右云貌屢使南朝識韓侍中今忠彥貌類父否或曰頗類乃即宴坐命畫工圖之而去

西賊破膽

見將帥下

後來王粲

唐蘇頲瓌之子敎歲知為文作八卦論吏部侍郎房穎叔秘書少監王紹宗歎曰後來之王粲

再世希夷

宋陳淳字元德號風岡守正不仕晚歲學希夷大憐之遂人稱再世希夷

神智人

北史史寧字永和少以功累加特節征東將軍突厥憚之曰此中國神智人也

忠清君

宋遊道少有氣節，仕魏為殿中侍御史，戒其子仕約、仕楷、仕素曰：吾執法大剛，子孫不足為師也。充州人為立生祠，題曰忠清君。

山東六儒

隋書：仕榮、馬光、張仲讓、孔籠、張買奴、劉祖仁，皆山東文學之士也。開皇初並徵授太學博士，號為六儒。

會稽四族

世說：會稽孔沉、魏顗、虞存、謝奉，並四族之儁。孫興公目之曰：沉為孔家金，顗為魏家玉，虞為長琳，謝為弘道伏。按長琳，存字；弘道，奉字。言虞氏宗長琳之才，謝氏服弘道之美也。

大曆十才子

唐盧綸字允言，與韓翃、錢起、李端、司空曙、吉中孚、崔峒、耿湋、夏侯審、苗發皆能詩，號大曆十才子。

熙寧三舍人

綱目：宋熙寧中，李定言新法甚便于民，王安石薦于帝，拜監察御史裏行，知制誥宋敏求、蘇頌、李大臨言定不由銓考，擢授朝列，資紊法制，所益者小，所損者大，封還制書，詔諭之，如四頒，猶執奏不已，並坐屢格詔命，落知制誥。天下謂之三舍人。

涼州三明

東漢太尉段熲字紀明，度遼將軍皇甫規字威明，大司農張奐字然明，並知名顯達，京師稱涼州三明。晉南渡後，瑯琊諸葛恢、潁川荀闓、陳留蔡謨俱字道明，號中興三明，人為之語曰：京都三明各有名，蔡氏儒雅荀葛清。

京師二稱

東漢周舉字宣光，孫堪字子稱，京師號二稱。

一代風騷

唐鄭谷幼有名，舉司空圖見而奇之，因拊其背曰：當為一代風騷。又唐李涉以庚進位，上曰：朕嘉公意，欲以公為一代楷模，故不相違。

一代冠冕

宋韓維字持國，與司馬文正公、呂正獻公、王荊公為四友。

名家文獻政事文學為一代冠冕。

六君子

宋理宗寶祐中，丁大全既逐右丞相董槐，並忌楨用事，道路以目，大學生陳宜中、黃鏞、林則祖、曾唯、劉黻、陳宗六人上書攻之，大全怒，遣御史吳衍劾之，削其籍，編管遠州，立碑三學，戒諸生勿得妄議國政，士論翕然稱宜中等，號為六君子。

四先生

宋陳襄字述古，與鄉士陳烈、周希孟、鄭穆為友，四人者，氣古行高，磨礲琢相期，以天下之重為己任，時謂之四先生。述古嘗知河陽縣，富公鎮河陽，凡燕游登臨，必與之俱，

吟詠，樽俎更唱迭和。每曰：陳客作，奇才也。又謝良佐與游酢、楊時、呂大臨號程門四先生。

北朝四儁

北魏高參與邢潁、李興、游雅號北朝四儁。又六朝何妥字棲鳳，與蕭察俱有雋才。妥居白楊巷，察居青楊巷，世號兩雋。又五胡薛兼與紀瞻、閔鴻、顧榮、賀循齊名，號為五儁。

南山三友

宋高懌字文悅，聞种放隱終南山，懌亦築室豹林谷，與張堯、許勃號南山三友。

荀氏二仁

文中子曰：荀氏有二仁。生也以濟時，歿也以明道。按二仁謂荀彧、荀攸也。彧字文若，舉孝廉，何顒見而奇之，曰：王佐才也。後為曹操謀臣，見操受九錫，彧飲藥卒。攸字公達，彧從子，從曹操征伐，獻奇策十二，操曰：公達人之師表。

楊家三喜

唐楊憑字虛受，與二弟凝、凌俱有重名。大曆中登第，稱三楊，時謂楊家三喜。又何胤字子季，遊會稽若耶山雲門寺，二兄求、點並棲遁，世號點為泰山，胤為小山，求為東山，是謂何氏三高。

海內一人

北史杜正玄字知禮，耽志經史，隋世舉秀才，試策高第，時謂海內一人。

斗南一人

唐狄仁傑同府參軍鄭崇質母老且疾，當使絕域，仁傑詣長史藺仁基請代行，仁基咨嗟上之，每曰：狄公之賢，北斗以南一人而已。又仁傑初舉明經，調汴州參軍，為吏所誣，黜陟使閻立本召訊，異其才，謂曰：仲尼稱觀過知仁，君可謂滄海遺珠矣。

八司馬

唐元和初，劉禹錫、程异、陳諫、柳宗元、韓泰、韓曄、凌準、韋執誼八人皆附王叔文而進者。及叔文敗，八人皆貶為遠州司馬，故云。

四學士

宋黃庭堅、秦觀、張耒、晁補之，皆游蘇軾之門，號四學士。

濟北五龍

濟北英賢傳：紀昭、戴祈、徐晏、夏侯、劉彬，時號為濟北五龍。按紀昭，漢桓靈時人。又晉索靖字幼安，敦煌人，少有逸羣之量，與氾衷、張甝、索紾、索永俱詣太學，馳名海內，號敦煌五龍。其餘五龍、八龍，詳見兄弟。

紾音介

江東三虎

宋楊億每與賓客飲博投壺弈棋，語笑喧譁，不妨構思，以小紙細書，揮翰如飛，文不加點，頃刻數千言，真一代文豪也。與王禹玉、王珪號江東三虎。

鄴下三卿

東漢馬嚴字威卿。弟敦字孺卿。援兄子也。居鉅下。交結英賢。知名當世。三輔稱其行義。號鉅下二卿。

吳中四士

唐包融開元中為集賢學士。與賀知章、張若虛、張旭。齊名。號吳中四士。

建安七子

瑒音暢

魏文典論。魯國孔融文舉。廣陵陳琳孔璋。山陽王粲仲宣。北海徐幹偉長。陳留阮瑀元瑜。汝南應瑒德璉。東平劉楨公幹。斯七子者。於學無所遺。於辭無所假。號建安七子。

景祐四賢

宋余靖字安道。宋景祐中。右正言范文正以言事忤大臣落職。靖為上書論。黜筠州酒稅。尹洙歐陽修抗疏。亦連謫。士大夫號為四賢。蔡襄作四賢一不肖詩。一不肖。指高若訥也。又喬執中以經術教授。與孫莘老。秦少游齊名。時號三賢。

潯陽三隱

陶靖節居柴桑。周續之入廬山。劉遺民入匡山。時號潯陽三隱。

江西三瑞

宋蕭定基字平一。景祐中為殿中侍御史。仁宗嘗題殿柱云。彭蕃之文章。楊丕之清操。蕭定基之政事。為江西三瑞云。

飲中八僊

杜甫有八僊歌。謂李白。賀知章。李適之。汝陽王李璡。崔宗之。蘇晉。張旭。焦遂也。

幕中六客

唐杜鴻漸張鎰蔣琳陳少游杜黃裳高郢六人。皆郭汾陽王幕中客也。後俱拜相。

謝家千金

朏[illegible]

宋謝朏字敬沖。十歲能屬文。琅琊王景文謂其父莊曰。卿子足稱神童。莊笑撫朏背曰。吾家千金。至宋末領秘書監。

陸氏雙璧

見兄弟

一代偉人

魏鍾繇字元常。封平陽侯。一代偉人也。文帝嘗賜之五熟釜。銘其上。書若飛鳥戲海。舞鶴遊天。又北魏高允字伯恭。崔宏見而異之曰。高子黃中內潤。文明外照。必為一代偉器。

一代大儒

宋姜潛石守道門人也。以希哲薦。潛及王回、吳回、張載為一世大儒。

一臺二妙

晉衛瓘字伯玉。咸寧中加侍中。時索靖為尚書郎。俱善草書。號一臺二妙。

一門三秀
杜正倫相州人。隋世舉秀才天下不十人。而正倫一門三
秀。為世歆羨。
三河領袖
裴駿字神駒。魏大武以裴駿忠義可嘉。補中書博士。崔浩
亦為三河領袖。又裴秀字季彥。八歲能屬文。時語曰。後進
領袖有裴秀。
歷世名節
唐袁誼為蘇州刺史。司馬張沛嘗白誼曰。州得一長史。隴
西李亶天下甲門也。誼曰。夫甲門者。歷世名節。為天下所
高。老夫是也。山東人尚婚媾求祿利耳。至見危授命。則無

人焉。何足尚耶。沛大慙。
時號三君
東漢陳紀字元方。弟諶字季方。與父寔並著高名。時號三
君。又桓靈時黨人劉淑陳蕃竇武為三君。
時號四將
宋劉光世。與張俊韓世忠。岳飛。時號中興四將。
四休居士
宋孫昉字景初。為太醫。自號四休居士。黄山谷問其說。對
曰。麄茶淡飯飽即休。補破遮寒暖即休。三平二滿過即休
不貪不妬老即休。
三影先生
宋張先字子野。詩筆老健。倅秀州。創花月亭。其詞中警句。
有雲破月來花弄影。浮萍斷處見山影。隔墻送過秋千影。
世號三影先生。神宗朝為尚書郎。又因話錄應子和詩有
兩岸夕陽紅。風過落花紅。觸目短桃紅之句。人號三紅秀
才。
二十四賢
宋真宗景德元年。密采羣臣有聞望者。得二十四人。召對
崇政殿。置於臺省館閣。比唐修文館學士。號為二十四賢。
晏殊。翰仲謀。郝太冲。宋協。李玄。馬亮。何亮。衛太素。陳昭度。
錢易。趙和。姜嶼。陳沆。曹廣周。路振。凍高。謹微。張若谷。陳越。
皇甫選。陸元吉。李奉天。崔遵度。原本遺失一人。俟更考

二十四友
見朋友
百錢參軍
唐杜進明經擢第。補婺州參軍。秩滿歸。吏以紙為案牘之
小欠百番。喟曰。此與昔清吏受一大錢者。何異哉。時號
百紙參軍
七字舍人
宋呂溱字濟叔。寶元中試殿。范為□□。奈九齡離婁嶠一夕
過天池時有一聯。罷召奏王。不宜易也。仁宗見許。升奏為
第一。後為中書舍人。嘉自貴重其質。然不及數言。時號七
字舍人。

人比二陸

陳虞世基與弟世南，俱歸隋。人比二陸。博學有俊才，善草隸，孔奐見之，嘆曰：南金之貴，屬在斯人。

人比二疏

見孫

世號小鍾

唐鍾紹京，繇十代孫，工草書，世號小鍾。

人號小杜

唐杜牧之詩情豪邁，人號小杜，以別杜甫云。

小東坡

宋趙逵，資州人，累遷至中舍。高宗以其文章似蘇軾，人號為小東坡，有棲雲集行世。

小由基

宋陳堯咨善射，人號小由基。

大秦小秦

唐秦景道與弟暉，皆精漢書，時號大秦小秦。

大任小任

宋任孜，字道聖，眉州人，慶曆三年，偶宣榜登第。弟伋，字師中，嘗通判黃州，兄弟俱有名。蘇東坡謂之大任小任，且贈之詩曰：大任剛烈世無有，疾惡如風朱伯厚；小任溫粹老更文，竟亦慈愛小馮君。孜之子伯雨，元符中除正言，上章論章惇、蔡卞，坐黨被貶。

[illegible]人號四洪

三豪

宋杜默，字師雄，豪于歌；石曼卿豪于詩；歐陽永叔豪于文。世號三豪。

二絕

宋世軌，仕魏為大理少卿，執法寬平。時蘇珍之為大理正，明敏能斷。寺中語曰：決定嫌疑蘇珍之，視表見裏宋世軌。人稱為寺中二絕。

三奇

宋彭淵材，家宜豐，元豐間人，與洪覺範、鄒元佐三人號新昌三奇。覺範奇于談，元佐奇于命，淵材奇于樂。

李杜

東漢桓帝時，李固、杜喬；李雲、杜衆；李膺、杜密。唐玄宗時，李白、杜甫，俱齊名。

陰何

陰鏗，字子堅，武威人，博涉史傳，尤善五言詩，仕梁為湘東王法曹參軍，與何遜齊名，有陰何詩集行于世，號陰何體。

元白

唐元稹，字微之，能詩，與白居易齊名，時稱元和體。宮中呼為元才子。樂天寄與之書曰：江南諸才子，必曰元白，以子之故，使僕不得獨步于吳越間，亦其幸也。後復得劉孟德，豈非

大不幸耶

徐庾

徐陵字孝穆，摛之子也；庾信字子山，肩吾之子。俱為文綺豔，後進競相模範，盛為都下所稱，號徐庾體。

發越

梁顧越學兼經史，與賀元發名相等，都下謂之發越。

錢郎

郎士元，晚唐詩人，與錢起齊名。時語曰：前有沈宋，後有錢郎。

蘇李

唐蘇味道與里人李嶠俱以文翰顯，人號蘇李。

江高

後唐江文蔚，字君章，長興二年進士，後歸南唐，與高越俱以能賦擅名江表，人稱江高。

裴馬

唐馬戴與裴行儉，分掌選事，言吏部得人者稱裴馬。

郝婁

唐武后時，酷吏殘忍，人不聊生，獨婁師德能以功名始終，與郝處俊相亞，世言長者稱郝婁。

李郭

唐李光弼平安史亂，與郭子儀齊名。

畢曹

唐畢誠與曹確同為相，俱有[illegible]世[illegible]畢曹。

燕許

唐蘇頲字廷碩，封許國公；[illegible]說字道濟，封燕國公，俱以文章有[illegible]，號燕許大手筆。

[illegible]學士

蘇黃

宋黃庭堅號[illegible]，名元并尊，世人以配蘇軾，謂之蘇黃。

孫丁

宋丁謂嘗以文謁王禹偁，禹偁稱其文與孫何可比韓柳，多，遂大振。又嘗言二人可使白衣充修撰。

二鄧

鄧忌以鼓琴見齊王，王善之，後為齊相。齊有三鄧子，前鄧忌，次鄧行，後鄧奭，俱有名于時。

二鮑

東漢鮑永，字君長，光武朝拜司隸，辟鮑恢為從事，不避彊御，帝因賞戚且斂手以避二鮑。

三蘇

宋蘇老泉父子文章名擅天下，世稱三蘇。

三孔

宋孔文仲與弟武仲、平仲，俱以文章名世，人號三孔。

三劉

宋劉敞字原父弟攽字貢父敞子奉世字仲馮是為三劉又劉渙字凝之號西澗子恕字道原恕子羲仲亦稱三劉

劉夙字賓之莆田人弟朔字復之貌如其兄風峭壁萬仞朔濟以和俱有聲于時人號二劉

三李

宋李公麟元符中歸老作龍眠山莊圖自號龍眠居士又與二弟公廙元中號龍眠三李

山堂肆考人品第八卷

〇志士

許魯齋曰士之有志氣而思富貴者必能建功業有志氣而輕爵祿者必能立名節

希顏

揚子曰希驥之馬亦驥之乘也希顏之人亦顏之徒也

慕藺

東漢司馬相如慕藺相如之為人故以相如為名

題橋

見橋梁

投筆

東漢班超字仲升有大志家貧為人傭書以養母嘗輟業投筆嘆曰大丈夫無他志略猶當效傅介子張騫立功異域以取封侯安能久事筆硯間乎明帝西朝出征西域安集五十餘國封定遠侯

擲板

東漢逢萌字子慶給事縣中為亭長時尉過萌迎候拜謁既而擲板嘆曰大丈夫安能為役遂之長安受學焉

破琴

晉中興書戴逵字安道少有文藝善鼓琴太宰武陵王晞聞其能鼓使人召焉逵對使者前破琴曰戴安道不能為王門伶人晞怒又引其兄述述聞命欣然操琴而往

運甓

見剃之

撫案

齊王融自恃人地三十内望為公輔及為中書郎撫案嘆曰為爾寂寂鄧禹笑人行逢朱雀桁開喧湫不得進搥車壁嘆曰車前無八騶安得稱丈夫按鄧禹佐光武中興封梁侯時年二十四今融自嘆年將三十不能如鄧禹故云

不窺軒冕

魏管寧字幼安朱虛人少與華歆同席讀書有乘軒冕者過歆廢書出看寧曰富貴當自致窺他人乎遂割席分坐而坐曰子非吾友

不事筆硯

隋宇文慶受業東觀頗涉經史既而謂人曰書足記姓名而已安能久事筆硯為腐儒事耶

當掃天下

東漢陳蕃室有糞不除父執薛勤曰孺子何不洒掃答曰大丈夫當掃除天下安能事一室乎

願寧天下

唐來濟與高智周郝處俊孫處約客宣城相與言志處俊曰願宰天下濟及智周亦然處約曰宰相或不可冀願為通事舍人

不拜乞錢

東觀漢記姑勤字[illegible]之始子也[illegible]幼時即有志操將何祖道到時勤在傍賜指錢示勤曰拜乞汝三十萬勤曰拜乞而得錢非義所取終不肯拜

不受致禮

東漢朱暉宋世衣冠性矜嚴外戚陰就往候之不見致禮亦不受就曰志士也勿奪其節

不作博士

魏志任城王彰謂左右曰大丈夫當為衛霍將十萬騎馳沙漠驅戎狄立功建號爾何能作博士耶又後周宇文貴輟書嘆曰男兒當提劍汗馬以取公侯何能為博士也

不奉權臣

唐楊損與宰相路岩第相接岩欲易其廄以廣第損曰尺寸之地皆先人舊業安可奉權臣乎

不事斗筲

東漢郭泰字林宗世貧賤母令給事縣庭林宗曰丈夫安從斗筲之役遂就屈伯彥學

不作章句儒

唐李靖常曰大丈夫遭遇要以功名取富貴何至作章句儒耶

橫行天下

北齊高昂字敖曹幼時便有壯氣膽力過人龍形豹頸姿

邴音丙

體雄異父為求嚴師令加捶撻昂不遵師訓專事馳騁每
言男子當横行天下自取富貴誰能端坐讀書作老博士
也其父以其昂藏敖亂故以名字之

長驅中原

五代韓熙載北海將家子也初與李穀相善明宗時熙載
南奔吳穀送至正陽酒酣臨訣熙載謂穀曰江左用吾為
相當長驅以定中原穀曰中國用吾為相取江南如探囊
中物爾及周征淮南命穀為將以取淮南而熙載不能有
所為也又南唐遺事韓熙載舉進士授書李晟曰釣大鰲
者不投取魚之餌斷長鯨者焉用割雞之刀又云腰有鎖
而袖有椎口有舌而手有筆

趙來誦詩

隋趙來誦詩至數千鼓其饒蹻踸用兵捨書歎曰大丈夫安
能區區事筆硯乎後為名將

維翰作賦

五代晉桑維翰字國僑初舉進士主司惡其姓桑與喪同
有勸其改業者維翰著日出扶桑賦以見志

不從嫁殤

邴原字根矩嘗為曹操掾操幼子倉舒卒傷惜之其因原
有女早亡操欲求為倉舒合葬原辭曰嫁殤非禮也原之
所以自容於明公與明公之所以待原者以其能守訓典
也若聽公命是凡庸耳明公焉以為哉操乃正

聶音捻

不肯改姓

唐憲宗時京兆尹李鑾欲以女妻之昱令其改姓戎作詩
云山上青松陌上塵雲泥豈合得相親世路盡嫌良馬瘦
君家不許臥龍貧千金未必能移姓一諾從來許殺身男
子生無感效寸心還是報恩人

齧臂而盟

衛吳起出郭門與母訣齧臂而盟曰起不為卿相不復入
衛門也後果如言

捫蝨而譚

秦王猛倜儻有大志不屑細務桓溫入關被褐詣焉之
捫蝨而譚當世之務旁若無人

不須胡奴米

晉世說王脩齡嘗在東山甚貧乏陶胡奴為烏程令以一
船米遺之卻不肯取直答云王脩齡若饑自當就謝仁祖
索食不須陶胡奴米注云胡奴範小字侃第十子

不着趙家衣

宋陳師道字無己號后山與趙挺之邢和叔皆郭大夫婿
陳在館職當侍祀郊丘時隆冬非重裘不能禦寒氣無己
止有其一其內子從挺之家假以衣之無己詰所從來內
子以實告無己曰汝豈不知我不着渠家衣耶卻之既而
遂以凍病卒按郭大夫名槩

仕必宰相

見王府官

仕必狀元

呂蒙正少與溫仲舒讀書于洛陽龍門誓不作狀元不仕

不討案議

宋尹焞字彥明河南人紹聖初嘗應舉策有誅元祐諸臣議焞不對而出聚徒洛中非弔喪問疾不出至欽宗時賜號和靖先生

焞音純

不冀推挽

宋李侁字舜工明道中知絳州遂朝李康伯謂之因謂曰諸公欲用舜工知制誥但宰相未曾相識盍一往見之侁曰成若謁丁崖州則乾興初已為翰林學士矣今已老大焉能隨群逐隊趨炎附熱看人眉睫以冀推挽乎

○業師

學記凡學之道嚴師為難師嚴然後道尊道尊然後民知敬學又曰善學者師逸而功倍又從而庸之不善學者師勤而功半又從而怨之

博古知今

家語孔子吾聞老聃博古知今通禮樂之原明道德之歸則吾師也吾將往矣

長善救失

學記學者有四失教者必知之人之學也或失則多或失則寡或失則易或失則止此四者心之莫同也知其心然後能救其失也教也者長善而救其失者也

記問師

學記記問之學不足以為人師必也其聽語乎

章句師

柳宗元答嚴厚與曰馬融鄭玄章句師耳

叩鐘

學記善待問者如撞鐘叩之以小者則小鳴叩之以大者則大鳴

鳴鼓

東漢董春字紀陽餘姚人少好學師事侍中祭酒王君仲授古文尚書後詣京房授易究極聖旨條列科義後還歸立精舍遠方門徒來學者常數百人諸生升講堂鳴鼓三通堂下橫經恭手請問者百人

蘇張從學

鬼谷子姓王名詡晉平公時人蘇秦張儀從之學授捭闔之術十二章轉丸祛篋二章二子乃復往見其言所受於師者行之少有口吻之驗未有傾河倒海移山之力先生乃正口吾為子陳[illegible]於是二子齋戒擇日而往先生乃正席而坐嚴顏而[illegible]告二子以全身之道

詡音許 捭音擺 闔音閤

房杜受業

隋王通字仲淹謚文中子講道河汾間受業者[illegible]北面受學者當時偉人如[illegible]如晦陳叔達

受樂杜淹房喬魏徵受書。李靖薛方裴晞王珪受詩。叔恬受玄經。董常仇璋薛收程元備聞六經之義。文中子之子福畤禮錄云。先君門人布在廊廟。即竇賈等。

間三席

曲禮若非飲食之客。則布席。席間函丈。注云。非飲食之客則是講說之客也。函容也。言左右席。間容一丈之地也。鄭玄曰。大司成論說在東序。凡侍坐于大司成者。遠近間三席。可以問也。

立四科

漢許商從周堪受尚書。著五行論。號其門人林子高為德行。吳章為言語。王吉為政事。豨幼卿為文學。如孔門四科。

立鄉

見鄉里。

成市

華嶽記。華嶽西北谷。有槐市。楊震講學授徒成市。其處多槐。故號焉。

四術

孫卿子曰。師術有四。而博習不與焉。尊嚴而憚。可以為師。耆艾而信。可以為師。誦說而不凌犯。可以為師。知微而論。可以為師。

二餘

見冬。

表儀

韓詩外傳。智如泉源。可以為表儀者。人師也。智可以砥行。可以為輔弼者。人友也。據法守職而不敢為非者。人吏也。當前快意。一呼再諾者。人隸也。故上主以師為佐。危亡之主。以隸為佐。

模範

揚子云。務學不如求師。師者人之模範也。模不模。範不範。為不少矣。

八歲為師

莊子逸篇。蒲衣八歲為舜師。史記項橐七歲為孔子師。

十五為師

賈瓊曰。夫子十五歲為人師。陳留王孝逸先達之傲者也。然亦白首北面。豈以年乎。夫子指文中子也。

大作講舍

漢何休。任城樊人。質朴訥口。而雅有心思。精研六經。世儒無及者。嘗作公羊墨守。左氏膏肓。穀梁廢疾。徐北新城長。大作講舍。聚生徒數百。朝夕向往。於是儒化大行。

廣招學徒

晉虞溥。字允源。篤志墳典。大修庠序。廣招學徒。謂學之染人。甚于丹青。

飛鱣

東漢楊震少客于湖。有鸛雀銜三鱣魚。飛入講堂前。都講

取魚進曰。蛇鱣者。卿大夫服之象也。數三者。法三台也。先生自此升矣。

危蛙

黃山谷戲答史應之詩。歲晚亦無糕可割。危蛙亦能薦香醪。以應之。常授館於人。為童子師。故云。前輩有詩曰。來朝為送先生飯。一夜沿溪捉鱉魚。

下帷

史記。漢董仲舒。廣川人。治春秋。孝景時為博士。下帷講誦。弟子莫見其面。三年不窺于舍園。

絳帳

東漢馬融。字文長。扶風人。教授諸生。常有千數。坐高堂。施絳紗帳。前授生徒。後列女樂。融才高博學。為世通儒。涿郡盧植。北海鄭玄。皆其徒也。

進粥致詞

東漢郭林宗嘗止於陳壼子魏德公。知其有異行。未近其房。供給灑掃。林宗體不佳。夜中命作粥。林宗一啜。怒而訶之曰。為長者作粥。使沙不可食。以杯擲地。德公進粥。三進三訶。德公無變容。林宗曰。始見子之面。今乃知子之心。遂友善之。一說童子魏昭求入郭泰。供給灑掃。泰曰。當精義講習。何來相近。昭曰。經師易獲。人師難遭。欲以素絲之質。附近朱藍。昭與德公不知是一人否。又後漢左原為郡學生。犯法。為諸生見斥。郭林宗遇之于路。乃設酒殽

以慰之。人譏林宗不絕惡人。林宗曰。人而不仁。絕之已甚。亂也。原後結客。欲報諸生。值林宗在學。愧負前顏。遂罷去。

攜飯送役

晉王裒。字偉元。城陽人。門生為安丘縣所役。求裒書屬令。裒曰。卿學不足以庇身。吾德薄不足以蔭卿。且吾不執筆四十年矣。乃步擔乾飯。兒負鹽豉。從所役生到縣。門徒從者千餘人。安丘令以為詐。已出迎之。裒乃下道至土牛旁。磬折云。門生為縣所役。故來送別。因執手涕泣而去。令即放之。

吐授文石

西京雜記。五鹿充宗授學於弘成子。成子少時。嘗有人授以文石。大如燕卵。成子吞之。遂為通儒。後成子病。吐出文石。以授充宗。又為名學。

令算渾天

世說。鄭玄在馬融門下。三年不得相見。唯令弟子傳授而已。嘗算渾天不合。諸弟子莫能解。或言玄能者。融召令算。一轉便決。衆咸駭服。及辭歸。融謂門人曰。鄭生今去。吾道東矣。

勸罰有朴

魏常林置館于渭水之石。門徒七百餘人。主訓甚嚴。有勸罰之朴。弟子事之若嚴父。魏之儒風始振。

詳校官[illegible]

唐柳宗元徙柳州刺史南方為進士者千數皆數千里從
宗元遊凡經指授者為文辭皆有法。

文公師說

柳宗元答韋中立書今之世不聞有師有輒譁笑之以為狂人獨韓愈不顧流俗犯笑侮收召後學作師說因抗顏而為師世果羣怪聚罵指目牽引而增與為言辭愈以是得狂名居長安炊不暇熟又挈挈而東如是者數矣僕往聞庸蜀之南恒雨少日日出則犬吠予以為過言前六七年僕南來大雪踰嶺被南越中數州數州之犬皆蒼黃吠噬狂走者累日至無雪乃已然後信前所說者今韓愈既自以為蜀之日而吾子又欲使吾為越之雪不以病乎。

表徵師譜

唐韋表微以學者薄師道不如聲樂賤工能尊其師乃著九經師授譜以詆其違。

山斗

宋景文贊唐興韓愈以六經之文為諸儒倡學者仰之如泰山北斗云。

棟梁

宋胡瑗字翼之海陵人號安定先生其為人師言行而身化之使誠明者達昏愚者厲而頑傲者革故其為法嚴而信為道久而尊時方尚詞賦而胡學獨置經義治事於設齋學擇疏通有器局者居之其弟子散在四方隨其人之賢愚皆循循雅飭其言談舉止然不相知不問可知為胡公弟子學者相與稱先生不問可知為胡公也王安石詩先收先生作梁棟以次第收拾桷與榱

偶有闕缺字失

教諭致敬

宋唐子西十五歲出仕後翁序曰薛郡任公之教授通義也有少年書生曰唐庚者誦書不甚多屬文不甚工碌碌泛泛無可稱道一日持一軸書謁三十五草衣麻繦襆被登門見言高論不識忌諱公一見而嗟異之再見而禮貌之三見而矜怜之教戒勸勉教諭致敬其父之而不能自安退而謀之于客曰公于我厚矣吾將圖報矣吾欲肩諂笑巧言令色以順適其意以是報公可乎客曰不可是小人之報也吾將抱長劍挾匕首有惡聲至者以血濺其襟以是報公可乎客曰是俠客之報也吾將淬文鋒礪詞鋒庶幾地騰奮躍高飛遠舉於天下使天下之人指之曰斯人也出於任公之門以是報公可乎客曰唯唯是國士之報也因書以為序。

學問淵源

宋呂希哲始與程顥同遊學深其經學問淵源非他人比肖以師禮事之由是知見日益廣大。

先儆心

宋胡瑗為國子先生日番禺有大商遣其子來就學其子[illegible]儇宕所齎千金染病甚瘠客於逆旅若將斃者其父偶至

京師攜其子謁胡先生，告其故。先生曰：是宜先收其心而後誘之以道者也。乃取一帙書授之曰：汝讀是，可以先知養生之術。知養生而後可以進學矣。其子視其書，乃黃帝素問也。讀未竟，痛悔自責。胡知其已悟，乃而誨之。二三年遂登上第而歸。

先學走

朱子語錄：宋蔡京晚歲漸覺事勢狼狽，亦有隱憂。其從子應之自興化來京，因訪問近日有甚人才。應之曰：福州有張柔直者，抱負其奇，時適到部。京遂賓致之，為塾客。柔直以師道自居，待諸生嚴厲，諸生已不能堪。一日呼諸生來前曰：汝曹曾學走乎？諸生曰：某等聞先生長者之教，

但令緩行。柔直曰：天下被汝翁作壞了，早晚賊發先到汝家，汝曹若學得走，緩急可以逃死。諸子大驚，走告京曰：先生忽心恙如此。京瞿然曰：此非汝所知也。即入書院與柔直傾倒，因訪策焉。柔直曰：今日救時已是遲了，只是收拾人才是第一義。京因扣其所知，遂以楊龜山為對。龜山自是有召命。

門弟

禮記檀弓：事師無犯無隱，左右就養無方。

步趨

家語：顏淵問於仲尼曰：夫子步亦步，夫子趨亦趨，夫子馳亦馳，夫子奔逸絕塵，而回瞠乎其後矣。注云：瞠，直目以視也。

唯諾

曲禮：摳衣趨隅，必慎唯諾。此弟子侍先生之禮也。按摳，提也。欲便於坐，故摳之。趨隅，由席角而升坐也。唯諾，皆應辭。既坐定，又當謹於應對也。

築宮

史記：鄒子如燕，昭王擁篲先驅，請列弟子之禮而受業，築碣石宮，身親往師之。

除舍

見主簿

匿名聽講

世說：服虔字子慎，河南滎陽人。將注春秋，欲參考同異，聞崔烈集門生講傳，遂匿姓名，為烈門人賃作食。每至講時，輒竊聽戶壁間。既知其不能踰己，稍共書生叙其短長。烈聞，不測何人，然素聞虔名，意疑之。明早往，未及寤，便呼子慎子慎。虔不覺驚應，遂相與友善。

髡頭訟冤

鄭弘字巨君，楚王英反，引弘師焦貺，貺被收，道病亡，妻子禁獄，諸生懼連及，皆變姓名逃罪。弘獨髡頭負鈇鑕為訟冤，顯宗赦貺家屬，弘躬送貺喪及妻子還鄉里。

袪衣

韓詩外傳：[illegible]學于閔子，[illegible]閔子曰禮

有來學無往教致師而學不能學往教則不能化君也君所謂不能學者也臣所謂不能化君者也于是孟嘗君曰敬聞命矣明日袪衣請業

負笈

東漢李固郃之子也少好學常改易姓名杖策驅驢負笈從師不遠千里遂究覽墳典為世大儒每到太學密入公府定省父母不令同業諸生知其為郃子也按笈書箱也

作字

漢揚雄傳諸生於勢利好古學直欲以文字成名於世用心于內不求於外人皆多之唯劉秀及范逵敬焉而桓譚以為絕倫鉅鹿侯芭師事之劉棻嘗從雄作奇字劉歆觀之曰空自苦耳

乞言

王隱晉書魏高貴鄉公之入也將從先典乃命王祥為三老侍中鄭小同為五更祥南面設几杖以師道自居帝北面乞言

聽樂後堂

漢書安昌侯張禹字子文河內軹縣人成就弟子尤著者淮陽彭宣沛郡戴崇宣為人恭儉有法度而崇愷悌多智崇每候禹常責師宜置酒設樂與弟子相娛禹將崇入後堂飲食婦女相對優人絃管鏗鏘極樂昏夜乃罷而宣之來也禹見之于便坐講論經義日晏賜食不過一肉卮酒相對宣未嘗得至後堂及兩人皆聞知各自得也

執經壟畔

東漢孫期少為諸生通京氏易及古文尚書家貧牧豕澤中遠人從學者皆執經壟畔以追之

嘲眠

東漢邊韶字孝先教授數百人常晝臥弟子私嘲之曰邊孝先腹便便懶讀書但欲眠韶潛聞之應時答曰邊為姓孝為字腹便便五經笥但欲眠思經事寐與周公通夢靜與孔子同意師而可嘲出何典記

問病

荀攸字公達魏文帝在東宮時太祖謂曰荀公達人之師表汝當盡禮敬之攸嘗病太子問病獨拜床下又後秦姚泓為太子時受經于太學博士淳于岐岐病泓以師者人之表範傳先聖之訓加在三之義不可以不重親詣省病拜于床下

三年不學

說苑公明宣學于曾子三年不讀書曾子曰宣而居參之門三年不學何也公明宣曰安敢不學宣見夫子居宮庭親在叱咤之聲未嘗至於犬馬宣說之學而未能宣見夫子之應賓客恭儉而不懈惰宣說之學而未能宣見夫子之居朝廷嚴臨下而不毀傷宣說之學而未能說此三者學而未能宣安敢不學而居夫子之門乎曾子避席謝之

曰。參不及宣其學而已。

數日辭歸

唐史沈重講學授徒，徐曠從之，不數日辭歸曰：先生所說，紙上語耳，若與境猶有所未見者。

從受春秋

漢嚴彭祖字公子，與顏安樂俱事眭孟。孟弟子百餘人，惟二子能質問疑義。孟曰：春秋之學在二子矣。由是公羊春秋有嚴顏之學。又後漢鍾興從少傅丁恭受春秋。明帝召拜郎中，令授皇太子及諸王侯經，封關內侯。興辭無功不受，讓于師，于是封恭關內侯。

往受尚書

見女

申公弟子

漢申公弟子為博士者十餘人。孔安國至臨淮太守，周霸、夏寬為內史，魯陽至東海太守，繆生為內史，徐偃為中尉。

韓公弟子

盧仝傳曰：賈島、劉叉皆韓門弟子。

貫械救師

東漢桓帝時，宦者唐衡、左悺等共譖杜喬，帝亦怨之。會劉文等謀立清河王蒜，梁冀因誣李固、杜喬與文交通，收固下獄。門生王調貫械上書，太后詔赦之。冀恐其終為己害，更奏前事，固竟死獄中。又使人脅喬使自引決，喬不聽，收

繫之，亦死於獄。注：貫，穿也；械，桎梏也。

貫箭救師

魏楊叔從范叔受易，叔後為出妻所告，繫獄。叔以箭貫耳，抱叔于伏道側，訟叔冤。帝感曰：乞昭楊生師也。

躡屩遠從

魏邴原字根矩，欲遠游學，詣安丘孫崧。崧辭曰：君鄉里鄭君，君知其乎？原答曰：然。崧曰：鄭君學覽古今，博聞強識，鉤深致遠，誠學者之師模也。君乃舍之，躡屩千里，所謂以鄭為東家丘也。原曰：人各有志，所向不同，有登山而採玉者，有入海而採珠者，豈可以登山者不知海之深，入海者不知山之高哉。君謂僕以鄭為東家丘，則君以僕為西家之愚夫耶。崧辭謝焉。按家語云：孔子西家有愚夫，不能識孔子是聖人，曰：彼東家丘，吾知之矣。崧言原舍鄭君而來，亦如愚夫不知孔子也。又原家貧，隣有書舍，原過之而泣。其師問之曰：何泣？原曰：孤者易傷，貧者易感。其師曰：欲學何書？原曰：無錢資。師曰：有志從相教，不求資也。原遂從學焉。

上疏特薦

唐李俗薦師疏云：前試宣州溧水縣尉胡宸博通六經，藝皓一志。臣童幼之時，從宸授業，且謂年踰四紀，位列二公，雖自君恩，亦由儒訓。幸因家艱，輒敢薦聞。

不知是非

列子師老商氏，友伯高子，進二子之道，乘風而歸。尹生聞

之從列子居數月不省舍因間請蘄其術者十反而十不告尹生懟而請辭列子曰姬將告汝所學於夫子者矣自吾之事夫子友若人也三年之後心不敢念是非口不敢言利害始得夫子一眄而已五年之後心庚念是非口庚言利害夫子始一解顏而笑七年之後從心之所念庚無是非從口之所言庚無利害夫子始一引吾並席而坐九年之後橫心之所念橫口之所出亦不知我之是非利害歟亦不知彼之是非利害歟亦不知夫子之為我師若人之為我友內外進矣按夫子指老商氏若人指伯高子庚更也向也

必愧禮樂

唐魏徵曰大業之際徵也嘗與諸賢侍文中子先生謂徵及房杜曰生董雖聰明特達然非董薛程仇之比雖逢明主必愧禮樂

太守稱弟子

東漢應劭字仲遠博學多聞舉高第拜泰山太守戴邵黃巾三十萬衆部內以安嘗自贊于鄭玄曰故泰山太守應仲遠北面稱弟子何如玄笑曰仲尼之門考以四科回賜之徒不稱官閥劭有慙色

帝王稱弟子

唐高祖鎮太原時引張後胤為客以經授秦王後太宗即位賜燕月池帝從容曰今日弟子何如胤曰昔孔子門人三千達者無子男之位臣贊一人乃王天下計臣之功過于先聖帝為之笑

獻粟來學

漢賈逵通經門徒來學不遠萬里獻粟盈倉或云逵非力耕乃舌耕也

裹糧受業

宋紀詔徵士周勳於東陽立學子裹糧受業者百餘人

師事孔璠

北史李謐初師事小學博士孔璠後璠復就謐請業同門生語曰青成藍藍謝青師何常在明經江云青成藍比謐從璠學藍謝青比璠復從謐學又按荀子勸學篇青出于

藍而青于藍冰水為之而寒于水

辱知韓愈

韓昌黎先生沒門人隴西李漢辱知最厚且親遂收拾遺文無所遺失

少從劉歆

東漢孫奮字君魚少從劉歆受春秋左氏傳歆稱之謂門人曰吾已從君魚受道矣

少從胡瑗

安定先生胡翼之在湖學時福唐劉彝與執中往從之學者數百人盡為高第凡紀綱于學者彝之力為多後彝召對上問從學何人對曰臣少從學于安定先生胡瑗上曰其

人文章與王安石孰優對曰臣師瑗以道德仁義教東南諸
生而王安石方在場屋修進士業聖人之道有體有用有
文國家取士不以體用為本而尚聲律浮華之詞是以風
俗偷薄臣師瑗深病其失遂明體用之學以授諸生今學
者皆明聖人體用以為政教之本皆臣師之功也上悅

從車從船

宋趙蕃父與子從劉清之清之守衢州乃卜監安仁贍軍酒
庫因以卒業至衢而清之罷郡而祠從清之歸其後真德
秀尊之爾史曰當于師友之際蓋如此可負闔乎

設坐拜師

宋陳自強嘗為韓侂冑童子師及侂冑當國自強入都待

銓欲見之無以自通儀居主人出入侂冑家為入言之一
日侂冑召自強比至從官畢集侂冑設褥於堂延自強升
坐再拜次召從官同坐從官蹴踖莫敢居上者侂冑徐曰
陳先生老儒汨沒可念客唯唯明日交薦其才即除太學錄

吟風

晌晉向

宋周敦頤為南安軍司理孫人程珦通判事與敦頤語
知其學為知道也使其子顥頤受學焉二程以後每令尋孔顏
樂處所樂何事顥常曰自見周茂叔後吟風弄月以歸有
吾與點也之意

立雪

見雪

角集八卷終

山堂肆考人品第九卷

○朋友 附面交

禮學記獨學而無友則孤陋而寡聞魏文帝集論
陰陽交萬物成君臣交邦國治士庶交德行光同
憂樂共富貴而友道備矣白虎通朋友之道四近
則正之遠則稱之樂則思之患則死之文中子曰
君子先擇而後交故寡尤小人先交而後擇故多
怨又曰以勢交者勢傾則絕以利交者利窮則散

斷金

易繫辭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同心之言其臭如蘭

盍簪

豫卦九四由豫大有得勿疑朋盍簪注云九四卦之所由
以為豫者也而其占為大有得然又當至誠不疑則朋類
合而從之矣簪聚也又速也

講習

兌卦麗澤兌君子以朋友講習注云兩澤相麗互相滋
益朋友講習其象如此

切偲

論語朋友切切偲偲

威儀

詩大雅朋友攸攝攝以威儀

糾德

周禮司諫糾萬民之德而勸之朋友。

文王四友

博物志文王有四友之臣閎夭、太顛、南宮适、散宜生也。

孔子四友

家語孔子曰。文王有四友。自吾得回也門人加親。是非疏附耶。自吾得賜也。遠方之士至。是非奔走耶。自吾得師也前有輝後有光。是非先後耶。自吾得由也。惡言不入于耳。是非禦侮耶。

傾蓋而語

子華子程本反自郯。遭孔子于塗。傾蓋而顧。相語終日。甚相親也。顧謂子路曰。取束帛十匹以贈先生。廣喜志林。傾蓋道行相遇。駐車對語。兩蓋相切。小欹之義也。

接塵而遊

東方朔與公孫弘書。蓋聞辟祿不相貴以禮。同類之遊不以遠近爲故。是以東門先生居蓬戶空穴之中。而魏公子一朝以百騎聘寵之。呂望與文王未嘗同席而坐。一朝讓以天下。丈夫相知。何必接塵而遊。垂髮齊年。偃伏以日數哉。又庾壞與冉公書曰。昔漢光武與嚴子高有接塵之好。接塵謂連跡也。

盍親

家語孔子曰。季孫之賜我粟千鍾也。而交益親。自南宮敬叔之乘我馬也。而道加行。注曰。得季孫千鍾之粟以施于人而交益親。孔子欲見老聃而西觀周。敬叔言于魯君給以車馬。故得以廣觀鄭郊廟。自周而還。弟子四方來習也。

莫逆

莊子曰。子祀子輿子犂子來四人相與語曰。孰能以無爲首。以生爲脊。以死爲尻。孰知死生存亡之一體者。吾與之友矣。四子相視而笑。莫逆于心。遂相與爲友。

紵帶縞衣

左襄二十九年。吳季札聘于鄭。見子產如舊相識。與之縞帶。子產獻紵衣焉。注云。吳地貴縞。鄭地貴紵。故各獻所貴。縞紵也。

丹雞白犬

北戶錄。越人每相交于山下。築壇祭。以丹雞白犬歃血而盟曰。甲與乙爲友。上下四旁。莫不並見。卿若乘車我戴笠。後日相逢下車揖。我若步行君乘馬。後日相逢君當下。

伐木

詩小雅。相彼鳥矣。猶求友聲。矧伊人矣。不求友生。注云。此燕朋友之樂歌也。

採葵

古詩。採葵莫傷根。交友莫羞貧。

班荊

左襄二十六年。初楚伍參與蔡太師子朝友。其子伍舉與子朝之子聲子相善也。伍舉娶于王子牟。王子牟爲申公

而亡。楚人司。伍舉實送之。伍舉奔鄭。將遂奔晉。聲子將如晉。遇之于鄭郊。班荊相與食。而言復故。聲子曰。子行也。吾必復子。

寄梅

陸凱仕魏。為正平太守。在郡七年。號良吏。與范曄相善。自江南寄梅一枝。并詩云。折梅逢驛使。寄與隴頭人。江南無所有。聊贈一枝春。

芝蘭

見日商益賜攬。

松竹

周祇執友箴。謙謙文侯。友賢好學。英英昭禮。敦詩致槃。推誠歲寒。功標松竹。孟郊詩。近世交道衰。青松落顏色。

投分

晉潘岳金谷集詩。投分寄石友。白首同所歸。後孫秀恨石崇不與綠珠。又恨潘岳昔遇之不以禮。俱收送東市。岳曰。可謂白首同所歸矣。乃成其讖。按投分言交友當投分義也。石友言友如石之堅貞也。

隨肩

唐詩。四海絕隨肩。言無故舊也。禮曲禮。五年以長。則肩隨之。

忘年

漢鄭當時年少。其所交者皆大父行。及天下有名之士。晉

山濤與嵇康等為竹林之交。著忘年之契。王戎少阮籍二十歲。而籍與之交。唐張鎰有重名。陸贄年十八。往見語三日。奇之。請為忘年友。孟郊性介少合。韓愈一見為忘年交

總角

吳孫策下令。以公瑾與孤有總角之好。骨肉之分。又晉中興書曰。庾翼與桓溫友善。在總角之中。便相期以終始

刎頸

漢書。張耳陳餘俱大梁人。餘年少。父事張耳。兩人相與為刎頸之交。朱買臣與同邑嚴助並長相善。結為刎頸之交廉頗謝罪藺相如。卒為刎頸之交。廉范與慶鴻亦同

剖心

張奐與延叔堅書曰。吾與叔堅剖心相知。豈以流言相猜耶。又王智深宋記。孔淳之居剡山。遇桑門釋法崇于三山。於拾領契自以為得意之交

把臂

東漢朱暉字文季。與張堪同縣。張于太學見之。接以友道。把文季臂語曰。欲以妻子托朱生。文季以張先達。舉手不敢對。自後不復相見。張亡後。文季聞其妻子貧困。自往候視。厚賑贍之。文季子頡怪問。以大人不與堪為友。何忽如此。季曰。堪嘗有知己之言。吾已信于心也。

忘形

唐昭州刺史敖超先。有善政。超先與杜甫友善。甫寄高適

詩序。今海内忘形故人，獨漢中王瑀、昭州敬使君超先在。

遂短

家語。孔子將行，雨而無蓋。門人曰：商有之。孔子曰：商之為人也，甚悋於財。吾聞與人交，推其長者，違其短者，故能久也。

取長

東漢李燮，字德公，所交皆捨短取長，好成人之美。時潁川荀爽、賈彪雖俱知名而不相能，燮並交之，情無適莫，世稱其正。

知我鮑子

[illegible]管夷吾與鮑叔牙相友善。夷吾嘗歎曰：吾少困窮時，嘗為鮑叔賈，分才多自與，鮑叔不以我為貪，知我貧也。吾嘗為鮑叔謀事而大窮困，鮑叔不以我為愚，知我時有利不利也。吾嘗三仕三見逐于君，鮑叔不以我為不肖，知我不遭時也。吾嘗三戰三北，鮑叔不以我為怯，知我有老母也。吾所事公子糾敗，吾幽囚受辱，鮑叔不以我為無恥，知我不修小節而恥名不顯于天下也。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叔。

惡我季孫

左襄三十三年，孟孫卒，臧孫入哭甚哀，多涕。出，其御曰：孟孫之惡子也，而哀如是。季孫若死，其若之何？臧孫曰：季孫之愛我，疾疢也；孟孫之惡我，藥石也。美疢不如惡石。夫石猶生我，疢之美，其毒滋多。按孟孫，孟莊子也；臧孫，臧孫紇，武仲也。

夢中往尋

韓非子曰：六國時，張敏與高惠為友，每相思不能得見，敏便於夢中往尋，行至半道即迷不知路，遂回，如此者三。

竹下從遊

漢蔣詡，字元卿，王莽居攝，以病免歸，舍前竹下開三徑，惟羊仲、裘仲從之遊，二仲皆挫廉逃名之士。

廁上相尋

晉郭璞素與桓彝友善，每造之，或值璞在廁間，便入。璞曰：卿來他處自可徑前，但不可廁上相尋耳，必客主有殃。彝後因醉詣璞，正逢在廁，掩而觀之，見璞裸身被髮，銜刀設醊。璞見，舉撫心大驚曰：吾每屬卿勿來，反更如是，非但禍吾，卿亦不免矣。後璞終于王敦之禍，彝亦死蘇峻之難。

廐下相訪

世說。晉王尼為護軍士，王澄、胡毋輔之詣護軍府，尼時給府養馬，輔之等遂入坐馬廐下，護軍大驚，即與尼長假免為兵。

同乘

晉陶侃至洛陽，時郎中令楊晫，侃同里也，侃詣之，晫與侃同乘見中書郎顧榮，榮甚奇之。吏部郎溫雅謂晫曰：奈何與小人同載？晫曰：此人非凡器也。

接席

晉夏侯湛，字孝若，美容貌，與潘安仁友善，行則同輿，坐則

陵處大師謂之連壁

裹飯

莊子曰子輿與子桑友霖雨十日子輿裹飯往食之至子桑之門則若歌若哭鼓琴曰父耶母耶人乎天乎子輿曰子之歌何故若是曰吾思夫使我至此極者弗可得見

併糧

見雪

虎賁同坐

東漢孔融與蔡邕友善邕卒有虎賁士貌類於邕融每酒酣引與同坐曰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

兵子共語

蜀漢劉巴不與張飛語諸葛亮問之巴曰大丈夫當友四海英雄如何與兵子共語

一龍

魏華歆與邴原管寧為友號三友為一龍歆為龍頭原為龍腹寧為龍尾

四夔

唐德宗貞元中以崔造等同平章事造安平人少與韓會盧東美張正則為友以王佐自許人謂之四夔又擬言盧東美何長師李華韓衢為友進洞門號曰四夔

王貢

漢蕭育與朱博為友著聞當代長安語曰蕭朱結綬王貢彈冠言相薦達也按育字次君博字子元。

尚禽

東漢逸民傳尚長字子平北海禽慶字子夏二人相善隱居安得中山信致書與尚禽尚或作向。

君班

東觀漢紀尹敏字幼季與班彪相厚每相與談對案不食晝即至暝夜即徹明。

荀李

司馬彪續漢書李膺性簡亮無所交接唯與同郡荀淑陳寔為友。

左杜

周宣王將殺其臣杜伯而非其罪伯之友左儒爭之於王九復之而王不許王曰汝何別君而異友也儒曰君道友逆則順君以誅友友道君逆則帥友以違君王怒曰易而言則生不易則死儒曰士不枉道以從死不易言以求生臣能明君之過以正杜伯之無罪王殺杜伯左儒死之。

見宦

朱陳

為式導騶

東漢范式字巨卿為荊州刺史友人孔嵩仲山家貧未變姓名傭為新野縣阿里街卒巨卿行部到新野縣選仲山為導騶迎巨卿巨卿把臂謂曰子非孔仲山耶吾昔與子

俱與長耕游息太學。吾蒙國恩致位牧伯，而子懷寶隱約，處于卒伍，不亦惜乎。仲山曰：俟棄長守于賤業，晨門肆志于抱關，予欲居九夷，不患其陋，貧者士之宜，豈為鄙哉。遂卿敕縣代仲山，仲山以先儒未竟，不肯去。

恥稱牧豕

陳祐年二十而孤，家貧，牧豕于長垣澤中。其父之友濮曰：二千石子而牧豕，縱子無恥，柰先君何。

並著名節

漢書：龔勝字君賓，龔舍字君倩，皆楚人。二人相友，並著名節，故時稱楚兩龔。

但說平生

蜀漢關羽與徐晃相友，及為將相拒，遙共語，但說平生，不及軍事。須臾，出令曰：得關羽賜金千斤。羽曰：是何言語。晃曰：是國事也。

仰德誦詩

詩話：馮道明謁羅陶，時陶為簡州牧，呵曰：與公素昧平生。道明曰：誦員外詩，仰員外德。遂吟曰：閑門客到常疑病，滿院花香未是貧。陶延之上坐，歡狎如平生友。

示心旌信

文選：青松示心，白水旌信。言朋友交固，引青松以示堅貞，指白水以表情性也。

停雲

晉陶潛有停雲篇，思親友也。

立雪

唐蕭至忠嘗與友人期街中，俄而雪下，人或止之，至忠曰：焉有與人期，畏雪不去。遂命駕徑往，立于雪中，深尺餘，期者方至。

不避風雨

漢書：朱博杜陵人，家貧，少時給事縣為亭長，好客，少年捕摔敢行，稍遷為功曹，伉俠好交，隨從士大夫不避風雨。是時前將軍蕭望之子育、御史大夫陳萬年子咸，以公卿子著材知名，博皆友之矣。又唐陸羽與人相期，雨雪不避。

不負言誓

東漢書：王嬰字仲豪，與范巨卿為友，推誠據信，不負言誓。

不離令名

孝經：士有爭友，則身不離於令名。

不出惡聲

樂毅書：古之君子交絕不出惡聲，忠臣去國不潔其名。

時請一言

晉衛玠遇有勝日，親友時請一言。

相與一笑

曹修與南都劉揖為友，嘗曰：艱難之際，頗懷朋友，何時相與抵掌一笑，滌我塵疴。

同病相憐

吳越春秋子胥河上之歌同病相憐同憂相救。

有過面責

隋秘書監劉子翼有學行性剛直朋友有過常面責之李百藥常稱劉四雖復罵人人終不恨。

賃舂定交

東漢吳祐為新蔡長時公沙穆來遊太學無資糧乃變服客傭為祐賃舂祐與語大驚遂定交于杵臼之間。

告糧定分

見義士

與分甘苦

晉元帝時庾袞為建武將軍家富于財時京兆韋泓喪亂之後又遭饑疫客遊洛陽素聞袞名依託之袞與分甘苦情若兄弟為之婚娶置宅與居又薦于帝以至顯官袞卒泓制朋友之服追趙武嬰杵之義終身。

能保始終

唐魏玄同與裴炎締交能保始終號耐久朋。

同門相友

漢鄭崇弟立與傅喜同門相友喜又薦崔少帝馬融與鄭玄同門相友吳周瑜字公瑾與孫策同年相友喜嘗因亂勸策徙家于舒推道南大宅舍策升堂拜母有無共之

異代相交

南史蕭允字叔佐為會稽丞經行延陵季子廟設蘋藻之

薦託異代之交為詩敘意辭理清要。

千里結言

范式少遊太學與汝南張劭元伯為友二人并歸鄉里式謂元伯曰後二年當過拜尊親至期元伯白母請為雞黍待之母曰二年之別千里結言爾何相信之審耶對曰巨卿信士必不乖違至日巨卿果到升堂拜母盡歡而別。

千里命駕

世說嵇康與呂安善每一相思千里命駕安後來值康不在子喜出戶延之不入題門上作鳳字而去。

泥塗友妻

東漢趙熹避赤眉兵以泥塗友人韓伯仲妻面載以鹿車。

身代友命

晉荀巨伯遠省友人疾值胡賊攻郡巨伯不忍去賊至謂巨伯曰大軍至一郡皆空汝何男子敢獨在此巨伯曰友人有疾不忍委之寧以身代友人之命賊知其賢乃旋軍

願交王丹

漢侯霸字君房欲交王丹霸子見丹下車拜丹答拜霸子曰大人方願交欲奈何拜小子丹曰君房有是言丹未許之也

求交胡質

魏將軍張遼與護軍武周有隙詣刺史溫恢求交胡質質辭以疾遼出遇質曰僕委心於君何以相孤如此質曰

古人之交多取知其心不貪奔北知其心不怯聞流言不信。方
可與終武伯南身爲壯士往者非軍稱不穀曰今困匪昵
遂未姻嫁如賓才學者能終好故不願也遂成其言復與
州平按伯南武周字也

憂闕備失

諸葛亮曰初交州平屢聞得失後交元直勤見啟誨幼宰
每言則盡僞度數有諫止雖資性鄙暗不能悉納然與此
四子終始好合亦足以明其不疑直言也按州平姓崔元
直徐庶字幼宰董和字偉度胡濟字

不變交生

白居易傷友詩昔年洛陽社貧賤相提攜今日長安道對
面隔雲泥近日多如此非君獨慘悽交生不變者唯聞任
與黎

善交

子曰晏平仲善與人交

神交

袁宏山濤傳陳晉阮籍嵇康並高才遠識少有與契
者濤初不識一與相遇便爲神交一說契若金蘭

淡交

莊子君子之交淡若水小人之交甘若醴

深交

隋楊玄感與李密爲深交

擇交

東漢郭泰適陳留則友符偉明遊太學則師仇季智之陳
則親屈德公入汝南則交黃叔度又魏郡原至陳則師鄭
子助穎川則宗陳仲弓汝南則交范孟博涿郡則親盧子
幹

番交

唐孟郊審交詩種樹須擇地惡土變木根結交若失人中
道生謗言君子芳桂性春濃寒更繁小人槿花心朝在夕
不存惟當金石交可與賢達論

奔走交

漢書何顒與陳蕃李膺袁紹結爲奔走之交

雲霞交

南宋謝朏不營當世與范泰爲雲霞交

桑麻交

杜詩雖爲尚書郎不及村野人憶詠桑麻交公侯爲等倫

道義交

宋胡憲與劉子翬劉致中爲道義交相與講學外無雜言

爾汝交

禰衡少與孔融作爾汝交時衡未滿二十而融已五十每
敬衡而忘其年也

貧賤交

宋弘曰貧賤之交不可忘

山水友

新語說徐雲谿谷先生與僧如滿為空門友平泉楚客為山水友劉夢得為詩友皇甫明之為酒友。

風雲契

唐沛千里風雲契謂遊宦相遇也又江淹曰袁炳與余有青雲之交非直啣杯酒而已。

折節不較

江表傳吳有程普頗以年長數凌侮周瑜瑜折節容下之終不與校普後自敬服而親重之乃告人曰與公瑾交若飲醇醪不覺自醉。

折位願交

韓愈著王仲舒碑公字弘中少奉母夫人家江南讀書著文其從為當時名公皆折官位行輩願與交

引見妻子

雲仙散錄杜甫每朋友至則引見妻子韋侍御退而使其婦送夜飛蟬以助粧飾。

拜告祖考

宣武盛事唐戴洪正每得密友一人則書于簡編焚香拜告祖考號金蘭簿

共隱滭陽

南陽翟道淵與汝南周子南少相友共隱于滭陽後庾太尉說周以當世之務周遂仕翟便志頗陛其後周詣翟翟不與語。

共入太白

隋杜淹隋書由與其友韋福嗣謀曰上好用隱民蘇威以此召得美官乃共入太白山克為不仕者文帝惡之徙之謫戍江表。

不交流俗

唐陸龜蒙不喜與流俗交雖造門不肯見。

不交權利

唐崔從善不交權利。

心期

文選中道遇心期按心期謂心約之友也。

冥契

劉孝標廣世說支道林自喪法虔之後精神阻喪風味轉墜常謂人曰冥契既逝發言莫賞中心蘊結余其亡矣去後數年支遁遂殞沒。

延于金谷

潘岳與石崇諂事賈謐每候其出望塵而拜謐開延賓館于金谷園號二十四友岳為之首次石崇左思陸機與弟雲劉琨與弟璵歐陽建杜彬王粹鄒捷崔基劉瓌周恢牽秀陳眕劉訥繆徵摯虞諸侯銓和郁韋[illegible]許猛杜育杜斌[illegible]附會于謐。

引入杏林

何點字子晳，與梁武帝有舊。詔以鹿皮巾召之，引入華林園，賜以詩酒，恩禮如舊。

流涕別子高

孔叢子曰：子高遊趙，平原君客有鄒文節者，與子高相友。及子高將還，鄒文節流涕交頤，子高徒揖手而已。

握手託蔣湋

宋黃庭堅崇寧初謫宜州，與零陵蔣湋相友善。時庭堅名在黨籍中，士夫畏禍，不敢往還，獨湋日陪杖屨。次年庭堅召還，未行疾革。湋往見，庭堅大喜，握手曰：身後事委君矣。及卒，湋為棺斂，具舟送還。

諷友侍母

宋王稚川調官京師，久留昌州，母老不歸。倩黃山谷和韻諷之，曰：三更歸夢常苦短，一寸客愁無奈多。慈母每占烏鵲喜，家人應賦扊扅歌。可謂盡朋友責善之義矣。

讓友改官

劉錡與李常友善。發運使揚佐欲薦常改官，常願先薦錡。佐曰：不見此風久矣。並薦之。

更相寄詩

唐元微之為御史，鞫獄梓潼。時白樂天尚書在都下，與名輩遊慈恩寺花下小酌，作詩寄微之曰：花時同醉破春愁，醉把花枝當酒籌。忽憶故人天際去，計程今日到涼州。元至褒城，亦寄遠遊詩曰：夢君兄弟曲江頭，也向慈恩寺裏

遊。驛吏喚人驅馬去，忽驚身已到涼州。千里神交，若合符契。朋友之道，不其至歟。

更相為傳

宋熙寧元豐間士大夫論天下賢者，必曰君實、景仁。其道德風流，足以師表當世；其議論可否，足以榮辱天下。二公相得懽甚，嘗曰：吾與子生同志，死當同傳，而天下之人亦無敢優劣之者。二公既約更相為傳，而後死者則誌其墓。故君實為景仁傳，其略曰：呂獻可之先見，景仁之勇決，皆予所不及也。仁宗時論立皇嗣，英宗時論濮安懿王稱號，神宗時論新法，其言若出一人，先後如左右手。故君實嘗謂人曰：吾與景仁兄弟也，但姓不同耳。君實，司馬光字；景仁，范鎮字。

堅如膠漆

東漢雷義字仲公，陳重字景公，相友善。義舉茂才，讓于重，刺史不許。義佯狂不應命。後同舉孝廉，同為尚書郎。語曰：膠漆自謂堅，不如雷與陳。

情如金石

范文正作王元之畫像序：昔王文正公居宰府二十年，未嘗見愛惡之迹，天下謂之大雅。寇萊公左右天子，邸戎狄，安社稷，天下謂之大忠。樞密馬公慷慨立朝，有犯無隱，天下謂之大直。此三君子，一代偉人，王公與二三子深相交，許情如金石，則公之友道可知矣。

訪友循州

宋巢谷字元修，四川眉州人。傳其父中學，舉進士。谷素多力，後棄其業，學古兵法，遊西邊，與河州將韓存寳善。後存寳坐罪死，谷匿迹江淮間，遇赦出。二蘇在朝，未嘗一見。及謫嶺海，谷往循訪轍，握手相泣，又欲往海南訪軾，至新州病死。轍聞哭之，失聲曰：谷于朋友之義，無愧高恭。惜不遇襄子，而前遇存寳，後遇予兄弟也。按循即今惠州府歸善縣也。

訪友臨川

元陳旅游京師，翰林侍講學士虞集見其所爲文，嘆曰：此所謂我老將休，付子斯文者矣。薦之，除國子助教，出爲江浙儒學副提舉，入爲應奉翰林文學，遷國子監丞。旅每感集爲知己，其在江浙時，集歸田已數載，欲爲問候，不計千里訪集于臨川。集感其來，留旬日而別，惓惓以斯文相勉。集每與學者語，必以旅爲平生益友也。

爲友求醫

宋侯可，字無可，華陰人，倜儻有氣節。少與申顔爲友，後顔病重，千里爲求醫，未歸而顔卒，目不瞑。人曰：其待侯君乎。且歛而可至，撫之，乃瞑。顔無子，不克葬，可辛勤百營，鬻衣相地，卒葬之。一日可自遠歸家，以窶告。適友人郭行扣門曰：吾父病，醫需錢百千，賣吾廬而不可售。可惻然，計囊中裝，略當其數，盡與之。關中稱賢。

爲友作僕

見主簿。

八友

南齊竟陵王子良傾意賓客，與范雲、蕭琛、任昉、王融、蕭衍、謝朓、沈約、陸倕並以文學見親，號曰八友。

十友

唐陸餘慶雅善趙貞固、盧藏用、陳子昂、杜審言、宋之問、畢構、郭襲微、司馬承禎、釋懷一，時號方外十友。又杜審言與李嶠、崔融、蘇味道爲文章四友。白樂天以詩酒琴爲三友，自作北窻三友詩。

著論矯時　已下西文

東漢朱穆，字公叔，著絕交論，言劉伯宗交道之薄，亦矯時而作也。

著論作詩

任昉字彥升，子四人：東里、西華、南容、北叟，皆無術業。兄弟流離，不能自振。久之西華着葛帔練裙，生平舊交，莫與相卹。道逢劉孝標，泫然矜之曰：我當爲汝作詩。乃著廣絕交論，以譏其舊交。一曰勢交，二曰賄交，三曰談交，四曰窮交，五曰量交。到溉見其論，抵几于地，終身恨之。

遂叛荆公

聞見錄：王荆公薦呂惠卿爲參知政事，既得位，遂叛荆公。

極詆元獻

少尊秋以士。

翻雲覆雨

杜甫貧交行。翻手作雲覆作雨。紛紛輕薄何足數。君不見管鮑貧時交。此道今人棄如土。

落穽下石

韓文公撰柳子厚墓誌。今夫平居相慕悅。酒食遊戲相徵逐。詡詡笑語以相取下。握手出肺肝相示。指天日涕泣。誓生死不相背負。真若可信。一旦臨小利害。僅如毛髮比。反眼若不相識。落陷穽。不一引手救。反擠之。又下石焉者。皆是也。此宜禽獸夷狄所不忍為。其人自視以為得計。聞子厚之風。亦可以少愧矣。

方寸山海

李白箜篌謠。攀天莫登龍。走山莫騎虎。貴賤結交心不移。惟有嚴陵與光武。周公稱大聖。管蔡寧相容。漢謠一斗粟。不與淮南舂。兄弟尚路人。吾心安所從。他人方寸間。山海幾千重。輕言託朋友。對面九疑峰。多花必早落。桃李不如松。管鮑已久死。何人繼其蹤。

肚裏荊棘

唐孟郊擇友詩。古人形似獸。皆有大聖德。今人表似人。獸心安可測。雖笑未必和。雖哭未必戚。面結口頭交。肚裏生荊棘

六角集九卷終

山堂肆考人品第十卷

○故人

論語。故舊不遺。則民不偷。朱敬則五等論。商鞅欺故友李斯因舊交

脫驂

禮檀弓。孔子之衛。遇舊館人之喪。入而哭之哀。出使子貢脫驂而賻之。子貢曰。於門人之喪。未有所脫驂。脫驂于舊館。無乃已重乎。夫子曰。予鄉者入而哭之。遇於一哀而出涕。予惡夫涕之無從也。小子行之。注云。駕車者中兩馬為服馬。兩旁各一馬為驂馬

遺馬

東觀漢記。杜林與馬援同里。素相親厚。援南方還。時林馬適死。援令子持馬一疋遺林。曰。朋友有車馬之饋。且可以備之。林受之。居數月。林遣子奉書曰。將軍內施九族。外有賓客。望恩者多。林父子兩人食列卿祿。常有盈餘。今送錢五萬。援受之。謂子曰。人當以此為法

不忘蓍簪

韓詩外傳。孔子遊於少原之野。聞有婦人哭於澤中。其哀。孔子使弟子問焉。對曰。向刈蓍薪。亡吾蓍簪。是以哀。孔子曰。刈蓍薪而亡蓍簪。有何悲也。對曰。非傷亡簪。吾所以悲。不忘故也。

不棄蹻履

賈子云。楚昭王與吳戰。楚軍敗。走。王忘其踦屨。已行三十步。王返取之。左右怪而問之。王曰。楚國雖貧。豈無一屨哉。吾悲其與俱出而不與之俱返矣。於是楚俗無相棄者。

贈以綈袍

史記。范雎為秦相。聞魏使須賈至。雎乃微行見賈。賈曰。范叔一寒如此哉。乃取綈袍贈之。後雎謂賈曰。公所以得無死者。以綈袍戀戀有故人之意也。按綈袍。綿絮衣也。

遺以紈扇

古今注。漢朱買臣。字翁子。為會稽太守。懷章綬至舍亭。而國人未之知也。舊知錢勃見其暴露。乃勞之曰。得無罷乎。遺以紈扇。買臣至郡。引為上客。故宋人四六云。綈袍贈范叔。猶有故人之情。紈扇遺買臣。終致上客之引。

飯以脫粟

漢公孫弘起家為丞相。食故人高賀以脫粟飯。覆以布被。賀怨曰。何用故人富貴為。脫粟布被。我自有之。怒而去。語人曰。弘內服貂蟬。外衣麻枲。內廚五鼎。外膳一餚。其詐也。弘聞之嘆曰。寧逢惡賓。不逢故人。

贈以生芻

被書遺 鄒長倩公孫弘之故人也。贈弘生芻一束。素絲一襚。撲滿一枚。書遺之曰。撲滿者。以土為之。當錢之具也。有入竅而無出竅。滿則撲之。士有聚而得不散者。將有撲滿之敗。可不戒乎。

虞卿周厄

綱目。秦王欲為應侯必報其仇。乃誘趙平原君至而執之。使謂趙王曰。不得魏齊首。吾不出王弟於關。齊窮。抵虞卿。卿棄相印。與偕亡走魏。信陵君意難見之。齊怒自殺。趙王取其首與秦。乃歸平原君。班固曰。游俠傳序。虞卿棄國捐君。以周窮交魏齊之厄。信陵無忌竊符矯命。戮將專師。以赴平原之急。是背公死黨之議成。而守職奉上之義廢矣。

范雲營喪

南宋范雲。字彥龍。好氣節。專赴人之急。少與領軍王駿善。駿亡。子官貧無宅居。雲乃迎喪還其家。躬營含斂。

封故人子

優孟。楚之樂人。楚相孫叔敖知其賢。善待之。叔敖死。其子窮困。逢優孟曰。我孫叔敖之子也。父且死。屬我貧困往見優孟。優孟曰。若無遠有所之。即為叔敖衣冠。抵掌談語。歲餘。莊王置酒。優孟前為壽。莊王大驚。以為孫叔敖復生也。欲以為相。優孟請歸與婦計之。三日復來曰。婦言慎無為楚相。如孫叔敖為楚相。盡忠楚王得以霸。今死。其子無立錐之地。負薪以自給衣食。如孫叔敖。不如自殺。於是莊王謝優孟。召叔敖子封之寢丘。

迎故人妻

孔叢子曰。郈成子自魯聘晉。過於衛。右宰穀臣止而觴之。陳樂而不作。酣飲而送以璧。成子不言。其僕曰。不辭何也。

成子曰夫止而觴我親我也陳樂而不作告我哀也送我以璧託我也由此觀之衛其亂矣行三十里而聞衛亂作右宰穀臣死之成子於是迎其妻子還隔宅而居之

收養友子

東漢處士樊英有鄰人子止英家每醉呴呼弟子陳寔問之英曰其父臨歿以相委屬故收養之

收斂友尸

劉宋竟陵王誕反廣陵范義為誕司馬宋克廣陵誕與義皆伏誅蔡興宗奉旨慰勞廣陵興宗與范義素善收斂其尸送歸豫章宋主謂曰卿何敢故觸王憲對曰陛下自殺賊臣自瘞故交何不可之有宋主有慚色

喜會故人

景差至蒲騷見宋玉曰不意重見故人慰此去國戀戀之心昨到夢澤嘗見楚山之碧眼力頓明今又會故人開心自見矣

囑為故人

漢朱買臣與同邑嚴助相善結為刎頸之交且約曰苟先貴毋相忘後買臣妻求去逐聽焉忽然嘆曰古人功業成于激發遂詣長安上書時嚴助已貴即謂曰吾幸先貴而故人猶寒如舊負約之罪鳴鼓難償矣乃囑吾丘壽王同薦于武帝後為會稽太守

引與共臥

見星

引與共榻

唐公劉踐天子位擢劉文靜為納言時多引貴臣共榻文靜諫不可帝曰我雖應天受命宿昔之好何可忘耶

追恩舊恩

漢書張安世兄賀幸于衛太子太子敗賓客皆誅安世為賀上書得下蠶室後為掖庭令而宣帝以皇曾孫收養掖廷賀視養拊循恩甚密焉及帝即位而賀已死賀子彭祖又少與上同席硯書指上追思賀恩封彭祖為陽都侯賜賀諡曰陽都哀侯賀有孤孫霸年七歲拜散騎中郎將賜爵關內侯

追思昔遊

魏王粲集文帝與吳質書曰昔年疾疫親故罹其災徐陳應劉一時俱逝痛可言耶昔日游處行則連輿止則接席謂百年可共相保何圖數年之間零落殆盡言之傷心頃撰其遺文合為一集觀其姓名已為鬼錄追思昔遊猶在心目而此諸子化為糞壤可復道哉徐陳應劉謂徐幹陳琳應瑒劉楨也又何晏還侍中主選曹宿與有舊者多擢用之

期友同食

吳起與故人期食不至終日不食故人來乃食

與友共衣

范史雲與同郡尹苞友善。二人居貧，出入共一單衣，到人門外，尹年長，常先著衣入，須臾出，解與雲。

終養呂公

漢樓護有故人呂公，無子歸護，護身與呂公、妻與呂嫗同食。及護家居，妻子頗厭呂公，護流涕責妻子曰：呂公故舊窮老，託我義所當奉。遂養呂公終身。

遠送臨賀

唐楊憑字虛受，為湖南觀察使，與客徐晦素厚善。後憑為中丞李夷簡所劾，謫授臨賀尉，姻友畏慎，無敢送者，獨晦送至藍田。故相權德輿言君送楊臨賀誠厚，無乃為累乎。晦曰：晦自布衣時，楊臨賀知我厚，方茲流播，寧忍無言而別。有如公異時為奸佞譖斥，晦敢自同於路人乎。德輿嘆其長厚。

孔李通家

孔融別集：融字文舉，年十歲，隨父至洛，聞漢中李膺清節直亮，慕之，欲往觀其人。門下不為通，融曰：我是公通家子孫。門下具白之。膺見融，問曰：君與僕何親？融曰：昔先君仲尼與君先人伯陽同德度義，而相師友，故僕與君亦累世通家也。膺與賓客大奇之。太中大夫陳煒後至，人以其語語之，煒曰：小時了了，大未必佳。文舉曰：想君小時必當了了。煒大踧踖。

崔柳通家

唐柳子厚送崔群序：予於崔君有通家之舊。

何袁世舊

何邵袁毅有累世之舊。

嚴杜世舊

唐書嚴武以杜甫世舊，待甫甚厚。

感舊詩

曹攄有感舊詩：富貴他人合，貧賤親戚離。廉藺門易軌，田竇相奪移。晨風集茂林，棲鳥去枯枝。今我唯困蒙，郡士所背馳。鄉人敦懿義，濟濟蔭光儀。對賓頌有客，舉觴詠露斯。臨樂何所嘆，素絲與路岐。

思舊賦

晉向秀字子期，河內懷人也。嘗與嵇康鍛於洛邑，與呂安灌園于山陽，收其餘利，以供酒食之費。後二人俱被戮，秀作思舊賦，序曰：少與嵇康、呂安居止接近，其人並有不羈之才。然嵇志遠而疏，呂心曠而放，其後各以事見法。余逝將西邁，經其舊廬。于時日薄虞淵，寒冰凄然，鄰人有吹笛者，發聲寥亮，追思曩昔遊宴之好，感音而嘆，作思舊賦云：瞻曠野之蕭條兮，息余駕乎城隅。踐二子之遺迹兮，歷窮巷之空廬。嘆黍離之愍周兮，悲麥秀於殷墟。

寵遇太過

初，唐玄宗微時，與姜皎親善，及誅竇懷貞等，皎預有功，由是寵遇特厚，出入臥內，至與后妃連榻宴飲，宋璟言皎權

寵太過，非所以安之。上以為然，下制曰：西漢諸將以權貴
不全，南陽故人以優閑自保，皆宜放歸田園，數封如故。援
南陽故人謂鄧禹李通賈復輩也。
契分愈密
裴寂歷晉陽宮監副，唐公時相厚之，及留守太原，契分愈
密。
不聽求官
唐裴垍為相，有故人求京兆尹判司，垍曰：公才不稱此官，
不敢以故人之私傷朝廷至公。
必與均禮
唐岑文本於生平故人，雖微賤必與均禮。又劉仁軌雖貴

頭接故舊如布衣時
攜手笑語
唐齊表微篤故舊，雖庸下必與攜手笑語。
傾身引接
隗囂歸天水，自稱西州上將軍，三輔士大夫避亂者多歸
之，遇故舊必傾身引接。
嫁故人女
唐嚴挺之重交遊，許與生死不易，嫁故人孤女數十人，當
時重之。又宋吳奎初與鄉人王彭年善，彭年客死于京師，
奎使長子為主喪事，周䘏其家，嫁其二女。
授故人官
孔帖：唐王頵與太宗有嚴子陵之舊，每擊禪為戲，仟帽為
歡。帝微時常戲頵曰：王頵抵老不作繭。及帝登極，而頵詣
帝，因奏曰：臣今日得作繭耶？帝笑曰：未可知也。召其三子
皆授五品官，頵獨不及，謂曰：卿無貴相，朕非為卿惜官也。
頵曰：朝貴而夕死可矣。時僕射房玄齡曰：陛下既有龍潛
之舊，何不試與之？帝與之三品，取紫袍金帶錫之。其夜卒。
大亮懷恩
隋末李大亮為賊所獲，同輩餘人皆死，賊帥張弼見而異
之，獨釋與語，遂定交於幕下。大亮既貴，每懷張弼之恩。貞
觀末，弼為將作丞，自匿不言。大亮遇諸塗而識之，持弼而
泣，悉推家產以遺之，弼辭不受。大亮言於太宗曰：臣有今

日之榮貴，張弼之力也，乞迴臣之官爵以授之。太宗即以
弼為中郎，俄遷代州都督。
李晟篤義
唐李晟篤分義，隆於故舊。
始賓匿王略
魏相州刺史中山王熙起兵討元乂，不克而死，傳熙首至
洛陽，親故莫敢視，前驍騎將軍刁整獨收藏之。熙弟略亡
抵故人河內司馬始賓，始賓與略轉依西河太守刁雙，匿
之經年。時購略甚急，略懼，雙曰：會有一死，所難遇者為知
己，死耳，願不以為慮。略固求南奔，雙乃使從子昌送略渡
江，梁封為中山王。

光庭納薛昭

唐房光庭任俠不拘小節。薛昭坐流放而投光庭，光庭匿之。既露，御史陸遺逼之急，光庭懼，乃見執政。詰之曰：公郎官，何為匿此人？光庭曰：光庭與昭有舊，途窮而歸光庭，且其所犯非大故，光庭得不納之耶？若擒以送官，居廟堂者復何以見待？執政義之，出為磁州刺史。

奏樂饗和靖

唐丘和靖與高祖有舊，後和靖入朝，詔其子師利迎之。及謁見，高祖為引入臥內，語平生，歡甚，奏九部樂饗之。

張蓋迎東坡

宋陳慥字季常。元豐二年，蘇東坡謫黃州，至岐亭，有白馬青蓋來迎，乃故人陳慥也。留三日，賦詩而別。

薦陳揖子為吏

東漢朱暉與同郡陳揖交善，揖早卒，有遺腹子友，暉常哀之。後司徒桓虞為南陽太守，召暉子駢為吏，暉辭駢而薦友。一時稱其義烈。

薦師魯子為官

聞見錄：韓魏公少善尹師魯，師魯以貶死，時子朴方襁褓，既長，魏公聞於朝，命之官，及公判北京，薦為屬，教育之如子弟。所為或有過舉，公掛師魯像哭之，朴亦早卒。

子厚故人

高齋詩話：宋章子厚嘗與劉子先有場屋之舊。子厚居京口，子先守姑蘇，以新醞洞庭春寄之，子厚答詩曰：洞霄宮裏一閑人，東府西樞老舊臣，多謝姑蘇賢太守，慇懃分送洞庭春。其後隔十年，子厚拜相，子先亦不通問，子厚寄書誚其相忘遠引之意。子先以詩謝曰：故人天上有詩來，責我疏愚喚不回。兩處共瞻千里月，十年不寄一枝梅。壓泥自與雲霄隔，駑馬難追德驥才。莫謂無心向門下，也曾終夕望三台。公得詩大喜，即召為宰屬，遷戶侍。

東坡故人

宋黎醇，字希聲，治春秋，蘇東坡之故人也，歐陽公亦喜之。

署門絕友　把下薄故舊

見大理卿。

陳陛延友

東漢隗囂使馬援往觀公孫述，援與述舊同里閈相善，以為既見當握手歡如平生，而述盛陳陛衛以延援入。

怒斬故人

陳勝既王，其故人嘗與傭耕者聞之，乃之陳，叩宮門曰：吾欲見勝。門吏不為通，勝出，遮道而呼，勝乃召見，載歸後宮，怒斬之，諸故人皆引去。

勢處故人

楊公筆錄：南宋向栁與顏峻善，及峻貴，栁猶以貧自守，不推先之。峻戒栁曰：名位不同，禮有異數，卿何得作曩時意耶？栁曰：我與士遜心期久矣，豈可以一旦勢利處之。既栁

為南廣郡，以義宣事敗，繫獄，屢密請峻相申救，峻竟不助之，柳竟伏法。

○太學生

東漢順帝陽嘉元年，以太學新成，試明經下第者補弟子，增甲乙科員一千人。

師事李膺

東漢符融遊太學，師事李膺。膺每見融，輒絕他賓客，聽其言論。融幅巾奮褎，談辭如雲，膺每捧手嘆息。

褎音宥

從學楊厚

漢任安，廣漢綿竹人，少遊太學，受孟氏易，兼通數經，行尚古道，又從同郡楊厚學圖讖，究極其術。

才高行美

東漢董班，宛人，少遊太學，事李固，才高行美。後固誅，奔赴哭泣，盡哀守尸不去，桓帝嘉其義，許送喪至。

學成行尊

唐何蕃，和州人，為太學生二十餘年，學成行尊，諸生不敢與齒。朱泚反，諸生將從亂，蕃正色叱之，故六館之士無受污者。韓愈為作傳。

泚音此又妻上聲

豈使遊談

東漢桓帝時，考城令王奐，以一月俸資仇香，使入太學。與符融比宇。融賓客盈室，香常自守。融謂之曰：今英雄四集，正志士交結之秋也。香正色曰：天子設太學，豈但使人遊談其中，即高揖而去。

更相褒重

東漢桓帝延熹中，太學諸生三萬餘人，郭泰、賈彪為其冠，與李膺、陳蕃、王暢更相褒重。學中語曰：天下模楷李元禮，不畏強禦陳仲舉，天下俊秀王叔茂。於是中外承風，競以臧否相尚，自公卿以下，莫不畏其貶議，屣履到門。

屣音洒

舉幡救鮑宣

漢司隸校尉鮑宣，字子都，以摧辱宰相，下廷尉。博士弟子王咸舉幡太學下，曰：欲救鮑司隸者會此。諸生會者千餘人。

詣闕訟皇甫

東漢桓帝時，宦官共譖皇甫規貨賂，舉羌令其文降，論輸左校。太學生張鳳等三百餘人，詣闕訟之，會赦歸家。注云：文降，言以文簿虛降，非實情也。

持劍祭父

漢張武，吳郡由拳人，父業為郡掾，送太守妻子還鄉，至河內，遇盜夜劫，業與戰死。武年幼，不及識父，後詣太學受業，常持父遺劍，至父亡處祭泣。太守第五倫嘉其行，舉為孝廉。遭母喪，過毀絕命。

扣閽留師

楊宏中，福州人，宋太學生。寧宗時，韓侂胄欲逐趙汝愚，而難其名，以秘書李沐嘗有怨於汝愚，引為右正言，使奏汝

忌以同姓居相位。將不利于社稷。遂竄汝愚于永州。祭酒李祥等連疏救爭。俱被斥。宏中曰。師儒能辨大臣之寃。而諸生不能留師儒之去。于誼安乎。乃與周端朝張衜林仲麟蔣傅徐範等六人。伏闕上書。乞寃李沐以謝天下。韓侂胄大怒悉送太平州編管。天下號為六君子。按衜仲麟範皆福州人。端朝溫州人。傅信州人。傅久居太學。忠鯁有聞。扣閽之事。皆其屬藁。

賈長頭

東漢賈逵字景伯自童時常在太學。身長八尺二寸。父徽受劉歆左氏春秋。逵傳父業諸儒語曰問事不休賈長頭。

秦長脚

宋秦檜初為太學生。號秦長脚。一日睡于窻下。有異人來詣檜。語其同舍郎曰。他日此人誤國害民。天下同受其禍諸君亦有效其手者。

觀書一覽即誦

唐蕭穎士。字茂挺。四歲屬文。十歲補太學生。觀書一覽即誦。

遊學十年不歸

宋餘杭洪皓。熙寧中遊太學。十年不歸。父已七十。寄皓詩曰。太學何蕃久不歸。十年甘旨誤庭闈。休辭客路三千里。須念人生七十稀。膝下雖無蘇子卯。篋中幸有老萊衣。歸期定約春前後。免使高堂賦式微。皓得詩南歸。因而去者

十有三焉。

送錢助娶

唐郭震字元振。少有大志。十六歲入太學。家送資錢四十萬。適有衰服者叩門。自言五世未葬。願假以治喪。元振舉以與之。無吝。亦不質其姓氏。同舍生薛稷請之。答曰濟人大事。何詰焉。

質衣市文

宋趙明誠。字德甫。妻李易安。平生與之同志。德甫在太學每朔望告歸。出質衣。取半千錢。步入相國寺。市碑文。及果實歸。夫妻相對咀嚼。展玩後連守兩郡。竭俸以事鉛槧。有窮天下古今奇字之志。所著有金石錄三十篇。行于世

頌雀

見校書郎。

題鴿

宋高宗好養鵓鴿。躬自飛放。太學諸生題詩曰。萬鴿盤旋遶帝都。暮收朝放費工夫。何如養取南來鴈。沙漠能傳二聖書。高宗聞之。即命補官。

元忠少檢

唐魏元忠為太學生。跌蕩少檢。

元亮抱才

見鴈塔。

戒寵更燃

東漢梁鴻少孤詣太學受業同房生先炊已呼鴻童子及熱釜炊鴻曰童子不因人熱者也滅竈更燃火。

入齋自焚

見忠臣。

乞斬思退

宋孝宗時太學生張觀等七十二人伏闕上書論湯思退及王之望等三人姦邪誤國鈎致敵人之罪乞斬三人以謝天下併竄其黨洪适罷公武而用陳康伯胡銓陳良翰王十朋金安節虞允文張栻等以濟大事。

請用李綱

宋欽宗時太學生陳東等千餘人上書于宣德門言綱奮勇不顧以身任天下之重所謂社稷之臣也請復用之詔以綱為尚書右丞京城防禦使。

上書攻似道

宋蔡京杭州人少有奇氣為人剛直不阿理宗時以太學生攻賈似道竄漳州宋亡隱歸富春山

杖策謁天祥

宋王炎午安福人名鼎翁為太學生督文天祥舉義兵乃杖策謁見舉以母憂家居洎天祥被執鼎翁為生祭文以速其死隱居不仕所著有吾汶稾

請朝壽皇

宋光宗制于李后久不朝重華宮會九月重明節羣臣連章請過宮不聽太學生汪安仁等一百八十人上書請朝不報按重華宮光宗父壽皇所居也。

請立康王

宋汪若海歙人未冠入太學靖康初金人侵擾詔求知兵者若海應詔又上書樞密使曹輔請立康王為大元帥擁兵鎮撫河北及二帝北行走謁康王于濟州。

詩嘲府尹

詩嘲學士

事見莊。

見翰林學士。

上書忤執政

宋劉黻溫州人淳熙中丁大全劾丞相董槐去國將奪其位時黻為太學生伏闕上書忤執政送南安軍安置歸別其母母曰為臣死忠以直被貶分也速行斷至南安盡取濂洛諸書摘其精切之語輯成書十卷名曰濂洛論語。

直言忤權相

宋陳之茂無錫人為太學生與張九成同廷對之茂以直言忤權相黜之九成舉第一因叩頭殿階曰陳之茂能言人所不敢言宜擢不宜黜高宗覽對凜然曰忠言也賜同進士出身調休寧尉以經學為諸儒倡

說折二凶

宋馮康國遂寧人為太學生負氣節苗劉之變張浚治兵

平江先遣康國一至杭州說折二凶。

請還二帝

徐揆。衢州西安人。以靖康初游太學。試開封為舉首。會欽宗詣金營不歸。揆乃詣南薰門。以書抵虜酋。責其敗盟。請還二帝。虜酋載揆至軍中。詰難。揆厲聲抗論。遂遇害。

心晒蔡京

見武科。

書論潛善

陳東。鎮江丹陽人。倜儻負氣。宋徽宗時太學生。率同舍生詣闕上書。請誅邪佞。命以官不受。高宗南渡。復上書極論黃潛善汪伯彥等。潛善等誣以括斥乘輿殺之。

應募使金

宋魏行可。建安人。建炎中。以太學生應募。假禮部侍郎使金。因留不遣。嘗遺金人書。斥其不戢自焚之禍。金人逼其仕。乃仰天號慟。飲鴆而死。

自獻說金

宋朱弁。徽州婺源人。弱冠入太學。建炎初。議遣使問安兩宮。弁奮身自獻。詔假吉州團練使。至雲中。見金粘罕。遊說甚切。粘罕不聽。弁復與書言用兵講和利害。而守節不屈。

論史嵩之起復

宋理宗淳祐三年。詔復史嵩之將作監。徐元杰太學生黃愷伯等百四十四人上書論之。不報。

頌徐元杰暴卒

宋史嵩之既去。元老舊德次第收召。杜範既入相。復延徐元杰。議政多所裨益。六月朔。元杰當入侍立。先一日謁范鍾。歸是夕熱大作。夜四鼓。指爪忽裂以卒。三學諸生相繼伏闕上言。皆指小人傾君子者。不過使之必于蠻煙瘴雨之鄉。今蠻煙瘴雨不在嶺海。而在朝廷。詔付臨安府鞫治。獄迄無成。劉漢弼亦以奸邪未盡屏汰為慮。未幾以腫疾暴卒。太學生蔡德潤等百七十有三人。復叩閽上書訟冤。詔給元杰家官田五百畝。緡錢五千。恤其家。

四俊

宋曹輔。字元象。穎昌人。元符三年。擢進士第。初與劉燾譚執柔劉正夫。在太學。號四俊。

三傑

宋何大正。大庾人。博通諸經。元祐間入太學。雖老師宿儒。莫不推遜。時稱上庠三傑。大正其一也。

考分三等

宋徽宗崇寧元年。蔡京請興學。貢士縣學生選考升諸州學。州學生每三年貢太學。考分三等。入上等補上舍。入中等補中舍。入下等補內舍。餘居外舍。諸州軍解額各以三分之一充貢。京又請建外學。乃詔即京城南門外營建。賜名辟雍。外圓內方。為屋千八百七十二楹。太學專處上舍內外生。而外學則處外舍生。士初貢至。皆入外學。經試補

入上舍內舍始得進處太學太學外舍亦令出居外學于是上舍至二百人內舍六百人外舍三千人

員增三千

魏王圭置五經博士增國子太學生員合三千人

山堂肆考人品第十一卷

○公子

春秋諸侯之子稱公子公子之子稱公孫公孫之子稱公族

佩金紫

東漢陰識傳恂恂尚奇傳鈕纍紫注云公侯皆紫綬金印龜紐

擊磬吹竽

晉左思詠史詩朝集金張館暮宿許史廬南鄰擊鐘磬北里吹笙竽

襁褓居榮位

抱朴子曰貴游子弟未免襁褓而加青紫之秩纔勝衣冠而居寵榮之位

襁褓補清官

唐李義府諸子雖襁褓皆補清官

出錢市果

東漢劉祐為郡主簿郡將少子出錢令市果實祐悉買紙筆書具與之白郡將云郎君年可入小學令但知傲狠遠近謂明府無過庭之教郡將因使就祐受經遂成學業

量金買花

古詩一量金上苑買花去走馬長陵沽酒歸

鬬雞

古詩。馬上執鞭三市闘、袖中携劍五陵遊。

香犬

唐李賀詩。綠香繡宋鵲。注云、宋鵲、犬名。繡犬而以香繡之。言貴游公子驕奢之習、猶莊子云、愛馬以筐盛矢也。

扶入珠帳

古詩。醉後佳人脫錦袍。美人扶入真珠帳。

捉打王鞭

唐僧貫休詩。自捧五色毬、迸入他人宅。却捉蒼頭奴、玉鞭打一百。

王門龍鳳

見名士。

謝庭芝蘭

晉謝玄與從兄朗、為叔父安所器。因戒約子姪曰、子弟亦何預人事、而正欲使其佳。玄曰、如芝蘭玉樹、欲使生于階庭耳。

班貂

晉左思詠史詩。鬱鬱澗底松、離離山上苗。以彼徑寸莖、蔭此百尺條。世冑躡高位、英俊沈下僚。地勢使之然、由來非一朝。金張藉舊業、七葉珥漢貂。馮唐豈不偉、白首不見招。

擎鶻

蜀王建僭位、遊龍華禪院、召僧貫休口誦近詩。時諸王貴戚皆侍坐。休欲諷之、因誦公子行曰、錦衣鮮華手擎鶻、閑行氣貌多輕忽。稼穡艱難總不知、五帝三王是何物。

唯存簪笏

見祖父祖母。

能彈琵琶

宋石介聖政錄。太祖曰、貴族子弟、但能在家彈琵琶、弄絲竹、豈能治民。

手不把書卷

白樂天悲哉行。沉沉朱門宅、中有乳臭兒。狀貌如婦人、光明膏粱肌。手不把書卷、身不擐戎衣。二十襲封爵、門承勳戚貴。春來日日出、服御何輕肥。朝從博徒飲、暮有倡樓期。手封還酒債、堆金選蛾眉。聲色狗馬外、其餘一無知。山苗與澗松、地勢隨高卑。古來無奈何、非獨君傷悲。

筆纔記姓名

顏氏家訓曰、士大夫子弟、恥涉農商、羞務工伎。射既不能穿札、筆則纔記姓名。飽食醉酒、忽忽無事。以此銷日、以此終年。或因世家餘緒、得一官半級、便自為足、全忘修學。及有吉凶大事、議論得失、蒙然張口、如坐雲霧。公私宴集、談古賦詩、塞默低頭、欠伸而已。有識傍觀、置身無地。何惜數年勤學、長受一生愧辱哉。

並諳舊事

南史。梁王淮之、字元曾。曾祖彪之、博聞多識、練習朝儀。自是家世相傳、並諳江左舊事、緘之青箱。淮之究識舊儀、問

無不對。世謂王氏青箱學。

堪為顯官

唐李德裕云，朝廷顯官，須公卿子弟為之。恭少習其業，目熟朝廷事，臺閣之儀，不教而自成。寒士縱有出人之才，固不能閑習也。

傅粉施朱

顏氏家訓，梁朝全盛之時，貴游子弟，多無學術。當時諺曰，上車不落則著作，體中何如則秘書。無不熏衣剃面，傅粉施朱，駕長簷車，躡高齒屐，坐棊子方褥，憑斑絲隱囊，列器玩於左右，從容出入，望若神仙。明經求第，則顧人答策；三九公讌，則假手賦詩。當爾之時，亦快士也。及離亂之後，朝

市遷革，銓衡選舉，非復曩者之親；當路秉權，不見昔時之黨。求之身而無所得，施之世而無所用。被褐而喪珠，失皮而露質，兀若枯木，泊若窮流，鹿獨戎馬之間，轉死溝壑之際。當爾之時，誠駑才也。

褒衣博帶

黃直卿述初堂記，始予識劉君正之於房山，正之年方十六七，予意其貴顯已三世，綺襦之習，粱肉之味，必有以動其心，成其質者。已而觀其貌，聽其言，察其行，則褒衣博帶，面巾苔屨，不見其瑤環瑜珥也；左圖右史，吟風弄月，不見其粉白黛綠也；高談抗論，動與世忤，不見其脂韋嫵媚與波上下也。

門戶無餘

唐李勣寢疾，謂弟弼曰，我見房杜平生勤苦，僅立門戶，遺不肖子蕩覆無餘。吾此諸子，今以付汝，謹察視之。其有志氣不倫，交游非類者，皆先撾殺之，然後以聞。

門閥不墜

宋李昉子宗諤，字武昌，七歲能屬文，耻以父任，由鄉舉第進士，授校書郎。真宗即位，拜起居舍人，知制誥，景德中為翰林學士，至右諫大夫，卒。真宗悼之曰，國朝將相，能以聲名自立，不墜門閥者，惟昉與曹彬家耳。

恐罹譴責

揮麈錄，宋沈義倫、盧多遜為相，其子起家即授水部員外

郎，後遂以為常。今之朝奉郎是也。呂文穆為相，當任子，奏曰，臣忝甲科及第，釋褐止受六品京官，況天下才能老于巖穴，不能沾寸祿者多矣。今臣男始離襁褓，膺此寵命，恐罹譴責，乞以臣釋褐時所授官補之。自是止受六品官，因為定制，以至今日。

不為驕侈

宋王文正公旦以儉約率勵子弟，使在富貴，不敢為驕侈。兒子輩欲求舉進士，公曰，吾嘗以太甚為懼，其可與寒士爭進。至其薨也，子素猶未官。

（ ）者冕

禮曲禮，人生十年曰幼，學；二十曰弱，冠；三十曰壯

有室。四十曰強而仕。五十曰艾服官政。六十曰耆指使。七十曰老而傳。八十九十曰耄。七十曰悼。悼與耄雖有罪不加刑焉。百年曰期頤。王制五十異粻。六十宿肉。七十貳膳。八十常珍。九十飲食不離寢。又五十杖於家。六十杖於鄉。七十杖於國。八十杖於朝。九十者天子欲有問焉則就其室以珍從。七十不俟朝。八十月告存。九十日有秩。五十不從力政。六十不與服戎。七十不與賓客之事。八十齊衰之事弗及也。五十而爵。六十不親學。七十致政。說文。七十曰耆。八十曰耋。九十曰耄。莊子曰。人上壽百歲。中壽八十。下壽六十。又曰百歲謂之大齊。

鑿井耕田

通曆帝堯之時有老人擊壤于路曰。吾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帝力何有于我哉。

披裘帶索

新序。榮丘先生行年七十。披裘帶索見孟嘗君。孟嘗君曰先生老矣。春秋高矣。多遺忘矣。何以教之。榮丘曰。噫。將使我追車而赴馬乎。投石而超距乎。逐麋鹿而搏虎豹乎。吾已死矣。何暇老矣。將使我出正詞而當諸侯乎。決嫌疑而定猶豫乎。吾始壯矣。何老之有。

九十為師

韓詩外傳。呂望行年五十。賣食棘津。七十屠于朝歌。九十乃為天子師。則遇文王也。

七十無妻

韓子迂評。齊桓公微服而行于民間。有鹿門稷者。行年七十而無妻。桓公問管仲曰。何以令之有妻。仲曰。上有積財則民貧乏于下。宮中有怨女則有老而無妻者。桓公乃令于宮中女子未嘗御者出嫁之。乃令男子年二十而室。女子十五而嫁。則內無怨女。外無曠夫。

不為甸徒

禮祭義。古之道五十不為甸徒。注云。君田獵則起其民為卒徒。故曰甸徒。五十始衰。故不供此役也。

不任公卿

漢武帝遣使徵龔遂。以年老不任公卿。拜為水衡都尉。東坡詩。棄官不得歸東郡。罷郡猶能作水衡。

色若孺子

莊子曰。南伯子葵問女偊曰。子之年長矣。而色若孺子何也。曰吾聞道矣。

貌似老嫗

漢蔡義。品人以明經給事大將軍幕府。昭帝召見說詩。擢光祿大夫。數歲為丞相。年八十餘。貌似老嫗。

賜金遣歸

見太子太傅

束車朝見

漢田千秋年老，上優之，朝見得乘小車入宮殿，號小車千秋。

音吐鴻暢

唐盧鈞為太子太師，帝元日大享含元殿，鈞年八十，升降如儀，音吐鴻暢，舉朝咨嘆。

年力康強

石林燕語：文潞公致仕歸洛，入對，時年八十矣。神宗見其年力康強，問卿攝生有道乎。潞公對曰：無他，臣但能隨意自適，不以外物傷和氣，不敢做過當事，上以為名言。

廉頗遺矢

見將帥。

高允墜車

後魏高允年漸期頤，志識無損，孝文以為光祿大夫。其年有事西郊，詔御馬車迎允就觀，馬忽驚奔，車覆，傷眉，帝遣醫療之。司駕將處重罪，允啓無恙，乞免其罪。先是，上命中黃門蘇興壽扶允，允嘗雪中遇犬驚倒，扶者大懼，允慰勉之，不以上聞。

之武退師

左傳三十年，晉侯秦伯圍鄭，佚之狐言于鄭伯曰：國危矣，若使燭之武見秦君，師必退。公從之。辭曰：臣之壯也，猶不如人，今老矣，無能為也已。公曰：吾不能早用子，今急而求子，是寡人之過也。許之。夜縋而出，見秦伯曰：秦晉圍鄭，鄭既知亡矣。若亡鄭而有益于君，敢以煩執事。越國以鄙遠，君知其難也，焉用亡鄭以陪鄰，鄰之厚，君之薄也。若舍鄭以為東道主，行李之往來，共其乏困，君亦無所害。秦伯說，與鄭人盟，使杞子逢孫楊孫戍之，乃還。

充國可將

見將帥上。

朝夕警我

衛武公年九十有五，猶箴儆于國，曰：苟在朝者，無謂我老耄而舍我，必恪共于朝夕，以警戒我。

風光屬公

見致仕。

老當益壯

馬援少以家貧，欲就邊郡田牧。兄況曰：汝大材，當晚成，良工不示人以朴，且從所好。遂之北地田牧，常謂賓客曰：丈夫為志，窮且益堅，老當益壯。

老尚堪行

唐李靖字藥師，嘗為相，以足疾就第。會吐谷渾寇邊，太宗謂侍臣曰：李靖能復起為帥乎？靖即往見房喬曰：吾雖老，尚堪一行。帝喜，以為西海道行軍大總管。

三世不遇

漢顏駟，文帝時為郎，至武帝，嘗輦過郎署，見駟龐眉皓髮，上問曰：叟何時為郎，何其老也？答曰：臣文帝時為郎，文帝好

文而臣好武景帝好美而臣貌醜陛下好少而臣年老是以三世不遇上擢拜會稽都尉

一事無成

唐薛逢老去也歌云惆悵人生不滿百一事無成頭雪白迴看幼累與老妻俱是途中遠行客匣中舊鏡照膽明昔故吾照曾驚我鬢未生朝巾暮櫛不自省老皮皺皺文縱橫老夫也爭奈何鼓酒盞唱短歌短歌未竟日已沒月映西南庭樹柯

倒行暴施

史記漢主父偃齊臨淄人也上書闕下武帝召見拜為郎中一歲中四遷至中大夫公卿皆畏其口賂遺累千金人

或說偃曰太橫矣偃曰臣結髮游學四十餘年身不得遂親不以為子昆弟不收賓客棄我我阨日久矣且丈夫生不五鼎食死即五鼎烹耳吾日暮途遠故倒行暴施之後拜為齊相遍召昆弟賓客散五百金予之數之曰始吾貧時昆弟不我衣食賓客不我內門今吾相齊諸君迎我或千里吾與諸君絕矣毋復入偃之門注云暴施言久困不得伸須當急暴行事以快意也暴或作逆

鐘鳴漏盡

見致仕

年老思鄉

東漢班超自以久在絕域年老思土上疏曰臣不敢望到酒泉郡但願生入玉門關帝乃徵還

年老憂國

見致仕

年迫日迫

馬援征五溪蠻謂友人杜愔曰吾受厚恩年迫日迫常恐不得死國事今獲所願甘心瞑目但畏長者家兒或在左右與從事殊難得調介介獨惡是耳

身老齒宿

唐世說李百藥字重規德林之子藻思沉蔚尤工五言太宗嘗製帝京篇命其繼和上嘆其精妙手詔曰卿何身之老而才之壯何齒之宿而意之新乎及懸車告老怡然自

得宋池梁山以詩酒自適

睢陽一老

漢應曜隱睢陽山中與四皓俱被徵曜獨不至時人語曰南山四皓不如睢陽一老

香山九老

香山九老與洛社耆英俱見致仕又李文公昉罷相後與張好問李運宋琪武允成吳僧贊寧魏石楊徽之宋昂思樂天九老之會欲繼其事為至道九老會蜀寇起不果又有杜衍與王渙畢世長朱貫馮平共五人為睢陽五老錢明逸為序朱光庭與[illegible]英師道梁宏[illegible]彥張叔達及布衣唐愈為元祐七老

八十校書

□□□字臣達位特進嵇心典籍年踰八十猶手自校紫
列宗謬誤門門按覽引納後進

七十充選

元魏尉元字苟仁世爲豪宗進位司徒元謝老詔曰尉元
游明根誼明允篤誠有世之賢也元以八十之年宜遐三
老之位明根以七十之齡可充五更之選

不知紀年

左襄三十年三月癸未晉悼公夫人食輿人之城杞者絳
縣人或年長矣無子而往與於食有與疑年使之年曰臣
小人也不知紀年臣生之歲正月甲子朔四百有四十五
甲子矣其季于今三之一也吏走問諸朝師曠曰七十三
年矣史趙曰亥有二首六身下二如身是其日數也士文
伯曰然則二萬六千六百有六旬也按每一甲子該六十
日師曠合之得七十三年古亥字二畫在上三人在下故
以二爲首以六爲身移下亥字二畫豎直身旁當爲身字
此是老人始生至今之數蓋以二首爲二萬六身爲六千
六百六十日也

未嘗識色

唐元德秀與族弟結哭之慟曰吾兄生六十年未嘗識女
色

□校本經

見女

手寫細書

唐沈麟字庭瑞年逾八十耳目猶聰明手寫細書二三係
滿數十篋按麟唐末進士彬之子嘗學道于王笥山棲尸
解去

李嶠龜息

唐袁天罡與李嶠同宿袁聽嶠息在耳中賀曰郎君必貴
此龜息也

裴度龍鍾

劇談錄裴晉公微時羈遊洛中一日策蹇驢上天津橋時
淮西不庭已數年矣有二老人倚柱立曰蔡州何時得平
見晉公愕然而退有僕夫在後聞其語曰適憂蔡州未平
須得此人爲將僕以告公公曰見我龍鍾故相戲耳

榆年

漢孟嘗傳年歲有訖桑榆行盡注云謂日將盡在桑榆間
言晚景也

嵫景

江淹詩屬我嵫景半賞爾若光初按嵫景崦嵫之景若光
若木之光一喻老一喻少也

九十杖鉞

宋太師文彥博乞致仕不允批答曰昔師尚父九十杖鉞
東旌猶未告老此諸葛元遜所以屈張昭也衛武公百年

循警戒于國曰。無以老耄而捨我。此左史倚相所以誨申公也。今鄉壽異康寧。而退託衰病。自求引去。獨不念天下之士有如彼二子者。議其後乎。

八十書屏

宋劉韶之曰。富韓公年八十。書座屏云。守口如瓶。防意如城。

十日一賜食

漢孔光拜太師。平帝詔十日一賜食。賜太師靈壽杖。令為省中位坐設几。入省用杖。

一月兩經筵

宋哲宗元祐中。文彥博致仕居洛。司馬光言其宿德元老宜起以自輔。太后將用為三省官。言者以為不可。乃命平章軍國重事。六日一朝。一月兩赴經筵。班宰相上。恩禮甚渥。時彥博年已八十一矣。

馮唐為郎

史記馮唐。其大父趙人。父徙代。漢興徙安陵。唐以孝著。為中郎署長。事文帝。文帝輦過問唐曰。父老何自為郎。家安在。唐具以實對。後武帝立。求賢良舉馮唐。唐時年九十餘。不能復為官。乃以唐子遂為郎。遂字王孫。亦奇士也。

子儀為帥

容齋隨筆。郭子儀年八十餘。猶為關內副元帥。朔方河中節度使。不求退身。竟為德宗所罷。

精爽不衰

北魏世祖兼郎伍。以羅結為侍中。結時年一百七歲。精爽不衰。世祖以其忠愨。親任之。使為長秋卿。監典後宮。出入臥內。年一百一十歲。乃聽歸老。朝廷每有大事。遣騎訪焉。又十年乃卒。

進取彌銳

唐中宗以唐休璟同三品。休璟年八十餘。進取彌銳。

為造腰輿

見太子侍讀。

不煩樞務

宋太平興國八年。趙普罷為武勝軍節度使。帝作詩餞之。賜宴長春殿。普奉詩泣曰。陛下賜臣詩。當刻石與臣朽骨同葬泉下。帝為之動容。翌日帝謂宰相曰。普有功國家。朕昔與游。今齒髮衰矣。不欲煩以樞務。擇善地處之。因以詩道意。

所竊已過

蜀宗預為鎮軍大將軍。諸葛瞻初統朝事。車騎將軍廖化欲與預共詣瞻。預曰。吾年踰七十。所竊已過。但少一死。何求于年少輩而屑屑造門耶。

餘生飽地

宋高宗紹興十四年。徙趙鼎於吉陽軍。鼎謝曰。白首何歸悵餘生之無幾。丹心未泯。誓九死以不移。秦檜見曰。此老

偈張襍昔

錢朗顏童

錢朗南昌人讀書西山以五經登科仕唐累官光祿大夫鏐音留文帝朝隱歸廬山得補腦還元之術錢鏐延至杭禮之如師玄孫數人皆以明經為縣宰已皓首矣而朗顏貌猶如童子一日語家人曰我適為上清所召今去矣俄氣絕數日顏色如生時年一百七十餘歲

喬琳耳聵

唐喬琳衰老耳聵上或時訪問應對失次

年老寫經

見司業。

年老及第

宋梁顥字太素年八十二狀元及第謝啓云皓首窮經少伏生之八歲青雲得路多太公之二年

猶知管任

世說山公以器重朝望年踰七十猶知管時任

不復事人

梁震唐末登進士第高季興愛其才欲留之震退而築室洲上被鶴氅稱荊臺隱士曰吾老不復事人矣

伯始練事

東漢胡廣字伯始為三公時年已八十而心力橋壯練達事體

公度攝生

柳公度善攝生年八十餘有強力嘗云吾初無術未嘗以氣海煖冷物熱生物及不以元氣佐喜怒耳

山堂肆考人品第十二卷

○神童

世言早慧者，大夫必佳。自孔文舉小時，大中大夫陳韙已有是語，然未必然。蓋人性穎脫者，則易為善，亦易為惡，在所以養之耳。後人不論所養，而槩辱其早慧，可惜哉。

甘羅使趙

史記：甘茂孫甘羅年十二，事文信侯呂不韋。文信侯使張唐往相燕，欲與燕共伐趙以廣河間之地。唐辭不可行。甘羅請行之。文信侯言于始皇，使甘羅于趙。趙襄王郊迎羅。因說趙王割五城以廣河間。甘羅還報秦，乃封羅為上卿，復以甘茂田宅賜之。

奇化阿

劉向新序：子奇齊人，年十八，齊君使主東阿，阿縣大治。

往說項羽

史記：項羽東行擊陳留外黃，外黃不下。數日已降，項王怒，悉令男子十五已上詣城東，欲阬之。外黃令舍人兒年十三，往說項王曰：彭越彊劫外黃，外黃恐，故且降，待大王。大王至，又皆阬之，百姓豈有歸心。從此以東，梁地十餘城皆恐，莫不肯下矣。項王然其言，乃赦外黃。

竊隨鄧當

蜀漢呂蒙，字子明，年十五六，竊隨姊夫鄧當擊賊，當回見

大驚，呵叱不能止。歸以告蒙母，母怒欲罰之。蒙曰：貧賤難居，設若有功，富貴可致。不探虎穴，安得虎子。

世謂終童

漢終軍，字子雲，濟南人。武帝時年十八，歲選為博士弟子。後除諫議大夫，願受長纓以羈南越王頸致之闕下。時年二十餘，世謂之終童。

拜號孫郎

吳孫策年少，領父舊兵，時號孫郎。

不狎儕倫

東漢王充，字仲任，為兒時不妄狎儕倫，不掩雀捕蟬。

專對賓客

東漢馬援子客卿，幼岐嶷，六歲能應接諸務，專對賓客。援甚奇之，以為有將相器。

願師郭泰

東漢陳國童子魏照，請于郭泰曰：經師易遇，人師難遭，願在左右供給灑掃。

欲齊莊周

世說：孫齊由、齊莊二人，小時詣庾公，庾公問齊由何字，答曰：字齊由。公曰：欲何齊耶？曰：齊許由。齊莊何字，答曰：字齊莊。公曰：欲何齊耶？曰：齊莊周。公曰：何不慕仲尼而慕莊周？答曰：聖人生知，故難企慕。庾公大喜。又庾國客諸孫，適值往，見齊莊在，庾試之曰：孫安國何在？即答曰：在庾稚恭家。庾

大笑曰諸孫太盛有兒如此又答曰未若諸庾之翼翼還
語人曰我故勝得重與奴父名按奴由孫楷字秀莊孫放
字齊莊次二子也安國盛字盛嘗為監軍故曰孫監國寧
庾翼字稚恭亮之字也

善習弓矢

有窮之君曰羿姓偃五歲時父母與之入山處之木下以
待蟬鳴還欲取之而羣蟬俱鳴遂捐而去羿為山間人所
養年二十善習弓矢仰天嘆曰我將射四方楚有孤父者
生于楚之荊山生不見父母為兒習用弓矢所射無脫羿
從之學盡傳其道按此羿乃逢蒙學射之羿非堯時射日
之羿也

善觀卜相

漢書張禹字子文明為兒時數隨家至市善觀于卜相者前
久之頗曉其別蓍布卦意

王佐才

唐齊澣字洗心年十四見李嶠嶠稱其有王佐才

宰輔重

南史徐勉字修仁宗人孝嗣見之嘆曰此所謂人中之騏
驥必能致千里王儉常目之曰此子非常器也每稱其有
宰輔量

乘風破浪

見兄弟

穿山築池

梁阮孝緒幼有至性與羣兒游戲便以穿山築池為樂及
冠父誡之曰三加彌尊成人之始宜思自勗以庇余躬孝
緒答曰願迹松子于瀛洲追許由于窮谷庶保促生以免
塵累自是屏居一室雖家人亦罕窺其面

讀書五行並下

東漢應奉字世叔自為兒時及長凡所經履莫不暗記讀
書五行並下梁昭明太子亦同

試賦五篇立成

宋楊大年年十一以童子召對試詩賦五篇下筆立成太
宗喜送中書再試執政令賦喜朝金闕詩有願秉忠貞節
終身立聖朝之句

鼠獄

史記張湯杜人也其父為長安丞出湯為兒守舍還而鼠
盜肉其父怒笞湯湯掘窟得盜鼠及餘肉劾鼠掠治傳爰
書訊鞫論報并取鼠與肉具獄磔堂下其父見之視其文
辭如老獄吏大驚遂使書獄注云傳考證驗也爰換也古
者重刑嫌有愛惡故移換獄書使他官考實之故曰傳爰
書也書獄謂決獄之書若律令也

雞碑

晉戴逵字安道總角時以雞卵汁溲白瓦屑作鄭玄碑又
為文而自鐫之詞麗器妙時人莫不驚異故唐丁用晦芝

因錄序有學慚鼠獄智之雞碑之句鼠獄即張湯兒至
雞碑宋人又引宣室志云唐元和初裴晉公征吳元濟至
境上因發地得石刻上有讖曰井底一竿竹竹色深深綠
雞未肥酉未熟淮車兒即且須縮有解者曰雞未肥無肉
也去肉為己酒未熟無水也去水為酉破賊在己酉也後
蔡果在是日所謂雞碑蓋用此耳。

預玄文

揚子法言吾家童烏九歲預吾玄文按童烏子雲子也後
童烏卒竟無子

讀孝經

唐獨孤及字至之河南人為兒時讀孝經父試之曰兒志

何語對曰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宗黨奇之天寶末舉有
道高第

賦雀

南北朝顏歡字景怡年七八歲父使田中驅雀歡作黃雀
賦而歸雀食田中稻過半父怒欲撻之見賦乃止。

詠鷹

鉉音玄

唐崔鉉為兒時隨父元略訪韓晉公滉滉指架上鷹令詠
焉吟曰天邊心膽架頭身欲擬飛騰未有因萬里碧霄終
一去不知誰是解縧人滉曰此兒可謂前程萬里也□慶
三年登第九居廊廟三擁節旄封魏國公

各賦一物

驃音票

吳文士傳吳郡張純有清才與同郡張儼朱異俱童少往見
驃騎將軍朱據據聞三人才名欲試之曰三賢所顧老鄙
為慰然甚矣其為我各賦一物然後坐純賦席曰席為冬設
簟為夏施揖讓而坐君子攸宜儼賦犬曰守則有威出則
有獲韓盧宋鵲書名竹帛異賦弩曰南岳之幹鍾山之銅

隼音筍 墉音庸

應機命中獲隼高墉三人各賦成而後坐據大笑悅枚純
字元基儼字子節異字季文據字子範。

各呼四聲

唐楊縮字公權四歲時嘗因夜宴客舉令各舉座中一物
以四聲呼之眾皆未言縮應聲指鐵掛曰燈盞柄曲聞者
嘆異

方朔擊劍

漢東方朔曰臣少失父母長養兄嫂十三學書三冬文史
足用十五學擊劍按方朔字曼倩平原人。

傳虞累棋

見父

領兵有功

吳張昭弟子奮年未二十作攻城大攻車步騭薦之昭不
願謂奮曰汝年尚少對曰童汪死難子奇治阿奮雖不才
年不為少也遂領兵遂有功

雷文中律

宋某學字叔原幼而穎悟不好戲弄讀書一入□□

蔡伯喈嘗歎翌甫十歲屬文比事中律呂又傳裝弄為不
好弄王潜夫不喜兒弄。

安事治室

見志士

奚用觸蕃

唐楊收字藏之七歲而孤母親授經十三通大義善屬文。所賦輒就里人造門觀賦詩至徙啟其藩收劇之曰爾非羸角者奚用觸吾藩

食棗取小

東漢孔融字文舉兄弟七人嘗共食梨棗輒引小者人問其故答曰我小兒法當取小。

見李知苦

晉王戎字濬仲年六七歲與羣兒戲見當路有李子羣兒競取戎獨不取曰李當路而子繁必苦李也驗之果然。

竊事學問

漢王尊少孤歸諸父使牧羊澤中尊竊書學問能書盡年十三求為獄小吏又數歲給事太守府問詔書行事應對如流太守奇之

倒誦案牘

唐盧莊道年十三造于父友高士廉士廉以故人之子引坐會有獻書者莊道竊視之請士廉曰此文莊道所作士廉甚怪之曰後生何輕薄之甚莊道請誦之果通從誦倒誦又通士廉稍歎之良久莊道謝曰此文實非莊道所作向窺記之耳士廉即取他文及案牘試之一覽倒誦并呈己作文章上聞具以聞太宗召見策試第六擢河池尉滿後制舉擢甲科召見太宗識之曰此是朕小兒即授長安尉

彭脩義士

東漢彭脩字子陽年十五父為盜所劫脩乃拔刀持盜師曰父辱子死盜師曰此童子義士也辭謝而去。

任延聖童

東漢任延字長孫十二明詩易春秋顯名太學號任聖童又唐孫思邈京兆人弱冠善談老莊兼綜釋典及百家之說洛州總管獨孤信見其年少異之曰聖童也顧器大難為用耳。

鳳雛

見兄弟

龍文

北齊楊愔字遵彥六歲受史書十一受詩易從兄昱謂人曰此兒駒齒未落已是我家龍文更十歲後當求之千里外。

賣曆

梁傅昭字茂遠隨外祖袁覬於朱雀航賣曆日袁為雍州刺史嘗一日來茂遠許茂遠讀書自若神色不改雍州曰

此兒神情不凡，必是佳器。

展書

唐白居易始生七月，能展書，姆指之無二字，雖試百數不差。十七登進士第。

秤象

魏鄧哀王沖，字倉舒。兒時智甚若成人。時孫權致大象于操，操欲知其輕重，不可得，群臣以下莫有對者。沖年方九歲，乃曰：載象于舟，刻其水痕所至，秤他物較之，即知其輕重矣。操大奇之。操有三子：曹彰、曹植、沖，少子也。彰字子文，封任城王。

鬪鵞

世說：桓南郡為兒時，與諸從兄各養鵞共鬪。南郡鵞每不如，甚以為忿，乃夜往鵞欄間，取諸兄弟鵞悉殺之。既曉，家人咸以為怪，以白車騎。車騎曰：無所致怪，當是南郡戲耳。問果如之。按南郡，桓溫子玄也，封南郡公。車騎，溫弟沖也，為車騎將軍。

諫罰老翁

世說：謝奕作剡令，有一老翁犯法，謝以醇酒罰之，乃至過醉而猶未已。太傅時年七八歲，著青布袴，在兄膝邊坐，諫曰：阿兄，老翁可念，何可作此。奕改容曰：阿奴欲放去耶？遂遣之。按太傅謂謝安，奕字無奕，安之兄也。

哭送故吏

世說：桓宣武薨，桓南郡年五歲，服始除。桓車騎與送故文武別，因指語南郡曰：此皆汝家故吏佐。玄應聲慟哭，酸感傍人。車騎每自目己坐曰：靈寶成人，當以此坐還之。鞠愛過於所生。靈寶，南郡公玄小字。

楊修答果

世說：梁國楊氏子九歲，甚聰慧。孔君平詣其父，父不在，乃呼兒出，為設果。果有楊梅，孔指以示兒曰：此是君家果。兒即答曰：未聞孔雀是夫子家禽。按楊氏子謂楊修，字德祖。君平，孔坦字。

德延賦蕉

路德延數歲能詩，嘗賦芭蕉：葉如斜界紙，心似倒抽書。又吳陸績年六歲，謁見袁術。術出橘，績懷三枚，因拜辭墜地。術曰：陸郎何得作賓客而懷橘乎？績跪答曰：將以遺母。術甚奇之。

令兼記室

梁宗懍字元懍，少聰敏，好詩書，語輒引古事，鄉里呼為小兒學士。梁元帝鎮荊州，謂劉之遴曰：貴鄉多士，謂我舉一少年。之遴以懍應，即令兼記室。所撰有荊楚歲時記。

授校書

唐楊炯中童子科，授校書郎，年十一，待制弘文館。

神悟夙成

晉謝尚，字仁祖，八歲神悟夙成。父鯤攜之送客，或曰：此兒

一座顏回。尚應聲曰：座無仲尼，焉別顏回。席賓莫不感嘆。
神采秀徹
晉王戎幼而穎悟，神采秀徹，視日不眩。又謝安四歲，桓彝見而嘆曰：此兒風神秀徹。樂彥輔八歲，夏侯玄謂其父方曰：廣神姿朗徹，終為名士。
十二補中書
元魏祖瑩字元珍，范陽人。年十二為中書學生。聰敏甚盛，內外親屬呼為聖小兒。
十二補國子
南史謝幾卿，靈運曾孫超宗之子。十二補國子生。齊文慧太子自臨策試，幾卿辭釋無滯，大見稱賞。
七歲誦湯誓
宋高定，是貞公郢之子，小字董二。年七歲時，讀尚書至湯誓，臨問父曰：奈何以臣伐君？貞公答曰：應天順人。何云伐耶？對曰：用命賞于祖，不用命戮于社，豈順人乎？貞公異之，無以答。
九歲讀漢書
唐王勃字子安，九歲得顏師古注漢書讀之，作指瑕以摘其失。十三作滕王閣序。
專席獨立
魏何晏字平叔，武帝納其母，平叔少養于魏宮，至七八歲，慧心天悟，形貌絕美，武帝欲以為子，每扶作遊觀，令與諸

子長幼相次，平叔微覺其意，坐則專席，行則獨立。或問其故，答曰：異姓不相貫。一說晏在宮內，武帝欲以為子，晏乃畫地令方，自處其中。人問其故，答曰：何氏之廬也。帝知之，即遣還。
枕石漱流
晉張先祿永嘗攜內外孫遊武丘山，顧正理時年數歲，先祿撫之曰：兒欲何戲？答曰：兒正欲枕石漱流。
誦王羲之書
魏宗室元順字子和，任城王澄之子也。九歲師事樂安陳豐，初書王羲之小學篇數千言，晝夜誦之，旬有五日，一皆通徹。豐白文宣曰：豐十五從師，迄于白首，耳目所經，未見其比。江夏黃童，不得無雙矣。文宣笑曰：藍田生玉，何容不爾。按文宣任城王諡。
誦左太沖賦
隋李德林字公輔，幼聰敏，年數歲，誦左思蜀都賦，十餘日便皆通利。高隆之見而嗟嘆，遍告朝士云：若假其年，必為天下偉器。
人服機穎
隋李百藥字重規，年七歲時，中書舍人陸乂嘗過其父德林，有讀徐陵文者云：刈琅邪之稻。坐客並不識其事。百藥進曰：春秋傳稱鄅人藉稻。杜預注云：鄅國在琅邪開陽縣。人皆服其機穎。

客許敦龐

宋黃相字小德，山谷子，生母出于微賤，故山谷詩云：解衣沿大論，不妨無外家。東坡次韻云：名駒已汗血，老蚌空泥沙。山谷在黔中，與王廬州帖曰：小子相今年十四，骨相差厖厚。又詩：小兒未可知，客或許敦龐。

了無遽容

東漢孔融被收，中外惶怖。時融兒大者九歲，小者八歲，二兒故琢釘戲，了無遽容。融謂使者曰：冀罪止于身，二兒可得全。不兒徐進曰：大人豈見覆巢之下有完卵乎？尋亦收。

了無恐色

世說：魏明帝于宣武場上斷虎爪牙，縱百姓觀之。王戎七歲亦往觀，虎攀欄而吼，其聲震地，觀者無不辟易顛仆，戎湛然不動，了無恐色。

封倫議略

見留規。

嘉隱聰明

唐賈嘉隱年七歲，以神童召見。時太尉長孫無忌、司徒李勣于朝堂立語，戲謂嘉隱曰：吾所倚者何樹？對曰：松樹。勣曰：此槐也，何忽言松？對曰：以木配公，則為松耳。無忌連問之曰：吾所倚者何樹？嘉隱曰：槐樹。無忌曰：汝不能復矯對耶？嘉隱應聲曰：何須矯對，但取其以鬼配木耳。勣曰：此小兒作獠面，何得如此聰明？嘉隱又應聲曰：胡面尚為宰相，

獠面何發聰明？以勣狀貌類胡，故云。

當致高名

世說：宣帝孔父[illegible]作南平郡功曹，太守胡之避司馬無忌之亂，置郡于豐陰，是時孔十歲，胡之出嘗于籬中窺見而異焉，謂孔父曰：此兒當致高名。

頗有異望

宇文衍字[illegible]以嘗在隊伍中，頗有異人之望。五歲時祖太保嘗見之曰：此兒神爽聰慧，與衆大異。吾年老，不及見耳。[illegible]子名衍、侗二子，璞與玠也。

折草為旌旗

六朝周宇文深，幼時為兒戲，累石為營壘，折草為旌旗。父曰：此兒必為良將。後仕為大將軍。

坐石為隊伍

五代錢鏐，字具美，臨安人。里中有大木，鏐幼時與羣兒戲木下，鏐坐大石，指麾羣兒為隊伍，號令有法，羣兒皆憚之。及壯，無賴，不喜事生業，販鹽為盜。

絕孔郎能詩

洛陽楊岱有至行，同縣[illegible]始以書薦于尹，曰：卑絕孔郎能詩。洛陽兒曹壯于宋者皆出其下。唐駱賓王七歲能誦

宋盧[illegible]文十歲能詩

總角為成器

世說：冀州刺史楊準二子喬與髦，俱總角為成器。準與裴

顏樂廣友善，遣見之。顧性弘方，愛喬有高韻，謂准曰：喬當及卿，髦小減也。廣性清純，愛髦有神檢，謂准曰：喬自及卿，然髦尤精出。准笑曰：二兒之優劣，乃裴樂之優劣。

歸責盛允

東漢黃琬，字子琰，江夏安陸人。年方七歲，時司徒盛允有疾，琬祖大尉瓊遣琬候問。會江夏上蠻賊事于司徒府，允發書視畢，微戲子琰曰：江夏大邦而蠻多士少。子琰奉手對曰：蠻夷猾夏，責在司徒。因拂衣辭去。

追步惠連

陳書：謝貞，字元正，八歲為閑居詩，從舅尚書王筠奇其詩有佳致，謂所親曰：此兒當大成。至如風定花猶落之句，追步惠連矣。

毋嗟早就

陳徐陵，字孝穆，光宅寺慧雲法師每嗟其早就，謂之顏回。

不求早成

魏司馬朗，字伯達，年九歲，有人道及其父字者，朗曰：慢人親者，不敬其親者也。客謝。後舉童子科，監試者以其身體壯大，疑其匿年。朗曰：朗之內外累世長大，朗雖稚弱，無仰高之風，損年以求早成，志不為也。

賦水碓

晉僧陶，字季雅，錢唐人，以墳典自娛。嘗曰：聖賢備在黃卷中，捨此何求。年十三，作鷗鳥、水碓二賦，見者奇之。

碓音隊

賦土爐

唐孫逖，博州人，屬思警敏，年十五，見雍州長史崔日用，令賦土火爐，援筆成篇，理趣不凡，日用駭嘆，遂與定交。

思夢

世說：衛玠總角時，問樂令夢，樂云：是想。衛云：形神所不接而夢，豈是想耶？樂云：因也。未嘗夢乘車入鼠穴、擣齏噉鐵杵，無想無因故也。衛思因經日不得，遂成病。樂聞，故命駕為剖析之，衛即小差。樂嘆曰：此兒胸中無膏肓之疾。

談玄

晉謝朗與子玄弟為叔父安所器重，博涉有逸才，總角時與林道人談玄理。又梁書：明山賓，字孝若，僧紹之子，七歲能談玄理。

不顧父友

世說：陳太丘與友期行，期日中，過中不至，太丘舍去，去後乃至。元方時年七歲，門外戲，客問元方：尊君在否？答曰：待君久不至，已去。友人便怒曰：非人哉！與人期行，相委而去。元方曰：君與家君期日中，日中不至，是無信；對子罵父，是無禮。友人慚，下車引之，元方入門不顧。

不拜父黨

魏常林，字伯槐，年七歲，父黨造門，問曰：伯先在否？何不拜？林曰：臨子字父，何拜之有。咸大奇之。

可為人師

東漢荀爽字慈明十二通春秋論語太尉杜喬見而稱之曰可為人師。

當為國器

隋高孝基見房玄齡語裴矩曰僕閱人多矣未有如此郎者。當為國器但恨不見其聳壑昂霄耳玄齡字喬孝基隋誅之子。

辭醉先臥

初晉王敦從子允之方總角。敦愛其聰警常以自隨敦嘗夜飲允之辭醉先臥敦與錢鳳謀為逆允之悉聞其言即於臥處大吐衣面並汚鳳出敦果舉火照視其允之臥于吐中。不復疑之會其父舒拜廷尉允之求歸省悉以其謀白舒舒與王導俱啓帝。陰為之備。

侍疾不眠

顗音以

南史袁君正字世忠祖顗父昂陳郡陽夏人年數歲父在疾晝夜不眠擎侍左右家人勸令暫休袁答曰尊患未瘥罷亦不安。

李不先嘗

梁書王僧孺衛將軍肅八代孫五歲便機警有饋其父冬李者先以一枚與僧孺僧孺不受曰大人未見不容先嘗。

栗不競取

梁書王泰字仲通年數歲時祖母集諸孫姪散棗栗于牀

羣兒競取之泰獨不動祖母問其故對曰不取自當得

虞荔對十事

陳書虞荔字山披祖權父檢九歲往候太常陸倕倕問五經十事荔對無遺失倕異之弟寄亦機敏數歲時有人造其父遇寄于門嘲寄云郎子姓愚必當無智寄應聲曰文字不辯豈得非愚客大慙入謂其父曰此子非常人孔文舉之流也

德輿辨四聲

唐權德輿三歲知辨四聲四歲能賦詩積思經術無不綜貫

追客與書

吳虞翻字仲翔年十二有客候其兄不過翻翻追與之書曰僕聞琥珀不受腐芥磁石不受曲針客奇之。

逐盜揮劍

見治盜

十五奏記

東漢霍諝字叔智舉明經有人誣其舅宋光于梁商者諝年十五奏記于商商高其才即為奏原光罪

十歲上書

唐蘇世長十歲上書言帝周武帝異其幼問讀何書對曰治孝經論語帝曰二書何語為要對曰為國者不敢侮于鰥寡及為政以德此為要語帝善之宋蘇子由十九上韓太尉書

一年通三經

緞音假 魏樂安任緞年十二就學書不再問一年通三經梁昭明
郗音嗱 五歲能讀五經顧野王七歲讀五經唐郗士美十二通五
經李華七歲誦數經宋張九成八歲誦六經。

五歲誦六甲

李白上裴長史書云五歲誦六甲。十歲觀百家

遊翰墨場

杜甫晉言孫。七歲屬辭又有詩曰往昔十四五。出遊翰
墨場

知臺閣事

宋賈黃中滄州人。六歲多知臺閣事。七歲神童及第故李

昉贈詩曰七歲神童古所難賈家門戶有衣冠又黃中幼
時聰悟過人父嘗取書與其身等高令誦之謂之等身書。

七歲能詞章

唐李賀字長吉七歲能詞章韓愈皇甫湜過其家使賀賦
詩援筆立就目曰高軒過。二人大驚自是知名

十歲通老易

唐周弘正年十歲通老子周易裴子野甚賞愛之

十過誦萬言

唐開元初常敬忠十五歲上書謂能一遍誦千言張燕公
召問曰能十遍誦萬言乎曰能以萬言試之。七遍已通熟
矣

一覽誦千言

唐蘇頲字廷碩五歲便措意于文。每坐臥即吟誦未嘗少
輟至八九歲一覽誦千言有客素習者京兆尹嘗令咏尹
字即應聲曰丑雖有足甲不全身見君無口。如伊少人

七歲遊大學對策甲科

不觀龍

唐褚無量字弘度家瀕臨平湖有龍出。人皆走觀無量尚
幼讀書若不聞

不吠鹿

唐裴休字公美方兒時講經著書經年不出戶有餽鹿者
諸生共烹之休曰今一吠肉後何以繼。

戲為旗幟

楊行密少孫與群兒戲好為旗幟戰陣狀。

好為營陣

宋[illegible]傳二出 趙葵兒弄時好為營陣行列。自號令指麾群兒。無敢亂父
叔文見之曰。是兒當大吾門

誇麒麟

見伯叔

認獐鹿

雱音滂 宋王雱字元澤安石之子數歲時有客以一獐一鹿同籠
以獻者問元澤何者是獐何者是鹿元澤實未識。良久對
曰獐邊者是鹿鹿邊者是獐客大奇之

獻泰山頌

唐劉晏玄宗封泰山晏始八歲獻頌行在帝奇其年幼命宰相張說試之說曰國瑞也即授太子正字。

吟華山詩

宋寇準字平仲八歲吟華山詩只有天在上更無山與齊舉頭紅日近回首白雲低其師謂準父曰賢郎豈不作宰相。

戴逵作畫

晉戴安道十餘歲在瓦官寺畫王長史見之曰此童非徒能畫亦終當致名恨吾老不見其盛時耳。

岳柱觀圖

元史岳柱字止所一字秦山年八歲觀畫師何澄畫陶母剪髮圖岳柱指陶母手中金釧詰之曰金釧可易酒何用剪髮為也何大驚即易之。

錦秀中

方對聖賢

唐狄仁傑太原人為兒時門下有被害者吏就詰眾爭辨對仁傑誦書不置吏讓之答曰黃卷中方與聖賢對何暇偶俗吏語耶。

如見父母

宋楊億七歲時對容談論有老成風十一歲太宗聞其名召對便殿授秘書省正字且謂曰卿久離鄉里得無念父母乎對曰臣見陛下一如臣父母上嘆賞久之。

間關江左

唐楊於陵字達夫父清客河朔歿于祿山之亂於陵年方六歲間關江左奉訪父喪。

配流嶺南

唐劉昇從工部尚書晉禮子也為彭城長史從八為周興所陷繫獄將就刑呼姓痛其誣枉竟解衣擲地曰為長史祈福其子昇年十歲配流嶺南後六道使誅流人昇以言語忠信為首領所保護獲免。

不拜尚宮

唐高祖在大安宮太宗晨夕使尚宮問起居太宗第舒王元名纔十歲保媼謂曰尚宮有品見之當拜元名曰此帝侍婢耳何以拜為太宗壯之曰真吾弟也。

媼音襖

不應宰相

唐李衛公德裕幼時父吉甫誇其敏速武相元衡召見問曰吾子在家所嗜何書德裕不應翌日元衡以告吉甫吉甫責之德裕曰武公身為宰相不問理國調陰陽而所問嗜好其言不當所以不應。

九歲升座

見祖父祖母。

八歲題屏

宋來相字幾仲幼穎悟年八九歲題詩于屏云泰山一毫輕滄海一滴水我觀天地間何啻如一指乾道間參史綰

編修。

小友

李泌為張九齡所奬愛嘗引至臥内九齡與嚴挺之蕭誠善挺之惡誠佞勸九齡謝絶之九齡忽獨念曰嚴太苦勁蕭軟美可喜方命左右召蕭泌在傍率爾曰公起布衣以直道至宰相而喜軟美者乎九齡驚改容謝之因呼為小友。

佳兒

世說張蒼梧是張憑之祖嘗語憑父曰我不如汝憑父未解所以蒼梧曰汝有佳兒憑方數歲斂手曰阿翁詎宜以子戲父按蒼梧諱鎮字義遠泰安中為蒼梧太守憑字長

宗嘗舉孝廉能清言劉長卿薦為太常博士。

擬硯銘

南史陸從典字由儀八歲時讀沈休文集見迴文硯銘援筆擬之便有佳致。

作磨詩

宋王禹偁字元之七歲能文畢文簡公為郡從事愛其才。聞其家以磨麪為生因令作磨詩元之不思而對曰但存心裏正何愁眼下遲得人輕借力便是轉身時一日文簡公在太守席上出詩句云鸚鵡能言爭似鳳坐客皆未有對文簡寫之屏間元之書其下曰蜘蛛雖巧不如蠶公嘆息遂加以衣冠呼為小友。

為小兒長

唐賈昌七歲時為雞坊五百小兒長。

毋先人功

宋李師中字誠之為童子時論其父緯之功于朝父又毅自踏漏食以狀白韓魏公魏公曰君果讀書自當取科名不用紛紛議論誠之曰先人功罪未明深恐先犬馬填溝壑無以見子地下故忍痛自言若欲求官稍識字第二人及第不難蓋魏公于王堯臣榜第二人登科故也公聞其語異然歎云魏公德量服一世獨於誠之終身不能平按李緯嘗為涇原路都監屯鎮戎軍夏人犯鎮戎緯師兵出戰而帥司所遣別將逗遛不進緯遂謫降故師中上書辯之

以石擊甕

宋齊夜話司馬溫公童稚時與羣兒戲于庭庭有大甕一兒失足跌墮甕中羣兒皆棄去公則以石擊甕水迸出兒得不死蓋其活人手段已見齠齔中至今京洛間多為小兒擊甕圖。

以沙列卦

宋朱文公八歲通孝經大義書八字于孝經上曰若不如此郎不成人閒從羣兒嬉遊獨以沙列八卦端坐默視

屬文不起草

宋張方平字安道十三入應天府學家貧無書嘗就人借三史旬日輒還之曰已得其詳矣凡書皆一閱不再讀屬

文不起草。

聯句不淹思

宋蘇州童子劉少逸年十一有老成體其師潘閬携見長洲宰王元之吳縣宰羅思純因以所作贄二公二公名重當時疑所贄假手求之信因與聯句略不淹思思純曰無風煙焰直少逸曰有月竹陰寒思純又曰日移竹影侵棋局少逸曰風送花香入酒樽元之曰風雨江城暮少逸曰波濤海樹秋元之曰一回酒渴思吞海少逸曰幾度詩狂欲上天二公驚異聞于朝賜進士及第

觀門生樗蒱

晉王獻之字子敬年數歲觀門生樗蒱曰南風不競門生輩輕其小兒乃曰此郎亦管中窺豹時見一斑獻之怒曰遠慙荀奉倩近愧劉真長遂拂衣去

效羣兒囁嚅

唐陸羽字鴻漸幼時得張衡南都賦不能讀危坐效羣兒囁嚅若誦狀其師拘之令薙草因嘆曰歲月往矣奈何不知書內亡去

囁嚅音 囁知 囁音輒

口授為詩

梁到鏡字圓照溉子也五歲口授為詩嘗有詞致位太子舍人鏡子藎小時聰慧嘗從高祖幸京口登北顧樓賦詩藎受詔便就上覽以示其祖溉曰藎定是才子翻恐卿將來文章假手于藎。

言出為論

魏曹植字子建十歲善屬文太祖嘗視其文曰汝倩人耶植跪曰言出為論下筆成章願當面試奈何倩人。

經目輒識

夏侯榮字幼權七歲能屬文誦書日千言經目輒識之

過目不忘

元許衡年七八歲受學鄉師過目輒不忘一日問其師曰讀書欲何如師曰應舉科第耳曰如斯而已乎師大奇之謂衡父曰此兒穎悟非常他日必有大過人者吾不能為之師矣固辭而去。

賦牧童詩

宋黃庭堅七八歲賦牧童詩騎牛遠遠過前村短笛風吹隔隴聞多少長安名利客機關用盡不如君。

作明妃引

宋邢居實字惇夫年十四作明妃引。

能活羅漢

宋狄青年十六時其兄素與里人號鐵羅漢者鬬于水濱至溺殺之保伍方縛素青適餉田見之曰殺羅漢者我也人皆釋素而縛青青曰我不逃死然待我救羅漢庶幾復活若決死縛我未晚也衆從之青默祝曰我若貴羅漢當穌乃舉其尸出水數斗而活人咸異之。

願為范滂

異才。

童子弄文史

李白送王屋山人魏萬詩。十三弄文史。揮筆如振綺。辨折田巴生。心齊魯連子。

童子撰春秋

唐韋述。以童子應進士舉。考功郎宋之問謂曰。童子何業。述曰。性嗜書。所撰唐春秋三十篇。恨未畢。他惟命。之問驚曰。本求茂才。乃得遷固。遂擢上第。又韋綬子温。年十一。舉兩經及第。

名士與游

斌音賓書韋陟。字安卿。與弟斌俱秀敏異于常童。十歲授溫王府東閣祭酒。風格方整。善爲文詞。書有楷法。一時名士皆樂與游。

伯父見許

唐柳公綽。字子寬。始生三日。伯父子華曰。興吾門者。必此兒也。

出毬

宋文彥博。字寬夫。幼與羣兒擊毬。毬入柱穴中。不能取。公以水灌之。毬浮出。

執帽

宋杜衍。父早卒。遺腹生公。其祖愛之。幼時祖父脫帽使公執之。會山水暴至。家人散走。其姑挾一竿與公。使挾以自浮。公一手挾竿。一手執帽。漂流久之。得免。而帽不濡。

數歲知孝悌

東漢張霸。年數歲而知孝讓。出入飲食。自然合禮。人號張曾子。

七歲志顯揚

見孝廉科。

必爲重器

唐楊元琰。字温卿。生數歲未能言。相者曰。語遲者神定。必重器也。中宗即位。以誅二張功。封弘農郡公。

凜若成人

司馬光在兒時。凜若成人。七歲聞講左氏春秋。大愛之。退爲家人講。即了大義。

攝相事

家語。荆公子年十五。攝荆相事。孔子使人往觀政焉。使者反曰。視其朝清淨而少事。其堂上有五老焉。堂下有二十壯士焉。合二十五人之智。以治天下。其固免矣。況荆乎。

衛社稷

家語。齊師侵魯。公叔務人與其鄰嬖童汪錡乘往奔敵。死焉。皆殯。魯人欲勿殤童汪錡。問于孔子。孔子曰。能執干戈以衛社稷。可無殤乎。童汪錡言童子姓汪。名錡。由古人欲勿殤言錡有成人之行。欲以成人之禮葬之也。錡。[illegible]作錡。

角集十二卷終

山堂肆考人品第十三卷

○隱士

易蠱上九不事王侯高尚其事。班嗣曰漁釣于一壑則萬物不奸其志棲遲于一丘則天下不易其樂

西山採薇

史記伯夷叔齊不食周粟隱于首陽山。采薇而食之及餓且死作歌曰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農虞夏忽焉沒兮我將安歸矣吁嗟徂矣命之衰矣遂餓死于首陽山。

東陵種瓜

召平廣陵人秦東陵侯也秦破為布衣種瓜長安東門世謂東陵瓜。

洗耳潁濱

許由居箕山以手掬水飲之時人憐其貧以瓢與之飲水。飲訖挂瓢樹上。風吹歷歷有聲由以為煩乃棄其瓢而飲。

擁膝巖側

世說阮步兵嘯聞百步。蘇門山中忽有真人樵伐者。籍往觀見其人擁膝巖側因登嶺就之箕踞相對籍上陳黃農玄寂之道下考三代盛德之美以問之仡然不應復敘有為之術以觀之凝矚不轉籍因對之長嘯良久乃笑曰可更作

籍復嘯意盡退還半嶺許聞上㗅然有聲如數部鼓吹林谷傳響顧看乃向人嘯也按此人即魏末居北山中好讀易彈琴姓孫名登字公和者

築巖

見丞相

開徑

見朋友

披裘採薪

見夏

披裘拾穗

列子曰魏人林類年且百歲方春披裘拾遺穗于後畦並歌並進孔子適衛望之謂弟子曰彼叟可與言試往訊之子貢請行逆之隴端面之而嗟嘆曰先生少不勤行長不競時老無妻子死期將至亦有何樂而拾穗行歌乎林類笑曰吾少不勤行長不競時故能壽若此老無妻子死期將至故能樂若此子貢曰壽者人之欲死者人之惡子以死為樂何也林類曰死之與生一往一反故死于是者安知其不生于彼又安知吾今之死不愈于昔之生乎子貢不喻其意還以告夫子夫子曰吾知其可與言果然

持竿辭使

莊周字子休生宋國睢陽蒙縣號南華僊人少學老子為惠王時為蒙縣漆園吏以卑賤不肯仕楚威王使大夫以

百个所問曰方釣于濮水之上持竿不顧曰吾聞楚有神龜死三千歲矣巾笥而藏之廟堂之上此龜寧其死為留骨而貴乎寧生而掉尾于塗中乎大夫曰寧掉尾塗中莊子曰子往矣吾方掉尾于塗中

掉音調

畫牛獻帝

梁陶弘景字通明秣陵人永明中脫朝服挂神武門上表辭祿止于句容之句曲山自號陶隱居梁武帝與之游及即位屢聘不至唯畫兩牛一牛散放水草間一牛著金籠頭有人執鞭驅之獻于帝帝笑曰此人欲効曳尾之龜豈可致之

句音勾

踰垣而避

魏段干木有清節遊西河守道不仕文侯造其門踰垣而避之

鑿坏而亡

漢應劭曰魯君聞顏闔賢欲以為相使使者往聘因鑿後坏而亡也一說作鑿坏而遁坏即垣也

坏音培

耕于石巖

漢鄭朴字子真居褒邪谷中修身自保耕于石巖之中成帝朝王鳳以禮聘之不出

隱于屠肆

漢胡剛廣六世祖王莽居攝解衣冠懸府門而去亡命交阯隱于屠肆之門

垂釣澤中

東漢嚴光字子陵小字狂奴會稽餘姚人光武少與同學及即位以物色訪之後齊國上言有一男子披羊裘釣澤中帝遣使聘之三反而後至

釋耕隴上

龐德公者居峴山之南平生不入城府劉表數延請不屈因釋耕于隴上妻子耘其前表指而問曰先生苦居畎畝而不肯官祿何以遺子孫乎公曰世人皆遺之以危我獨遺之以安雖所遺不同未為無所遺也表嘆息而去遂攜其妻子登鹿門山採藥不返龐統其從子也杜甫孟浩然俱有詩

國事不答

東漢徐孺子名穉豫章人初黃瓊教授于家穉從之咨訪大義及瓊貴絕不與交至是瓊卒乃往弔進酹哀哭而去人莫有識者諸名士曰必徐孺子也于是選能言陳留茅容輕騎追及為沽酒市肉穉飲食之容因問國家事不答更問稼穡乃答之時稱南州高士

酹音雷

家事勿關

東漢向長字子平讀易損益卦喟然嘆曰吾已知富不如貧貴不如賤建武中男婚女嫁畢勅斷家事勿復相關遂與同好禽慶等游五嶽名山不知所終向或作尚慶字子夏

爭田自污

漢高鳳字文通辭徵辟恐不能免乃與寡嫂爭田以自
污。

為商自穢

東漢王烈字彥方太守嘉其行欲以為長史烈為商賈以
自穢乃得免

躬耕南陽

孔明上疏臣本布衣躬耕南陽苟全性命於亂世不求聞
達於諸侯。

高臥北牕

見風。

托盲避世

東漢馮信嘉定人公孫述徵之不起託盲以避世及述敗
乃洗眼更視。

變形入山

東漢靈帝建寧初夏馥聞張儉亡命嘆曰孽自己作空汚
良善一人逃死禍及萬家何以生為乃自剪髮變形入林
慮山中隱姓名為酒家傭

袁閎土室

東漢靈帝時黨錮事起閎散髮絕世欲投迹深林以母老
不忍去乃築土室四周於庭不為戶自牖納飲食母思閎
時往就視母去便自掩閉兄弟妻子莫得見也潛身十八
年卒於土室按閎字夏甫

萬頃茅齋

袁萬頃字元量不樂仕進以薦召為司直在朝賦詩曰新
築書堂壁未乾馬蹄催我上長安兒時只道為官好老去
方知行路難千里關山千里夢一番風雨一番寒何如靜
坐茅齋下翠竹蒼梧仔細看遂乞歸

為市門卒

見縣斜。

稱山谷臣

齊顧歡字景怡被高帝徵既至稱山谷臣。

因樹為屋

東漢申屠蟠字子龍獨嘆曰昔戰國之世處士橫議列國
之君至為擁篲先驅卒有焚書坑儒之禍今之謂矣乃絕
跡於梁碭之間因樹為屋自同傭人。

編草為裳

見立夏

鄭敬蟻陂

東漢鄭敬字次都去吏隱居蟻陂之陽以漁釣自適常方
坐於陂側隨杞柳之陰鋪茅蘼為席。

焦先蝸廬

魏焦先字孝然結蝸廬於河間呻吟其中後野火燒之乃
露腹袒臥雪中

姜肱蹈雨

東漢姜肱字伯淮。桓帝徵之不至。詔圖其形貌。肱臥于幽闇。以被韜面。畫工竟不得見。私告其友曰。今政在閹豎。夫何為哉。遂遠遁海濱。賣卜給食

齋蒙棲心

晉索襲字偉祖。虛靖好學。不應州郡之命。太守陰澹常造焉。經日忘返。退而歎曰。世人之所有餘者。富貴也。而目好五色。耳玩音聲。先生棄衆人之所收。收衆人之所棄。味無味于慌惚之際。兼重玄于衆妙之內。宅不彌畝。而志在九州。形居塵俗。而棲心天外。雖黔婁之高遠。莊生之不願蔑以過也。遂謚為玄居先生。

蓬蒿滿宅

漢張仲蔚隱居平陵。蓬蒿滿宅。唯開一行徑。

苔草沒階

南北朝。江淹舉王景玄為吏部郎。景玄與湛書曰。君平有言。生我名者。殺我身。天爵猶滅名。安用吏部郎哉。因與湛告絕。足不踰閾十餘年。棲遲環堵之室。苔草沒階。按景玄王徽字。

伯休賣藥

見市。

德操採桑

世說。南郡龐統字士元。聞司馬德操在潁川。故二千里候之。至遇德操採桑。士元從車中謂曰。丈夫處世。當帶金佩紫。焉有屈洪流之量。而執絲婦之事。德操曰。子且下車。子適知邪徑之速。不慮失道之迷。昔伯成耦耕。不慕諸侯之榮。原憲桑樞。不易有官之宅。何有坐則華屋。行則肥馬。侍女數十。然後為奇。此許父所以慷慨。夷齊所以長歎。雖有竊秦之爵。千駟之富。不足貴也。士元曰。僕生邊陲。寡見大義。若不一叩洪鍾。伐雷鼓。則不識其音響也。

漢濱老父

東漢桓帝幸竟陵。過雲夢。百姓聚觀。有一老父獨耕不輟。尚書郎張溫異之。使問焉。父笑而不答。溫遂下馬與言。老父曰。請問天下亂而立天子邪。理而立天子邪。昔者聖王宰世。茅茨不剪。而萬人以寧。今子之君。勞人自縱。何忍役手

溫大慙。問其姓名。不告而去。

伊川田父

唐郗純與元載不合。退歸東洛。號伊川田父。

法真逃名

東漢扶風法真博通內外圖典。為關西大儒。順帝欲致之。四徵不出。友人郭正稱之曰。真名可聞。身難得見。逃名而名我隨。避名而名我追。可謂百世之師矣。

李渤虛償

見拾遺。

身名並存

晉戴逵字安道。孝武徵之不就。郡縣敦逼不已。逃匿于吳

玄上跡曰遯自求其志今王命未回將罹風霜之患隱

既已受而器之宜使其身名並存。

心迹相幷

梁阮孝緒有高志張有道謂曰子迹隱而心難明請驗之蓍龜既揲五爻曰此將爲咸乃感應之法非嘉遯之兆孝緒曰安知後爻不爲上九果成遯卦有道曰象應實德心迹相幷也。

不拜榮顯

後魏賈景興稱疾不仕每捫膝曰吾不負汝以不拜榮顯故也

不樂京師

晉王右軍雅好服食養性不樂在京師初度浙江便有終焉之志。

山水自娛

晉謝安少有重名前後徵辟皆不至寓居會稽之東山以山水文籍自娛士夫至相謂曰安石不出當如蒼生何後嚴命屢臻勢不獲已始就桓溫司馬于時人有餉桓溫藥草者中有遠志溫取以問謝此藥又名小草何一物而有二稱謝未即答時郝隆在坐應聲答曰此甚易解處則爲遠志出則爲小草謝甚有愧色。

琴書門庵

汜騰與孝廉爲郎中散家財五十萬以施宗族柴門灌園

汜知反 二音

琴書自適。

白雲自怡

見雲。

明月對飲

南史謝譓不妄交接門無雜賓有時獨酌曰入吾室者但有清風對吾飲者惟有明月。

遯入藍田

皇甫謐高士傳四皓皆河內軹人見秦政暴虐遯入藍田山中作歌曰漠漠高山深谷逶迤曄曄紫芝可以療飢唐虞世遠吾將安歸駟馬高蓋其憂甚大與其富貴而畏人不若貧賤之肆志乃共入商雒隱地肺山東園公姓庾

名秉字宣明夏黃公姓崔名廓字少通綺里季姓朱名暉字文季甪里先生姓周名述字元道至陳留所載又云東園公姓唐名字同上襄邑人居園中因號焉夏黃公姓名字俱同上齊人隱居黃里修道因號焉甪里先生河內軹人泰伯之後姓字同上名術又與上述字不同京師號灞上先生卻失綺李季。

隱居白社

晉董威在洛陽隱居白社以殘絮積帛爲衣號百結衣又魏齊居青巖山卜餘年遠近服其仁環山不敢漁獵採訪使苗晉卿表薦之詔府五辟詔十至堅臥不起。

枉檄而逃

梁劉訏字彥度少懷隱操兄為聘妻尅日成婚彥度聞而逃匿事息乃還本州刺史張稷辟為主簿彥度挂檄于樹而逃陳留阮孝緒與之交好

被苫而耕

劉宋衡陽王義季春月出畋有老父被苫而耕左右斥之老父曰盤于遊畋古人所戒今陽和布氣一日不耕民失其時奈何以從禽之故而驅斥老農也義季曰賢者也賜之食辭曰大王不奪農時則境內之民皆飽大王之賜老夫何敢獨飽大王之賜乎義季問其名不告而退

蛛隱

金樓子楚國龔舍隨楚王朝未央宮見赤蜘蛛大如栗四面羅網有蟲觸之不得出而死乃嘆曰仕宦者人之羅網豈可久淹歲月耶即挂冠而去人謂蜘蛛隱

鶴樓

嶼音序

李白送賀監歸四明詩久辭榮祿遂初衣曾向長生說息機真訣自從茅氏得恩波應許洞庭歸瑤臺含霧星辰滿仙嶠浮空島嶼微借問欲棲珠樹鶴何年却向帝城飛

指鴻

瑀音[illegible]

晉郭瑀字元瑜敦煌人隱于臨松薤谷張天錫備禮徵元瑜指翔鴻示使人曰此鳥安可籠哉

呼鼠

會稽山有一人姓蔡者養鼠數十頭呼來即來遣去即去

言語狂易時人呼為謫仙

立舍懸霤

[illegible]

晉許邁字叔元小名映後改名遠遊丹陽句容人性好恬靜不慕仕進謂餘杭懸霤山近延陵之茅山乃洞庭西門潛通五嶽于是立精舍于懸霤朔望歲時還家定省而已父母既終乃遣婦孫氏還遂徧遊名山

定居陸渾

唐元德秀字魯山南遊陸渾見佳山水乃定居焉歲歉日厨不爨彈琴讀書怡然自得好事者載酒肴過之不擇賢不肖與之對酌陶陶然遺身物外琴觴之餘間以文詠率情而書語無雕刻所著季子聽樂論蹇士賦為高人所稱

漱石枕流

見石

棲丘飲谷

晉宗炳字少文南陽人西陟荊巫南登衡嶽因結廬衡山欲懷尚平之志有疾還江陵嘆曰老疾已至名山恐難徧識惟澄懷觀道臥以遊之凡所遊履皆圖之于室東晉末劉毅辟為主簿不就曰吾棲丘飲谷三十年豈于王門折腰為吏耶

雲棲木食

璩音渠

宋褚伯玉字元璩錢唐人少有隱操寡嗜欲年十八父為婚聘婦入前門踰從後門出遂往剡居瀑布山三十餘年

隔絕人物。滅景棲雲。抗高木食。

鶴怨猿驚

齊周顒字彥倫。隱鍾山。立隱舍。後應詔出爲海鹽令。欲再過此山。孔稚珪字德璋。假山神作文以卻之。號北山移文。其畧曰。蕙帳空兮夜鶴怨。山人去兮曉猿驚。昔聞投簪逸海岸。今見解蘭縛塵纓。

山鳥集掌

齊顧歡字長孺。有隱操。與顧景怡俱不就徵。景怡晚節服食。不與人通。每旦出戶。山鳥集掌取食。

池魚呼名

南史盧度世字孝章。隱居廬陵。所居前有池養魚。以名呼之。次第來取食。食已即去。

賓客不通

南齊書闞康之字伯愉。河東人。世居丹徒。以墳典爲務。十年不出門。不應州府辟。獨處一室。稀與妻子相見。不通賓客。

寒暑不出

北夢瑣言。唐孔拯侍郎朝回。避雨一叟之廡下。延入廳事。叟烏帽紗巾。迎逆甚恭。孔公借油衣。叟曰。某寒不出。暑不出。風雨不出。未嘗置油衣。然孔公不覺頓忘宦情。

荷擔入蜀

晉惠帝元康中。皇后賈氏殺太傅楊駿。廢太后楊氏。陳留

董養遊太學。升堂嘆曰。朝廷建斯堂。將以何爲乎。每覽國家赦書。謀反大逆皆赦。至于孫殺祖父母。子殺父母。不赦者。以爲王法不容故也。奈何公卿處議。文飾禮典。以至此乎。天人之理既滅。大亂將作矣。乃與妻荷擔入蜀。莫知所終。

乘船歸吳

劉宋何子行清退少欲。居吳波若寺。足不踰戶。人不見其面。明帝召至都。除永嘉太守。子行時寄住南澗寺。不肯詣臺。乞于野外拜受詔命。許之。忽一夜乘小船逃歸吳。隱虎丘山。

馳騁日月

齊庾易字幼簡。志性恬隱。不交外物。臨川王映獨重之。餉麥百斛。幼簡謂使人曰。民樵採麋鹿之伍。馳騁日月之車。終保自耕之祿。于大王之恩亦已深矣。辭不受。

枕帶林泉

周處士韋夐字敬遠。尚志夷簡。澹于榮利。魏周之際。十徵不出。所居之宅。枕帶林泉。娛玩琴書。蕭然自逸。周明帝嘗貽以詩。敕有司日給河東酒一斗。號曰逍遙公。按此周夐字文周。

草屋容身

晉陶淡字處靜。年十五。便服食絕穀。居臨湘縣山中。立小草屋。纔足容身。有時還家。設小牀獨坐。不與人共。

花裀爲坐

學士許謹選放曠不拘小節。與親友結宴花圃中，未嘗張幄設坐，只令僮僕聚落花鋪坐下，曰：吾自有花裀。

居清心亭

天寶遺事：商山隱士高太素，所居曰清心亭。每一時至，則有猿啼于庭下，謂之報時猿。

居履道里

唐白居易與弟行簡、從弟敏中友愛。晚年任意詩酒，居東都履道里，疏沼種樹，創石樓，鑿龍門八節灘，為游賞之所，自號醉吟先生，又號香山居士。

竹林七賢

晉嵇康，字叔夜，與陳留阮籍、籍兄子咸、河内山濤、向秀、琅

琊王戎、沛國劉伶相友善，號竹林七賢。皆崇尚虛無，輕蔑禮法，縱酒昏酣，遺落世事。

竹溪六逸

見溪。

五柳先生

晉陶淵明為彭澤令，歸門栽五柳，號五柳先生。

七松處士

唐鄭薰，字子溥，再知禮部，號引寒俊，士頗多之。後告老隱

新唐書 所居為隱巖，蒔七松于庭，自號七松處士。

逃避竹中

晉書 晉張廌隱居順志，家有苦竹數十頃，于竹中為屋，常居其中。王右軍聞而造之，張逃避竹中，不與相見。

躍入瓶中

申屠有涯放曠雲泉，常攜一瓶，一日躍身入瓶中，時號瓶隱。

養志衡門

東晉何琦養志衡門，耽玩典籍，公府辟命，皆不就。又伍朝

晉書 字世明，游心物外，守靜衡門。

鍾跡民伍

唐孔巢父少力學，永王璘稱兵江淮，辟巢父為幕府，不應，鍾跡民伍。

勝賓

藝文類聚：晉高士許邁述序：雲霄之勝賓，太虛之逋客。

逋客

逋客，避世之隱士也。北山移文：請迴俗士駕，為君謝逋客。又隱者嘗為朝廷禮聘而不起者，謂之徵君，一曰聘君。

奴婢種黍

唐王績，字無功，絳州人。性簡放，不喜拜揖。有田十六頃，在河渚間，奴婢數人種黍，春秋釀酒，養鳧鴈，蒔藥草自供。以周易、老、莊置牀頭，他書罕讀也。欲見兄弟，輒渡江還家。游北山東皋，著書，自號東皋子。

名士伐薪

邢和璞嘗居終南山，好道者多卜築依之。崔曙年少，亦隨

愚伏新汲泉鄰逸名上。

煙波釣徒

唐張志和，字子同，居江湖，自稱煙波釣徒。釣不設餌，志不在魚也。自號玄真子。顏真卿為湖州刺史，志和來謁。真卿以其舟敝漏，請更之。志和曰：願為浮家泛宅，往來苕霅間。肅宗嘗賜奴婢各一人，志和配為夫婦，名曰漁童、樵青。人問其故，答曰：漁童使捧釣收綸，蘆中鼓枻；樵青使蘇蘭薪桂，竹裏煎茶。

苕霅音迢閘

江湖散人

唐陸龜蒙，字魯望，舉進士不第，居松江甫里。以舟載茶竈、筆牀、釣具，往來江湖，號江湖散人。又號天隨子、甫里先生。又自比涪翁、漁父、江上丈人。

涪音浮

耐辱居士

唐司空圖居中條山王官谷，作亭名休休，且為文以見志。自號耐辱居士。至昭宣帝天祐中，以詔徵入見，陽為衰野，墜笏失儀，放還山。

離垢先生

見園

儈牛自隱

王君公遭亂不去，儈牛自隱。時人語曰：避世牆東王君公。注云：儈，謂平會兩家買賣之價。

養猿自隨

唐李約，德行既優，又有山林之致。在湖州嘗得古鐵一片，擊之清越。又養一猿，名山公。嘗以之自隨。月夜泛江，登金山，擊鐵鼓琴，猿必嘯和。傾壺達旦，不俟外賓。

桑苧翁

唐陸羽，字鴻漸，上元初，隱苕溪，自號桑苧翁。闔門著書。或獨行野中，擊木回，不得意，慟哭而歸。人比今之接輿。嗜茶，著茶經三篇，言茶之原、之法、之具。

扶搖子

五代周陳摶，字圖南，號希夷先生。隱居華山雲臺觀，多閉門臥，經月餘或至百日不起。周世宗召至，拜諫議，不就。所著有指玄篇及寓言、釣潭等集。又號扶搖子。

量腹度形

南史：魚復侯子響為江州，厚餉遺宗敬微。宗辭曰：少有狂疾，尋山採藥，遠來至此。量腹而進松朮，度形而衣薜蘿，淡然已足，豈容當此橫施。按欲徵宗測，測居江陵，欲游名山，齋老子、莊子自隨。子孫拜辭悲泣，測長嘯不視，遂往廬山。

耕雲釣月

宋管師復，龍泉人，與弟師常俱有盛名。從胡瑗游。師復自號臥雲先生。仁宗召至，問曰：卿所得何如？對曰：滿塢白雲耕不盡，一潭明月釣無痕。臣所得也。竟不受爵命。

塢烏上聲

虎渡龍洲

宋張景，荆州府公安人。仁宗召問曰：卿在江陵，地有何景？對曰：兩岸綠楊遮虎渡，一灣芳草護龍洲。曰：所食何物？曰：新粟米炊魚子飯，嫩冬瓜煑鱉裙羹。

妻梅子鶴

宋林逋，字君復，錢唐人。少喜詩，不務榮利，結廬杭州西湖之孤山，與漁樵往來，畜雙鶴，縱之入雲霄，歸復入籠中。或遊西湖諸寺，有客至，童子放鶴，則棹小舟歸。眞宗賜號和靖先生。元至正間，儒學提舉余謙，既葺處士之墓，復植梅數百本于山，搆梅亭其下。郡人陳子安以為處士無家，妻梅子鶴，不可偏舉，乃持一鶴放之孤山，搆鶴亭以配之。

與道士遊

唐王龜，字大年。從父起在河中，乃于中條山谷中起草堂，與山人道士游，別墅一，還府第，後人目為郎君谷。又逸人王休居太白山下，日與僧道異人往還，每至冬時，取溪冰敲其精瑩者，煑建茗，共賓客飲之。

作樵夫拜

宋种放，字明逸，有別業在終南山豹林谷，自號雲溪醉叟。一日往見陳希夷，作樵夫拜于庭下。希夷挽而上之，曰：君豈樵者耶？二十年後當為顯官。放曰：某為道義而來，官祿非所願也。希夷笑曰：君骨相當爾。後因張齊賢[illegible]眞宗召為左司諫，携手登龍圖閣，論天下事，賜第一區，[illegible]歸山。

道服對談

宋郭延卿，居水南，少與張文定、呂文穆遊。張、呂作相，更薦之，不出。時年八十餘矣。一日西京留守錢文僖公率僚屬往遊，去延卿居一里外，即屏騎從，徒步訪之。延卿欣然延接，道服對談，頗少留，對花小酌，遂進陶尊果蔌。文僖愛其野逸，為引滿不辭，既而吏報申牌，府史牙兵列庭中。延卿徐曰：公等何官，而從吏之多也？幕下尹洙指而告曰：留守錢相公也。延卿笑曰：不圖相公肯顧野人。相與大笑。又曰：尚能飲否？文僖欣然從之，又進數杯，日入辭去。延卿送之門，顧曰：老病不能造謝，希勿訝也。文僖登車，茫然自失，翊日語僚屬曰：此眞隱者，彼視富貴為何物耶？因稱嘆累日。

按錢文僖名惟演，字希聖。

布袍長揖

宋魏野，字仲先，陝西人。母夢引袂于月中承兒，因有娠，遂生野。及長，嗜吟詠，不求聞達。居州之東郊，架草堂，有水竹之勝，無貴賤皆白衣紗帽見之，號草堂居士。眞宗幸汾陰，回望林薄間亭檻幽絕，意非民俗所居。時野方教鶴舞，俄報中使至，抱琴踰垣而走。帝遣使圖其所居觀之。後寇萊公鎮洛，凡三邀不至。萊公暇日竊造訪之，野乃服葛巾布袍，長揖萊公，禮甚平簡，頃之議論閑雅，相得甚歡，將別謂萊公曰：盛剌不復還，當留為山家之寶。

泉石膏肓

唐田游巖，三原人。永徽中隱太白山，後入箕山，居許由祠

旁自號田東鄰高宗幸嵩山親至其門游巖野服出拜上曰先生在此佳否對曰臣所謂泉石膏肓煙霞痼疾者處于林泉之下以度歲月耳餘復何求按箕山在今河南嵩少之間。

花木僚友

宋方孚若有隱操新居成劉后村賀以詩曰按行花木皆僚友主掌湖山卽事權。

小隱丘樊

白樂天詩大隱隱朝市小隱隱丘樊不如作中隱隱在留司間。

轉居窮僻

宋太宗淳化三年召終南隱士种放不至放洛人不喜浮圖嘗裂佛經以製帷帳轉運使言其才行詔使召之其母恚曰常勸汝勿聚徒講學果為人知而不得安處我將棄汝深入窮谷矣放乃稱疾不起其母盡取其筆硯焚之與放轉居窮僻人迹罕至帝嘉其節命有司時加存問。

○貴人　與仕進世宦希者

人不親

家語以富貴而下人何人不與以富貴而敬人何

佩六印

史記蘇秦洛陽人說六國以秦為從約長并相六國合佩其印行過洛陽車騎輜重共衆擬于王者諸侯各發使送

之周王聞之恐懼除道使人郊勞秦于是散千金以賜宗族。

垂三組

漢書楊僕宜陽人南越反拜為樓船將軍有功封梁侯歸家懷銀黃垂三組以誇鄉里。

金張

漢金日磾字翁叔武帝拜為侍中頗信愛之封秺侯二子賞建昭帝時俱為侍中張安世字子孺宣帝時以定策功父子皆封侯安世三子千秋延壽彭祖是也史云自宣元以來金張之家七葉皆侍中漢代衣冠金張為盛。

許史

漢書許廣漢封昌成侯女為宣帝后弟舜封博望侯延壽封樂成侯延壽子嘉封平恩侯嘉女為成帝后漢武帝時史恭有女弟為衛太子良娣生史皇孫皇孫生宣帝帝微時依史氏及卽位而恭已死三子皆以外屬舊恩受封長子高封樂陵侯次子曾封將陵侯少子玄封平臺侯霍氏既衰諸領羽林及兩宮衛將悉以所親許史子弟代之許高之子丹字君仲元帝朝拜侍中成帝卽位封武陽侯丹子二十人九為侍中四人封侯餘皆至大夫二千石又史云自宣元成哀以來外戚許史丁傅之家皆重侯累將窮極富貴丁傅謂丁明傅晏輩也。

耿鄧

昨背止

東漢耿弇。字伯昭。况之子。光武時。以建平將策。封好時侯。父有疾。兄弟六人。皆衣青紫。侍醫藥。耿秉。字伯初。大司馬國之子。弇之姪。永元初。與竇憲征北單于。登燕然山。刻石勒功。封美陽侯。秉弟夔。與任尚圍北單于於金微山。出塞五千里而還。封粟邑侯。從弟恭。字伯宗。慷慨多大略。永平中。為戊己校尉。又拜騎都尉。東觀漢紀。耿氏自中興以後至建安之末。大將軍二人。九卿十三人。與漢盛衰。漢鄧訓字平叔。禹第六子。有大志。閨門甚嚴。兄弟敬憚。為張掖太守。訓五子。陽京悝弘閶是也。女為和帝后。史云。鄧氏自中興以後。累世寵貴。侯二十九人。公二人。大將軍以下十三人。中二千石十四人。州牧郡守四十八人。其餘侍中大夫郎謁者。不可勝數。

梁竇

東漢梁竦。字叔敬。明帝朝。辟命交至。竝不就。章帝納其二女為貴人。生和帝。梁商。字伯夏。竦之孫。順帝選其女為后。拜商大將軍。商居大位。每存謙柔。京師稱為良輔。商子冀字伯卓。威行內外。百僚側目。一門三皇后。六貴人。二大將軍。尚公主者三人。其餘卿將尹校五十七人。竇憲。字伯度。永元初。拜車騎將軍。擊破北單于。封冠軍侯。章帝崩。竇太后臨政。憲為太將軍。食邑二萬戶。弟景執金吾。瓌將作大匠

傳龜襲紫

東漢陰興。識之弟也。顯宗詔曰。興輔導朕躬。有周昌之直。在家仁孝。有曾閔之行。恂恂當齊傳龜襲紫

擊鐘鼎食

貴者食必擊鐘。故文選曰。擊鐘陳鼎。食鼎食。謂五鼎食。牛羊豕魚麋也。

貂蟬盈幄

漢劉向上封事曰。今王氏一姓。乘朱輪華轂者二十三人。青紫貂蟬。充盈幄內。又楊惲嘗曰。吾家全盛時。乘輪者十人。

朱紫滿門

唐田弘正。朱紫滿門。榮冠當時。

同日封侯

漢成帝封舅王譚為平阿侯。商為成都侯。立為紅陽侯。根為曲陽侯。逢時為高平侯。五人同日封侯。世謂之五侯。榮貴絕代。

同日拜官

唐郭子儀弟男七人。同日拜官。弟幼冲右庶子。男曜太子少保。晞檢工部尚書。判秘書省。晤兵部侍郎。曖散騎常侍。曙司農卿。映太常丞。

九列三事

漢劉寵。字祖榮。自會稽太守。罷歸。八居九列。四登三事。

二相五侯

世說。孫皓問丞相陸凱曰。卿一宗在朝幾人。陸曰。二相五侯。將軍十餘人。皓曰。盛哉。陸曰。君賢臣忠。國之盛也。父慈子孝。家之盛也。今政荒民弊。覆亡是懼。臣何敢言盛。

呼為裴監

唐裴寂拜右僕射。入閣則延至臥內。言無不從。呼為裴監而不名。貴震當時。

呼為蕭郎

見駙馬。

勲力相高

唐李峘從上皇幸蜀。峴翼戴肅宗。以勲力相高。同時為御史大夫。俱判臺事。又合制封公。而兄嶧為戶部侍郎。銀青光祿大夫。同居長興里。門列三戟。

冠蓋相望

唐崔琳長子俶為諫議大夫。其昆從數十人。自興寧里謁大明宮。冠蓋騶哄相望。

一門盡貴

唐台州夏崇善相國陸象先與裴爾嵩曰。陸郎位極人臣。然不及蕭君一門盡貴。位高有識。

一門歷官

唐崔涣與弟夜登從兄沔。並以文學居要官。每私自比王謝。嘗曰。吾一門入仕歷官。未嘗不為第一。

珥貂

左思詠。金張藉舊業。七葉珥漢貂。

列戟

唐韋斌陟之弟。拜銀青光祿大夫。時陟守河東。而從兄[illegible]為右金吾。絳為太子少師。同時列戟。衣冠罕比。

兄弟恩寵

唐唐休璟拜檢校安東都護。時中宗為皇太子。休璟時拜進啟曰。張易之兄弟。恩寵過甚。數入禁闈。非人臣所宜。宜加防察。

甥舅宦達

唐郝處俊與舅許圉師同里。俱宦達。時鄉人彭氏田氏以高貲顯。故江淮間語曰。貴如郝許。富如彭田。

重金疊蓋

明時祿重金。頭金帶上垂金魚。疊蓋謂重蓋。歐陽田錄。國初兩制出入。以重戴。

鳳閣鰲宮

宋李昉字明遠。仕漢周。歸宋。三入翰林。兩入中書。有詩云。三載經綸棲鳳閣。五年提筆直鰲宮。

山堂肆考人品第十四卷

○富人

禮問國君之富。數地以對。山澤之所出。問大夫之富。曰有宰食力。祭器衣服不假。問士之富。以車數對。問庶人之富。數畜以對。

有馬千駟

論語。齊景公有馬千駟。

致羊萬頭

史記貨殖傳。塞之斥也。唯橋桃已致馬千匹。牛倍之。羊萬頭。粟以萬鍾計。注云。塞斥言邊塞之斥候卒也。或曰。斥開也。因斥開邊塞。更令寬廣。故橋桃得恣其畜牧也。橋桃[illegible]人姓名。

結駟連騎

子貢相衛。結駟連騎。過原憲。憲攝敝衣冠見之。子貢曰。夫子病乎。憲曰。與財者謂之貧。學道而不能者謂之病。若憲貧也。非病也。

乘肥衣輕

論語。赤之適齊也。乘肥馬。衣輕裘。

富埒卓氏

漢書。程鄭。山東遷虜也。因冶鐵。富埒卓氏。卓[illegible]三[illegible]

富過猗氏

孔叢子曰。猗頓魯之窮士也。耕則常飢。桑則常[illegible]

公富。而往問術焉。朱公告曰。子欲速富。當畜五牸。[illegible]乃適西河。大畜牛羊于猗氏之南。十年之間。其[illegible]貲擬王公。富于猗氏。故曰猗頓。又貨殖傳。猗頓[illegible]

陶白

史記貨殖傳。范蠡既雪會稽之恥。乃乘扁舟浮于江湖。變名易姓。適齊為鴟夷子皮。之陶為朱公。朱公以陶為天下之中。乃治產積居。與時逐而不責于人。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再分散與貧交疏昆弟。後年衰老而聽子孫。子孫修業而息之。遂至巨萬。故言富者。皆稱陶朱公。巨萬。謂萬萬也。白圭。周人也。當魏文侯時。李悝務盡地力。而白圭樂觀時變。人棄我取。人取我與。能薄飲食。忍嗜欲。節衣服。與用事僮僕同苦樂。趨時若猛獸鷙鳥之發。故曰。吾治生產。猶伊尹呂尚之謀。孫吳用兵。商鞅行法是也。雖欲學吾術。終不告之矣。按吳王殺子胥而盛以鴟夷。今蠡自以有罪。故以為號也。大顏云。若盛酒之鴟夷也。用之則多所容納。亦可卷而懷之。不忤于物也。或曰。鴟夷革囊也。或曰。生牛皮。又鴟夷子皮。嘗事田成子。成子去齊之燕。子皮乃從之。此出韓子。

石羅

成都人羅裒。初賈京師。為平陵石氏持錢。石氏訾次如苴。親信之。乃厚貲遣裒。令往巴蜀。數年間致十餘萬。[illegible]舉其半賂遺曲陽侯。依其權勢。凡貸于郡國者。人莫敢負。注云。如苴

調如氏、直氏，皆富人也。

鐵冶成業

貨殖傳：宛孔氏之先，梁人也，用鐵冶為業。秦伐魏，遷孔氏南陽，大鼓鑄，規陂池，連車騎，遊諸侯，因通商賈之利，致富數千金。又云：邯鄲郭縱以鐵冶成業，與王者埒富。

漁鹽逐利

貨殖傳：齊俗賤奴虜，而刁閒獨愛貴之。桀黠奴，人之所患也，唯刁閒收取，使逐漁鹽之利，終得其力，致富數千萬。

師史久賈

貨殖傳：周人既纖，而師史尤甚，轉轂以百數，賈郡國，無所不至。洛陽街居在齊秦楚趙之中，貧人學事富家，相矜以久賈，數過邑不入門，設師史能致七千萬。注云：纖，儉嗇之二。相矜以久賈，言街巷居民無田地，皆相矜以久賈，在此齊秦諸國也。師史，人姓名。

王孫遠遷

貨殖傳：蜀卓氏之先，趙人也，用鐵冶富。秦破趙，遷卓氏。卓氏夫妻推輦行，詣遷處。諸遷虜少有餘財，爭與吏，求近處，處葭萌。唯卓氏曰：此地狹薄，吾聞汶山之下沃野，下有蹲鴟，至死不饑，民工于市，易賈。乃求遠遷，致之臨邛，大喜，即鐵山鼓鑄，富至僮千人，田池射獵之樂，擬于人君。

寡粟起富

貨殖傳：宣曲任氏之先，為督道倉吏。秦之敗也，豪傑皆爭取金玉，而任氏獨窖倉粟。楚漢相距滎陽也，民不得耕種，米石至萬，而豪傑金玉盡歸任氏，任氏以此起富。富人爭奢侈，而任氏折節為儉，力田畜。田畜人爭取賤賈，任氏獨取貴善，富者數世。注云：獨取貴善，言買物必取貴而善者，不爭賤價也。

貸金致富

貨殖傳：吳楚七國兵起時，長安中列侯封君行從軍旅，齎貸子錢，子錢家以為侯邑國在關東，關東成敗未決，莫肯與。唯無鹽氏出捐千金貸，其息什之。三月，吳楚平。一歲之中，則無鹽氏之息什倍，用此富埒關中。

素封

貨殖傳：今有無秩祿之奉、爵邑之入，而樂與之比者，命曰素封。注云：素，空也。樂與之比，謂人之富者，其樂與王者同也。

丹穴

貨殖傳：巴寡婦清，其先得丹穴，而擅其利數世，家亦不訾。清能守其業，用財自衛，不見侵犯。始皇以為貞婦而客之，為築女懷清臺。

谷量馬牛

貨殖傳：烏氏倮畜牧，及眾，斥賣，求奇繒物，閒獻遺戎王。戎王什倍其償，與之畜，畜至用谷量馬牛。秦始皇帝令倮比封君。注云：烏氏，縣名；倮，人名。及眾，斥賣畜牧，及至

衆多之時所爲貴之以來奇物也。

閤拜珠王

通鑑光武以郭況爲大鴻臚數幸其第賞賜金帛豐盛京師號況家爲金穴又拾遺記況庭中起高閣歷衡石下其上以秤量珠玉又懸明珠于四壁晝視之如星夜視之如月

銅山

見賞賜

金塢

塢音五

東漢董卓字仲穎築郿塢高與長安城埒積穀爲三十年儲云事成雄據天下不成守此足以畢老及卓敗塢中藏金二三萬斤銀九萬斤奇玩雜物山崇草積不知其數□號金塢

焚削契券

東漢樊重字君雲世善農稼好貨殖年八十餘終素所假貸人訂數百萬遺令焚削契券債家聞者皆慚爭往償之諸子從父勅竟不受又宋劉穆之家甚豐厚鄉里多負債父親之誘出文券一厨悉焚之絶懊惱彌日

周施親疏

折音舌

東漢折像字伯式父國爲鬱林太守有貨財二億家僮八百人又國亡像感多藏厚亡之義乃散金帛資産周施親疎或言之像曰吾門戶殖財日久盈滿勢將衰子又不才不

仁所寳謂之不祥墻隙所爲□□忌疾也智者聞之咸服焉。

輜車千乘

史記卓氏程鄭富于王家出関輜車千乘。

僮客萬人

蜀陳寔字子仲僮客萬人貲産巨富。

食口數百人

周尹吉甫仕至上卿其家大富食口數百人時歲大饑□饑作粥濟人其粥歷閭數里。

食邑一萬戶

漢張安世尊爲公侯食邑一萬戶然猶身衣弋綈夫人自紡績家僮七百人皆有手技是以能殖貨富于大將軍光

井得錢

風俗通魏郡麗倫因亂失父時倫三歲母攜抱將客廬中一日鑿井得錢千餘萬遂至巨富多置奴婢堂上宴客作樂有老奴頭在竈下竊言曰堂上母我婦也婢以告母母問其故對曰我婦姓艾字阿宏足下有黑子疵下有痣母曰我翁也因抱頭而泣復爲夫婦時人諺曰廬里麗公鑿井得銅買奴得翁撲頭爲婦也。

作埒編錢

埒音劣

世說王武子濟被責移北邙下于時人多地貴濟好馬買地作埒編錢匝地竟埒時人號曰金溝作埒□□□也

處囘窮精

九國志。王處囘積財巨萬計。蜀中罕比。初在太原。家甚貧。有相者周玄豹指謂人曰。此子實精也。他日當大富。果如其言。

和嶠錢癖

晉和嶠字長輿。富擬王者。而性至吝。人謂之錢癖。

朱門青樓

晉麹允與游氏。世爲豪族。西州人語曰。麹與游。牛羊不數頭。南開朱門。北起青樓。

名園甲館

唐郭子儀歲入官俸。無慮二十四萬緡。良田美器名園甲館。不可勝紀。

散籌算契

世說。司徒王戎既貴且富。區宅僮牧膏田水碓之屬。洛下無比。契疏鞅掌。每與夫人燭下散籌算契。

橦杵施錢

唐黃巢亂後。修西明寺。有商兒王酒胡。助錢三十萬貫。後修安國寺。上幸之。乃擊十杵。施錢萬緡。舉公有擊至五千者。一日王酒胡乘醉入。連撞百杵。往錢十萬緡。賚寺而去。

載金一斛

唐馮盎性豪俠。入朝載金一斛自隨

堆錢百屋

唐杜牧詩。惟將生[illegible]唯錢一[illegible]以成披猖。今雖未即死。餓凍幾欲僵。

財役里閭

孔帖。[illegible]本農家子。以財役里閭。數出貲助邊。又馬燧[illegible]其子暢。亦善殖財。遂以貲甲天下。晚為豪幸侵奪。

富傾郡縣

貨殖傳。力農畜工虞商賈爲權利以成富。大者傾郡。中者傾縣。下者傾鄉里者。不可勝數。夫纖嗇筋力。治生之正道也。而富者必用奇勝。田農拙業也。而秦陽以蓋一州。掘冢姦事也。而曲叔以起。博奕惡業也。而桓發用之富。行賈丈夫賤行也。而雍樂成以饒。販脂辱處也。而雍伯千金。賣漿小業也。而張氏千萬。洒削薄技也。而郅氏鼎食。胃脯簡微耳。濁氏連騎。馬醫淺方。張里擊鍾。此皆誠壹之所致。

信陵下賓

[illegible]能以富貴下貧賤。賢能詘于不肖。唯信陵君能行之。

元寶致富

南部新書。唐王元寶。人稱爲富窟。玄宗御含元殿。望南山有白雲橫亘山間。左右皆不見。令急召王元寶。元寶曰。見一白物。橫在山頂。不辨其狀。左右貴臣啟曰。臣等俱不見。玄宗曰。我聞至富可敵至貴。朕天下之貴。元寶天下之富。

守錢虜

東漢馬援，字文淵。嘗謂人曰：凡殖財貨，能施，不則守錢虜耳。

多田翁

唐盧從愿，字子龔，為刑部尚書。占良田數百頃，玄宗薄之，目為多田翁。

金釵十二行

唐牛僧孺，字思黯。白樂天酬以詩：鍾乳三千兩，金釵十二行。又元載，字公輔，多受賄賂。後事敗，籍其家，鍾乳五百兩，胡椒八百斛。

錦障五十里

晉石崇，字季倫，無行檢。在荊州劫遠使商客，致富不貲。水碓三千區，他物稱是。嘗與武帝舅王愷君夫爭豪。愷作紫絲布障四十里，崇作錦步障五十里以敵之。

積粟數千鍾

唐李勣，字懋功，家富多僮僕，積粟常數千鍾。

鑄財三十爐

見丞相

慶封天殃

左襄二十八年，齊慶封奔吳，吳與之朱方，富于其舊。[illegible]曰：天殆富惡人，慶封又富矣。穆子曰：善人之富謂之賞，淫人之富謂之殃。天其殃之也。齊殲封氏，分其邑，與晏子[illegible]，子不受。人問曰：富，人之所欲也，何為不受？對曰：[illegible]

貧不義之富，[illegible]，恐失富也。

李憕地癖

唐李憕善殖產，自都至關口，田疇彌望，人謂之地癖。

不載富人

王充論衡：揚子雲作法言，蜀富賈人齎錢十萬，願載于書。子雲不聽，曰：夫富無仁義，猶圈中之鹿，欄中之羊也，安得妄載。

不交富人

朱子語錄：先人嘗有雜錄冊子，記李仲和之祖與包孝肅同讀書一僧舍，每出入，必經由一富人門，二公未嘗往見之。一日富人俟其過門，邀之坐，二公托以他事不從。他日復招飲，意甚勤，李欲往，包公正色曰：彼富人也，吾徒異日或守鄉郡，今妄與之交，豈不為他日之累乎。竟不往。後二公果相繼典鄉郡。前輩立己接人之嚴如此。

虞氏滅家

列子：虞氏，梁之富人，財盛家。登高臨大道，陳酒擊博，俠客相隨行樓下。博者射中，兩搶而笑，飛鳶適墜其腐鼠而中俠客。俠客相謂曰：虞氏富樂久矣，我不侵犯，又辱我以腐鼠，心當滅之。乃聚眾攻滅其家。注云：此見驕奢之致禍非一塗也。

子昂死獄

唐陳子昂，字伯玉，梓州人。辭官歸，縣令段簡貪暴，聞其富

欲害之。子昻家人納錢二十萬賄獄吏，其路捕逃獄中。子昻見捕，曰：筮卦成，繇曰天命不佑，吾殆死乎。果死獄中。

○貧士

孫卿子曰：貨財米粟之於家，少有者謂之貧，至無者謂之窮。

十盜

六韜：武王問太公曰：夫貧富豈有命乎。將治生不得其意也。太公曰：盜在其室，計之不熟。一盜收種不時，二盜娶婦無能，三盜養女太多，四盜棄事就酒，五盜衣服過度，六盜封藏不謹，七盜井竈不便，八盜舉息就利，九盜無事燒火，十盜安得富也。

六極

晉束晳貧家賦：余遭家之轗軻，嬰六極之困屯。無原憲之厚德，有斯人之下貧。按尚書六極：一曰凶短折，二曰疾，三曰憂，四曰貧，五曰惡，六曰弱。

簞食瓢飲

論語：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

糲飯菜羹

撰音撰　韓子迂謀：採椽不斲，楚棧車牡馬，糲飯菜羹，指魚之[illegible]冬羔裘夏葛衣，而有饑色，則良大夫也，其儉偪下。

蓽門圭竇

禮儒行：儒有一畝之宮，環堵之室，蓽門圭窬，蓬戶甕牖，易衣而出，并日而食，上答之不敢以疑，上不答不敢以諂。其仕有如此者。注云：篳門，以荊竹織門也。圭窬，門旁小戶也，上銳下方，狀如圭。蓬戶，編蓬為戶也。甕牖，圓如甕口也。一說以敗甕口為牖。

蓬戶甕牖

茨音詞　韓詩外傳：原憲居魯，環堵之室，茨以蒿萊，蓬戶甕牖，桷桑而無樞，上漏下濕，匡坐而弦歌。子貢乘肥馬，衣輕裘，中紺而表素，軒不容巷而往見之。原憲楮冠藜杖而應門，正冠則纓絕，振襟則肘見，納履則踵決。子貢曰：嘻，先生何病也。原憲仰而應之曰：憲聞無財之謂貧，學而不能行之謂病。憲貧也，非病也。子貢逡巡而有愧色，不辭而去。

縕袍無表

孔伋字子思，伯魚之子。在衛，縕袍無表，二旬九食。田子方使人遺之狐白裘，子思曰：伋聞妄與，如棄物于溝壑。伋雖貧，恐以身為溝壑，故不敢當。

弊履無下

見雪

三日不火

胝音知　莊子曰：曾子居衛，縕袍無表，顏色腫噲，手足胼胝。三日不舉火，十年不製衣。

經日無煙

鉎音刬　漢王縣家貧，土鉎經日無煙。注云：蜀人呼釜為鉎。杜詩：刹

雁深蔓草。上銓令無煙。又第五頡字子陵倫少子也。洛陽無主人。鄉里無田宅。寄止靈臺中。或十日不

家徒四壁

孫卿子曰。卜子夏家貧。徒有四壁。衣若懸鶉。人曰子何不仕。答曰。諸侯驕我者。吾不臣。大夫驕我者。吾不見。按徒空也。言但有四壁更無貲產也。

屋止數間

韓文公寄盧仝詩。玉川先生洛城裏。破屋數間而已矣。一奴長鬚不裹頭。一婢赤脚老無齒。

莊周貸粟

莊周家貧。故往貸于監河侯。監河侯曰。諾。我將得邑金。將

貸子三百金可乎。周忿然作色曰。周昨來有中道而呼者。周顧視車轍中。有鮒魚焉。曰。予東海之波臣也。君豈有斗升之水而活我哉。周曰。諾。我且南遊吳楚之王。激西江之水而迎子可乎。鮒魚忿然作色曰。吾得斗升之水。即活耳。君乃言此。曾不如求我于枯魚之肆。

鮒音付

范丹絕糧

見縣令上。

棘宇

抱朴子。葛洪字稚川。家貧。荊棘叢生于庭宇。蓬莠塞乎階霤。

霤音溜

蒿林

高士傳。漢田何年老家貧。茅居蒿廬。守道不仕。

家窮巷

漢陳平家貧好讀書。不營生業。家負郭窮巷。以弊席為門。注云。負郭背郭居也。

宿白社

唐董威家貧。常宿洛陽白社中。時乞於市。得殘碎繒輒結以為衣。故白帖云。業保青氈。身安白社。

寄食亭長

史記。韓信始為布衣時。貧無行。不得推擇為吏。又不能治生商賈。常從人寄食飲。人多厭之者。常從其下鄉南昌亭長寄食數月。亭長妻患之。乃晨炊蓐食。食時信往。不為具

蓐音肉

食。信亦知其意。怒竟絕去。

就食寺僧

唐王播字明敭。貧而好學。客居揚州木蘭寺。寺僧叩鐘會飯。播每聞鐘聲。即赴會。衆僧厭之。乃飯後叩鐘。播聞鐘聲而來。則飯已完矣。播題詩于壁曰。上堂已了各西東。慚愧闍黎飯後鐘。播去後二十年。得官來守是邦。復至木蘭見前詩以碧紗罩之。播續成後二句曰。二十年前塵撲面。於今始得碧紗籠。又臨戒錄。唐羅珦廬陵人。不事產業。以至貧困。常投福泉寺隨僧飯。而力學不廢。二十年後持節歸鄉里。又遊至僧房。題詩壁上曰。二十年前此布衣。鹿鳴西上虎符歸。故時寄更追前事。到處松杉長舊圍。野老共遮

珦音向

罌音英　蹻音腳　緱音溝

官路𦶜沙鷗道，飛集龍飛春風一宿琉璃殿，惟有泉聲洗
素樸。又宋陳后山娶郭提刑槩女，家貧寄食外家

牛衣

見晏

蝸舍

魏隱士焦先，字孝然。家極貧，不變所守。築造圜舍，形如蝸
牛殼，謂之蝸牛廬。

地無立錐

見故人

家無儋石

魏志華歆字子魚，初為御史大夫，素清貧。所得祿賜，以賑
施親戚故人，家無儋石之儲。按揚雄方言，海岱之間，名罌
為儋石。斗石也。蘇林云，齊人名小罌為儋石。

猶有一劍

史記，初馮驩躡蹻見齊孟嘗君。孟嘗君置傳舍十日。君問
傳舍長曰，客何所為。答曰，馮先生甚貧，猶有一劍耳，且劍
蒯緱，彈其劍而歌。注云，蒯，草名。緱，謂把劍之物，無物為裝，
以蒯繩纏之也。

但有一錢

晉阮孚，字遙集。持一皂囊，遊會稽。客問囊中何物。曰，但有
一錢看囊，恐其羞澀。故杜詩，囊空恐羞澀，留得一錢看。

飯牛干君

矸音許　骭音幹　糝音參

春秋衛人寧戚，欲干齊桓公，貧無以自進，為人挽車至齊，宿因于卓下飯牛，
扣牛角而歌曰，南山矸，白石爛，中有鯉魚長尺半，生不逢
堯與舜禪，短布單衣纔至骭，從昏飯牛至夜半，長夜漫漫
何時旦。桓公聞而異之，命管仲迎之，拜為上卿。後遂相齊。

賣犬嫁女

晉吳隱之，字處默，將嫁女，謝石知其貧素，遣女必當率薄，
乃令移廚帳，助其經營。使者至，見婢牽一犬賣之，此
外蕭然無辦。謝石，字石奴，安之弟。

藜羹不糝

漢貢禹，字少翁，以明經潔行著聞。妻子糠豆不贍，藜羹不
糝。

新米俱無

宋張文潛曰，唐詩人多窮，賈島為甚。孟郊詩云，種稻耕白
水，負薪斫青山。島詩云，市中有樵山，客舍寒無煙。井底有
甘泉，釜中嘗苦乾。孟氏薪米自足，島則薪米俱無也。故
曰，郊寒島瘦。

布幅自障

晉郎泰，字林宗，家貧，好學無資，就姊夫借五千錢，乃遠
至成皋，從師受業，併日而食，衣不蔽形，常以布幅自障，出
入，入則護前，出則擁後。

束脩自給

宋秦檜微時，為村學子師，仰束脩自給，故有詩云，若得水田

反以軍功封俞侯。

為掾署辱

漢翟方進字子威，年十二而孤，後給事太守府小吏，號遲頓不及事，為掾史所詈辱。永始中拜相，封高陵侯。

蔡澤匹夫

顩音百 頞音遏 搤音厄

楊子解嘲：蔡澤山東匹夫也，顩頤折頞，涕唾流沫，西揖強臣之相，搤其咽，炕其氣，附其背而奪其位，時也。

石奮小吏

見姊妹。

恥出寒微

唐太宗擢張玄素為銀青光祿大夫，行左庶子。玄素少賤，嘗為刑部令史。上嘗對朝廷問之，玄素深以為恥。諫議大夫褚遂良上疏曰：玄素雖出寒微，陛下重其才，擢至三品，翊贊皇儲，豈可復對群臣窮其門戶乎？又孫伏伽亦嘗為令史，及貴，或廣坐中自陳往事，一無所隱。

可終羈賤

堞音疊

孔帖：裴寂初與劉文靜友善，夜見邏堞傳烽，叱文靜曰：天下方亂，吾將安舍？文靜笑曰：如君所言，豪傑所資也。吾二人者，可終羈賤乎？

令奴同席

漢任安過平陽公主家，主家令與騎奴同席而食，安拔劍斷席別坐。

為人操舟

唐南霽雲少微賤，為人操舟。

[illegible]考人品第十五卷

[illegible]妓

妓女入宜春院謂之內人亦曰前頭人其家在教坊謂之內家又營妓古以待軍士之無妻者

雙鬟唱詩

唐開元中詩人王昌齡高適王渙之齊名一日天寒微雪三詩人共詣旗亭貰酒小飲忽有梨園伶官十數人登樓會讌并妙妓四輩尋續而至昌齡等私相約曰我輩各擅詩名每不自定其甲乙今密觀諸伶所謳若詩入歌詞之多者則為優矣俄而一伶唱曰寒雨連江夜入吳平明送客楚山孤洛陽親友如相問一片冰心在玉壺昌齡則引手畫壁曰一絕句尋又一伶謳曰開篋淚霑臆見君前日書夜臺何寂寞猶是子雲居適則引手畫壁曰一絕句尋一伶謳曰奉帚平明金殿開強將團扇共徘徊玉顏不及寒鴉色猶帶昭陽日影來昌齡又引手畫壁曰二絕句渙之自以得名已久唱詩不及因謂諸人曰此輩皆潦倒樂官所唱皆巴人下里之詞耳因指諸妓之中最佳者曰待此子所唱如非我詩吾即終身不敢與子爭衡矣脫是吾詩子等當列拜牀下奉吾為師須臾次至雙鬟發聲則曰黃沙遠上白雲間一片孤城萬里山羌笛何須怨楊柳春風不度玉門關渙之即揶揄二子曰田舍奴我豈妄哉因大諧笑

史鳳致語

史鳳宣城妓也待客以等其上者以迷香洞神雞枕鎖蓮燈次則交紅被傳香枕下列不相見以閉門羹待之使人致語曰詩公夢中來有馬無客千鳳般靈所有劍釭三十萬盡納之得至迷香洞題九迷詩于青屏而歸

寫真寄書

崔徽河中妓也裴敬中以興元幕使河中與徽相從累月敬中歸情懷怨抑後東川幕白知退歸徽乃寫真寄敬中謂知退曰為妾謂敬中崔徽一旦不及卷中人且為郎死矣元稹為作歌

刃髻為信

唐歐陽詹字行周泉州人遊太原悅一妓將別約至都相迎因寄詩與妓妓得詩思之不已疾且甚乃刃髻抆之謂女弟曰歐陽生至可以為信又題一詩云自從別後減容光半是思郎半恨郎欲識舊成雲髻樣為奴開取縷金箱絕筆而逝

鏡湖春色

唐元稹廉問浙東時官妓劉采春嘗贈以詩末二句云更有惱人腸斷處選詞能唱望夫歌又同醉題武林中有因循歸未得不是戀鱸魚之句盧侍郎[illegible]曰[illegible]相難不為戀鱸魚乃好鏡湖春色耳春色謂采春也

越樓歌舞

李尚書詠為浙東廉使夜登越城樓聞歌聲激切召至乃去籍妓盛小叢突厥三臺詞也詞云鴈門山上鴈初飛馬邑闌中馬正肥日肝山西逢驛使殷勤南北送征衣

言語文章

唐蜀妓薛濤字洪度本長安良家女父鄖宰。母孀居。韋皐鎮蜀召令侍酒因入樂籍。元微之元和中。初授監察御史。出使西蜀與濤相見。自後元公赴京。濤歸浣花溪。浣花之人多造十色彩箋于是濤別模新樣小幅松花紙。多用題詩因寄獻元公百餘幅。元於松花紙上。寄贈一律曰。錦江滑膩峨眉秀。化出文君與薛濤。言語巧偷鸚鵡舌。文章分得鳳凰毛。紛紛詞客皆停筆。個個公侯欲夢刀。別後相思隔煙水。菖蒲花發五雲高。又嘗辟為校書贈之詩萬里橋西畔校書枇杷花下閉門居掃眉才子知多少管領春風總不如

精神意態

宋餘杭名妓周月仙意態丰采精神艷冶尤工詞翰柳耆卿東京才子年甫二十五歲來宰鉉都遣戲江樓于水游所召月仙至樓上歌唱柳欲私之周拒而不從柳訪知與隔渡黃員外情密每夜用舟往來柳命舟人淫辱之舟人聽命一晚見月仙獨下舟渡河舟人強淫月仙月仙不得已從之悵恨作一絕云自嘆身為妓遭淫不敢言羞歸明月渡懶上載花船次日柳排宴于號江樓召月仙佐酒令舟人在傍酒半。歌月仙之詩。月仙惶愧拜謝從耆卿。耆卿大喜而作詩曰佳人不自奉耆卿却駕孤舟犯夜行殘月曉風楊柳岸肯教辜負此時情月仙謝耆卿而歸耆卿因此自損其名

書樓鳳凰

侯鯖錄元微之贈江陵七曲過襄陽夜召名妓劇飲將別作詩云花枝臨水復臨堤也照清江也照泥寄語東風好擡舉夜來曾有鳳凰棲謝師厚作襄倅與營妓與二吏爭相好此妓乞書扇子謝遂改下句云寄語東風好擡舉夜來曾有老鴉棲

令詠鸚鵡

宋杭妓周韶有詩名好蓄奇茗嘗與蔡君謨鬥勝題品風味君謨屈焉蘇子容過杭太守陳述古飲之召韶佐酒因求落籍子容指籠間白鸚鵡曰可作一絕韶援筆遂成云隴上巢空歲月驚忍看回首自梳翎開籠若放雪衣女長念觀音般若經一座笑賞述古許令落籍時韶適衣白故云雪衣女

蜂蝶相隨

唐都中名妓楚蓮香者國色無雙貴門子弟多詣之蓮香每出處之間則蜂蝶相隨蓋慕其香也

金帛不惜

唐東海妓女吳盈盈者善歌舞尤工彈箏艷冠當名詞翰

惜一心。願想出纂。少年子弟爭集其門。不惜金帛。縱留連一住。偶方許一笑。

嘗作古詞

蘇小小。錢塘名妓。南齊時人。嘗作古詞云。妾乘油壁車。郎跨青驄馬。何處結同心。西陵松柏下。按西陵今在錢塘江之西。歌妓名蘇者有二。蘇小小。此是南齊人。即白樂天劉禹錫有詩詠之者。及宋潘紀聞所載司馬才仲事是也。一是宋人。即爲小娟。

能唱新聲

唐許子和。吉州永新娼家女。入宮名永新。安祿山亂。子和流落民間。為士人妻。士人殁。復為娼。能變新聲。臨卒。謂其母曰。阿母錢樹子倒矣。

妙嘲望哀

唐揚州崔涯張祜二人齊名。每題娼肆。譽之則車馬盈門。毀之則杯盤失錯。二人作詩嘲李端端云。黃昏不語不知行。鼻似煙窗耳似鐺。獨把象牙梳插鬢。崑崙頂上月初生。蓋謂端端黑而且長也。于是端端道往見二人。再三請曰。端端祇候三郎六郎。伏望哀之。乃更贈曰。覓得黃騮被繡鞍。善和坊裏取端端。揚州近日渾成差。一朵能行白牡丹。于是賓客競至其戶。或嘲曰。李家娘子。纔出墨池。便登雪嶺。何其一日黑白不均。

題詞寓意

名妓楚娘。以姿學自負。三山林茂叔與之相厚。因官建昌。攜楚回家。其妻李氏不能容。楚題詞于壁以寓意云。去年梅小天千里人。歸遊今番梅寄天千里人。追怨鐵石作心腸。鐵石剛猶軟。江海比君恩。江海深猶淺。李氏見詞乃曰。人非木石。胡不能容。遂置長衾大被。三人共寢。

月英善謔

金陵徐氏諸公子寵一妓。死。乃焚之。時有妓徐月英送葬。謂徐公子曰。此娘平生風流。沒亦帶焰。時號善謔。

舊慣巧言

平康里前曲中。有老妓曰吳兒。字蓬仙。貌不甚揚。齒不早矣。但利口巧言。詼諧最妙。陳設居止處。如好事士流之家。由是見者多惑之。有天水山光遠。年甚富。與萊兒殊相懸。而一見溺之。終不能捨。萊兒亦以光遠聰明俊少。尤諂附之。及光遠應舉。自以俊才。期于一戰而捷。而萊兒亦謂之萬全。是歲久大誇於賓客。指光遠為一鳴先輩。及光遠下第。京師小子弟自南院徑取道訪萊兒。萊兒正盛飾立門前以俟榜。小子弟單馬上念詩以謔之曰。盡道萊兒口可憑。一冬誇婿好聲名。適來安遠門前過。光遠何曾解一鳴。

悲戀希孟

宋謝希孟。陸象山門人也。少豪雋。與妓陸氏狎。象山責之。希孟但斂謝而已。他日復為妓造鴛鴦樓。象山又以為言。希孟曰。非特建樓。且為作記。象山喜其文。不覺曰。樓記云

何[illegible]行蓮抗機[illegible]之炎而天地[illegible]之[illegible]
于[illegible]元而[illegible]于婦人衆人默然知其[illegible]也一日[illegible]妓
所性[illegible]有悟忽[illegible]與不告而行妓追送江[illegible]
奇[illegible]取領巾書一詞與之云[illegible]浪花平[illegible]山
鎖你自歸家我自[illegible]說着何如過我[illegible]不思量你[illegible]思量
我[illegible]你從前與我心再傍他人呵

怨恨王魁

宋山東名妓桂英與王魁厚誓不他適凡魁服食皆取于英魁赴秤英為祖餞仍贈以詩魁登第英以書賀并寄詩章魁竟不答後除徐州僉判娶崔氏赴任英聞之怨恨乃自殺魁忽白日見英罵其負義遂得病卒

乞詩東坡

見寵妻

求詩參寥

宋僧參寥至徐州訪東坡坡席上戲令一妓求詩參寥詩曰多謝尊前窈窕娘好將幽夢惱襄王禪心已作沾泥絮不逐東風上下狂

偕老趙判

宋蘇小娟錢塘妓[illegible]精音律才工文翰與姊盼奴[illegible]奴與太學生趙不敏甚洽欵不敏日益貧盼奴[illegible]一使篤于業遂捷南省[illegible]老不敏赴官三載[illegible]趙院判均分之一以贍院判一[illegible]有[illegible]小娟俊雅能吟可謀致之佳[illegible]錢塘[illegible]倅錢塘者召盼奴其家云盼奴一月前身[illegible]所欲者以於潛官絹誣攀繫獄中召小娟出給之[illegible]商人官絹百匹何以償之小娟叩頭言此乃姊盼奴事乞賜周旋非惟小娟感荷更生盼奴亦冢思泉下也倅喜其詞婉因問女識襄陽趙司户否小娟曰趙司户未仕時與姊盼奴交好後中科授官盼奴相思致疾而歿倅曰趙司户亦謝世矣彼遺人附一緘及魄物一笿外有其弟院判一緘付爾開之小娟自謂不識院判何人及拆書惟一詩云當時名妓鎮東吳不好黃金只好書借問錢塘蘇小小

風流還似大蘇無小娟得詩默然倅索和之小娟不得已和詩曰君住襄陽妾住吳無情人寄有情書當年若也來相訪還有於潛官絹無倅大喜盡以所寄物與之免其償納且為沉籍歸院判偕老焉

續婚符郎

京師孝感坊有邢知縣單推官邢之妻即單之姊單有子名符郎邢有女名春娘在襁褓中已議婚宣和中邢挈家赴鄧州順陽縣官守單亦挈家往揚州倅推官闕紆官滿歸成婚是年冬戎寇大擾邢夫妻皆遇害春娘為賊所虜轉賣在全州娼家名楊玉玉能作小詞每公庭侍宴本州前後守倅皆重之紹興初符郎受父蔭為全州司户見楊

王甚慕之。有司理與司戶契分相投，將與之為地。而太守嚴明未敢。後司理置酒請司戶，只點楊玉一名祗候。酒半酣，司戶佯醉嘔吐，偃息于書齋。司理令楊玉侍奉湯藥，因得一遇。因謂王曰：汝必是名公苗裔，但不可推究。果是何人。王羞愧曰：妾本是宦族，流落在此，非楊媼所生也。問其父是何官何姓。王涕泣曰：妾姓那，在京師茅鹹坊住。幼年許與舅之子結婚，父授某處知縣，不幸父母遇寇隕命。妾被掠賣至此。司戶復問：汝舅何姓何官，其子何名。王答以實對。因大泣下。司戶心知其春娘也，未敢言。後一日司戶置酒回司理，復召楊玉佐樽。遂不復與狎，因好言正色問之曰：我今喪偶，汝肯隨我乎。王曰：妾所願也。司戶知其厭惡風塵，出於誠心，乃發書告父。時父在省為郎官，乃具狀經朝廷，徑送全州，乞歸良，續舊婚。父又致書全州太守，竟如所請。後授符郎，名飛英，字騰實。

好笞官妓

魏泰詩話：宋呂士隆知宣州，好笞官妓，官妓皆欲逃去。會杭州一妓到，士隆喜之，留不使去。一日郡妓復犯小過，士隆欲笞之，妓訴曰：某不敢辭罪，但杭妓不能安也。士隆憐而捨之。梅聖俞聞之，作莫打鴨詩以寄意曰：莫打鴨，打鴨驚鴛鴦。鴛鴦新向池中落，不比孤洲老鵁鶄。

私幸營妓

司馬溫公為武定從事，同幕私幸營妓，而公諱之。嘗會僧舍，王荊公往迫之，溫公使妓踰牆而去。度不可隱，乃具道其實。荊公集句戲之云：年去年來來去忙，暫偷閒臥老僧房。驚回一覺遊仙夢，又逐流鶯過短墻。

頓通佛書

蘇子瞻守杭日，有妓名琴操，頗通佛書，子瞻喜之。一日遊西湖，戲語琴操曰：我作長老，汝試參禪。琴操敬諾。子瞻問曰：何謂湖中景。對曰：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何謂景中人。對曰：裙拖六幅湘江水，髻挽巫山一片雲。何謂人中意。對曰：隨他楊學士，鱉殺鮑參軍。操問：如此究竟何如。子瞻曰：門前冷落鞍馬稀，老來嫁作商人婦。操言下大悟，遂削髮為尼。

尤喜樂府

李次山義倡傳：義倡者，長沙人，家世娼籍。善謳，尤喜秦少游樂府。少游坐鉤黨南遷，道長沙，訪潭土風俗，及妓籍中可與譚者，或言娼，遂往焉。坐語間，顧見几上文一編，就視之，目曰：秦學士詞。因取閱，竟皆己平日所作者。少游竊怪之，故問曰：秦學士何人也，若何自得其詞之多。娼不知其少游也，即具道所以。少游曰：若素愛秦學士，彼秦學士亦嘗遇若乎。曰：秦學士，京師貴人也，焉得至此，使得見秦學士，雖為之妾御，死亦何恨。少游察其語誠，因謂曰：若欲見秦學士，即我是也。以朝命貶黜，因道而來此爾。娼大驚，入謂母媼，有頃媼出，設位，坐少游于堂，娼立階下，北面拜。且

戶入門左云不敢抗酒一行。率歌少游詞一闋以侑之。比夜乃罷止少游宿。衾枕席褥必躬設。夜分寢定。娼乃寢。先平明起立帳外以待。少游感其意。為留數日。將別。娼曰妾不肖。不足以辱侍左右。今學士以王命不可久留。又不敢從行。恐以為累。惟誓潔身以報。少游許之。一別數年。少游竟死于藤。娼一日晝寢。寤驚泣曰。吾向與秦學士別。未嘗見夢。今夢來別。非吉兆也。秦其死乎。亟遣僕順途覘之。數日得報。秦果死矣。乃謂媼曰。吾昔以此身許秦學士。今不可以死故負之。遂衰服以赴。行數百里。遇於旅館。拊棺繞之三周。一慟而絕。京口人鍾將之常州教官。以聞於郡守李次山。結覽為作義娼傳。又系之贊云。

不肯破顏

宋淳熙中。有妓湯賽師居抱劍營。負色寡合。非豪俊不肯破顏。猥官恐為所侮。不敢登門。有惡少詭為外方富民部綱者。飾舘其傍。因盛飾而往。一見交歡。呼酒酬飲。惡少推金不吝。且能調弄風月。舉家大喜。頃之惡少後舁銀環條脫一巨篋。草草視之。皆燦然精金也。娼家愈大喜。不復細察。受而緘之。留連踰月。惟恐其去。一夕惡少謂其家曰。來日當往部中料理某事。欲夙興。煩師作帷袱刷飲食之遺。僕隨往。惡少以計賺其僕至旅。不復來。其家往侍中覘之。寂無蹤跡。然後視一燦然者。皆偽物也。舉家忘恨所以為時而火

無知眇目

秦少游云。有美娼眇一目者。貧不能自贍。乃計謀于母。西游京師。或止之曰。京師天下之色府也。若具兩目猶恐往而不售。況眇一目焉。其擠于溝中矣。娼曰諸有之。心相憐焉。肯以京師之大豈無知我者。遂行抵梁舍河濱逆旅。居一月。有少年從數騎出河上。見而悅之。為留飲宴。明日復來。因大嬖。取置別第中。謝絕姻黨。身執爨以奉之。娼頗少年亦飯。娼疾不食。少年亦不食。嗢嚅伺候。曲得其意。唯恐或不當也。有書生嘲之。少年忿曰。自余得若人。還視世之女子。無知一目者。佳目得一兒矣。又奚以多為。

不幸叛逆

毛惜惜。高郵妓也。宋端平初。別將榮全據高郵以叛。制置使遣人招之。不聽。全與同黨王安等宴飲。惜惜耻於供應。安斥責之。惜惜曰。初謂太尉降。為太尉更生賀矣。今乃閉門不納使者。乃叛逆耳。妾雖賤妓。不能事叛臣。全怒殺之。後人為立廟祀之。

長佐歡娛

宋成都官妓趙才卿。性黠慧。帥府與鄰錢帥會飲。命才卿佐酒作詞。應命立就。歸梁燕云。細柳營中有亞夫。華宴簇名姝。雅歌長許佐投壺。無一日不歡娛。漢宮舊恐名將捧飛詔欲登途。從前密約盡成虛。空贏得淚流珠。

歌以侑觴

知音談

蘇東坡倅杭日，府僚湖中高會，羣妓畢集，惟秀蘭不來。營
將督之再三，乃來。子瞻問其故，答以：沐浴倦臥，忽有叩門
聲，急起詢之，營將催督也。非敢怠命，不覺稍遲。時府僚多
屬意於秀蘭，見其不來，恚恨不已，云必有私事。秀蘭含
淚力辯，而子瞻亦從旁冷語，陰為之解，府僚終不釋然也。
時榴花盛開，秀蘭以一枝藉手獻座中，府僚愈怒，責其不
恭。秀蘭進退無據，但低首垂淚而已。子瞻乃作一曲，名賀
新涼，令秀蘭歌以侑觴，聲容絕佳，府僚大悅，劇飲而罷。

歌以佐酒

聞見錄：宋文潞公知成都，嘗行樂，有飛語至京師。御史
何郯，字聖徒，蜀人，當歸上，遣察之。李少愚謂文潞公曰：此

山堂肆考　角集十五卷　十三　四百四十五

與足念慮。因迎謁聖徒于漢州。同郡有妓善歌，命之佐酒。
聖徒喜之，問其姓，曰楊。聖徒曰：所謂楊臺柳者也。少愚因
取妓帕題詩曰：蜀國佳人號細腰，東臺御史惜妖嬈。從今
喚作楊臺柳，舞盡春風萬萬條。且命其妓歌之，衆曰：聖徒
至成都，頗嚴重。潞公一日宴聖徒，迎其妓雜府妓中，歌其
詞以酌聖徒，聖徒每為之醉。此與陶秀實事同。

語音浮

拜謝濤翁

濤翁過瀘南，瀘帥留府會，有官妓盼盼助[illegible]之。濤翁贈
浣少溪詞曰：腳上鞋兒四寸羅，唇邊朱麝一[illegible]人無
語但迴波，料得有心憐宋玉，祇因無奈[illegible]分
向伊麼。盼盼拜謝濤翁，瀘帥令唱詞侑觴，盼盼[illegible]密
濤翁大喜，醉飲而別。按濤翁，黃山谷號也。[illegible]別
為故云。

[illegible]迎陳烈

宋蔡君謨守福唐，會李泰伯與陳烈於望海亭，以妓侑
酒，妓方拍板一面，烈怖駭，越墻攀木而逝。李因賦詩云：七
閩山水掌中窺，來與人臨對夕暉，誰在畫樓沽酒處，幾多
嗚櫓起潮歸，晴來海色依稀見，醉後鄉心積漸微，山鳥不
知紅粉樂，一聲檀板便驚飛。

戎昱寄情

唐韓晉公滉鎮浙西，戎昱為部內刺史，有官妓善歌，色亦
閑妙，昱情屬甚厚。浙西樂將聞其名，白滉召置籍中。昱不

山堂肆考　角集十五卷　十四　二百九十四

敢留，餞于湖上，為歌詞以贈之，云：好去春風湖上亭，柳條
藤蔓繫人情，黃鶯久住渾相識，欲別頻啼四五聲。且曰：至
彼令歌，必首唱是詞。既至，韓為開筵，自持盃命歌，妓遂唱
戎詞，曲既終，韓問曰：戎使君於汝寄情耶？妓悚然起立曰：
然。不覺淚下。韓召樂將責曰：戎使君名士，寄情郡妓，何故
不知而召置之，成余之過。乃答之，命與妓百縑，即時歸之。

紫山鍾愛

歌兒珠簾秀，姓朱氏，姿容姝麗，雜劇尤當今獨步。胡紫
山宣慰極鍾愛之，嘗擬沈醉東風小曲以贈云：[illegible]江邊
翠竹，織穿海上明珠，月淡時風清處，都隔[illegible]一
片閑情任卷舒，掛盡朝雲暮雨。

求偶任生

唐長安中。娼妓曹文姬工翰墨。為關中第一。號為書仙。笄求為偶者。先投詩以待其自擇。有岷江任生投詩云。玉皇殿上掌書仙。一染塵心謫九天。莫怪濃香薰透骨。霞衣曾惹御爐煙。文姬得詩喜。遂留為偶者五年。後因歌遊春詩乃與生曰。妾本上天司書仙。以情愛謫居人世。今當回。子宜偕行。偶見朱衣吏持玉版至曰。李長吉新撰白玉樓記召汝書碑。生方悟妓為仙女也。遂同拜命。舉步騰雲而去。

不誣仲友

天台營妓嚴蕊。字幼芳。名藝冠絕一時。唐太守仲友命賦紅白桃花。即調如夢令一闋。七夕郡齋高會名士。謝元卿命以己姓為韻賦七夕。酒未行而詞已就。名鵲橋仙。或與仲友有隙。欲據其罪。指唐與蕊為濫。繫蕊于獄月餘。備受箠楚。而一語不及唐。吏勸其認罪不過杖。蕊曰。賤妾縱與太守濫。罪不至死。然是言以污士大夫。則死不可誣也。獄再兩月委頓幾絕。而聲價愈騰。未幾與唐有[illegible]改除。而岳商卿代之。命蕊作自陳。蕊口占卜算子呈覽[illegible]。即時出罪。判令落籍。而宗室納之。

禹錫亂腸

唐劉禹錫罷蘇州。為主客郎中。集賢學士李司空罷鎮在京。慕劉名。嘗邀至第中。厚設飲饌。酒酣。命妙妓歌以送之。劉于席上賦詩曰。高髻雲鬟宮樣粧。春風一曲杜韋娘。司

空見慣渾閒事。惱亂蘇州刺史腸。一說劉禹錫[illegible]過揚州師杜鴻漸飲大醉。宿傳舍。既醒。見二妓在側[illegible]乃曰郎中席上與司空詩。因遣其來。問何詩曰云云。又一說韋應物罷蘇州。過鴻漸。非禹錫也。杜韋娘曲名。

文正屬意

范文正公守鄱陽郡。創慶朔堂。而妓籍中有小鬟尚幼。公頗屬意。既去。以詩寄魏介曰。慶朔堂前花自栽。便移官去未曾開。年年長有別離恨。已託春風幹當來。介因鬻以惠公。

句嘲阿軟

唐元稹到通州。見廳壁間有詩。落句云。綠水紅蓮一朵開。千花萬草無顏色。不知何人題也。緣此詞寄樂天。乃樂天十五年前及第時。贈長安妓阿軟絕句。故白復有詩云。十五年前似夢遊。曾將詩句結風流。偶助笑歌嘲阿軟。那知傳誦到通州。

詩感娉娘

宋張子野云。往歲吳興守滕子京。見小妓娉娘。賞其佳色。後十年再見于京口。絕非向時容態。感之作詩曰。十載芳州采白蘋。移舟傍[illegible]賞青春。當時自倚青春力。不信東風解誤人。

師兒密誓

宋淳熙初。行都角妓陶師兒與蕩子王生狎。甚相[illegible]篤

惡妓所門。不容縲紲。一日王生挂師兒游湖。惟一婢一
僕從之。泰常避渊若。過蘇堤。時日已暮。王生與師兒同去。
特放舟檀比夜達岸。則城門已鎖。不可入矣。王生謂僕曰。
月色甚佳。清遊不可再。市酒般後。旋酌中流。遲明俟入。
倦寢。刖滯總之。為花深處。王生師兒相抱投入水中。舟
人驚救。不及而死。都人作長橋月短橋月以歌之。其所乘
舟。竟為棄物。經年無敢登者。

國容短書

長安名妓劉國容。與進士郭昭述相愛。他人莫敢窺也。後
昭述釋褐授天長簿。遂與國容相別。詰旦赴任。行至咸陽。
國容使一女僕馳矮駒。齎短書云。歡寢之濃。恨離聲之斷。

愛恩憐未洽。絆馬足以無情。使我勞心。因君減食。再期後
會。以結齊眉。

求納嬌如

京師名妓陳嬌如。姿藝俱美。睦州尹一見求納焉。嬌如曰。
願得錦帳十里。乃可。蓋戲言也。翌日載錦帳數十車。陳大
驚。乃如前約。

願覓愛卿

宋薛魏公為陝西安撫。開府長安。李待制師中過之。李有
詩名。席間使為官妓賈愛卿賦詩云。願得貔貅百萬兵。大
戎梟首一時平。歸來不用封侯印。只問君王覓愛卿。

趙龍鄂鳳

梁孝元觀妓詩。趙龍調節鼓。鄂鳳點笙簧。

迴雪合塵

弘執恭觀妓詩。合舞俱迴雪。分歌共落塵。

年衰慕閒

角妓鄭妙端。技藝絕人。名出教坊右。風流之士。咸修飾以
求附。晚年色衰。遂慕閒寂。及死。佯為坐化。有作詩以挽之
者云。歌舞風流世所傳。老來閒寂竟端然。超昇已出平康
苑。解脫還登般若船。且是神通由此日。廣修方便在當年。
莫言柳陌煙花事。功德誰分孰後先。

色衰另嫁

閩中一娼。色且衰。求嫁以圖終身。人薄之。無委禽者。乃決

之術士。術士云。年六十當享富貴之養。娼不以為然。數年
閩人子有閹入內府為大監者。聞其母尚存。遣人求得之。
館于外地。且日拜之。遂見其貌陋恥之。不拜語左右曰。此
非吾母。當更求之。左右覘望其意。至閩求美儀貌者。乃得
老娼以歸。至則相向慟哭曰。陰乖矣。十數年而沒。則術士
可謂奇中矣。

投牒從良

蘇東坡在杭。權領郡事。新太守將至矣。有營妓投牒乞從
良。東坡判四五曰。京兆判狀不難。九尾野狐從良甚便。

出家學道

蝦耕針李當當者。教坊名妓也。姿藝超出流輩。忽翻然若

行[illegible]宮[illegible]溜以
許曰歌[illegible]人
璘音[illegible]去不為蘇州刺史[illegible]明[illegible]風下[illegible]驚怯
部嫌[illegible]人已白頭。

郵亭掃地

周世宗時陶穀奉使江南留寫六朝[illegible]下視江左韓熙載曰五柳公雖若端整其守可窺乃命妓秦弱蘭衣弊衣為驛卒女每日擁篲掃地陶微見悅之詢其妓答曰妻守驛者之女也父喪夫歸託父母陶同與狎與一詞名風光好詞云好因緣惡因緣祗得郵亭一夜眠別神仙琵琶撥盡相思調知音少待得鸞膠續斷絃是何年

數日李後主開宴令弱蘭歌此詞陶大沮即日北歸。

僧寺拂塵

宋魏仲先與寇萊公游陝郊僧寺。多留題。後復同到未見萊公詩已用碧紗籠而仲先詩獨塵昏滿壁。[illegible]有官妓頗[illegible]以衣袖拂之。仲先徐曰若得時時[illegible]也[illegible]碧紗籠。萊公大笑。

山堂肆考人品第十六卷

(一)奴隸

周禮男子入於罪隸女子入於舂槀注云謂坐盜賊刑沒入今之奴婢古之罪人也世俗呼奴婢曰臧獲臧者被贓罪沒入官為奴婢獲者逃亡獲得為奴婢也揚雄方言凡民男而婿婢謂之臧女而婦奴謂之獲一說婿婢之子謂之臧婦奴之子謂之獲又荊淮海岱之間罵奴曰臧罵婢曰獲燕齊之間亡奴謂之臧亡婢謂之獲。

秦綱

左傳二十四年。晉侯逆夫人嬴氏以歸。秦伯送衛於晉三千人實紀綱之僕注云晉侯文公也嬴氏秦穆公女也穆公以文公新有呂郤之難故以三千人衛送之。

晉傒

秦晉之間罵奴曰傒。

周奚

周禮奚三百人注云古者從坐男女沒入縣官曰奴婢。其少才智者以為奚。今時侍史官婢是也。

齊娠

娠音申燕齊之間養馬者及奴婢女厮。皆謂之娠注云。女厮謂婦人給使者。

膺犬才

魏陳琳檄。虎犬之才。爪牙可任。

牛馬走

史記。太史公牛馬走。言為太史公掌牛馬之僕也。

廝養

公羊傳。廝役扈養。唐皮日休記。趙廝夫養。注云。析薪為廝。炊烹為養。

牧圉

左傳僖二十八年。甯武子與衛人盟於宛濮曰。不有居者。誰守社稷。不有行者。誰扞牧圉。注云。養牛曰牧。養馬曰圉。

應門

李令伯表。應門無五尺之僮。

置市

王莽曰。秦置奴婢之市。與牛馬同闌。制於民臣。顓斷其命。令改奴婢曰私屬。皆不得賣買也。注云。闌廄閑也。即牛馬闌圈。

廬兒

漢蕭望之傳。望之與王仲翁同輩。之以射策甲科為郎。署小門東候。王仲翁補大將軍。出入從倉頭廬兒。下車趨門傳呼甚寵。顧謂望之曰。不肯錄錄。反抱關為。望之曰。各從其志。注云。漢名奴為倉頭。頭非純黑。以別於良人也。諸給事殿中所居為廬。倉頭侍從。因呼為廬兒。

家僕

史記與家僕棲居齊處也。故今奴隸謂之家僕。

遺賈

史記。諸呂擅權。陸賈曰。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將。將相和。則士豫附。於是陳平遂交歡太尉勃。以奴婢百人遺賈。

賜光

漢宣帝賞賜大司馬霍光奴婢。前後共百七十人。唐李大亮以功。上賜奴婢百口。大亮謂曰。爾曹皆衣冠子女。不幸破亡。吾忍繫而為隸乎。縱遣之。高祖聞之嘆美。更賜似婢二十口。後破吐谷渾。復賜奴婢百五十口。悉以遺之親戚。

侯問

見賤士、

士風

晉石崇蒼頭雄翹者。性康直。有士風。潘岳見而稱異。勸崇免之。乃歸鄉里。

典琴

啓顏錄。北齊王元景有奴名典琴。

執鞭

晉陶侃家僮千餘。有胡奴者。不喜言。常默坐。侃一日出郊。奴執鞭隨。胡僧見而驚禮云。此海山使者也。言而隱之。侃異之。至夜失奴所在。

奴乳主孫

淯音育

東漢李善，字次孫，南陽淯陽人。本同縣李元蒼頭。元家疾疫相繼死沒，唯有孤兒續始生數旬，而貲財千萬。諸奴婢欲殺續，分其財產。善潛負續逃，親自哺養，乳為生湩。續在襁抱，奉之不啻長君。續年十歲，善與歸本縣，修理舊業。告奴婢於官，悉收殺之。

湩音動

奴匿主子

晉祖逖有胡奴曰王安，逖甚愛之。及逖子約之誅，安嘆曰：豈可使士稚無後乎？乃往就市觀刑，逖庶子道重，始十歲，安竊取以歸，匿之，變服為沙門。

引泉灌蔬

見泉

接水釀酒

鏘音槍

酉陽雜俎：魏賈鏘家累千金，博學善著作。有蒼頭善別水，常令乘小艇於黃河中，以瓠匏接河源水，一日不過七八升，經宿，色赤如絳。以釀酒，名崑崙觴，酒之芳味，世所絕有。嘗以三十斛上魏莊帝。

訴主藏甲

鎧音愷

唐大理卿馬曙有犀鎧數十具，懼而瘞之。奴王慶以怨告曙藏甲，異謀。按之，無他狀，竟投曙嶺外。慶免罪，魏謩引律固爭，卒論慶死。

衛主持兵

唐武元衡被害，自是公卿入朝，俱以家奴持兵呵衛。

買奴置田

史記：季布，楚人也。項籍使將兵，數窘漢王。及項羽滅，高祖購求布千金。敢有舍匿，罪及三族。布匿濮陽周氏。周氏迺髡鉗季布，衣褐衣，置廣柳車中，并與其家僮數十人之魯朱家所賣之。朱家心知是季布，乃買而置之田。誡其子曰：田事聽此奴，必與同食。

約奴過舍

唐崔覲老無子，以田宅財貨分給奴婢，各令為業，身與妻隱南山，約奴婢過其舍，則設酒食，夫妻欣詠相視為娛。

醉罵縣令

种音冲

東漢班孟堅在竇憲幕府，有奴干洛陽令种兢車騎，吏呵之，奴醉罵，兢大怒，畏憲不敢發。及憲敗，賓客皆逮考，兢捕繫固，遂死獄中。

合役秀才

酉陽雜俎：秀才權同休，元和中落第，旅遊蘇湖間，遇疾貧窘，雇僕一人，已一年矣。後疾漸差，秀才召雇者曰：余貧迫若此，無由寸步，因褫垢衣授之，令辦酒肉，予將會村老，丐道路資。雇者笑曰：此固不足辦，某當營之。乃斫枯桑，聚於盤上，噀之，悉成牛肉。復汲數瓶水，傾之，乃旨酒也。村老皆醉飽，獲束縑三千。秀才慚謝雇者，請為僕。雇者曰：予固異人，有失謫於下賤，合役於秀才，若限未足，復須力於他人。請秀才勿變常，庶卒其事。秀才雖諾之，每呼指色上

噀音遜

高□□之不安□□乃辭曰□才□□□□□□也因號□
才修短之數遂去不知所之
為奴報仇
見賢士
為奴償德
唐山東節度府問陽城義士發使遺五百縑戒使者不令
反城固辭使者委而去城置之未嘗發會其一人鄭俶欲葬
親貸於人無所得城知其然舉縑與之旣葬還因為君子
之施須為奴以償德城曰非也能與我為學乎□□即教
以書
抱頭就戮

東漢宋則為鄢陵令則子年十歲與蒼頭共弩射矢激誤中子即死奴抱頭就戮則察而恕之潁川荀爽深以
為美
鬻身辦喪
唐盧懷慎家無餘蓄惟一老蒼頭請自鬻身以辦喪事
助勞
晉陶淵明為彭澤令不以家累自隨送一力給其子書曰
汝旦夕之費自給為難今遣此力助汝薪水之勞此亦人
子可善遇之
恃勢
唐柳子華為臨應令宰相元載有別墅以奴主之□□□郎
恃□□□徵租賦未嘗入官子華因奴入謁收付獄發其
宿罪杖殺之一邑震伏
廝臺掠民
唐安樂公主與長寧定安三家廝臺掠民子女為奴婢左
臺御史袁從一縛送獄主入訴帝為手詔赦免從一曰陛
下納主訴縱奴驕掠平民何以治天下臣不忍陛下法
以偷生也又李絳為華州刺史承璀田多在部中主奴擾
民絳捕繫之
廝豎預政
唐崔蕘為陝虢觀察使是時王仙芝亂濱上河南群盜竝
起蕘醉脫不曉事委政廝豎

作車
韓愈送窮文正月乙丑晦主人使奴星結柳作車縛草為
船按奴星韓奴名又北齊王元景奴名典琴江表傳吳太
奴名谷利
鋤藥
唐施肩吾詩鋤藥擁雇老叟焚香呼小青
悼亡奴詩
唐溫州刺史朱褒悼亡奴詩□□□□□□只住人間
十五年昨日施僧裙帶上斷腸猶繫琵琶弦注云唐人亡
者過七日則以亡者衣物施僧見唐摭言
詔跛奚文

黃山谷跛奚文，次韻何適歸李安詩。為置婢無所得，
得跛奚，蹣跚離跂，不利趨走。主人不悅，對人怒罵，一笑
之曰：先齋羊而非其芻者，不得食。先飼使牧羊在谷，牧
一意于草露之際而出，芊露澤而歸，不亡一羊，在其牧。故
曰：使人也器之，物有所不可，則亦有所宜。呼跛奚來前，吾
為若詔之：汝能與壯士拔距乎？能與群狙賭爭乎？能與八
駿取路乎？能逐三窟狡兔乎？皆曰：不能。曰：是固不能。閽門
之內，閒無事此。今將詔若，可為者。晨入庖舍，滌鐺瀹釜，料
簡蔬茹，留精黜粗，治鱗肉法欲方，膾魚法欲長，起溲如截肪，
煮餅深注湯，和糜勿投醯醢，曰晚用薑葱，滌不用焦，旋葅
菹不用黃飯，不欲著牙，揚盆勿駐沙，姨嫗臨食，爬垢掩髮，梁

指瓴均，嘬截懷，凡事無大小，盡當關白。凡前之為，汝能之
否？跛奚對曰：我缺於足，猶全於手，如前之為，雖勞何答。黃
子曰：若是則不既有用矣乎？皆應曰：無不滿意。

懶鬚

初學記：王褒有奴號鬚奴，嘗有辭責其鬚曰：我觀夫人鬚
長而黑，脩弱而調，離離若緣坡之竹，鬱鬱若春田之苗。若
子之鬚，既亂且赭，枯槁憔悴，垢流離，污穢泥土，無素顏
可依，無豐順可憐，頓毓而當如死灰，曾不如犬羊之尾，
為爾頡者不亦難乎。

蓬首

輟耕錄：許魯齋先生在中書日，命牙儈雇一僕役，特選一
能應對閒禮節者進。卻之曰：特欲老實耳。他日須一蓬首
垢面愚騃之人，盡用之。僑請問其故，先生曰：諺云馬騎
上等馬，牛用中等牛，人使下等人。馬上等能致遠，牛中等
易馴，人下等則愚，若其聰明過我，則我反為所使矣。如司
馬溫公家一僕三十年，止稱君實秀才。蘇子瞻學士來謁，
聞而教之，明日改稱大參相公。公驚問，僕以實對。公曰：好
一僕被蘇東坡教壞了。這便是樣子。

不肯行酤

漢王褒僮約：蜀郡王子淵以事到湔，上寡婦楊惠舍，有一
奴名便了，倩行酤酒，便了拽大杖上冢巔曰：大夫買便了時，
但約守冢，不約為他家男子酤酒也。子淵大怒曰：奴寧欲

賣耶？惠曰：奴父許人，人無欲者。子即決賣券云。奴復曰：欲
使皆當上券，不上券便了不能為也。子淵即讀券文，其略
曰：舍有客至，提壺行酤，汲水作餔，滌杯整案，披蒜斷蘇，切
脯築肉，臛芋膾魚，炰鱉烹茶，盡力且鋪。犬吠當起，警告鄰
里，根門柱戶，上樓擊鼓，持盾曳矛，環落三周，勤心疾作，不
得遨遊。奴老力索，種莞織席，事訖欲休，當舂一石。夜半無
事，浣衣當白。奴不聽教，當笞一百。讀券文訖，詞窮咋索。佗
佗叩頭，兩手自縛，目淚下落，鼻涕長一尺。如王大夫言，不
如早歸黃土陌，蚯蚓鑽額。早知當爾，為王大夫酤酒，真不
敢作惡。

不服執燭

侯[illegible]入都嘗與客奕棊叅頭執則戲推削加杖奴曰郎君[illegible]執燭不敢辭今倚奕延何處也耶
大醮道[illegible]
易酒
唐陽城[illegible]遣奴求米奴以米易酒醉卧於路城怪其不還與弟迎之未醒城乃自負以歸及醒謝罪城曰天寒而飲何責焉
取漿
唐寶軌嘗戒家奴無出外忽遣奴取漿公廚既而悔焉曰要當借汝頭以明法令斬奴
奴能斫石
林邑記夷奴范文夷帥父奴也以刀斫石如斬瓜蒭後為國王

奴可託金
宋程明道雖奴僕必託以忠信嘗自澶淵遣奴持金詣京師貿所物付金之數可當二百千奴無父母妻子同列聞之皆駭且誚既而奴持物如期而歸衆始嘆服
操筐出亡
戰國楚公子微服過宋門者難之其僕操筐而罵曰隸也不力門者出之
以杖擊臣
宋武帝寵一鯤為奴嘗以杖擊群臣

恃愛扶權
漢霍光監奴馮子都有殊色光愛幸之常與計事頗扶權傾郡邑注云監奴謂奴之監知家務者
感恩刻骨
宋李沆字太初一僕逋宅金數十忽一夕遁去其僕有女年十歲[illegible]沆[illegible]為[illegible]夫人曰[illegible]如己[illegible]於堂夫人如[illegible]教訓婦德及笄擇壻[illegible]之[illegible]京聞之感佩刻心骨沆病僕夫婦刲股為羹餽之沉體[illegible]三年以報
奴知文章
[illegible]晉郗愔子方回有奴頭善知文章王羲之愛之每稱於劉惔[illegible]惔問何如方回羲之曰小人耳何得比郗公惔曰不如方回故常奴耳

奴善射騎
唐王毛仲父小事坐沒為官奴生毛仲長事臨淄王王出則有李守德者亦人奴善射騎王市得之與毛仲等
愛才
唐[illegible]士有奴事穎士十年笞楚嚴慘或勸其去答曰非不能去愛其才耳
化德
唐陽城值歲饑屏跡不過鄉里僧徒為粥講論不輟有奴都兒化其德亦方介自約或哀其餒與之食不納[illegible]

屢數杯乃受之。

守主不離

涑水記聞王達者屯田郎中李巽僕夫也事巽父叔信之既而去從巽兵以達入捧日軍凡十餘年會巽以子學妖術妄言事父子數械御史臺獄上怒甚治獄急巽平生親友無一人敢餉問之者達旦夕守臺門不離給飲食候信問者四十餘日巽坐貶思州別駕仍即時監防出城諸子皆流嶺外達追哭送之至河利人不習嶺南水土從者皆辭去曰我不能從君之死鄉也數日巽感恚死窮無家人達使母守其喪出為治喪事朝夕哭如親父子見者皆為流涕殯巽於城南佛舍然後去嗟乎彼所得於巽不過

一飯一衣而已今世之士大夫因人之力致位公卿而故人臨不測之患屏手側足反目視之猶懼其禍之及已也若遇伍大遠謫去之或從而擠之以自脫設望其優恤賑救耶彼雖巍然衣冠頎君子哉稽其行事則此僕夫必羞之。

事主不貳

宋黃山谷曰役者余成忠信不貳事鄙八年未嘗見其過蓋自少時至於今行年六十矣猶一日也吾嘗與僚友論其為人雖古之學問士大夫未強而厚於信如第伍公胡威未能遠過也豈子夏所謂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者乎吾貧不能脫其役與之同歸江湖之上作詩以識愧云

詩曰丹藉生涯無列鼎白頭忠信可專城自非車騎將軍勢愧使王尼常作兵按王尼晉人字孝孫嘗為兵在大將軍府洛中名士王澄胡毋輔之皆與尼友大將軍聞之與尼長假遂得離兵。

奴盜銀盃

唐柳公權字誠懸善書公卿貶遺巨萬多為主藏奴海鷗龍安盜用嘗別貯盃盂一笥縢緘如故而器皆亡奴妄言叵測者公權笑曰銀盃羽化矣不復詰

奴竊銀器

宋張文定齊賢為江南漕日家宴一奴竊銀器數事置懷中公熟視不問後為宰相廝役多得班行此奴不沾寸祿

乘間泣告公曰爾憶江南盜吾銀器乎我懷之三十年不以告人汝亦不知也吾進退百官激濁揚清安敢以盜賊薦耶念汝事我久今與錢三百千不可復留奴拜謝而去

通主愛婢

齊張敬兒家為僮僕日給嘗為吳泰家僮求通泰所愛婢事發將殺之逃賣棺材中以蓋加上乃免後宋明帝立四方反叛敬兒為將啟帝云吳泰以謀助反甄為督強詔收籍吳氏家人保身得出其財貨數十車并兒皆有之取所通婢以為妻。

私主侍兒

沈洵為節度使奴私其侍兒洵將殺之奴懼結牙將為亂

夜攻掠，滅其家。

奴享長壽

并州刺史段熲，送故漢渡遼將軍范明友鮮卑奴，年二百二十歲，言語飲食如常人。風俗通。公孫志聊有翁頭久餘也。年七十二。

以得封侯

東漢光武時，漁陽太守彭寵自負其功，帝接之不滿意，遂反。其蒼頭子密等斬寵及妻首來降，封奴為不義侯。

〇婢妾

覆酒

劉向列女傳：周大夫仕於周，妻淫於隣主父，還，妻恐覺之，為毒酒使媵婢進之。婢私念曰：進之則殺主父，告之則殺主母。因佯覆酒。主父怒而笞之。妻恐婢言之，因他過欲殺之。婢既杖將死而不言。主父之弟聞之，直以告主父。主父放其妻，將納婢。婢辭以自殺。主父乃厚幣嫁之。

翻羹

東漢劉寬，字文饒，性度溫仁，多恕。雖在倉卒，未嘗疾言遽色。夫人欲試寬令恚，伺當朝會，嚴裝已訖，使婢奉肉羹翻污朝服。寬神色無異，徐顧婢曰：羹爛汝手否。其以下此，稱為長者。

没身贖父

見女

挺身代主

皇甫謐列女後傳：會稽羅貢者，受聘未及配，適遭賊欲犯之，臨以白刃。素婢名青青，乞代素死，賊殺素。後欲犯青青，青青曰：向欲代素，恐被恥，獲害耳。今素尚死，何以生為。復殺之。

家婢知書

劉義慶世說：鄭玄家奴皆讀書。玄嘗怒，使曳一婢於泥中。一婢來問，以胡為乎泥中。答曰：薄言往愬，逢彼之怒。

胡婢善射

三輔决錄：金禕為郎。上討留在許都。時魏武使長史伍必將兵衛天子於許都，禕與必相善，知禕有胡婢善射，嘗使之從其後也。

執爐

漢尚書郎入直，給侍使二人，選端正妖麗者，執香爐燒衣服。

添香

劉禹錫和白樂天誚失婢詩：把鏡朝猶在，添香夜不歸。鴛鴦拂瓦去，鸚鵡透籠飛。不逐張公子，即隨劉武威。新知正相樂，從此脫青衣。又劉謐之賤曰：方欲教奴學耕，使婢執杼。

遣婢主爨

晉祖納字士言，家貧，常自炊爨以養母。大將軍王敦聞之

遺其一婢辟為從事中郎人戲曰奴價倍婢價訥曰百里
奚何必輕於五羖羊皮耶

遺婢掌牋

唐潞州節度使薛嵩有青衣曰紅線善彈阮咸通經史嵩
遣掌牋表號內記室後田承嗣欲併潞州嵩常以憂紅線
曰某誠賤也亦能解主公之憂乃夜潛至魏城竊承嗣床
頭金盒而回嵩即作書遣承嗣曰昨暮有客自魏中來云
從元帥床頭得一金盒不敢留謹用封納承嗣見盒驚倒
自是與嵩和好

見青池

吹篪降羌

後魏河間王琛為秦州刺史諸羌叛屢討之不降有婢曰
朝雲善吹篪王令朝雲假為貧嫗吹篪而乞諸羌聞之悉
皆流涕迭相謂曰何為棄墳井在山谷為寇也即相率歸
降秦人語曰快馬健兒不如老嫗吹篪

出財募士

唐崔寧弟寬守成都楊子琳乘間寇盧州寬與戰力屈寬
婢妾任素驍勇即出家財十萬募勇士得千人設部隊自
將以進子琳大懼而退

侍婢殺主

漢大司空扶平侯王崇就國戚餘為侍婢所殺

舊婢告主

唐楊謹矜父塚草木皆流血懼問所善胡人史敬忠敬忠
使身袒裸而坐林中厭之會婢春草有罪謹矜欲殺之
敬忠曰勿殺鬻之可市十牛歲耕田十頃謹矜從之婢入
貴妃姊家因得見帝帝愛其辯慧留宮中常侍左右帝問
所從來婢奏為謹矜家所貴具言敬忠夜過謹矜坐庭步
星夜分乃去帝大怒後王鉷等與李林甫作飛語告謹矜
有詔賜死

誣人為姦

殷芸小說王武子左右人嘗於閣中就婢取濟衣服婢欲
姦之其人云不敢婢云若不從我當大呼其人終不從婢
乃呼曰甲欲姦己濟令殺之其人具述前狀武子不信其
人曰枉不可受當訟府君於天由是武子經年疾困此人
見形云府君當去矣遂卒

失身遭辱

青瑣王郎中幼女名瓊奴因父死失身於道奉常家為婢
妾遭主母凌辱尚至奉常道出淮上書其事於驛壁見者
哀之王正甫為作歌

焚券遣歸

唐羅遜嘗有以婢遺之者遜問所從來答曰女父兄人皆為
官所貴留者獨老母耳遜憐然為焚券召母歸之

質錢許贖

柳子厚為柳州其俗以男女質錢約不時贖則子本相侔
則沒為奴婢子厚為設方計悉令贖歸其尤貧力不能者

令書其傭足相當則使歸其本主公綽下其法於他州比一歲免而歸者且千人。

贖約令還

李德裕為蜀時蜀人多鬻女為人婢德裕為著科約凡年十三而上執三年勞下者五歲及期則令還其父母

賜資遣嫁

東軒筆錄江南有縣令鍾離君與鄰縣令許君結婚鍾離君女將出適買一婢以從嫁一日其婢執箕帚至堂前熟視泣曰幼時我父於此地穴為毬窩與我戲劇也鍾離君驚問曰汝父何人我父前政前令身死家破流落民間令詢實以書抵許令曰吾買婢得前令之女惻而悲之義不可久辱當輟吾女嫁資先為求婿更俟一年別為吾女營辦嫁資以歸君子可乎許君答書曰蘧伯玉恥獨為君子願以前令之女配吾子別求良婿以嫁君子於是前令之女卒歸許氏

黃滔念亡婢

閩晉録閩川參軍黃滔有婢笑春紅死滔念之洒淚欄楯屏帳

樂天詠失婢

樂天詩宅院小牆庳坊門帖榜遲舊恩慚自薄前事悔難追籠鳥無常主風花不戀枝今宵在何處唯有月明知

私通王令

[illegible]中有人三珠與嫂婢私通情好甚篤然艱於遇若婢去[illegible]而[illegible]好符合[illegible]扇其婢製白團扇歌以贈珉云團扇[illegible]扇[illegible]持自障面憔悴無復理羞與郎相見

贈婢崔生

從事崔郊寓居漢上也切有婢端麗善音律郊嘗私之既貧鬻於連帥于頔家得錢四十萬寵盼彌深郊思慕不已其婢因寒食來從事家值郊立柳陰馬上連泣誓若山河崔生贈以詩曰公子王孫逐後塵綠珠垂淚滴羅巾侯門一入深如海從此蕭郎是路人或有嫉郊者寫詩於座于公覩詩令召崔生曰此詩是公作耶遂命婢與生同歸

細過輒殺

張直方婢有細過輒殺之

許疾送還

小說唐柳僕射仲郢鎮西川日嘗怒出一婢鬻於大校蓋巨源宅一日蓋臨街呼賣綾者親於東閣下揣厚薄酬酢可否柳婢於窗隙偶見因作中風狀失聲仆地自呆送還既出外舍或問曰汝有此疾幾何時也婢曰不然我曾服事柳家郎君豈忍更事賣絹牙郎耶一說作出[illegible]右家

山堂肆考形貌第十七卷

○美男 附醜陋

家語息土之民美

懸珠編貝

東方朔曰臣年二十有二長九尺三寸目若懸珠齒若編貝勇若孟賁捷若慶忌廉若鮑叔信若尾生若此可以為天子大臣矣

疑脂點漆

語林王右軍目杜弘治曰面如凝脂眼如點漆此神仙中人按弘治杜乂字也

美如冠玉

漢陳平陽武人挺身仗劍間行歸漢因魏無知求見漢王與語大悅即拜為護軍中尉周勃等言於上曰陳平雖美如冠玉其中未必有也注云飾冠以玉光好外見中無所有也

爛若明珠

見勇摽

狀如好女

太史公曰余以為留侯其人計魁梧奇偉至見其圖狀貌如婦人好女

貌如美婦

陳子高會稽山陰人世微賤織履為業侯景之亂子高從父寓都下年方十六尚總角容貌艷麗纖妍潔白如美婦人見者靡不嘖嘖嗟異遇亂卒揮刀刃縱橫門禁不忍下更引而出之數矣

眉目若畫

東漢[illegible]眉目若畫又劉宋[illegible]分明鬚髮如墨時與謝莊同在武帝前一時頓有兩玉人

安采如玉

晉書鄭敬字台文為人仁知[illegible]如峙玉

狀貌異人

東漢蔡邕謂從弟谷曰董卓性剛難濟吾且逃遁山東以待如何谷曰君狀貌異於常人每行觀者盈集以此自匿不亦難乎

鬚目驚人

晉劉牢之字道堅鬚目驚人沉毅多計畫

奏事目送

廣田鳳字秀宗儀容端正為郎入奏事靈帝目送之又題柱曰堂堂乎京兆田郎又新野功曹鄧衍以外戚小侯預朝政容止謹而有出於眾顯宗目送之特賜輿服

相遇手縈

世說潘岳字安仁妙有姿容挾彈出洛陽道婦人遇者莫不連手縈之又岳每行於道群嫗以果擲之常盈車

張蒼如瓠

髯。昔以漢張蒼當臨刑，解衣伏鑕，長大肥白如瓠。王陵見而怪其美，乃言於沛公赦之。

和嶠如松

嶠音喬　森音參　砢音科

晉裴頠云：和嶠森森如千丈松，雖磥砢多節，然施之大廈，有棟梁之用。

相如閒雅

漢司馬相如之臨邛，從車騎，雍容閒雅甚都。注云：都，猶姣也。詩曰：洵美且都。

張緒風流

齊書：劉悛之為益州刺史，獻蜀柳數株，狀若絲縷。武帝植於太昌靈和殿前，常嗟玩曰：此柳風流可愛，似張緒少年時。

色皎

世說：何晏字平叔，美姿儀，面至白。魏明帝疑其傅粉，夏月與熱湯餅，既噉，大汗出，以朱衣自拭，色轉皎然。

膚清

晉謝尚論中朝人物，杜乂膚清，叔寶神清。

龍章鳳姿

晉嵇康字叔夜，長七尺八寸，雖土木形骸，不加飾厲，而龍章鳳姿，天質自然，正爾在群形之中，便自知非常之器。又山濤曰：嵇叔夜之為人，巖巖若孤松之獨立，傀俄若玉山之將崩。按：傀俄即巍峨也。

瑤林玉樹

麈音主　寧去聲

晉王衍字夷甫，神姿高徹，如瑤林玉樹，自是風塵表物。嘗執白玉柄麈尾，與手都無分別。山濤見而嘆曰：何物老嫗生此寧馨兒。又王敦稱夷甫處眾中，如珠玉之在瓦礫也。

市嫗遺帽

晉王濛字仲祖，美姿容，嘗帽破，入市買之。群嫗悅濛，遺以新帽。

酒家盈樽

王夷甫嘗與交遊詣酒家，飲觀者如市，酒家盈樽餽食以延留之。

乘羊車

衛叔寶齠齔中乘羊車入洛陽市，見之者以為誰家玉人。

披鶴氅

見雪。

蒹葭倚玉樹

世說：魏明帝使后弟毛曾與夏侯玄共坐，時人謂蒹葭倚玉樹。按：玄字太初，為黃門侍郎，以與玄並坐為恥，明帝恨之，左遷羽林監。

野鶴在雞群

晉嵇紹字延祖，康之子。有人語王戎曰：嵇延祖卓卓如野鶴之在雞群。答曰：君未見其父耳。

容儀高邁

晉裴楷容儀高邁，時謂之玉人。又曰，裴叔則如玉山上行光照映人也。

風神峻整

唐崔湜文才清麗，風神峻整，當時目為釘座梨，言席上之珍也。

儀止秀偉

武后召張嘉貞見內殿，以簾自隔。嘉貞儀止秀偉，奏對侃侃，后異之。嘉貞請曰，臣草茅之人，未覩朝廷威儀，陛下過聽，引對禁廷，天顏咫尺，若隔雲霧，恐君臣之道有未盡也。后曰善。詔上簾，引見，拜監察御史。

舉止秀峙

唐崔渙舉止秀峙，若玉而冠者，仕至吏部侍郎。遷之父左

見者改容

裴瓚風神高邁，為中書侍郎，出入禁門，見者肅然改容。

遠國延首

宋褚太宰淵美儀觀，善容止，俯仰進退，咸有風則。每朝會百僚遠國莫不延首。明帝嘗嘆曰，褚淵能遲行緩步，便持此得宰相。時人以方何平叔。

軒軒如朝霞

世說海西時，諸公每朝，朝堂猶暗，唯會稽王來，軒軒若朝霞舉。又云，宗名兄李門於便殿，神氣高朗，軒軒然若霞舉。

濯濯如春柳

世說有人歎王恭形茂者，云濯濯如春月柳。

日月入懷

世說時人目夏侯太初朗朗如日月之入懷。

琳琅觸目

世說有人詣王太尉，遇安豐大將軍丞相在，往別屋見季胤平子，還語人曰，今日之行，觸目見琳琅珠玉。

德秀眉宇

唐元德秀字紫芝，房琯每見嘆曰，見紫芝眉宇，使人名利之心都盡。

蔣凝風標

唐蔣凝美風標，號玉笋班，每到朝士家，以為祥瑞。

質等珪璧

宋明帝姿貌豐潔，與珪璧等質。

光映殿庭

頫音[illegible]

元趙孟頫神觀煥爛，容儀軒舉，每一入朝，則光映殿庭。世祖常目送之，語左右曰，此神仙中人。

閉門而泣　已下醜陋

左定十年，宋公子地有白馬四，景公嬖向魋，魋欲之，公取而朱其尾鬣以與之。地怒，使其徒抶魋奪之。魋懼將走，公閉門而泣之，目盡腫。

共船而釣

魏王與龍陽君共船而釣，龍陽涕下。王曰，何為泣。對曰，為

王之所得魚也。王曰：何謂也？曰：臣之始得魚也，臣甚喜，後得又益大，臣欲棄前得魚矣。今臣得拂枕席，四海之內美人甚多，聞臣得幸於王，必褰裳趨者衆矣，而臣亦猶前所得之魚，亦將棄矣，臣安能無涕乎？王於是布令於四境之內曰：敢言美人者族。

乃遺之虞

戰國策：獻公欲伐虞，而憚宮之奇存。荀息曰：周書有言，美男破老。乃遺之美男，教之惡宮之奇。宮之奇以諫而不聽，遂亡去，因而伐虞取之。按破老，言破其老成人，使之雖有言而不用也。

有寵於衛

彌子。名瑕，衛之嬖大夫，以色有寵於衛。衛國法：竊駕君車者罪刖。彌子之母病，其人有夜告彌子，彌子矯駕君車以出。靈公聞而賢之曰：孝哉，為母之故，忘其刖罪。異日與靈公遊果園，食桃而甘，以其餘獻靈公。公曰：愛我忘其口而啖寡人。及彌子色衰而愛弛，得罪於君。君曰：是嘗矯駕吾車，又嘗食我以餘桃。故彌子之行，未必變其初也，前見賢，後獲罪者，愛憎之心變也。

賞賜擬鄧通

嫣前條

韓嫣字王孫，漢武帝為膠東王時，嫣與上學書，及上即位，欲事伐胡，而嫣先習兵，以故益尊貴，官至上大夫，賞賜擬鄧通，與上共臥起。

愛幸埒韓嫣

漢李延年，中山人，身及父母兄弟皆故倡也。女弟得幸於上，號為李夫人。延年善歌，為變新聲，得李夫人產昌邑王，由是延年貴，為協律都尉，佩二千石印，綬與上同臥起，其愛幸埒韓嫣。

〇美婦

娃前條

服虔曰：今天南楚以美色為娃。揚雄方言：宋衛晉鄭之間美色曰艶，秦晉之間美貌為娥，美狀為窕。

美心為窈

髮不屑髢

詩鄘風：鬒髮如雲，不屑髢也。注云：鬒，黑髮。髢，髲也。人少髮則以髢益之，髮自美則不絜於髢而用之也。

眉不施黛

東漢明帝馬皇后美髮，為四起大髻，但以髮成，尚有餘，繞髻三匝。眉不施黛，獨眉角小缺，補之如粟。

南威

戰國策：晉文公得南威，三日不朝，遂推南威而遠之，曰：後代必有以色亡其國者。

西施

吳越春秋：諸暨苧蘿山有鬻薪者之女，有東施家、西施家。西施姓施，在溪之西，故曰西施。越王用范蠡計，取獻吳王。後滅吳，蠡復取西施，乘扁舟遊五湖而不返。莊子天運篇：西施病

矉與顰同

心而矉其里。其里之醜人見而美之，歸亦捧心而矉其里。其里之富人見之，堅閉門而不出；貧人見之，挈妻子而去之走。彼知美矉而不知矉之所以美。

遺郭

戰國策：晉獻公欲伐郭，而憚舟之僑存。荀息曰：周書有言，美女破舌。乃遺之女樂以亂其政。舟之僑諫而不聽，遂亡。因而伐郭破之。按舌謂諫臣也。

啖蜀

昔蜀與中國不通，自秦以金牛美女啖蜀，始通中國。

目逆

左桓元年，宋華父督見孔父嘉之妻於路，目逆而送之，曰：美而艷。

意移

頞音遏

司馬喜見趙王曰：臣周流無所不至，未見人有中山陰姬者也。不知者特以為神人。其容貌顏色固絕人矣，若其眉目準頞，乃帝王之后，非諸侯之姬也。趙王意移，大悅曰：吾願請之，何如？喜曰：臣竊見其佳麗，口不能無道爾。即欲請之，是非臣所敢議，願王勿泄也。

尤物移人

左昭二十八年，初，叔向娶申公巫臣女，其母欲娶其黨。叔向曰：吾母多而庶鮮，吾懲舅氏矣。其母曰：子靈之妻殺三夫一君一子，而亡一國兩卿矣，可無懲乎？吾聞甚美必有甚惡。夫尤物足以移人，苟非德義，則必有禍。叔向懼，不敢娶。平公強使娶之，生楊食我。及長，與祁盈為亂，晉人殺食我，羊舌氏遂滅焉。

禍水滅火

見宮嬪。

高唐

見雨。

下蔡

宋玉登徒子好色賦：大夫登徒子侍於楚王，短宋玉曰：玉為人體貌閑麗，口多微辭，又性好色，願王勿與出入後宮。王以其言問玉。玉曰：天下佳人莫若楚國，楚國之麗者莫若臣里，臣里之美者莫若臣東家之子。增之一分則太長，減之一分則太短，著粉太白，施朱太赤，眉如翠羽，肌如白雪，腰如束素，齒如含貝。嫣然一笑，惑陽城，迷下蔡。然此子登牆闚臣三年，臣未之許。

處以椒房

靚音請

越王謀滅吳，以美女夷光、脩明貢於吳。吳處以椒華之房，貫細珠為簾幌，朝下以蔽景，夕捲以待月。二人當軒並立，理鏡靚粧於珠幌之內，窺之者莫不驚心動魄，以為神人。按夷光、脩明，西施、鄭旦之別名。

貯之金屋

見皇后。

忘犁忘鋤

秦羅敷陌上桑。行者見羅敷，下擔捋髭鬚。少年見羅敷，

帩音哨 脫帽著帩頭。耕者忘其犁，鋤者忘其鋤。歸來相怒怨，但坐

觀羅敷。

傾城傾國

見宮嬪。

芙蓉臉

西京雜記。文君卓王孫之女，有殊好媚色。望如遠山，臉際

常若芙蓉，肌膚柔滑如脂。十七而寡，為人放誕風流，故悅

長卿之才，而越禮焉。

楊柳腰

見寵矣。

善為妖態

東漢梁冀妻孫壽色甚美，善為妖態，作愁眉啼粧墮馬髻

齲音矩 折腰步齲齒笑，以為媚惑。冀甚寵憚之。冀所愛監奴秦宮，官

至太倉令，得出入壽所，因與私通。

善畫長眉

隋煬帝御女吳絳仙善畫長眉，帝嘗以紅箋進詩謝帝，帝曰：

絳仙才調女相如也。

解圍

漢高祖被圍平城，陳平使畫工圖美女，間遺閼氏云：漢有

美女如此，今皇帝困厄，欲獻之。閼氏畏其奪其寵，謂單于云：

漢天子亦有神靈，得其土地，非能有之。於是匈奴開其一

角得突出。

破族

諴音咸 脣罌諴被知於宣宗，許以為相。宰相令狐綯忌之，自郴

掌兄三從不得還。諴思有以結綯，至太原，求麗人盛飾，使

獻綯。綯曰：太原於我無分，今以是餌，將破吾族矣。不受。

玉簪搔頭

見宮嬪。

金訶遮痕

楊貴妃日與安祿山嬉遊。一日祿山醉戲，引手抓傷妃胸

乳間。妃泣曰：吾私汝之過也。慮帝見痕，以金為訶子遮之。

後宮中皆效焉。

唾石華

趙后飛燕與其妹合德坐，后誤唾妹袖。合德曰：姊唾染人

紺袖，正似石上華。假令上方為之，未必能如此衣之華。乃

號石華廣袖。

垂玉筋

六帖。魏甄后面白，淚雙垂，如玉筋也。

青琴

嫻音閑 上林賦：青琴宓妃之徒，絕殊離俗，妖冶嫻都，靚粧刻飾，便

嬛音瓊 嬛綽約。按青琴，神女也。宓妃，伏羲氏女，溺死於洛，遂為洛

水之神。

絳樹

魏文帝與繁欽書曰。今之妙舞莫巧於絳樹，淸歌莫激於宋臈。

蛾眉

詩衛風。手如柔荑，膚如凝脂，領如蝤蠐，齒如瓠犀，螓首蛾眉。

擢鬢

見宮鬟。

弗御鉛華

曹植洛神賦。穠纖得中，修短合度。肩若削成，腰如約素。延頸秀項，皓質呈露。芳澤無加，鉛華弗御。按芳澤，香油。鉛華，粉也。

不施脂粉

唐楊貴妃有三姊。封韓國、虢國、秦國夫人。姊虢國夫人不施脂粉，自衒美艶，常素面朝天子。又常乘驄馬入禁門。張祜詩：虢國夫人承主恩，平明騎馬入金門。却嫌脂粉汚顏色，淡掃蛾眉朝至尊。

療饑

南部烟花錄：隋煬帝每顧御女吳絳仙，謂內侍曰：古人謂秀色若可餐，絳仙者可以療饑矣。

解語

太液池千葉蓮開，明皇指妃子曰：何如此解語花耶。

秀色可餐

晉陸機日出東南隅行：美目揚玉澤，蛾眉象翠翰。鮮膚一何潤，秀色若可餐。

穠華可掬

白樂天詩：秀色似堪餐，穠華如可掬。又左昭二十八年：有仍氏生女，黰黑而甚美，光可以鑑，名曰玄妻。注云：黰，美髮。黰音軫。髮稠而黰黑也。

沉魚落鴈

麗情集：有沉魚落鴈之容，閉月羞花之貌。又莊子齊物論：毛嬙驪姬，人之所美也。鳥見之高飛，魚見之深入，麋鹿見之決驟。

驚鴻游龍

洛神賦：其形也，翩若驚鴻，婉若游龍。榮曜秋菊，華茂春松。髣髴兮若輕雲之蔽月，飄颻兮若流風之迴雪。

四妓不易

南宋蕭惠開赴益州，路經江陵。時吉翰子在荊州，與惠開有舊，吉設女樂，中有美者，惠開就求不得。欲以四妓易之，不許。惠開怒，斬吉，納其妓。乃務考試云誘訕朝政。

一軍皆驚

唐憲宗時，鄭絪統鎮弘，以侍兒佇中不欲淮西平，惡李光顏忠力，乃飾名妹教歌舞，以遺光顏。公以君暴露於外，恭進侍者，慰爾征行之勤。光顏大會將校，引使者以待妹

至秀曼都雅一軍皆驚視光顏曰戰士皆棄妻孥蹈白刃
柰何光顏獨以女色為樂為我謝公天子於光顏恩深
不與賊同生指心曰雖死不貳因悲咽泣下拜卒數萬皆
感激流涕乃厚賂使者還之

迴車

藝文類聚欲以千金笑迴君流水車李白詩月眾江清夜
况兄美人一笑千黃金

藏釧

羅山子曰麗色纖勁厚味腊毒

月妖

唐武三思置一妾名素娥有殊色士大夫皆欲訪觀狄梁
公亦在焉妾遁避不見三思搜之在壁隙中語曰我花月
之妖天遣奉公言笑梁公時之正人不可以見

花羞

五代梁故將[illegible]侍兒王氏有美色號花見羞

鏈裳習歌

六朝詞魏緊綃秋裳趙豔習春歌皆魏趙之美女也

彈絃擊節

文選巴姬彈絃趙女擊節巴姬趙女皆西蜀美女之總稱
又杜子美詩暖老須燕玉充飢憶楚萍

態濃意遠

杜子美麗人行長安水邊多麗人態濃意遠淑且真

肌香體輕

見寵妾

○醜男

家語耗土之民醜

子羽修行

史記澹臺滅明字子羽武城人狀貌甚惡欲事孔子孔子以為材薄既已受業退而修行行不由徑非公事不見卿大夫南游至江從弟子三百人設取予去就名施諸侯孔子聞之曰吾以言取人失之宰我以貌取人失之子羽及觀家語所記子羽有君子之容而行不勝其貌宰我有文雅之辭而智不充其辯與史記相反

高柴知名

高柴字子羔貌甚惡為人篤孝知名孔門

欲觀叔向

見鬷蔑

請說子光

呂氏春秋伍子胥欲見吳王而不得客有言之於子光者見之而惡其貌不聽其說而辭之客請之王子光光曰其貌適吾所甚惡也客以聞伍子胥子胥曰此易故也願令王子居於堂上重帷而見其衣若手請因說之王子許之子胥說之半王子光舉帷搏其手而與之坐說畢王子光大悅按吳王王僚也故事也

深目

見天

頁

魋音頹

史記蔡澤燕人也唐舉孰視而笑曰先生曷鼻巨肩魋顏蹙齃膝攣吾聞聖人不相殆先生乎注云曷鼻謂鼻如蝎蟲也魋顏謂顏貌魋回若魋梧然也蹙齃謂鼻蹙眉膝攣謂膝又攣曲也

婁無與居

呂氏春秋人有大臭者其親戚兄弟妻妾知識無能與居者自苦而居海上海上人有說其臭者晝夜隨之而弗能去陳有惡人焉曰敦洽讎糜椎顙廣顏色如漆赭垂眼臨鼻長肘而盭陳侯見而甚說之外使治其國內使制其身

盭音利

注云敦洽讎糜惡人名惡醜陋也制身制陳侯身也

母不欲舉

周燮汝南先賢傳周燮字彥祖欽頤折頞貌甚醜母不欲舉其父曰吾聞賢聖多有異貌興我宗者必此兒也遂舉之注云欽或作欽頤頷也折曲也頞鼻莖也

睅目

左宣二年宋城華元為植巡功城者謳曰睅其目皤其腹棄甲而復于思于思棄甲復來注云睅出目皤大腹棄甲言亡師復書復歸于思多鬚貌賦華元多鬚而又多鬚白

帖睅目佐宋[illegible]

缺唇

唐方千字雄飛、脣缺。有司以為不可與科名。連應十餘舉不第。遂隱鑑湖數十年。遇醫補脣。年已老矣。人號曰補脣先生。又性侮人。嘗與龍丘李主簿同酌。李目有翳。干作令曰。措大喫酒點鹽。軍將喫酒點醬。只見門外着籬。未見眼中安障。李答曰。措大喫酒點鹽。下人喫酒點醋。只見半脣着襴。不見口脣開胯。一坐大笑

貌醜口吶

晉左思字太沖。貌醜而口吶。遊遨於市。群嫗亂唾之。委頓而還。又張載字孟陽。貌甚醜陋。每出。人惡之。輒擲瓦礫盈車。

身短面長

五代桑維翰字國僑。為人醜怪。身短而面長。嘗臨鑑自奇曰。七尺之身。不如一尺之面。

頤隱肩高

莊子曰。支離疏者。頤隱於臍。肩高於頂

頭大足短

前秦錄。苻堅字元才。建武中。拜龍驤將軍。貌醜。頭大而足短。軍中號為大頭龍驤

不可不遠

漢書。承宮名播匈奴。時單于使求見宮。宮曰。夷狄眩名。非識實也。臣狀貌醜陋。不可以示遠人。乃以大鴻臚魏應代之。又魏武帝將見匈奴使者。自以形陋不足以雄遠國。以崔琰眉目疎朗。鬚長四尺。有威重。使自代。帝乃捉刀立牀頭。既畢。令間諜問曰。魏主何如。匈奴使答曰。魏主雖雅望非常。然牀頭捉刀人。更英雄也

不堪補隊

宋沈攸之詣領軍劉遵考。求補白丁隊主。遵考以為形陋不堪。及明帝之世。攸之以功為中領軍。封公。遵考為光祿大夫。攸之在御坐。謂遵考曰。形陋之人。今何如。帝問之。攸之以實對。帝大笑

自恥短陋

東漢馮勤祖偃。長不滿一尺。常自恥短陋。恐子孫似之。乃為子伉娶長妻。伉生勤。長八尺三寸。仕尚書。遷司徒。

先觀妍醜

胡訥見聞錄。江南李氏。凡人欲見先主。畫象觀其妍醜。廖克順面青。江南謂之廖黥子。由是惡之。不得入見。

脚跛

唐封常清素瘠。又脚跛。高仙芝陋其貌不納。常清怒曰。以貌取人。失之子羽。公其念之

足攣

孔帖。唐盧照鄰客龍門山。疾甚。足攣。一手又廢。

土木形骸

世說。晉劉伶字伯倫。身長六尺。貌甚醜頓。而悠悠忽忽。土木形骸。

獼猴狀貌

唐歐陽率更狀貌偯陋長孫無忌嘲之云誰令麟閣上畫此一獼猴

貌侵而貴

史記田蚡以武安侯爲丞相貌侵生甚貴注云生甚貴謂蚡自生尊貴之勢特甚也

貌醜而文

唐盧携貌不揚嘗以文上尚書韋宙韋氏子弟頗肆輕侮宙曰盧雖人物不揚觀其文章有首有尾異日必貴

狗面

裴景叔書苻朗堅從兒初過江王忱與兄國寶命駕詣之沙門法汰問曰是王吏部兄弟乎朗曰非一狗面人心一人面狗心者是耶蓋忱醜而才國寶美而狠故也

麞頭

唐李揆傳初苗晉卿數薦元載揆輕載地寒謂晉卿曰龍章鳳姿之士乃不見用麞頭鼠目之子乃求官耶載聞銜之

面狹長

後梁宗如周爲度支尚書面狹長李宣常戲之曰卿何誦經如周踧踖自陳不誦李大寶知其旨笑謂之曰卿當不誦餘經止應不信法華法華云聞經隨喜面不狹長如周乃悟按大寶李敬仁

貌踈瘦

宋王冀公欽若貌踈瘦寒止山野復贅於頸嘗以文謁錢希白希白頗輕視之有術者曰此乃人中之貴何可輕也錢曰中堂内便有此等宰相乎術者曰第恐不免事不遠矣

盧杞面藍

見寵妾

安石面黑

宋呂惠卿嘗語王荊公曰公面爲黚用園荽洗之當去黚公曰吾面黑耳非黚也呂曰園荽亦能去黑公笑曰天生黑於予園荽其如予何

○醜婦

王子秀曰以德論王嬙西施善毀者不能蔽其好以色論嫫母倭傀善譽者不能掩其醜

勃屑

楚詞西施媞媞而不得嫫母勃屑而日侍按勃屑古醜女也嫫母黃帝次妃貌醜而賢帝愛幸之又軒轅本記黃帝令次妃嫫母監護於道以時祭之因以嫫母爲方相氏

隴廉

楚詞娃瑾雜於甑室兮隴廉與孟娵同宮舉世以爲恒俗兮固將愁苦而終窮按隴廉古之醜婦孟娵古之好女也

孤逐

劉向列女傳齊孤逐女者孤無父母其狀甚醜三逐於鄉五逐於里過時無所容乃造襄王之門而求見王輟食而起敬之左右曰三逐於鄉者不忠五逐於里者少禮何足為貴王曰子不識也夫牛鳴而馬不應者異類故也此其人必有異者遂見之與語三日王喜以逐女妻齊相齊因大治

厚送

韓詩外傳齊王厚送其女欲妻屠門肚肚辭以疾其友勸之曰汝欲乎孫施臭之裡而已矣何以辭之肚應曰其女醜其友曰何以知之肚曰吾肉善如量而去若少耳吾肉不善雖以他附益之尚猶不售今厚送子子醜故耳其友為問之女果醜肚一作吐

楊日銜齒

見皇后

偃肩蟠腹

朝野僉載兵部郎中朱敬其妻有美色天后時洛中殖業坊酒家有婢蓬頭垢面偃肩蟠腹眼惡之狀舉世所無米悅之殆忘寢食

惠妃

見太子妃

允婦

世說魏許允婦是阮衛尉女德如妹奇醜交禮竟允無復入內會允有客至婦令婢覘之還答曰是桓郎桓郎者桓範也婦云無憂桓必勸入桓果語許云阮家既嫁醜女與卿故當有意卿宜察之許便回入內既見婦即欲出婦料其此出無復入理便捉裾停之許因謂曰婦有四德卿有其幾婦曰新婦所乏唯容耳然士有百行君有其幾許云皆備婦曰夫百行以德為首君好色不好德何謂皆備允有慚色遂相敬重按允字士宗高陽人阮共字伯彥仕衛至衛尉卿其少子侃字德如

亮妻

見夫

誕女

世說魏王公淵娶諸葛誕女入室言語始交王謂婦曰新婦神色卑下殊不似公休婦曰大丈夫不能彷彿彥雲而令婦人比蹤英傑按公淵王廣字王陵子也公休誕字

〇長人

周書正陂之人卑而長淮南子曰東方之人長禮斗儀君乘土而王其人長

肩開一尺

續博物志禹長九尺九寸湯長九尺孔子長十尺伍子胥長一丈肩開一尺桀王信八尺九寸金日磾八尺二寸東方朔九尺三寸又孫子卿曰衛靈公有臣曰公孫呂身長七尺面長三尺廣三寸名動天下

漢大人圖

子母丗緯字子元少有大志不與凡類身長八尺腰大十
圍緯稽有變氣

蹉蹈

東方朔神異經云西南大荒中有人長一丈其腹九尺踐
龜蛇戴朱鳥左手憑青龍右手憑白虎知河海水斛識山
石多少知天下鳥獸言語知百谷草木鹹苦

釣鰲

列子曰大壑中有五山而帝恐流於西極龍伯國有大
人釣而連六鰲合負而趣歸其國灼其骨天帝怒侵減龍伯之國又河
圖玉版龍伯國人長三十丈生一萬八千歲而死

枕鼓

新莽時連率韓博上言蓬萊東南五城昭如海濱有奇士
身長一丈六尺腰大十圍自稱巨毋霸軺車不能載三馬
不能勝卧則枕鼓以鐵箸食莽以為異一作枕股

扛鼎

東漢虞延字子大初生身上有物如一匹練遂上升天占
者以為吉及長長八尺六寸腰大十圍力能扛鼎又三十
國春秋苻堅時置左右郎及拂蓋郎申香為拂蓋郎長一
一丈九尺

銅頭鐵額

河圖龍文天之東南西北極各有銅頭鐵額兵長三千萬
人又有金剛敢死士長三千萬丈

白髮黃衣

魏志咸熙二年有大人見襄武縣長三丈餘腳跡三尺二
寸白髮著黃單衣黃巾人皆始皇時有大人見於臨洮身
長五丈腳跡六尺

眉見軾

穀梁傳魯文十一年叔孫得臣敗狄於鹹狄長狄僑如也
兄弟三人佚宕中國瓦石不能害叔孫得臣射中其目身橫九
畝斷其首而載之眉見於軾又左傳宋武公時獲長狄緣斯宋為皇父
所殺弟焚如先犯齊為王子成父所殺簡如走至衛復為
衛所殺長狄之種遂絕

骨專車

國語吳伐越墮會稽獲骨焉節專車吳使問仲尼曰此骨
何為大仲尼曰昔禹致群神於會稽之山防風氏後至禹
殺而戮之其骨節專車此為大矣按防風氏汪芒氏之君
守封隅之山者也為漆姓在虞夏商為汪芒氏於周為長
狄今為大人客曰人之長者極幾何仲尼曰僬僥氏長三
尺短之至也長者不過十之數之極也注云十之三丈則
防風氏也

索魂

楚詞東方長人千仞唯魂是索

食乳

漢張蒼，長八尺餘，免相後，口中無齒，食乳，以女子為乳母。妻妾以百數，嘗孕者不復幸。年百餘歲乃卒。

面鼻雄異

袁宏漢紀：沛梁竦[?]馬騰，其長八尺[?]，面鼻雄異，而性賢學，人多敬之。

體貌魁梧

東漢書：趙壹字元叔，體貌魁梧，身長九尺，美鬚豪眉，望之甚偉。恃才傲物，為鄉人所擯。

河流大屐

述異紀：符健皇始四年，有長人見，長五丈，語人張靖曰：今當太平。健以為妖妄，召請繫之。是月霖雨，河渭汎溢，河中流得大屐一隻，長七尺三寸，足跡稱屐，指長尺餘，文深七寸。

海浮長袖

山海經：長臂國人捕魚水中，兩手各操一魚。注云：其人手下垂至地。魏黃初中，玄菟太守王頎（頎音其）討高麗，過沃沮國，其東界臨大海，近日所出，問其耆老：海東復有人否？云：嘗在海中得一布褶，身如中人衣，兩袖長二丈，即此長臂人衣也。

頰長三丈

孔六帖：東夷長人，頰長三丈，鋸牙鈎爪，黑毛覆身，不火食，噬禽獸，或食人。又郭子橫洞冥記：支提國人長三丈二尺，有三手，一手當胸，手足各三指。

累長七尺

孔六帖：泰和十二年，吳呈甫乃八年十四，累長七尺餘，長買大嚼三倍如初。

守亮如鐵

楊守亮身長七尺餘，色如鐵。

延翰如玉

五代王延翰為人長大，美晳如玉。

○短人

楊雄方言：侏儒，短人也。

淳于使楚

說苑：齊遣淳于髡至楚，髡為人短小，楚王甚薄之，謂曰：齊無人耶，而使子來，何長也？對曰：臣無所長，臣腰中七尺之劍，欲斬無狀王。王曰：止，吾但戲子耳。即與髡飲酒。

孟嘗之短

史記：孟嘗君之過趙，趙人聞孟嘗君賢，出觀之，皆笑曰：始以薛公為魁然也，今視之，乃眇小丈夫耳。

齊晏子

史記：晏子長不滿六尺，身相齊國，名顯諸侯。

楚葉公

孫卿子曰：楚葉公子高，微小短瘠，行若將不勝衣。

優旃朱休

衛[illegible]長[illegible]也[illegible]而[illegible]皆[illegible]
優旃[illegible]而哀之曰汝欲休乎皆曰幸[illegible]呼汝
汝[illegible]大呼陛楯
郎[illegible]曰諾優旃曰汝雖長何益幸雨立我雖短也幸休居於
是[illegible]陛楯者得半相代。

馬[illegible]自恥

見[illegible]男

[illegible]行

漢[illegible]東郡送一短人長七寸衣冠具足疑為山精常
令在案上行召東方朔問朔至呼短人曰巨靈汝何忽叛
來阿母還未短人不對因指朔謂上曰王母種桃三千年
一結子此兒不良已三過偷之矣遂失王母意故被謫來
此上大驚始知朔非世中人。

穴居

山海經周饒國其為人短小皆冠帶注云其人長三尺穴
居能為機巧

行步侏儒

漢書[illegible]義為丞相雖年八十餘短小無鬚眉貌似老嫗行
步[illegible]而東[illegible]行

坐起端方

宋書王敬弘形狀短小而坐起端方。

僬僥三尺

國語[illegible]氏長三尺短之至也按山海經僬僥國
在三首[illegible]僬僥
國人長一尺五寸[illegible]僬僥所為[illegible]之列名

盟[illegible]

續[illegible]名善[illegible]
國[illegible]記[illegible]
山有[illegible]人長三[illegible]尺東方朔
神異[illegible]中有小人[illegible]衣玄冠

說不副聞

漢宣帝即位以龔遂為渤海太守時遂年七十餘召見形
貌短小帝望見不副所聞心內輕焉

智過其軀

陸佐多知長子[illegible]何父風魏文[illegible]悅之曰吾嘗嘆
陸佐智過其軀是子復踰其父矣

延年精悍

漢書嚴延年為人短小精悍[illegible]婁護為人短小精
辯議論常依名節[illegible]漢光武時[illegible]仲師長二尺魏王粲

樂進短為人短小

張松放蕩

益州[illegible]張松為人短小而放蕩不理節操

國人誦臧紇

左襄四年邾人莒人伐鄫臧紇救鄫[illegible]國人誦之

曰滅之。猴來敗我於徐。註。我君小子。故侏儒是使。侏儒侏儒。
敗我於狐駘。注云。臧紇將敗我衣。故曰臧之狐。狐駘。邾地名。
匡八尺。方六歲。故曰小子。紇短小。故曰侏儒。

慕容超。陸翰

孔平仲續世說。桑維翰身短而面長。後與冢同揚四人。秦王
從容謂保樞戟謂人曰。今歲有三個半人及第。以維翰短
故曰半人。

東方詔騶

漢書。東方朔詒騶侏儒曰。帝以若曹耕田力作。固不及人。
臨衆處官。不能治民。從軍擊虜。不任軍事。無益於國用。徒
索衣食。今欲盡殺若曹。侏儒大恐啼泣。

西海畏鵠

神異經。西海之外有鵠國。男女皆長七寸。日行千里。如飛。
百物不能犯。惟畏海鵠。海鵠遇則吞之。壽三百歲。在鵠腹
中不死。

同列相戲

通典。[illegible]從事陰陽殿。在叢竹中。制度極小。王
隨朝[illegible]小。同列戲之曰。公宜為陰陽殿學士

令其致謝

續世說。崔[illegible]為左丞。以清察稱。令史惡之。以其
短而傴。謝之曰。崔子曲如鉤。隨例得封侯。博上全無項。胸
前別有頭。

山堂肆考形貌第十八卷終

山堂肆考性行第十九卷

○德量

吉凶有答。乃大因語。德者。福之基也。無德而福
隆。猶無基而厚墉。其壞也無日矣

醉污車茵

漢丙吉。字少卿。為丞相。有馭吏嗜酒。嘗從吉出。醉嘔吐丞
相車茵中。西曹主吏白欲斥之。吉曰。以醉飽之失去士。人
將復何所容。西曹第忍之。此不過污丞相車茵耳。後因遷
塞吏得此吏之力。

笑污朝服

見婢妾

善遇田甲

史記。韓安國坐法抵罪。獄吏田甲辱安國。安國曰。死灰獨
不復然乎。甲曰。然即溺之。居無何。梁內史缺。漢使使者。拜
安國為梁內史。起徒中為二千石。田甲亡走。安國曰。甲不
就官。我滅而宗。甲因肉袒謝。安國笑曰。可溺矣。公等足與
治乎。卒善遇之。

能諒文然

蜀志。蔣琬字公琰。在大司馬府。東曹掾楊戲字文然。素性
簡略。公琰與語。不時應答。或構戲于公琰曰。公與戲語而
不見應。其慢上不亦甚乎。公琰曰。人心不同。各如其面。面從後
言。古人所戒也。文然欲贊吾是耶。則非其本心。欲反吾言。

則頭吾之非。是以默然。足文然之快也。乃更以爲慢耶。

不留李邑

東漢班超章帝時使西域。鎮撫于闐。衛侯李邑譖之。帝知超忠。乃切責邑。令受超節度。超即遣邑將烏孫侍子還京師。徐幹謂曰。邑前毀君。今不緣詔書留之。遣他吏送侍子乎。超曰。以邑毀超。故今遣之。內省不疚。何恤人言。快意留之。非忠臣也。

追訪簡虞

東漢房景伯除清河太守。郡民劉簡虞曾失禮于景伯。闔門驚懼。簡虞家逃亡。景伯督縣追訪之。而署其子爲西曹掾。時山賊爲梗。景伯命人諭之。賊以景伯不念舊惡。一時俱下。

不辯盜嫂

漢直不疑爲郎。或毀其盜嫂。不疑曰。我無兄。終不自明。

不言失官

世說。謝安南免吏部尚書還東。謝太傅赴桓公司馬出西。相遇破岡。既當遠別。遂停三日共語。太傅欲慰其失官。安南輒引他端。雖信宿中塗。竟不言及此事。太傅謂同舟曰。謝奉固是奇士。注云。奉字弘道。曾爲安南將軍。

追送餘縑

東漢戴封字平仲。遇盜悉掠其財。餘縑七疋。盜不知處。封持去追與之。盜曰。此賢人也。乃還其器物。又劉宋褚淵有門生盜其衣。褚見之。曰可密藏之。勿令人見。門生慙謝而去。

奚恤長物

元楊維禎居松江。嘗[illegible]夜抵[illegible]寺宿。盜伺其亡。盡攜所寄物。黎明家人往言之。先生賦詩不輟。語客曰。老鐵在是。寧恤長物。又奚[illegible]人嘆其量。

不顧墮甑

東漢孟敏字叔達。一云太原人。荷甑墮地。不顧而去。郭泰問其意。對曰。甑已破矣。視之何益。泰以爲有分決。勸令遊學。

不詰亡盃

見奴隸。

從容就席

晉桓溫入赴山陵。止新亭。大陳兵衛。將移晉室。呼謝安與王坦之。欲於坐害之。王入失措。倒執手版。汗流沾衣。安從容就席。語曰。安聞諸侯有道。守在四鄰。明公何須壁後置人。溫笑曰。正自不能不爾。于是矜莊之色頓盡。命左右促宴。行觴笑語移日。

談笑盡歡

唐靖安李少師。雖居貴位。不以威重隔物。與賓僚飲宴。談笑曲盡布衣之歡。亦不記人過失。按李宗閔居靖安坊。時人因以稱之。

爲置牛芻

東漢羅威字德仁，漢州人。鄰家牛數食其禾，乃爲斷芻置牛家門。牛家知之，相約檢攝，不復侵威禾。

不受馬償

隋虞昌衛字子均，爲徐州總管。嘗行部至浚儀，所乘馬爲他牛所觸，因致死。牛主陳謝，求還馬價。昌衛曰：六畜相觸，非由人也。君何謝焉？拒而不受。

待客如舊

東漢王丹字仲回，光武時，徵爲太子少傅。客有薦士于丹者。因選舉之，後所舉者陷罪，丹亦坐免。客慚懼自絶，而丹終無所言。丹尋復徵爲太子太傅，乃呼客謂曰：子之自絶，

何待丹之薄也。更爲設食，相待如舊。

待吏頗寬

宋元絳字厚之，錢塘人，知福州。有吏白事，公問如何行遣，吏對合依元降指揮。公曰：元絳未嘗指揮。吏悚而退，終不加罪。

見鬼滅火

嵇中散嘗夜中燈下彈琴，有一人入室，初來時面甚小，須臾轉大，遂長丈餘，顏色甚黑，單衣草帶。嵇熟視既久，乃吹火滅，曰：吾不與魑魅爭光。又阮德如嘗于廁見鬼，長丈餘，色黑而眼大，著白單衣，平上幘，去之咫尺。德如心定，徐笑之曰：人言鬼可憎，果然。鬼愧赧而退。

避兵服齋

齊晉陽陷沒，王叔朗與同志避兵王湛園，服齋，晉下一飯，每未嘗加土。同侶先之，王曰：莫我若也。行事若不慢，久作三公矣。按叔朗，王晞字。

認馬不爭

東漢卓茂字子康，宛人。嘗出行，有人認其馬者，茂心知其謬，默解與之。他日馬主別得亡者，乃送還馬謝之。其性不好爭如此。又劉寬爲司徒，有人失牛，就寬車中認之，寬即徑與，下車步歸。後其人得牛來歸，叩頭謝曰：慚負長者。寬曰：物有相類，何謝之有。

盜牛不問

晉郭舒，有鄉人盜食其牛，事覺，其人陳謝。舒曰：卿饑，所以食牛耳，餘肉可共啖之。

不治督農

蔣琬代諸葛亮爲政，督農楊敏毀琬曰：作事憒憒，不及前人。或以白琬，主者請推治，琬曰：吾實不如前人，無可推也。後敏坐事繫獄，衆謂其必死，琬心無適莫，得免重罪。

不殺刺客

見義士

舉止自若

魏夏侯太初格量弘濟，臨斬東市，顏色無異，舉止自若。又宋沈昭略與徐孝嗣諸人同賜死于華林園，時昭略言笑

自若。王僅（公孝嗣語昭略曰見卿使人想見太初）昭略曰明府初忘貞侯便是方寸不能邪此子官見憶忘之北干。欣然相對，更忘脫問明府今日之事，當何辭答。耶孝嗣不能對。

羊欣怡然

晉羊欣字敬元，在隆安中，見朝政漸亂，優游私門，不復仕進。會稽王世子元顯每使羊書，常辭不奉命。元顯怒，乃以為其府舍人。此職本用寒士，羊意貌恬然，不以高卑見色。論者稱焉。

命草謝死表

唐劉禕之，字希美，武后時坐事賜死。既沐浴，神色自若。命其子草謝死表。其子哀號將絕，不能書。監刑者催逼之。禕之乃自操紙援筆，即成，辭理懇至，見者無不傷痛。

不信攝生理

宋范忠宣云：或相勉以攝生之理，不知人非久生在世之物。假如丁令威千歲化鶴歸鄉，見城郭人民皆非，則獨存亦何足樂。

采登台鉉

唐處士丁重，一日見于琮（琮語）路巖曰：某不識于侍郎，今日見之，風儀整禮貌謙抱，如百斛重器，所貯尚空其半。安得不登台位哉。苟踰月不居廊廟，則某無復更至門下矣。其後旬浹，于果登台鉉。

超居廊廟

劉宋徐湛之，自布衣直以高度超居廊廟，朝野推服，謂有宰臣之量。且沉默寡言，不以喜慍見色。

不信術數

唐裴侍公不信術數，每語人曰：雞豬魚蒜，逢著便喫；生老病死，時至則行。

不悲去來

晉歆遠于在隨州物故，置□于并州，洗之一日之事，山間俱至，家人相對悲慟，歆神色自若，徐語之曰：死生命也，去來常事，亦何足悲。撫琴如舊。

攝書圍棋

晉謝玄等既破苻堅，有驛書至。謝安方對客圍棋，看書既竟，便攝放牀上，了無喜色，圍棋如故。客問之，徐答云：小兒輩遂以破賊。

賭勅爭劫

宋明帝臨崩，慮王景文以后族必擅朝權，欲有異圖，詔賜之死。勅書至，景文方與客圍棋，覩勅訖，復置局下，神色不變。爭劫竟，斂子納奩，徐曰：奉勅見賜以死。乃以勅示客，因未賜鴆，謂客曰：此酒不可相勸。仰飲而絕。按景文上或字

破收求紙

世說：裴叔則被收，神氣無變，舉止自若。求紙筆作書，書成救者多，乃得免。後位儀同三司。按叔則，楷字，楷子瓚

楊駿女駿被誅以[illegible]付廷尉。

臨刑索琴

世說嵇中散臨刑東市神氣不變索琴彈之奏廣陵散曲終曰袁孝尼嘗請學此散吾靳不以廣陵散於今絕矣。

[illegible]

以[illegible]年六年劉[illegible]于[illegible]所致涕矣[illegible]不成而捷孔[illegible]論議曰若。

青歌鼓琴

謝鯤字幼輿初至東海王越大傅府坐家僮取官稿除名于時在事諸人並以謝初登宰府便遭黜辱為之恨謝聞之方清歌鼓琴不以屑意時人服其遠暢。

擲面無言

世說王衍字夷甫嘗屬族人事經時未行遇一處飲讌因語之曰近屬尊事那不得行族人大怒便舉樏擲其面夷甫都無言盥洗畢牽王丞相臂與共載去在車中照鏡語丞相曰汝看我眼光乃出牛背上

唾面不拭

唐婁師德字宗仁從同平章事弟除代州刺史將行師德謂曰吾兄弟榮寵過盛人所嫉也將何以自免弟曰自今雖有人唾某面某拭之而已師德愀然曰此所以為吾憂也人唾汝面怒汝也而汝拭之則逆其意而重其怒夫唾不拭自乾當笑而受之耳。

火發不驚

世說王子猷子敬俱坐一室上忽發火子猷遽走避不遑取屐子敬神色恬然徐喚左右扶憑而出不異平常世以此定二王神宇。

印失不急

見承相

笑而授牒

唐戴至德高宗時為右僕射劉仁軌為左僕射吏曰受牒訴有老嫗欲訴仁軌陳牒誤詣至德至德覽牒未終嫗曰本謂是解事僕射乃不解事僕射耶可歸我牒至德笑而授之。

坐以俟刃

五代史鄭仁誨字日新晉陽人事唐將陳紹光紹光恃勇使酒嘗乘醉抽劍將傳刃于仁誨左右無不奔避仁誨端坐以俟略無懼色紹光擲劍于地曰汝有此器度必當享人間富貴後仁誨果至樞極。

不加令史罪

唐裴行儉字守約嘗受賜馬及珍鞍令史私馳馬馬蹶鞍壞令史懼而逃行儉招還不加罪又嘗為將平都支遮匐獲瓌寶以賞蕃酋將士願觀焉行儉因宴徧示坐客有瑪瑙盤廣二尺文彩粲然軍吏倚以升階趨跌盤碎惶懼叩頭流血行儉笑曰爾非故為王子是色不少吝。

不容門客言

宋呂公著。字晦叔。平章軍國事。門下肩語次。或曰。嘉問敗壞家法可惜。公不答。客慚而退。一客少留曰。司空能容呂惠卿。何況族黨。此人妄意迎合。可惡也。公又不答。既歸。子弟請問二客之言何如。公亦不答。按宋史。呂嘉問。字望之。以蔭入官。安石引以爲屬。提擧市易務。初嘉問竊從祖公弼論新法奏稿以示王安石。遂斥公弼于外。呂氏號嘉問爲家賊。

不願知譛

唐狄仁傑。字懷英。武后以爲地官侍郎同平章事。后謂曰。卿在汝南。有善政。然有譛卿者。欲知之乎。仁傑謝曰。陛下以爲有過。臣當改之。以爲無過。臣之幸也。譛者乃不願知。

專欲鎮浮

宋李文靖爲相。專以方嚴重厚。鎮服浮躁。尤不樂人論說短長。胡秘監旦。謫商州久。未召。嘗與文靖同爲制誥。文靖聞其拜參政。以啓賀之。胡復書詆前居職罷去者。云。呂參政以無功爲左丞。郭參政以酒失爲少監。辛參政以非才謝病。以狂尚書陳參政以新任失旨退歸兩省。其譽文靖甚。乃文靖憮然不樂。命小吏封置別篋。曰。吾豈真優于是哉。亦適遭遇耳。乘人之後而譏其非。吾所不爲。況欲揚一己而短四人乎。于是終爲秘監。不復用。

不銜昭德

婁師德嘗與李昭德偕行。師德體肥。素豐頓不能速步。昭德遲之。恚曰。爲田舍子所留。公曰。吾非田舍子。復在何人。竟不銜之。

不疑朝恩

唐宦者魚朝恩。嘗短郭子儀于上前。子儀入朝。朝恩邀遊章敬寺。元載密告子儀曰。朝恩將謀不利于公。子儀不聽。乃從數人往。朝恩曰。非公長者。得無致疑歟。

力救竇參

唐竇參傾陸贄。後參爲中貴所奏。上欲殺之。贄上言。臣于參無分。陛下所知。但參爲大臣。罪不至死。力救之。乃得貶驩州司馬。上又欲治其親黨。併籍其家。公請寬之。

結驩陸贄

唐李泌嘗薦李吉甫之才。厚遇之。陸贄疑其有黨。出吉甫爲明州長史。後贄貶忠州司馬。宰相欲害之。起吉甫爲忠州刺史。使甘心焉。吉甫既至。乃與贄置怨結驩。時人器重其量。

舉鞭徑去

宋富鄭公致政歸西都。嘗着布直裰。跨驢出郊。逢水南巡檢。蓋中官也。威儀呵引甚盛。前卒呵騎者下。公舉鞭促驢。卒怒。又喝言不肯下驢。請官位。公舉鞭稱名曰弼。卒不曉所謂。白其將曰。前有一人騎驢衝節。請官位不得。口稱曰弼。其將方悟曰。乃相公也。下馬伏謁道左。其候贊曰

水南巡檢唱喏，公舉鞭揖去。

遣格送還

宋眞宗時，王旦爲相，寇準爲樞密。中書有事送樞密院，違詔格，準以上聞，旦被責謝，堂吏皆坐罰。不踰月，樞密有事送中書，亦違詔格，堂吏欣然呈旦，旦令送還樞密而已。準大慙謝。

不泄偷兒

宋韓魏公琦，字稚圭，鎮相州，因祀宣尼，齋夜宿省。偷兒入室，持刃曰：不能自濟，求濟于公。公曰：几上器具，可直百千，盡以與汝。偷兒曰：願得公首。公即引頸。偷兒稽顙曰：以公德量過人，故來試公。几上之物，已荷公賜，願無泄也。公曰：諾。終不以語人。其後偷兒以他事坐罪當死，乃于市中備言其事，且曰：慮吾死後，公之遺德不傳于後也。又康定間，元昊寇邊，魏公領四路招討，駐延安。忽夜有人攜匕首至臥內，遂褰公帷帳。公起坐，問是誰。曰：某來殺諫議。又問誰遣汝來。曰：張相公。蓋此時張元在夏國正用事也。公復就枕曰：汝取我首去。其人曰：某不忍，願得諫議金帶足矣。遂取帶而去。明日公亦不治此事。俄有守陴卒報城櫓上得金帶，公乃納之。時范純祐亦在延安，謂魏公曰：不治此事甚善，蓋行之則沮國威，今受其帶，是墮其計中矣。魏公握范手再三嘆曰：非琦所及。

不易侍兵

韓魏公帥武定時，夜作書，令一侍兵執燭于旁。侍兵他顧，燭燃公鬚，公以袖摩之，作書如故。少頃回視，則已易其人矣。公恐主吏鞭笞，急呼曰：勿易，渠已解持燭矣。軍中爲之感服。

申救蘇轍

宋蘇轍殿試策，引漢昭變武帝法度事，哲宗震怒，范忠宣公力爲申救。轍平日與公異同，至是乃服，因謝曰：公佛地位中人也。

奬拔仲淹

宋呂夷簡貶范仲淹以天章閣待制知開封府，屢攻夷簡，坐落職知饒州，後復以天章閣待制知永興軍。會夷簡復入相，對仁宗曰：范仲淹賢者，朝廷將大用之，豈但除舊職耶。即除龍圖閣學士、陝西經略安撫使。仲淹謝曰：向以公事忤犯相公，不意相公奬拔乃爾。夷簡曰：豈敢復以舊事介介乎。

不怨章惇

宋范忠宣公貶永州，公夫人在患難中，每遇不如意事，則罵章惇曰：枉陷正人，使我至此。公每爲一笑。舟行過橘州，大風雨中船破，僅得及岸，公自負夫人以登，燎衣民舍，稍蘇，公顧曰：船破，亦章惇所爲耶。

不排宗道

宋王繹爲沂州錄事參軍，時魯宗道爲司戶參軍，家貧食

眾倭祿不給每恩請預貸倭錢宗道御下嚴卑吏深怨之訴宗道私貸緡錢州并罪緡緡諭宗道曰第歸罪某君無求也宗道曰過實自某公何辜焉緡曰其仕無他志第罪無害君公輔器無以輕過有累遂某乎明宗道不知而獨認私貸之罪

不辯索賂

宋呂蒙正初相時令郎員外張紳知蔡州坐贓免或言于上曰紳家中豪富安肯受賕乃蒙正未第時丐索于紳不能如意致其罪耳上即命復紳官蒙正終不自辯未幾罷相會考課院得紳舊事實狀上乃黜之于是蒙正復相上謂蒙正曰張紳果實犯贓蒙正亦不謝

不虞搆言

宋呂端字易直嘗爲李惟清所搆公曰吾直道而行無所懼畏風波之言不足慮也

大用唐介

宋文彥博字寬夫初侍郎唐介劾彥博顯用張堯佐陰結貴妃將陞下有私後宮之名仁宗怒貶介英州別駕彥博亦罷相後潞公自許州被召即上言唐介所言多中臣病介未召臣不敢行于是上起介通判潭州尋至大用文與唐遂爲知己介于義開亦出入潞公門下薦爲集賢殿修撰帥湖南

不較江鈞

宋寶元中司馬池知杭州時江鈞爲兩浙轉運使發池評以前條某之降知虢州池未賞時其有盜官銀者誦爲鈞償私書或謂公可以此報之池不忍洩轉人稱爲長者

碎玉盞不惜

宋韓魏公知北都有人獻玉盞云耕者入壞塚而得表裏無瑕可稱絕寶也公開讌召漕使特設一卓致玉盞其上將酌酒徧勸坐客俄爲吏誤觸之小玉盞俱碎坐客一坐愕然吏伏地待罪公神色不動徐語曰物破亦自有時汝誤也非故也何罪之有

聞變不驚

宋呂夷簡字坦夫四子公綽公弼公著公孺皆少公語夫人曰四兒他日皆繫金帶但未知誰作相吾將驗之四子居外夫人使小鬟擎四寶器貯茶而往教令至門故跌而碎之三子皆失聲或走歸告夫人者獨著凝然不動文靖謂夫人曰此子必作相也至元祐中果拜相按文靖夷簡諡

不問呼名

宋富彥國少時嘗有詬之者公聞如不聞或以告公曰恐指他人曰明呼公名公曰天下自有同姓名者竟置不問

不問彼仰

宋趙閱道爲成都轉運出行部內惟携一鶴一琴坐則鼓琴看鶴嘗過青城山遇雪舍于逆旅逆旅人不知是趙或

受伊之公頗然鼓琴不以

拜受貶勅

宋寇萊公在道州，丁謂遣中使賫勅往授之，就賜以錦囊貯劍揭于馬前，示將誅戮狀。至道州，衆皆惶恐。公方與郡官飲，神色不動，使人謂中使曰：朝廷若賜準死，願見勅書。中使不得已，乃授勅，蓋貶公雷州也。公乃從錄事借綠衫著之，拜受于庭，升階復飲，至暮而罷。

命去埋簽

宋司馬君實，平陽夏縣人。洛中新第初遷，一日墻外步行，見家埋竹簽數十，問之，或曰將以防盜。公曰：吾篋中所有幾何，且盜亦人也，豈可以此防之。亟命去簽。

避謝任生

宋李沆秉鈞日，有任生叩馬獻書，歷詆其短。公遜謝曰：俟歸當得詳覽。任生隨馬後肆言曰：居大位不能康濟天下，又不能引退，久妨賢路，寧不愧于心乎？公但于馬上踧踖再三，曰：屢求退，主上未賜允耳。終無忤色。

逢拜郡守

宋龐籍為郡掾日，會郡守性偏，好責人小禮，常令掾屬羅拜庭下，平坐受之，衆皆忿恥竊罵，公獨處之自若。公嘗以疾在告月餘，方出，例當庭參，偶值大雨，守乃令張傘布席于庭，使人設拜，公拜起唯謹，人以為遠到之量。

不問朝士姓名

呂文穆公初參政事，入朝堂，有朝士于簾內指之曰：此子亦參政耶？文穆佯為不聞而過。同列令詰其官位姓名，文穆止之。朝罷，同列猶不能平，悔不窮問。文穆曰：若知其姓名，則終身不復能忘，固不如無知也。不問何損？人服其量。

願聞書生謗訕

金史毛仲擢知曹州，日有書生投書，肆其謗訕，僚屬皆不能堪。仲擢延之上坐，謝曰：使碩常聞斯言，庶乎寡過。士論多之。

○記性

史記：聰明敏捷，人之美材也。劉劭人物志：聖人之所異，莫美于聰明。

誦市肆書

東漢王充家貧無書，常于洛陽市肆閱所賣書，一見輒能誦憶。

記爵里刺

魏夏侯榮幼聰明，經目輒記。文帝聞而請焉，時賓客百餘人，人奏一刺，悉書其鄉邑姓名，世所謂爵里刺也。示之一過，便能誦記，不謬一人，帝奇之。

囚徒坐狀

東漢應奉字世叔，為郡決曹史，行部四十二縣，錄囚徒數百千人。及還，太守問之，奉口對罪繫姓名、坐狀輕重，無所遺脫。

居民姓名

唐張巡守睢陽城中居民數萬。巡一見問其姓名。其後
無不識[illegible]人嘗見于嵩讀漢書謂曰何爲久讀此書。嵩曰
未熟也。巡曰吾于書讀不過三徧。終身不忘。因誦嵩所讀
書[illegible]一字。嵩驚以爲偶熟此卷。因亂抽他卷試之。
[illegible]

一覽旁碑

[illegible]人共行讀道旁碑。人問曰。卿能暗誦乎。答曰能
因[illegible]不失一字。

撲水中碑

北夢瑣言唐太宗征遼碑。在水中。張建章以帛裹麥屑
水中摸而書之。不失一字。

盡識部曲

吳朱威與一人面數十年不忘。部曲萬口。并其妻子盡識
之。

偏讀秘書

唐李邕[illegible]泰和。揚州人。自言讀書未徧。願得見秘書。李嶠
曰。秘閣萬卷。豈時月能習。邕固請。乃假直秘書。未幾
辭去。嶠驚。試問與所隱帙。了辯如響。

一覽能識

魏[illegible]祖長子射。嘗與禰衡共讀蔡邕碑。帳下[illegible]衡曰。吾
一覽[illegible]中石缺二字[illegible]之。則馳使寫碑還

校果如衡所書。

一目不忘

宋王安石。字介甫。少好讀書。一目不忘。作文動筆如飛。初
若不經意。既成。見者皆服其精妙

暗寫五行志

南齊陸澄。嘗借人漢書。失五行志四卷。澄暗寫還之。略無
遺脫。

暗疏列女傳

唐太宗命虞世南寫列女于屏風。于時無本。世南暗疏之。
無一字謬。

口對兵事

漢張安世子千秋與霍光子禹俱從范明友擊烏桓還謁
光。光問千秋戰鬬方略。千秋口對兵事。畫地成圖。無所忘。
失問禹。禹不能記。

心計簿書

吳顧譚爲尚書郎。省簿書。但指心計。未嘗下[illegible]疑謬

山堂肆考性行第二十卷

性部 字 共[illegible]

儉約

易[illegible]君子以儉德辟難[illegible]之[illegible]

[illegible]祀其先人豚肩不揜豆澣衣濯冠以朝君子[illegible]隘矣

[illegible]敗壁

[illegible]頹唐敗壁不以屑意

[illegible]草屋

[illegible]元字伯恭歷事五帝出入三省五十年魏主幸其第惟有草屋數間布被縕袍廚中鹽菜而已魏主嘆息賜以粟帛

羊續布幬

東漢羊續字興祖為廬江太守卧一布幬敗穿或敗樹紙補之

裳不加緣

東漢祭遵為征虜將軍其夫人裳不加緣

食不兼味

見三公

妻子自親釜竈

東觀漢記周澤為澠池令性儉約妻子自親釜竈

妻子不免饑寒

[illegible]不[illegible]妻子不[illegible]席門無[illegible]有[illegible]

不[illegible]

[illegible]宋[illegible]人[illegible]士不若公[illegible]手自校正勞無聲色之好[illegible]公寢室不知公嘔曰吾不為輕肥官[illegible]于此[illegible]友人傳霖[illegible]下漁磯苦總明時[illegible]心不是愛輕肥

不[illegible]

宋范文正公既貴戒諸子曰吾貧時與汝母養吾親汝母躬執爨而吾親甘旨未嘗充也今得厚祿欲以養親親不在矣汝母又已早世吾之所最恨者忍令若曹享富貴之樂哉

不好聲色

南史到溉性不好聲色虛室單席旁無姬侍冠履十年不易朝服或至穿補

不畜財產

宋[illegible]有學上嘗賜金帛甚厚公乳母泣曰大夫[illegible]終身不畜財產後雖出入將相所得[illegible]公外奢內儉無聲色之娛寢處止一

青帝二十餘年不易得有破損益命補葺或以公孫弘重
新之答曰彼詐我誠雖弊何傷且不忍處之久而以弊棄
也靳者慍之

酒止五行

司馬溫公與劉几席君從王尚恭等七人作真率會有約
酒不過五行食不過五味惟菜無限如違約增飲食之數
罰一會

食止一器

宋查道爲待制每食止盡一器度已不勝則不下筯雖蔬
茹亦然常曰福當如是惜耳

髹器享客

宋杜祁公衍享客多用髹器客有面稱嘆曰公當爲宰相
清貧乃爾耶公命侍人盡取白金髹器陳于前曰衍非乏
此雅不自好耳

殘紙送人

韓莊敏遺事宋王沂公曾與孫冲同榜冲子京一日往辭
沂公公相留云喫飯了去飭子弟云已留孫京喫飯安排
饅頭饅頭時爲盛饌也食後盒中送數軸簡紙開看皆是
他人書簡後截下紙

不擇滋味

宋范純仁字堯夫平生食無重味不擇滋味粗糲

不喜華靡

司馬公訓儉文昔正考父饘粥以糊口孟僖子知其後必
有達人季文子相三君妾不衣帛馬不食粟君子以爲忠
吾本寒家世以清白相承吾性不喜華靡自爲乳兒時長
加以金銀華美之服輒羞赧棄去之二十忝科名聞喜宴
獨不戴花同年曰君賜不可違也乃簪一花平生衣取蔽
寒食取充腹亦不敢故服垢弊以矯俗干名但順吾性而
已

夜寢計簿

范文正公嘗言吾每夜就寢必計一日飲食奉養之費所
爲之事若相稱則鼾鼻熟寐或不然則終夕
不能安枕

存亡如一

司馬公訓儉文張文節公爲相自奉如河陽掌書記時所
親或規之曰公今受俸不少而自奉若此公雖自信清約
外人頗有公孫布被之譏公宜少從衆公嘆曰吾今日
之俸雖舉家錦衣玉食何患不能顧人之常情由儉入奢
易由奢入儉難吾今日之俸豈能常有身豈能常存一旦
異於今日家人習奢已久不能頓儉必致失所豈若吾在
位去身在身亡如一日乎按文節知白謚仁宗朝拜相

一爵一肉

侯鯖錄蘇東坡在黃州嘗書云自今日已往早晚飲食不
過一爵一肉有尊客盛饌則三之可損不可增有召我者

歆音吃

預以此告之。

一麵一飯

宋杜祁公衍。家惟一麵一飯。或美其儉。公曰。衍本一措大。名位爵祿。冠冕服用。皆國家所賜。一旦去位。身復爲措大。何以自奉。

宿舍借錢　已下慳流

三輔決錄。平陵士孫奮。富聞京師。性儉恡。嘗宿客舍。債錢甚少。主人曰。君惜錢如此。欲作士孫景卿耶。奮後爲梁冀微射。下獄死。按士孫奮。字景卿。奮字。

隨步減錢

笑林載漢世老人。家富。性儉嗇。惡衣蔬食。侵晨而起。侵夜而息。營理產業。聚斂無厭。而不忍輕用。或有人從之求乞者。不得已。入內取錢十。自堂而出。隨步輒減。比至于外。纔餘半在。閉目以授乞者。尋復囑云。我傾家贍君。慎勿他說。相效而來。後老人餓死。田宅沒官。

動筋皷骨

廣五行記。鄧□。南郡臨沮人。大富。道逢估人。先不相識。道邊相對共食。羅布殊品。呼差與飯。差曰。君遠行商估。勢不在豐。何爲頓爾珍羞美食。估人曰。人生在世。止爲身口耳。一朝死病。安能復進甘味乎。終不如臨沮鄧生。平生不用。爲守錢奴耳。差不告姓名。歸至家。宰鷄爲食。動筋皷骨。哽其喉而死。

食物充腸

原化記。天寶中。相州王叟。家鄴城。積粟至萬斛。而夫妻儉嗇。常食陳物。纔足充腸。庄宅尤廣。客坊二百戶。叟嘗巡行。客坊見一客方食。盤飧頗盛。叟問。汝有幾財。而衣食過豐也。此人云。惟有本五千。逐日食利。但存其本。不望有餘。故衣食而足耳。叟遂大悟。歸語其妻。發倉庫市珍好。恣其食。未及數日。夫妻俱爲人所錄。云何得妄破軍糧。後至數十。夫妻並卒。官軍圍安慶緒于相。盡發其廩以供軍。

麁布送人

江表傳。沈峻。字叔山。有美名。性至儉恡。張惠恕使蜀。時。詣沈別。沈入內良久。出語惠恕曰。向擇一端布。欲以送卿。而絕無麁者。惠恕佳其顯非。

單衣責姪

世說。晉王戎儉吝。其從子婚。與一單衣。後更責之。

怒裂餅緣

後周書。王羆鎮河東。嘗有臺使至。羆爲設食。使乃裂去薄餅緣。羆怒曰。耕種收穫。其功已深。舂爨造成。用力不少。爾之選擇。當是未饑。命左右撤之。使者大慙。

怒去餅皮

唐鄭餘慶。以儉素自居。尹河南。召甥姪與之會食。有烝餅。鄭甥去其皮而後食。餘慶大嗟怒謂曰。僕嘗病澆俗驕侈。自奉奈何愛而此子尤。侯家紈綺乳臭兒耶。因引手取所棄者

顗抄鈔次掇以器盛而去之於聽事食之又而李英公為
相有鄉人過宅乃設食客去餅脇公書之客大慚

杏李鑽核

世說王戎有好李賣之恐人得其種恒鑽其核

散薤留白

世說蘇峻之亂庾太尉南奔見陶公陶公雅相賞重性儉吝及食噉薤庾因留白陶問用此何為庾云故可種于是大嘆庾非唯風流兼有治實

舉屋設客

王琨儉于財用設客不過兩盌酒輒云此酒難遇鹽豉姜蒜之屬並挂屏風酒漿悉置牀下內外有求琨手自賦之

雜肴獻君

世祖幸芳林園就侍中虞悰求扁米粣悰獻粣及雜肴數十舉大官鼎味不及也上就悰求諸飲食方悰秘不肯出上醉後體不快悰乃獻醒酒鯖鮓一方而已

甘果不散

世說王丞相導儉節帳下甘果盈溢不散涉春爛敗都督白之公令舍去曰慎不可令大郎知接大郎導子悅也

好李被伐

世說和嶠字長輿性至儉家有好李王武子求之與不過數十王武子因其上直率將少年能食之者持斧詣園飽共噉畢伐之送一車枝與和公問曰何如君李和既得唯笑而已又語林嶠諸弟往園食李嶠皆計核責錢故嶠婦弟王濟伐之也

閨下散壽

見當人

衣下繫鑰

周太祖紀吏部侍郎張允家資萬計而性吝雖妻子亦不之委常自繫眾鑰于衣下行如環珮

陳饌杖經

見伯叔父母

食肉夢神

唐侯白啓顏錄有人常食蔬茹忽食羊肉夢五臟神曰羊

踏破菜園

食止有韭

南齊書庾杲之清貧食惟有韭葅瀹韭生韭雜韭任昉戲之曰誰謂庾郎貧常食二十七種言三九二十七也

食常無肉

魏李崇爲尚書令家富而儉食常無肉止有韭茹韭葅李元祐謂人曰李令公一食十八種言二九一十八也

斂米秤炭

唐高駢性慳吝數米而炊秤炭而爨

折項去毛

太平廣記鄭餘慶與人會食日高眾客皆餒餘慶呼左右

曰爛蒸去毛萸掬折疊諸人同飯以爲必來[illegible]
鬓每人前下栗米飯一器並箸匙一枚餘慶祭葉諸人[illegible]
進而罷一說作盧懷慎事

奢侈

左傳侈惡之大也又侵欲崇侈不可盈厭禮記替

則偪上

鏤簋朱紘

[illegible]禮器管仲鏤簋朱紘山節藻梲君子以爲濫矣注鏤簋謂刻鏤之飾也紘冕之繫以組爲之天子朱諸侯青大夫士緇

丹楹刻桷

胡傳莊公將逆姜氏丹桓宮楹刻桓宮桷爲盛飾以誇示之非特有重心而已

漿酒藿肉

漢鮑宣字子都上疏云陛下多賜董賢使奴從賓客漿酒藿肉蒼頭廬兒皆用致富非天意也按漿酒藿肉者言視酒如漿視肉如藿也

芸壁檀梁

唐元載末年造芸暉堂[illegible]以沉檀爲梁棟飾金銀爲戶牖

玉爲溺器

漢朝以玉爲溺器使侍中[illegible]以從

金爲彈丸

漢武時韓嫣好彈常以金爲丸所失者日有十餘長安語曰苦飢寒逐金丸京師兒童每聞嫣出輒隨之望丸之所落輒拾焉

小兒含唾

裴景仁晉書符堅從兄朗[illegible]與朝士宴會時賢並用唾壺朗欲誇之使小兒[illegible]而含唾而含出

肥婢遮風

唐楊國忠冬月選婢妾肥大者列行于前令遮風謂之肉障

金龍吐旆

河間王琛駿馬千餘疋以銀爲槽窗戶之上以玉鳳銜鈴金龍吐旆

寶飾園林

[illegible]性多奢侈[illegible]服玩皆窮一時之麗嘗以象齒[illegible]一眠牀四面[illegible]皆用銀鏤金花寶鈿四腳別以金[illegible]花膝琥珀[illegible]

一食萬錢

魏任愷性奢侈一食萬錢猶云無下箸處晉何曾字穎考日食萬錢猶云無下箸處曾子劭奢侈尤甚每食必盡四方珍饌一日之供以二萬錢爲限[illegible]服馬[illegible]重列左右常數十[illegible]冶饌差每食視對所

…萬錢，宰公侯家雖…不陸，留不下…

一貫兼錢

北齊…好酒誕縱，招引賓客，一席之費，動至萬錢，猶恨儉率。魏高陽王雍，亦一食數萬。李崇曰：高陽一飯，敵我千日。唐李德裕每食，羹…錢，…雜珠玉貝黄朱砂煎汁爲之，過三煎即棄其…下…也。

釀酒抱甕

羊稚舒冬月釀，常令人抱甕，須臾復易人，欲酒速成而味好也。

炊飯煉炭

東齋劇談：唐乾符初，有豪士承藉勳蔭，錦衣玉食，極口腹之欲。嘗謂門僧聖剛曰：凡以炭炊饌，先令燒熟，謂之煉炭；不然，猶有煙氣難餐。及大寇…，財產掠盡，昆仲數人，與聖剛同竄，潛伏山谷中，不食者一日。既退，徒步往河橋道中小店，買脫粟飯，以土杯同食，美于粱肉。僧笑曰：此非煉炭所爲。豪士但慙恧而無對。

[illegible]音歷　恧音紐

厠置香汁

世說：石崇厠常有十餘婢侍列，皆麗服藻飾，置甲煎粉、沉香汁之屬，無不畢備。又與客新衣著令出，客多羞不能如厠。王大將軍往，脫故衣著新衣，神色傲然。群婢相謂曰：此客必能作賊。又劉寔詣石崇，如厠，見有絳紗帳大床，茵褥甚麗，兩婢持香囊，寔便退走，即謂崇曰：向誤入卿室內。崇曰：是厠耳。按大將軍乃王敦。

粭[illegible]　糒[illegible]

壁泥石脂

世說：王君夫以粭糒澳釜，石季倫用蠟燭作炊。石以椒爲泥，王以赤石脂泥壁。按君夫，王愷字，晉武舅。

衣裳改制

…謝靈運性奢豪，車服鮮麗，衣裳器物多改舊形制，世共宗之，…曰謝康樂。

伎樂冠時

徐湛之字孝源，爲南兗州刺史，起風亭月觀，吹臺琴室，招集文士，盡遊玩之適，伎樂之妙，冠絕一時。門生千餘，皆三吳富人子，資質端美，衣服鮮麗，每行遊，塗巷盈滿，兩目…悉以從東載之。文帝每嫌其侈縱。

並精車牛

陳顯達子與王敬則諸兒，並精車牛，麗服飾，當世快牛，稱陳世子青、王三郎烏、呂文顯折角、江瞿曇白鼻，後皆集陳氏家。

盛脩宮室

隋文帝子秦王俊，盛脩宮室，窮極侈麗，爲妃作七寶冪籬，重不可載，以馬負之而行。

鋪錦引泉

唐文宗與侍臣論及德宗奢靡，稱老宮人曰：每引流泉，先于池底鋪錦。

甃音奏

穿錢秋徑

唐王元寶都中巨豪也，嘗以金銀疊爲屋壁，以紅泥泥之。別置一禮賢堂，以沉香爲軒檻，以[illegible]甃地面，以錦文石爲柱礎，又以銅線穿錢甃於後園花徑中，泥雨不滑，人呼爲王氏富窟。

[illegible]縑挂樹

[illegible]明皇嘗問王元寶家財多少，對曰：請以陛下南山一樹挂臣一縑，山樹有盡，臣縑無窮。

剪綵爲花

芡音千

隋煬帝窮極華麗，宮樹凋落，則剪綵爲花葉綴之，沼內亦剪綵爲荷芰菱芡，色渝則易以新者。

㹠音豚

以乳飲㹠

世說：晉武帝降王武子家，供饌並用琉璃器，婢子百餘人，皆綾羅絝襬，以手擎飲食。烝㹠肥美，異於常味，帝怪而問之，答曰：以人乳飲㹠。帝甚不平，食未畢便去。

盛水養魚

隋虞孝仁性奢華，伐遼之役，以駱駝負函盛水養魚以自給。

玉釵飾首

玭音駢

唐柳玭，字直清，仲郢子，有父風，嘗作戒畜文以訓子孫，曰：王相國涯居相位，掌利權，竇氏女歸，請曰：玉工貨一釵奇巧，須七十萬錢。王曰：七十萬錢我一月俸耳，豈爲女惜？但一釵七十萬，此妖物也，必與禍相隨。女不復敢言。數月，女因婚姻會歸，告王曰：前時釵爲馮外郎妻首飾矣，乃馮球也。王嘆曰：馮爲郎吏，妻之首飾有七十萬，其可久乎？馮爲賈相餗門人，最密。賈有蒼頭，頗張威福，馮召而勗之，未浹旬，馮晨謁賈，有二青衣捧地黃酒飲之，食頃而終。賈爲出涕，竟不知其由。又明年，賈、王皆遘禍。

金盆濯足

唐[illegible]卿富貴後打金蓮花盆盛水濯足，或規之，答曰：人生幾何，要酬平生不足也。

點山燈

頔音狄

唐于頔，字允元，爲襄州日，點山燈，一上油二千石。

置水遞

見泉

唐涯玉檻

王[illegible]庭穿一井，合玉爲欄，[illegible]其鎖鑰。天下寶玉真珠，投置其中，汲水供飲。後[illegible]涯被刑，其骨肉之色並如金。

祿山銀[illegible]

[illegible]音亦 [illegible]音奏

唐安祿山起第宅，既成，其帷帳器皿充牣其中，有帖云：檀牀二，皆長一丈，闊六尺，[illegible]平脫屏風，[illegible]方一丈八尺，廚廄之物皆飾以金銀，[illegible]金飯罌二，[illegible]二，皆受五斗，織銀[illegible]及[illegible]筐各一，[illegible]

○狂肆

論語古之狂也肆今之狂也蕩

罷朝六馬

見大

劉邵[illegible]

晉文帝大將受阮嗣宗任其所欲不泊以禮阮嘗從容[illegible]東平[illegible]其土風[illegible]帝即從其意阮騎驢徑[illegible]壞府舍諸壁[illegible]使内外相望然後令清當十許日[illegible]

足加帝腹

見故人嚴光字子陵光下字狂奴

手捋帝鬚

梁武帝與何子晳點有舊及踐祚手詔論舊賜以鹿皮巾召見子晳以巾褐引入華林園恩禮甚厚詔徵為侍中子晳以手捋帝鬚曰乃欲臣老子耶辭疾不起

居喪飲酒

東漢戴良字叔鸞遭母喪良居喪時兄伯鸞居廬啜粥非禮不行叔鸞獨食肉飲酒哀至乃哭而二人俱有毀容或以問叔鸞子之居喪禮乎叔鸞曰禮所以制情佚情苟不佚何禮之論夫食旨不甘故致毀[illegible]不停口食之可也論者不能奪又世說[illegible]文王坐進酒肉司隸何曾亦在坐[illegible]皆以車裹頭手[illegible]

公坐[illegible]酒[illegible]流之[illegible]此州散文王[illegible]不[illegible]如此君不[illegible]之何[illegible]有疾而飲酒食肉固喪禮也籍飲不[illegible]也自若按文王即司馬昭[illegible]之子

[illegible]

坐[illegible]之以圍棋為手談故其在哀制中祥後客來方幅會戲

擊鼓

禰衡字正平太原人少有才名曹操欲見之衡不肯見[illegible]不欲殺之[illegible]善鼓召為鼓吏因會賓客[illegible]鼓吏[illegible]而前吏呵之曰鼓吏何不解衣衰音在石鼓進衡于是先解衰衣次釋餘服裸身而立徐取岑牟單絞著之復操撾顏色無忤操笑曰本欲辱衡衡反辱孤衡曰不敢以先王之法服為伶人之衣

彈箏

謝尚字仁祖為豫章上簿在桓大司馬閣下桓聞其善彈箏便呼之既前取箏令彈仁祖理絃撫箏因歌秋風意氣殊適桓大以此知之

弄笛

晉桓伊字叔夏有參邑柯亭笛嘗自吹之王徽之赴京泊舟清溪側與伊素不相識伊從岸上過徽之使人謂曰聞君善笛試為我一奏伊時已貴顯素聞徽之名便下車踞胡牀為作三調弄畢便上車去賓客不交一言

吹簫

晉衍字子行，玩褻一世，人或來謁，若苟非所願見，輒從樓上遥語曰：吾出有問矣。顧彈琴吹洞簫，撫弄如意不輟。

徑入顧園

見園。

徑臥龐榻

士之初入蜀，彭永年詣龐士元，時龐有客，永年與龐素不相識，徑上龐榻上，卧語龐曰：俟客罷當與卿善談。須臾客去，龐就永年坐，永年又先責龐，食然後共語，因留宿至于經日。龐大奇之。按蜀志，彭羕字永年，廣漢人，容貌甚偉，姿性驕傲，先主拔為治中從事，羕囂然自矜，武侯密表羕心大志廣，難可保安，左遷江陽太守。

王澄弄鵲

晉王澄字平子，為荊州將之官，送者傾朝，澄見樹上鵲巢，便脫衣巾上樹探鷇而弄之，神氣蕭然，旁若無人。

畢卓持螯

晉畢卓字世茂，新蔡人，嘗謂人曰：得酒滿數百斛船，四時甘味置兩頭，左手持蟹螯，右手持酒盃，拍浮酒池中，便足了一生矣。

倒著接䍦

晉山簡字季倫，濤之子，永嘉初出鎮襄陽，諸習氏荊土豪族，有佳園池，簡每遊于池上，輒醉而歸，曰：此是我高陽池也。襄陽小兒歌曰：山公時一醉，徑造高陽池，日暮倒載歸，酩酊無所知，復能乘駿馬，倒著白接䍦，舉鞭問葛彊，何如并州兒。注云：彊乃簡愛將，并州人也。白接䍦一云即今襴衫，一云用白紗作巾也。南朝齊帝上亦服白紗帽。

起索便器

世說：謝萬與兄安之弟，在兄前欲起索便器，于時阮思曠在坐曰：新出門戶，篤而無禮。

八達

晉光逸字孟祖，為胡毋輔之所器，輔之與謝鯤、阮放、畢卓、羊曼、桓彝、阮孚散髮裸袒，閉戶酣飲累日，逸將排戶入，守者不聽，便脫衣露頂于狗竇中窺之而大叫，輔之驚曰：他人必不能爾，必我孟祖也。遽呼入與飲，不捨晝夜，人謂之八達。

七賢

見隱士。

盡哀哭兵女

阮籍任情縱誕，不拘檢節，時兵家女有才色，未嫁而死，既不識其父兄，徑往哭之，盡哀而返。

重服追姑婢

世說：阮咸字仲容，先幸姑家鮮卑婢，及居母喪，姑當遠移，初云當留婢，既發定將去，仲容借客驢著重服自追之，累騎而返，曰：人種不可失。即遙集之母也。按遙集，阮孚字。咸

辛姑姊所生之子也。子始生，咸與姑書曰：胡婢遂生胡兒。姑答書曰：魯靈光殿賦云：胡人遙集于上楹。乎可字曰遙集。

執鐸挽歌

謝長史庾左丞意合，嘗夜縱誕，或乘露車歷遊郊野，既醉則執鐸挽歌，不屑物議。按謝幾卿，梁天監中為左光祿長史。庾仲容，字子仲，之子，之孫，嘗為尚書左丞。

懷杯就酌

宋慎伯筠字東美，秋夜待潮于錢塘江，沙上露坐，設大酒尊及一杯，對月獨飲，意象傲逸，吟嘯自若。顧子敦適過之，亦懷一杯，就其尊對酌。伯筠不問，子敦亦不與語，酒盡各散去。

寄臥何齋

王僕射敬弘，嘗往何氏看女。值尚之不在，寄齋中臥。俄頃尚之還，敬弘使二婢守閤，不聽尚之前。語云：正熱不堪相見，君可且去。尚之遂移于他室。按敬弘女適何尚之弟述之。

直造王坐

琛字彥瑜

蕭侍中琛，齊初為太學博士，時王儉當朝，琛年少，未為所知，負其才氣，欲往候儉。儉方宴樂遊苑，琛著虎皮靴，策桃枝杖，直造儉坐。

不對殘客

張吏部纘與何敬容意趣不協。敬容居權軸，賓客輻輳，有過詣吏部者，纘輒拒不前，曰：吾不能對何敬容殘客。

不喜俗人

阮宣子修簡任，不修人事，絕不喜見俗人，時設相逢，即便舍去。

手巾拭膝

王戎須形，不持儀形，好乘巴馬，雖為三司，亦爾私行，巡省田園，不從一人，自以手巾拭膝。

玉管拭髻

徐孝穆陵為吏部尚書，縉紳之士向慕焉。陳暄以玉帽簪插鬢，紅絲布裹頭，袍拂腰，履至膝，不陳爵里，直上孝穆坐，孝穆不識，命吏持下。陳徐步而去，舉止自若，竟無異詞，遂作書謗孝穆。孝穆移名舉為之少減。

當呼父字

晉胡毋輔之子謙之，才學不及父，而傲縱過之。酣醉常呼父字，輔之亦不介意。輔之嘗與酣飲，謙之曰：彥國年老不得為爾，將令我尻背東壁。輔之歡笑，呼入共飲。按輔之字彥國，謙之字子光。

好犯上名

齊書王亮為晉陵太守，縣令沈嶠之性簡疎，好犯亮諱，亮不堪，遂收殺之。

與轄卒飲

謝幾卿為尚書左丞，嘗預樂遊苑，不得飲至醉。及還，因詣道逢[illegible]車塞轅，脫衣裳，兩與車前騶卒對飲，觀者如堵。幾卿處之自若。

召豪吏飲

五代何承裕嗜酒任逸，歷盩厔、咸陽二縣令。醉則露首跨牛趨府，府尹王彥超以其名士，容之。往往召豪吏接坐，引滿[illegible]，[illegible]承裕笑曰：此見罔也，當受杖。杖訖，復召與飲。

不為後名

世說：張翰字季鷹，縱任不拘，時號江東步兵。或謂之曰：卿乃可縱適一時，獨不為身後名耶？答曰：使我有身後名，不如即時一杯酒。

不拘小節

晉陽秋：祖逖性通濟，不拘小節。永嘉中，揚土大饑，門下賓從多事攻剽，逖輒擁護全衛，談者以此少之。

臥婦側

世說：阮籍鄰家婦有美色，當壚沽酒。阮與王安豐常從婦飲酒，阮醉，便眠其婦側。夫始殊疑之，伺察，終無他意。

醉則客懷

庾陽[illegible]元宗為諫議大夫，八年[illegible]二弟俱飲，客有欲謝出者，城揣知其意，乃強客飲之，[illegible]即自引滿，客不得已，與酣飲致醉，臥席上，或先醉臥客[illegible]不聽客辭。

寒入縣令被

[illegible]縣小吏，縣令使[illegible]及還舍，[illegible]解衣入令被中臥，令欲責之，遂曰：若不暫溫，必然[illegible]何惜一被而殺一人乎？令許之。

[illegible]行，不由徑，車跡所窮，慟哭而返。

攫石

宋米芾字元章，守漣水，地接靈璧，蓄石甚富，一一品目，加以美名，晤楊次公傑為察使，知米好石廢事，因往廉焉。至郡，正色言曰：朝廷以千里郡邑付公，汲汲公務，猶懼有闕，那得終日弄石，都不省錄郡事？米不然，接牘一上，悔亦何及。米徑前，以手于左袖中取一石，其狀嵌空玲瓏，峯巒洞穴皆具，色極清潤，米舉石宛轉翻覆，以示楊曰：如此石安得不愛？楊殊不顧，米納之左袖，又出一石，疊嶂層巒，奇巧又勝，又納之左袖，最後出一石，盡天劃神鏤之巧，又顧楊曰：如此石安得不愛？楊忽曰：非獨公愛，我亦愛也。即就米手攫得之，徑登車去。

顧得宋禕

宋禕是石崇妓綠珠弟子，有國色，善吹笛，後在晉明帝宮

帝疾危篤，群臣進試諸，不稱時，朝臣悉在帝閣，卿諸人
誰欲得者？衆人無言。阮逸時爲吏部尚書，對曰：願以賜
臣。[illegible]乃[illegible]出與之。
[illegible]石苞
[illegible]孫楚爲驃騎參軍，驃騎石苞任驃騎府，孫負其才氣，又
陵苞，初至不拜，但長揖，直語苞曰：天子命我參卿軍
中庭曬頭
晉太傅安與謝萬共出西，過吳郡，阿萬欲相與共萃
王恬許。太傅云：恐伊不必酬汝，意不足爾。萬猶苦要，太傅堅
不回，萬乃獨往。坐少時，王便入門內，謝殊有欣色，以爲厚

待己。良久，乃沐頭散髮而出，亦不坐，仍據胡牀，在中庭曬
頭，神色傲邁，了無相酬對意。謝乃還，未至船，呼太傅曰：阿
螭不作爾。按王恬小字螭虎。
逆旅雖足
馬周字賓王，嘗客于汴，爲浚儀令崔賢所辱，感激而西，舍
于新豐逆旅，主人不之顧。周乃以斗酒雖足。一說呼酒一
斗八升，悠然獨酌，衆異之。
任不可及
見子。
[illegible]不能改
馮[illegible]性，一洛陽人。父道，周中書令。[illegible]天福初仕校書

郎。周顯德中遷太常少卿，不拘檢操，雅好琵琶，教坊使秦
藏名手者，亦莫能及。父道戒令勿習，吉性所好，亦不能改。
[illegible]欲辱之，因家宴，令吉奏琵琶，仍賞以束帛，吉置于肩，
左抱琵琶，按膝再拜，如伶官狀，了無作色。
常苦饑貧
魏書胡叟字倫許，不治產業，常苦饑貧，不以爲恥。養子螟
蛉以自給養。見車馬榮貴者，視之蔑如，不以經意。
不喜拜揖
唐王績性簡放，不喜拜揖。其兄通知之，不嬰以家事。鄉族
慶弔冠婚，皆不與也。
伏氣凌忽

梁劉長史孝綽，小字阿士，仗氣負才，多所凌忽，每于朝集，
公卿間無所與語，反呼騶卒，訪道途閑事。
恃才謇傲
孔平仲續世說：杜審言字必簡，甫之祖也，恃才謇傲，爲時
輩所嫉。登封中，蘇味道爲天官侍郎，審言預選，試判訖，謂
人曰：味道必死。人問其故，審言曰：見吾判，自當羞死。又謂
人曰：吾之文章合得屈宋作衙官，吾之書迹合得王羲之
北面。其矜誕如此。
延符求酒
齊張允字延符，緒子也，武帝時，朝政皆取決于王中書儉。
王一日方宴聚親賓，延符[illegible]巾葛帔至，便求酒，言論放逸

一坐盡傾。按南史，武帝欲以張緒為尚書僕射，儉不可，云以為惱，問與儉書，仍以書示緒，緒杖充一下。

晏卿載鹽

宋元晏卿以館職通判海州，當滿任，載私鹽兩船至京。春記知州王子野賀之，時禁網疎闊，晏卿亦不為人所忌，而王公然賣學士鹽。

肩輿造竹

世說：王子猷嘗行過吳中，見一士大夫家有好竹，主人知猷當往，乃灑掃施設，在聽事坐相待。王肩輿徑造竹下，諷嘯良久，主人已失望，猶冀還當通，遂直欲出門。主人大不堪，便令左右閉門不令出，王更以此賞主人，乃留坐，盡歡而去。又宋袁粲事亦相類。

拄杖看花

宋劉跛子，青州人，常拄一拐，每歲必至洛陽看花，館范家園，春盡即還，為人談噱有味。范家子弟多狎之。又張丞相天覺召自荊州過，跛子與多飲市橋邊，東崎過其都。起嵬之，跛子搖手曰，使且共飲。張因作詩曰：壺中胡相召赴天來跡也，遂一何榮華，如與子市橋飲，且免人間寵辱驚。

揚槌鍛鐵

世說：鍾士季先不識嵇康，要時賢儁之士，俱往尋康。康方大樹下鍛，向子期為佐鼓排，康揚槌不輟，傍若無人，移時

不交一言。鍾起去，康曰：何所聞而來，何所見而去？鍾曰：聞所聞而來，見所見而去。

擁被對壺

齊孫搴與司馬子如、高季式、元忠遂其方坐樹下，擁被對壺，左右使婢卷兩褥以質酒，徐謂二人曰：不意今日披[illegible]也。

解帶偃伏

[illegible]而坐，過人，過人解帶偃伏，陪言神解。見[illegible]使斂衿飾容，時嘆詩得其[illegible]。

岸幘笑詠

世說：桓宣武遷荊州，引謝奕為司馬，奕猶推布衣交，在溫坐岸幘嘯詠，無異常日。宣武每曰：我方外司馬。遂因酒，轉無朝夕禮。桓舍入內，奕輒復隨去，後奕醉，溫往主許避之，主曰：君無狂司馬，我何由得相見。

喚安屈指

朝野僉載：般安嘗謂人曰：自古聖賢，不過五人。伏羲畫八卦，窮天地之旨，一也；乃屈一指。神農殖百穀，濟萬民，二也；乃屈二指。周公制禮作樂，百代常行，三也；乃屈三指。孔子前知無窮，後知無極，拔乎其萃，出乎其類，四也；乃屈四指。自是之後，無能及者。良久曰：并安五也。其不遜如此。

恕先毀璣

宋郭忠恕，字恕先，洛陽人。性褊，不羈，尤不與俗人伍。太宗

閳其名召赴闕館于內侍省密神與合怒光長頴而笑。
日勿畫去之神與驚問其故答曰聊以戲爾。

安殊抱杞

宋丞相安殊知南京王琪張亢爲僚屬泛舟湖中以諸
妓自隨晏公把杞亡張除高王是南人知行川公弟至喬
下設席般艤往和之高聲曰晏稍使杞不正也

鐵崖傍門

元楊維禎字鐵崖晚年筑起小蓬臺不從下且牓于門曰
客至不下樓恕老懶見客不答禮恕老病客問事不對恕
老默發言無所避恕老迂飲酒不輟恕老狂其誕情傲
世如此。

卷終

山堂肆考性行第二十一卷

○游俠

荀悅曰立氣勢作威福結私交以立彊于世者謂
之游俠。六帖鉏麑不殺宣孟承基不忍志覃。斯爲
真俠矣

聶政自屠

聶政者軹深井里人也爲嚴仲子報仇刺殺秦相俠累因
自皮面決眼自屠出腸以死

田光自刎

燕太子丹質于秦秦王政遇之不善故丹怨而亡歸求
爲報秦王者其傅鞠武言燕有田光先生者可與謀。太子
願因太傅而得交于田先生武卽出見田先生道太子願
圖國事于先生也光曰謹奉教乃造焉光坐定左右無人
太子避席而請曰燕秦不兩立願先生留意光曰臣精已
消亡不敢以圖國事所善荊卿可使也太子曰願因先生
得結交荊卿可乎光曰敬諾卽起趨出太子送至門戒曰
丹所報先生所言者國之大事願先生勿泄也光俛而笑
曰諾僂行見荊卿道太子言願足下過太子宮荊軻曰謹
奉教田光曰吾聞長者爲行不使人疑之今太子告光曰
願先生勿泄是疑光也遂自刎而死

散財養士

齊王封田嬰于薛號靖郭君得專齊權嬰有子四十餘人

其賤妾之曰文通儻饒智略說靖郭君以收財養士請郭
君使文主家待賓客賓客日與其美請以文爲嗣嬰卒文
嗣位號孟嘗君招致諸侯游士及有罪亡人食客常數千
人名重天下又趙王封弟勝爲平原君食客常數千人有
公孫龍與孔穿者皆其客也

出身徇主

見忠臣

信陵竊符

見宮墳

田仲喜劍

史記游俠傳楚田仲以俠聞喜劍父事朱家自以爲行弗

及

朱家振貧

史記魯朱家者與高祖同時魯人皆以儒教而朱家用俠
聞所藏活豪士以百數然終不伐其能歆其德諸所嘗施
唯恐見之振人不贍先從貧賤始旣陰脫季布將軍之阸
及布尊貴終身不見也自關以東莫不延頸願交焉

吳卿周厄

見故人

千里爭死

史記季布弟季心豪氣聞關中遇人恭敬爲任俠方數千
里士皆爭爲之死

千乘送喪

史記雒陽有劇孟以任俠顯諸侯吳楚反時條侯爲太尉
乘傳車將至河南得劇孟喜曰吳楚舉大事而不求孟吾
知其無能爲矣天下騷動宰相得之若一敵國云其行大
類魯朱家而好博多少年之戲然孟母死自遠方送喪蓋千
乘

借交報仇

史記郭解軹人字翁伯許負外孫也解父以任俠孝文帝
時誅死解爲人短小精悍不飲酒以軀借交報仇藏命作
姦剽攻不休鑄錢掘冢不可勝數及年長更折節爲儉以
德報怨厚施而薄望旣已振人之命不矜其功其陰賊著

于心卒發于睚眦如故云後爲御史大夫公孫弘議族之

借客報仇

漢朱雲字游少通賓客借客報仇

戴遵好施

漢戴遵字子高多財好施食客常三四百人語曰關中大
豪戴子高

王磐擁富

東漢馬援兄子婿王磐平阿侯仁之子也王莽敗磐擁富
貲爲游俠有名江淮間與貴戚友善

貫高對獄

綱目漢高祖女魯元公主爲趙王敖后高祖從平城還過趙

趙王敖執子婿禮甚恭高祖箕踞詈之趙午
等請為王殺之王不從八年上從東垣過趙貫高
等乃壁人于廁中上欲宿心動而去貫高怨家知其謀告
變告之于是并逮捕趙王及諸反者趙敢從者族趙午等
十餘人皆爭自剄貫高獨怒罵曰公等皆死誰白王不反者乃檻車
膠致詣長安高對獄曰獨吾屬為之王實不知榜笞刺剟
身無可擊者終不復言廷尉以聞上曰壯士誰知者泄公
曰臣素知之此固趙國立義不侵為然諾者也上使泄公
持節往問之高曰吾三族皆以論死豈愛王過于吾親哉
顧王實不反其遺所以王不知狀泄公以報乃赦趙王上賢貫高為
宜王侯而從如意王趙上賢高赦之高曰吾所以不死者
白王不反耳今王已出吾責已塞死不恨矣且人臣有篡
弒之名何面目復事上哉乃仰絕肮而死按赦張耳之子
肮咽也不復侵字衍言輕也

劉者輒 肮音岡

萬章却財

漢書萬章字子夏長安人為京兆尹門下督從至殿中侍
中諸貴人爭欲揖章莫與京兆尹言者章與中書令石顯
相善至成帝初石顯坐專權免官從歸故郡顯貲巨萬當
去欲以其器物不受賓客問其故章嘆曰吾以布衣見哀
于石君石君家破不能有以安也而受其財物此為石氏
之禍萬氏反當以為福耶諸侯以是服而稱之

門外大林

東漢陳登字元龍在廣陵有威名許汜與劉備並在荊州
牧劉表坐共論天下人物汜曰陳元龍湖海之士豪氣未
除昔遭亂過下邳見元龍無主客禮久不相與語自上大
牀臥使客臥下牀備曰今天下大亂君有憂國忘家之志乃求
田問舍言無可采是元龍所諱也何緣與君語如我自臥
百尺樓上臥君于地何但上下牀之間耶表大笑

自享大案

吳志步騭避亂江東與廣陵衛旌相善俱以種瓜自給會
稽焦征羌郡之豪族騭與旌寄食其地懼為所侵乃共脩
刺奉瓜以獻征羌方內臥駐之移時旌欲去騭止之曰本
所以來畏其彊也今舍去欲以為高祇取怨耳良久征羌
開牖見之隱几坐帳中設席坐騭旌于外旌愈恥之騭辭
色自若征羌自享大案殽膳重沓而小盤飯與騭旌惟菜茹
而已旌不能食騭極飯致飽乃辭出旌怒騭曰能忍此乎
騭曰吾等貧賤是以主人以貧賤遇之固其宜也當何所恥

聲聞梁楚

漢鄭當時字莊陳人以任俠自喜脫張羽之厄聲聞梁楚
之間按羽梁孝王之將楚相之弟

名顯京師

漢原涉字巨先哀帝時涉父為南陽太守死官郡人斂送
葬錢至千萬以上涉悉辭讓之行喪廬墓三年由是顯名
京師

已然諾
史記灌夫字仲孺為人剛直使酒不好面諛好任俠已然
諾諸所交通無非豪傑大俠宗累數十萬食客日數十百
人橫于潁川潁川兒歌之曰潁水清灌氏寧潁水濁灌氏
族注云已必也謂一言許人必信之也

喜縱橫
唐李白喜縱橫術擊劒為任俠輕財好施

椎埋為姦
漢王溫舒陽陵人少時椎埋為姦注云椎埋謂殺人而埋
之也

掠賣餉客
唐郭元振為通泉尉任俠使氣嘗盜鑄及掠賣部中人口
千餘以餉遺賓客百姓厭苦之

悉驅惡少
唐裴度未顯時羸服私飲為武士所窘折詬閑之度入坐
客上引就三觥客皆失色因取鐵燈檠摘枝葉欲令其坐
橫膝上謂客曰我欲為酒令飲不釂者以此擊之眾唯唯
証一飲數升次授客客流離盤杓不能盡証欲擊之諸惡
少叩頭請去証悉驅出故世人稱其俠據此辭曰釂其人
不飲而使盡釂乃强灌之也

徑揖群盜
宋張齊賢為布衣時倜儻有大度孤貧落魄常舍逆旅有
群盜十餘人飲逆旅中居人皆惶懼竄匿齊賢徑前揖之
曰賤子貧困欲就大夫求一醉飽可乎盜喜曰秀才乃肯
自屈何不可也即延之坐齊賢曰盜者非齷齪兒所能為
也皆世之英雄耳僕亦慷慨士諸君又何間焉乃取大盌
滿酌飲之一舉而盡如是者三又取豚肩以指分為數段
而啗之勢若狼虎群盜視之錯愕嗟咨曰真宰相也不
然何能不拘小節如此也他日宰制天下當念吾曹皆不
得已而為盜耳願自結納競以金帛遺之皆受不讓重負
而返

○言語
易曰吉人之辭寡躁人之辭多誣善人之辭游

惟叙寒暄
晉王獻之與兄徽之操之俱詣謝安二兄多言俗事獻之
惟叙寒暄而已既出客問三賢優劣安曰少者最勝客曰
何以知之謝公曰吉人之辭寡躁人之辭多以此知之又
五代孫晟為人口吃遇人不能言道寒暄而已坐定則譚
論風生聽者忘倦

善叙名理
晉裴遐字叔道綽子也以辯論為業善叙名理辭氣清暢
泠然若琴瑟知與不知無不嗟服

談論與歷
蜀龐統字士元德公從子也師事司馬徽之不事小名人

奚之知微之發月朗探奚後園士元助之因與談論興感移時忘倦。

陳說古今

張天錫世雄涼州後以力弱詣京師聞王彌俊才美譽乃遣馬就之見王風神清令言話如流陳說古今無不貫悉天錫字純嘏按天錫字公純張耳之後晉祖軌永嘉中為涼州刺史值京師大亂遂據涼土天錫嗣位自立為涼州牧晉長符堅使姚萇攻沒涼州以天錫為侍中從堅至壽陽堅軍敗天錫逃南歸拜散騎常侍西平公

平子絕倒

晉衛玠字叔寶善通莊老琅邪王平子高氣不群邁世獨傲每聞玠言輒絕倒于坐前後三聞為之三倒時人語曰衛君談道平子三倒按平子王澄字

王導忘疲

世說王丞相招祖約夜語至曉不眠明旦有客公頭鬢未理亦小倦客曰公昨如是似失眠公曰昨與士少語遂使人忘疲按士少祖約字

雅麗可聽

世說諸名士共至洛水戲還樂令問王夷甫曰今日戲樂乎王曰裴僕射善談名理混混有雅致張茂先論漢史靡靡可聽我與王安豐說延陵子房[illegible]花按樂令樂廣也[illegible]尚書令故云裴僕射[illegible]張華

字安豐王戎字

霏霏不絕

晉胡毋輔之字彥國王澄曰彥國吐佳言如鋸木屑霏霏不絕。

清談累日

晉潘京武陵人有機辯後舉秀才至洛與尚書令樂廣清談累日廣美其才曰君天才過人若加以學必為一代談宗京感其言遂勤學不倦時武陵太守戴昌父子亦善談俱為京所屈。

飛談捲霧

晉韓伯字康伯殷浩之甥也勝氣籠霄飛談捲霧。

口中雌黃

晉王衍善談老莊義有所不安隨即便改世號口中雌黃

醉後酬答

庾倩遂口吃對客不能一言醉後酬答如注射。

戴良尚奇

戴良字叔鸞遵之子東漢逸民也才高倨傲議論尚奇。曰我獨步天下誰與為偶入江夏山中優游不仕。

叔寶入真

衛叔寶善談老易自抱羸疾閒于酬對時友嘆曰衛君不言言之入真。

嘆美偉明

東漢符融字偉明，在太學，師事少府李膺。膺性高簡，每見偉明，輒不聽他客，前聽其言論。偉明幅巾奮袖，談辭如雲，膺常捧手嘆美。

賞愛彥伯

謝太傅賞愛袁彥伯機對敏速。彥伯出為東陽郡，時將祖道冶亭。太傅起執彥伯手，顧視左右，取一扇授之，因謂云：聊以贈行。彥伯應聲答曰：輒當奉揚仁風，慰彼黎庶。按彥伯宏字，陳郡人，魏郎中令渙六世孫也。祖猷侍中，父勗臨汝令。

言不虛妄

梁書何遠字義方，東海郯人。言不虛妄，蓋其天性。每戲語人曰：卿若得我一妄語，則謝卿一縑。衆共伺之，終莫能得。

言極簡要

北史魏愷自散騎常侍遷青州長史，固辭。文宣大怒曰：何物漢子，與官不就。愷容色坦然。帝曰：死與長史，任卿所擇。答曰：能殺臣者陛下，不受長史者愚臣。帝謂選曹楊愔曰：何慮無人，苦用此漢？放還，永不須收。由是沉廢積年。後遇愔于路，微自披陳。楊曰：發詔授官，皆由聖旨，非選曹所裁，公不勞見訴。愷應聲曰：雖復零雨自天，終待雲興四岳，豈得言不知。楊欣然曰：此言極為簡要，更不須多。數日，用為霍州刺史。

愔音因

公明要言

何尚書晏自言易義精了，所不解者九事，一日邀管公明共論易。公明剖析玄旨，九事皆明。尚書曰：君論陰陽，此世無雙。時鄧玄茂亦在坐，鄧曰：君謂善易，而語不及易中辭義，何也？公明尋應聲曰：夫善易者不論易。尚書含笑贊之曰：可謂要言不煩。按何晏字平叔，管輅字公明，鄧颺字玄茂。

僧鍾名對

高僧傳：釋僧鍾，姓孫，魯郡人，南遊京邑，住中興寺。永平初，魏使李道固來聘，會于寺內，帝以鍾有辯才，勅令酬對。往復移時，言無失措。日影小斜，鍾不食，道固問何以不食。鍾曰：古佛道法，過中不食。道固因曰：何為聲聞耶？鍾答曰：應以聲聞得度者，故現聲聞。當時以為名對。

臧否人物

齊盧詢祖才辯機敏，好臧否人物。嘗語人曰：我昨東方未明，過和士開門外，見二陸兩源，森然與槐柳齊列。又邢子才嘗戲盧曰：卿少年，才學富盛，戴角者無上齒，恐君不壽。盧答曰：詢祖初聞此言，實懷恐懼；見丈人蒼蒼在鬢，差以自安。邢大賞其敏贍。又詢祖初拜大夏男，有宿德朝士戲之曰：大夏初成。盧即應聲曰：且得燕雀相賀。按詢祖祖父儒，封大夏男，父恭道早卒，詢祖襲祖爵也。

整飾言辭

世說：道壹道人好整飾音辭，從都下還東山，經吳中，已而

會雪下未甚寒諸道人問在道所經壹公曰風霜固所不論乃先集其慘澹郊邑正自飄瞥林岫便已皓然按道壹姓竺氏名德沙門。

言有次第

晉謝太傅一生語未嘗撥世與客共語退後叙說向言皆有次第

言有頓挫

齊永明末京邑人士盛爲文章談義時張思光音旨緩韻周彥倫辭致綺捷劉士章之吐有頓挫有風氣時人語曰劉繪貼宅別開一門撰遺文十卷

理致清遠

晉太保王祥字休徵其族孫戎嘗曰太保當正始之世不在能言之流及與之言理致清遠豈非以德掩言乎。

辭義清玄

南宋張鏡與顏延之隣居顏談義飲酒喧呼不絕而鏡靜默無言後鏡與客談延之從籬邊取胡牀坐聽辭義清玄延之曰彼有人焉由是不復吁呼

懸河瀉水

晉王衍曰吾觀郭象清語如懸河瀉水久而不竭按象字字子玄。

下坂走丸

唐張九齡字子壽與賓客議論經旨滔滔不竭如下坂走丸服其俊辯

不談糟粕

唐杜之松爲河中刺史嘗請王無功講禮無功答曰吾不能揖讓邦君門談糟粕棄醇醪也。

含嚼沉麝

唐寧王每與賓客議論先嚼沉麝方啓口發談香氣噴于席上。

談論成句讀

唐李白與人談論皆成句讀如春葩麗藻粲于齒牙之下時號粲花論

咳吐成珠璣

宋王欽字章之在太學與九江王阮齊名阮嘗曰聽章之談如讀酈道元水經名川支渠貫穿周匝無有間斷咳吐皆成珠璣。

不出一語

宋文潞公帥長安見石才叔所藏褚遂良聖教序墨跡愛玩不已令子弟臨一本休日宴僚屬出二本令坐客別之客徑稱臨本爲真才叔時在坐不出一語以歸笑啓潞公曰今日方知公舒孤寒按才叔名蒼舒與黃山谷遊。

決以數言

宋曾魯公曰張安道論事他人終日反復不能盡公以數言決之粲然成文皆可書而誦也

喜談政事

宋蘇子容曰：歐陽公不言文章，而喜談政事；蔡君謨不言政事，而喜論文章。各不矜其所能也。一說永叔每誇政事，不誇文章；君謨不誇書；呂濟叔不誇棋；何公不誇飲酒；司馬君實不誇清絕。大抵不足則誇也。

洞見肺肝

宋滕甫字元發，東陽人。在帝前論事，如家人父子，言無粉飾，洞見肺肝。

心神融暢

宋李常字公擇，建昌人。嘗曰：余昔雪中過范堯夫于兩府，先有五客在坐，予因衆人論說民間利害，公甚喜。書室中無火，坐久寒甚，公命溫酒來，與坐客各舉兩大白。公曰：試得通透，復令人心神融暢。

辭氣和平

見丞相。

○勇敢

莊子曰：水行不避蛟龍，漁父之勇也；陸行不避兕虎，獵夫之勇也；白刃相交，視死如歸，烈士之勇也。

子路救患

韓詩外傳：孔子遊于景山，子路、子貢、顏淵從。孔子曰：君子登高必賦，小子願者何？子路曰：由也願奮長戟，盪三軍，乳虎在後，仇敵在前，蠡躍蛟奮，進救兩國之患。孔子曰：勇士哉。

周處除害

綱目：晉周魴之子處，膂力絕人，不修細行，鄉里患之。處嘗問父老曰：今時和年豐，而人不樂，何耶？父老嘆曰：三害未除，何樂之有？處曰：何謂也？曰：南山白額虎，長橋蛟，并子爲三矣。處曰：若害止此，吾能除之。乃射虎殺蛟，遂從陸機、陸雲受學，篤志讀書，砥節礪行，比及朞年，州府交辟。

襢裼暴虎

鄭太叔段多才好勇，能襢裼暴虎。

空手搏熊

西京雜記：廣陵王胥有勇力，嘗于文帝太子思賢苑別圃格熊，後遂能空手搏之。

劫齊歸地

春秋時曹沫以勇力事魯莊爲將，齊魯會盟于柯，沫以匕首劫齊桓歸魯侵地。戰國策曰：沫奮三尺之劍，一軍不能當。

劫楚定盟

見使臣。

擁盾直入

沛公謝羽鴻門，羽留飲。范增使項莊入前爲壽，請以劍舞，因擊沛公殺之。項伯亦拔劍起舞，常以身翼沛公，莊不得擊。于是張良出，見樊噲告以事急。噲帶劍擁盾直入，瞋目示羽，頭髮上指，目眥盡裂。羽曰：壯士[illegible]一生彘肩

吟立飲啗之羽曰能復飲乎吟曰臣死且不避卮酒安足辭

持刀大呼

唐盧平王收復長安李嗣業統前軍陣于香積祠北袒持長刀大呼出陣前殺數十人復整步卒二千以陌刀長柯斧堵進所向無前

搏猏

晏子春秋公孫接田開疆古冶子事齊景公以勇力搏虎聞晏子過而趨三子者不起晏子入見公曰今君蓄勇力之士也上無君臣之義下無長率之倫內不以禁暴外不以威敵此危國之器也不若去之公曰三子者搏之恐不

得刺之恐不中也晏子因請公使人餽之二桃曰三子何不計功而食桃公孫接仰天而嘆曰晏子智人也夫使公之計吾功者不受桃是無勇也士衆而桃寡何不計功而食桃矣接一搏猏而再搏乳虎若接之功可以食桃而無與人同矣援桃而起田開疆曰吾伏兵而卻三軍者再若開疆之功亦可以食桃而無與人同矣援桃而起古冶子曰吾嘗從君濟于河黿銜左驂以入砥柱之流當是時冶潛行逆流百步順流九里得黿而殺之左操驂尾右挈黿頭雀躍而出津人皆曰河伯也若冶視之則大黿之首也若冶之功亦可以食桃而無與人同矣二子何不反桃乃抽劍而起公孫接田開疆曰吾力不逮子取桃不讓是貪也然而不死是無勇也皆反其桃挈領而死古冶子曰二子死而冶獨生不仁恥人以言而夸其聲不義亦反桃挈領而死使者復命曰已死矣公殮之以服葬之以士禮焉

截蛟

晉鄧遐過沔水有蛟爲人害遐拔劍入水蛟繞其足乃截蛟數段而出

袁元荷戈

唐長安人花敬定至德間從崔光遠入蜀討段子璋有功封嘉祥縣公後又平寇單騎屢戰一處其元猶騎馬荷戈至鎮下馬沃盥適浣沙女語曰將軍無頭何以盥爲遂墮

馬卒今蜀州東館鎮有花卿廟是也杜子美歌成都猛將有花卿學語小兒知姓名

鑿骨出鏃

唐高開道有矢鏃在頰召醫出之乃鑿骨置楔其間骨裂寸餘竟出其鏃開道奏伎進膳不輟

謂之飛豹

晉武帝時東莞王彌家世二千石彌有學術勇略善騎射青州人謂之飛豹然喜任俠處士陳留董養見而謂曰君好亂樂禍若天下有事不作士大夫矣

號曰飛虎

李克用年十五從征摧鋒陷陣出諸將之右軍中目爲

飛白虎。

躍馬挺槍

唐秦王世民每見敵有驍將銳士震耀出入以夸衆者，令秦叔寶往取之。叔寶躍馬挺槍，刺于萬衆中。

立馬舞刀

唐裴旻與幽州都督孫佺北伐，爲敵所圍。旻舞刀立馬上，矢四集，皆迎刃而斷。敵大驚，引去。

威敵萬人

三國張飛雄壯威猛，爲世虎臣。魏程昱等咸稱爲萬人敵。

擊殞二盜

見治盜。

憤擊建德

唐太宗謂侍臣曰：昔藺相如叱秦王，目眥皆裂。今王君廓往擊竇建德，李勣遇之，至憤發大呼，鼻耳流血，其勇何謝古人哉。

橫刺雄信

唐秦王世民以五百騎行戰地，王世充率步騎萬餘猝至，圍之。單雄信引槊直趨世民，敬德躍馬大呼，橫刺雄信墜馬，翼世民出圍。

揮殺數人

唐闞稜貌觀雄，善用兩刀，刀長一丈，名曰陌刀，揮殺數人，前無堅對。

突入萬衆

唐肅宗時雍王适爲元帥，討史朝義。僕固懷恩遣驍騎及回紇出戰，拊其北，表裏合擊，大破之。朝義悉其精兵十萬救之，官軍不能動。鎮西節度使馬璘遂單騎奮擊，奪賊兩牌，突入萬衆中，賊左右披靡，大軍乘之而入，賊遂大敗。

勇冠三軍

唐渾瑊從朔方節度使張齊丘，破賀魯部，拔石堡城及龍駒島，其勇爲冠三軍。

氣雄萬夫

宋李顯忠，字君錫，紹興九年自夏歸宋，屢立大功，爲中興名將，氣雄萬夫，官至二府。

山堂肆考性行第二十二卷

輸音俞 闕音遏

○膂力

劉禹錫原力論，以道用之，可以格三苗而常左（?）以威用之，可以殺六贏而斷右肄。

扶輈

左隱十一年，鄭莊將伐許，授兵于大宮，公孫閼與潁考叔爭車，潁考叔挾輈以走，子都拔棘以逐之，及大逵弗及，授子都即公孫閼，鄭詩曰：不見子都是也。

投蓋

犖音洛

左莊三十二年，初莊公築臺臨黨氏，見孟任，從之，閟，而以夫人言許之，割臂盟公，生子般焉。雩，講于梁氏，女公子觀之，圉人犖自牆外與之戲，子般怒，使鞭之。公曰：不如殺之，是不可鞭，犖有力焉，能投公蓋于稷門。注云：女公子，子般妹也。稷門，魯南城門。蓋，覆也。言犖能走而自投，接其屋之桷，反覆門上，言其勇力之甚也。

縣音懸 抉音決

抉門

左襄十年，晉荀偃士匄伐偪陽，圍之，弗克。孟氏之臣秦堇父輦重如役。偪陽人啓門，諸侯之士門焉。縣門發，郰人紇抉之，以出門者。注云：諸侯之士門焉，謂諸侯之戰士見門開，故攻其門也。縣門發，蓋縣門城門之捍，縣之以通上下。偪陽人發縣門，以閉攻門之士也。紇，郰大夫叔梁紇，仲尼之父也。紇多力，乃手抉舉縣門，以出攻門之士在門內者。

扛鼎

烏獲，秦武王時人，力能扛鼎。秦武王好以力戲，力士烏獲皆至大官。後武王與獲較力舉鼎，折臏而卒。又夏育，衛人，力舉千鈞。鼎，伍員能舉千斤之鼎，挾席三匝而顏色不變。

負山

夸蛾有神力，二子負二山，一厝朔東，一厝雍南。又項羽歌曰：力拔山兮氣蓋世。

桀石

左成二年，齊高固入晉師，桀石以投人，禽之而乘其車，繫桑本焉，以徇齊壘，曰：欲勇者賈余餘勇。注云：桀，擔也。

貫弓三百斤

祭肜，字次孫，有勇力，能貫弓三百斤。光武拜遼東太守。臥鼓邊亭。又蓋延，字巨卿，身長八尺，彎弓三百斤。光武拜虎牙將軍。梁羊侃所用弓至千石，馬上用六石弓。

袖椎四十斤

魏公子無忌使侯生客朱亥袖四十斤鐵椎，椎殺晉鄙，奪兵救趙。又魏大祖時有典韋，遷校尉，軍中謠曰：壯士有典君，手提雙戟八十斤。五代楊行密為人長大有力，手舉百斤。

撫梁易柱

汝曰伏鹿門，紂之君，捲鉤伸鐵，撫梁易柱，手格熊

羆走及虎兕。

捺鐵舒鉤

唐代宗時有梁崇義者力能捺鐵舒鉤。

盪舟

孟子曰羿善射奡盪舟按奡一名澆寒浞之子也羿為家衆所殺浞因羿室生奡力能陸地行舟。

背船

百家餘綿竹王俳優有氣力腹背一艘船中載十二人。

拔牛角

𦊅人孟賁能生拔牛角附秦武王好力士往歸之過河先其五船人人怒而以楫摐其頭顱不知其孟賁也中河賁瞋目而視船人髮植目裂鬢指舟中之人盡揚播入于河使船人知其孟賁弗敢直視涉無先者況敢干辱之乎又魏許褚字仲康禦寇之糧以牛與賊易食賊來取牛牛輙奔還褚乃以手逆曳牛尾行百餘步賊不敢取牛而走唐卞謹學詩書善擊劍有𦊅時之志少耕於野有牛鬭衆畏奔踐謹前兩持其角牛不能動又而引觸竟折其角宋之問父令文有力絕人都下有牛善觸人莫敢攖令文直前按其角折其腰殺之

裂兕革

秦犯惡來有力能手裂虎兕革按惡來飛廉之子惡來有力飛廉善走父子事殷紂武王伐紂并殺惡來。

擲三鈞石

野史羅隱膂力過人常擲其石毬可三鈞又雜俎張芬曲藝過人力能舉七尺碑。

號一谷柴

談苑武行德榆次人身長八尺餘絕有膂力以負薪自給里人號為一谷柴晉祖出獵行德方入城擔薪見其魁岸又所負之薪令左右數人不能舉壯其力留帳中後至節

印

姦邪

書曰去邪勿疑揚子曰姦姦而詐詐雖有耳目焉得而正諸。

楊興順指

漢元帝時周堪張猛為弘恭石顯所譖上無所取信時長安令楊興以材能幸常稱譽堪上欲以為助乃問興朝臣斷斷不可光祿勳何耶興傾巧謂上疑堪因順指曰堪非獨不可於朝廷自州里亦不可也上由是疑左遷周堪為河東太守猛為槐里令按光祿勳周堪也斷斷忠誠貌又爭辯也。

王莽匿情

漢成帝時五侯子乘時侈靡以輿馬聲色佚遊相高獨王莽勤身博學被服如儒生事母及寡嫂孤兄子行甚勑備嘗私買侍婢昆弟怪之莽因曰後將軍朱子元無子聞此兒種宜子為買之即日以婢奉博其匿情求名如此。

傅會五侯

鯖音征

漢婁護字君卿齊人也五侯不相能賓客不相往來護獨
得傅會五侯間各得其歡心競致奇膳護乃合五侯所餉
以為鯖世稱五侯鯖

巧諛六郎

唐張昌宗以姿貌幸楊再思每言人言六郎似蓮花非也
直謂蓮花似六郎耳其巧諛無耻類如此

誣奏李固

東漢馬融初應大將軍鄧騭辟乃上廣成頌忤鄧氏後懲
于鄧氏不敢違忤勢家遂為梁冀草疏奏李固又作大將
軍西第頌以此頗為正直所羞時吳祐謂融曰李公之罪
成于卿手卿何面目見天下之人乎

諂事劉騰

後魏封回為廣夫尚書時鄭雲諂事劉騰賂紫纈四百疋
得安州刺史除書既出詣回問安州與生何事為便回
曰卿為方伯宜思方略以濟百姓如何見造問興生乎封回
不為商賈何以相示雲大慙而去

指鹿為馬

史記趙高欲為亂恐羣臣不聽乃先設驗持鹿獻二世曰
馬也二世笑曰丞相誤也謂鹿為馬問左右或默或言[illegible]
阿順趙高或言鹿者高因陰中以法

指馬為鸞

隋煬帝大業中李淵遣建成世民擊西河郡拔之執郡丞
高德儒至軍門世民數之曰汝指野鳥為鸞以欺人主取高
官吾興義兵正為誅佞人耳遂斬之其餘不戮一人[illegible]

俛眉承睫

東漢靈帝詔為鴻都文學樂松等圖像立贊尚書令陽球
諫曰松等皆出于微蔑斗筲小人俛眉承睫微進明時而
形圖丹青亦識掩口願罷鴻都之選以消天下之謗

蓬首垢面

隋煬帝被突厥圍於鴈門王世充悉發江都兵赴難多詐
為可喜事以邀聲譽在軍蓬首垢面日夜悲泣不釋甲臥
必席草帝以為忠愈屬信之

心腹爪牙

東漢竇憲既平匈奴威名大盛以耿夔任尚等為爪牙鄧
疊郭璜為心腹班固傅毅之徒皆置幕府以典文章刺史
守令多出其門

[illegible]

[illegible]小人之蔽明害理如目之有眯耳之有充嘉穀
之有[illegible]有蟊賊也

擾亂宮掖

叡音銳

南北朝齊主[illegible]任和士開以為尚書令威權甚盛太尉趙
郡王叡[illegible]等請出之會胡太后觴朝貴於前殿叡面
[illegible]擾亂宮掖之罪

傾危朝廷

唐周利貞處湑州刺史。未幾復授黔州都督。黃門侍郎張廷珪奏還制書曰。利貞險薄小人。附會三思。傾危朝廷。[illegible]性日罰之。而今日又賞之。耶玄宗乃止。

候拜望塵

晉石崇與潘岳諂事賈謐。每候其出。輒望塵下拜

營救伯仁

世說周伯仁為吏部尚書。在省內。夜疾危急。時刁玄亮為尚書令。營救備親好之至。良久小損。明旦報仲知。仲知狼狽來。始入戶。刁下牀對之大泣。說伯仁昨危急之狀。仲智手批之。刁為辟易于戶側。既前。都不問病。直云。君在中朝與和長輿齊名。那與佞人刁協有情。逕便出。

呼為趙鬼

齊后宮火。時嬖倖之徒。皆號為鬼。有趙鬼者。能誦西京賦。言于齊王曰。柏梁既災。建章是營。齊王乃大起芳樂玉壽等殿。皆趙鬼贊成之也。

呼為郭尖

後魏郭尋讓遷太尉從事中郎。言事能異。非呼為郭尖

控頭轉目

唐中宗景龍四年。上宴近臣國子祭酒祝欽明自請作八風舞。搖頭轉目。備諸醜態。盧藏用曰。祝公五經掃地盡矣

柔性佞心

唐王義方彈李義府既。義府柔成性。佞媚為心。昔事馬周。分桃見寵。後交劉洎。割袖承恩。生其羽翼。長其光價。

善養君欲

唐玄宗深居燕適。沉蠱衽席。主德衰矣。然李林甫善養君欲。每有奏請。必先餌遺左右。審伺微旨。以固恩信。至饔夫御婢皆所款厚。故天子動靜必具得之。

巧中帝意

唐牛仙客年將用。儉巧以中帝意。非有嘉謨正辭感悟上心也。

假子

齊和士開威權日盛。朝士不知廉恥。或為之假子。一日士開傷寒。醫云。應服黃龍湯。開有難色。有佞之者請先嘗之。一舉而盡

乞兒

天寶末。張九齡見朝士趨附楊國忠以求官。語人曰。此曹皆向火乞兒。一旦火盡灰冷。當凍裂肌膚。棄骨溝中矣

笑刀

唐永徽中。以中書侍郎李義府參知政事。義府容貌溫恭。與人語必嬉怡微笑。而狡險忌刻。人謂其笑中有刀。又以其柔而害物。謂之李貓

腹劍

時人謂李林甫口有蜜。又謂其面有笑容。而肚中鑄

舐也故曰舔口脂舐

祈禱代犧

張易之兄弟恃武后有疾召論祭神廟以祈福消災給事中閻朝隱親撰祝文以身代犧沐浴伏于俎盤令僧舁至神所觀者如堵會后疾愈特加賞賚郎中張元一畫代犧圖以進后大笑雖加厚賜然亦鄙其為人

省疾放雀

唐成敬奇與姚崇有姻親崇寢疾敬奇造宅省焉對崇涕泣懷中置生雀數頭將出放之祝云願令公速愈崇忽其諂媚自茲不復接遇

蠖屈鼠伏

唐文宗時鄭注倚王守澄權勢熾灼左軍中尉韋元素惡之左軍將李弘楚說元素召而殺之因見上請罪元素從之乃注至蠖屈鼠伏佞辭泉湧元素不覺執手款曲以金帛厚遺而遣之

蠅營狗苟

韓文公送窮文蠅營狗苟驅去復還

[illegible]樹

唐[illegible]樹下愛之宇文士及從而譽之上正色曰鄭[illegible]常勸[illegible]佞人意其是汝今果不謬士及叩首謝

[illegible]禾

[illegible]大雨收稼[illegible]閣中擇其禾以進曰雨不

為災

海市

唐張昌儀兄弟恃易之昌宗之寵所託如市甲第奢侈[illegible]湛曰此海市蜃樓耳豈長久計耶

冰山

楊國忠權傾天下時進士張彖者力學有大志或勸其謁國忠以速榮顯彖曰爾輩謂楊公之勢可倚如泰山耶吾所見乃冰山耳皎日大明誤人必矣後果如其言

足恭全軀

唐楊再思居相位十餘年畏謹足恭未嘗忤物或曰公位尊何自屈抑答曰世路孔艱直者先禍不爾豈全吾軀

獻佞叩額

五代何澤外雖直言內實邪佞嘗于內殿起居班退獨留以笏叩額北望而呼曰明主明主聞者哂之

善為周旋

晉王導字茂弘只周旋人過一生嘗有坐客二十許人導一一稱譽獨不及一胡僧并一臨川臨海人二人疑其不悅導徐顧臨海人曰自公之來臨海不復有人矣又謂胡僧曰蘭奢蘭奢乃胡語之褒譽者群胡皆笑四座並歡

請視便液

唐郭弘霸再遷右臺侍御史中丞魏元忠病僚屬省候弘霸獨後入憂見於顏色請視便液即染指嘗驗疾輕重因

賀曰：甘者病不瘳，今味苦，當自愈。元忠大惡之。

為奉溺器

張易之有寵，宋之問與閻朝隱、沈佺期、劉允濟傾心媚附。易之所賦詩篇盡之問與朝隱所為，甚至為易之奉溺器。

抱吮靴鼻

朝野僉載：唐張說諂事王毛仲。其拜謁王有力焉。說往謝，抱其靴鼻而吮之。

褫服挽車

唐趙履溫諂事安樂公主，嘗褫朝服以項挽車。

反袍為舞

唐司禮少卿張同休，易之之兄，嘗因宴集戲楊再思曰：楊內史面似高麗。再思欣然剪紙綴巾上，反披紫袍為高麗舞，舉動合節，滿座鄙笑。

納賄改官

唐代宗朝陳少遊善結權貴，以是得宣、歙、桂管觀察使。惡其道遠，多瘴癘，時宦官董秀掌樞密，少遊請歲獻五萬緡，又納賄于元載子伯和，內外引薦，遂改宣歙。

邀功賣友

唐中宗景龍四年，崔日用與薛稷爭事于上前，稷曰：日用傾側，附武三思，非忠臣；賣友邀功，非義士。日用曰：稷附張易之、宗楚客，非傾側而何？上兩罷之。

引用吉溫

唐吉溫性陰詭，嘗曰：若遇知己，南山白額虎不足縛。李林甫引用之，與羅希奭推鞫詔獄，相勉為虐，時號羅鉗吉網，公卿見者不敢耦語。

附會輔國

唐肅宗乾元中，鳳翔馬坊押官為劫，天興尉謝夷甫捕殺之。其妻訟冤，李輔國素出飛龍廐，敕御史孫鎣、中丞崔伯陽等鞫之，俱無冤；又使御史毛若虛鞫之，若虛希輔國意，歸罪夷甫。伯陽怒召若虛詰責，若虛馳去，訴於簾下。伯陽等至，若虛附會中人，鞫獄不直，上怒叱之，貶伯陽嶺南尉，登貶播州。

呼為聖米

唐杜佑鎮淮南時，方軍道路流亡，稱籍民至遞漕渠道米自給。佑乃呼為聖米。

上言瑞鹽

唐韓滉上言河中鹽池生瑞鹽，上以為秋霖稍多，水潦為患，不宜生瑞鹽，[illegible]之。鎮奏與滉同，請置神祠，錫其嘉名曰寶應靈慶池，蓋池為潦水所入，其味多苦。[illegible]之[illegible]有醜之。

[illegible]

唐中宗神龍中，以張易之、張昌宗作威福，敕左右臺同鞫之。[illegible]有功但聞太后聞宰相云，昌宗有功[illegible]有驗，此莫大

之功也。太后悅赦之。左補闕戴令言作兩足狐賦以譏再思。出為長社令。

九尾狐

宋陳彭年敏給强記，尤好刑名，性奸諂，人號九尾狐。

貨賂貴倖

唐宣宗時，王宰入朝，以貨賂貴倖，求使相，領宣武。周墀上疏論之，宰遂還鎮。

財結權豪

外史檮杌：孟昶時，潘在廷以財結權豪，或戒之，乃曰：非是求援，不欲其以冷語冰人耳。

虎出縣境

唐大曆中，荊州馮希樂善佞，見人家鼠穴亦佞。嘗到長林謁縣令，留宴，語令云：仁風所感，猛虎出境。昨初入縣界，見虎狼相尾而去。有頃，村吏報：昨夜大蟲食人。令戲詰馮，馮遽曰：是必掠食便過。

犬嗥山莊

見莊。

媚檜改州

宋高宗紹興中，或言岳州乃岳飛駐軍之地，又與其姓同，乞改之。蓋以媚秦檜也。岳州人謂飛駐軍乃鄂州，於我州何與而改之。

交遣起獄

宋哲宗元祐中，諫官王覿、御史呂陶、上官均、朱光庭疏言：張璪奸邪，便佞善窺上意，隨勢所在而依附之，往往以危機陷人，深交舒亶，數起大獄，天下共知其為大奸小人，而尸高位，德之賊也。

姑事趙巫

見宗族。

舅事仁浦

致相魏仁浦在中書時，陶僕射穀自言出於魏氏，遂拜仁浦為舅，每見仁浦，望塵輒拜。

楊志哭妃

南宋孝武殷貴妃薨，與群臣上塞，令醫術楊志哭之。志甚為嗚咽。人問卿那得此副急淚，志曰：我自哭亡妻耳。

程松獻妾

見樞密院。又侂胄有愛妾張譚王陳四人，皆封郡夫人。若有名位者又十人。或獻北珠冠四枝於侂胄，侂胄以遺四夫人，其十人亦欲之，未有以應也。趙師𢍰聞之，亟市北珠製十冠以獻。十人者甚為求遷官，拜工部侍郎。

為太尉濯足

侃池墨記：太尉李憲用事，士大夫奴事之。彭孫氣凌公卿，亦嘗為憲濯足，曰：太尉足何香也。憲以足踏其頭曰：奴諂不太甚乎。

為李相拂鬚

宋寇萊公為相，丁謂參知政事。嘗會食都堂，羹汚公鬚，謂起拂之。公正色曰：身為執政，而親為宰相拂鬚耶？謂大慚恨。

無異廝僕

宋唐坰言王珪曲事王安石，無異廝僕；薛向、陳繹，無異家奴；張璪、李定，為安石爪牙；張商英，為安石鷹犬。

共為鷹犬

宋理宗寶慶中，梁成大以知縣秩滿待選，諂事史彌遠家幹者萬昕。一日言眞德秀可取。成大曰：某若入臺，必能辦此事。昕為達其語，遂擢御史。成大因與莫澤、李知孝共為彌遠鷹犬，凡忤彌遠意者，三人必相繼擊之。

屈膝可憐

宋許及之為吏部尚書，諂事韓侂冑。居二年不遷，見侂冑流涕，叙其知遇之意，云衰遲之久，不覺屈膝。侂冑憐之，以為同知樞密院事。

用心不正

宋神宗熙寧中，王安石薦呂惠卿為太子中允、崇政殿說書。司馬光諫曰：惠卿憸巧，使安石負謗於中外者，皆其所為。故天下並指為姦邪。近者進擢不次，大不厭衆心。帝曰：惠卿進對明辯，似亦美才。光對曰：惠卿誠文學才辯，然用心不正，願陛下徐察之。江充、李訓若無才，何以動人主？帝默然。

張洎附敏政

宋太宗時，參知政事張洎性險詖，巧於附會，尤善事宦官。嘗引唐故事，請以內供奉藍敏政為學士。帝曰：此唐衰弊政也，朕安可以復襲？卿言過矣。洎慚而退。

以詩嘲師成

宋詩話：許彥以道後來亦附梁師成，有人以詩嘲之曰：早赴朱張餞，隨從蔡子誅。此回休倔強，凡事且從容。

獻畫日筆

五代蘇循獻大筆二十枝與李存勗，謂之畫日筆。存勗悅其佞，遂登帝位。

獻壽詞

賈似道卧治湖山，母猶在養。每歲八月八日似道生辰，四方善頌者以數千計，悉俾翹材館謄考，以第甲乙。一時傳誦，為之紙貴。然皆諂詞囈語耳。陳惟善有壽詞，廖瑩中有木蘭花慢，陸景思有甘州歌，郭安道有聲聲慢。

上糖多令

宋史彌遠嘗作半閑亭，每治事畢，即入亭中打坐。有俊令上糖多令詞，大稱其意。其詞曰：天上摘星班，青牛度關，幻出蓬萊新院宇。花外竹，竹邊山，軒冕儻來閒，人生閒最難。算真閒不到人間，一半神仙先占取，留一半，與公閒。

撰福華編

宋廖瑩中字群玉，賈似道門客也。嘗撰福華編，以紀鄂功。

辯奸論

宋嘉祐初，王介甫名始盛，黨與傾一時。歐陽公亦善之，勸蘇明允與之遊。明允曰：吾知其人矣，是不近人情者，鮮不為天下患。安石母死，士大夫皆弔，明允獨不往，作辯奸論以譏之，曰：是王衍、盧杞合而為一人也，其禍可勝言哉。

刺奸詩

后山詩話：熙寧之初，有人自常調上書，迎合宰相意，遂長公作刺奸戲之曰：有甚意頭求富貴，沒些巴鼻便奸邪。又其公用事，排斥端士，矯飾偽行。范蜀公詠假山詩曰：倏忽平為險，分明假奪真。

為刺史教婢

遜音巽　唐宋之遜，遜為連州參軍，刺史閻某召歌，使執笏白教婢，在簾外吟唱自如。

為時宰彈人

倦遊錄：蘇舜欽監奏院，因十月賽神會館中，同列御史劉元瑜彈擊下獄，坐監主自盜，削籍，同會者皆坐斥。劉謂時宰相賈昌朝曰：為相公一網打盡。

沮抑宗澤

宋高宗建炎初，宗澤請帝還京二十餘奏，每為汪伯彥、黃潛善所抑。二人又疑澤為變，以郭仲荀為副留守以察之。澤憂憤成疾，疽發于背而卒。

謹事蔡京

宋何執中謹事蔡京，遂代為首相。太學生陳朝老上書曰：執中雖不敢若京之蠹國害民，然碌碌常質，初無過人，寅緣攀附，致位二府，亦已大忝，而處俾之經體贊元，是猶蚉負山，多見其不勝任也。

洵武獻圖

宋徽宗建中靖國時，鄧洵武為起居郎，嘗因對言：陛下乃神宗子，必欲繼志述事，行新法以利民，非用蔡京不可。又曰：陛下方紹述先志，羣臣無助者，乃作愛莫助之圖以獻。其圖如史記年表，列旁行七重，別為左右，左曰元豐，右曰元祐，自宰相、執政、侍從、臺諫、郎官、館閣、學校各為一重。左序助紹述者，執政中惟溫益一人，餘不過三四，若趙挺之、范致虛、王能甫、錢遹之屬而已；右序舉朝輔相公卿百執事咸在焉，凡以百數。帝出示曾布，布與洵武異，改付溫益，益欣然奉行，請相蔡京，乃進洵武中書舍人、給事兼侍講。

安石食餌

宋仁宗朝，王安石知制誥。一日上賞花釣魚，內侍各以金楪盛餌藥置几上，安石食之盡。明日，上謂宰輔曰：王安石詐人也，使誤食釣餌，一粒則止矣，食之盡，不情也。

五佞

陳有五佞，謂施文慶、沈客卿、陽慧朗、徐析、暨慧景也。又宋王欽若、丁謂、陳彭年、劉承珪、林特，人目為五鬼。

六賊

剛勁被讒

宋楊億以文檀名天下。然性剛勁寡合。有惡之者。每伺其隙譖之。億在學士院。忽夜召見于一小閣。既見賜茶。從容顧問。久之出文藁數篋以示億云。卿識朕書跡乎。皆朕自起草。未嘗命臣下代作也。億惶恐不知所對。頓首再拜而出。乃知必為人所譖矣。由是佯狂。奔于陽翟。真宗好文。眷顧大年無比。晚年恩禮漸衰。亦由此也。

譖踈寇準

見貶謫。

排斥安仁

宋真宗議立劉德妃為后。參知政事趙安仁。謂德妃家世寒微。不如沈才人。出于相門。上雖不悅。然察其守正不罪也。他日與王欽若論方今大臣誰為長者。欽若欲排安仁。乃譽之曰。無若趙安仁。上曰。何以言之。欽若曰。安仁昔為故相沈義倫所知。至今不忘舊德。嘗思欲報之。上默然。始有意斥安仁矣。

譏貸息錢

宋至和中。帝數欲大用吳育。而諫官或譏育在河南。嘗貸民出息錢。遂命出帥延州。

誣販蘇木

宋熙寧二年。上欲用蘇軾同修起居注。王安石曰。軾非可獎之人。上曰。軾有文學。朕見其為人平靜。司馬光韓維王

存俱稱之。安石曰。蘇軾作賈誼論。傷[illegible]沒[illegible]深交絳灌。以取天下之權。歐陽修正統論。章望之非之。而軾欲附麗修。乃作論排望之。其論都無理。遭父喪。韓琦等送金帛不受。卻販數船蘇木入川。陛下欲變風俗。息邪說。驟用此人。則士何由知陛下好惡所在。上乃罷軾不用。又元豐中。蘇軾繫御史獄。上本無意深罪之。宰臣王珪進呈。忽言蘇軾于陛下有不臣意。上改容曰。軾固有罪。然于朕不應至是。卿何以知之。珪因舉軾檜詩云根到九泉無曲處。世間惟有蟄龍知之句。陛下飛龍在天。軾以為不已知。而求之地下之蟄龍。非不臣而何。上曰。詩人之詞。安可如此論。彼自咏檜。何預朕事。珪詞塞。章惇亦從旁解之。遂薄其罪。

山堂肆考性行第二十三卷

○嘲謔上

以言相誚曰嘲，以言相戲曰謔。

晏子諷楚

齊晏子短小，使楚，楚為小門於大門之側而延晏子。晏子不入，曰：使狗國者從狗門入，今臣使楚，不當從此門入。儐者更道從大門入。見楚王，王曰：齊無人耶？對曰：臨淄三百閭，張袂成陰，揮汗成雨，比肩繼踵而在，何謂無人？齊命使各有所主，其賢者使賢王，不肖者使不肖王。嬰最不肖，故直使楚矣。

淳于諷齊

齊威王使淳于髡之趙請救兵，齎金百斤，車馬十駟。淳于髡仰天大笑，冠纓索絕。曰：臣從東方來，見道傍有禳田者，操一豚蹄，酒一盂，祝曰：甌窶滿篝，汙邪滿車，五穀皆熟，穰穰滿家。臣見其所持者狹而所欲者奢，故笑之。於是威王乃益齎黃金千鎰，白璧十雙，車馬百駟。（禳音穰）

鄧艾口吃

世說：鄧艾口吃，不得作郎，佐為稻田中草吏。又語稱艾艾，晉文王戲之曰：卿言艾艾，定是幾艾？對曰：鳳兮鳳兮，故是一鳳。

戲其缺齒

劉昭幼童傳：張玄之八歲，缺齒，先達知其不凡，故戲之曰：君口中何為開狗竇？答曰：正使君輩從此中出入。

無犬為蜀

蜀張奉使至吳，於孫權前以姓名嘲闞澤，澤不能答。薛綜下行酒，因勸奉酒曰：蜀者何也？有犬為獨，無犬為蜀，橫目勾身，虫入其腹。奉曰：不當復說君吳邪？綜應聲曰：無口為天，有口為吳，君臨萬邦，天子之都。於是眾坐喜笑，而奉無以對。（闞音勘）

近犬便狂

北齊徐之才嘲王昕姓曰：有言則誑，近犬便狂，加頸足而為馬，施角尾而成羊。盧元明戲之才曰：卿姓是未入人，名是字之誤，之才答曰：卿姓在亡為虐，在丘為虛，生男則為虜，配馬則成驢。（誑音狂）

偷狗賦

宋滕元發少居鄉里，寺中修齋，寺大食之，僧戲謂曰：能作滕先生偷狗賦，即不申理。賦云：僧推不淨，狗也宜偷。餅餌引來，猶搖續貂之尾；索綯牽去，驚回顧兔之頭。一作為當世。

換羊書

黃庭堅戲東坡曰：昔右軍書為換鵝書，近日韓宗儒性饕餮，每得公一帖，於殿帥姚麟許換羊肉數斤，可名公書為換羊書矣。公在翰苑，一日以生辰，撰紛冗，宗儒作簡以圖換，督索甚急，公笑曰：傳語本官，今日斷屠。

樊虎樹鬚

李虎，魏大司農諧之子，生而天閹。崔諶調之曰："教弟種鬚法，以錐遍刺作孔，插以馬尾。"虎曰："先以此方回施貴族藝眉，有效，然後樹鬚。"世傳諶門有惡疾，以呼沱為墓田，故虎言及之。按虎無鬚，解故人謂之天閹。

惜命括囊

宋王觀，持才放誕，陸子履慎然，於事無可否。觀嘗少之，然二人極相善。觀嘗寢疾，子履往候之，觀以方帽包果坐複帳中。子履笑曰："體中小不佳，何至是？所謂王三惜命也。"觀厲聲曰："王三惜命，何如六四括囊。"

忠臣大耳

唐節度使李忠臣，因奏對，德宗謂曰："卿耳長大，貴人也。"忠臣曰："臣聞驢耳大，龍耳小，臣耳雖大，乃驢耳也。"上悅。

道弘闊臂

啟顏錄：唐左司郎中封道弘，身大而臂闊。李勣戲謂之曰："封道弘，汝臂要闊，坐得即休，何須爾許大。"

丈夫牽船

出啟顏錄語林：劉道真遭亂，於河側自牽船，見一老嫗操櫓。劉調之曰："女子何不調機弄杼，而操櫓梢？"答曰："丈夫何不跨馬揮鞭，而牽船？"

乞兒乘車

魏周泰為新城太守，司馬宣王使鍾毓嘲之曰："君釋褐登宰府，三十六日擁麾蓋守兵馬郡，乞兒乘小車，一何駛乎。"泰曰："君名公之子，少有文采，故守吏職，獼猴騎土牛，一何遲乎。"眾賓咸悅。

子瑜面長

吳諸葛恪，字元遜，父瑾，字子瑜，面長似驢。孫權大會群臣，使人牽一驢入，題其面曰"諸葛子瑜"。恪跪請筆，續兩字，其下曰"之驢"。舉坐歡笑，乃以驢賜恪。

元孚貌禿

後魏元孚為太保尚書令，性機辯好酒，貌短而禿。周文帝偏所眷顧，嘗於室內置酒十瓶，瓶大一斛，上皆加帽，欲以戲孚。孚見，謂曰："吾兄弟輩甚無禮，何為竊入王家，匡坐相對，宜早還宅。"因持酒去。周文帝撫掌大笑。

仲堪眇目

世說：桓南郡與殷荊州語次，因共作了語。顧愷之曰："火燒平原無遺燎。"桓曰："白布纏棺豎旒旐。"殷曰："投魚深淵放飛鳥。"次復作危語。桓曰："矛頭淅米劍頭炊。"殷曰："百歲老翁攀枯枝。"顧曰："井上轆轤臥嬰兒。"殷有一參軍在坐，云："盲人騎瞎馬，夜半臨深池。"殷曰："咄咄逼人。"蓋仲堪眇目故也。

張裕饒鬚

三國劉璋從事張裕饒鬚，先主在璋坐，嘲之曰："昔吾居涿郡，特多毛姓，東西南北皆諸毛也。涿令稱曰：諸毛繞涿居乎。"裕即答曰："昔有作上黨潞長，遷為涿令，去官還家，時人

與焉。欲著踏則失涿，要著涿則失踏，乃著曰，踏涿。君以先主無鬚，故裕以此嘲之。又秦少游在東坡坐中，或調少游多鬚，少游曰，君子多乎哉。東坡笑曰，小人樊須也。

祖廣縮頭

續世說，祖廣字淵度，仕至護軍長史，行常縮頭，詣桓南郡，始下車，桓謂曰，天甚晴明，祖參軍如從屋漏下來。

伯茂聾耳

談藪，北齊中書侍郎裴伯茂患耳，新搆山池，與賓客宴集，謂邢子才曰，山池始就，願乞一名，子才曰，海中有蓬萊山，仙人所居，宜名蓬萊，蓬萊反語裴聾，故以戲之。

蒙音篇

面病鼠瘻

琅琊有一姓諸葛者，面病鼠瘻，劉與長兒見之，嘆曰，鼠乃復穿穴人面耶。

鬚如蝟毛

梁鮑泉字潤玉，博涉史傳，兼有文筆，為通直侍郎，元帝嘗戲責之曰，面如冠玉，還如木偶，鬚似蝟毛，徒勞繞喙。

啄音海

鳳將九子

見著作

羊將兩羔

拚青衣

劉寶字道真，嘗與一人共索坐草中食，見一嫗將兩兒過，並青衣，劉調之曰，青羊將兩羔，嫗答曰，兩豬共一槽。

安含相嘲

魏太祖嘗因宴會，嘲王景興曰，不能効君昔在會稽折秔米飯也，王仰而嘆曰，宜適難值，太祖問云何，王曰，如朗昔未可折而折，如明公今日可折而不折。

地名相戲

晉習鑿齒與孫興公綽未相識，同在桓公坐，桓語孫可與習參軍共語，孫曰，蠢爾蠻荊，敢與大邦為讎，習曰，薄伐玁狁，至于太原，習襄陽人，孫太原人，故以相戲也。

青箱白簏

梁劉淵，廣宗叔琬為帝王征南書疏，封一簏有意而歸，同寮集遊謔之曰，昔謝氏青箱不至，不得作文章，今卿白簏未來，判無講理，淵曰，不然，此乃打狗杖耳，按竇淵本姓陳，

巴西閬中人，年二十三，於成都出家，居羅天宮寺，酷好蒲博，使酒挾氣，師僧是曉諭，反以為讎，因爾改圖，復從智處採撫先業，自建講筵。

利錐鈍槌

晉鍾雅，字彥胄，語祖士言，我汝潁之士利如錐，卿燕趙之士鈍如槌，祖曰，以我鈍槌，打爾利錐，鍾曰，自有神錐不可得打，祖曰，既有神錐，亦有神槌。

貌短相狎

劉宋何尚之與顏延年，少好相狎，二人並短小，尚之嘗謂延年為猿，延年目尚之為猴，一日同遊太子西苑，延年問路人云，吾二人誰似猴，路人指尚之以為似，延年喜笑，路

人曰。彼似猴。君乃是眞猴。
年老被謔
白樂天嘗言牛思黯自誇前後服鍾乳三千兩。而歌舞妓甚多。乃謔予衰老。故答思黯詩云。鍾乳三千兩。金釵十二行。妒他心似火。欺我鬢如霜。慰老資歌笑。銷愁仰酒漿。眼看狂不得。狂得且須狂。思黯復詩曰。不足道公狂不得。恨公逢我不教狂。
顚倒衣裳
邊讓字文禮。見袁奉高失次序。奉高曰。昔堯聘許由。面無怍色。先生何爲顚倒衣裳。文禮答曰。明府初臨。堯德未彰。是以賤民顚倒衣裳耳。

驅使草木
世說。衛江州展在潯陽。有知舊投之。都不料理。唯餉王不留行一斤。此人得餉。便命駕。李弘範。展甥也。聞之曰。家舅刻薄。乃復驅使草木。
伍伯市兜
晉庾純爲河南尹。以賈充奸佞。欲遷之。與任愷共舉充鎭關中。充由是不平。一日充宴朝士。純獨後至。充曰。君行常居人前。今何忽在後。純曰。旦有小市井事不了。是以來後。世言純之先有爲伍伯者。充之先有爲市兜者。因以相譏。及純行酒。充不時飲。純曰。長者爲壽。何敢爾乎。充曰。父老不歸養。將何言也。純發怒曰。賈充。天下洶洶由爾一人。充曰。輔佐二世。蕩平巴蜀。有何罪。天下爲之洶洶。純曰。高貴鄕公何在。充慙怒。上表解職。純懼。自劾免官。
精騎羸卒
北史。孫搴字彥舉。以文才著稱於時。從行漢。邢卲謂之曰。卿更須讀書。搴曰。我精騎三千。足敵君羸卒數萬。
戲爭氏族
見宗族。
嗤鄙文學
晉書。北齊世有席毘嗤鄙文學。嘲劉逖曰。君輩文如朝菌。須臾之翫。比吾千丈松。常有風霜。劉答云。旣有寒木。又發春花。何如乎。席不能屈。

短尾貂
晉張天錫嗣位涼州。時苻堅強盛。天錫遣從事中郎韓博奉表江表。兌日大聚。博有口才。大司馬桓公甚稱之。嘗大會。溫使司馬刁彝嘲之曰。君是韓盧後耶。博應曰。卿是韓盧後。桓溫笑曰。刁以卿姓韓。故相問。他自姓刁。那得復是韓盧後。博曰。明公未之思耳。短尾者爲貂也。桓公大笑。一坐嘆以爲佳。
禿角犀
唐杜悰出入將相。而厚自奉養。未嘗薦進幽隱。佑之素風衰矣。故時號爲禿角犀。
陳覺行猾

晉袁崧善音樂舊歌有行路難衆好之乃文其辭句婉其節奏酣醉便歌聽者流涕又作挽歌出遊令左右唱之時張湛好於齋前種松時謂張湛屋下陳屍袁崧道上行殯

惹蹋招拳

唐皮日休賦鑿詩嘲歸氏子曰硬骨殘形知幾秋屍骸終是不風流頑皮死後鑽應徧都謂平生不出頭歸氏子嘲皮日休云八片尖皮砌作毬水中浸了火中揉一包閑氣如常在惹蹋招拳卒未休

傖音槍

幾為傖鬼

世說陸太尉詣王丞相王公食以酪陸還遂病明日與王牋云昨食酪小過通夜委頓民雖吳人幾為傖鬼

臠音孿

莫近禁臠

晉謝混少有美譽孝武帝為晉陵公主求壻謂王珣曰主壻但如劉真長王子敬便足如王處仲桓元子誠可撓小富貴便豫人家事珣對曰謝混不及真長不減子敬帝曰如此便足未幾帝崩袁崧欲以女妻混珣曰卿莫近禁臠混後尚主襲父爵按元帝鎮建康時公私窘罄每得一㹠以為珍美項上一臠尤美羣下未敢食輒以薦帝呼為禁臠故珣因以為戲

㹠音屯

上地捲來

王知訓帥宣州性貪婪因入覲賜宴伶人戲作綠衣人大面如鬼或問何為者答曰吾宣州土地問何故來此曰王知訓入覲和地皮捲來故得至此

河神扶出

滑音骨

蘇東坡滑稽帖王狀元未第時醉墮汴河為水神扶出曰公有三百千料錢若死于此何處消破明年遂登第士人又不第者亦效之陽醉落河河神亦扶出士大喜曰我料錢幾何神曰吾不知也但三百千無處消破耳

荀陸會坐

晉荀鳴鶴陸士龍二人未相識俱會張茂先坐張以其並有大才可勿作常語陸舉手曰雲間陸士龍荀答曰日下荀鳴鶴陸曰既開青雲覩白雉何不張爾弓布爾矢張曰荀何遲荀曰本謂雲龍騤騤乃是山鹿野麋獸弱弩強是以發遲張乃撫掌大笑按荀隱字鳴鶴潁川人祖昕父岳

騤音葵

楊牛退朝

隋侯白好俳諧一日楊素與牛弘退朝白語之曰日之夕矣素曰以我為牛羊下來耶

嘲蜀風俗

蜀張裔字君嗣在益州為雍闓所縛送孫權武侯遣鄧芝使吳令言於權請裔裔自至吳流徙伏匿權未之知故許芝遣裔臨發乃引見問裔曰蜀卓氏寡女亡奔相如貴土風俗何以乃爾乎裔曰愚以為卓氏寡女猶賢於買臣之妻蓋買臣吳人故裔云之

笑侯言吾

唐侯思正出自皂隸，言音不正，以告變授御史。時屬斷屠，思正謂同列曰：今日斷屠宰，圭誅虞縷，俱不得詰。蓋雞云圭，豬云誅，魚云虞，驢云縷，俱云居，喫云詰也。侍御崔獻可笑之。思正以聞武后，怒謂獻可曰：我知思正不識字，我已用之，卿何笑也。獻可以其雞豬之事對，則天亦大笑，乃釋獻可。

徐肺沈脾

語林：徐晦嗜酒，沈傳師善飧。楊嗣復曰：徐家肺，沈家脾，真安穩耶。

李日方口

見醜男。

忽瘦忽肥

晉庾亮過周伯仁，伯仁曰：君何欣而忽肥。庾曰：君何憂而忽瘦。伯仁曰：吾無所憂，直是清虛日來，滓穢自去耳。

何癡何狂

劉宋沈昭略，字茂隆，武康人，性狂，見王景文子約曰：汝是王約也，何乃肥而癡。約曰：汝是沈昭略也，何乃瘦而狂。昭略笑曰：瘦已勝肥，狂又勝癡。

小草

見隱士。

弱條

見侍御史。

袁羊遺往

晉袁羊嘗詣劉惔，惔在內眠未起，袁因作調云：角枕粲文茵，錦衾爛長筵。劉尚明帝女，公主見袁詩，不平曰：袁羊古之遺往。

文潛佳謔

宋呂與叔言：長安有安氏家藏唐明皇髑髏，作紫色。其家事之甚謹，因爾家富，至為盛族。後其家析居，爭髑髏，斧為數片。張文潛聞之，即語曰：明皇生死為姓安人極惱。合坐大笑。時秦學士太虛為賈御史彈不當授館職，文潛戲太虛曰：千餘年前賈生過秦，今復爾也。聞者以為佳謔。

沐猴冠

項羽思東歸，曰：富貴不歸故鄉，如衣繡夜行耳。韓生退曰：人言楚人沐猴而冠，果然。羽聞之，烹韓生。按沐猴，獼猴也。說者謂雖着人衣冠，心不類人，久着之，即欲裂去，以喻楚人之性暴躁也。

麒麟楦

楦音喧

唐楊炯每呼朝士為麒麟楦，或問之，答曰：今假弄麒麟者，必修飾其形，覆之驢上，宛然異物，及去其皮，還是驢耳。無德而朱紫，何以異於是。

嘲屏墻

唐溫彥博為吏部侍郎，有選人裴略被放，乃自贊於彥博，稱解嘲，彥博即令嘲廳前叢竹，略曰：冬月不肯凋，夏月不

肯熱。肚裏不能容國士。皮外何勞生節目。又令嘲府掾
曰。高下八九尺。東西六七步。突兀當廳上。幾許遮賢路。
傳曰。此語似傷博。(郎愚按)公肋何止傷膊。博慙而與官。

嘲池亭

唐費爲。狂猾。行濟。裴晉公於興化作池亭。爲詩嘲之曰。
破却千家作一池。不栽桃李種薔薇。薔薇花謝秋風起。荊
棘滿庭君始知。人皆惡其不遜。

魏蝴蝶

北齊魏收字伯起。在洛時。折節讀書。以文華顯。然責性輕
薄。人號爲驚蛺蝶。

鄭鷓鴣

宋梅聖俞河豚詩。春洲生荻芽。春岸飛楊花。河豚于此時
貴不數魚蝦。時盛傳之。劉原甫戲曰。鄭都官有鷓鴣詩。謂
之鄭鷓鴣。聖俞有河豚詩。當呼爲梅河豚也。

被凍蠅

唐蘇味道高爽。王方慶魯鈍。同爲鳳閣侍郎。或問張元一
曰。二子孰賢。答曰。蘇如九月得霜鷹。王如十月被凍蠅。或
問其故。曰。得霜鷹俊捷。被凍蠅頑鈍也。

着熱狗

唐狄梁公謂盧獻曰。足下配馬乃作驢。獻曰。中劈明公。成
二犬。仁傑曰。狄字火旁非犬也。獻曰。犬邊有火。乃着熱狗
也。

口正心邪

唐主嘲蘇世長曰。卿何名長而意之短。口正而心之邪。世
長曰。名長意短。誠如聖言。口正心邪。不敢奉詔。

喙長手重

唐陸餘慶善論事。而短於判。時人嘲之曰。陸君說事喙長
三尺。判事手重千斤。

刑於寡妻

謝吏部眺。初告王敬則反狀。謝妻是敬則女。常懷刀欲
報謝。謝不敢相見。及爲吏部郎。謝自叙讓。沈昭略謂之
曰。卿人地之美。無愧此職。但恨今日刑於寡妻耳。

許爲長史

劉宋太祖嘗面許張思光爲長史。敕竟不下。張乘一馬甚瘦。
太祖見之問曰。卿馬何瘦。給粟多少。張曰。日給一石。上曰。食
粟不少。何瘦如此。張曰。臣許而不與。明日卽除司徒長史。

戲樂天乞馬

白樂天就裴晉公乞馬。裴贈以一馬。戲爲詩曰。君若有心
求逸足。我還留意在明姝。蓋用愛妾換馬事。白卽答云。安
石風流無奈何。欲將赤驥換青娥。不辭便送東山去。臨老
無人與唱歌。

嘲懿宗騎豬

唐武懿宗則天伯父士逸之孫。形狀短陋。嘗統兵禦西戎。
畏懦而返。張元一爲左司郎中。善滑稽。嘲之曰。長弓短度

箭蜀馬臨高蹋於賊七百里隈埼獨自戰忽然遇著賊騎
豬向南趣則天未曉其義曰懿宗無馬耶元一曰騎猪夾
豕也則天大笑

郝隆蠻語

見幕官

華老鄉音

黃甫湜與劉華老同在館中每庖人請食黃甫湜治珍味劉
性朴厚嘗云來日喫冰餅鄉音湖賀黃甫湜不樂其簡倹一
日聚飲行令以三字離合成字一人云戊丁成皿盛或云
王白珀石碧或云里予野土墅黃云禾女委鬼魏劉未答
黃遵云僕當奉代以來力勑正整如何其聲大似來力喫

冰餅之語一坐皆笑劉不樂

詣道侫佛

世說二郗奉道二何奉佛皆以財賄謝中郎萬云二郗諂
於道二何侫于佛按二郗愔與弟曇也二何充與弟準也

說法湊氛

宋元祐間王景亮與仕族名子結為一社喇譏士大夫無
問賢愚一經諸人之目即被不雅之名號曰猪嘴關特号
惠卿為京東察訪貌清瘦語言之際喜以雙手指畫社
人呼之曰說法馬留又湊為七字曰說法馬留為察訪社
中痛年不能對一日邵箎因殿上氣泄出知東平邵高鼻
捲髯人目為湊氛獅子仍對曰湊氛獅子作知州惠卿銜

之諷部使者發以他事衆社盡為齏粉

戲崔正熊

晉崔豹字正熊郡將姓陳者問正熊曰君去崔杼幾世答
曰如明府之去陳恒按正熊燕國人惠帝時官至太府丞
嘗作古今註

戲陸彥深

陸澄字彥深當世稱為碩學讀易三年不解文義欲撰宋
書終不能成王儉戲之曰陸公書廚也

麥姓為戲

隋麥鐵杖始興人少有勇力日行五百里走及奔馬因朝
集考功郎竇威戲之曰麥是何姓鐵杖曰麥竇不殊那忽

致怪威赧然無以應之又隋何妥年八歲遊國子學助教
顧良戲之曰汝姓是荷葉之荷為河水之河妥曰先生之
姓是眷顧之顧是新故之故衆咸異之

藥名為戲

蘇子瞻與姜潛同坐潛字至之先舉令曰坐中各要一物
是藥名乃指子瞻曰君藥名也問之曰子蘇子子瞻應聲
曰君亦藥名也君非半夏即是厚朴姜請其故曰非半夏
厚朴何故曰姜制之

戲嘲形狀

唐長孫無忌嘲歐陽詢形狀猥陋云聳膊成山字埋肩畏
出頭誰令麟閣上畫此一獼猴詢應聲曰索頭連背煖漫

禧畏肚寒祇緣心渾渾所以面團團太宗笑曰詢殊不畏皇后耶又宋晏元獻為南京留守幕下王琪張亢為上客亢體肥大琪目為牛琪最骨立亢目為猴琪常嘲亢曰[illegible]亢觸墻成八字亢應聲曰王琪望月叫三聲

戲嘲年紀

見探花。

戲尊者名

戲晉郁 劉宋王彧子絢年五六歲念論語至周監于二代外祖何尚之戲曰可改郁郁乎文哉絢曰尊者之名安可戲寧可道草翁之風必舅蓋草翁諸尚之必舅諸尚之子偃也。

捹言者口

放青班 宋劉貢父攽初入館乘一騾馬而出或曰此豈公所乘亦不慮趨朝之際有從犟者或致奔踶之患耶貢父曰吾將處之也或問何以處之曰吾今市青布作小襜繫之馬後耳或曰此更詭異也貢父曰我初幸館閣之除俸入儉薄不給桂玉之用因就廉直取此馬以代步不意諸君子督過之深姑為此以捹言者之口耳

詩戲任谷

任谷當經術隱居于洛以俟召命未降蒲輪乃躬到京師訪問知已有朝官贈詩曰雲閣應訝鶴書遲身到京中探事宜從此見山須合眼被山相賺已多時

字戲壯輿

宋劉恕字原道日記萬言終身不忘子羲仲字壯輿亦能記五六千字壯輿之子所記才三千字晁以道戲壯輿曰更兩世當與我輩相似。

被扇遭釘

南唐野史宛豹謝觀同在崔肴相公門下豹辭去公為設祖席席上多蠅觀戲豹曰青蠅被扇扇離席豹見户上白澤圖即答曰白澤遭釘釘在門。

著飯喫衣

蘇東坡滑稽帖貧家夜臥以藁薦作被小兒子不曉事人問每夜何所蓋輒答云藁薦嫌其太陋撻而戒之曰彼有問者但云蓋被一日貧人出見客而薦草掛鬚上兒從後呼曰且除面上被此所謂作偽心勞日拙者耶又貧家無糊餅以桑柴灰水煮爛更以清水浸脫灰氣細研如粉酒麥麵糊為丸如桐子大空心酒下三五十丸治風壯元此所謂著飯喫衣著也或問飯非可著衣非可喫答云所以著飯不過為寒所以喫衣不過為風正與孫子荊枕流漱石作對或人未喻著飯之說曰夜寒蓋薦豈非著飯也耶

村老饋苜蓿

齊地多寒春深未享口有村老方立春採苜蓿一筐以饋艾子且曰此物初生未敢嘗謹先以薦艾子喜曰煩汝致新然我享之後次及何人曰獻公[illegible]以喂驢也。

處士種胡荽

湘山野錄中梅處士李退夫若爲事矯怪居京師北郊一日種胡荽俗傳口誦褻語則茂退夫撒種密誦曰夫婦之道人倫之本云云不絶於口忽有客至命其子畢之子執餘種曰大人已曾上聞故皇祐中館閣或談詩則曰宜撒胡荽一巡。

木履楦

有人獻木履於齊宣王略無刻斷之迹王曰此履豈非天生乎艾子曰鞋楦乃其核也。

杖鼓鞚

后山叢談蘇子瞻自黃移汝過金陵見王荆公公曰好個翰林學士某久以此奉待公嘗聞撫州出杖鼓鞚撫人保

之已數世矣淮南豪子不遠千里厚價求售擊之無聲遂不售撫人恨怒至河上投之水中吞吐有聲乃熟視嘆曰你早作聲我不棄汝。

用歇後語

有禎民因大旱盜決人水灌已田爲主者執赴到官伏罪其罪狀云只因天亢律呂調切處田苗宇宙洪迹偷其人金生麗致得其人寸陰是公其不識始制文字來甘認弔民伐一聽本官忠則盡。

求得効方

艾子事齊宣王一日而有憂色王怪問之對曰臣不幸稚子有疾王曰盍早言乎寡人有良藥稚子服之即愈遂索以賜艾子拜賜歸飲其子辰服而已卒他日艾子憂甚戚王問知其故恤之曰卿喪子可傷賜卿黃金助葬艾子曰殤子不足以累君賜然臣將有所求王曰何求只求前日小兒得效方王亦大笑。

謔語相戲

隋侯白與楊素並馬見路旁有槐樹顦顇欲死素曰侯秀才理道過人能令此樹活否白曰取槐子懸樹枝即活素問其說答曰論語云子在回何敢死又因話録唐姚峴好滑稽有文學僕射姚南仲廉察陝郡峴候見之南仲以峴爲宗從之舊延於中堂門外忽投刺云大祠李過庭南仲云過庭之名甚新未知誰家子弟左右皆曰不知問峴

知之乎峴曰恐是李趨兒南仲久方悟而大笑一說是陸亟事。

詩句相嘲

宋王介性輕率言語無倫人謂其有風疾出守湖州王荆公以詩送之曰東吳太守美如何柳渾詩才未足多遥想郡人迎下檐白蘋洲渚正滄波其意以水偵風即起波也介悟其意遂和十篇盛氣而誦于荆公其一曰吳興太守美如何太守從來惡祝鮀生若不爲上柱國死時猶合代閻羅荆公笑曰閻羅王見闕請速赴任。

檐音詹

捏佛陀僧

虜張林奏毀佛寺時御史有蘇監察者檢廢寺見銀佛一

尺以下者多袖歸人號蘇捏佛溫庭筠遂曰好對寡陀僧

垂魚釣鱉

泊宅編關澥子容爲推官才俊而容止不揚持服中過京徐客次見一緋魚朝士倨坐關揖而問之朝士疑爲擾徒因謔關曰太子洗馬高垂魚良久復詢關關答曰某之官皇帝騎牛低釣鱉朝士駭曰是何官位關笑曰且欲與君對偶親切

墜馬

石曼卿嘗出外御者失轡馬驚墜地從吏遽扶掖升鞍曼卿笑曰賴我是石學士若是學士豈不跌碎乎

移魚

宋李章姑蘇人趙時人小集主人素鄙陋既進饌其主人前一魚特大于衆客者章即請于主人曰章于主人俱蘇人每見人書蘇字不同其魚字不知合在左邊是合在右邊是主人曰古人作字不拘一體移易從便也章即引手取主人魚示衆云領主人旨據今日左邊之魚亦合從便移過右邊一座輒飲而笑終席乃已

山堂肆考性行第二十四卷

○嘲謔　下

述句致嫌

梁劉諒字求信彭城人秘書監孝綽之子少好學尤悉晉代故事號皮裏晉書爲湘東王所善湘東眇一目一日與諒共遊江濱歎秋望之美諒曰今日可謂帝子降于北渚湘東以爲刺己因語諒曰卿言目眇眇而愁予耶由此嫌之按梁元帝初封湘東王

作賦釋罪

宋郭景初嘗夜出爲醉人所誣太守召景初詰其狀景初笑曰諺所謂張公喫酒李公醉太守怪其言不屈命取紙

筆使作張公喫酒李公醉賦郭操筆立就其略云事有不可測人當防未然何張公之飲酒乃李老之醉焉清河丈人方肆杯盤之樂隴西公子俄遭酩酊之愆太守見而大笑乃釋之按郭毗字景初泉州人張公喫酒李公醉乃武則天時諺言張公者易之兄弟也李公者言王室也

多鬚被嘲

魏鍾毓鍾會兄弟穎悟絕人善于嘲戲毓嘗語會聞安陸能作調試共視之乃盛飾共載行至西門一女子笑曰車中央殊高二鍾都不覺車後一門生云向已被嘲鍾愕然門生曰中央高者兩頭低二鍾多鬚故以爲戲

脊斷誤認

宋孫巨源從劉貢父乞墨。貢父遣吏送與，誤達孫莘老。少頃巨源以未得讓劉，劉曰已送君矣。後知孫莘老誤留之，其皆孫而同為館職，吏輩莫能別。劉謂吏曰何不取其髯之大為別。吏曰皆髯而莫能別。劉曰既是皆髯，何不以身之大小為別。于是館中以孫莘老為大髯孫學士，巨源為小髯孫學士。

有腸無腸

楊誠齋戲呼尤延之為蝤蛑。延之呼楊為羊。一日食羊白腸，延之曰：秘監錦心繡腸，亦為人所食。楊笑答曰：有腸可食何須恨，猶勝無腸可食人。世稱蟹類為無腸公子。一坐大笑。

有尾無尾

東坡艾子雜說：艾子浮于海，夜泊島嶼中，聞水下有人哭聲，復若人言，遂聽之。有曰：昨日龍王有令，一應水族有尾者斬。吾鼉也，故懼誅而哭。汝蝦蟆無尾，何哭？復聞有言曰：吾今幸無尾，但恐更理會科斗時事也。

皛飯毳飯

皛音杳　毳音翠

東坡嘗與劉貢父言：某與舍弟習制科時，日享三白，食之甚美，不復信世間有八珍也。貢父問三白之說，坡言是一撮鹽、一碟生蘿蔔、一盌飯。貢父大笑。久之，以簡招坡喫皛飯。坡不復省憶，謂人云：貢父讀書多，必有出處。比至赴食，

菔音白

見案上所設惟鹽、蘆菔、盌飯而已，始悟貢父以三白為戲。擭已笑，食之幾盡，將上馬云：明日可見過，當具毳飯奉待。貢父雖知其為戲，但不知毳飯所設何物。迨往，談論過半午，坡不設食。貢父饑甚索飯，坡云少待。如此者再三，坡答如初。貢父曰：饑不可忍矣。坡徐曰：鹽也毛，蘆菔也毛，飯也毛，非毳飯而何？貢父捧腹曰：固知君必報東門之役，然慮不及此。坡始命進食，抵暮而去。一說是蜀人郭震任介之事。至今俗呼無曰毛。

唐裴晉裴

宋翟伯壽好奇巾服，一如唐人，自名唐裴。一日往見許彥周，彥周髽髻，著犢鼻褌，躡高屐出迎。伯壽愕然。彥周徐曰：吾晉裴也，公何怪？按張筌翁貴耳集，翟耆年，字伯壽，公巽之子，能清言，工篆及八分書。

髽音抓　筌音千

客雲旱雷

有人詣謝公別，謝公流涕，此人了不悲。既去，左右曰：向客殊自密雲。謝公曰：非徒密雲，乃自旱雷耳。

霖雨短晷

洙音殊

宋林瑀、王洙同作直講。林謂王曰：何相見之踈闊也？王曰：適此霖雨。瑀云：今後轉更踈闊。王曰：何故？答云：逢此短晷。蓋譏王之侏儒。

座主沙門

宋與元性滑稽，有門客作坤厚載物賦，云：坤有大德，其名曰坤元。或曰：非講經之座主，即傳法之沙門。

雄名文氣

劉貢父與王汾同在館中。汾病口吃。貢父嘲曰。恐是昌家。又疑非類。未聞雄名。只有艾氣。按周昌楊雄鄧艾皆口吃者

馬默驢鳴

劉貢父熙寧中為試官出題。以教思無窮論。舉人上請曰。此卦大象如何。攽曰。要見大象當詣南御苑。時馬默為臺官。彈奏攽輕薄不當置在史館。攽曰。既云馬默。豈合驢鳴。按馬默字處厚。單州城武人。家貧。徒步從石介學。辭歸石語諸生曰。馬君他日必為名臣。

馬兒驢弟

王氏聞見錄。馮涓。蜀唐名士。唐帝幸梁。涓尾驛為至漢中。詔除眉州刺史。赴任至蜀。阻兵被僞蜀王氏強縻于幕中。然涓恃才傲物。甚不相洽。且知王氏有異圖。或贈纏帛必鎖櫃中。題云賊物。王雖知之。惜其文藝。強為優容。時或忤旨。數揮出院。欲逼殺之。而涓無懼色。後朱梁遣使致書于蜀。命諸從事草莊。草具。莫容之旨。不愜意。左右曰。何妨命前參判為之。王氏不得已。遂請復職。使亟修迴復。涓一筆而成。大稱旨。于是復聚前銜。因召諸廳同宴。飲次。涓欲拜曰。偶記一話。欲對大王陳之可乎。王許之。曰。涓少年多游韶。諸侯每行必廣齎書策。驢馱之。馬亦馱之。初成途。驢也孝跳躑。與馬爭路而先。莫之能制。行半日。後抵一坡。力疲

跌音跪

足僥海體。汗流迴顧馬曰。馬兄馬兄。吾去不得也。可為弟搭取文書。馬兄諾之。遂併在馬上。却迴顧驢曰。驢弟。我許你有多少伎倆。畢竟還搭在我老兄身上。蜀主大笑。同筵皆讚賞之。

僥音吹

曾子避席

宋呂嘉問字望之。從繳市易三司使曾布。劾其違法。荊公惑黨人之說。反以罪三司。曾既罷朝。請而嘉問治事如故。劉攽聞而嘆曰。豈意曾子避席。望之儼然乎。

道民借輿

志林。施道民為孫威敏所辟。既而復得為民。借小宇輩人肩輿而出。曾子固見之曰。好一隻夾註轎子。聞者絕倒。

作令取象

唐姚嚴傑崇之孫。與盧肇會飲于江亭。肇作令。欲目前取象一瞰。卽發令曰。遠望漁舟。不闊尺八。姚遽飲酒一器。凭欄嘔噦。須臾卽席還令曰。凭欄一吐。已覺空喉。按唐逸史開元末一僧往終南將回。寺中一老僧。令于空房內取尺八來。乃玉笛也。謂曰。汝主在寺。以愛吹尺八。謫在人間。此其所常吹者也。汝回可將此付汝主。僧歸進于玄宗。吹之亦是先所御。有又孫夷中仙隱傳。房介然專吹竹笛。名尺八

噦音惡

撤樂敗歡

宋乾道中。衆客赴郡宴。衙日伎樂甚盛。一年少勇子見色

甫就席。中一客以服飾乃撤樂。勸酬次少年責此人曰。敗一席之歡者爾也。真所謂不自須減禍延過客者耶賓主為之哄堂。

朝禁釀酒

曹操欲制酒禁孔融以書嘲之曰天垂酒星之曜地列酒泉之郡堯不千鍾無以建太平孔非百觚無以堪上聖樊噲解厄鴻門非酒無以奮其怒趙之廝養東迎其主非酒無以激其氣高祖非醉斬蛇無以暢其靈景帝非醉幸唐姬無以開中興袁盎非醇醪無以脫其命定國不酣飲一斛無以決其法故酈生以高陽酒徒著功于漢屈原不餔糟歠醨取困于楚由是觀之酒何負于政哉

戲不飲酒

苕溪漁隱蘇東坡戲徐君猷孟高之皆不飲酒詩曰孟嘉嗜酒桓溫笑徐邈狂言孟德疑公獨未知其味爾臣今時復一中之風流自有高人識通介寧隨薄俗移二子有靈應撫掌吾孫還有獨醒時

子瞻從衆

蘇長公在維揚一日設客十餘人皆一時名士米元章亦在坐酒半元章忽起立自贊曰世人皆以芾為顛請質之子瞻長公笑答曰吾從衆

延之移人

宋尤延之與楊誠齋為金石交淳熙中誠齋為秘書監延之為太常卿又同為青宮賓寮二公皆善謔延之一日言有一經句請秘監對曰楊氏為我誠齋應聲曰尤物移人衆皆嘆其敏確。

活剝生吞

容齋筆記唐李義府詩鏤月成歌扇裁雲作舞衣同時人張懷慶竊為已作各增兩字生情鏤月為歌扇出性裁雲作舞衣故當時有活剝生吞之誚

逆取順守

宋吳敏字元中在辟雍時試經義五篇盡用王氏字說援據精博蔡京為進呈特免省以為學說之勸及作相請復春秋科反攻王氏徐擇之時為左相語人曰吳相此舉雖湯武不能過客不解擇之曰逆取而順守元中甚不平

遜厄陳蔡之間

蔡絛鐵圍山叢談翟參政公巽字汝文與蔡安世靖陳應賢邦光同在門下省安世位在汝文之上應賢在其下汝文每共談論二人交鬪之一日辭屈汝文曰嗟乎遜厄于陳蔡之間

幸免瀟湘之役

宋元符中上巳日錫燕從臣命御新龍舟蔡元長忽墜于金明池萬衆喧駭蔡得浮木憑出遂入次舍一身淋漓蔣穎叔之奇言公曰幸免瀟湘之役蔡大笑答曰幾同洛浦之遊

看天穿地

唐河中尹姜師度好為漁獵。所在必發眾穿鑿。先是太史令傅孝忠善占星緯。故人為之語曰。傅孝忠兩眼看天。姜師度一心穿地。

穴處巢居

宋熙寧間王拱辰即洛之道德坊營第甚侈。中堂起屋三層。最上曰朝元閣。時司馬君實亦在洛。於私第穿地深丈餘。作秘室。邵堯夫見富鄭公。鄭公問洛中有何新事。堯夫曰。近有一巢居。一穴處者。遂以二公對。富為發笑。

豈敢罵獅

石中立。天禧中為員外郎。時西域獻獅子。畜于御苑。日給羊肉十五斤。石率同僚往觀。或曰。吾輩忝與郎曹。反不及獸。石曰。汝何不知分。彼乃苑中獅子。吾曹員外郎耳。安可並耶。

豈可搏兔

東坡艾子雜說。趙以馬服君之威名。擢其子括為將以拒秦。而適當武安君白起。一戰軍破。括被坑。其眾四十萬。邯鄲幾拔。艾子聞之曰。昔有人將獵而不識鶻。買一鳧而去。原上兔起。擲之使擊。鳧不能飛。投于地。又再擲。又投于地。至三四。鳧忽蹣跚而人語曰。我鴨也。殺而食之。乃其分。奈何加我以抵擲之苦乎。其人曰。我謂爾為鶻。可以獵兔耳。乃鴨耶。鳧舉掌示人。笑而言曰。看他這腳手。可以搏兔否。

賈盧相戲

文酒清話。宋賈黃中為相。盧多遜作參。一日府齋有蝗蟲。盧曰。某聞乃賈蟲。賈曰。某亦聞不傷稼。但盧多損耳。

劉王打劫

劉攽問王觀曰。汝何故見責。王答曰。責汝丘甚分文。又王汾嘲攽云。劉多嘆于監督打失班。更多云班班。謂之鳴班。攽應聲曰。只要每呼君。

孰熟顏回

俗傳舒陳繹字叔和。為吳子時。適率少檢。後舉制科。擢為賀樸。時號孰熟顏回。後熙寧中台州推官孔文仲舉制科。庭試對策。言天下事有可痛哭太息者。執政惡而黜之。

時為翰林學士。語人曰。文仲狂躁。真杜園賈誼也。王平甫聞之笑曰。杜園賈誼可對孰熟顏回。合坐大噱。

鄙俚孫通

孫公談圃。司馬溫公薨。當明堂大饗。朝臣以致齋不及奠。肆赦畢。蘇子瞻率同輩以往。而程頤固爭。引論語子於是日哭則不歌。以止其行。子瞻曰。明堂乃吉禮。不可謂歌則不哭也。頤又諭司馬諸孤不得受弔。子瞻戲曰。頤可謂燠糟鄙俚叔孫通也。聞者笑之。

戲上官泌

宋石中立滑稽。有上官泌郎中勸之慎口。對曰。下官口。干上官鼻何事。

戲沈存中

宋沈括。字存中。為内翰。劉貢父與從官數人同訪之。始下馬。典謁者報云。内翰方在盆中就浴。可少待。貢父語同行者曰。存中死矣。待之何益。衆問其故。貢父曰。孟子云。死矣盆成括。衆方悟其為戲。

作詩戲德建

宋楊德建號湖陰先生。丹陽陳輔。每清明過金陵上塚。即過先生家。清談終日。率以為常。元豐辛酉癸亥頻歲訪之。不遇。題一絶于門曰。北山松粉未飄花。白下風清日脚斜。身是舊時王謝燕。一年一度到君家。湖陰歸見其詩。吟賞久之。嘗稱于王荆公。公笑曰。此正戲君為尋常百姓耳。湖陰亦大笑。

解書戲荆公

志林。王介甫多思而善鑿。時出一新説。已而悟其非也。則又出一説以解之。嘗與劉貢父共食。輟筯而問曰。孔子不撤薑食。何也。貢父曰。本草生薑食多損智。道非明民。將以愚之。孔子以道教人者也。故不撤薑食。所以愚之也。介甫欣然而笑。久之。乃悟其戲已也。貢父雖戲言。然王氏之學。實大類此。

譏太公

御史臺記。辛郁。字太公。弱冠遇太宗于行所。上問何人。對曰。辛太公。上曰。何如舊太公。郁曰。舊太公八十始遇文王。臣今年適十八。已遇陛下。過之遠矣。上遂命直史館。

嘲真郭郎

宋政和丙申殿試。何㮚為狀元。潘良貴次之。皆年少有風貌。而第三人郭孝友頗古怪。唱名日。呵出御街。觀者皆曰。狀元真何郎。榜眼真潘郎。第三人真郭郎也。

陳亞嘲蔡襄

宋陳少卿亞。維揚人。善詩詞滑稽。尤甚。嘗與蔡君謨會于僧舍。君謨題詩嘲陳曰。陳亞有心終是惡。亞即索筆對曰。蔡襄無口便成衰。

盛肥丁瘦

宋盛文肅公度。字公量。豐肌大腹。而眉目清秀。丁晉公謂踈瘦如削。二公皆兩浙人。並以文詞知名。于時梅學士詢性喜焚香。每晨起視事。必焚香兩爐。以公服罩之。撮其袖以出。時有竇文賓者。五代漢宰相正固之孫也。以名家子有文行。為館職。而不喜修飾。經時未嘗沐浴。時人語曰。盛肥丁瘦。梅香竇臭。

文鑒頭闊

古今詩話。張逸密學知成都。有文鑒求見。時華陽簿張唐輔同在客次。唐輔欲搔首。方脱烏巾。睥睨文鑒。置于其頂之。文鑒大怒。訴于張公。公問其故。唐輔曰。某方頭癢。取下幞頭。無處頓放。見大師頭闊。權頓少時。不意其怒也。

貢父嘲[illegible]

撞音跳
幢音床

石山叢談世以癲疾鼻隳為死證劉貢父晚有此疾蘇子瞻戲之曰予少壯讀書頗知故事孔子嘗出顏仲二子行而過市遇其師子路邊徒躍而升木顏淵懦緩無所之就市中刑人所經幢避之所謂石幢子也既去市人以為賢者所在不得復呼故名避此所謂避孔跖坐者絕倒

王導調僧淵

世說庾僧淵目深而鼻高王丞相每調之僧淵曰鼻者面之山目者面之淵山不高則不靈淵不深則不清

中立戲盛度

宋盛度體豐肥一日自前殿趨出宰相在後盛初不知忽見卻欲趨避行百餘步乃得直舍隱于其中石中立見其喘甚問之盛告其故石曰相公問否盛曰不問別去十餘步乃悟罵曰奴乃以我為牛又章郇公得象與中立素相友善而石嘗戲章云昔時名畫有戴松牛韓幹馬而今又有章得象也

郇音荀
俒音桐

正好掉頭

宋紹興辛巳葛王褎位使來修好命洪景盧往報之入境與其伴使約用敵國禮故沿路表章皆用在京舊式未幾乃盡卻回使依近例景盧不可于是扃驛門絕供饋不得食者一日景盧懼留易表章授之供饋乃如禮景盧素有風疾頭常微掉時人為之語曰一日之饑禁不得蘇武當年十九秋寄語天朝洪奉使好掉頭時不掉頭

方為吐氣

元魏公有一私印曰水晶宮道人周草窗以瑪瑙寺行者對之魏公遂不用此印後見草窗同郡崔進之藥肆懸一牌曰養生主藥室魏公以敢死軍醫人對之進之亦不復設此牌魏公語人曰今日方為水晶宮吐氣按趙子昂

頫音俯

字孟頫封魏公周密字公謹號草窗

嘲無學識

有錢塘藁生為太學官無學識有學士假作藁策題云孝經一序義亦難明如韋昭王肅是何代之主先儒領是何處之山孔子之志曰時常有也何以獨言吾志在春秋孔子之孝四時常行也何以獨言秋行在孝既曰夫子沒而又何有鯉趨而過庭

嘲好詰難

營丘有士性不通慧每事好折難而不中理一日造艾子問曰大車之下與橐駝之項多綴鈴鐸其故何也艾子曰車駝之為物甚大且多夜行忽狹路相逢則難于迴避以藉鳴聲相聞使預得迴避爾營丘士曰佛塔之上亦設鈴鐸豈謂塔上夜行而使相避耶艾子曰凡鳥鵲多高巢以糞穢狼藉故塔之設鈴所以驚鳥鵲也豈與車駝比耶營丘士曰鷹鷂之尾亦設小鈴安有鳥鵲巢于鷹鷂之尾乎艾子大笑曰怪哉君之不通也夫鷹隼擊物或入林中而絆足絛線偶為木枝所綰則振羽之際鈴聲可尋而索

也豈謂防身者之具乎嘗出士曰吾嘗見挽郎秉鐸而歌雖不究其理今乃知恐為木枝所綰而便于尋索也但不知挽郎之足用皮也角絲手叉子愠而答曰挽郎乃死者之導也為死人生而好詰難故鼓鐸而樂其尸爾

裁堪半丁

晉習鑿齒以脚疾廢居里巷苻堅滅與鄧素聞鑿齒名與釋道安並致焉與語大悅以其蹇疾裁堪半丁堅與諸鎮書曰晋氏平吳利在二俊今破漢南得士一人半耳

可謂連璧

齊王儉與王敬則同拜三公徐孝嗣于崇禮門候儉因朝之曰今日可謂連璧儉曰不意老子與韓非同傳

誦賦相戲

宋楊大年初與寇萊公石資政中立自外至坐于一隅大年因誦賈誼鵩賦以戲之云止于坐隅貌甚閒暇石遽答曰口不能言請對以臆

屬對為戲

聖宋掇遺宰宗遊五龍同閣時滁陽公方用事一日陪游公事造其第燕饌之際丁卿曰學士拜時移筆地晏應聲曰侍中宴處蘇漫天時丁有異心神悖膽切殆不能支

鵩音闞 韋音率 悖音枝

嘲超時好

倦游錄歐陽永叔在政府以詩寄汝陰隱士常秩曰笑殺汝陰常處士十年騎馬聽朝雞既而王介甫秉政以右正言直史館召秩秩遂起有無名子改前詩曰昔日汝陰常處士却來馬上聽朝雞秩嘗治春秋著講解十卷自謂理人之奧盡在是矣介甫不好春秋秩遂諱其所學慚畏者年兩河荒歉詔令青苗本錢權行倚閣王介甫戲秩曰公之春秋亦倚閣乎

嘲畜古器

秦士有好古物者價雖貴必購之一日有人持敗席一幡踵門而告曰昔魯哀公命席以問孔子此孔子所坐之席也秦士大悅以為古遂以負郭之田易之踰時又有持枯竹一枝告之曰孔子之席去今未遠而子以田售吾此杖乃古公避狄杖策去邠時所操也盍先孔子又數百年矣

子何以償我秦士大喜因傾家貲悉與之已而又有持巧漆椀一隻曰席與杖皆周時物固未為古也此椀乃舜造漆器時作蓋又遠于周矣子何以償我秦士愈以為遠遂虛所居之宅以予之三器既得而田宅資用盡去致無以為衣食然好古之心終未忍捨三器于是披哀公之席持太王之杖執舜所作之椀行丐于市曰衣食父母有太公九府錢乞一文

嘲文艱深

宋景文修唐史好以艱深之辭文淺易之說歐陽公思有以訓之一日大書其壁曰宵寐匪禎札闥洪休宋見之曰非夜夢不祥題門大吉耶何必求異如此歐公曰李靖傳

云震霆無暇掩聰亦是此類也景文慙而改之按宋祁謚
景文嘗與歐公同修唐書李靖傳乃景文所作也

嘲文粗俗

楊大年嘗戒其門人為文宜避粗俗語既而公作表云伏
惟陛下德邁九皇門人鄭戩遽請于公曰未審何時得賣
生菜于是公大笑而易之

嘲好色

唐司空圖詩非日流鶯今日蝶起來又是夕陽天六龍飛
轡長相窘更忍乘危自著鞭蓋戒以色自戕者也又宋楊
誠齋戲謂好色者曰閻羅王未曾相喚子乃自求押到何
也

嘲好飲

艾子好飲少醒日門生相與謀曰此不可不諫止惟以陰
事怵之宜可誡（怵音出）一日艾子大飲而噦門人密袖彘腸置噦
中持以示曰凡人具五臟方能活今公因飲而去一臟止
四臟矣何以生耶艾子熟視而笑曰唐三藏猶可活况四
臟乎

耳不成聰

宋郭忠恕嘲同業聶崇義曰近貴全為聵（聵音位）攀龍只是聾雖
然三箇耳其奈不成聰蓋以聶姓為戲也崇義即答云勿
笑有三耳全勝有二心謂忠恕也

口不足信

隋唐嘉話李二十六丈丞相善謔為夏口時有客辭丞
相留更住三兩日客曰業已行矣船已在漢口丞相曰此
漢口不足信其客掩口而退

嘲殺風景

西清詩話李義山雜纂品目數十蓋以文滑稽者其一曰
殺風景謂清泉濯足花下曬褌背山起樓燒琴煑鶴對花
啜茶松下喝道晏元獻慶曆中罷相守潁以惠山泉烹日
注置酒賦詩云稽山新茗綠如煙靜挈都籃煮惠泉未向
人間殺風景更持醪醑醉花前又王荊公元豐末居金陵
（[illegible]）（[illegible]）
大漕蔣之奇夜謁公于蔣山騶唱甚都公取松下喝道語（漕音曹）
作詩戲之曰扶衰南陌望長楸燈火如星滿地流但怪傳
呼殺風景豈知禪客夜相投自此殺風景之語頗傳于世

嘲好水利

王荊公好言水利有小人諂曰決梁山湖八百里水以為
田其利大矣荊公喜甚徐曰策固善決水何地可容劉貢
父在坐中曰別其旁鑿八百里湖則可容矣荊公笑而止

因人品加號

宋孝武狎侮群臣短長肥瘦各有比擬顔師伯缺齒號曰
齴（齴音眼）劉秀之儉吝號曰老慳宗愨豐肥號曰肥每一集會賜器服
飲食欲其占謝傾踣以為歡王玄謨太原人亦受老傖之（傖音[illegible]）
目

因姓名為謎

夷堅志元祐間士大夫好事者取達官姓名為詩謎如長空雪霽見虹蜺行盡天涯遇帝畿天子手中持玉簡秀才不肯著麻衣謂韓絳馮京王珪曾布也又云人人皆戴子瞻帽君實新來轉一官門狀送還王介甫潞公身上不曾寒謂仲長統司馬遷謝安石温彥博也又滌疥閒覽載傳一詩謎云佳人佯醉索人扶露出胸前似雪膚走入繡幃尋不見任他風雨滿江湖乃賈島李白羅隱潘閬四詩人也

作啓賀友

輟耕錄陸伯麟側室育子友人陸象翁以啓戲賀之曰犯簾前禁尋竈下盟玉雖種于藍田珠將還于合浦移夜半

鶯鳥之声幾度驚惶徉天上麒麟之兒這回喝采既可續詩書禮樂之脈深嗅得油塩醬醋之香按東坡嘗味娌諺詞有揭起裙兒一陣油塩醬醋香之句故象翁用之

作文別妻

輟耕錄錢唐道士洪丹谷與一妓甫出娶為室病且革顧謂洪曰妾死在旦夕卿須自執筆還肯作一轉語乎夫妻歌兒也卿能集曲調于妾未死時使預聞之雖死無憾矣洪固滑稽輕俳者遂作文曰二十年前我共伊只因彼此太癡迷忽然四大相離後你是何人我是誰恭惟其人秀鍾谷水聲返楚雲玉交枝堅一片心錦纏道餘二十載還成如夢令休遠少年遊哭相思兩手託空書雖忘一筆勾斷佳道如何是一筆勾醫學耐歌終無孝順道遙樂永遙道遙聽思一笑而卒

青[illegible]衣

則天時狄仁傑元一日近日在外有何笑事元一對曰朱前宜姓綠登仁傑壽朱閣知微騎馬馬吉甫騎驢將名作姓李一至將姓作名吳楊吾

果紙果布

唐時益州每歲進柑子皆以紙裹之長史嫌紙不敬代以細布既而恐柑子為布所損每懷憂懼俄有御史甘子布使于蜀驛吏馳白長史有御史甘子布至長史以為推布裹柑子事懼曰果為所推及子布到驛長吏但敘以布裹柑子為敬子布初不知久而方悟聞者大笑

起風下雨

宋陳恭公知揚州陳少卿亞曰近作一謎四箇脚子直上四箇脚子直下經年度歲不曾下若下時不是風起便是雨下公未暁亞曰乃衙制廳上茶牀也或設謎即煙值風遇值雨此謎不常設諸者

弔喪監廚

或問衙御曰前文若趙稚長云何曰文若可借面弔喪稚長可使監廚清客其儀容憔悴故可弔喪趙腹大噉肉故可監廚

嘲生員

宋時朝生員十七字詩聖駕臨辟雍謂生畫鞠躬頭鳥身上白米蟲按宋生員皆穿白衣故云　我朝初年亦同至洪武壬午二十四年方命易玉色。

戲縣丞

會稽有富人馬生以入粟得官號殿幹喜賓客有美姬能歌亦佐酒客有梁縣丞者頗黠因與之目成後馬生殂梁捐金得之他日置酒賜客陳無損丞之在坐酒酣舉杯屬梁曰有俳語奉上梁帥聽之即琅然而唱曰昔居殿幹之家爰喪其馬今入縣丞之室無逝我梁一坐大笑梁慚然不樂未幾病死

山堂肆考文學第二十五卷

經術

事物紀原太昊畫八卦易之始也人有網罟之歌詩之始也伏羲神農黃帝堯舜之書謂之三墳書之始也易始八卦而文王重爲六十四故曰周易。濟南伏生以書爲上古之書故曰尚書。毛公傳詩名家而鄭康成箋之故曰毛詩。禮之爲經有三周禮一書周禮之綱領也其儀法度數則儀禮乃其本經而禮記其義疏也。五經之內分周禮儀禮禮記爲七經而七經之外又益以孝經論語爲九經以春秋分三傳爲三。合孝經論語爲一。于是有十經焉以六經加六緯於是有十二經焉以詩易書三禮春秋三傳加孝經語孟爾雅謂之十三經焉秦焚六籍書已其半詩已六篇春秋偶完易以卜筮得全而禮樂之書無復遺文矣

連山歸藏　已下易經

自伏羲畫卦之後而易書著。夏有連山商有歸藏周文王爲彖辭周公爲爻辭孔子爲十翼十翼謂上下彖。上下象。上下繫文言說卦序卦雜卦也。

彖卦象爻

易之彖象二字皆假獸以名之也蓋彖爲大豕行則俯首一望而全體皆見故統論一卦之體象有六爪故取以喻

六爻之[illegible]

田何

史記，商瞿受易孔子。孔子卒，瞿傳易六世至齊人田何子莊。而漢興，田何傳東武人王同子仲，子仲傳菑川人楊何。何以易徵，官至中大夫。齊人即墨成以易至城陽相。廣川人孟但以易為太子門大夫。魯人周霸、莒人衡胡、臨菑主父偃皆以易至二千石。

易出丁寬

漢景帝時，丁寬為梁孝王將軍，拒吳楚，號丁將軍。作易說三萬言，今小章句是也。初，寬從田何授易。寬授田王孫，王孫授施讎、孟喜、梁丘賀。由是易有施孟梁丘之學。又高相治易，專說陰陽災異，自言出於丁將軍。相又傳授子康，以明易為郎。

受京房易

漢梁丘賀從京房受易。年老，傳子臨。臨為黃門郎。甘露中，奉使問諸儒於石渠。琅琊王吉通五經，聞臨說，善之。時宣帝選高才郎十人從臨講，吉乃使其子郎中駿上疏從臨受易。

傳孟喜易

洼丹字子玉，世傳孟氏易。漢建武初為大鴻臚，作易通論七篇，世號洼君。易家宗之，稱為大儒。[illegible]從田王孫受易，好自稱譽，故易有施孟梁丘之學。

子行鏗鏗

漢楊政字子行，從代郡范升受梁丘易。善說經，京師語曰：說經鏗鏗楊子行。

五鹿嶽嶽

五鹿充宗受梁丘易。元帝令與諸易家論，諸儒莫能抗。有薦魯人朱雲者，召入論難，連拄五鹿。諸儒語曰：五鹿嶽嶽，朱雲折其角。

九師傳

漢淮南王聘九人明易，傳道訓二十篇，號九師易。文中子曰：九師興而易道微，三傳作而春秋散。三傳謂公穀左三傳也。

六丁取

見當。

仲翔注易

吳虞翻字仲翔，與孔北海書，示以易注。孔答曰：聞延陵之理樂，覩虞子之治易，乃知東南之美，非徒會稽之竹箭也。

要理講易

梁[illegible]字要理，梁邵陵王綸為南徐州，引為[illegible]。時邵陵自講大品，令要理講維摩、老子、周易，同日發題，道俗聽者二千人。

袁滋問易

宋程顥父珦嘗守廣漢，顥與弟頤從侍。嘗遊成都，見治篾箍桶者挾冊，就視之則易也。欲從問，而君嘗學此乎？因指未濟男之窮曰：三陽失位也。顥頤兄弟渙然有省。後袁滋問易于頤，頤曰：易學在蜀，盍往求之。滋入蜀訪問，於眉邛間與語大有所得。蓋篾叟醬翁皆蜀之隱君子也。

伊川著易

紹聖間，程伊川削籍涪陵，居北巖注易，用京所傳，時為名士胡憲、劉勉之求得其書，皆潛抄默誦，夜以繼日。又聞譙陵譙定受易學於頤，即往從受業焉。

毛萇詁訓 已下詩經

昔孔子刪詩，上取商，下取魯，凡三百一十一篇。至秦滅學，詩亡六篇，存者三百五篇。初孔子以詩授卜商，商為之序，以授魯人曾申，曾申授魏人李克，李克授魯人孟仲子，孟仲子授趙人根牟子，根牟子授趙人荀卿，荀卿授魯人大毛公，毛公為國毛亨，作詁訓傳以授趙國毛萇，時人謂亨為大毛公，萇為小毛公。

鄭玄注解

後漢鄭玄，字康成，取毛氏詁訓所不及與同異者，疏之為注，解謂之曰箋，箋薦也，言薦成毛氏。

申詩于魯

史記：言詩，于魯則申培公。申公，魯人也，高祖過魯，申公入見於魯南宮。呂后時游學長安，與劉郢同師。已而郢為楚

王，令申公傅其太子戊。戊不好學，疾申公。及郢卒，戊立為王，胥靡申公。申公恥之，歸魯退居家教，終身不出門。注云胥靡，腐刑也。

言詩于齊

史記：言詩，于齊則轅固生。轅固生，齊人也，孝景時為博士，與黃生爭論景帝前，帝以為廉直，拜清河王太傅，久之病免。武帝即位，復以賢良徵。自是諸齊人以詩顯貴，皆固弟子也。又燕人韓嬰言詩，見國子博士。

詩授元帝

魯詩有張唐許氏之學，張生兄子游卿為諫議大夫，以詩授元帝。其門人瑯琊王扶為泗水中尉，陳留許晏為博士。

詩諫昌邑

見王府官。

韋氏學

漢韋賢治詩，官博士大江公及許生，官至丞相，傳於子玄成，以詩為淮陽中尉，講論石渠，亦至相。及兄子賞以詩授哀帝，由是魯詩有韋氏學。

翟氏學

翟酺字子超，四世以詩學相傳，漢安帝朝，詔六百石試對政事，酺對第一，拜尚書。

匡衡解頤

匡衡字稚圭，家貧好學，善說詩，諸儒語曰：無說詩，匡鼎來，

匡說詩解人頤衡小名也衡射策甲科補平原文學

受毛詩

初九江謝曼卿善毛詩衛宏從之受學因作毛詩序得風雅之旨

治齊詩

蕭望之字長倩治齊詩射策甲科為郎伏黯字稚文明齊詩其子恭字叔齊少傳父學為劇令故北州有伏氏學肅宗以為三老又景鸞字漢伯能理齊詩施氏易作易及詩解

習韓詩

夏恭字敬公習韓詩孟氏易門徒千餘人漢光武時遷泰山都尉

古文尚書 以下書經

魯恭王壞孔子故宅于壁中得古文尚書論語孝經以書還孔氏武帝乃詔孔安國定其書作傳凡五十八篇書成後遭巫蠱事不行至魏晉之際滎陽鄭冲私于人間得而傳之東晉汝南梅賾奏上始列于學官此古文尚書也

今文尚書

漢伏生為尚書傳四十一篇傳歐陽生及大小夏侯者是曰今文尚書歐陽[illegible]應劭集解博士[illegible]孔安國孔氏[illegible]而安國以今文讀之[illegible]令[illegible]按伏生名勝濟南人以治尚書伏生至九世孫湛相繼為名儒取爵位故世有伏氏學張人以其業同郡張生及千乘歐陽生歐陽生授同郡兒寬寬授歐陽生之子世世相傳至曾孫歐陽高高孫地餘及八世孫歙皆為博士故世有歐陽氏學張生授夏侯都尉都尉授族子始昌始昌授族子勝是為大夏侯氏學勝傳從兄子建是為小夏侯氏學又孔子之後孔鮒之弟子襄生忠忠生武及安國武生延年延年生霸霸生光襄為惠帝博士安國延年皆為武帝博士霸亦昭帝末為博士光為成帝博士皆治尚書伏勝字子賤湛字惠公歐陽生字和伯高字子陽地餘字長賓歙字正思

執經壟畔

見門弟。

講經澤中

東漢楊倫通古文尚書不應州郡辟講授于大澤中。

獄中受書

見獄繫。

御前講書

東漢張酺字孟侯少從父充受尚書永平九年顯宗為四姓小侯開學于南宮置五經師酺以尚書教授數講於御前以論難當意除為郎

王尊治書

尊[illegible]治尚書論語略通大義遷號令

賈復習書

東漢賈復字君文少好學習尚書事舞陰李生李生奇之曰賈君容貌志氣如此將相之器有折衝千里之威

左丘明傳春秋　已下春秋

左丘明魯人因春秋作傳世謂之左傳杜預云仲尼為素王丘明為素臣宋元豐中詔從祀孔子廟庭封瑕丘伯初孔子授春秋于卜商又授之弟子公羊高穀梁赤又各為之傳今公羊穀梁二傳是也

公孫弘學春秋

史記公孫弘菑川國薛縣人字季少時為薛獄吏年四十餘乃學春秋雜說武帝元光五年有詔徵文學弘至太常太常令所徵儒各對策百餘人弘第居下策奏天子擢弘對為第一

言春秋于齊

史記孝景時胡毋生為博士以老歸教授齊魯之間言春秋者多受胡毋生公孫弘亦頗受焉按胡毋姓也字子都齊人　毋音无

言春秋于趙

兒業師

為穀梁

史記瑕丘江生為穀梁春秋自公孫弘得用嘗集比其義卒用董仲舒

習公羊

東漢丁恭字子然習公羊嚴氏春秋教授數百人建武中遷少府諸生自遠方至者千人世稱大儒又北史高允好公羊春秋

作左氏傳解

東漢服虔字子慎作春秋左傳解舉孝廉後拜九江太守晉杜預作左傳注解武帝封當陽侯

著左氏條例

穎容字子嚴善左氏春秋著左氏條例舉孝廉不就又鄭衆字仲師從父受左氏春秋兼通易詩知名當世延篤字叔堅受左氏傳有名京師

鄭玄起廢

東漢何休字邵公任城樊人靈帝朝陳蕃辟之為諫議大夫以春秋駁漢事六百餘事與其師博士羊弼追述李育意以難二傳作公羊墨守左氏膏肓穀梁廢疾鄭玄乃作發墨守鍼膏肓起廢疾休見之嘆曰康成入吾室操吾戈矛以伐我

元感振滯

唐王元感武后朝為四門博士撰書糾謬春秋振滯禮繩愆等數百篇魏知古見其書嘆曰五經指南也

以春秋義正獄

史記董仲舒弟子遂者蘭陵褚大廣川殷忠溫呂步舒褚

大至梁相步舒至長史持節使決淮南獄。於諸侯擅專斷
不報以春秋之義正之。天子皆以為是。弟子遂者至于命
大夫為郎謁者掌故者以百數。而仲舒子孫皆以學至大
官。

以春秋義斷獄

見京尹。

嚴顏學

見門弟。

鄭賈學

漢世言左氏春秋者多祖于鄭興。而賈逵自傳其父業。故
世有鄭賈之學。按逵字景伯。平陵人。父名徽。嘗從劉歆受

左氏春秋。而逵又傳父之業也。

晚學春秋

史記主父偃者。臨菑人。學長短縱横之術。晚乃學易春秋
百家言。游齊諸生間。莫能厚遇也。孝武元光元年。上書闕
下。朝奏暮召。謂曰公安在。何相見之晚。乃拜為郎中。數上
書言事。拜為謁者。一歲中四遷。

少習春秋

東漢張玄。少習顏氏春秋。建武初。遷陳倉縣丞。清淨無欲。
專心經書。方其講論時。終日不食。及有疑難者。輒舉數
家之說。令擇所從。又崔駰字亭伯。亦東漢人。年十三通春
秋詩易。與班固傅毅齊名

以□□□□博士

漢□□□□□徵為博士。後徙太子太傅。

以春秋補縣尉

漢梅福明尚書穀梁春秋。補南昌尉。

以春秋射策

漢翟方進以春秋以射策為郎。

以春秋擢第

唐劉蕡字去華。明春秋。擢進士第。後舉賢良方正。直言極
諫。

鍾繇屈嚴翰

嚴翰字公仲。善公羊。鍾繇字元常。好左氏。謂公羊為賣餅
家。數嘗與翰辯析長短。翰口訥。屈無以應。繇曰。公羊
高竟服左丘明矣。

日用折平一

唐崔日用自言明左氏春秋。他日學士大集。日用折武平
一曰。君文章固耐久。若言經則敗績矣。

專春秋學

唐陸淳字伯沖。明春秋。師事趙匡。啖助傳二家之學。順宗時
為太子侍讀。門人以比能文聖人。□□□□後□□。諡曰
文通先生。因避太子名。改名質。史氏謂其□□功于春秋。名
在八司馬之□。

上春秋傳

自王安石廢春秋不列于學官胡安國得先聖手所筆削
之書而人主不得聞講說學士不得相習亂倫賊紀用
夷變夏殆由于此因潛心二十餘年著春秋傳以成其志
書成上之高宗謂深得聖人之旨命進一官命未下而卒

周公制禮　已下禮經

周禮作于周公其建官以六典其取民以什一其教民以
鄉遂其養士以學校其威民以肉刑其公天下以封建其
制田以井邑溝洫其聯民以比閭族黨次而冠婚喪祭之
文以至服食器用之度微而羽毛鱗介之形以至[illegible]
[illegible]之類無不竭心力以為之經畫區處各當而後已漢時
有李氏者得周官上河間獻王獨缺冬官一篇遂取考工

記以補其缺合成六篇奏之至王莽時劉歆信之以為周
公致太平之迹始置博士其書遂行于世杜子春受業于
歆因以教授自是馬融作周官傳注以授鄭玄玄作周官
注畧蘇綽王通皆尊信之惟何休以為戰國陰謀之書林
存孝以為瀆亂不經之說歐陽氏疑其設官太冗陳氏疑
其與周官不合蘇轍謂不可信之評胡五峰有無一官完
善之論

高堂言禮

史記禮固自孔子時而其經不具至秦焚書書散益多於
今獨有士禮高堂生能言之孝文時徐生善為容為
禮官大夫傳子至孫徐延徐襄襄以容為漢禮官大夫至
廣陵內史延及徐氏弟子公戶滿意桓生單次皆常為漢
禮官大夫而瑕丘蕭奮以禮為淮陽太守是後能言禮為
容者由徐氏焉按高堂生所傳士禮乃儀禮中士相見禮
也公戶姓滿意名單姓次名魏時高堂隆即高堂生之後
也

曹褒傳禮

東漢曹褒字叔通父充傳慶氏禮為博士褒結髮傳父業
亦徵拜博士博物識古為儒者宗教授諸生千餘人

后蒼授禮

禮記者本孔門弟子共撰所聞也後儒各有損益子思乃
作中庸公孫尼子作緇衣漢文帝時博士作王制其餘眾

篇皆如此例至宣帝時東海孟卿事蕭奮以禮授后蒼而
后蒼說禮于曲臺殿撰禮一百八十篇名曰后氏曲臺記
后蒼復傳于梁國戴德及德從子聖德乃刪后氏記為八
十五篇名大戴禮聖又刪大戴禮為四十六篇名小戴禮
其後諸儒又加月令明堂位樂記三篇凡四十九篇則今
之禮記是也德為信都王太傅授禮于琅琊徐良齋卿聖
以博士講論石渠授禮于梁人橋仁季卿楊榮授曲臺殿
在未央宮中

孫弘記禮

孔子弟子各述所聞以為書名曰禮記然議之者曰曲禮
論撰于曲臺而不及五經之大義王制著述于博士而書

失先王之大體。月令出于呂不韋，叙秦世之官。緇衣作于公孫尼子，改學論之文。儒行皆遊說誇大之語。經解多易繫書之文。而樂記一篇，司馬遷以為公孫弘所記。他皆錯雜出自漢儒之言也。

劉向叙禮

漢河間獻王得仲尼弟子及後學者所記一百三十一篇上之。至劉向考校經籍，檢得而篇因第叙之。又得明堂陰陽三十三篇，孔子三朝記七篇，王氏史氏記二十一篇，樂記三篇，凡五種，合二百四十篇。

多識容典

唐歸崇敬治禮學，多識容典。

闡記義宗

唐孔穎達，字仲達，能闡記三禮義宗。大曆中，衆明經高第。

就質疑滯

唐王綝（綝音琳），字方慶，著禮經，嘗就徐堅質疑滯，堅為申釋，每得所未聞。許彥先，字公範，有禮學，每所折衷，咸得其正。

淹識古今

唐王彥威淹識古今典禮，作曲臺新禮。

伊川熟禮

朱子語錄：東坡見程伊川主司馬文正之喪，譏其父在，何以學得喪禮如此。旁人遂為伊川解說道：伊川曾丁母艱。之亦不當如此，人自少讀書，如禮記、儀禮，便都已理會了。古人謂居喪讀喪禮，亦平時理會了，到這時更把來理一過，不是至居喪始來理會。

文公編禮

朱文公編儀禮，上篇曰：士冠禮、士昏禮、士相見禮、鄉飲酒禮、鄉射禮、燕禮、大射禮、聘禮、公食大夫禮、覲禮；下篇曰：喪禮、士喪禮、既夕禮、士虞禮、特牲饋食禮、少牢饋食禮。按儀禮是經，禮記是解。且如儀禮有冠禮，禮記便有冠義；儀禮有昏禮，禮記便有昏義；以至燕射之類，莫不皆然。只是儀禮有士相見禮，禮記卻無士相見義，至宋劉原父補成一篇，亦只是解他儀禮。

周官集說

宋陳傅良，字君舉，永嘉人，有周官講義集說。林之奇，字少穎，三山人，有全解。楊恪，字謹仲，永嘉人，有辨疑。

周官補遺

元英宗泰定中，清源丘葵吉甫周禮序：聖朝新制，以六經取士，乃置周官于不用，使天下之士習周禮者皆棄而習他經，毋乃以冬官之缺為不全書耶？夫冬官未嘗缺也，雜出于五官之中，漢儒考古不深，遂以考工記補之。至宋淳熙間，臨川俞廷椿始著復古編，新安朱氏一見，以為冬官不亡，考索甚當，自鄭賈以來皆當斂衽退三舍也。嘉熙間，永嘉王次點又作周官補遺，由是周禮六官始得為全書。按廷椿字壽翁，次點字與之。

顏芝所藏

孝經孔子為曾子陳孝道而作也。遭秦焚書，為河間人顏芝所藏。漢初芝子貞出之，凡十八章，而長孫氏與博士江翁、少府后蒼、諫議大夫翼奉、安昌侯張禹皆以此名家。按芝之所藏，故謂之今文孝經，鄭玄注今文，而陸澄則譏之。

安國為傳

古文孝經與古文尚書同出，經文大略相似，只多閨門一章。又有衍出三章，并前合為二十二章，孔安國為傳。至隋王邵于京師得孔傳，劉炫因序其得喪，講明之，議者以為閨門一章多相詆毀，宋司馬光始取古文為之指解。

張禹兼通　已下論語

論語有齊魯。齊論多于魯論二篇，曰問王、知道是也。初傳魯論者，龔奮、夏侯勝、蕭望之、張禹，皆名家。禹初授魯論，晚講齊論，周氏、包氏為之章句，馬融又為之訓。

鄭玄參考

齊論之外，又有古論，語與魯論不異，唯分子張為二，故有二十一篇。玄以張論為本，參考齊論、古論而為之注。陳羣、王肅皆為義說，何晏有集解，至朱子集註行而諸家皆廢矣。

註下趙岐　已下孟子

孟子註下趙岐，而陸善經宗之，岐分為四十四篇，陸合為七篇，其音釋則張鎰、丁公著也。

刪于馮休

宋馮休以軻書有叛經者，作刪孟二卷。前乎休而非軻者，荀卿刺軻者王充，後乎休而疑軻者溫公，與軻辨者東坡，又虞允文以溫公作疑孟，及李泰伯、鄭厚叔皆有非孟之言，故作尊孟辨五卷。

成于子夏　已下爾雅

爾雅始于周公，而成于子夏，識九流之奧旨也，中道寢微，世罕聞之。

辨于終軍

自漢終軍豹鼠之辨，爾雅之書始行，郭景純究心一十八載，而草木魚蟲訓詁名物靡不畢舉，考古之學，其彬彬焉。

五經無對　已下各經

漢陸又聰敏，博學于五經，最精熟，館中謂之石經，人語曰：五經無對有陸又。

五經無雙

東漢許慎字叔重，汝南召陵人，少博學，馬融常推敬之。時人語曰：五經無雙許叔重。舉孝廉為洨長，初慎以五經傳說臧否不同，撰為五經異義，又作說文解字十四篇，傳于世。

遣受七經

索隱曰：文翁遣司馬相如受七經。

典領五經

漢劉歆字子駿，向第三子也。好古博學，成帝綏和中，王莽薦為侍中，更名秀。上詔令秀典領五經，卒父前業。秀于是

術……曰詩略六藝略諸子略詩賦略兵書略……其敘諸子分為九流曰儒曰道曰陰陽曰法曰名曰墨曰縱橫曰雜曰農。

五經紛紜

東漢井丹字大春通五經善談論京師語曰五經紛紜井大春。

五經縱橫

東漢周舉字宣光博學洽聞為儒者所宗京師語曰五經縱橫周宣光衆茂才為平丘令上書言得失詞甚切正拜尚書召見朝廷遷諫大夫又遷侍中。

徧習五經

梁下華字昭雅徧習五經為五經博士。

徧誦五經

梁武帝太子綱生五歲能徧誦五經。

通涉六經

劉峻字孝標辯命論云近世有沛國劉瓛與弟璡並一時秀士也瓛則關西孔子通涉六經璡則志烈秋霜心貞崑玉。

簽正五經

唐顏師古名籀少博覽精詁訓學太宗嘗以五經去聖遠傳習寖訛詔師古于秘書省考定五經多所釐正。

研綜五經

魏常爽字仕明少聰敏嚴正五經百家多所研綜。嘗館溫水之右教授門徒七百餘人號為儒林先生高允稱之曰文翁柔勝先生剛克立教雖殊成人一也。

默誦六經

宋張九成字子韶號無垢八歲默誦六經。

定五經正義

唐太宗貞觀十四年幸國子監以師說多門章句煩雜命孔穎達與諸儒定五經疏謂之正義令學者習之。

著九經要義

宋魏了翁在靖州湖湘江浙之士負書從學因著九經要義。

五經及第

唐殷侑貞元中以五經及第。

九經及第

宋孫奭字宗古博平人幼好學從石鄆之項城舉九經及第為國子監直講。

論定五經

東漢明帝詔丁鴻與諸儒論定五經同異于北京白虎觀帝親制臨決鴻才高論難最明帝數嗟嘆時人語曰殿中無雙丁孝公。

註腳六經

宋陸九淵字子靜登進士時呂東萊識其文于數千人中或勸其著書答曰學苟知道六經皆我註腳也

卷終

山堂肆考文學第二十六卷

著書上

漢太史公自叙曰。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則著書之始也。宋劉恕之曰：孔子年六十八歲乃始删詩定書，繫周易，作春秋。蓋是時學問成矣，涉世深矣，故其述作始可為萬世法。古人著書皆多在晚年，蓋為此也。博物志：聖人制作曰經，賢者著述曰傳。

國語

周魯齊晉鄭楚吳越八國語也。宋氏謂左氏書，而朱子則謂後人所為也。唐柳子厚嘗作非國語。或謂子厚平生作文得國語最深。因知其短長而抨之。故謂子厚為沒前程

家語

孔子家語總目。自相魯至公西赤，共四十四篇。獻堂王廣謀句解

管子書

齊管仲名夷吾，字敬仲。著管子五十八篇。經緯備具，而尤以禮義廉恥為重

墨子書

墨子名翟，宋人。賢儉兼愛，尚賢明鬼，非命尚同。所著有墨子十六卷，自親士至雜守，凡六十一篇

慎子書

慎子名到，趙人。[illegible]學黃老道德之術，因序其指意，著十二論。至漢劉向所定，[illegible]四十一篇

孫子書

戰國孫武子作兵法，宋儒謂武子十三篇，文上亦當盡心

晏子春秋

晏平仲名嬰，萊之夷維人，著書六篇，名晏子春秋。漢劉向序云：其書六篇，皆忠諫其君，文章可觀，義理可法，有合六經之義。

呂氏春秋

呂不韋陽翟人，秦莊王時為相，封文信侯，作月令，及集所聞為十二紀、八覽、六論，合十餘萬言，名曰呂氏春秋。

著書五千言

老子西遊至函谷關，關令尹喜曰：子將隱矣，強為我著書。于是著上下篇，言道德之意，凡五千言而去。

著書十萬言

莊周字子休，睢陽蒙人，與孟子同時，著書十萬言。自分為三：內篇七，外篇十五，雜篇十一。大率皆寓言，其洸洋自恣以適己，故名曰南華真經

列子書

列御寇，鄭人。自云居鄭圃四十年，人無識者。其學本于黃帝老子，著書自天瑞至說符，共八篇。大抵多寓言，與莊子

相類。非秦漢而下作者所可及。

荀子書

荀子名况。舉稱曰卿。後避漢宣諱。號孫卿。著書數萬言。羽翼六經

大玄法言

漢揚雄家貧好學。以經莫大于易。作大玄。以傳莫大于論語。作法言。史莫善于蒼頡。作訓纂。箴莫大于虞箴。作九箴。賦莫深于離騷。作反騷。又著書自學行至孝至共十三篇行世。按反騷者。摭離騷文而反之。自岷山投諸江以弔屈原。故名。

元經中說

隋王通為蜀郡司戶書佐。大業末。棄官歸。居河汾。以著書講學為業。作元經中說。董常。程元。房玄齡。杜如晦。魏徵之屬。咸北面授王佐之道。

玉鈴

玉鈴。呂尚兵旨也。及尚成葬之。失尸所在。惟有玉鈴六篇在棺中。

玉杯

漢董仲舒所著有玉杯繁露清明竹林等數十篇。皆假託一物以名書也。如漢魏人所為文。有名連珠者相似。西京雜記。仲舒夢蛟龍入懷。乃作繁露詞。宋程大昌字泰之。又因仲舒繁露之作作演繁露

爾雅

或謂爾雅周公所作。爾。近也。雅。正也。或謂爾雅有張仲孝友之文。張仲宣王時人。非周公所制也。至楊子雲又謂孔子弟子游夏之徒所記。以解六藝者。劉歆西京雜記。家君以為外戚傳史佚教其子以爾雅。又記言孔子教魯哀公學爾雅。則爾雅之來遠矣。舊傳學者皆言周公所記為是。張仲孝友之類。乃後人所足耳。

埤音皮

埤雅

宋陸佃字農師。山陰人。因外補事簡。政清得專意論譔。既注爾雅。更為此書。言為爾雅之輔也。子宰作序。

韓非說林

韓非。韓之諸公子。與李斯俱事荀卿。善刑名法律之學。作說難孤憤五蠹說林五十六篇。

劉向說苑

劉向。漢楚元王之後。成帝稱遷光祿大夫。所著有新序說苑別錄諸書。

離騷

屈原楚同姓。仕于懷王為三閭大夫。同列大夫上官靳尚害其能。共譖毀之。王乃流屈原。原作離騷經。不忍以清白居濁世。赴汨羅自投而死。

汨音覓

鴻烈

漢淮南王安著鴻烈二十一篇。鴻。大也。烈。明也。言大明禮

雋音殘

敎也斯作句子言而詁注

著雋永

蒯通論戰國說士權變又自序其說凡八十一首號雋永雋肥肉也永長也言所論甘美而義深長也

言刑名

西京雜記公孫弘著公孫子言刑名事謂一字直百金

風俗通

漢應劭字仲瑗汝南人删定律令著漢官儀又撰風俗通以辨物類名號其自序云風者天氣有寒煖地形有陰陽泉水有美惡草木有剛柔俗者含血之類象天氣地形泉水草木而生之千里不同風百里不同俗

地理考

宋王應麟字伯厚鄞縣人有地理考困學記聞玉海諸書行世嘉祐初進士官至翰林學士禮部尚書

韓詩外傳

見經術

楚詞後語

宋晁補之撰補之字無咎宗愨之曾孫也

白虎通

漢世諸儒集論經傳奏之白虎觀因名白虎通

白獺髓

宋張仲文撰

賨音宗

華陽國志

益州古梁州之域北拒華山之陽南拒黑水故常璩敘蜀事而謂之華陽國志

武陵圖志

南北朝伍安貧武陵人博雅好學梁主累降玄纁之禮招之皆辭以疾不赴嘗撰武陵圖志

肋音勒

雞肋集

宋晁補之七歲能屬文王安國見而奇之嘗著雞肋集一百卷又宋景文有雞跖集按淮南子善學者若齊王之食雞必食其跖數千而後足景文集名本此

鳳髓集

元陳櫟字清隱青陽人累舉不第汗漫江湖嘗集杜甫詩句為鳳髓集

許愼說文

漢許愼字叔重南召陵人著五經異議說文解字十四篇行世獻帝時舉孝廉

荀悅申鑒

東漢荀悅字仲豫潁川人官至秘書監侍中時政移曹氏作申鑒五篇奏之又依左傳體删漢書為漢紀三十篇

焦氏易林

漢梁人焦延壽作延壽字贛從孟喜學易授之京房分六十四卦更直日用事以風雨寒溫為候元帝朝為三老

遵世易林

吳遵世，南北朝渤海人，以易占知名。文襄即位，除中舍。所著有易林雜占百餘卷。

三國名臣序

袁宏，字彥伯，陳郡人，為東郡守，作三國名臣序贊。三國，魏、吳、蜀也。

列國名臣傳

宋眉山人王當，嘗舉進士不中，退居田野，著春秋列國名臣傳五十卷。元祐中，蘇轍薦為賢良方正，廷對慷慨，不避權貴。

陸賈新語

漢高祖謂中大夫陸賈曰：試為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及古成敗之國。賈乃粗述存亡之徵，凡著十二篇。每奏一篇，帝未嘗不稱善，號其書曰新語。

義慶新語

南宋臨川王義慶，宋撰漢晉以來佳事佳語，為世說新語。

又唐潯陽縣主簿劉肅，撰唐世說新語。

吳越春秋

東漢山陰人趙曄，從杜撫受韓詩，嘗著吳越春秋等書。蔡邕見之，嘆息，以為長于論衡。

漢晉春秋

晉習鑿齒，襄陽人，習郁之後，博學洽聞，情才秀逸。桓溫辟

為從事，累遷別駕。溫覬覦非望，鑿齒著漢晉春秋，凡五十四卷，以裁正之。

拾遺記

王子年拾遺記，晉安陽王嘉撰。

博物志

晉張華，字茂先，讀書三十車，作博物志四百卷，武帝以為煩，改作十卷。

論衡

東漢王充，字仲任，上虞人，著論衡八十五篇。蔡邕入吳，得之秘玩，以為談助。後王朗得其書，時稱其才進，或曰：不見異人，當得異書。問之，果以論衡之益。

譚圃

孫公譚圃，高郵孫升撰，皆言宋太祖以後事。

西京雜記

漢劉歆，字子駿，王莽篡漢，歆為國師，嘗著西京雜記。

西陲要略

唐曹傳正，元和中與崔立之同時，有西陲要略三卷。

山海經

晉郭璞，字景純，聞喜人，博學高才，撰洞林、新林、卜韻、爾雅，又著山海經注，凡二百餘篇。

風[illegible]

隋大業初，勑內史舍人竇威、崔祖濬及龍川贊治侯偉等

三十餘人撰區宇志一部，共五百餘卷。新成奏之，上見其繁雜比事，全失修撰之意，不悅，遣舍人柳逵宣勅責之。卻日勅遣秘書學士十八人修十部志，以內史侍郎虞世基總檢，及成奏之，帝曰：學士修書頗得人意，各賜帛二十段。又宋樂史所著有太平寰宇記等書。

風土記

晉周處，字子隱，膂力過人，不修細行，嘗作默語及風土記。

歲時記

梁宗懍，字元懍，少聰敏，鄉里呼為小兒學士。元帝鎮荊州，令兼記室，嘗撰荊楚歲時記。

三輔決錄

東漢趙岐，長陵人，嘗與兄襲得罪中常侍唐衡，避禍北海，唐死乃出，徵拜議郎，嘗著孟子章句及三輔決錄。

五代通錄

宋范質，宗城人，宋太祖稱為真宰相，所著有五代通錄共九十餘卷。又質初為後唐時進士，從周世宗平淮事，左僕射，及宋祖陳橋之立，質請讓之，具陳禪讓之禮，封魯國公。

玉燭寶典

杜臺卿，曲陽人，隋初拜著作郎，嘗采月令推廣之，為書十二卷，名玉燭寶典。

玉冊金文

[illegible]以千日之外，尋我于蜀中青羊之肆。至明果見于大官李氏之家，授書以玉冊金文，賜以文始先生之號。

政本書

宋林勳，賀州人，政和間為廣州教授，建炎中獻政本書十三篇。書奏，以勳為桂林節度使掌書記。

鹵簿圖

宋綬，宋趙州平棘人，敏求之父，真宗時賜進士，累官資政殿學士，所撰有鹵簿圖十卷。

族姓昭穆

晉摯虞，長安人，武帝時歷秘書監、衛尉卿，撰文帝志四卷、族姓昭穆十卷。

師友淵源

宋呂本中，性清約，工詩詞，所著有師友淵源錄、春秋解。

賈山至言

賈山涉獵書記，漢文帝時上書言治亂之道，借秦為喻，名曰至言。又賈誼所著名曰新書。

桓譚新論

漢桓譚，字君山，沛國相人，成帝時為大樂令，光武時拜議郎，上疏陳時政，帝方欲以讖決疑，譚極言非經，出為六安郡丞，著書言當世行事，號曰新論。

長統昌言

漢仲長統每論說古今及時俗行事，發憤嘆息，因著論

名爲言凡三十四篇。
艾子雜說
蘇東坡居士著
示兒編
孫奕字季昭。有示兒編
平鑑記
宋狄青西河人。仁宗朝。西夏叛。青爲延州指揮使。敵望之
如神。後又討平儂智高。拜樞密使。所著有平鑑記。戰陣圖
玉海集
南北朝。吳縣人張融。字思光。玩涉百家。弱冠有名。宋時起
爲參軍。歷封溪令。入爲御史中丞。性至孝。所著有玉海集

稽司徒問其義。張答曰。玉以比德。海崇上善。
香山集
宋義烏人喻良能。官至太常寺丞。嘗進忠義傳二十卷。孝
宗深加嘆賞。詔命頒行。以開國縣男致仕。所著又有諸經
講義及香山等集。
西州清話
三國。陸瑁。遜弟也。仕吳爲議郎。選曹尚書。其子喜仕吳。累
官吏部尚書。少好學。嘗作言清等書。及西州清話。
東岡小藁
元許熙載。湯陰人。開義學以敎鄉人。所著有東岡小藁。
荊臺集

宋陵州晉平人孫光憲。少好學。遊荊渚。高從誨署爲從事。
累官秘書監。太祖時。授黃州刺史。聚書數千卷。自號保光
子。所著有荊臺集等書。
廬江集
宋何涉。南充人。自六經百家。及山經地志。醫卜之術。無所
不學。爲人長厚。未嘗譏人過失。所著有春秋本旨。廬江集
七十卷
皇王大紀
宋胡安國子宏。嘗師楊中立。侯師聖。優游南山下者二十
餘年。所著有皇王大紀諸書。
將帥要略

宋胡旦。濱州渤海人。喜讀書。既喪明。猶使人誦經史。隱几
聽之。著漢春秋。五代史略。將帥要略。演聖通論。唐乙家傳
三百餘卷。
竹溪詩集
裘萬頃。宋新建人。有孝行。節操學問。粹然一出于正。登淳
熙進士。爲樂平簿。累遷大理司直。力求外補。差江西撫幹。
所著有竹溪詩集。
梅溪文集
宋王十朋。樂清人。號梅溪。幼穎悟。日誦數千言。所著有梅
溪文集。朱文公爲序。
杜陽雜編

唐武功人杜

酉陽雜俎

唐段成式字柯古，文昌之子，以蔭爲時人，博學强記，多奇篇

秘書時遊，著酉陽雜俎書數十篇。

北堂書抄

唐虞世南爲秘書于省後堂，集羣書中事可爲文用者，號

北堂書抄。

東都事略

宋戴桐有學行，所著有東都事略等書。朱子語錄云：東都

事略如陳無己不見章子厚，不肯着綿襖，此等好處

俱不曾載。

杜佑通典

唐劉秩字祚卿，詳摭百家，倣周書六官爲政典三十五篇。

房琯稱其才過劉向。杜君卿佑以爲未盡，又參益新禮爲

二百篇，自號通典，奏之，優詔嘉美。

齊丘化書

宋齊丘，廬陵人，仕南唐，拜相，乞歸九華山，賜號九華先生，

著化書、理訓各十卷。

初學記

唐徐堅字元固，開元初爲集賢學士，討集故事，兼前文詞

撰初學記

近思錄

宋朱晦庵葬母祝氏于建陽與西天湖之陽，即建寒泉精

舍于此。淳熙中，呂祖謙來訪，即與之共編次近思錄。

禮經會元

宋仁和葉時，與朱文公友善，所著有禮經會元、竹埜詩集。

大學衍義

宋真德秀著。

搜神記

晉干寶著晉紀二十卷，直而能婉，時稱良史。又作搜神記

三十卷，人謂鬼之董狐。干一作于。

述異記

梁任昉著述異記，唐李翱著卓異記，薛用弱著集異記，五

代陶穀著清異錄。

五經正義

唐祭酒孔穎達撰。

四書問疑

金真定人贍思，著四書問疑、五經思問等書。

法象書

唐李淳風，岐州雍人，貞觀初直太史局，制渾天儀，著法象

書七篇上之，累遷太史令，以勞封昌樂縣男。

幽怪錄

唐牛僧孺著。

塵[illegible]集

宋歙州守化人程公許嘉定中進士後以寶章閣待制知
隆興府所著有塵缶集按缶瓦器更采之以塵則棄之而
不鳴矣喻文不工也

香奩集

唐韓偓字致元龍紀年人有香奩集一卷李端叔詁書之謂
其序云咀五色之靈芝香生九竅咽三危之瑞露美動七
情。

崑山編

唐崑山尉劉綺莊研窮古今博考傳記作類書一百卷號
崑山編。

閬苑記

宋何求閬中人以宋洪隆苑記疏畧乃裒次三十卷號閬
苑記。

三體詩

汶陽周伯弼選。

百家選

宋王荊公編。

賢耳集

宋張端義撰。

指掌圖

元胡炳文婺源人所著有春秋集疏禮書纂述大學指掌
圖五經會義爾雅韻語筆記世稱雲峯先生

傳信記

唐鄭棨作開天傳信記以國朝故事莫盛于開元天寶之
際因校未遂史傳于必信故名云

貽謀錄

宋晉陽王栐撰、

容齋隨筆

宋洪邁字景盧號容齋鄱陽人皓季子也所著有容齋隨筆合四
十七卷及夷堅志按夷堅人名列子論鯤鵬云夷堅聞而志
之容齋因作夷堅志。

雲海擘帚

宋之才宋求秦人。政和中從楊時學性恬靜操履潔白自
號雲海居士有雲海擘帚五十卷。

資暇集

隴西李濟翁編。

臥遊錄

見山

精金訓鑒

宋鄭迎人世稱為鄱陽縣所著有知非集精金訓鑒會蒙
記凡八十卷。

合璧事類

宋陳庠進士建安謝維新去谷編

北山移文

見隱士
東園叢說
宋嘉興崇德人李如篪為桐鄉縣丞博聞強識靡不通貫
所著有東園叢說及樂書
唐史發疏
宋陳宓官至直秘閣著春秋三傳抄唐史發疏等稿
唐詩鼓吹
元遺山編代人郝天挺註
傳燈錄
蘇州僧道元續佛祖及近世名人禪語為傳燈錄三十卷
以進詔刻板傳布

揮麈錄
宋楊萬里編
古今注
晉崔豹字正熊所著有古今注一輿服二都邑三音樂四
鳥獸五魚蟲六草木七雜註八問答釋義漢服虔亦著此
書
聞見錄
宋邵伯溫字子文有邵氏聞見錄及河南集皇極觀物諸
解
玉照新志
宋王明清汝陰人慶元間寓居嘉興官至朝郎有史才所

著有揮麈錄及玉照新志
鐵圍山叢談
宋蔡絛撰鐵圍山叢談
江南別錄
宋陳彭年撰
滹南遺藁
金王若虛真定府藁城人承安初進士所著有滹南遺藁
事文類聚
宋祝穆新安人以朱熹母黨遷寓建寧府建安縣博涉經
史所著有事文類聚方輿勝覽
藝文類聚

唐歐陽率更詢著
山堂考索
宋金華人章如愚字號山堂慶元間登第仕至國子博士
所著有山堂考索
淮海語錄
宋淳熙間有僧元肇號淮海能詩文有淮海語錄及詩集
傳世
晏殊類要
晏殊宋臨川人所著有類要及二府集臨川集
晦庵語錄
朱文公著

石林燕語
宋葉夢得，松陽人，徙居湖州，號石林先生，所著有石林避暑錄及燕語行世。
澠水燕譚
宋王闢之著澠水燕譚。
中朝故事
唐尉遲偓纂。
欒城遺言
蘇子由封欒城伯，所著有欒城遺言，又有欒城集。
笠澤叢書
唐陸龜蒙，寓居松江甫里，與皮日休、羅隱、吳融為益友，著吳興實錄四十卷，松陵集十卷，笠澤叢書三卷。
賢關漫錄
宋東陽何淡，嘉定中以上舍釋褐，歷官國子丞、秘書郎，所著有通鑑手抄、賢關漫錄。
次莊樂府
唐劉次莊作。
張率文衡
南北朝吳縣人張率，性簡喜覽雅集，屬文，梁天監中，嘗為待詔賦，武帝勅曰：相如工而不敏，枚皋速而不工，卿兼之矣。官至黃門侍郎，所著有文衡十五卷。
批鱗集
宋廣江人朱景文，乾道中進士，再調分宜簿，所著有批鱗集五十篇。
頑豹篇
宋楊文公從子紘，為文公後，賜進士，聚書數萬卷，所著有頑豹篇。
鄴侯外傳
唐李泌，字長源，德宗時拜相，封鄴侯，有集二十卷行世。又有鄴侯外傳。
武侯通傳
戴羽元德，安人，隱居積學，徵辟不就，著武侯通傳三卷，史評一卷。

詩苑類格
唐李淑著。
樂府解題
唐吳兢著。
諫苑
樂運，字承業，嘗錄夏商以來諫諍事，集而部之，曰諫苑，奏上隋文帝，嘉之。
諍苑
宋楊憶大年著。
高士傳
南北朝平原劉杳，嘗稽古，與唐皇甫謐各著高士傳。

列女傳
漢劉向作列女傳八篇。
顏氏家訓
南北朝顏協之子之推，所著有顏氏家訓。
呂氏鄉約
宋呂大鈞大忠弟。初從學張橫渠，後卒業于二程，所著有四書註及鄉約。
瑩山往鑑
金索城楊伯雄，舉進士，爲右補闕。初顯宗在東宮，伯雄爲少詹事，嘗集古太子賢不肖爲書，號瑩山往鑑，上進之，獨見嘉納。

瀛海殘篇
宋河間人權邦彥，崇寧中上舍登第，累官簽書樞密院事，獻十議，以圖中興，尋兼權參知政事，有遺藁十卷，號瀛海殘編。
端禮日程
宋程端禮，鄞縣人。宋季皆尊尚陸氏學，端禮獨從史蒙卿游，以傳朱子明體適用之指，所著有讀書日程。
冷齋夜話
僧惠洪，新昌人，字覺範，俗姓彭氏，注金剛、楞嚴經，旁通書史，與陳了翁、黃山谷爲友，所著有甘露集、林間錄、冷齋夜話、天廚禁臠。

翰墨全書
宋方隱廬禾，爲寧州司戶參軍，入元不仕，好學至老不倦。有標題四書及翰墨全書行世。
兵機要略
宋洪州人何蒙，著兵機要略十卷。
斜川集
宋蘇過，軾子也。所著有孔門弟子別傳、斜川集。
慶湖集
宋衛州人賀鑄，字方回。元祐中累官泗州通判，又倅太平州，工詩詞，晚號慶湖遺老，所著有慶湖集。
輿地志

南北朝顧野王，吳郡人，精記博識，仕陳，領著作，掌史事，後爲黃門郎光祿卿，所著有玉篇及輿地志、國史記傳。
海岱志
南北朝崔慰祖，東武城人，仕宋爲始安王記室，嘗作海岱志，起太公迄西晉人物，爲四十卷，未成而卒。
養性書
漢王充晚年著養性論十六篇，裁節嗜欲。
陳情表
見祖父祖母。
桂苑叢珠
唐曹憲博學，公卿多從之游，煬帝令與諸儒撰桂苑叢珠。

及文正廣雅學者稱之。

韻府羣玉

元陰幼遇泰新人五世同居家數百口讀書講學八歲中九經科著韻府羣玉行世

聯珠集

唐竇羣庠鞏常牟以處士徵右拾遺二兄弟牟二弟庠鞏俱從進士為郎工詞章號聯珠集敘若五星然也鞏與人言如不出口號囁嚅翁

漱玉集

宋趙明誠妻李易安夫已再適張汝舟能詩詞有漱玉集三卷。

花萼集

唐李乂字尚真兄尚一俱以文章名世其所作同為一集號李氏花萼集。

翰苑策

宋史通考神人與兄珣以文學知名歷官通川鉅磐石令嘗著論書乾坤別解又進世要機務翰苑策各十卷。

鹽鐵論

桓寬漢汝南人博通經傳推衍鹽鐵之議著數萬言以成一家之法

金石錄

宋趙明誠著又曾子固集古今家刻為金石錄五百卷

戰國策

元泰定中金華吳師道戰國策校注序先秦之書惟戰國策最古文最訛舛自劉向校定已病之南豐曾鞏再校亦疑其不可考者後漢高誘為之注宋 而 鮑彪註其注略後人妄乃序次章條補正脫誤時有可觀然其用意亦勤而尚有 之二書而顧之高氏之未暴 然 莫春于存古 闕疑而鮑乃直去本文徑加改竄豈傳疑存疑之意哉

職方乘

宋洪暠南陽人師民之子朋之弟也擧進士為諫議大夫所著有職方乘老詞集。

神異經

東方朔著

物理論

楊泉著

禮記拾遺

南齊金樓要幼瑜不應徵辟著禮記拾遺三十卷

綱目發明

宋尹起莘著

山堂肆考文學第二十七卷

○著書下

姑臧集

唐李德裕有會昌一品集二十卷姑臧集五卷。

衛尚記

吳郡顧恐之現之孫也吳郡人仕南齊為建康令與臨州
部尚書任昉及歸琳然請其所著詩文并陰陽記數十篇

國史補

唐李肇著。

國秀集

唐天寶三載芮從章編

甲乙集

唐羅隱字昭諫餘杭人。自號江東先生有甲乙集相南雜
著傳于世宋楊簡稱慈湖先生亦有甲乙叢

丁卯集

唐許渾字仲晦丹陽人太和六年進士家居丁卯橋有丁
卯集行世。

白氏長慶集

白居易長慶中自中書舍人出為杭州刺史有白氏長慶集七
十五卷。

元氏長慶集

唐元稹河南人太和間為尚書右丞所著有元氏長慶集
百卷

齊東野語

宋周密撰其序曰。皇陵天縱睿聖英武果斷其聖政彰彰
若何于金匱玉牒當得以窺竊其凡一矣至或史臣有所
諱忌而不訪遺於家失于紀載不一而足茲以先世見聞及當
世諸公所紀錄故事謹書于此以備良史采錄云。

漢南真稿

唐溫庭筠字飛卿并州祁人有詩集五卷漢南真稿十卷

金荃集

握蘭金荃等集並傳

朝野僉載

唐張鷟撰。

朝野僉言

宋石茂良撰。

退朝錄

宋敏求字次道常山人綬子也撰春明退朝錄

明農稿

元汪文璟常山人泰定初進士。所著有居朝錄明農稿

河岳英靈集

唐丹陽進士殷璠撰。

湖山汗漫集

宋宗室趙孟僩黃巖人嘗遊歐陽守道劉辰翁之門後為
文天祥從事借行僅五十門。而大事已去孟僩遂隱為道

士。又為僧，因自號三教遺逸。子孫遂家華亭。所著有湖山汗漫集。

南部新書

宋錢希白著。

東宮備事

張敞作。

運蓋同歸圖

宋孫義伯，豐城人。謂治曆當用三法：曰象，曰器，曰數。因作六曆論、運蓋同歸圖，又寫古今七十六家法數作大曆賦。

淮海閒居集

宋高郵秦觀，元祐初蘇軾薦於朝，除太學博士、國史院編

修官。生賢有淮海閒居集。

三教珠英

唐李適，字子至，京兆人。武后時修三教珠英，適在選中。遷工部侍郎，又選五經要句。

七平讜議

王昌齡，當中舉進士，任黔江縣令。元和中，景雲宮成，昌作賦獻之，又著七平讜議、三江集。

明堂制度

李謐，下三道詩書，尤精曆數。又著明堂制度。魏又成徵拜著作佐郎，不就，賜號貞靜處士。

兵房事類

宋東陽徐次鐸，嘗倣周禮作漢官，及作唐書傳註。中興兵房事類留之西府。

歸田錄

歐陽修作。

還山集

元楊奐，奉元人。元初隱居授徒，號紫陽先生。以耶律楚材薦，拜河南廉訪使。所著有還山等集。

中興間氣集

唐高仲武編。

中興繫年錄

宋李心傳，道傳之弟。慶元初以薦賜進士，為史館校勘，擢

中興四朝帝紀，後遷著作郎，踵修十三朝會要，選工部侍郎。所著有高宗中興繫年錄、學易編、春秋考、讀史考，及詩文共數百卷。

赤城集

宋寧海羅適所著有易說、赤城集。

碧池書

唐袁皓，宜春人。咸通中進士，累官集賢殿圖書使，自號碧池處士。所著有碧池書三十卷。

班馬異同

倪思，歸安人。宋乾道初進士，諡文節。所著有班馬異同。

濂洛論語

宋劉敞溫州人淳佑中以太學生伏闕上書忤執政送南安軍安置歸別其母母曰為臣死忠汝直被貶分也可速行歟至南安書取濂洛諸書摘其精切之語輯成書十卷名曰濂洛論語

文心雕龍

梁劉勰（勰音叶）東莞人後為沙門名慧地有文心雕龍五十篇書成欲取定于沈約無由自達乃負書候約于車前若貨鬻者約取讀大重之

墨客揮犀

宋彭乘著

詩苑類格

唐李淑著。

藝苑雌黃

唐建安嚴有翼著

冊府元龜

宋太宗皇帝丁時太平以文化成天下既得諸國圖籍聚名士于朝詔修三大書曰太平御覽曰冊府元龜曰文苑英華各一千卷至真宗時命盛度與李宗諤楊億王曾李舒雅任隨石中立同編

底里元龜

宋池州王鉞為中書舍人東侍講所著有紫微集春秋解倒通解底里元龜易象寶鑑

稗官小說

漢藝文志小說出于稗官注云細米為稗王者欲知閭巷風俗細碎之言故立稗官令世謂偶語為稗

稗史集傳

元徐顯撰

鄴中記

陸翽（翽音會）著

湘中記

羅含著又潘岳有關中記。

龍城錄

唐柳子厚撰唐名柳州為龍城又蘇子由有龍川志

雄山集

宋青溪人方仲謀嘉祐中進士累官殿中丞所著雄山集二十卷又宋幽州安次人扈蒙有鰲山集。

紫泥集

五代王仁裕天水漢陽人周初遷太子少保所著有紫泥集西江集入洛集

丹淵集

宋文同字與可梓潼人操履高潔以學名世有丹淵集四十卷。

西山集

唐施肩吾字希聖睦州人隱洪州西山元和進士有西山

集十卷。

南郊録

宋王德延[illegible]明人素諳[illegible]事大宗[illegible]郊[illegible]賜[illegible]皇城有祀事錄使所至好撰集近事嘗御[illegible]有[illegible]從郊祀有南郊録及治[illegible]

考古圖

宋李公麟字伯時舒州人元[illegible]好古博學多識奇字自夏商以來鐘鼎彝器靡不考定世次辨訂款識為考古圖[illegible]謂其風流不減古人[illegible]不苟此圖。

稽古録

司馬温公有稽古録歐陽文忠公晚年自號六一居士曰吾集古録一千卷藏書一萬卷有琴一張有碁一局常置酒一壺吾其手其間是為六一。又蜀鄭虔集有遺園學古集山陰俞宗[illegible]有山林思古録。

鶴林集

吳泳字叔永潼川中江縣人宋嘉定進士歷官著作郎擢[illegible]遷寶謨閣學士歷知溫泉二州所著有鶴林集。

東湖集

宋李[illegible]第三子[illegible]同知樞密院以資政殿學士致仕[illegible]謚文[illegible]文學德望冠一時所著有[illegible]集[illegible]中興奏議內外制臨汝間[illegible]其數百卷

隋唐嘉話

唐彭城劉餗字鼎卿撰。

周秦行紀

唐牛僧孺撰。

幽閒鼓吹

宋高宗[illegible]唐[illegible]遺事名幽閒鼓吹。唐藝文志作張固撰。

韻語陽秋

宋丹陽葛常之作。

太平廣記

宋王克貞廬陵人。南唐進士。宋初授太子中允知漢州太宗聞其詞學命直舍人院誥命典正預修太平廣記。

古今善言

范泰南北朝宋順陽人撰古今善言二十四篇子曄著後漢書。

歷代通論

宋胡[illegible]安人所著有六經[illegible]周易見[illegible]四書管窺歷代通論。

兩朝會録

希賢録

宋蔡用之新昌人[illegible]其七世孫[illegible]號愚泉先生所著有[illegible]集[illegible]支議雜書。

休齋書

宋張庠，永新人，嘗著休穀止言二書，以排佛老，作元經圖以推五行六度之秘，鄭獬吳處厚皆師之，號白雲先生。

著茶經

阮隱士，

汪水經

南北朝鄱陽人，曾為元帝參軍，歷官御史中尉，號法濟，刻為時所忌，復遷為國右大使，平生好學，歷覽群書，注水經四十卷。

漁樸集

宋郭震，成都人，博學能詩，才識過人，裕然有物外之志，所著有漁舟集，李畋稱其有孟郊風。

虞衡志

宋范成大，吳縣人，所著有石湖集百三十六卷，吳門志五十卷，使北有攬轡錄，驂鸞錄，過海有虞衡志，出蜀有吳船錄。

葆光錄

穎川陳氏失其名，號龍明子，所纂葆光錄，無年月，無前後，見聞有異事即次書之，因而成編。

行孝編

元楊以忠，青陽人，所著有孝經衍義，行孝編，秋浦集，九華外史，味道編，

宋陳楨，明州奉化人，所著有通鑑續編，尺牘箋蹄，及味道編，雲軒集，

綠督集

宋樂安，字幼度，乾道中進士，仕至大宗，所著有綠督集，取莊子緣督以為經之義。

源流至論

宋林駉，福州寧德人，所著有皇鑑前後集，源流至論。

文章正宗

宋真德秀，浦城人，四歲受書，過目成誦，所著有文章正宗。

書史續抄

宋劉元高，江西高安人，淳祐進士，所著有漢史意抄，書史續抄，賞華錄，三劉家集。

文獻通考

宋馬端臨，廷鸞之子，國亡隱居教授，所著大學集傳，多識錄，文獻通考等書。

風雅遺音

元熊朋來，南昌人，所著有風雅遺音，小學入門等書。

經典徵言

宋孫奭，字宗古，真宗朝為給事中，擬五經中切于治道者為五十篇，名曰經典徵言。

述征記

郭緣生作。

輟耕錄

天台陶宗儀，字九成，元末隱居華亭，負經世之學，所著有卻掃編、說郛、南村輟耕錄。

呂忱字林

呂忱，乎弦令也，著字林。

東坡志林

蘇東坡著易書傳、論語說、志林、奏議、內外制數百卷。

劉公嘉話

唐韋絢，字文明，集劉禹錫語一卷，曰劉公嘉話。

遯齋閒覽

宋陳正敏，公著。

通鑑外紀

宋劉恕，渙之子，筠州高安人，所著有十國紀年、通鑑外紀等書。

通鑑前編

金履祥，字吉父，蘭陵人，宋末以史館編修召，不及用而國亡，遂隱居著書，所著有大學疏義、尚書表註、通鑑前編、論孟考證、中庸標註。

致堂管見

宋胡寅，字明仲，號致堂，文定季子，建炎中拜起居郎，諸子齊侍坐，數盃之後，歌孔明出師表，誦陳了翁奏章，可謂豪傑之士也。謫戍新州，著讀史管見二十卷。

沈括筆談

宋沈括，字存中，吳興人，所著有筆談，及律樂醫卜諸家皆有論。

事物紀原

書凡十卷，紀事一千八百四十有一，作者逸其姓氏，不可考，或曰高承所作，出雲谷雜記，但不知何時人。

師友紀聞

唐許南李廌，字方叔，著。

山川地里圖

宋休寧人程大昌，紹興中進士，古今事靡不考究，所著有禹貢論及易老通言、考古編、演繁露、北邊備對，又為山川地理圖，就經筵進呈。

典章文物志

唐李淳風著。

漁隱叢話

宋胡仔，字仲任，自號苕溪漁隱，所著有漁隱叢話。仲任一作元任。

山樵雜錄

元鄭元祐撰遂昌山樵雜錄。

文選

東漢王逸，字叔師，集屈原以下，迄劉向之文，晉摯虞總其文章流別，梁昭明太子祖述之，以為總集，名曰文選。

宋虞似良寓居黄岩自號横溪老樵有篆隷韻書行世

家範

元鄭太和十世同居凡二百四十年子冠婚喪祭必稽之公家禮而後行所著家範三卷

朝儀

何承天郯人寓居丹徒劉宋時拜祠部郎撰朝儀遷中丞

千文

梁武帝教諸王書令殷鐵石于鍾王書中選一千字不重者召周興嗣曰卿有才思為我韻之興嗣一夕編綴進上鬢髮皆白宋劉後村曰法帖中漢章帝巳嘗書此文殆非梁人作也又米芾為博士嘗奉詔以黄庭堅小楷書作千字文以獣見太常博士

六帖

唐白樂天宋孔 白著名曰白孔六帖

帝王世紀

晉皇甫謐字士安博綜典籍百家之言時謂之書淫號玄晏先生所著有帝王世紀子方回少有文才

宇宙略紀

宋董若水東陽人博學工古文自號玉峯山民所著有宇宙略紀玉峯冗槀

靈臺秘苑

南北朝庾季才新野人梁湘東王引授外兵參軍累遷中書郎封宜昌縣伯所撰有靈臺秘苑及垂象志等書

韻海鑑源

唐顔真卿為湖州刺史招致名儒著韻海鏡源三百六十卷

盈川集

唐楊炯中童子科授校書郎年十一待詔弘文館武后朝與宋之問分直習藝館終于盈川令所著有盈川集

長江集

唐賈島大中間為長江尉所著有長江集

齊諧志

莊子曰齊諧志怪者也諧之言曰鵬之徙南溟也水擊三千里摶扶搖而上九萬里梁吴均有續齊諧記

洼音娃　淯音育

洼君通

漢洼丹南陽府淯陽人世傳孟氏易建武初為博士遷大鴻臚作易通論七篇世號洼君通

金陵遺事

宋朱舜庸建康人嘗編金陵遺事積二十年自里巷口傳仙佛之事無不研綜慶元中留守吴琚為之銓次目曰續建康志

玉堂雜記

宋周必大撰又倡文壇有玉壺清話

蘇洵謚法

宋蘇洵年二十七始發憤爲學，該通六經百家之說，歸奏于朝，除校書郎，尋以文安簿修纂禮書，所著有文[illegible]十卷，謚法三卷。

劉熙釋名

漢劉熙字成國，撰天地、陰陽、四時、邦國、都鄙、車服、喪紀，下及民庶應用之器，論敘指歸，謂之釋名，凡二十七篇。

南越志

沈懷文著南越志。

南徐志

山謙之著南徐州志。

魏典三十篇

唐元行沖博學通故訓，及進士第，累官太常少卿。以系出拓拔，恨史無編年，乃撰魏典三十篇，事詳文略，學者尚之。

晉紀二十卷

晉干寶詔爲著作郎，以家貧，求補山陰令，遷始安太守，著晉紀二十卷，直而能婉，咸稱良史。

山堂肆考文學第二十八卷

○藏書

魚豢典略：芸香辟紙魚蠹，故藏書臺稱芸臺，閣稱芸

又柳文：其爲書，處則充棟宇，出則汗牛馬

孔壁

見壁。

惠車

莊子曰：惠施多方，其書五車，其道舛駁，其言不中。又世說：司馬太傅問謝車騎：惠子其書五車，何以無一言入玄？謝曰：故當是其妙處不傳。按惠施，戰國時人，爲梁相，與莊子友善。

幽經秘籙

東漢學者稱東觀爲老氏藏室，道家蓬萊山。鄧康遂薦竇章入東觀爲校書郎。注云：老子爲守藏史，復爲柱下史，四方所記文字，皆歸柱下。蓬萊海中神山，爲仙府，幽經秘籙皆在焉。

牙籤錦帙

西京雜記：秘閣圖書，表以牙籤，覆以錦帙。

鄴架

唐李鄴侯泌父承休聚書二萬餘卷，經用紅牙籤，史用綠牙籤，子用青牙籤，集用白牙籤。韓昌黎送之詩云：鄴侯家多書，插架三萬軸，一一懸牙籤，新若手未觸。

申莊

壽張申屠致遠，仕元為廣訪僉事，清修苦節，恥事權貴。聚書萬卷，號曰申氏墨莊。

金帛招求

漢河間王以金帛招求四方異書，多與漢室等。

江淮括訪

唐元載為相，奏以千錢購書一卷，又命拾遺苗發等使江淮括訪。

曹氏書倉

拾遺記：晉人曹曾，本名平，慕曾參之行，改名曾。家多書。及世亂，曾慮先文湮滅，乃積石為倉以藏書，世謂曹氏書倉。

田氏書樓

唐田弘正為魏博節度使，封沂國公。樂聞前代忠孝之事，于府舍起書樓，聚書萬餘卷。視事之隙，與賓佐講論古今賢行可否。後周張昭遠積書萬卷，以樓藏之。宋孫抃，字夢得，眉山人。六世祖長孺喜藏書，為樓置其中，蜀人謂之書樓孫氏。

藏諸名山

見史官。

藏于故居

蘇子瞻李氏山房藏書記：余友李公擇少讀書于廬山五老峯下白石菴之僧舍。公擇既去，而山中之人思之，指其所居為李氏山房，藏書凡九千餘卷。以遺來者，供其無窮之求，而各足其才分之所當得，是以不藏于家，而藏于故居之僧舍，此仁者之心也。

載書三十乘

晉張華好書，身死之日，家無餘財，惟有文書盈于几篋。嘗徙居，載書三十乘。秘書監摯虞撰定官書，皆資華本以取正焉。天下奇秘，世所未有者，悉在華所。由是博洽無與比。又唐元行沖乃韋述父景駿之姑子也，嘗載書數車自隨。

寫書數十篋

齊沈麟士手寫細書數十篋。

壁藏律令

漢沛國陳咸以律令為尚書，見何武鮑宣敗，即乞骸骨去職。王莽篡位，召咸為掌寇大夫，咸謝不肯應。三子參豐欽皆在位，咸悉令解官，歸鄉里，閉門不出入，收斂其家律令書文，壁藏之。

帳枕論衡

抱朴子曰：人疑蔡邕得異人書，搜其帳中，果得王充論衡數卷，持去。邕丁寧之曰：唯我與爾共之，勿廣也。

聚書數百卷

魏志：王修家不滿斗斛，聚書至數百卷。

得書八萬卷

梁金樓子：聚書四十年，得書八萬卷，河間之侔于漢室，頗

謂過之唐蘇弁字元容聚書二萬卷手自讎定宋賀鑄字
方回知章之後開封人藏書萬卷長于樂府有慶湖遺老
集行于世
請俸寫書
唐杜暹聚書萬卷每卷後題云請俸寫來手自校子孫讀
之知聖教鬻及借人爲不孝
盡資置書
宋丁度祖顗盡其家資置書八千卷且曰吾聚書多矣必
有好學者爲吾子孫度後以詞學科官至參政
掌于蘭臺
百官表秦御史大夫有兩丞一曰中丞在殿中蘭臺掌圖

籍秘書
倂于秘府
宋錢惟演字希聖文章與楊億劉筠齊名嘗曰學士備顧
問不可不該博故其家聚書倂于秘府
子弟看書
唐倪若水字子泉藏書甚多子弟直日看書有借書者先
東脩校讎然後與之
女婿盜書
見婦翁女婿
曹誠書院
宋應天府民有曹誠者即戚同文舊居廣舍百五十楹聚

書千餘卷以延學者眞宗嘉之賜名應天府書院
務觀書巢
宋陸游字務觀作書巢記曰陸子既老且病猶不置讀書
名記室曰書巢客有問曰上古有巢氏是爲未有宮室之
巢堯民之營窟是爲避害之巢前世大山窮谷中有
學道之士棲木若巢是爲隱居之巢今子幸有屋以居戶
牖牆垣猶之比屋也而謂之巢何耶陸子曰子之辭辯矣
顧未知吾室吾室之內或棲于櫝或陳于前或枕藉于牀
俯仰四顧無非書者吾飲食起居疾痛呻吟未嘗不與書
俱賓客不至妻子不覿而風雨雷雹之變有不知也間有意
欲起而亂書圍之如積槁枝或至不得行則輒自笑曰此

非吾所謂巢者耶乃引客就觀之客始不能入既入不能
出乃又大笑曰信乎其似巢也客去陸子嘆曰天下之事
聞者不如見者知之爲詳見者不如居者知之爲盡吾儕
未造夫道之堂奧自藩籬之外而妄議之可乎因書以自
警
好畜古文
宋歐陽公平生於物少所好惟收畜古文圖書集三代以
來金石刻一千卷以校正史傳百家訛謬之說
手藏經書
宋宋綬字公垂博學多藏經書手自讎校嘗謂校書如掃
塵一面掃一面生每三四校猶有脫誤又曾鞏平生好書

家藏一萬餘卷手自讎對白首不倦

六經閣

宋張伯玉吳郡州學六經閣記六經閣諸子百家皆在不書尊經也吳郡州學始由高平范公經緯之至今尚書富郎中十年更八政學始大成而成其六經閣又建祈于乂故爽而不果酌于道故文而不華經南向史西向子集東向環之以油素緘之以油黄凡天地之極致聖王之高道生人之紀律畢在是矣

萬卷堂

蘇子瞻題張競辰所居萬卷堂詩君家四壁如相如分藏天祿吞石渠崖惟鄴侯三萬軸家有世南行秘書

八角集二十八卷 六 二百八十一

取于六丁

見經術

藏于二酉

大酉小酉山多藏秘書故今藏書室名二酉云

藏之秘府

漢景帝末年募求天下遺書藏之秘府

借于民間

唐玄宗幸東都議借民間異本傳錄及還京師置修書院

建藏書府

漢武帝建藏書之府置寫書之官及諸王子皆充秘府

構貯書屋

隋煬帝於東都觀文　西廂構屋貯書東屋藏甲乙西屋藏丙丁

劉向校定

漢成帝使謁者陳農求天下遺書詔光祿大夫劉向等校凡每一書畢向輒條其篇目撮其指意錄而奏之

班固典掌

漢光武中興日不暇給而入洛之書二千餘兩後藏于東觀及仁壽閣命校書郎班固傅毅典掌之

送于平城

魏道武命郡縣大收書籍送於平城

藏于內庫

八角集二十八卷 七 三百二十

唐貞觀中魏徵虞世南顏師古繼為秘書監請購天下遺書選五品以上子孫工書者為書手繕寫于內庫以宮人掌之玄宗時兩都各聚書四部以甲乙丙丁為次列經史子集四庫其本有正副軸帶帙籤皆異色以別之祿山之亂尺簡不存至文宗時鄭覃進言經籍未備因召秘閣搜訪于是四庫之書復全分藏十二庫及黃巢之亂存者蓋尠又按景龍文館記薛稷知集庫馬懷素知經庫沈佺期知史庫武平一知子庫通以四庫書

募民獻書

後唐莊宗募民獻書及三百卷授以試銜其選調之官每百卷減一選

選官正書

周世宗銳意求訪，凡獻書者悉加優賜，以誘致之。如有統[illegible]
姓名，乃選常參官校讎刊正，令于卷末署其名銜。

計帙授秩

後漢乾祐中，禮部郎司徒詡請開獻書之路，凡儒學之士
衣冠舊族有以三館亡書來上者，計其卷帙，賜之金帛，數
多者授秩。

計卷與官

宋仁宗嘉祐中，詔中外士庶並許上館閣闕書，至五百卷，
與文資官。

搜訪異本

隋文帝分使人搜訪異本，每書一卷，賞絹一匹，校寫既完，
本即歸主。

購募亡書

宋太祖乾德中，下詔購募亡書，涉弼彭幹等詣闕獻書，千
二百二十八卷，詔分置書府，弼等並賜科名。

立崇文院

宋太宗初置三館于長慶門北，謂之西館，帝臨幸，惡其隘，
命有司于昇龍門東北創立三館，至太平興國三年，二館
成，賜名崇文院，遷西館書貯焉，凡八萬卷。後又就崇文院
中堂建秘閣，分三館書置其中。

建清心殿

太宗又于禁中建清心殿，收藏圖籍，以資觀覽。

命官訪求

宋徽宗宣和中，詔郡縣命官訪求私書。于是榮州助教
顧及李東所進之書，皆繫闕遺，詔顧進士出身，東補迪功
郎。

抵家就錄

高宗渡江，獻書有賞，或官有家藏者，命抵家就錄，有當若
悉市之。

○篤學

禮記：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學不知道。

周公朝讀書

周公朝讀書百篇，夕見士七十五人。

孔子晚讀易

孔子晚喜易，讀之，韋編三絕，鐵擿三折，漆書三滅。編所以
聯次簡也，言愛玩之甚，故編簡之韋爲之三絕也。

刺股

眼青也

蘇秦與魏國張儀同事鬼谷先生，讀書欲睡，以頭髮繫梁
上，手引錐自刺其股，血流至踝。

懸頭

東漢孫敬，字文寶，常閉戶讀書，睡則以繩繫頭懸之梁
上，嘗入市，市人見之，皆曰閉戶先生來也。又編柳以寫經。

三年不窺園

漢董仲舒下帷發憤潛心大業三年不窺園圃入不見其面

十年不出戶

北史劉炫字光伯與信都劉焯閉戶讀書十年不出

謾雞讀書

東漢高鳳字文通晝夜讀書至夜不息妻嘗曝麥于庭令鳳護雞時暴雨至鳳讀書不覺水漂其麥

囊螢照書

晉車胤字武子精勤博覽家貧無油夏夜以練囊盛螢火數十以照書

帶經而鋤

漢倪寬千乘人授業孔安國帶經而鋤

懷筆而寐

東漢曹褒字叔通常慕叔孫通制漢禮儀晝夜沉思寢則懷鉛筆行則誦文書當其念至忽忘所之

匡衡傭作

見睦又衡以邑有大姓家富多書每與傭作不求償主人怪問之答以願得主人書徧讀之主人感悟遂給以書

祖瑩塞牕

後魏祖瑩字元珍性耽書父母恐其成疾禁之不能止常藏火灰中俟父母寢後燃火讀書又以衣被蔽塞牕戶恐漏光明為家人所覺

為傭讀書

東漢桓榮字春卿習歐陽尚書事博士九江朱普家貧常為傭讀書叔父曰家貧如此讀書何為榮篤志不改十五年不窺家園

謝客讀書

唐陳子昂字伯玉始以豪家子任俠使氣至年十七八未知書常與博徒遊後入鄉學慨然立志謝絕門客專精經典數年之間無不該覽

映雪讀書

晉孫康字伯黎太原人家貧無油冬月常映雪讀書

映月讀書

宋陸佃字農卿山陰人家貧苦學映月光讀書

求免貧賤

呂氏春秋甯越少時苦耕友人謂曰君學三十年可免貧賤越曰他食吾不食他寢吾不寢如此十五年可以成矣

可洗塵俗

宋黃山谷與人書曰每相聚輒讀前漢書數集其佳人胸中久不用古今澆灌則塵俗生其間照鏡則面目可憎對人亦語言無味

截蒲學書

漢路溫舒牧羊于大澤中截蒲以學書太守見而奇之

坐牀讀書

魏管寧字幼安，朱虛人，家貧好學，坐藜牀五十年，當膝處皆穿。

牧羊竊學

漢王□□字子乾，涿郡高陽人，少孤，歸諸父，使牧羊澤中，竊聞□□史書，又習王育字伯春，為人牧羊，好學亡其羊，年十三，當賣身以償，同郡許子章聞而嘉之，給以衣食，使與其子同學，遂博通經史，後為武陽令。

乘牛掛書

唐書李密字玄邃，嘗欲尋包愷，乘一黃牛，被以蒲韉，將漢書一帙掛牛角，翻讀之。尚書令越公楊素見于道，問曰：何處書生，耽學如此？密乃下拜，自言姓名。越公問所讀何書，答曰：項羽傳也。因大奇之。

書淫

晉皇甫謐字士安，安定人，漢太尉皇甫嵩之曾孫，因承繼叔父，徙居新安。年二十不好學，人以為癡。從叔母任氏訓戒，乃感激，就鄉人席坦受書，帶經而農，遂博綜典籍百家之言，人謂之書淫。又唐竇威字文蔚，□好羣書，家世貴顯，子弟皆喜武力，威獨尚文，諸兄誚為書癡。

傳癖

晉杜預功成之後，耽思經籍，作春秋左傳集解。嘗對武帝曰：臣有左傳癖。

升屋讀書

齊江泌少貧，夜隨月光讀書，月斜則握卷升屋，以盡餘光。

走廁挾書

宋謝希深嘗言宋公序同在史院，每走廁必挾書以往，諷誦之聲琅然，聞于遠近。

然麻炬讀書

梁劉峻字孝標，燎麻炬以讀書，或昏睡，致爇其髮。

燃松節讀書

南齊顧歡，鹽官人，家貧無以受業，每于舍後聽人誦書，無遺忘者。夕則燃松節讀書，有孝行，母亡，水漿不入口者七日。南齊高帝召為大學博士，不就。唐畢咸燃薪讀書。

以杖自擊

梁沈峻好學，□欲眠，以杖自擊以警之。

以鐘為限

南史丘仲孚字公信，少好讀書，以中宵鳴鐘為限，叔父靈鞠稱為千里駒。

織簾讀書

齊沈麟士家貧，織簾讀書，手口不輟，號織簾先生。後居相位歸，鄉里親人號曰：織簾相公來也。

然荻讀書

顏氏家訓：梁世彭城劉綺，交州刺史勃之孫，早孤家貧，嘗無燈，折荻尺寸，燃之以讀書。義陽朱詹，世居江陵，家貧無資，累日不爨，時吞紙以實腹，無氈被，抱犬而臥，犬亦饑虛

起行盜食，呼之不至。哀毀動鄉，猶不廢業，卒成大儒。

仕不釋卷

五代范質字文素，自從仕以來，未嘗釋卷。人或問之，答曰：昔嘗有異人謂吾當大用，若如是言，無學術何以處之。

老不去手

宋吳與祖少虞，吾自少至老，未嘗一日去書，常作程瑀論語解，帝云不使大臣怨乎不以，參稽以為證己論，常照川

晝夜不釋卷

梁沈約少亦篤志好學，晝夜不釋卷。母恐其勞生疾，常為之減油滅火。

寒暑不釋卷

唐裴行父結髮志學，至老不厭，雖甚寒暑，卷不釋手。

寢館讀書

郭宣徽少時，自懷二餅，讀書于京師西樓上，饑即食餅，渴則一井飲之，每讀書抵暮始歸，日以為常。

書廚讀書

見前卷七

枕上作文

錢思公謂謝希深曰：余平生所作文章，多在三上，謂馬上、枕上、廁上也。蓋惟此處可以屬思耳。又嘗語僚屬曰：一生惟好讀書，坐則讀經史，臥則讀小說，上廁則閱小詞，未嘗頃刻釋卷也。

帳中肄業

范文正公少時多延賢士胡瑗、孫復、石介、李覯之徒，與之游，晝夜肄業，帳中夜分不寢。後公登夫人李氏收其帳頂，如墨色。時以示諸子曰：爾父少時勤學燈煙跡也。公有四子純佑、純仁、純禮、純粹。

彭年藏燈

宋陳彭年幼好學，母以一子特所鍾愛，禁其夜讀。彭年籌燈密室，不令母知。

溫公警枕

司馬溫公以圓木為警枕，少睡則枕轉而覺，乃起讀書。

不欲休臥

春秋時甯越，中牟人，問其友何以免耕稼之苦。其友曰：莫如學。學三十年則可以免。越請用十五年，人將休，吾不休；人將臥，吾不臥。學十五歲而周威公師之。

不暇寢食

後魏李彪家世寒微，高悅家富典籍，彪于其家手抄口誦，不暇寢食。

劉向精思

劉向專精思于經術，晝則誦書，夜觀星宿。

李鉉假寐

北齊李鉉家素貧，春夏務農，冬乃入學，三冬不畜枕，每睡

假寐而已。

不事盥櫛

唐虞世南與兄世基同受學于顧野王十餘年，精思不倦，至累旬不盥櫛。

不解衣食

宋方澥知梅州，所至以書自隨，積至數千卷，皆手自寫定，訖終不解衣食。林光朝贊之，答曰：解衣擁衾，會有所檢討，則檢尋既艱，因四壁為閣以藏其書，榜曰富文。

五十執經

唐宗室則之耆學，年五十餘，尚執經太學。

八十校書

見者英。

終日不出山巖

唐崔從少孤貧，寓居太原，與仲兄同隱山林，苦心力學，屬歲兵荒，至于絕食，飲水棲衡，而講誦不輟，怡然終日，不出山巖，如是者十年。

經年不出墅門

唐裴休兄弟同學于別墅，經年不出墅門，晝課經籍，夜課詩賦。

休澣不廢書

唐裴炎補弘文生，每休澣，他生或出遊，炎讀書不廢。

倥傯不去書

唐馬總入為戶部尚書，雖吏事倥傯，書不去前，論著頗多。

不告劬勤

柳宗元遷柳州，研精典墳，不告劬勤。

不分昏明

少年好學不倦，不分昏明之際，夜以此短之，手欣然有得，人語曰：五經復[illegible]叔陵。

夜誦詩書

唐杜佑性嗜學，雖位顯，猶夜分讀書。

顛沛著書

唐李德裕以器業自負，好著書，雖位極台輔，而讀書不輟，於貶謫陽在荼荻顛沛之中，猶留心著述。

避喧閉肆書

徐文遠避亂長安，家貧無以自給，其兄休鬻書為業，文遠日閱書于肆，博覽五經，尤精春秋左傳。

為吏讀院書

唐陽城字亢宗，性好學，貧不能得書，求為吏，隸集賢院，竊院書讀之，晝夜不出戶者六年，無所不通。

伏枕閱經

唐蕭德言晚節學愈苦，每開經，輒盥濯束帶，危坐。妻子諫曰：老人何終日自苦如此？答曰：對先聖之言，何敢憚勞。

感激力學

趙武孟少遊獵，以所獲遺母，母泣曰：汝不好學而傲蕩，

吾安以十哉不為食武孟感激逆力學治古書訖。

已失衣冠

東漢朱穆字公叔耽學專精銳意講誦或時思至不自知亡失衣冠顛墜阬岸其父以為顓愚幾不知馬之幾足。

阬音坑

不越戶限

宋張九成字子韶八歲通六經大旨十四游鄉校閉閣讀書寒析膠暑爍金不越戶限比舍穴隙以視則斂膝危坐對置大編若與神明為伍。

山堂肆考文學第二十九卷

○博學

禮記博聞彊識而讓者謂之君子。

土怪

國語季桓子穿井獲如土缶其中有羊焉使問之仲尼曰吾穿井而獲狗何也對曰以某所聞羊也丘聞之木石之怪曰夔蝄蜽水之怪曰龍罔象土之怪曰羵羊按夔一足越人謂之山𤢖人面猴身能言蝄蜽山精好學人聲能迷惑人龍神獸不常見故亦曰怪罔象能食人羵羊雌雄不成者

木祥

見雨。

雀銜金書

抱朴子曰吳王伐石治宮室于合石中得紫文金簡之書不能讀遣使問仲尼而欺仲尼曰吳王閒居有赤雀銜書以置殿上不知其義故遠咨呈仲尼曰此乃靈寶之方長生之法禹之所服隱在水邦年齊天地朝于紫庭者也禹將仙化封之名山石函之中今乃赤雀銜之殆天授也。

隼貫楛矢

楛音苦 砮音努

國語孔子在陳有隼集于陳侯之庭而死楛矢貫之石砮矢長尺有咫陳惠公使問仲尼仲尼曰隼之來也遠矣此肅慎氏之矢也昔武王克商通道于九夷八蠻使各以其方賄來貢于是肅慎氏貢楛矢石砮矢長尺有咫先王欲

昭其令德之致遠也以分大姬配虞胡公而封諸陳君若使有司求之故府其可得乎使求得之金櫝。

識防風骨

見長人。

識牛鐸聲

晉荀勗字公曾于路逢趙賈人牛鐸識其聲及掌音樂未調乃曰得趙之牛鐸即諧矣遂下郡國送鐸者樂遂調。

預知廟災

家語孔子在陳陳侯就之燕游焉行路之人云魯司鐸災及宗廟以告孔子子曰所及者其桓僖之廟陳侯曰何以知之子曰禮祖有功而宗有德故不毁其廟今桓僖之親

盡矣又功德不足以存其廟而魯不毁是以天災加之三日魯使至問焉則桓僖也。

類知哭聲

家語孔子在衛昧旦晨興顏回侍側聞哭聲甚哀曰此哭聲非但為死者而已又有生離別者也孔子曰何以知之對曰回聞桓山之鳥生四子焉羽翼既成將分于四海其母悲鳴而送之哀聲有似於此謂其往而不返也回竊以音類知之孔子使人問哭者果曰父死家貧賣子以塟與之長訣子曰回也善於識音矣。

發見失閏

家語季康子問于孔子曰今周十二月夏之十月而猶有螽何也對曰丘聞之火伏而後蟄者畢今火猶西流司曆過也康子曰所失者幾月也孔子曰於夏十月火既沒矣今火見再失閏也。

麟出非時

鉏音貢

家語叔孫氏之車士曰子鉏商採薪于大野獲麟焉折其前左足載以歸叔孫以為不祥棄之郭外使人告孔子曰

麕音均

有麕而角者何也孔子往觀之曰麟也胡為來哉反袂拭面涕泣沾衿。叔孫聞之然後取之子貢問曰夫子何泣爾孔子曰麟之至為明王也出非其時而見害吾是以傷焉。

探魚脅

仲尼困于陳蔡夜絃歌于堂上有異人披田持戈三千庭

子路與鬭不勝仲尼諦視之語子路曰何不探其脅子路遂探其脅即時而落乃巨魚也剖而食之明日遂行。

望馬光

家語顏回望吳門白馬見一疋練孔子曰馬也然則馬之光景一疋長耳故後人號馬為一疋又續博物志顏回與孔子俱上泰山東南望吳昌門外孔子見白馬指謂回曰若見吳昌門乎回曰見之有繫練之狀孔子撫其目而止之未幾回髮白齒落遂以病死益精力不及聖人而強役之也。

博涉史傳

宗鮑泉字潤玉博涉史傳兼有文筆為通直侍郎元帝嘗

戲謂之曰卿面如兔王還疑木偶鬚似蝟毛徒勞繞喙。

富有文藝

宋張洎為翰林學士太宗嘗謂近臣曰張洎富有文藝至今尚苦學江東士人之冠也其見寵遇至道元年拜叅知政事。

辯豕

家語卜商反衞見讀史志者云晉師伐秦三豕渡河子夏曰非也已亥耳讀史志者問諸晉史果曰已亥于是衞以子夏為聖。

悟熊

見歷感又駱賓王文曰識吳門之白馬卜將聖之多能悟晉國之黃熊見君子之博物

祗音知

能讀墳典

左昭十二年楚靈王與右尹子革語左史倚相趨過王曰是良史也子善視之是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對曰臣嘗問焉昔周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祭公謀父作祈招之詩以止王心王是以獲沒于祗宮臣問其詩而不知也若問遠焉其焉能知之王曰子能乎對曰能其詩曰祈招之愔愔式昭德音思我王度式如玉式如金形民之力而無醉飽之心王揖而入饋不食寢不寐數日不能自克以及于難注云三墳即伏羲神農黃帝之書也五典即少昊顓頊高辛唐虞舜之書也八索八卦之說九丘九州之

志謀父祭公名周卿士也招祈父名周司馬也臣子革自稱問問于倚相也言問穆王近事且不知某問墳典之遠事倚相又安能曉其義若啟發靈王之問倚相以富規諫之意不能自克以及于難謂王能感悟子革之言卒不能自克其求跨求田之欲以及于乾谿之難也

能究天文

宋劉攽字貢父學問廣博自浮屠老子以及山經地志陰陽卜筮醫藥天文皆能究知嘗與呂溱濟叔同在禮部夜覩鎮星指曰於漢當得子否乃得女居數日使者言宮中兩夫人當就館數日果生兩公主

具述亡書

攽音班

見尚書令

註識舊事

南宋王淮之字元曾自曾祖彪之祖父臨之約之家世相傳並識江左舊事緘之青箱世謂之青箱王氏學淮之究識舊儀問無不對

誦道旁碑

見碑

知山下簡

嵩山之下有古簡一枚上有兩行科斗書張華問束晳晳曰此漢明帝顯節陵策文也檢驗果然

識錞于樂

見太常少卿

叩洛陽鐘

唐楊收字藏之，耕于洛陽，得古鍾，高尺餘，收叩之，曰：此姑洗角也。既刮拭，有刻在欒，果如其言。

博極群書

漢揚雄，口吃不能劇談，而博極羣書。

通貫六藝

東漢張衡通貫六藝，尤致思于天文陰陽曆算，作渾天儀，著靈憲經。

鼠獄雞碑

見神童。

經苑學海

任永、何休皆東漢人，俱博學。人稱永為經苑，休為學海。又謂鄭康成為經神。

號武庫

晉杜預字元凱，朝野號為杜武庫，言無所不有也。又房暉遠，牛弘稱為五經庫。唐谷那律，褚遂良稱為九經庫。北夢瑣言：李涪博學禮樂之事，號為周禮庫。

號學府

見名士

經史笥

南史：許懋字昭哲，為國子博士，號經史笥。

翰墨林

文選云：游思竹素，園寄辭翰墨林。按竹素，古人所以書者，即典籍也。翰，筆也。曰園曰林，皆言其廣而且多也。人之游學若正如園林之無所不一采云。

書厨

齊陸澄字彥深，好學博覽，無所不知。時王儉自以為所學過于澄，澄待儉語畢，談及所遺漏數十條，皆儉所未覩。乃嘆服曰：陸公書厨也。又五代朱遵度博學，號幕府書厨。又謂之朱萬卷。時有朱昂，少好學，人目為小萬卷。

書麓

唐李邕字泰和，父善，淹貫今古，不能屬辭，人號書麓。

豐城劍氣

晉書：初吳之未滅，斗牛之間常有紫氣。張華聞豫章雷煥妙達緯象，乃要煥宿，因登樓仰觀，煥曰：寶劍之精，上徹于天耳。華曰：吾少時相者言吾年出六十，位登三事，當得寶劍佩之，斯言其效歟。因問曰：何在？煥曰：在豫章豐城。華即補煥為豐城令。煥至縣，掘獄屋基，得一石函，中有雙劍，並有刻題，一曰龍泉，一曰太阿。其夕斗牛間氣不復見焉。煥以南昌西山北巖下土拭劍，光芒艷發。遣使送一劍并土與華，留一自佩。或謂煥曰：得兩送一，張公豈可欺乎？煥曰：本朝將亂，張公將受其禍，此劍當繫徐君墓上矣。靈異之物，終當化去，不永為人服也。華得劍，寶之，乃干將也，莫邪可

復至否雖然天生神物終當合耳因以華陰土一斤贈南
山者致煥煥更以拭劍劍益精明後華被誅失劍所在煥
卒子華為州從事攜劍行經延平津劍忽從腰間躍出墮
水使人沒水取之不見劍但見兩龍各長數丈蟠縈有文
章沒者懼而反須臾光彩照水波驚沸於是失劍華嘆曰
先君化去之言張公終合之論此其驗乎
臨平鼓聲
晉時吳郡臨平湖崩出一石鼓槌之無聲帝以問張華曰
可取蜀中桐木刻為魚形扣之則鳴矣於是如其言果聲
聞數里
龍鮓
晉陸機嘗餉張華鮓時賓客滿座華發器便曰此龍肉也
眾未之信華曰試以苦酒濯之必有異既而五色光起機
還問鮓主果云園中茅積下得一白魚質狀殊常以作鮓
過美故以相獻
毘毛
晉惠帝時有人得毛長三丈以示張華華憮然曰此謂海
毘毛也出則天下亂
對漢宮制度
晉武帝嘗問張華漢代宮室制度及建章宮千門萬戶華
應對如流聽者忘倦畫地成圖左右屬目人比之子產
記宋都典故

雊音垢

儀音宜

東伯長學士博聞洽識江左絕倫嘗詣張伯雨曰宋東都
典故能以歲記之度江以後事能以月記之
晉庫雉鳴
晉武庫封閉甚密其中忽聞雉雊張華曰此必蛇化為雉
也開視雉側果有蛇蛻
唐宮雉集
唐褚遂良字登善亮子也貞觀中為起居郎博涉文史時
雉數集宮中帝問何祥也遂良曰昔秦文公時有二儀子
化為雉雌鳴陳倉雄鳴南陽文公得其雌遂雄諸侯始為
寶雞祠漢光武得其雄起南陽有四海陛下本封秦故雉
雄並見以告明德帝悅曰人之立身不可無學遂良所謂
多識君子哉
燃石
此石出瑞州高安縣色黃白而疎理水灌之則熱置鼎其
上可以熟物晉元康中雷煥入洛持以示張華華曰此燃
石也
咸斗
見墳墓
知勞薪炊
晉荀勗嘗在武帝坐進飯謂在坐人曰此勞薪所炊帝遣
問膳夫實用故車腳世服其明識
辨古塚器

見太常少卿

振鐸得鐘

唐李嗣眞字承胄趙州人太常缺黃鐘鑄不成嗣眞處業里疑土中有之不得其所偶于道上逢一車有鐸聲甚厲嗣眞曰宮聲也市以歸振于空地若有應者掘之得鐘衆樂遂和

按圖按曲

唐王維客有以按樂圖示之者無題識維徐曰此霓裳第三疊最初拍也引工按曲果然

辨中山銘

鄭欽說通曆術號博物初梁大同四年七月任昉于中山塵音建得銘曰龜言土筮言水甸服黃鐘啟靈祉瘞在三上庚墮遇七中巳六千三百浹辰交二九重三四百圯當時莫能釋因戒諸子世世訪人聞之至五世孫升之隱居商洛寫以授鄭欽說欽說出使得之于長樂驛行三十里忽悟曰甸服五百里黃鐘十一也由大同四年却數至漢建武四年凡五百一十一年葬以三月十日庚寅三上庚也圯以七月十二日巳巳七中巳也浹辰十二也自建武四年至大同四年七月十六日凡六千三百一十二月月一交故曰六千三百浹辰交二九十八也重三六也建武四年距大同四年七月十二日為十八萬六千四百日故曰二九重三四百圯升之大驚服其智

辨古鼎文

朱梁張同居洛陽浚甘泉得古鼎有篆文曰魏黃初元年春二月匠吉千造同以為奇其子策年十二啟其父曰魏建安二十五年曹公薨改元建康是歲十月文帝受漢禪始號黃初元年無二月明矣鼎文何謬耶同驚異亟取魏志展讀果驗宗族奇之

通氏族學

唐殷踐猷字伯起通氏族曆數醫方等學號五總龜謂龜一千年五聚問無不知也

知古今事

唐高仲舒博通典籍與崔琳同為中書舍人宋璟為相以古事問仲舒今事問琳姚崇亦嘗欲知古事問仲舒今事問齊澣

聚書千卷

南宋褚淵字彥回幼博學有清譽父卒悉推家財與弟澄自取書千卷而已

市書萬卷

五代孫降衷眉州人博學慷慨有識量孟蜀時以事至洛陽見宋太祖于潛邸知其非常人傾心事之及太祖即位授眉州別駕賜田遣歸于眉市書萬卷而還

異鼠

孔帖盧若虛多才博物時崔怡諫為職方有獲異鼠者豹

騶吾斑　鼮音申

有虎穗大如拳。怡諫謂之鼮鼠。若虞曰。非也。此許慎所謂鼮鼠豹文而形小。一座驚服。

殘麈

孔帖。江南李嗣王於殿庭忽見殘麈一脚。視之乃獸食之餘。詢宿衛莫知所以。使人詢陳陶。陶曰。昨暮乃狼星逗日故耳。嗣王嘆曰。眞鴻儒矣

多識朝廷故事

唐竇儼字文舒。時證典湮闕。儼多識朝廷故事。裁定制度

常語裴寂曰。儼今之叔孫通也

能究異器本末

宋杜鎬字文周。無錫人。眞宗得古器異器。必詢于鎬。鎬能究其本末。令人檢閱。必曰某事在某書幾紙幾行。未嘗少忘。鎬雖春秋高。四鼓起誦春秋。逮明已數卷。日以爲常。

知晉樂音

五代王仁裕性曉音律。石晉初定雅樂。奏于永福殿。仁裕聞之曰。黃鐘音不純肅而無和聲。當有爭者。起于禁中。已而果有兩軍校鬪于昇龍門

知蜀軍號

見丞相

託爲牋奏

唐柳璨遷左拾遺。公卿朝野託爲牋奏。時譽日隆。唐末爲翰林學士。拜相。人以其博洽。目爲柳篋子云

安定禮儀

見太常卿

出洞冥記

見月

出渤海記

宋王貽孫字象之。溥之子。太祖嘗問趙普拜禮何以男子跪。婦人不跪。徧問禮官無有知者。貽孫曰。古詩云長跪問故夫。即婦人亦跪也。唐天后朝始拜而不跪。普問其所出。對曰。出太和中幽州從事張建章渤海記。蓋王溥嘗藏書萬卷。貽孫徧覽之。故博雅如此。

隷事更出數條

宋史。王儉在尚書省。出巾箱几案雜服飾。令學士隷事。多者與之。人人各得一兩物。陸澄後來。更出諸人所不知者數條。并舊物奪去。

贈縑奉還五疋

湘山野錄。宋夏英公鎭襄陽。遇赦恩。致仕年高者。東帛時大監胡旦。以致仕在襄。英公以一縑十疋贈之。胡得縑。以手札一緘。奉還五疋。請檢韓詩外傳。及之。後前請公。人何寡聞如此。蓋東帛乃五疋。遂檢之。果見三代服虔賞賜諸公。所謂東帛。只可見於英公。東帛修之制。十疋之一緘。其實一束也。束帛則卷其帛爲二端。五疋遂見十端。夏由是少沮

疏入閣事

宋劉敞字原父在詞掖有三馬捍九制之才歐陽文忠公嘗折簡問入閣之禮起于何年閣是何殿開延英起于何年五日一起居遂廢正衙不坐起于何年三者孤陋所未詳乞示本末公方與客對食即明日當為答已而後進回今三侯報就坐中疏入閣事詳盡無遺歐大驚曰原父博學不可及也後歐公脩五代史載入閣一段事即答簡所云劉公嘗私謂所親曰好箇歐九極有文章可惜不甚讀書耳蘇東坡後聞此言曰軾輩將之何按唐故事天子日御殿見羣臣曰常參朔望薦食諸陵寢有思慕之心不能臨前殿則于便殿見羣臣曰入閣宣政殿前殿也謂之衙衙有仗紫宸殿便殿也謂之閤天子不御前殿而御便殿

乃喚正衙黃麾自東西閤門而入凡百官俟朝于正衙者皆隨之而入故謂之閤此禮前古所未聞雖自唐人始但衙正朝也其禮尊閤燕見也其禮殺或若不察而以入閤儀注為朝廷非常之禮則失唐人之本意矣

讖受命符

宋李公麟字伯時博學好古多識奇字工篆書善圖畫紹聖五年朝廷得玉璽下禮官諸儒議言人人殊公麟以為秦璽用藍田玉今玉色正青而書以龍蛇魚鳥為文著受命之符眞李斯所為也議由是定

長平赤蟲

見傑紫

靈臺文瀆

東漢竇攸舉孝廉為郎世祖大會靈臺得鼠如豹文熒熒光澤世祖異之以問羣臣莫能知者攸對曰鼮鼠也帝曰何以知之攸曰見爾雅按秘書果如攸言賜帛百匹

神雀之徵

東漢明帝時有神雀集宮殿官府冠羽有五色帝以問臨邑侯劉復不能對薦賈逵召問之對曰昔武王終父之業鸑鷟在岐宣帝威懷戎狄神雀乃集此胡降之徵也帝勅蘭臺給筆札使作神雀頌拜為郎與班固同校秘書

癡龍所出

唐韓定辭為鎮州王鎔書記聘燕帥劉仁恭舍于賓館命

幕客馬彧延接馬有詩贈韓云邃林芳草綿綿思盡日相携陟麗譙別後嵯峨山上望羡君時復見王喬韓酬於座之曰崇霞臺上神仙客學辨癡龍藝最多盛德好將銀管述麗詞堪與雪兒歌座客頗疑銀管之僻他日或答聘常山亦命幕客蘇楷于公館或從容問韓以雪兒銀管之事韓曰昔梁元帝為湘東王時好學著書常紀忠臣義士及文章之美者筆有三品忠孝全者用金管書之德行清粹者用銀管書之文章贍麗者以斑竹管書之故湘東之譽振于江表雪兒者李密之愛姬能歌舞每見賓僚文章奇麗入音律者必令歌之又問癡龍何出定辭曰洛下有洞穴曾有人誤墜穴中行數里許漸明曠見有宮殿人

物凡九處至最晚所至處乃告饑一長人指庭中栢樹下一大羊令跪捋羊鬚三捋得三珠令食後所得者遂不饑復昇穴行出交州還洛問張華華云此地仙九館也大羊者名癡龍定蘇復問武帝嵩山在何處或曰此隨郡之故事何謂光而下問由是兩相悅服結交而去

惡夫印

宋時有人獲玉印遺劉原父其文曰周惡夫印原父曰漢條侯印尚存于今耶或疑而問之曰古亞惡二字通用史記盧綰之孫他人封亞谷侯而漢書作惡谷是矣聞者大服按周亞夫封條侯

赫連刀

劉原父在長安有得古鐵刃以獻製作極巧下有大環以纏龍為之而其首類鳥人莫能識原父曰此赫連勃勃所鑄龍雀刀所謂大夏龍雀者也鳥首蓋雀云問之乃种世衡築青澗城掘地所得正夏疆故也

知象膽

宋太宗時後苑象斃上令取象膽剖腹不獲上問徐鉉鉉奏曰請于前左足求之須臾果得以進上問鉉對曰象膽隨四時在足今方二月故臣知在左足也按鉉初為南唐人[illegible]藏府名

[illegible]獸答

宋劉敞博學家知虜山川道里時順州有異獸如馬而食虎豹虜人不知其名以問敞曰此所謂駮也併言其形狀聲音皆如所見虜人益嘆其博物

共論猶事

徐鍇鉉之弟也嘗奉命撰史與兄共論猶事鉉共疏得二十事鍇曰未也適已忘七十餘事鉉曰楚金大能記明旦鍇云夜來復得數事鉉撫掌稱善

共疏驗事

輟耕錄陳孚字剛中使交州有功授治中常與呂徽之相遇于道治中時尚布衣策蹇驢行見徽之風神高遠問曰君得非呂徽之乎曰然徽之亦問君得非陳剛中乎遂握手叙平生歡因共疏驗事徽之言一事治中答一事至

四十餘事治中已竭徽之曰我尚憶得某出某書復三十餘事治中深嘆以為不能及

神策軍本末

唐蔣乂字德源博學強記有史才唐貞元中為起居舍人嘗參後凌煙閣視左壁顏剝字多漫缺名乂問之對曰此聖曆中作臣圖贊也口誦不失一字會詔問神策軍建置本末乂條據根源宰相高郢鄭珣瑜嘆曰集賢有人哉明日詔兼判集賢院事

昆明池開創

見史官

器名服匿

齊竟陵王蕭子良嘗得古器，小口方腹而底平，可將七八升，以問常侍陸澄，澄曰：此名服匿，漢時單于以與蘇武。子良後詳視器底有字，彷彿可識，如澄所言。

物名腕釧

唐文宗一日問學臣：古詩云「輕衫襯跳脫」，跳脫是何物？學臣未對。上曰：卽今之腕釧也。眞誥言安妃有斲粟金跳脫。

見齊饒。

渭橋浴女

見渭。

卑耳俞兒

見漢。

古塚世子

宋孝武時，青州人嘗發古塚，有銘云：青州世子，東海女郎。帝問學士鮑照、徐爰、蘇寶生，皆不能悉。賈希鏡對曰：此是司馬越女嫁苟晞兒。檢訪果然。按希鏡，平陽襄陵人，祖弼之、父匪之，家傳譜學。齊高帝嘗取希鏡為驃騎參軍。

兩山僕裳

見山。

能言曲水

見上巳。

知為榮光

宋明中，天中忽有黃色照地，衆莫能解。司徒法曹上金天頌，王摛曰：是非金天，所謂榮光是也。武帝大悅，擢摛東海郡人，晉少傅雅之後，嘗為秣陵令。

舉坐擊賞

王僕射儉嘗使賓客隸事，多者賞之。探宗多窮，惟盧江何憲為勝，乃賞以五色箋、白團扇。憲坐簟執扇，意氣甚得。王摛後至，僕射以所隸示摛，語之曰：卿能奪之不？摛操筆便成，事既鮮辭亦華美，舉坐擊賞。僕射命左右抽憲簟，摛手自掣取扇，登車而去。僕射笑曰：所謂有大力者負之而趨。

一座稱服

南史崔慰祖字悅祖，清河東武城人。好學，聚書至萬卷，與平原劉孝標皆以碩學被徵國子祭酒。沈約、吏部郎謝朓嘗于吏部省中，賓客俱集，各問慰祖地理中所不悉十餘事，慰祖口喫，無華辭，而酬據精悉，一座稱服。朓歎曰：假使班馬復生，何以過此。

知為仙館

見嵩山。

知為帝丘

唐高宗麟德二年冬十月，車駕發東都，至濮陽，左相竇德玄騎從。上問：濮陽為帝丘，何也？德玄不能對。許敬宗自後躍馬而前曰：昔顓頊居此，故謂之帝丘。上稱善。敬宗退謂人曰：大臣不可以無學。德玄曰：人各有能有不能，吾不强

對以所不知。此吾所能也。李勣曰、欽宗多聞。信矣德玄
之言。亦善也。

出張騫記

江南徐知諤嘗得畫牛一軸。晝則嚙草欄外。夜則歸臥欄
中。知諤獻後主煜。煜持貢闕下。太宗張後苑示羣臣。俱無
知者。僧錄贊寧曰、南倭海水或減。則灘磧微露。倭人拾方
諸蚌胎中有餘淚數滴。得之和色。著物則晝隱而夜顯。沃
焦山時或風撓飄擊。忽有石落海岸。得之滴水磨色染物。
則晝顯而夜晦。諸學士皆以為無稽。寧曰、見張騫海外異
物記。後杜鎬檢三館書目。果見于六朝舊本中載之。

出元鳳撰

南史。劉杳字士深。平原人。嘗在任昉坐。有人餉昉榼酒。昉
問劉曰、酒有千日醉。當是虛言。劉曰、桂陽程鄉有千里酒。
飲之至家而醉。亦其例也。昉大驚曰、吾自當遺忘。實不憶
此。劉曰、出楊元鳳所撰置郡事。元鳳是魏代人。此書仍載
其賦云、三重五品。商溪摖里。時即檢楊記。言皆不差。

知故墟所在

梁太祖至河北。至內黃。問李珽曰、何謂外黃。珽曰、河南有
外黃。下黃。故此名內黃。太祖曰、外黃下黃何在。珽曰、秦有
都尉理外黃。其故墟在今雍州。下黃為南齊所廢。在今陳
留。太祖平生不愛儒者。聞珽語大喜。

知運道所經

宋金履祥。以襄樊之師日急。進牽制擣虛之策。因備叙海
舶所經。凡州郡縣邑。下至巨洋別隝。難易遠近。歷歷可據。
宋不能用。後宋珪張瑄進海運之利。其所經海道。視履祥
先所上書。無異。人始服其精確。

背誦儀禮

宋張端公伯玉。字公達。范文正公客也。名重當世。有一士
人頗強記。自負飲酒少雙。求一飼七書謁為客。持謁端公。
公命酒共酌三十許杯。士人雄辯風生。端公略不為動。俄
辭以醉。端公笑曰、量止此乎。老夫當為君獨引矣。遂自數
十觴。以手指其室中四櫃書曰、吾衰病不如昔。所能記憶
者獨此耳。君試自探一卷來。吾為子誦之。士人即櫃中偶
探得儀禮。以白端公。端公語士人君且自擧其首。士人如
其言。端公琅然背誦。士人始駭服再拜。以為真奇人。

達書道符

宋道士張伯雨。號句曲外史。初謁虞先生集。先生不與言
傍者再以問道家典故。伯雨略相酬對。或不能詳。復問伯
雨能作幾家符篆。伯雨對不能。先生曰、集試書之。以質是
否。連書七十二家。伯雨嘆服。輒下拜曰、真吾師也。自是交
歡甚洽。與先生書必稱弟子。

言列將行事

劉道原在洛陽。與司馬溫公。同篤安山。道旁有碑。乃五代
列將。人所不稱道者。道原即能言其行事。終始不遺。溫公

歸驗之舊史信然。

狀呈后哀冊

宋胡宿字武平。奉勅撰溫成皇后哀冊。當時文士以溫成皆因禁中「鞠」發捍衛有功，而秉筆者不能文其事。公用西漢馬何羅觸瑟、馬媛當熊二事，以狀其意曰：昔在甘泉，闌入何弛衛觸瑟方驚，當熊已罷。覽者無不歎服。

瑟音色又去聲

口授五策

唐王勮長壽中為鳳閣舍人。壽春等五王出閤，同日冊。有司具儀，忘載冊文。百官在列，方知闕禮。勮召五吏在前執管口授。一時都畢，其辭粲然。勮，勃之兄也。

勮音句

立揮九制

宋劉敞字原父。直舍人院，一日追封皇子公主九人，命原父草制。原父方下直，為之立馬却坐，一揮悉就，各得一體。

博通書傳

東漢寒朗博通書傳，以尚書教授于衆。舉孝廉。永平中為侍御史。

博覽書記

晉干寶博覽書記，以才器召為著作郎。

○不學

周原伯魯不說學。閔子騫曰：學殖也，不學將落。原氏其亡乎。任末曰：人不學者，雖存乃行尸走肉耳。

韓文公曰：人不通古今，馬牛而襟裾。

樝音查

不知樝梨

司馬相如作賦，不知盧橘之為枇杷。鄭玄注禮，不知樝之非梨。

杕音第

不識杕杜

唐李林甫無學術。時選人嚴迥判語有杕杜二字，林甫不識，謂侍郎韋陟曰：此云杖杜何也。陟俛首不敢言。

名其先諱

國語范獻子聘于魯，問具山敖山。魯人以鄉對。獻子曰：不為具敖乎。對曰：先君獻武之諱也。獻子歸，徧戒其所知曰：人不可以不學。吾適魯而名其二諱，為笑焉。唯不學也。人之有學也，猶木之有枝葉也。木有枝葉，猶庇蔭人，而況君子之學乎。注云：獻，伯禽之曾孫，微公之子，獻公具也。武，獻公之庶子，武公敖也。

不知祖姓

宋孝宗時，木應之為待問，帝問之曰：木姓起于何時。因知所對。上曰：端木本子貢之姓，其後有木玄虛。答，並去複姓之苗裔乎。他日上謂洪邁曰：木待問乃鄉好乎，以明經擢高第，而不知祖姓之所出。以宜勸之讀書。邁拜謝而出，嘆曰：聖上萬機餘暇，博覽如此，為士者可不研博古今耶。

誤解蹲鴟

顏氏家訓云：蜀都賦注，解蹲鴟芋也。江南有一權貴，誤讀本草，乃以為羊字。人有饋羊肉者，答曰：錯蹲鴟。唐新語。開

元中馬先進入院校文選，無注釋，解讀臨云，今之字中，卻是著毛雞窩也。院中學士向外說，蕭嵩聞之，拊掌大笑。

錯寫弄麞

一 職林，太常少卿姜度誕子，李林甫手書慶之，有曰：聞有弄麞之喜。客視之掩口。

呼臘為獵

見戶部侍郎。

改根為銀

唐韓昶，退之之子也。性闇劣，為集賢校理。史傳有金根車，昶以為誤，悉改根字為銀字。

不識并星

見星。

不識龍星

北齊原師攝祠部，嘗謂高阿那肱曰：龍見當雩。阿那肱曰：何處龍見，其色何如？師曰：龍星初見，禮當雩祭，非是真龍也。阿那肱怒曰：漢兒多事，强知星宿。遂不祭。

不識班固

唐張由古有吏才而無學術，累歷臺省。嘗于衆中嘆班固大才，文章不入文選。或曰：兩都賦、燕山銘、典引等，並入文選，何為言無？由古曰：此並班孟堅文章，何關固事？聞者掩口而笑。又謂同官曰：昨買得王僧儒集，大有道理。杜文範知其誤，應聲曰：文範亦買得張佛袍集，勝于僧儒遠矣。由古應之，不覺。

不知杜陵

宋乾道間，林謙之為司業，與正字彭仲舉游天竺，小飲論詩，說到少陵妙處，仲舉微醉，忽大呼曰：杜少陵可殺。有俗子在鄰壁聞之，遍告人曰：林司業與彭正字在天竺寺謀殺人。或問所謀殺者為誰？曰：杜少陵也。不知是何處人，聞者絕倒。

終日不成一字

唐開元中，李林甫領吏部尚書，選事悉委侍郎宋遙、苗晉卿。時選人集者以萬計，宋苗以御史中丞張倚之子奭為首。安祿山言于上，召入面試之。奭手持紙終日不成一字。時人謂之曳白。于是三人皆坐貶。

曳音查

移時不道一字

玉壺清話，黨進不識一字，朝廷遣防秋于高陽，辭朝日，進欲致詞，閤門曰：太尉但不須如此。進性强悍，堅欲致詞，執笏前跪，移時不能道一字。忽仰瞻天表，厲聲曰：臣聞上古其風朴略，願官家好將息。仗衛掩口。後左右問曰：太尉何故念此兩句？進曰：我常見措大愛掉書袋，我亦掉兩句，要官家知我讀書。

誤解字義

唐李建勳罷相，出鎮豫章。一日游西山，田間見一舍，有老叟教村童，公觴于其廬，運食數梨，賓僚有曰：梨號五臟刀斧

鶡音揭

不可多食。與笑曰：鶡冠子云，五臟刀斧，乃離別之離，非梨也。蓋離別傷懷有若刀斧。遂就架取小冊，振拂以呈丞相，乃鶡冠子也。

妄引書語

宋慶曆中河北大水。仁宗憂形于色，有走馬承受使臣到闕上，問河北水災何如。對曰：懷山襄陵。又問百姓何如。對曰：如喪考妣。上詔閤門，今後武臣上殿奏事，須直說，不得文飾。

假詞庭筠

唐宣宗愛唱菩薩蠻詞，丞相令狐綯假手温庭筠密進之，戒其勿泄，而庭筠遽言于人，且云中書堂上坐將軍，譏相國無學識也。又李義山謂庭筠曰：近得一聯句云：遠比趙公三十六年宰相，未得偶句。温曰：何不云近同郭令二十四考中書。庭筠才思艷發，而士行玷缺，搢紳薄之。

錯認曹霸

宋葛常之作韻語陽秋，以三國吳人曹弗興錯認爲曹霸。

不通文字

珏音角

五代安叔千狀貌堂堂而不通文字，謂之沒字碑。契丹犯京師，叔千等迎之，耶律德光曰：男安沒字否？當與汝一喫飯處。又唐明宗時議置相，孔循已薦鄭珏，又薦崔協，而任圜欲用李琪，他日議于唐主前，圜曰：協雖名家子，識字甚少，號沒字碑。臣既不學忝相位，奈何更益以協，爲天下笑矣。唐主欲用馮道，圜拂衣出，稱疾不朝。安重誨謂圜曰：今方乏人，協且備員，可乎？圜曰：明公捨李琪而相崔協，是棄蘇合之丸，取蛣蜣之轉也。

誤引故事

宋張仲文白獺髓云：寶慶間劉嵩文虎知貢舉，以天子大采朝日爲賦題，而舉人困厄于此，皆怨嘆。後文虎作西湖放生碑，誤引故事。又上殿陛，多失儀。而學齋舍裒金作綠帳以贈，教令戲使人趙十一郎寓意以譏之，其中有云：鼠猴搢笏而不失其儀，士有所據；翁鳥認書而咸知所出，人反不如。

妄信鳥名

清異錄：南唐王建封不識文義，族子有動植疏，俾吏錄之，其載鵓鴿事，以傳寫訛誤，分一字爲三字，而爲人日鳥。失建信之，每人日開筵，必首進此味。

不知鳥名

昔有白頭鳥集吳殿前，孫權問曰：此何鳥也？諸葛恪對曰：此名白頭翁。張昭自以坐中最老，疑恪以鳥戲之，因曰：恪欺陛下，未聞鳥名白頭翁者，試使恪復求白頭母。恪曰：鳥名鸚母，未必有對，試使昭復求鸚父。昭不能答，一座大笑。

角集二十九卷終

山堂肆考文學第三十卷

○文章

文以意爲主，以氣爲輔，以詞爲衛。

琅玕腹

韓詩：排雲叫閶闔，披腹呈琅玕。

錦繡心

李白送仲弟令問序曰：汝心肝五臟，皆錦繡耶？不然，何開口成文，下筆霧散也。

三易

顔氏家訓：沈約曰，文章當從三易：易見字，易識字，易讀誦也。

三多

評苑：學者當取三多：讀書多，持論多，著述多。三多之中，持論爲難。

三變

唐文藝傳序：唐有天下，文章無慮三變。高祖太宗，大難始夷，沿江左餘風，絺句繪章，揣合低昂，故王楊爲之伯。玄宗好經術，群臣稍厭雕琢，索理致，崇雅黜浮，氣益雄渾，則燕許擅其宗。大曆貞元之間，美才輩出，擩嚌道眞，涵泳聖涯，于是韓愈倡之，柳宗元、李翺、皇甫湜等和之，排逐百家，法度森嚴，抵轢晉魏，上軋漢周，唐之文完然爲一王法，此其極也。

嚌才旨 如薺　轢音立

三體

宋元晦言文有三：有治世之文，有衰世之文，有亂世之文。六經，治世之文也；如國語委靡繁絮，眞衰世之文耳，是時語言議論如此，宜乎周之不能振起也；至于亂世之文，則戰國是也，然猶有英偉氣，非衰世國語之文之比也。楚漢文字，眞是奇偉，豈易及也。

笙簧金玉

抱朴子曰：五典爲笙簧，三墳爲金玉。

錦繡繒帛

世說：有問秀才：吳舊姓何如？答曰：吳府君，聖王之老成，明時之俊乂；朱永長，理物之至德，清選之高望；嚴仲弼，九皐之鳴鶴，空谷之白駒；顧彥先，八音之琴瑟，五色之龍章；張威伯，歲寒之茂松，幽夜之逸光；陸士衡、士龍，鴻鵠之裴回，懸鼓之待槌。凡此諸君，以洪筆爲鉏耒，以紙札爲良田，以玄默爲稼穡，以義理爲豐年，以談笑爲英華，以忠信爲珍寶，著文章爲錦繡，蘊五經爲繒帛，坐謙虛爲席薦，張義讓爲帷幕，行仁義爲室宇，修道德爲廣宅。按：秀才，蔡洪也。吳府君，吳展也；永長，朱誕字；仲弼，嚴隱字；威伯，張暢字。

暢音長

雕蟲

或問揚雄曰：吾子少而好賦？曰：然，童子雕蟲篆刻。壯夫不爲也。

騁驥

魏文帝典論：斷七子，於學無所遺，於辭無所假，咸自騁

騄驥千千里，仰齊足而並馳，七子見名士

畫脂鏤氷

漢桓寬鹽鐵論：內無其質而外學其文，若畫脂鏤氷，費日損功。

握珠抱玉

曹植與楊修書：當此之時，人人自謂握靈蛇之珠，家家自謂抱荊山之玉。

字挾風霜

西京雜記：淮南王劉安撰鴻烈二十一篇，自云字中皆挾風霜。揚子雲以為一出一入，字直千金。又黄叔度弟子無閒生李玄曰：淮南王讀書三餘，文如貫虹。

篇連月露

隋李諤上書：連篇累牘，不出月露之形；積案盈箱，盡是風雲之狀。

馬遷奇氣

蘇子由曰：太史公周覽天下名山大川，與燕趙間豪傑交遊，故其文疏宕，頗有奇氣。

道衡沉思

隋薛道衡每至構文，必隱空齋，蹋壁而卧，聞戶外有人便怒，其沉思如此。

子雲好奇

陳后山詩話：揚子雲之文好奇而卒不能奇，故思苦而辭艱。善為文者因事以出奇，如江河之行，順下而已，至于觸山赴谷，風搏物激，然後盡天下之變。子雲唯好奇，故不能奇也。

徐陵藏拙

梁徐陵聘齊，魏收文字遺之，陵過江沉之，曰：與魏公藏拙。

漸趨對偶

朱子曰：漢初賈誼之文質實，晁錯說利害處好，答制策處便亂道。董仲舒之文緩弱，不答所問切要處，至無緊要處又累數百言。東漢文章尤更不如，漸漸趨于對偶。如楊震輩皆尚纖縟，張平子非之，然平子之意又卻理會風角鳥占，何愈于纖縟。陵夷至于三國兩晉，則文氣日卑矣。

無愧風雅

或誦韓退之聖德頌至婉婉弱子，赤立傴僂，牽頭曳足，先斷腰膂處。梁世榮舉子由之說曰：此李斯誦秦所不忍言，而退之乃謂無愧風雅，何其陋也。此說如何？南軒張氏曰：退之所以為此言者，必有說，蓋欲使藩鎮聞之，畏罪懼禍，不敢叛耳。今人讀之至此，猶且寒心，況當時藩鎮乎。此正是合于風雅處。

王賦阮章

魏文典論：王粲長于詞賦，陳琳、阮瑀長于章表書記，今之儁也。

孔書陸議
翰林論或問如何斯可謂之文。答曰。孔文舉之書，陸士衡之議，斯可謂成文也。或又謂機文喻海，岳藻如江，謂士衡與潘岳也。

鑿心
唐尹知章少好學，夢人持巨鑿破其心，驚寤，志思開徹，徧明六經。仕為國子博士。又金樓子云，揚雄作賦，有夢腸之譚，曹植為文，有反胃之論，言勞神也。

浣腸
五代周王仁裕，字德輦，天水人，少不羈，年二十五，始就學。嘗夢剖其腸胃，引西江之水浣之，顧見江中沙石，皆成篆

籀，由是文思日進。平生作詩萬餘首，集為百卷，號西江集。

夢吞色鳥
六帖，晉羅含，字君章，夢吞五色鳥，自後文章日進。

夢吞金龜
牧豎閒譚，五代劉贊，文思遲鈍，乃禱乾象乞文才，一夕夢吞小金龜，自後大有文思。

積玉
晉葛洪，字稚川，稱陸機文猶玄圃之積玉，五河之吐流，泉原如一焉。

碎金
晉桓溫見謝安石作簡文謚議，看畢，擲與坐上諸客曰，此安石碎金。

相如類俳
宋呂與叔待問詩，學如元凱方成癖，文似相如始類俳，獨立孔門無一事，只輸顏子得心齋。

邢邵作賊
北齊魏收每陋邢邵文，邵云，江南任昉，文體本疎，魏收非直模擬，亦大偷竊。收聞之，曰，伊常于沈約集中作賊，何意道我偷任。昉任沈俱有重名，邢魏各有所好，顏之推以二公意問祖珽，珽曰，觀邢魏之藏否，即是任沈之優劣。

舉筆便成
魏志，王粲善屬文，舉筆便成，無所竄定，人以為宿構。

下筆立就
南史，梁范雲，字彥龍，善屬文，下筆立就，人以為宿構。

文思敏速
唐李嶠，字巨山，郊行中以刀筆從王重榮為書記，時車駕在蜀，賊據京師，檄書交馳，嶠文思敏速，翰動如飛。又晏殊指要，淮南崇朝而賦騷，枚皋應詔而成賦，子建如口誦，仲宣如宿成，阮瑀據案而制書，禰衡當食而草奏。

文思遲鈍
文心雕龍，相如含筆而腐毫，揚雄輟翰而驚夢，桓譚疾感于苦思，王充氣竭于沉慮，張衡研京十年，左思練都一紀。

伏鶯隱鵠

玉箱雜記曹子建文如繡虎王仲宣泥下潛蛙鄧艾伏鶩陸雲隱鵠

野鶴閒鷗

陶淵明歸去來辭如野鶴任風閒鷗立海歐公云晉無文章惟淵明歸去來辭唐無文章惟韓愈送李愿歸盤谷序

自出機杼

元魏祖瑩嘗語人曰文章須自出機杼成一家風骨何能共人生活也

欲焚筆硯

陸雲與兄機書君苗見兄文欲焚筆硯

覆瓿

楊雄作太玄劉歆見之曰吾恐後人用覆醬瓿也

扛鼎

邵氏後錄文章日操戲金石相投揮龍文百斛鼎筆力尚可扛

文苑羽儀

晉潘岳才名冠世人稱為文苑羽儀詩人龜鑑為衆所嫉棲遲十年出為河陽令

文陣雄帥

天寶遺事張九齡嘗覽蘇頲文卷謂同僚曰蘇生之俊贍無敵真文陣之雄帥也又明皇嘗謂侍臣曰張九齡文章自有唐名公皆弗如也朕終身師之不得其一二此人真文場之元帥也

枯枝流芥

抱朴子曰王充所著文時有小疵猶鄧林枯枝滄海流芥未易貶也

繩樞草舍

韓浦韓洎兄弟皆有文辭洎常輕浦語人曰吾兄為文譬如繩樞草舍聊蔽風雨予之為文是造五鳳樓手浦聞之因托知寄蜀牋遺詩贈洎曰十樣蠻牋出蜀川寄來新自浣溪頭老兄得此全無用助爾添修五鳳樓

下馬作賦

後魏高祖曰上馬擊賊下馬作露版唯孔脩之耳

立馬揮制

見倚馬

當歸阿士

齊劉孝綽小字阿士七歲能屬文舅王融曰天下文若無我當歸阿士又孝綽每作一篇好事者競相傳寫流聞河朔亭苑柱壁莫不題之

當避此人

歐陽脩與梅聖俞書讀蘇軾文不覺汗出快哉快哉老夫當避此人放出一頭地也

倚馬才

晉桓溫征鮮卑喚袁宏作露布文倚馬成七紙又李白

齊曰請同試觴言倚馬可待此倚馬字從袁宏來後魏每
戰克欲天下聞知乃書帛于漆竿上名曰露布。

四牛筆

宋黃庭堅與秦少游詩東南淮海維揚州國士無雙秦少
游矜於天關無九虎但有筆力回萬牛。

夢授青管

瑒音揚

珣音旬

青箱雜記紀少瑜字幼瑒嘗夢陸倕以一束青鏤管筆
授之曰卿自擇其善者其文因此大進齊王珣為桓溫掾
嘗夢人以大筆如椽與之既覺曰此當有大手筆事俄而
武帝崩哀冊謚議皆珣所草天寶遺事李白少時夢筆頭
生花自是才思贍逸名聞天下。五代和凝夢人以五色筆
一束與之自是才思敏捷年十九登第

夢吞丹篆

拊音甫

輿人傳韓文公少時夢人與丹篆一卷強吞之傍一人拊
掌而笑覺後胸中如有物噎後見孟郊乃夢中笑者。

夢還疋錦

躓音致

南史江淹字文通自宣城罷歸泊禪靈寺渚夜夢一人稱張
景陽曰前以一疋錦相寄今可見還淹探懷中數尺與之
其人恚曰那得割截都盡顧見丘遲謂曰餘此數尺以遺
君自此淹文章躓矣。又淹嘗夢人授五色筆由是文藻日新
後夢郭璞曰。吾有筆在君處可見還淹乃探懷中筆還之
爾後絕無美句。

夢遺丸墨

雜俎王勃字子安夢人遺以丸墨盈袖自是文章日進。

高文大冊

西京雜記枚皋文章敏疾長卿制作淹遲皆盡一時之譽
而長卿首尾溫麗枚皋有累句故知疾行無善迹矣。又揚子曰
軍旅之際戎馬之間飛書馳檄用枚皋廊廟之中。朝廷之
上高文大冊用相如。

短篇大章

韓愈作權公文集序權公之文引物連類窮情盡變宮商
相宣金石諧和寂寥乎短篇舂容乎大章如是者閱之累
日而無窮焉。

獨得八斗

南宋謝靈運曰天下文章一石。曹子建獨得八斗我得一
斗自古及今共用一斗。

只有四篇

宋劉子翬言本朝只有四篇文字好太極圖西銘易傳序
春秋傳序。

金聲玉振

世說晉衛玠與王敦相見欲謂謝鯤曰昔王輔嗣吐金聲
于中朝此子復玉振于江表微言將絕而復傳不意永嘉
之末復聞正始之音棱正始魏齊王年號齊王名芳司馬
師廢其王為齊王也。此時何晏好老莊作道德論及文賦

王珣好論道德而文詞不如晏天下翕然宗之名理之學盛行于世。

干將莫耶

唐李邕字泰和揚州人文名天下盧藏用嘗謂邕如干將莫耶難與爭鋒但虞傷缺耳武后時李嶠張廷珪薦之召拜左拾遺開元中還北海太守時號李北海

凌顏轢謝

北史溫子昇字鵬舉文章清婉避難歸魏濟陰王暉曰江右文人有顏謝任沈我溫子昇足以凌顏轢謝含任吐沈

並武同殷

唐李翱字習之祭韓退之文建武以還文卑質喪儷花鬪葉顛倒相高及兄之為文思動鬼神閉合怪駭驅濤湧雲包劉越嬴並武同殷呆蘇老泉云韓子之文如長江大河渾浩流轉魚黿蛟龍萬怪惶惑而抑遏掩蔽不使自露而人望其淵然之光蒼然之色亦自畏避不敢近視。

錦心繡口

唐柳子厚乞巧文抽黃對白啽哢飛走駢四驪六錦心繡口宮沉羽振笙簧觸手觀者舞悅誇譚雷吼獨溺臣心使甘老醜。

玉佩瓊琚

韓愈祭柳子厚文凡物之生不願為材犧樽青黃乃木之災子之中棄天脫馽羈玉佩瓊琚大放厥辭富貴無能磨滅誰紀子之自著表表愈傳不必吾為斲血指汗顏巧匠旁觀束手袖閒子之文章而不用世乃令吾徒掌帝之制又蘇老泉云柳子之文如峻峯絕壑望之千仞閒見層出森然于蒼煙杳靄之外望之者不能躋躋之者不能踰

免學沈謝

外史檮杌鄭雲叟以文選教其子其兄曰何不教他讀孝經論語免學沈謝嘲風咏月汚人行止

羞稱曹陸

唐文藝傳閻士和事蕭穎士穎士從者論稱穎士所長以為聞穎士之風者五尺童子羞稱曹陸

不易一字

唐王勃每屬文先磨墨數升酣飲引被覆面而卧及寤援筆成篇不易一字時謂腹稾

不除一言

韓退之上于頔書文章言語與化為雷霆浩瀚若江漢正聲諧韶濩勁氣凡金石豐而不餘一言約而不失一辭

文章老宿

唐李嶠為兒時與人遇似夢人遺雙筆自是有文辭與崔融蘇味道齊名及諸人沒而嶠為文章老宿學者取法焉

文章手筆

見名士

思若湧泉

見中書舍人。

辭如注水

唐陸扆文詞敏速，如注射。言如注水射箭之疾也。

文章四友

唐杜審言字必簡，少與李嶠、崔融、蘇味道為文章四友號，已審言為服總云。

文章四傑

見名士。

麗服靚粧

唐張說與徐堅論近世文章，說曰：李嶠、崔融、薛稷、宋之問之文，如良金美玉，無施不可。富嘉謨之文，如孤峰絕岸，壁立萬仞，濃雲鬱興，震雷俱發，誠可畏也。若施之廊廟，則駭矣。閻朝隱如麗服靚粧，燕歌趙舞，觀者忘疲，若律之風雅，則罪人矣。堅問今世如何，說曰：韓休之文，如大羹玄酒，有典刑而薄滋味。許景先如豐肌膩體，雖穠華可愛，而乏之風骨。張九齡如輕縑素練，濟時用而窘於邊幅。王翰如瓊杯玉斝，雖爛然可珍而多玷缺。堅謂篤論。

犀角象齒

唐舒元輿元和中進士，獻文闕下，不報。上書曰：言罔漢主父偃以布衣上書，朝奏暮召，臣所上八萬言，鍛鍊精粹，出入今古數千百年，牧犀之角，攫象之齒，豈主父偃等可比哉。

字冠一時

唐文藝傳，侍從酬奉，則李嶠、宋之問、沈佺期、王維；制冊，則常衮、楊炎、陸贄、權德輿、王仲舒、李德裕；言詩，則杜甫、李白、元稹、白居易、劉禹錫；譎怪則李賀、杜牧、李商隱，皆卓然以所長為一時冠。

洞視萬古

唐李漢作韓文序：退之為文，詳閎卓躒，淵涵澄深，詭然而蛟龍翔，蔚然而鳳虎躍，鏘然而韶鈞鳴，日光玉潔，周情孔思，千態萬貌，洞視萬古，卒澤于道德仁義，炳如也。又宋景文作退之贊，愈以六經之文為諸儒倡，障隄末流，反刓以樸，剗偽以真，粹然一出于正。刊落陳言，橫騖別驅，汪洋大肆，要之無抵捂聖人者。其原道、原性、師說數十篇，皆奧衍宏深，與孟軻、揚雄相表裏，而左右六經云。

多檢書冊

唐李商隱字義山，文宗時人，為文多檢閱書冊，左右鱗次，號獺祭魚。

令檢出處

宋楊文公億所用故事，常令子姪檢出處，每段用小片紙錄之，綴粘所錄，而蓄之，時謂衲被。

辭尚奇詭

唐李賀辭尚奇詭，絕去翰墨畦逕。

辭好艱深

宋景文公修唐史。好以艱深之辭文淺易之說。

韓文擬體

祭竹林神文。其體疑出于書。祈太湖神文。其體疑出于國語。爭武侍御文。其體疑出于離騷。其哀歐陽詹與獨孤申叔之文。疑出于莊子內篇。賈誼賦鵩之體。

揚子擬體

天問則祖屈原之天問。巧文則擬揚雄之逐貧。先友記則祖家語七十二弟子解。又黃山谷云。退之送窮文。出揚子逐貧賦。子雲解嘲。擬宋玉答客難。退之進學解。擬子雲解嘲。柳子厚晉問。擬枚皐七發。

孫樵眞訣

唐孫樵與王霖書。嘗得為文眞訣于來無擇。無擇得于皇甫持正。持正得于韓退之。然樵未嘗與人言及文章。懼得罪于時也。

彥伯澁體

朝野僉載。唐徐彥伯為文。多求新奇。以鳳閣為鵷閣。龍門為虬戶。金石為銑溪。玉山為瓊岳。以狗為尨犬。以竹馬為篠驂。後進効之。謂之澁體。

以文致窮

六經作。孔子削迹不粒矣。孟子述。子輿坎軻齊魯矣。馬遷以史記禍。班固以西漢書禍。揚雄以太玄法言窮。杜甫。李白。王江寧。相望以窮者。皆以文也。

作文促節

陸威為館官。嘗試以文投獻。數字犯威家諱。威因裵然裁節以牋致謝。以曹與之周。隱雖精。終乏誤筆。殷浩之矜持太過。顯出奉函

賞學士

朝野僉載。賞王文。好以數對。如秦地重關一百二。漢家離宮三十六之句。

謫仙人

唐李白天寶初至長安。賀知章見其文。嘆曰。此謫仙人也。

不為嶢刻斬絕之言

蘇老泉云。孟子之文。語約而意深。不為嶢刻斬絕之言。而鋒不可犯。

無有艱難辛苦之態

老泉云。歐陽之文。紆徐委備。往復百折。而條達流暢。無所間斷。氣盡語極。急言竭論。而容與閑易。無有艱難辛苦之態。文神道碑。歐公于文。天才有餘。豐約中度。雍容俯仰。不動聲色。而義理自勝。短章大論。無施不可。有欲効之。不詭則俗。不淫則陋。終不可及。是以獨步當世。求之古人。亦不可多得。

連用姓名

唐楊炯為文。好以古人姓名連用。如云張平子之譎略。陸士衡之所記。潘安仁之所賦。宜其陋矣。仲長統何足以知

之。人號黠鬼簿。

各較工拙

沈存中筆談。穆修張景同造朝。待旦于東華門外。方論文次。適見有奔馬踐犬以斃。二人各記其事。以較工拙。穆曰。馬逸。有黃犬遇蹄而斃。景曰。有犬斃奔馬之下。時文體新變。二人之語。皆拙澁。然當時謂之工。可嘆也。

張陳相推

紘音弘 吳張紘見陳琳作武庫賦應機論。因與琳書。深嘆美之。琳答曰。今景興在此。足下與子布在彼。所謂小巫見大巫。神氣殫矣。殫音丹

王蘇相誚

西清詩話。王荊公見蘇東坡醉白堂記曰。乃是韓白優劣。東坡聞之曰。介甫虔州學記。乃學校策耳。

不及退之

唐李朴題柳集。子厚文詞淳正。雖不及韓退之。至氣格雄絶。亦退之所不及。然子厚論著。大抵非怨憤。必刺譏。至辯論語下篇尤害道。

當學馬遷

宋唐庚字子西。眉州丹稜人。嘗曰。六經以後。便有司馬遷。三百五篇之後。便有杜子美。文當學司馬遷。詩當學杜子美。

中和之氣

唐許學究常州人。能文章。張芸叟曰。許令人之文。雖乏峻峯激流。而詞旨豐美。得中和之氣。

縱橫之學

邵氏後錄。東坡中制科。王荊公問呂申公曰。見蘇軾制策否。申公稱之。荊公曰。全類戰國文章。若安石為考官。必黜之。故荊公後修英宗實錄。謂蘇明允有戰國縱橫之學。

求集事類

白居易吳六帖。以陶家瓶數十。各題門目。作七層架列齋中。命諸生采集事類。投瓶中。倒取抄錄成書。故紀代無次

改換詞語

見翰林學士

羈旅草野

韓文公荊南詩集序。和平之音淡薄。而愁思之聲要妙。懽愉之辭難工。而窮苦之言易好。是故文章。嘗發于羈旅草野。而王公貴人。志得意滿。非性能而好之。則不暇以為之。

臺閣山林

歸田錄。夏英公嘗以文謁盛度。度曰。子文章有館閣氣。異日必顯。曾端伯云。文章雖出于心術之微。而實有二等。有山林草野之文。有朝廷臺閣之文。山林之文。其氣枯槁。道不得行。著書立言者所尚也。臺閣之文。其氣溫潤豐縟。乃得位于時者所尚也。王安國嘗語余曰。文章格調須得官樣。岑嶺子蒼者。乃臺閣之文。所謂官樣者歟。

好人譏彈

容齋隨筆曹子建與楊德祖書曰世人著述不能無病僕嘗好人譏彈其文有不善者應時改定昔丁敬禮嘗作小文使僕潤飾之僕自以才不若人辭不為也敬禮謂僕卿何所疑難文之佳麗吾自得之後世誰相知定吾文者耶吾嘗嘆此達言以為美談後任昉為王儉主簿儉出作文令昉點正昉因定數字儉嘆曰後世誰知子定吾文正用此語

竊人注解

郭象傳先是注莊子者數十家莫能究其旨統向秀于舊注外為解義妙演奇致大暢玄風惟秋水至樂二篇未竟而秀卒象為人行薄以秀解義不傳于世遂竊為己注乃自注秋水至樂二篇又易馬蹄一篇其餘眾篇或點定文句而已

學奇學澁

國史補唐元和之後文章則學奇于韓愈學澁于樊宗師歌行則學放蕩于張籍詩句則學淺切于白居易學矯激于孟郊學淫靡于元稹俱名為元和體

煩句煩字

劉知幾史通曰公羊傳稱郤克眇季孫行父禿衛孫良夫跛齊使跛者逆跛者禿者逆禿者眇者逆眇者宜除跛者以下字但云各以類逆者即見此為煩句也史記張蒼傳云年老口中無齒今盡去年及口中字可以成句而二字宜加此為煩字也

文有氣骨

朱子曰前輩文字有氣骨故其文壯浪今人只於枝葉上粉澤如舞訝鼓然其間男子婦人僧道雜色無所不有但都是假底嘗見徐端立言石林嘗云今世文章只有個減字換字法耳如言湖州必須去州字是減字法也不然則稱霅上是換字法也

文有法度

朱子曰陳后山之文有法度如黃樓銘出當時諸公皆斂衽今人都無他抑揚頓挫

唐庚精密

宋唐庚為文精密通世務嘗作名治察言閔俗存舊等篇學者稱之

南豐雄渾

宋王震南豐文序南豐之文標騖奔放雄渾瓌偉若三軍之朝猛獸之抉江湖之波濤煙雲之姿狀一何奇也

滔滔汩汩

東坡曰吾之文如萬斛泉源不擇地皆可出在平地滔滔汩汩雖一日千里無難及其與石山曲折隨物賦形而不可知也所可知者常行于所當行常止于所當止如是而已矣又綱目蘇軾與弟轍父洵為文如行雲流水初無

定質。雖嬉笑怒罵之詞，皆可書而誦之。

奇奇怪怪

宋方岳，字巨山，號秋崖。長於詞翰，有小稾行于世。方蛟峯序之曰：奇奇怪怪之文，如其人；磊磊落落之氣，如其文。理宗朝兩為文學掌故，後出守匡廬、秀水二郡。

記用賦體

宋陳后山叢談：退之作記，記其事耳；今之記，乃論也。少游謂醉翁亭記亦用賦體。按陳師道，字無己，號后山，彭城人。為文師曾鞏，為詩學黃庭堅。

記用傳體

范文正公岳陽樓記，用對語說時景，世以為奇。尹師魯讀之曰：傳奇體耳。傳奇，唐裴鉶所著小說也。

鉶音刑

玉界尺

五代唐趙光逢，以文行知名，時號玉界尺。

錦屏風

東齋記：夏英公言楊文公之文，如錦繡屏風，但無骨耳。議者謂英公之文，如泉水迅急，至于汪洋處，則不及文公也。

熟讀檀弓

黃魯直曰：嘗問東坡作文之法，坡云但熟讀檀弓，當得之。既而取檀弓二篇，讀數百過，然後知後世作文，不及古人。

如觀日月也

好語少語

宋宋景文公未第時，為學于永陽僧舍。或問曰：君好讀何書？答曰：予最好讀大誥。故景文文多謹嚴。至修唐書，其言艱，其思苦，蓋亦有所自歟。

流輩推許

宋王珪，字禹玉，華陽人。弱歲奇警，出語驚人。其文章為流輩共推許。朝廷典冊，皆出其手。

坐客嘆異

潘子岳詩話：東坡作表忠觀碑，荊公置座隅。葉致遠、楊德逢在坐。公曰：斯作絕似西漢。坐客嘆異不已。公曰：西漢誰人可擬？德逢曰：王褒盡易之也。公曰：不可草草。德逢復曰：司馬相如、楊雄之流乎。公曰：相如子雲，未見叙事曲折如此也。直與子長馳騁上下。坐客悚然曰：畢竟似子長何書？公徐曰：楚漢以來諸侯王年表也。

詞勝理勝

侯希聖謂李觀之文，詞勝理；韓愈之文，理勝詞。

和氣英氣

詩話：歐公之文和氣多，英氣少；蘇公之文英氣多，和氣少。

表裏伊訓

東坡集：諸葛亮出師表，簡而盡，直而不肆，大哉言乎，與伊訓、說命相表裏，非秦漢而下以事君為容悅者所能至也。

取法蘭亭

東坡嘗云：黃魯直雜文，多取法蘭亭。

文用宮商

永明末盛為文章。吳興沈休文、陳郡謝玄暉、琅琊王元長，以氣類相推轂。汝南周彥倫善識聲韻，為文皆用宮商，以平上去入為四聲，以此制韻，不可增減，號永明體。按元長，王融字；彥倫，周顒字。

文含清濁

梁書范雲字彥龍，大重何仲言，與結忘年交。嘗謂所親曰：頃觀文人，質則過俗，麗則傷儒，其能含清濁、中今古，見之何生矣。仲言，遜字。雲，晉平北將軍汪六世孫。

山堂肆考文學第三十一卷

○詩上

書云：詩言志。今俗樂詞曲，各陳其情，乃其遺法也。歌永言，今俗樂唱詞曲，乃其遺法也。聲依永，今俗樂唱曲，應以絲竹，乃其遺法也。律和聲，今俗樂以合四工尺等字為拍眼，如作合字，則眾音皆以合為節，四工尺等字亦然，而後不亂，乃其遺法也。白居易曰：詩關美刺者謂之諷諭，詠性情者謂之閒適，觸事而發者謂之感傷。梅聖俞曰：詩以聲律為竅，物象為骨，意格為髓。

四言之始

虞書：帝庸作歌曰：勑天之命，惟時惟幾。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及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等句。此詩四言之始。漢李陵與蘇武書：攜手上河梁，遊子暮何之。此詩五言之始。漢武作柏梁臺成，詔羣臣二千石能為七言者乃得上坐。凡七言每句用韻，各述其事，謂之柏梁體。此詩七言之始。谷永始作六言，夏侯湛作三言，高貴鄉公作九言。

六義之餘

唐元稹樂府類序：詩之流二十四名：賦、頌、銘、贊、文、誄、箴、行、吟、詠、題、怨、嘆、章、篇、操、引、謠、謳、歌、曲、詞、調，皆詩人六義之餘。

詩史

杜甫本襄陽人其先自襄陽徙河南鞏縣父閑為奉天令遂居少陵而甫生焉天寶初舉進士不第天寶末獻三大禮賦玄宗奇之使待制集賢院祿山亂入蜀肅宗立走鳳翔上謁拜右拾遺因上書救房琯被謫客秦州流落劍南依嚴武表為參謀檢校工部員外郎年五十九以詩鳴于時凡出處去就動息勞逸悲懽感激一見于詩士大夫謂之詩史。

詩豪

唐劉禹錫字夢得中山人善為詩而晚節尤精白樂天推為詩豪。

詩窖

國史補高仁裕著詩萬首號詩窖。

詩城

唐秦系字公緒會稽人天寶末避亂剡溪客泉州南安[illegible]南安居士與劉長卿為詩相倡和權德輿曰長卿自謂五言詩城系以偏師攻之雖老益壯。

詩壘

杜甫詩氣摩屈壘目短曹劉牆。

詩筒

林逋集註白樂天元微之唱和以筒盛詩往來謂之詩筒。

詩寨

唐李陟詩冥搜得詩寨又五代唐孫魴沈彬同遊李建勲之門為詩社。

詩壇

杜牧之詩今日風騷將誰登李杜壇東坡與歐公子詩君家文律冠西京旋築詩壇按酒兵袖手莫欺真將種致師須得老門生。

詩聖

朱子曰李太白詩非無法度乃從容于法度聖于詩者古風兩卷多效陳子昂亦有全用其句者太白去子昂不遠其尊慕子昂如此按子昂字伯玉射洪人。

詩師

陶岳五代補唐鄭谷在袁州僧齊己攜詩詣之有早梅詩云前村深雪裏昨夜數枝開谷曰數枝非早也不如一枝齊己下拜自是士林以谷為一字師。

詩料

古詩野色供詩料。

詩囊

見宗室李賀事。

詩眼

唐人五言七言在一字謂之句眼。

詩骨

古行役詩張郎三十一天遣裁詩作花骨。

詩債

詩話云詩權出薛昌詩債出曹司倉又林逋詩逼去樵應急封回債已還

詩斑

唐僧詩鬚為作詩斑東坡詩尚嫌剃髮有詩斑

詩陣

宋丁晉公詩物華如陣筆如鋒沈謝曹劉是七雄

詩盟

韻府秋來不見渼陂岑千里詩盟忽重尋

詩癖

梁簡文帝自序云七歲有詩癖長而不倦白樂天詩人皆有一癖我癖在章句

詩魔

白樂天詩惟有詩魔降未得每逢風月一閑吟

詩思

或問孟浩然詩思答曰在灞陵橋驢子背上

詩脾

韻府清氣散入詩人脾

詩瓢

唐求放達踈曠唐末方外人也吟詩有得將稾撚為丸投大瓢中後臥病投瓢于江曰有得之者方知吾苦心耳瓢至新渠江有識之者曰此唐山人詩也其詩泌一傳其題鄭處士隱居詩數點石泉雨一溪霜葉風業在有山處道成無事中

詩籌

東坡詩詩律輸君一百籌

詩狂

韻府酒渴思吞海詩狂欲上天

詩瘦

唐崔駢愛吟咏一日病起人戲之曰子非病因苦吟而瘦也又李白寄飯顆山頭逢杜甫頭戴笠子日亭午為問緣何太瘦生只為從來作詩苦

詩祖

苕溪漁隱宋呂居仁以詩得名自言傳衣鉢于江西嘗作江西宗派圖推豫章黃山谷為詩祖自豫章以降列陳師道潘大臨謝逸洪芻饒節僧祖可徐俯洪朋林敏修洪炎汪革李錞（錞音純）韓駒李彭晁冲之江端本楊符謝邁夏倪林敏功潘大觀何顗王直方僧善權二十五人以為法嗣謂源流皆出自豫章也按居仁本中字申公之孫舜徒少丞之子少學于黃山谷平生因詩以窮眈詩而病

詩凡

詩品湯休謂吳邁曰吾詩可為汝詩之父謝光祿曰不然湯詩可為庶兄

七步成

見親王

十步就

職林後魏彭城王勰從孝文帝有大松上行而賦詩曰汝可作詩至吾行所而令就也時勰去帝十餘步至帝所而就詩曰問大松經幾冬山川何如昔風雲與古同唐柳公權從文宗幸未央宮帝曰朕有一喜邊戍賜衣久不時今仲春已給當賀我以詩宮人迫之公權即應聲成文再詔賦之復無停思帝悅曰子建七步爾乃三焉

約句準篇

魏自建安之後訖于江左詩律屢更至沈約庾信以音韻相附屬對精密宋之問沈佺期又加靡麗回忌聲病約句準篇如錦繡成文學者宗之時號沈宋之問字延清汾州人佺期字雲卿相州人

深思若求

梁陰鏗字子堅工五言何遜字仲言詩與遜齊名時號陰何體宋黃庭堅詩寒爐餘幾火灰裏撥陰何言深思若求乃得也

揮琴

擇音羅梁書柳惲字文暢賦詩未就以筆揮琴坐客以筯扣之惲驚其哀韻乃製為雅音後傳擊琴作詩自惲揮琴始也

擊鉢

蕭文琰立令楷江洪並以文學稱竟陵王良夜集刻燭一寸為詩四韻文琰曰燒一寸燭成四韻詩何難之有乃與江洪等共擊銅鉢立韻響滅而詩成

子建入室

梁鍾嶸品曹子建詩其原出于國風如人倫之有周孔鱗羽之有龍鳳音樂之有笙簧女工之有黼黻俾爾懷鉛吮墨抱篇章而景慕映餘暉以自燭故孔氏之門如用詩則公幹升堂子建入室景陽潘陸自可坐廊廡之間也景陽晉張協字載之號

李端擅場

唐李端郭暧之姬唐人謀集必賦詩推一人擅場如郭曖尚昇平公主盛集則推端詩擅場也

沾丐後人

唐興詩人承陳隋風流浮靡相矜至宋之問沈佺期等研揣聲音浮切不差號為律詩競相沿襲開元間稍裁以雅正然捋華若質反好體若壯達人得一槩皆自名所長至杜甫渾涵汪洋千彙萬狀兼古今而有之他人不足甫乃有餘殘膏賸馥沾丐後人多矣故元稹謂詩人以來未有如子美者

光掩前人

遯齋閒覽王荊公論杜甫詩悲懽窮泰發斂抑揚無施不可故有平淡簡易者有綿密精確者有嚴重威武若三軍之帥者有奮迅馳驟若泛駕之馬者有淡泊閒靜若山谷隱士者有風流醞籍若貴介公子者蓋緒密而思深所以

光掩前人而後者無繼也。

情致豪邁

唐杜牧為詩情致豪邁。人號為小杜以別杜甫。

語意高妙

苕溪漁話東坡赤壁懷古作念奴嬌詞語意高妙。真古今絕唱。御覽重加嘆賞賜名西江月。

輞川相酬

唐王維別墅在輞川。地最奇勝。與裴迪遊其中。賦詩相酬以為樂。

蘭陵絕唱

元稹為浙東觀察使。辟竇鞏為幕。鞏工詩。與之酬答。故鏡

胡奉望之篇益傳。時號蘭陵絕唱。

西堂夢草

見兄弟。

玄都看花

唐劉禹錫字夢得。初貶朗州司馬。既而召還。宰相欲任以省郎。而禹錫作玄都觀看花君子詩。譏忿當路。出為播州刺史。後入為主客郎中。復作遊玄都觀詩。且言始謫十年還京師。道士植桃其盛若霞。又十四年過之。無復一存。惟兔葵燕麥動搖春風耳。蓋以訴權近也。聞者益薄其行。

題詩觸諱

五代孟貫詩云。不伐有巢樹。多移無主花。周世宗聞之曰。

朕伐叛弔民。何謂有巢無主。此所謂觸犯諱也。

作詩託名

齊張率能詩。虞訥見而詆之。率一旦焚毀。更為詩示焉。託云沈約作。訥句句嘆嗟無字不善。率曰此吾作也。訥慚而退。

長于五言

南史謝朓字玄暉。長于五言。沈約云。二百年來無此詩。

自成一家

丹陽集省題詩自成一家。非他詩比也。首韻拘于見題。則易于牽合。中聯縛于法律。則難于駢對。非若他詩遊戲于煙雲月露之形。可以縱橫在我者也。王昌齡錢起孟浩然

李商隱輩。皆有詩名。至作省題詩。則疎矣。王昌齡四時調玉燭詩。祥光長赫矣。佳號得溫其。錢起巨魚縱大壑詩。方快吞舟意。尤殊在藻嬉。浩然騏驥長鳴詩。逐逐懷良馭。蕭蕭顧樂鳴。商隱桃李無言詩。夭桃花正發。穠李蕊方繁。此等句與兒童無異。以此知省題詩自成一家也。

留詩石闕

郭素聞王軒遊苧蘿山過西子。亦從而遊焉。留詩泉石間。寂無所遇。無名子作詩云。三春桃李本無言。却被斜陽鳥雀喧。借問東鄰效西子。何如郭素學王軒。又柳吳興曾為詩曰。亭皋木葉下。隴首秋雲飛。王元長嘆以為佳。因書齋壁。

挂詩水中

南史崔信明嘗矜其文，遇李百藥。鄭世翼謁信明于江中，謂曰：聞公有楓落吳江冷之句，願見其餘。信明多出篇與觀，世翼覽未終，曰：所見不逮所聞。投諸水中，引舟而去。

花鳥愁

杜詩：老去詩篇渾漫與，春來花鳥莫深愁。

江山助

唐張說字道濟，既謫岳州，而詩亦悽惋，人謂得江山之助云。

神物護持

白居易言劉禹錫詩訖節尤精，在處有神物護持。

奐廣受服

見名子。

為詩刻苦

都閣雅談：劉尚昭字休明，婺州人。少師林寬，為詩刻苦。其風雪詩句向夜深得心從天外歸，懷廬山隱者詩先生入太華杳杳絕良音，秋邊有時見孤雲無處尋，神清峯頂立，衣冷瀑邊吟，庶失千名者，六街塵土深，嘗與論詩云：五言句如四十箇賢人，不亂着一箇屠沽輩也。

為詩纖豔

白居易作樂府百篇，規諷時事，流聞禁中。上見而悅之，召拜翰林學士。杜牧之謂居易詩纖豔不逞，非莊人雅士所[illegible]為，流傳人間，子父女母交口教授，淫言媟語，冷入肌骨，不可去。

上薄風騷

元稹集杜子美詩：上薄風騷，下無沈宋，古傍蘇李，氣吞曹劉，掩顏謝之孤標，雜徐庾之纖穠，盡得古人之體勢，而兼昔人之所獨專矣。

下顧沈謝

唐孟郊字東野，李觀稱其詩高處在古無上，平處下顧沈謝。

泣鬼

李白初自蜀到京師，賀知章聞其名，見之，白出蜀道難示之。知章曰：公非人間人，豈太白星精耶？解金龜換酒與之酣飲而歸。及見烏夜啼曲，曰：此詩可泣鬼神。又杜甫贈白詩：昔年有狂客，號爾謫仙人。筆落驚風雨，詩成泣鬼神。

驚人

杜詩：為人性僻耽佳句，語不驚人死不休。

三人罷吟

唐元微之與劉夢得、韋楚客同會于白樂天舍，各賦金陵懷古詩。劉滿引一盃，飲已即成。其詩曰：王濬樓船下益州，金陵王氣黯然收。千尋鐵鎖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頭。人世幾回傷往事，山形依舊枕寒流。而今四海為家日，故壘蕭蕭蘆荻秋。白覽詩曰：四人探驪龍，子先獲珠，所餘鱗甲何用耶？三人于是罷吟。

諸英閣筆

唐孟浩然嘗遊秘省，値秋月新霽，諸英畢集，相與賦詩。次當浩然，浩然即援筆書曰：微雲淡河漢，疎雨滴梧桐。舉坐嗟其清絶，咸以之閣筆。

鞭捶楊馬

李陽冰序李白不讀非聖之書，恥為鄭衛之作，自風騷之後，馳騁屈宋，鞭捶楊馬，千載獨步，惟公一人。又岑參詩與李杜相頡頏，歌行則流出肝肺，無斧鑿痕。郊島之句鍛月鍊者，參誚笑為之。

壓倒元白

唐楊嗣復字繼之，寶曆中知貢舉，及放榜，其父僕射於陵自東洛入覲，嗣復率門生迎于潼關，既而宴于新昌里第。元稹、白居易等皆預宴賦詩，惟楊汝士詩後成，其詩曰：隔座應須知楊御府，書將仙翁入高其，文章舊價留鸞掖，桃李新陰在鯉庭。再歲生徒陳賀宴，一時良史盡傳聲。當年疏傳雖云盛，詎有茲時辭醉醺。元白覽詩失色。是日汝士歸醉，謂子弟曰：我今日壓倒元白矣。

百金一篇

元稹作白氏長慶集序：雞林賈人求市頗切，自云本國宰相每以百金換一篇，其偽者宰相輒能辨之。

千金一字

鍾嶸詩品：古詩其體出于國風，陸機擬古體十四首，文溫

而麗，意悲而遠，驚心動魄，幾乎一字千金。又云：陸機詩其源出于陳思，咀嚼英華，厭飫膏澤，文章之淵泉也。張公嘆其大才，信矣。

被之聲歌

唐李益字君虞，長于詩，與李賀相埒，每一篇出，樂工爭以賂求被之聲歌，供奉天子。至征人早行等篇，天下皆施之圖繪。又嘗顧況之無聲嵇中散四言詩，因為之圖。

傳之宮禁

宋祁過御街，逢內家車子，有褰帷呼小宋者，祁因作鷓鴣天一曲，其落句云：劉郎已恨蓬山遠，更隔蓬山千萬重。其詞傳達宮禁中，仁宗詢知呼小宋者，後與翰林語及小詞，祁惶懼，上曰：蓬山不遠，遂以呼小宋者賜之。

命題殿壁

唐文宗與柳公權聯句，帝曰：人皆苦炎熱，我愛夏日長。公權曰：薰風自南來，殿閣生微涼。帝以為詞情俱足，命題于殿壁。

寫入御屏

宋楊徽之，字仲猷，建州浦城人，能詩，為侍讀學士。太宗聞其名，索其警句十聯，寫于御屏上。時梁周翰有詩云：誰似金華楊學士，十聯詩在御屏中。僧文寶謂徽之詩曰：必以天地浩蕩孫輩于水晚堤中，方與此詩神骨相副。又徽之詩有新霜染楓葉，皎月借蘆花句，云此句有神助。

韻病

梁曹景宗字子震，為衛將軍，破魏凱旋，武帝御光華殿宴飲，因令左僕射沈約等賦聯句，景宗不得韻，顏色不平，啟求賦詩不已。時用韻已盡，惟餘競病二字，帝令賦之。景宗揮筆立成，詩曰：去時兒女悲，歸來笳鼓競，試問行路人，何如霍去病。帝欣嘉不已，約及朝賢驚嗟竟日。

推敲

唐賈島字浪仙，范陽人，初為僧，號無本，居法乾寺，常苦吟。一日赴京師，于驢上得鳥宿池邊樹，僧敲月下門之句，始欲着推字，又欲着敲字，鍊字未定，驢上吟哦，引手作推敲勢。時韓退之為京兆尹，車騎方出，島不覺衝至第三節，尚為手勢不已，俄為左右擁至尹前，島具道其所得句，推敲字未定，神遊象外，不知迴避。退之立馬久之，謂島曰：敲字佳。遂與並轡而歸，為布衣交，教之為文，令棄浮屠，舉進士。後嘗有詩謗之曰：蓋郊從此中山門，月風雲頓覺閑天地，文又斷絕，故生賈島在人間。大中末為長江簿。又按賈島初居法乾寺，與無可相唱和。一日宣宗微行至寺，聞鍾樓上有吟聲，遂登樓，于案上取詩卷覽之。島不識宣帝，乃攘臂睨之，遂于手中奪取詩卷，曰：郎君何會此耶？宣帝下樓去。既而島知之，亟謝罪。後島選除遂進上，有人薦于上，上亦憫之，有旨乃賜御札，除遂州長江簿。會昌初以普州司倉參軍卒，怪錡以詩悼之曰：騎驢衝大尹，奪卷忤宣宗。

鋪錦列繡

南史顏延之字延年，問鮑照曰：己詩與謝靈運優劣？照曰：謝五言如初發芙蓉，自然可愛；君詩若鋪錦列繡，亦雕繢滿眼。

劌目鉥心

劌音桂　鉥音术

韓愈撰貞曜先生孟郊墓誌：先生為詩，劌目鉥心，刃迎縷解，鉤章棘句，掐擢胃腎，神施鬼設，間見層出。

不敢押餳

餳音情

或云劉禹錫作詩，欲押一餳字，因六經無此字，惟周禮吹簫注有此一字，終不敢押。然按禹錫歷陽書事詩：湖魚香勝肉，官酒重于餳。又何嘗押六經所出耶。

不敢題糕

見重陽。

凌轢潘左

鍾嶸詩品：宋元嘉中有謝靈運，固已含跨劉郭，凌轢潘左，斯五言之冠冕，文詞之命世也。

奴僕命騷

杜牧之序李長吉詩：唐皇諸孫賀，元和中韓吏部亦頗取其歌詩，以為雲煙綿聯，不足為其態也；水之迢迢，不足為其情也；春之盎盎，不足為其和也；秋之明潔，不足為其格也；風檣陣馬，不足為其勇也；瓦棺篆鼎，不足為其古也；時花美女，不足為其色也；荒國陊殿，梗莽丘壠，不足為其怨

昧者區恨悲愁也。鯨呿鼇擲，牛鬼蛇神，不足爲其虛荒誕幻也。蓋命騷之苗裔，理雖不及，辭或過之。賀生年二十七歿矣，使少加以理，奴僕命騷可也。

詩似爬癢

杜牧之詩云：杜詩韓筆愁來讀，似倩麻姑癢處爬。

詩能愈瘧

漁隱叢話：世傳杜詩能除瘧，此未必然。蓋其辭意典雅，讀之者脫然不覺沉疴之去體也。而好事者乃曰：鄭廣文妻病瘧，子美令取予落月照屋梁，猶疑見顏色一聯誦之，不已。又令取亂髮似大宗，色映寒外春一聯誦之，不已。又令取子璋髑髏血糢糊，手提擲還崔大夫一聯誦之，則無不

已矣。此殊可笑。觀子美有詩云：三年猶瘧疾，一鬼不銷亡，則知是疾也，杜陵正自不免。

語少意廣

后山叢談：余外多景樓，南望丹徒，有大白鳥飛近青林，而得句云：白鳥投林分外明。謝朓亦有云：黃鳥度青枝。句巧而弱。而杜云：白鳥去邊明。語少而意廣。及余還里，覺年老，得句云：坐下漸人多。而杜亦有云：坐深鄉里敬。此語極工，乃知杜詩無不有也。

才高識卑

王荊公集四家詩，蔡天啟問：何爲下李白？安石答曰：白才高而識卑，其中言酒色者盡十八九。

詩看鮑照

詩評：爲詩欲詞格清美，當看鮑照、謝靈運。呂氏童訓云：大學者時當以三百篇辭及漢魏間人作主，方見古人妙處，自無齊梁閒綺麗氣味也。

詩擬淵明

葛常之集：韋應物詩擬陶淵明而作者甚多，然終不相近。其答長安丞裴說詩云：臨流意已悽，採菊露未晞，舉頭見秋山，萬事都若遺。蓋效淵明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此間有真意，欲辯已忘言之句也。然淵明脫落世紛，深入理窟，但見萬象森羅，莫非真意，故因見南山而真意具焉。應物乃因意悽而採菊，見秋山而遺萬事，其與陶所得異矣。

議論頗正

丹陽集：唐劉叉詩，酷似玉川子，而傳于世者，二十七篇而已。其冰柱、雪車二詩，雖語涉奇怪，然議論頗出于正。冰柱詩云：不爲四時雨，徒于道路成泥柤；不爲九江浪，徒能汩沒天之涯。雪車詩云：官家不知民餒寒，盡驅牛車盈道載，屑王車載欲何之，秘藏深宮與炎酷。如此等句，亦有補于時，與玉川子月蝕詩稍相類。

性情近古

臨川吳氏云：漢魏迄今，詩凡幾變，字以鍊而精，句以琢而巧，功力極矣，而識者乃或舍旃，尚陶韋，則亦以其不鍊字，不琢句，不用事，而性情之直近乎古也。按陶韋，陶淵明、韋

膺物也。

因詩召見

唐馮定為大常，文宗見而愛之，曰：「此是作能子句者耶？」親誦定送客西江詩，召升殿，詔悉以所著上之。

因詩放歸

唐孟浩然，襄陽人，為王維所知。維待詔金鑾殿，私邀浩然入內，商較風雅。忽遇上幸維所居，浩然錯愕伏牀下。維不敢隱，奏聞。上曰：「朕素聞其人而未見也。」詔浩然出，而問其詩。浩然再拜，自誦其詩曰：「北闕休上書，南山歸故廬。不才明主棄，多病故人疎。」上曰：「朕未嘗棄卿，卿自不求仕耳，奈何誣我？」因命放歸南山。

恐變風教

唐張祜字承吉，清河人，居穎州。長慶中為令狐公所知。公鎮天平日，祐上詩三百首。公薦于朝，祐至京，謁元稹。穆宗問稹，稹對曰：「張祐雕蟲小技，壯夫不為，若獎激太過，恐變陛下風教。」上頷之。由是寂寞而歸。

盡得景趣

事文類聚：唐人題西山寺詩「終古凝新月，平江無夕陽」。人謂冠絕古今，以其盡得西江景趣也。金山寺留題亦多，惟「寺影中流見，鍾聲兩岸聞」及「天多剩得月，地少不生塵」，最為人傳誦。

詩效反騷

李白為蜀道難，以斥嚴武。又韋皐鎮蜀，有陸暢者為皐所賓，暢乃反其詞為蜀道易，盖效楊雄反騷也。按反騷者，屈原作離騷，而雄又反其詞作書以弔屈原，故曰反騷。

詩押狹韻

孔毅夫雜記：韓退之詩好押狹韻，蓋自以示工而不知重疊用韻之為病也。雙鳥詩押兩頭字，李花詩押兩花字。又苕溪漁隱云：退之讀皇甫湜公安園池詩，亦押兩閒字。詩曰：「日夜不得閒。」君子不可閒，蓋退之好重疊用韻以盡己意，而不拘其為病也。

景服杜甫

稍音熟。杜牧之詩，意多用杜甫。如觀東兵長句云「雲埼將軍一鳥輕」，蓋用子美「身輕一鳥過」也。遊樊川詩「野竹疎還密，巖泉咽復流」，蓋用子美「細雨止還作，斷雲疎復行」也。蓋其心景服之切，則下語自然相符，非有意于蹈襲也。故其論杜詩云：「天外鳳凰誰得髓，何人能合續絃膠。」豈非自以為髓耶？

雅愛項斯

唐項斯字子遷，江東人。楊祭酒敬之愛斯才，贈以詩曰：「幾度見詩詩總好，及觀標格過于詩。平生不解藏人善，到處相逢說項斯。」斯由此名振，遂登高科。楊，簡字敬之。

八句法

直言詩話：賈島曰：學詩于前輩，得八句法：平淡不流于流

俗奇古不流于怪僻，遒鍊不涉于物象，敘事不用于隆往，比興深遠于物理，用事工若如己出，格見于成篇，渾然不可涯，氣出于言外，浩然不可屈。

百家衣

山谷以集句為百家衣，注云：百家衣，小兒文褓也。蘇東坡有謝集句詩。又西清詩話：集句自宋初有之，至石曼卿以文為戲，然後大著。

不蹈前句

唐樊宗師字紹述，著書二十卷，曰樊子，詩七百一十九篇，不蹈襲前人一言一句，號澁體。

多用方言

冷齋詩話：詩人多用方言，南人謂象牙為白暗，犀為黑暗，故老杜詩曰黑暗通蠻貨。又謂睡美為黑甜，謂飲酒為軟美，東坡詩：三盃軟美後，一枕黑甜餘。

因詩免役

唐任濤筠川人，咸通進士，常侍李騭見其詩有露濤沙鶴起，人臥釣船流之句，特與免役。鄉民訟之，騭判公江西界內，有詩似此者，方與免役。又辛元龍字慶甫，號松垣先生，以有氣節，以詩投任濤例，求免稅丁。太守判云：松垣筆力毓滄浪，欲援任濤免稅丁，一段風流好公案，錦江重寫入圖屏。

獻詩守德

范文正公知杭州，城中兵官往往皆獲薦書，獨蘇麟為外邑巡檢，未見收錄，因一事入府，獻詩曰：近水樓臺先得月，向陽花木易為春。文正見詩，即薦之。

奪錦袍

卓異記：唐武后遊龍門，命群臣賦詩，先成者賜錦袍。左史東方虬詩成，拜賜，坐未及安，宋之問詩成，文理兼美，后嗟賞，乃奪袍衣之。

賜銀鍾

唐杜審言執禮，知晦之叔父也，才辯多聞，秦王引為文學館學士，常侍宴賦詩尤工，賜銀鍾。

妙在一聯

唐杜荀鶴字彥之，肆業九華山，號九華山人，長于宮詞，為唐第一，有詩云：風暖鳥聲碎，日高花影重。時稱杜詩三百首，妙在一聯中。

能為五字

宋陶子駿，豐城人，作佚老堂，東坡有詩：能為五字詩，仍戲醉酒中。人稱小靖節，自是葛天民。

（凌音駿）

多用溼字

唐許渾詩句多用溼字，諺云：許渾千首溼。羅隱詩多用著怨衣樂心等語，不離一身，故人以羅隱一生身為對，然不若對以杜甫一生愁。

欲易中字

唐末王正白大拜許爲字作御溝詩一派御溝水綠槐相蔭青此波涵帝澤無處濯塵纓鳥道來雖險龍池到自平朝宗心本切願向急流傾以示僧貫休貫休指波字當改正白不伏拂袂而去貫休曰此公思敏必悔悟而回乃寫一中字于掌以待逡巡正白果回云欲易中字何如貫休展手示之不異正白所改遂與定交一說有僧柚詩謁僧貫休然又正白一作貞白字有道信州人與羅隱方干貫休同倡和。

竊人詩句

國史補曰李嘉祐有詩名好竊人詩句如行到水窮處坐看雲起時漠漠水田飛白鷺陰陰夏木囀黃鸝乃李嘉祐詩也

紀人詩聯

魏周輔有詩上陳亞紀古人一聯亞不爲禮周輔復上一絕句云無所用心惟飽食爭如窓下作新詞文章自古多相紀剛被人言愛竊詩亞次韻曰昔賢自是堪加罪非敢言君愛竊詩時耐古人多意智預先偷子一聯詩又僧惠崇閑吟其詩有河分岡勢斷春入燒痕青之句或以其紀古作詩嘲之曰河分岡勢司空曙春入燒痕劉長卿不是師偷古人句古人詩句紀師兄。

張垂嘆伏

唐張公孫字子綬少有俊才不求聞達張垂見其詩文嘆伏以爲絕唱。

荊公賞和

宋何某字秀老揚州人少有高行不娶得浮屠心去。王荊公居金陵山與秀老數相往來尤愛重之每見于詩云公詩何以解人愁仍日芙蓉映碧流未怕元劉爭獨步不妨陶謝與同遊而秀老又有夜深童子喚不起猛虎一聲山月高之句尤爲荊公所賞和按紫芝字濟翁清老亦不娶不飲名詩謔又使酒好罵不若兄之恬靜

小秦王歌

在方詩話東坡作彭門守時過徐州李公擇中秋席上作一絕云暮雲收盡溢清寒銀漢無聲轉玉盤此生此景不長好明月明年何處看。其後黃山谷在黔南令以小秦王歌之。

老禪僧續

宋之問遊靈隱寺月夜賦詩云鷲嶺鬱岧嶢龍宮鎖寂寥久不能續有一老坐禪僧曰何不道樓觀滄海日門對浙江潮之問愕然訝其遒麗遂續終篇云桂子月中落天香雲外飄捫蘿登塔遠刳木引泉遙霜薄花更發冰輕葉互凋夙齡尚遐異披對滌煩囂待入天台路看余渡石橋遲明僧不見人以爲即駱賓王也。

作詩得妾

隋唐嘉話李德林爲內史令與楊素共執隋政素以功臣豪侈後房婦女錦衣玉食者千人德林子百藥夜入其室

則其寵妾所召也素俱執手庭將斷之百藥年未二十儀容偽秀意惜之曰聞汝善為文可作詩自叙稱吾意當免汝死因解縛授以紙筆詩立就素覽之欣然以妾與之并賚從數十萬。

為詩贈僧

張碧之子瀛事廣南劉氏官至曹郎嘗為歌贈琴棋僧其詩曰我嘗聽師法一說波上蓮花水中月不垢不淨是色空無法無空亦無滅我嘗聽師禪一觀浪溢鰲頭蟾魄滅沙河世界盡空空一寸寒灰冷燈畔我嘗聽師琴一撫長松嘯任秋山雨絃中雅弄若鏗金指下寒泉流太古我又聽師棋一着山頭坐沉紅日腳阿誰稱是國手人羅浮道士賭却鶴法懷斷下紅霞丹束手不敢爭頭角因列見之曰非其父不生其子。

山堂肆考文學第二十二卷

○詩下

深遠閑雅

詩眼云有一句內作兩節者如老杜詩不知西閣意肯別定留人謂肯別耶定留人耶黃山谷愛其深遠閑雅也。

簡古淡泊

志林李杜之後詩人雖有遠韻而才不逮意獨韋應物柳子厚發纖穠于簡古寄至味于淡泊非餘子所及也。

赤手捕蛇

孫樵與王霖書玉川子月蝕詩韓吏部從學解莫不拔地倚天句句欲活讀之如赤手捕長蛇不施控勒騎生馬急不得暇。

赤手縛麟

陳后山詩黃生學詩用力新急手疾口如轆盆邁來結字穩且勻但須赤手縛麒麟。

驚走樵夫

抉音決 旰音幹

唐末詩人周朴吟詩尚苦澁每遇物搜奇抉思日旰忘返。嘗野逢負薪者忽持之且厲聲曰我得之矣樵夫矍然驚駭棄薪而走遇游徼卒疑樵者為偷兒執而訊之朴徐往告卒曰適見負薪因得句耳卒乃釋之。

唐突京尹

唐元和中元白詩尚輕淺賈島獨變入于僻以矯艶麗賈

跨驢張盖，攜戲天街，時秋風正厲，黄葉可掃，島忽吟曰：落葉滿長安。求足一聯，杳不可得，不知身之所從也，因之唐突大京兆尹劉栖楚，被繫一夕，釋之。

遂和十篇

見朝謗上。

上亭一句

見重陽。

析章一言

宋寇準為巴東令，巴東有秋風亭，準析唐韋應物野渡無人舟自橫一言為二句云：野水無人渡，孤舟盡日横。識者須知其大用。

得杜一體

臨川吳氏云：詩之體不一，人之才亦不一，各以其體才，各成一家言。自三百十一篇，已不可一槩泝而究。後之作者手，宋時王、蘇、黃三家，各得杜之一體，涪翁于蘇，迥不相同。蘇門諸人其初畧不之許，坡翁獨深器重，以為絶倫，眼高一世，而不必人之同乎己也，如此。

涪翁時

温八吟

唐温庭筠，本名岐，字飛卿，并州祁人，彥博之後，為文不起草，每作賦一韻一吟而已，場中號温八吟。又云：每入試，八叉手而八韻成。

張三影

見名士。

圓美流轉

南史：王詹事筠字元禮，工于詩，沈休文謂其叔父次道曰：賢弟子文章之美，可謂獨步。昔謝玄暉嘗語曰：好詩圓美流轉如彈丸，近見筠詩，方知此言為實。

筠音雲

博雅弘麗

魏孝静人日登雲龍門，崔㥄侍宴。又敕其子瞻令近御坐，亦有應詔詩。帝問邢卲曰：此詩何如其父？邢曰：㥄博雅弘麗，瞻氣調清新，並詩人之冠。燕罷，共嗟賞之，咸曰：今日之宴，并為崔瞻父子。按：㥄字長孺，瞻字彥通。

龍甲鳳毛

古今詩話：張季鷹黄華之唱，潘正叔綠繁之良，雖不具美而文彩高麗，並得虬龍片甲，鳳皇一毛，事同駁聖，宜居中品。

相纈鄂花

宋晁補之字無咎，工于詩，陳無己戲之曰：聞道新詩能入樣，相州紅纈鄂州花。以當時重此二物也。

樣音羕

忽變常調

唐殷璠云：崔顥年少為詩，名陷輕薄，晚節忽變常調，風骨凛然，一窺塞垣，說盡戎旅，可與鮑照並駕也。

多用助語

宋王介，衢州人，以制科登第，終于館職，知州，作詩多用助

語足句其送人應舉詩落句云上林春色好攜手去來兮。又贈人落第詩命也豈終否時乎不暫留勉哉藏素業以待歲之秋此格古未有也。

格韻高絕

東坡云黃魯直詩如蝤蛑江瑤柱格韻高絕盤飧盡發然不可多食。

古趣幽深

朱晦庵與章仲至書陸放翁筆力愈健但恨無故被天津橋上胡孫擾亂却為大耳三藏觀見郴州南澗等詩最是放不下者但其氣格高遠古趣幽深故讀之者若不甚覺又語錄陳后山初見東坡時詩不甚好到得為正字時筆

力便高妙。如題趙大年所畫高軒過圖晚知書畫真有益却悔歲月來無多極有筆力。

超出蹊徑

韻語陽秋載米友仁不及陪東坡往金山作水陸與稜霞閣二詩謂其超出蹊徑蓋自邁往凌雲之氣流出非尋常行規索矩者之可到也友仁字元暉芾之子。

陶寫風物

宋[illegible]僧仁。自號休齋居士。初在天台奉安與彌望名山歸至會稽愛巖壑之秀留止二年。後罷賀州歸留東陽三年暇日泛灃湖登白鶴峰遇和東坡詩陶寫羅浮風物殆盡。

詩多態度

韓文公詩云君詩多態度藹藹春空雲。東野動驚俗。天葩吐奇芬。張籍學古淡軒昂避雞羣。阿買不識字頗知書八分詩成使之寫亦足張吾軍。險語破鬼膽高詞媲皇墳。

詩有句法

朱語錄古人詩中有句法。今人只是直說去。如陳簡齋詩亂雲交翠壁細雨濕青林暖日薰楊柳濃陰醉海棠是甚麼句法從宋陳與義字去非號簡齋。

詩成怨刺

后山叢談稱詩始學劉禹錫。故多怨刺。學詩不可不慎也。晚學太白至其得意則似之然失于粗以其得之易也。

詩貴布置

苕溪詩話山谷言文章必謹布置。予以槩考古人法度。如杜甫贈韋見素一詩前賢錄為壓卷蓋布置最得正體。如官府甲第廳堂房屋各有定處不可亂也。惟韓文原道與書之堯典如此其他皆謂之變體可也。

散在人間

僧齊己詩李白李賀遺機杼散在人間不知處聞君收在芙蓉江日鬭鮫人織秋浦

獨立物表

東坡見山谷詩于孫覺之坐上異之。後過李常于濟南見其詩以為超逸絕塵獨立萬物之表。由是名始震。

曹植七哀

曹子建有七哀詩。謂痛而哀。義而哀。感而哀。怨而哀。耳目聞見而哀。口嘆而哀。鼻酸而哀。杜甫有八哀詩。哀李北海等八人。

照鄰五悲

唐盧照鄰。字昇之。作五悲文。傷不遇時也。

張衡四愁

東漢張衡。字平子。不樂久處機密。陽嘉中出為河閒相。時國王驕奢。不尊法度。又多豪右兼併之家。天下漸敝。鬱鬱不得志。為四愁。其一曰。美人贈我金錯刀。何以報之英瓊瑤。路遠莫致倚逍遙。何為懷憂心煩傷。見文選。又張孟陽有擬四愁詩。其一云。佳人遺我綠綺琴。何以報之雙南金。願因流波超重深。終然莫致增永吟。

錦字箋

曹鄴四怨

唐曹鄴。字業之。桂林人。大中進士。嘗作四怨三愁五情詩。其怨云。庭花已結子。巖花猶弄色。誰令生處遠。用盡春工力。其愁云。別家鬢未生。到城鬢以似。髮劍劍臨水。照影水不入。愁其情云。空城野雀饑。啄空又復飛。飛怨見官倉。果官倉無空時。為令人棄懸所知。力為乎主司乃中榜。

小胥抄

老杜詩云。抄詩聽小胥。小胥。小吏也。又山谷詩。豈渠牛腰束。抄詩聽小胥。

老嫗解

冷齋夜話。白樂天每作詩。令一老嫗解之。問曰。解否。解則錄之。不解則易之。故唐末之詩近于鄙俚。

後樂以詩

見參知政事崔立傳

閉門覓句

朱子語錄。閉門覓句陳無己。對客揮毫秦少游。無己平時出行。覺有詩思。便急歸擁被臥而思之。呻吟如病者。或累日而後起。真是閉門覓句也。如秦少游詩甚巧。謂之對客揮毫者。想他合下得句便巧耳。

名聞東南

見名士。

名懸日月

杜子美過陳子昂故宅詩。位下曷足傷。所貴在聖賢。有才繼騷雅。哲匠不比肩。公生揚馬後。名與日月懸。

浮脆輕艷

玉壺清話。長沙徐東野詩。浮脆輕艷。如鉛華歌舞娼一時樽俎。其佳句不過牡丹宿醉。蘭蕙春悲。霞寫日城。霽紅刻翠而已。

鏗鏘幽眇

唐楊憑。字虛受。善詩文。韓愈荊潭唱和詩序。常侍楊公有唱斯和。鏗鏘發金石。幽眇感鬼神。所謂才全而能鉅也。

縝密方嚴

朱子曰石曼卿詩極雄豪而縝密方嚴如籌筆詩有意中流水遠愁外舊山青之句極佳惜不見其全集按曼卿字延年宋城人少以氣自豪遺落世事自顧不合于時乃隱于酒

溫柔敦厚

楊龜山曰詩尚譎諫唯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乃有補蘇東坡詩只是譏誚朝廷殊無溫柔敦厚之氣以此人得而罪之若程伯淳詩則聞者自然感動如和溫公諸人禊飲詩云未須愁日暮天際是輕陰又舟詩云只恐風花一片飛何其溫柔敦厚也

詩有聲色

張芸叟詩話石曼卿詩如鐵鷹作歸遲速不可言歐陽永叔詩如春服既成春酒既釀登山臨水竟日忘歸王介甫詩如空中有聲月中有色視若不得精子瞻詩如武庫作樓肯棟閣干戈森然不覺神懾子細點檢不無利鈍梅聖俞詩如深山道人草衣葛屨王公大人見之不覺屈膝郭功甫詩如大排筵席終日揖遜而適口者少

詩有香氣

宋王巽公未第時嘗寓依于幕府草堂以詩王尹聞封一日晚過其舍左右不虞王且至可取紙屏障風王顧屏間一聯云龍帶晚烟離洞府鴈拖秋色入衡陽大嘉嘆曰此語落落有香氣何人詩也幕曰某門客王欽若作王處乃之一見欽若風采大喜後信任頗專致位上相風雲之會實基于此

刻削情狀

笙畢長吉陸龜蒙作李長吉詩序吾聞淫畋漁者謂之暴天物天物不可暴又可抉擿刻削露其情狀天能不致罰耶長吉夭東野窮玉溪生官不掛朝籍而死正坐是耳

芳鮮形容

呂氏童蒙訓李義山雨詩摵摵度瓜園依依傍水軒不待說雨自然知是雨也所以後來諸人咏物不待分明說盡只芳鮮形容便見好處如梅聖俞詩蝦毛蒼蒼[illegible]不成鍋蟹鬚蝦釘頭生哭雞關敗絳綃碎海蚌抉出真珠明讀此則知是芡東坡詩海上仙人絳羅襦紅綃中單白玉膚不須更待妃子笑風骨自是傾城姝讀此則知是荔枝張文潛詩平池碧玉秋波瑩綠雲擁扇青搖柄水宮仙子鬬新妝輕步凌波踏明鏡讀此則知是蓮花又雕蟲蒙記憶裡問沉綿不說作賦而說雕蟲不說付書而說記憶裡不說病而說沉綿又須椒涤風來禁火下歡娛不說歲節但云須椒不說寒食但云禁火亦文章之工也此為芳鮮形容格

皆宗李義山

詩話宋楊大年錢文僖晏元獻劉子儀為詩皆宗唐李義山

號西崑體。慶曆後歐陽公始矯西崑體，專以氣爲主。

再見儲光羲

宋韓駒政和間知黃州，有詩名，蘇軾題其詩卷：唐朝文士例能詩，李杜高深到者稀。我讀君詩笑無語，恍然再見儲光羲。按光羲唐開元詩人，一作潤州人，爲監察御史。

言用不言體

陳本明論詩：前輩作詩，言用不言體。如言冷則云可嚥不可漱，言靜則言不聞人聲闃寂。

言用不言名

冷齋夜話：用字琢句，妙在言其用不言其名。惟荊公東坡山谷知之。荊公詩：含風鴨綠粼粼起，弄日鵝黃裊裊垂。山谷詩：管城子無食肉相，孔方兄有絕交書。荊公又云：繰成白雪桑重綠，割盡黃雲稻正青。

各有所長

秦少游評詩：蘇武李陵之詩，長于高妙；曹植劉公幹之詩，長于豪逸；陶潛阮籍之詩，長于冲淡；謝靈運鮑照之詩，長于峻潔；徐陵庾信之詩，長于藻麗；杜子美窮高妙之格，極豪逸之氣，包冲淡之趣，兼峻潔之姿，備藻麗之態，而諸家之作所不及焉。

各有所愛

直方詩話：洪駒父有詩云：生畫山水烟雨山，更好鳴雁書遠汀，馬牛風雨莽。潘邠老愛其第二句，余愛其第三句，山谷愛其第四句，徐師川愛其第三第四句。遠汀一作遠江。

變永嘉體

鍾嶸詩評：潘安仁詩出于仲宣，翩翩如翔禽之有羽毛，衣被之有綃縠；張茂先詩出于王粲，託以不凡，而疏亮之士猶恨其兒女情多，風雲氣少；郭景純憲章潘岳，彪炳可玩，始變永嘉平淡之體，故稱中興第一；陶彭澤出于應璩，又協左思風力，爲古今隱逸詩之宗；二王表謝諸賢，出于張華，才力苦弱，務爲清淺，殊得風流媚趣；謝玄暉詩出于謝混，微傷細密，一章之內自有玉石，然奇章秀句，足使叔源失步，明遠變色；范雲詩婉轉清便，如流風迴雪；丘遲詩點綴映媚，如落花依草，故當淺于江淹，而深于任昉。

嗤永明體

南史沈約等製韻，有平頭上尾蜂腰鶴膝，世呼爲永明體。

因詩致窮

葛勝仲作陳簡齋詩序：世言詩能窮人，唐李太白以樂府忤妃子，李德窮不振，劉夢得坐種桃句黜連州，白樂天以新井篇黜佐滄浦，孟浩然、賈浪仙等俱有能詩聲，然以詩忤時，老死終坎壈州縣，故言詩能窮人者，是爲大驗。然予以詩不惟不能窮人，且能達人。參知政事，而今陳公與義政和三年以上舍解褐，分教輔郡，泥醉壽傳，大肆力于詩，文一出，傳寫道路，意不技俗，語不驚人，不輕出也。宣和中，徽宗得其所賦墨梅詩，亟命召對，有見晚之嗟，遂

登册府，攉掌符璽而進用矣。曾兵興搶攘，避地湖廣、洞庭、上九嶷，離浮鮭流，離困厄，而能以山川秀傑之氣益爲其詩，故縉紳士庶爭傳誦，而旗亭傳舍摘句題寫殆徧。今天子夢想名士，以臺郎召還，益以詩文被簡注，徧掌內外翰。無幾何，遂以器業預政，所謂詩能達人，公殆其一也。彼有旌殿閣微凉之句者，誠幺麽不足道。歐陽公謂梅聖俞曰：世謂詩人多窮，非詩能窮人，殆窮者而後工于詩也。聖俞以爲知言。

因詩被謫

見貶謫。

非綺羅言

韓詩云：鏗金戛玉千餘篇，膾炙多矣嚼人口傳，須知一一丈夫氣，不是綺羅人語言。

無蔬筍氣

蘇東坡稱僧道潛詩無一點蔬筍氣，體製絕似儲光羲，非近世詩僧可比。又贈一詩僧云：語帶烟霞從古少，氣含蔬筍到君無。

化杜甫語

丹陽集：黄魯直謂陳后山學詩如學道，此豈尋常雕章繪句者之可擬哉。豈有爲予言后山詩其意在于點化杜甫語耳。杜云：昨夜月同行，后山則云：勤勤有月與同歸。杜云：林昏罷幽磬，後山則云：林昏出幽磬。杜云：中原鼓角悲，后山則云：風連鼓角悲。杜云：暗飛螢自照，后山則云：飛螢無火照。杜云：乾坤一腐儒，后山則云：乾坤著腐儒。如此之類甚多，豈非點化老杜之語而成者哉？余謂不然，后山詩格律高古，直所謂碌碌盆盎中見此古罍洗者也，用語稍同，乃是讀少陵詩熟，不覺在其筆下，又何足以病公。

放歐公體

見雲。

足鎮浮靡

陸象山貴初而降，日以澌薄，惟彭澤一源，來自天稷，與衆殊趣，而淡泊平夷，玩嗜者少。隋唐之間否亦極矣，杜陵之出，愛君悼時，追蹤騷雅，而才力宏厚，足鎮浮靡，詩家謂之中興。

足訂是非

真西山曰：古今詩人吟風弔古多矣，斷煙平蕪，凄風淡月，荒寒蕭瑟之狀，讀者往往慨然以悲，而于世道無補也。惟杜牧之、王介甫高才遠韻，超邁絕出，其賦息嬀、留侯等作，足以訂千古是非。

詩無僧字

唐鄭谷字守愚，袁州宜春人，與僧齊己爲詩友，嘗有句云：琴有調淳殊靜淡，詩無僧字格還卑。

詩有仙才

宋景文諸公在館中評唐人詩：太白仙才，長吉鬼才。然長

苦有鴈門太守詩云黑雲壓城城欲摧甲光向日金鱗開王安石曰是兒言不相副方黑雲壓城安得有向日之甲光也。

誦詩發疑

老杜記荊浪詞詩云再聞誦新作突過黃初詩今依清鏡東陽食雞居士下髮詩却發句開生思孫王云發句為思發以開其詩故也。

吟詩斷鬚

盧延讓詩吟成一個字撚斷數莖鬚。

消暑

宋王平甫答薛頌秋日詩恕吟佳句詩消暑送勝前人樹

陰風。

偷春

唐沈彬字子文唐末舉進士不第後仕南唐為吏部郎嘗有句云青昌月中三峽水麗簡雲外小州春又湘江行數家漁網疏烟外一岸斜陽細雨中人膾炙之。

詩有三種

石林詩話禪宗論雲門有三種語其一隨波逐浪句謂隨物應機不主故常其二截斷眾流句謂超出言外非情識所到其三函蓋乾坤句謂泯然皆契無間可伺其深淺余嘗戲謂老杜詩亦有此三種語旋飄菰米沉雲黑露冷蓮房墜粉紅為函蓋乾坤句落花遊絲白日靜鳴鳩乳燕青春深為隨波逐浪句百年地僻柴門迥五月江深草閣寒為截斷眾流句。

詩有三變

宋元晦與鞏仲至論古今詩凡有三變蓋自書傳所載虞夏以來下及魏晉自為一等自晉宋間顏謝以後及唐初自為一等自沈宋以後定為律詩下及今日自為一等然自唐初以前其為詩固有高下而法猶未變至律詩出而後詩與法始皆大變以至今日益巧益密而無復古人之風矣。

詩有八病

宋李淑詩苑類格沈約曰詩有八病一曰平頭二曰上尾三

曰蜂腰四曰鶴膝五曰大韻六曰小韻七曰旁紐八曰正紐八種惟上尾蜂腰最為詩家所忌平頭謂第一第二字不得與第六第七字同聲如今日良宴會歡樂難具陳今歡皆平聲日樂皆入聲也上尾謂第五字不可與第十字同聲如青青河畔草鬱鬱園中柳草柳皆上聲也蜂腰謂第二字不得與第五字同聲如聞君愛我甘竊欲自修飾君甘皆平聲欲飾皆入聲也鶴膝謂第五字不得與十五字同聲如客從遠方來遺我一札書上言長相思下言久別離來思皆平聲也大韻已下俱見事文類聚。

詩有四深

詩苑類格然曰詩有四不四深二要二廢四離六迷七至

七德四不。謂氣高而不怒，力動而不努，情多而不暗，才贍
而不疎。四深，謂氣象氤氳深于體勢，意度盤薄深于作用，
用律不滯深于聲對，用事不直深于義類。二要，謂要力全
而不苦澁，要氣足而不怒張。二廢，謂雖欲廢巧尚直而神
思不得直，雖欲廢言尚意而典麗不得遺。四離，謂欲道情
而離深僻，欲經史而離書生，欲高逸而離闊遠，欲飛動而
離輕浮。六迷，謂以虛誕為高古，以緩慢為沖淡，以詭僻為
新奇，以錯用為獨秀，以爛熟為隱約，以氣弱為容易。七至，
謂至險而不僻，至奇而不差，至苦而無迹，至近而意遠，至
放而不迂，至難而若易，至麗而自然。七德，謂識理，高古，典
麗，風流，精神，質幹，體裁。

詩有六對

詩苑類格：唐上官儀曰：詩有六對，一曰正名對，天地日月是也；
二曰同類對，花葉草芽是也；三曰連珠對，蕭蕭赫赫是也；
四曰雙聲對，黃槐綠柳是也；五曰疊韻對，彷徨放曠是也；
六曰雙擬對，春樹秋花是也。又有八對：一曰的名對，送酒
東南去，迎琴西北來是也；二曰異類對，風織池間樹，蟲穿
草上文是也；三曰雙聲對，秋露香佳菊，春風馥麗蘭是也；
四曰疊韻對，放蕩千般意，遷延一個心是也；五曰連綿對，
殘河若帶，新月如眉是也；六曰雙擬對，議月眉欺月，論花
頰勝花是也；七曰迴文對，情新因意得，意得因情新是也；
八曰隔句對，相思復相思，夜夜淚沾衣，空嘆復空嘆，朝朝
君未歸是也。

詩有三偷

詩苑：詩有三偷。偷語最是鈍賊，如傅長虞「日月光太清」，陳後
主「日月光天德」是也。偷意事雖可因，情不可原，如柳渾「太
液微波起，長楊高樹秋」，沈佺期「小池殘暑退，高樹早涼歸」
是也。偷勢則才巧意精，略無痕迹，蓋偷狐白裘手也，如嵇
康「目送歸鴻，手揮五絃」，王昌齡「手攜雙鯉魚，目送千里鴈」
是也。

散語韻語

后山叢談：世語云，蘇明允不能詩，歐陽永叔不能賦，曾子
固短于散語，黃魯直短于韻語，蘇子瞻詞如詩，秦少游詩
如詞。

正格偏格

沈括筆談：詩文第二字側入，謂之正格，如「鳳曆軒轅紀，龍
飛四十春」；第二字平入，謂之偏格，如「四更山吐月，殘夜水
明樓」。唐名賢詩多正格，如杜律詩用偏格者十無一二。又
青箱雜記：唐鄭谷與齊己黃損等共定今詩體，一曰葫蘆格，
先二後四；二曰轆轤格，雙出雙入；三曰進退格，一進一退。
如李師中送唐介詩，孤忠自許一首，正所謂進退韻格也。

歌行

師民瞻云：作詩拘于聲律，古詩拘于五言句，以是詞不能達。夫
歌之行者，達其詞而已，如雲行水行，曲折容洩，不為聲律

語句之所拘，但于古詩句法中，得增詞語耳。按歌行自唐陳子昂一變江左舊體，而歌行之體遂暴于世。

扇對

凡詩四句，以第一句對三句，第二句對第四句，謂之扇對格。蓋出于白氏金針。至梅聖俞作續金針，引前人詩云：昔時花下留連飲，暖日天桃鶯亂吟。今日江邊容易別，淡煙衰草馬嘶頻。

響字

童蒙訓：潘邠老云：七言詩第五字要響，如返照入江翻石壁，歸雲擁樹失山村，翻失二字皆響。五言詩第三字要響，如圓荷浮小葉，細麥落輕花，浮落二字皆響也。

迴文

唐皮日休雜詩序：晉溫嶠始有迴文詩。

蹉對

筆談：楚騷九歌：蕙肴蒸兮蘭藉，奠桂酒兮椒漿。當以蒸蕙肴對奠桂酒，今倒用之，謂之蹉對。又藝苑雌黃：王介甫詩：春殘葉密花枝少，睡起茶多酒盞疏。惠洪謂多字當作親字，蓋欲以少對密，疏對親耳。江朝宗謂惠洪不曉古人章格，此一聯以密對疏，以多對少，正交股用之，所謂蹉對是也。

假對

筆談：如自朱邪之狼狽，致赤子之流離。又如廚人具雞黍，稚子摘楊梅等句，此皆假對格。按朱邪李克用祖姓，狼狽獸名，流離禽名。

拗曰去聲

拗句

苕溪詩話：七言第五字反其平側，欲其氣挺然，如田中誰問不納履，坐上適來何處蠅，骨鹽出井此溪女，打鼓發船何郡郎，即今俗謂之換字拗句法。又有折句法，歐公詩云：靜愛竹時來野寺，獨尋春偶過溪橋，俗謂折句。盧元贇雪詩云：想行容過海橋滑，免老農憂麥隴乾，致此體也。

促句

禁鑰有促句格。三句一換韻，三疊而止。山谷觀李伯時畫馬用此格。

次韻

齊梁間倡和，皆不次韻。至唐元稹作春深二十首，並用家花車斜四字為韻，白居易劉禹錫和之，亦用其韻，故宋真宗時楊文忠公億謂次韻始于此。

分韻

分韻如王荊公在歐公坐，作詩送裴如晦知吳江，以黯然消魂惟別而已八字分與荊公等八人，而老蘇得而字是也。

象外句

唐僧詩多佳句，比物以意而不止言一物，謂之象外句。如齊己詩：聽雨寒江盡，開門落葉深，是以落葉比雨也。按僧

齊己與鄭谷為詩友。

意外語

唐顧況字逋翁。姑蘇人。官至著作郎。皇甫湜為作文集序。吳中山水氣象突兀。怪石太湖異石。洞庭朱實。華亭清唳。與虎丘天竺諸佛寺。鈎綿秀絕。君出其中。翁輕清以為性。結冷淡以為質。煦鮮榮以為辭。逸歌長句。駿發踔厲。往往穿天心出月脅。意外驚人語。（煦音許 踔音綽）

詩有二派

唐張洎集序項斯詩。晚唐之詩。分為二派。一派學張籍。則朱慶餘陳標章孝標司空圖項斯其人也。一派學賈島。則李洞姚合方干。喻鳧周賀九僧其人也。

詩有四家

宋楊廷秀序。唐言李杜。宋言蘇黃。四家者流。蘇似李。黃似杜。蘇李之詩。子列子之御風也。黃杜之詩。靈均之乘桂舟駕玉車也。

語險

談藪。吳均為詩。秋風吹白水。鷺足印黃沙。沈約曰。印黃語太險。何遜亦見公詩云。山櫻發欲然。約曰。我始欲然。印則已印記也。

思遲

摭言。賈島詩思遲澁。如鳥從井口出。人自岳陽來。纔年方……詩句。

角集三十二卷終

山堂肆考文學第三十三卷

○賦

左傳。鄭莊公入而賦。大隧之中。自是荀卿宋玉之徒。承而別體。因謂之賦。故昔人謂賦者。古詩之流。以荀宋為始。漢書。不歌而誦謂之賦。文粹。詩人之賦。麗以則。詞人之賦。麗以淫。

洞簫賦

漢王褒字子淵。宣帝時為諫大夫。帝以太子體不安。忽忽不樂。詔褒等入宮娛侍太子。太子嘉褒所為洞簫賦。令後宮貴人左右皆誦讀之。按長簫無底謂之洞簫。

長笛賦

後漢馬融字季長。追慕王子淵枚乘劉伯康傅武仲等簫琴笙皆有頌賦。唯笛獨無。故作長笛賦。

洛神賦

曹植作。

江妃賦

宋謝靈運作。

上林賦

漢司馬相如客遊梁。著子虛賦。後蜀人楊得意為狗監。侍上。上讀子虛賦而善之曰。朕獨不得與此人同時哉。得意曰。臣邑人司馬相如所為。上驚。召問相如。相如曰。有是。然此乃諸侯之事。未足以觀。請為天子遊獵之賦。遂又作

上林賦子虛者虛言也。烏有先生者言何有此事也。亡是公者言亡是人也。欲明天子之義。故虛藉此三人爲辭以諷諫焉。

甘泉賦

時書支

漢成帝因趙飛燕無子。方郊祠甘泉泰畤。汾陰后土。以求繼嗣。召楊雄待詔承明之庭。見甘泉宮制度壯麗。遂奏甘泉賦以諷。賦成奏吐句殷。上迹殷周之墟。以思唐虞之風。雄又上河東賦以勸。

長楊賦

楊雄作羽獵賦之明年。上臨長楊射熊館。將大夸胡人以多禽獸。是時農不得收斂。雄從上還。作長楊賦。託翰林爲主人。子墨爲客卿以示諷焉。

脩竹賦

枚乘爲梁孝王作。即兔園賦也。

長門賦

漢武帝陳皇后得幸。頗妬。別在長門宮。聞蜀人司馬相如工于文。奉黃金百斤。爲相如文君取酒。命爲文以悟主。后復得親幸。

長城賦

係青於

宋陳瑩中江行雜錄。陸傪作長城賦云。千城絕。長城列。秦民竭。秦君滅。夫傪董行在杜牧之前。則阿房宮賦中。六王畢。四海一等句。又祖長城句法矣。

大人賦

相如見上好神仙。乃奏大人賦。上悅。因飄飄然有凌雲之氣。又西京雜記。相如將獻賦。未知所爲。夢一黃衣翁謂之曰。可爲大人賦。遂作大人賦。言神仙之事以獻之。賜錦四疋。

神女賦

見前。

歎逝賦

陸士衡言日月流邁。人世易往。傷嘆時事。因作嘆逝賦

思舊賦

晉嵇康既被誅。向秀思故舊而作也。

寡婦賦

潘安仁因任子咸亡。叙其妻孤寡之意而作此賦

美人賦

唐呂向。開元十年召入翰林。時帝歲遣使采擇天下姝好以充後宮。號花鳥使。向因奏美人賦以諷。又劉思貞有醜婦賦。

好色賦

楚大夫登徒子侍于王。短宋玉曰。玉爲人體貌閑麗。口多微辭。又性好色。願王勿與出入後宮。王以登徒子之言問玉。玉因作登徒子好色賦。

思玄賦

張平子為侍中。被宦官所讒。常思圖身之計。以為吉凶倚伏。幽微難明。故作此賦以宣寄情思。

感婚賦

晉張華賦彼婚姻之俗忌。忌當梁之在行。注云。俗以子午卯酉為當梁不可娶。婦舅姑重禁之也。

述志賦

手宣叙字仲達年十一詣周。趙王招命之賦詩坐客嗟賞。又嘗以盛滿為戒著述志賦。

逸民賦

陸士龍賦言富與貴人所欲也。而古之逸民專一丘之歡擅一壑之美。天地不易其樂。萬物不干其心。然後可以妙

有生之極寧無疆之休也。因作逸民賦。

豪士賦

陸士衡惡齊王冏矜功受爵不讓。及齊亡。作豪士賦。又唐元德秀喜文詞。作蹇士賦以自況。

洞庭樂賦

北史魏元暉有洞庭樂賦。常嘆曰。此賦一片宮商也。

盂蘭盆賦

唐楊炯賦略云。其高也。上諸天于大梵。其廣也。遍諸法于恒沙。上可以薦元府于七廟。下可以納羣動于三乘。

兩都賦

自光武至和帝都洛陽。西京父老皆有怨言。班固恐帝去洛陽都長安。故作兩都東都賦以諷之。

二京賦

東漢張衡以天下承平日久。自王侯以下。莫不踰侈。衡乃擬班固兩都賦作二京賦。因以諷諫。精思傅會十年乃成。

齊都賦

晉左思臨淄人。始作齊都賦。一年乃成。復欲賦三都。乃詣著作郎張載訪岷邛之事。遂構思十稔。門庭藩溷皆著紙筆。得一句。輒便疏之。張華見而嘆曰。班張之流也。于是豪貴競相傳寫。洛陽紙為之貴。世說云。太沖三都賦成。時人互有譏訾。後示張華。華曰。此二京可三。然君文未重于世。宜以經高名之士。乃求安定皇甫謐。謐見之嗟嘆。遂為作序。于

是先非貳者莫不斂袵讚述焉。初陸機入洛。欲作三都賦。聞思作。撫掌而笑。與弟雲書曰。此間有傖父。欲賦三都。須其成當以覆酒甕耳。及賦出。機嘆服。遂閣筆。按三都。蜀都吳都魏都也。

汴都賦

宋周邦彥字美成。錢塘人。性落魄不羈。涉獵書史。元豐中獻汴都賦。神宗異之。命為太學正。呂伯恭編文鑑欲去此賦。一篇先其首。以美成之作不甚佳。遂以梁周翰五鳳樓賦為首。周翰字元褒。鄭州管城人。宋太祖乾德中。大修宮闕。周翰為五鳳樓賦以進。

應嘉賦

陸士衡序曰友人有作嘉遂賦與余者余作賦應之號曰應嘉云

遂初賦

見致仕

娛賓賦

陳思王作

思親賦

陸士衡悲桑梓之久曠愧烝嘗之弗營因作此賦

感物賦

傅季友以暮秋之月述職內禁清夜務隙遊月華苑乃有飛蛾集燭必以燋滅為度悵然有懷遂賦之

知己賦

江文通言陳國殷孚始于北府相值傾蓋無已後還舊都會君暮年故為此賦以寄深衷

璧雍賦

王褒自賦公宮之南靈臺之下延引耆艾不于虞庠經始不差于周雅溫良恭敬之士資于父以事師俊造茂異之倫必自朝而逮野學習以時詩書與教說夏弦春誦俾民不僭養三老五更俾民知孝

寶刀賦

陳思王作

明堂賦

曨音同 嶪音業 颸音思

唐李白賦觀夫明堂之宏麗也則突兀曈曨乍明乍蒙象太古元氣之結空巃嵸頹沓若嵬若嶪似天闕地門之開闔

射堂賦

唐周存作太學射堂賦

颸風賦

蘇叔黨作按叔黨東坡少子過之字也善為文士大夫以小坡目之

浮雲賦

陸士衡有浮雲白雲賦

雪賦

謝惠連作雪賦宋玉有風賦

月賦

謝莊字希逸作月賦見天文又陳朗為秘書郎後主聞其才詔為月賦灑然無留思後主曰謝莊不得專美于前矣

唐李程有月五色賦

鵩鳥賦

賈誼為長沙王傅三年有鵩鳥飛入誼舍止于坐隅鵩似鴞不祥鳥也誼自傷悼以為壽不長乃為鵩鳥賦以自廣

鷗鳥賦

晉褚陶字季雅錢塘人皆先生後也年十三作鷗鳥賦宛陵嚴仲弼見而奇之曰褚先生復作矣又張華見陶語陸平原曰君兄弟龍躍雲津顧彥先鳳鳴朝陽謂東南之寶

已豈不意復見俗生陸口公未覩不鳴不躍者耳

鷦鷯賦

張華初未知名著此賦以自寄阮籍奇之

鸚鵡賦

禰音你

禰衡字正平漢建安初遊許下孔融薦于操操送黃祖祖子射大會賓客有獻鸚鵡者射舉卮于衡曰願先生賦之使四座咸共榮觀不亦可乎衡因爲賦筆不停綴文不加點其詞曰惟西域之靈鳥挺自然之奇姿體金精之妙質含火德之明輝性辯慧而能言才聰明以識機故其嬉遊高峻棲跱幽深飛不妄集翔必擇林紺趾丹觜綠衣翠衿采采麗容咬咬好音雖同族于羽毛固殊智而異心

舞鶴賦

蹌音鏘 妍音研

鮑昭賦散氣夜歌景物澄廓星翻漢廻曉月將落感寒雞之早晨憐霜雁之違漠臨驚風之蕭條對流光之照灼唳清響于丹墀舞飛容于金閣始連軒以鳳蹌終宛轉而龍躍躑躅徘徊振迅騰摧驚身蓬集矯翅雪飛將興中止若往而歸颯沓矜顧遷延遲暮指會規翔臨岐矩步態有遺妍貌無停趣奔機逗節角睞分形長揚緩騖並翼連軒輕迹凌亂浮影交横既散魂而蕩目迷不知其所之忽星離而雲罷整神容以自持仰天居之崇絕更惆悵以驚思

鳴雞賦

宋張文潛賦黃氣赤穀被服鮮明拔起朱冠丹頸玄膺蒼距矯攫秀尾翹騰山川蒼蒼風霰宵凝黯幽窗之纔纔恍余夢之初驚惆悵長之腷膊忽孤奏之冷冷委更籌之雖亂和誠角之轟轟應寒外鳴鴻弔山巔之落星歌三終而復寂夜五分而既更驀境皆作車遲馬行先生杖策而出覩大明之東生

射雉賦

鑣音標

潘岳賦序賈氏之如皐始解顏于一箭醜夫爲之改貌感吾人之雅怨彼遊田之致獲成乘危以馳騖何斯藝之要逸嗟禽徒之已具清道而行擇地而住尾飾鑣而在服肉登俎而永御

黏蟬賦

黏音粘

蜩音迢

晉傅咸賦有嘉果之珍樹蔚弘覆于我庭在赫赫之隆暑獨肅肅而自清逖寓目于周覽見鳴蜩于纖枝翳翠葉以長吟信偶樂之在茲將倚于所歡賈注黏而莫知匪爾命之適薄悝偷安而忘危嗟悠悠之耽寵請覽此以自規又陸士龍有寒蟬賦

枯魚賦

齊卞彬字士蔚峻拔有才搢紳所歎爲不得仕進爲枯魚蚤蝨蝦蟆等賦以寓意後仕梁爲南康郡丞

鳴蛙賦

張文潛賦序余寓山陽畔舍夏大雨屋四隅成塘聚蛙千數鳴聲不絕夜不能寐客有獻計以殺蛙之術曰投汝藥

一九蛙無類矣童子將用之余曰不可復為賦以示之

螢賦

駱賓王賦螢頌君子之有道入暗室而不欺同至人之無迹懷明義以應時

蠅賦

陸龜蒙賦序余讀玉溪生蠅賦有就顏避垢之嘆似未知蠅因作後蠅賦以矯之君子居身不獨守白髮華守黑不為物惑是有恒德小人趨時必變顏色棄瘠逐腴乃蠅之賊

白鷴賦

唐蕭穎士賦白鷴其序云白鷴羽族之幽奇也素質黑章爪觜純丹體備冠距頗類夫雞翟神貌清閑不雜于眾余樓止幽深與人境罕接固莫得而馴狎也上聞而徵焉虞以雛籠致以驛騎將集長楊存大液行有日矣天寶丁卯秋予來東陽過與孫鳥偕至于會稽之傳舍因感而賦之

蒼蠅賦

歐陽永叔作

大鵬賦

李白大鵬賦序余昔于江陵口見天台司馬子微謂余有仙風道骨可與神遊八極之表因著大鵬遇希有鳥賦以自廣後悔少作未窮宏達之旨中年棄之後作大鵬賦其辭曰南華老仙發天機于漆園吐峥嵘之高論開浩蕩之

奇言徵志怪于齊諧談北溟之有魚吾不知其幾千里其名曰鯤化成大鵬質凝胚渾脫鬐鬣于海島張羽毛于天門刷渤海之春流晞扶桑之朝暾燀赫乎宇宙憑陵乎崑崙一鼓一動煙朦沙昏五岳為之震蕩百川為之崩奔

靈烏賦

宋梅聖俞作為范文正坐貶饒州而作夫人之靈大者賢小者智獸之靈大者麟小者駒蟲之靈大者龍小者龜鳥之靈大者鳳小者烏賢不時而用智給給兮為世所趨麟不時而出駒流汗兮扶摸于脩途龍不時而見龜七十二鑽兮寧自保其堅鳳不時而鳴烏啞啞兮招唾罵于里閭范希文亦嘗有此賦晉成公綏有孝烏賦

白鹿賦

唐虞世南作有金方之瑞獸乃曜質于名都既馴狎于郊甸亦騰倚于山隅素毳呈彩霜毛應圖宴佳賓于雅什偶仙客于天衢

玄猿賦

唐吕筍作伊玄猿之所育于南國之曾林動不踐地居常在林雖泛泛而無據亦熙熙而有心霧嵐昏而共默風雨霽而爭吟使幽人之思清暢騷客之涕沾襟何必聆嚼谷之管對雉門之琴哉歷千尋之喬木俯萬仞之危嶠弄遊雲之亂飛繞崖嶂之橫坑連肱潤飲命侶煙嘯或聚而開棲或分而復超奚可同靈巒性比君子阻重巖之險非虎豹

所獲隆文衲之容豈照鶴能視故逢蒙操弓俾高深而止鄧公折荊谷栩隱而已詎若佛佛凌人以就戮猩猩甘酒而送死又李德裕有白猿賦按蕭字貞節華陰人道士

由鹿賦

唐呂溫賦序貞元丁卯歲予南出襄樊之間遇野人縶鹿而至者問之答曰此為由鹿由此鹿以誘致群鹿也備言其狀且曰此鹿每有所至輒鳴嗥不食者累日余喟然嘆曰虞之即鹿也必以其類致之人之即人也必以其友致之實繁有徒古云然矣嗟乎鹿無情而猶知痛傷人之與謀乃安殘酷若彼何人斯物微感深遂為賦之

黠鼠賦

蘇子黠鼠賦序蘇子夜坐有鼠方嚙拊牀而止之既止復作使童子燭之有橐中空嘐嘐聱聱聲在橐中曰嘻此鼠之見閉而不得出者也發而視之寂無所有舉燭而索中有死鼠童子驚曰是方嚙耶而遽死耶向為何聲豈其鬼耶覆而出之墮地而走雖有敏者莫措其手蘇子嘆曰異哉是鼠之黠也閉于橐中橐堅而不可穴也故不嚙而嚙以聲致人也不死而死以形求脫也吾聞有生莫智于人擾龍伐蛟登龜狩麟役萬物而君之卒見使于一鼠墮此蟲之計中驚脫兔于處女烏在其為智也又唐陸龜蒙有[illegible]

[illegible]賦

唐東方虬作

蜘蛛賦

宋張文潛作

牡丹賦

唐裴度令狐楚鄭覃皆為當路所軋置之閒處至是悉還而舒元輿為牡丹賦一篇時稱其工

荔枝賦

張九齡賦維夏氣于震方實稟精于火離蒙休和之所播涉寒暑而匪虧下合圍以擢本傍蔭畝而抱規紫文紺理黛葉綠枝綠穗靃靡環合葳蕤如蓋之張如帷之垂

梅花賦

劉禹錫上攉舍人書昔宋廣平之沉下僚也蘇公味道時為繡衣直指使者廣平投以梅花賦蘇盛稱之自是始知名乃列于文人之前按宋璟封廣平郡公

桃花賦

唐皮日休字襲美襄陽人其桃花賦序余嘗慕宋廣平之為相貞姿勁質剛態毅狀疑其有鐵石心腸不吐軟媚語觀其所作梅花賦清便富麗得南朝徐庾體殊不類其為人也蘇相公得而稱之其名遂振日休因感廣平所作復為桃花賦其辭曰輕紅拖裳動則裊香宛若鄭袖初見吳王夜景皎潔閑然秀發又若嫦娥欲奔明月蝶散蜂寂當闇脈脈又若妲己未聞裂帛或開故楚艷艷春曙又若息

嫣含情不語。或臨金塘，或交綺井。又若西子浣沙，見影江潯。麻混妖紅，墜瀬。又若虢姬將謝，而泣或在水濱，或臨江滸。又若神女見鄭交甫，或臨廣筵，或當高會。又若韓娥將歌，斂態微動，輕風婆娑，暖紅。又若飛燕舞于掌中，半沾斜吹，或動或止。又若文姬將賦，而思專其旖旎，互交遁倚。又若麗華侍宴，初醉，狂風猛雨，一陣紅去。又若褒姒初隨戎虜，滿地春色，階前砌側。又若戚姬死于鞠域。花品之中，此花最異，以衆爲繁，以多見鄙，自是物情，非關春意。

浮萍賦

夏侯孝若作，謂浮萍隨波飄蕩，傷士失據而身枉也。

枯樹賦

唐子西作。晉殷仲文風流儒雅，海内知名。代異時移，出爲東陽太守，常忽忽不樂。顧庭槐而嘆曰：此樹婆娑，生意盡矣。子西擬以作賦。

海賦

晉木華，字玄虛，嘗爲楊駿府主簿。作海賦，於廓靈海長爲委輸，狀如天輪膠戾而激轉，又似地軸挺拔而爭迴。岑嶺飛騰而反覆，五嶽鼓舞而相搥。海童邀路，馬銜當蹊。天吴乍見而髣髴，蝄象暫曉而閃屍。又南齊張融，字思光，亦作海賦，以示徐愷之。愷之曰：此賦實超玄虛，但恨不道鹽耳。融即注曰：漉沙構白，熬波出素，積雪中春，飛霜暑路。

江賦

晉郭璞，字景純，作此賦，總括漢泗，兼包淮湘，并吞沅澧，汲引沮漳，源二分于崌崍，流九派乎潯陽。

瓊花賦

張昂之賦：當其風入琳宮，春歸華屋，若析青綃，色凝寒綠，枝珊瑚兮鏤冰雪，蹉珠璣兮爛金粟。其庭靜兮朝曦麗，其叢環仙佩兮瑞露滋，其芬郁兮瓊林瑕碧，忽倩蒼苑瓊英之嵯峨，若蟲而纚，似璧而鼓。知黃琮琱璉，璀璨乎璊壇，而文佩琚瑀，玲瓏乎衣袀。桂娥競爽，借月影于冰蟾；阿母來觀，下雲軿于皓嶠。儼靚質，卜宋豔，抗香馨于薝蔔，笑玫瑰于塵凡，鄙荼蘼于淺俗。惟水仙可並其幽閒，而江梅似同其清淑，真絕代之無雙，又爾芳于幽谷。

蓮花賦

歐陽公賦：出沼微陽，橫塘細雨，隨虹梁而窺影，倚風臺而欲舞。翟葦被以薰香，燃犀燈而照浦。雙心並根，千株泣露。送艇子于西州，開棹謳于北渚，迎桃根而待檝，逢宓妃而未渡。遡而視之，靚若星妃臨水而脉脉；盈盈遠而望之，杳如峽女行雲而朝朝暮暮。東西隨葉，隱上下逐波浮。已見雙魚能比目，應笑鴛鴦會白頭。昔聞妃子貢東昏，地上金花不染塵。空留此日田田葉，不見當時步步人。

靈光殿賦

東漢書：王逸，字叔師。子延壽，字文考。有俊才，少嘗遊魯，作靈光殿賦。後蔡邕亦作此賦，十年未成，及見延壽所爲，甚奇

之。遂輟翰而止。文考時年十三，至十四，過漢江溺死。

景福殿賦

何平叔賦，言魏帝之欲捷就，每導之所略，立景福之秘殿，備皇居之制度，其華表則鎬鎬鑠鑠，赫奕章灼，若日月之麗天也；其奥秘則蘙蔽曖昧，彷彿退概，若幽星之纚連也。既櫛比而攢集，又宏璉以豐敞，兼苞博落，不常一象，遠而望之，若摛朱霞而耀天文；迫而察之，若仰崇山而戴垂雲。

蘙音翳 曖音愛

阿房宮賦

杜牧之賦：六王畢，四海一，蜀山兀，阿房出，覆壓三百餘里，隔離天日。驪山北構而西折，直走咸陽；二川溶溶，流入宮墻。五步一樓，十步一閣；廊腰縵迴，簷牙高啄；各抱地勢，鉤心鬭角。盤盤焉，囷囷焉，蜂房水渦，矗不知其幾千萬落。

囷丘倫 渦戶音 何

合元殿賦

唐李華初作此賦，以示蕭穎士，曰：景福之上，靈光之下。

登樓賦

董卓作亂，王仲宣避難荊州，依劉表，登江陵城樓，因懷歸，作此賦，以申其進退危懼之情也。

登臺賦

陸士衡爲太府于鄴都，以時暇并巡行三臺，登高有感，故作此，以言崇替也。

歸田賦

張平子仕不得志，欲歸于田，因作此賦，感老氏之遺誡，將迴駕乎蓬廬，彈五絃之妙指，詠周孔之圖書，揮翰墨以奮藻，陳三王之軌模，苟縱心于物外，安知榮辱之所如。

藉田賦

潘安仁賦：常伯陪乘，太僕秉轡，后妃獻穜稑之種，司農撰播殖之器，挈壺掌升降之節，宮正設門閭之蹕。

穜稑音童六

浮淮賦

東漢王粲賦：從王師之南征兮，浮淮水而遐逝，背渦浦之曲流兮，望馬丘之高澨，泛洪櫓于中潮兮，飛輕舟乎濟漈，凡泉橋以成林兮，修無山之樹藝。

澨音世

因山賦

見山。

夢渦賦

何佩作，兩遍畏腸，神遊異方，烟生喉舌，倘然如狂，忽瞰荒以窺，汲諒不任乎呼吸，俄擔河而俯潰，乃器舟而杯斛，倒魚鱉之窟宅，見蛟龍之蟄伏，猜胃腸之不決，貲宴飲而未足，由是奔九江，走五湖，手不暇于斡運，心不息于躊躇，波漸竭而百川如綫，岸益高而底淤，將枯腹攘爾而未覺，腦燥然而不濡。

逐貧賦

見貧七

秋興賦

潘安仁賦序余春秋三十有二已見二毛攝官承乏猥側
朝列夙興晏寢匪遑底寧乃有江湖山藪之思故作此賦
陳思王有秋思賦

秋聲賦

宵音肖
劉禹錫作碧天如水宵宵悠悠百蟲迎寒萬葉吟秋欲辭
颯音[illegible]
林而蕭颯潜命侶以啁啾歐陽亦有此賦

東征賦

曹大家子穀為陳留長大家隨至官作東征賦自洛陽以
至陳留述所經歷之地也袁宏亦有此賦

西征賦

潘安為長安令作此以述其行歷人物山川之景也

南征賦

陸士龍賦

北征賦

袁宏從桓溫在鮮卑過命宏作此賦世説宏賦既成公與
時賢共看時王珣在座云恨少一句得寫字足韻當佳袁
即攬筆益云感不絶于余心泝流風而獨寫公謂王曰當
今不得不以此事推袁

閑居賦

潘安仁賦序太夫人在堂有羸老之疾尚何能違膝下色
養而屑屑從斗筲之役乎乃作閑居賦以歌事遂情焉楊
場曄上
巧之棟宇閒館不遐昨作閑居賦以自託陶淵明有閑情賦

幽通賦

班固假時多用不肖而賢良之路塞故述古者得失神明
之理以為幽通賦幽通者言與神遇也

山居賦

謝靈運作

郊居賦

沈約製郊居賦構思積時猶未都畢要王筠示其草王讀
蜷音權 磓音堆 坻音池 縣音玄
至雌霓連蜷沈曰僕嘗恐人讀作霓次至墜石磓星及冰
縣而帶坻王皆擊節稱賞沈曰知音者希真賞殆絶所
以相要正為此數句耳

悲士不遇賦

司馬子長作又董仲舒有士不遇賦

感士不遇賦

陶淵明作

問大鈞賦

劉禹錫久落魄鬱鬱不自聊因作此及摘九年等賦數篇

獻大禮賦

唐玄宗朝杜甫獻太清宮廟及郊三大禮賦于蓬萊宮

蕪城賦

鮑照見廣陵故城荒蕪感而為此賦

孤蓬賦

邢虔字神寶善屬文少作孤蓬賦為時所稱

赤壁賦

蘇子瞻作前後赤壁賦。

黃樓賦

蘇子瞻守徐州，增築城以捍水患，因作樓于上，堊以黃土，曰土實勝水，名曰黃樓。弟轍作黃樓賦。

披沙揀金賦

柳子厚賦：觀其振拔汙塗，積以錙銖，淬清光而競出，耀真質而特殊，錯處囊而纖光乍見，納鈎之而異彩相符，用之則行，斯為美矣。求而必得，不亦悅乎？豈獨媚旭日以晶熒，帶長川之清淺，皎如珠吐，疑剖蚌之年，分絮若星繁，以流雲之初卷。

鑄鼎象物賦

宋真廟朝，徐奭作鑄鼎象物賦，有「王臣威重」之句；蔡齊作置器賦，有「安天下于覆盂」之句，皆以文辭理致，擢為第一。仁宗朝，呂溱作富民之要在于節儉賦，有「國用既省，民財乃豐」之句，上方崇儉，亦擢第一。又王曾作有物混成賦云：「得我之小者，散而為草木；得我之大者，聚而為山川。」范希文作金在鎔賦云：「如令區別，妍媸用為藻鑑；儻使削平僭亂，請就干將。」

恨賦

江淹以其遭時不卷有志不伸，作此賦。

別賦

江淹賦：黯然銷魂者，唯別而已矣。況秦吳兮絕國，復燕宋兮千里，或春苔兮始生，乍秋風兮暫起，是以行子腸斷，百感悽惻，風蕭蕭而異響，雲漫漫而奇色，舟凝滯于水濱，車逶遲于山側，櫂金觴而誰御，橫玉柱而霑軾。又曰：桑中衛女，上宮陳娥，春草碧色，春水綠波，送君南浦，傷如之何。有別必怨，有怨必盈，使人意奪神駭，心折骨驚。雖淵雲之墨妙，嚴樂之筆精，賦有凌雲之稱，辯有雕龍之聲，誰能摹暫離之狀，寫永訣之情。

章華臺賦

楚靈王既雲夢之澤，息于荊臺之上，騁觀終日，顧謂左右曰：可以遺老而忘死也。遂作章華之臺，窮土木之技，設長夜之宴。于是伍舉知陳蔡之將生謀也，故作此以諷之。

記里鼓賦

柳宗元賦：佐大理于時行，則行焉；成容而立之，斯立。觀其象，可以守威儀之三千；節其音，可以表吉行之五十。配和鑾以入用，並司南而為急。

黃鐘賦

陸士龍賦

愁霖賦

陳思王與陸士龍皆有此賦

琴賦

嵇叔夜作

笙賦

潘安仁作

笙簧賦

晉劉潛母孫氏賦。考器之所起，實侯氏之所營。豈不假于琴瑟，無取乎笙竽。爾乃陟九嶷之岑嶺，稍承溫之朝日，剖嶧陽之孤桐，伐楚宮之倚梓，徵班輸之巧，命伶倫而調律，浮玄聲以遊颺，況響繁而相結，絲絲則交錯以從榮，哀變則長嘆軋戚，縱漸離之清角，起于野也。白雪路險悲，秦箏雖然蜀，遺逸悼行葦之歌，秋風哀年時之速，陵苕柱以頹嗣，遷哀絃以斷歸。

鍼縷賦

宋子一作曹大家作。鍇秋金之剛精，形微妙而直端，性通遠而漸進，博庶物而一貫，惟鍼縷之列迹，信廣博而無原，退逶迤以補過，似素絲之羔羊，何斗筲之足筭，咸勤石以升堂。

邂頑賦

東坡作

風俗賦

宋王十朋著，曾稱風俗賦。其序曰：余賦會稽，雖文采不足以擬相如之萬一，然事皆有據，故設為子真無妄先生有君答問之辭。子真者，誠言也。無妄者，不虛也。有君者，有足事也。次反相如之說，又有旦、中堂賦、蓬萊閣賦，號曰會稽三賦。

清思賦

西京雜志，長安有慶虬之，善為賦，嘗作清思賦，人不之貴也。乃託以相如所作，遂大見重于世。

顯志賦

漢馮衍，野王孫，幼有奇才大志，不戚戚于貧賤，嘗作顯志賦以自勵。

螟蛉賦

歐陽公賦：爰有桑蟲，實曰螟蛉，與夫蜾蠃，異類殊形，負以為子，祝之以聲，比于成之，朝夕而成。嗟夫人子，父母所生，父祝之言，子莫之聽，父傳之業，子莫克承，父沒母死，身覆位傾。嗚呼為人，孰與蟲靈，人不如蟲，猶以人稱。

蚍蜉賦

李德裕賦：惟江潭之下國，既幽居乎澤畔，何螻蟻之微物，亦有徒而凌亂，或洋散于經營，或實緣于食案。乃戲而問之曰：爾能居厚地而涉江河，斯乃處吾身而為大患。蟻不能言，辭以意對，其言曰：我禀形于造化，亦一氣之所甄，嘗祭療師之乏，亦聞於衣之毳觀，封穴而知雨，驗寸壤而得泉，出以昨而不息，故學若得而稱焉，戴粒而遊，若巨鼇之冠神嶽，繞磨而行，若日月之麗青天。若乃依垣緣壁，浮深夾井，其聚無擇，其行無迹，值安溫而出遊，畏祁寒而入隙。凡當作而不駭，微雨瀧而自適。生雖瑣細，亦有行藏，止若搴手之衰進，如旅雁之翔，乘其便也。雖纏綿之可制，無

其勢也。雖經嬪而不傷人、顧梅過戲于垣墻、豈同青蠅之點白、汚君子之衣裳。

庾信思鄉

庾信、肩吾之子、博極羣書、尤善左傳、仕梁為抄撰學士、與徐陵同僚、詞並綺艷、元帝時以右衛將軍使西魏、被留長安、後周時為洛州刺史、信雖位望通顯、常有鄉關之思、乃作哀江南賦以致意云。

、士衡懷土

陸機去家漸久、懷上國焉、故作懷土賦。

大言賦

宋玉大言賦序、楚襄王與諸大夫唐勒、景差、宋玉等遊于陽雲之臺、王曰、能為大言賦者上坐、勒等遂賦大言、而宋玉受賞。

小言賦

宋玉又作小言賦、王曰、昔陽雲夢之田

山堂肆考文學第三十四卷

○誌

誌記也、亦作識、漢杜子夏臨終作文刊石埋墓前、厥後墓誌恐因此而始有也

但記姓名

齊太宰褚妃將葬、議立石誌、王儉曰、石誌不出禮經、起于顏延之為王彌作墓誌、以彌素族無銘誄故也、遂相祖習、以成故事、至魏侍中繆襲埋文父母墓下、但令記姓名與歷官及祖父姻婭而已。

推著官號

唐盧承慶臨終戒其子曰、碑誌惟著官號及日月、無用虛文。

留琴請誌

唐崔元亮字晦叔、遺誡云、吾之琴留別白樂天、請為墓誌。

送鞍謝誌

白樂天修香山寺記、予與元微之定交於死生之間、微之將啟以墓誌文見託、既而元氏老壯、其臧獲輿馬綾帛銀鞍玉帶之物以謝、且為之當贄、予念平生之分、贄不敢納、往反再三、訖不得已、因施茲寺、凡此功德應歸微之。

誌求公權

唐柳公權善書、當時大臣家碑誌、非其筆、人以為不孝、凡

外夷入貢皆别署貨貝曰此購柳書

誌託君實

王安石變祖宗法天下騷然司馬溫公退居于洛嘆曰呂
獻可之先見吾不如也獻可病溫公與邵康節日就臥內
問疾獻可所言皆國家事未嘗一語及私一日手書託溫
公作墓誌公亟往省已瞑目矣溫公呼之曰更有以見囑
乎獻可復張目曰天下事尚可爲君實勉之

不爲辭誌

郝神編富韓公之薨也神宗甚悼之曰富某平生強項誌
其墓者亦必強項人也卿等試揣之已而自言曰方今強
項者莫如韓維必維爲之矣時持國方知汝州而其弟絳
王丞相以同知樞密院預奏事具聞此語汗浹背于是亟
遣介走報持國于汝州曰雖其家以是相託謹勿許之不
然且獲罪先是書未到富果以墓誌囑持國既諾之矣乃
復書于弟曰吾平生受富公厚恩嘗恨未有以報今其家
見託義不能辭且業已許之不可食言雖因此獲罪所甘
心也卒爲之

預約爲誌

見朋友

（　）誄

同制大夫以上有誄士則有誄禮檀弓魯莊公及
宋戰縣賁父死之公誄之士之有誄自此始禮曾

子問賤不誄貴幼不誄長唯天子稱天以誄之諸
侯相誄非禮也註云誄之爲言累也累舉其平生
實行爲誄而定其謚以稱之也又曰凡作謚者先
列其平生之實行故謂之誄

誄尼父

憖銀去声

家語魯哀公誄尼父曰昊天不弔不憖遺一老俾屏余一
人以在位煢煢余在疚於呼哀哉尼父無自律按憖且也
謂不且遺留此一老也

誄下惠

柳下惠死門人將誄之妻曰將誄夫子之德耶則二三子
不如妾知之也乃誄曰夫子之不伐兮夫子之不竭兮夫
子之信誠而與人無害兮柔屈從俗不強察兮蒙恥救民
德彌大兮雖遇三黜終不蔽兮豈弟君子永能厲兮嗟乎
惜哉乃下世兮庶幾遐年今遂逝兮嗚呼哀哉魂神泄兮
夫子之謚宜爲惠兮唐陸龜蒙曰柳下惠之妻誄其夫門
人不能竄一字按柳下惠魯公族展氏也名獲字季禽無
駭之子謚拓之死食邑柳下

誄王仲宣

魏侍中王粲字仲宣及卒曹子建誄云伊君顯考奕葉佐
時入管機密朝政以治出臨朔岱庶績咸熙君以淑懿繼
此洪基既有令德材技廣宣強記洽聞幽讚微言文若春
華思如湧泉發言可錄下筆成篇皇家不造京室隕顛宇

臣專制帝用西遷君乃羈旅離此阻艱俞然鳳舉遠滑荊
豐身窮志達居鄙行鮮振冠南嶽濯纓清川潛處遂室不
干勢權按梁父謙為大將軍何進長史

誄楊仲武

晉楊綏字仲武滎陽宛陵人中領軍肅侯楊暨之曾孫荊
州刺史戴侯楊肇之孫東武康侯楊潭之子春秋二十九
元康九年卒潘安仁誄云伊子之先奕葉熙隆惟祖惟曾
載揚休風顯考康侯無祿早終名器雖光勳業未融篤生
嶷音[illegible]
吾子誕茂淑姿克岐克嶷知彰知微鉤深探賾味道研幾
匪直也人邦家之輝

誄楊給事

流約宋書索虜攻滑臺城東北崩壞王景度出奔司馬陽
瓚堅守不動衆潰抗節不降為虜所害少帝追贈給事中
尚書令顏延年為誄烈烈陽子在困彌達矧慰衷傷拊巡
饑渴力雖可殫氣不可奪義立邊疆身終鋒括貴父隕節
魯人是志洴賢効貞晉策攸記聖上嘉悼思存寵異乎以
贈之言終給事或曰延年即延之

誄陶徵士

晉顏延之為始安郡道經潯陽常飲陶淵明舍自晨達昏
淵明卒延之為誄云長卿棄官稚賓自免子之悟之何悟
之辯賦詩歸來高蹈獨善亦既超曠無適非心汲流舊巘
葺宇家林晨烟暮靄春煦秋陰陳書輟卷置酒絃琴居備

勤儉躬兼貧病人否其憂子然其命隱約就閑遷延辭聘
非直也明實惟道性

皇后誄

晉元帝皇后楊后崩左貴嬪銜恩為誄云赫赫元后出自
有楊奕世朱輪耀彼華陽篤生英媛休有烈光和暢春日
操厲秋霜疾彼攸遂執此義方率由四教容德匪荒行周
六親徽音顯揚乃聘乃納聿嬪聖皇鳴玉有節發言有章
仰觀列圖俯覽篇籍顧問女史咨詢竹帛思媚皇姑虔恭
朝夕允釐中饋執事有恪

貴妃誄

宋孝帝殷淑儀薨追進為貴妃班亞皇后謚曰宣謝莊誄

云誕發蘭儀光啟玉度望月方娥瞻星比婺毓德素里棲
景宸軒處麗絺綌出懋蘋蘩修詩貴道稱圖照言翼訓如
幄贊軌堯門

誄元魯山

唐元德秀為魯山令故人謂之元魯山退居安陸縣南獨
處一室云家數十里值大雨水漲七日不通飲食餒死空
室中中書舍人盧載誄云誰為府君犬必啗肉誰為府僚
馬必食粟使我元君餓死空谷

誄馬洴賢

[illegible]音[illegible]
賊茱緒啓書洴賢馬敦立功孤城為州司所枉死於囹圄
潘安仁誄之畧云慨慨馬生琅琅高致發憤囹圄沒而猶

眡音呼
眡嗚呼哀哉安平出奇破豕克完張孟運籌危趙獲安汧人賴之猶彼譚第如何吝嫉搖之筆端剔于雙瞳貫以五木功存汧城身以汧徵死爲汧民心焉摧剌扶老携幼銜號吞哭嗚呼哀哉明明天子旌以殊恩光光寵贈乃牙其門司勳頒爵亦兆後昆歿而有靈庶慰冤魂

○贊

說文贊者稱人之美也

高祖紀贊

班固贊皇矣漢祖纂堯之緒寔天生德聰明神武秦人不綱網漏于楚爰茲發迹斷蛇奮旅神母告符朱旗乃舉粤蹈秦郊嬰來稽首革命創制三章是紀應天順人五星同聚項氏畔換黜我巴漢西土宅心戰士憤怒乘釁而運席卷三秦割據河山保此懷民股肱蕭曹社稷是經爪牙信布腹心良平恭行天罰赫赫明明

光武紀贊

范曄贊炎政中微大盜移國九縣飇迴三精霧塞民厭淫詐神思反德世祖誕命靈貺自甄沈機先物深略緯文尋邑百萬貔虎爲羣長轂雷野高旗彗雲英威既振新都自焚虔劉庸代紛紜梟起三河未澄四關重擾神旌乃顧遞行天討金湯失險車書共道靈慶既啟人謀咸贊明明廟謨糾糾雄斷於赫有命系我皇漢

霍子孟贊

史贊霍氏以結髮内侍起于階闥之間確然秉節擁昭立宣雖周公阿衡何以加茲然不學無術闇于大理以隕三年宗族誅夷哀哉

孔文舉贊

蘇東坡贊晉有羯奴盜賊之靡欺孤如操又羯所恥我書春秋與齊豹齒文舉在天雖亡不死我宗若人尚友千祀視公如能視操如鬼

晉蔡謨贊

王回序晉元帝時在位諸君往往猶襲故態不以淫酗爲恥蔡謨獨好禮自勅嘗詣丞相導導方作伎設床席謨不悅而去導亦不強容也謨之孫廓廓子興宗仍以好禮自勅達于朝雖時多淫暴不敢稍侵謀人稱其家風因爲之

贊古者牀笫之言不踰閫而賓主燕享以觀禮樂講仁義也爲有男女之辨晝夜荒淫羣士翕歘而反以爲樂歟此屠餘所以知中山之亡夫永嘉之亂又驗矣而渡江君臣猶不知以此相儆嗚呼迷哉而蔡氏生于其時獨能世守禮法達而不汚君子哉

宋韓億贊

史贊昔袁安未嘗以贓罪鞠人史氏以其仁心足以覃乎後昆韓億不悅擿人以小過而君子知其後必大昔盛德事也億有子位公府而行各有適綽綽適于同維適于正縝適于嚴嗚呼維其賢哉

名臣贊

袁彦伯三國名臣贊。詵詵衆賢。千載一遇。整轡高衢。驤首天路。仰挹玄流。俯弘時務。名節殊塗。雅致同趣。日月麗天。瞻之不墜。仁義在躬。用之不匱。尚想重暉。載挹載味。後生擊節。懦夫增氣。按三國名臣魏九人。蜀四人。吳七人。

功臣贊

唐呂温凌烟功臣贊。昔公劉俶則大禹之拯溺。鄭公魏徵則咎繇之颺言。永興虞公則夷吾之制作。長孫趙公則周公之匡救。英衛則太公之鷹揚。房杜則蕭何之指縱。于房之決勝。尉遲秦瓊則吳漢之樸忠。賈復之雄勇。餘皆掞棟珠林。蔚藪異制。其始也。文爲經。武爲緯。智斯作。忠斯述。其末也。大不偏。小不遏。退者全。來者達。

○銘

拾遺記。黄帝以神金鑄器。皆有銘題。皆記其年月日時。此銘之始也。魏志謂銘婦人𧙗當詳其家世。議行狀。當去韓退之所作。其法蓋出于碩人之詩。觀其銘元稹妻韋夫人。亦可見矣。

湯盤

大學。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

魯壁

魯壁在孔子闕里舊宅。乃宋王禹偁銘曰。築山高兮。爲秦城。鑿地深兮。爲秦坑。城之高兮。留先壞。坑之深兮。留先平。

伊斯逞兮蔵家声。非予亂兮猶不傾。壞之者其王。誦之者伏生。發典謨訓誥之義。振金石絲竹之音。如天地兮。否而復泰。如日月兮。晦而復明。

正考父鼎銘

左昭七年。正考父佐戴武宣。三命茲益共。故其鼎銘曰。一命而僂。再命而傴。三命而俯。循牆而走。亦莫余敢侮。饘於是鬻於是。以餬其口。其共也如是。按正考父。弗父何之曾孫。孔父嘉之父也。考父鼎銘。言考父廟之鼎銘也。

衛孔悝鼎銘

見功臣

機鑑銘

大戴禮。武王踐阼三日。召師尚父而問焉。曰。黄帝之道存乎。曰在丹書。王聞書之言。退而爲戒書。于席之四端。於機。於鑑。於盥。於楹。於杖。於帶。於履屨。於觴豆。於劒。於弓。於矛。皆有銘焉。又有衣鏡觴銘。呂尚爲太師而封于齊。其功銘于昆吾之野。

筍簴銘

鬻子曰。昔大禹治天下也。以五聲聽治。爲銘于筍簴。曰。教寡人以道者擊鼓。教以義者擊鐘。教以事者振鐸。語以憂者擊磬。語以獄訟者揮鞀。又有砥柱銘。朱子語錄。砥柱銘上說禹掛冠笄。聞過門不入之事。蓋禹治水時掛冠着樹。急于治水而不暇顧其冠也。

吳季子墓銘

昔吳季札葬，孔子題其墓曰：嗚呼延陵季子之墓。茂云：季子墓銘，自先相傳為孔子所書。但孔子平生未嘗至吳，來考之史記世家，歷聘諸侯，而不論楚，推其歲月，跡亦未嘗過吳，不待觀銘，季子之墓也。

郭有道碑銘

見碑

熟公銘

魏征孫子元為相國，文和在東宮，嘗為五熟釜，為之銘曰：於赫有魏，作漢藩輔，厥相惟鍾，實幹心膂，靖恭夙夜，匪遑安處，百僚師師，楷茲度矩。又為書與繇，曰：周之尹臣，宋之考父，衛之孔悝，晉之魏顆，彼四臣者，並以功德勒名鐘鼎。今執事寅亮大魏，以隆聖化，故作斯銘，勒之金石，庶可贊揚洪美，垂之不朽。

大鐘銘

汾陰縣化成寺大鐘，邑宰李公所鑄，唐李白為銘。

盤石銘

白樂天銘序：從山來，適我盤石，圓平滑澤，廣袤六尺，質殊雲白，八所炯寶，奢若有斑，麋鹿無跡，置之竹下，風掃露濡，平待世傳，照臨齊客，明冬可以支體，暑可以便身，宛夏天

林廉

戒石銘

宋紹興二年，以黃庭堅所書戒石銘頒于州縣，令刊石，文曰：爾俸爾祿，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難欺。按此四句，舊傳為宋太宗所書，以賜諸郡縣者。其辭乃摘蜀王孟昶之文。洪邁天下始有戒石亭，歐陽修集古錄，又稱唐玄宗擇令一百六十二人，賜以丁寧之戒，其後天下郡縣守以新戒刻石，又知戒石不自宋始，唐已有之。

劍滴銘

劉瑗集異記：貞元六年，帝以舊劍無外，乃勅員外郎治之，既成，太子中舍人陸佐公為之銘。

財貨銘

唐李瑩，敗門讀書，曰則曰費，蛇費蜜蜂，獲財，因以銘之，曰：財貨將至，家可暴，或機或速，乃王乃全，識可親，與可玩，歎哉歎，斯銘以激貪夫。

台衡銘

唐馬燧守河東，衛李懷光，收降衆一萬六千，還太原，帝賜宸康台衡二銘，以寵君臣相成之美，勒石起義堂，帝榜其額以寵之。

梓楠銘

唐崔縱起家亳州司功參軍，還調吏部侍郎，嚴挺之試以梓楠銘，謂之曰：子清廟器也，故以題倒命。

原廟銘

柳宗元作漢高廟原廟銘，略云：秦綱既離，鹿駭東夏，長蛇

封豕踣羅中野，大復堯緒。鉦祐于劉，永矢漢祖。扶茲皇猷，揚旗洞庭，約從諸侯，嘗薄長安，嚴徂布沉，總制虎臣，委成良將，勒珍蜀楚，遂荒神州，定宅咸陽，以都上游，留觀本鎮，至鎮如周，穆穆惠王，宗炯克成，崇崇帝宮，俯廟定以原合，大蕉鬯經茲地，乃專元命，不舉嚴祀，迺理浚茲，遂援天位，遐游故都，衣介至社，勒此休銘，以昭太始。

陋室銘

唐劉禹錫銘。山不在高，有僊則名。水不在深，有龍則靈。斯是陋室，惟吾德馨。苔痕上階綠，草色入簾青。談笑有鴻儒，往來無白丁。可以調素琴，閱金經。無絲竹之亂耳，無案牘之勞形。南陽諸葛廬，西蜀子雲亭。孔子云：何陋之有。

世忠克敵弓銘

宋韓世忠樞密使韓世忠所造克敵弓，于朝上詔下其制于起部，命軍器監造進之，以詔說成，分賜六軍，遂作銘以獻。又詔從紀作厚武遺弓銘。

釋伽舍利塔銘

蘇東坡銘：如來以身無量遍化，為大六示人，大保哉有形。此存其一，示合見以飛為烟，亦同百億千。塔王阿育願力，盡以是空界見悲愍之，寘此刻莞山川，均捨千裝閣精圍，以光畫彼以大雷，誰其取之，我智且概，佛身普現衆目前。今存坐受廣道宜，何異月然坎泉，分身來化，會有緣流轉至此，誰使然，并包[illegible]瑞塔作宜[illegible]特

此福追及先生，生生世世雄佑纓。

大華山銘

唐張說銘：巍巍大華，柱天直上，青崖白谷，仰見靈掌，惟峩峻峭，盡為森竦，回雲衆山之長，白帝西下。黃河北來。陰陽孕育，精氣徘徊，玉池神[illegible]，石室僊開，海絕瀛洲，天遙玄圃，偉哉此鎮，嵯峨中土，鬼神作遊，風雨忽聚，高標赫日。平生天雨。

燕然山銘

東漢竇憲刺殺都鄉侯暢，懼誅，求擊匈奴以贖死。會南單于請兵北伐，乃拜憲車騎將軍，大破之，遂登燕然山，刻石紀漢威德，令班固作銘曰：鑠王師兮征荒裔，勦凶虐兮截海外，夐其邈兮亘地界，封神丘兮建隆嵑，熙帝載兮振萬世。

勳銘于鐘

晉語：魏顆以身退秦師于輔氏，親獲杜回，其勳名于景鍾。

功銘于鉞

東漢蔡邕紀功于黃鉞之上，作黃鉞銘。

黃樓銘

蘇軾作黃樓于彭城東門，其刻明詔，以承天休而明德意，使其客陳師道作黃樓銘上之。

丹崖銘

唐節度李宗朝為縣令，去官家于崖下，號丹崖翁，元結重

之作丹崖翁詩銘云躋躋竹崖其下誰家門下釣舟籬下釣車不知幾峯高其西嬌竹出石砌泉飛戶中。

靈壽杖銘

晉劉柔妻王氏銘桂條修幹秀彼崇麓下澤蘭浪上登芳霞貝勁內固鮮榮外昭體質靈柔作珍華朝杖之身安越齡松喬。

端石硯銘

蘇東坡銘與墨爲入玉靈之石與水爲出陰鑑之液懿矣茲石君子之側匪以玩物惟以觀德。

六安枕銘

唐崔駰銘枕有規矩恭一其德承元寧躬終始不忒按六安言六面安也

八儒案銘

宋晁無咎銘東皐松菊堂飲中八儒案八儒何必來松菊自吾我

三槐堂銘

東坡銘嗚呼休哉魏公之業與槐俱萌封植之勤必世乃成既相真宗四方砥平歸視其家槐陰滿庭吾儕小人朝不及夕相時射利遑卹厥德庶幾僥倖不種而獲不有君子其何能國王城之東晉公所廬鬱鬱三槐惟德之符嗚呼休哉按王旦真宗時作相封魏公晉公名祐旦之父。

九成臺銘

臺在韶州府北城上宋建中靖國元年正月一日蘇軾與蘇伯固登此臺伯固謂臺宜名九成取簫韶九成之義軾書以爲銘刻石臺上云自秦併天下滅禮樂韶之不作蓋千三百二十有三年其存其人亡則韶既已隱矣而況于人器兩亡而不傳雖然韶則亡矣而有不亡者存蓋常與日月寒暑晦明風雨並行于天地之間世無南郭子綦則耳未聞地籟而況得聞天籟使耳聞天籟則凡有形有聲者皆吾羽旄干戚管磬匏絃嘗試與子登夫韶石之上舜峯之下望蒼梧之渺莽九疑之聯綿覽觀山川之吞吐草木之俯仰鳥獸之鳴號衆竅之呼吸往來唱和非有度數而均節自成者非韶之大全乎

魏文貞笏銘

唐大中六年詔出魏文正公笏歸其孫丞相謨孫樵請銘其笏曰靈笏藹藹角比干骸骨合以嶒烈在公爲笏怒虎可攖笏不可折太華可裂笏不可折柱天不側指日不食[illegible]議條臆超鋋開道。

盧玉川櫛銘

人之有髮兮旦旦思理有身有心兮胡不如是

放生池銘

唐肅宗乾元二年遣使史元宗等表所詔始于洋州之興自山南西道荊南劍南嶺南江西浙江諸道訖于昇州之江寧秦淮太平橋臨江帶郭上下五里各置放生池凡

八十一所，頗負卿為之碑銘。然東坡志林云：湖州有顏魯公放生池碑，載其所上肅宗表，有云：一日三朝，大明天子之孝；問安侍膳，不改家人之禮。嘗以公知肅宗有愧于是也。故以此諫，號謂公區區于放生乎哉。

忘歸臺銘

忘歸臺在處州府麗水縣東隱山上。縣令李陽冰公暇燕憩之所，有陽冰篆書忘歸臺銘。或云此銘與福州府神光寺般若臺記、處州新驛記、縉雲縣記號稱四絶。

漢鼎銘

東坡銘：五帝三王及秦漢以來受命之君，靡不有鼎，鼎存而昌，鼎亡而亡。蓋鼎必先壞，而國隨之，豈有易姓而猶傳者乎？不寶此器，而拳拳于一物，孺子之智，婦人之仁，嗚呼悲矣。

蜀舍銘

蜀郡王萬寓鄮樓，其居曰蜀舍。侍餘杭朱從良所為記，單須城劉跂而請銘，為之銘曰：噫嘻此舍，是蜀非耶，吞若兩川坤之維耶，危乎高哉，上青天耶，赤甲白鹽崢嶸骨耶，楮箔[illegible]為帳，躑躅耶，一物不有而不無耶，噫嘻此舍，是豈蜀國，伊知也公，摩索不獲，行以蜀馳耶，以蜀臥耶，陰陽魏吳越雖猶徘徊周流，要不以易，謂不信者，有如此石。

傅玄燭銘

煌煌丹燭，焰焰飛光，取則龍影，擬象扶桑，照彼玄夜，炳若朝陽，焚形監世，無隱不彰。

費榮斛銘

穀耕錄：福建宣慰使費榮敏公榮，余內子之曾大父也。與人器度弘厚，不以富貴驕人，家之量衡無二，故刻銘于斛之四面曰：出以是，入以是，子子孫孫，永知是。內子之大父良顯侯，父昭武大將軍，繼皆世守其業，不負先志云。

堯夫布衾銘

宋范堯夫銘：顏樂簞瓢，為世師模；紂居瓊臺，終為獨夫。君子以儉為德，小人以侈喪軀。然則斯衾之陋，其可忽諸。

務觀布被銘

宋陸游字務觀，作司馬公布被銘：公孫丞相布被，人曰詐；司馬丞相亦布被，人曰儉。布被可能也，使人曰儉不曰詐，不可能也。

詔撰先銘

唐穆宗詔蕭俛撰王承宗先銘。俛奏言：承宗不臣，逆而復從，臣不忍稱道其先人。且公辭成，當有餉謝，拒之則非朝廷撫納之意，受之則非臣平生之志。帝善其言而止。

請作夫銘

韓退之作河中府張法曹碣銘，有女奴抱嬰兒來請曰：妾張圓之妻劉氏也。妾夫常語妾云：吾嘗獲私于夫子，恐遂汎汎，故以稚子汴見先生，乞賜之銘。法曹字直之，祖讓，父季新，皆為汴宋間

囷居平声

米囷銘

宋零都人王鴻，博學工篆隸草書。皇祐中試南宮不利，遂歸隱，嘗爲米囷，銘曰：夫竊人之食而不任其事，又騷然爲害者，鼠也。異人之物而不知足，又雄然而不之奪，虎也。吾寧而不恐爲虎，竊而不恐爲鼠，寧守斯廩以安吾處。

香爐銘

吳元高銘詠今爐氣非烟，若雲祥瑞更高，作聚還分，火微難爐，風長易聞，敢云道力，慈悲所熏。

嶓音措

劒閣銘

張載字孟陽，父收爲蜀郡太守。載隨父入蜀，作劒閣銘：巖巖梁山，積石峩峩，遠屬荊衡，近綴岷嶓，南通邛僰，北達褒斜，狹過彭碣，高踰嵩華。惟蜀之門，作固作鎮，是曰劒閣，壁立千仞，窮地之險，極路之峻。世濁則逆，道清斯順。閉由往漢，開自有晉。秦得百二，并吞諸侯，齊得十二，田生獻籌。矧茲狹隘，土之外區。一人荷戟，萬夫趑趄。形勝之地，匪親勿居。自古迄今，天命匪易，憑阻作昏，鮮不敗績。公孫既滅，劉氏銜璧，覆車之軌，無或重跡。勒銘山阿，敢告梁益。晉武帝命鎸之劒閣山。

僰音越

石槨銘

莊子曰：衛靈公死，卜葬于沙丘，掘數仞，得石槨，洗視之，有銘焉。

息心銘

昔有高僧作息心銘。曰：無多慮，無多智。

克己銘

宋呂與叔銘：凡厥有生，均氣同體，胡爲不仁，我則有己。物我既立，私爲町畦，勝心橫生，擾擾不齊。方其未克，窘吾室廬，婦姑勃谿，安取厥餘。及既克之，皇皇四達，洞然八荒，皆在我闥。孰曰天下，不歸吾仁，癢疴疾痛，舉切吾身。一日至之，莫非吾事，顏何人哉，希之則是。

四留銘

夷堅志：王希政伯大，號留耕，嘗書四留銘於座右云：留有餘不盡之巧，以還造化；留有餘不盡之祿，以還朝廷；留有餘不盡之財，以還百姓；留有餘不盡之福，以還子孫。貼于壁間，忽一日雲霧四起，霞光照天，失其書所在。

四德銘

宋張忠獻公浚謫永州，嘗述四德銘以示人曰：忠則順天，孝則生福，勤則業進，儉則心逸。

子玉座右銘

東漢崔瑗，字子玉，銳志好學，傳其父業，舉茂才，爲汲令。其座右銘云：無道人之短，無說己之長，施人勿望報，受施勿敢忘，世譽不足慕，惟仁爲紀綱，隱心而後動，謗議庸何傷，無使名過實，守愚聖所臧，在涅貴不緇，曖曖內含光，柔弱生之徒，老氏誡剛強，行行鄙夫志，悠悠故難量，慎言節飲食，知足勝不祥，行之苟有恆，久久自芬芳。

李至座右銘

宋李至銘曰。短不可護。護則終短。長不可矜。矜則不長。尤人不如尤己。好圖不如好方。用晦則天下莫與汝爭智。謙讓則天下莫與汝爭強。多言者老氏所戒。欲訥者仲尼所箴。妄動有悔。何如靜而勿動。大剛則折。何如柔而勿剛。吾見進而不已者敗。未見退而知足者亡。爲善則遊君子之域。爲惡則入小人之鄉。吾將書紳帶而自警。刻盤盂以過防。豈如長存乎座右。庶夙夜之不忘。

貪泉銘

伏曼容字公儀。善老易。爲南海太守。作貪泉銘。

孝門銘

唐李興有至行。柳宗元作孝門銘。

筆囊銘

司馬文正公貯筆黃囊。及紅管筆一枝。今藏太史范氏。文正親題其上。實治平中賜物。淳熙六年。張敬夫銘云。厚陵之賜。文正之澤。傳之方來。見者改色。筆端吐詞。叡衆萬世。豈惟改色。公心正。經在茲。魏公世保。其勿謹哉。斯藏惟德其物。

枕屏銘

張敬夫枕屏銘。勿欺暗。毋思邪。席上枕前且自省。莫言屏曲爲君遮。

角集三十四卷終

山堂肆考文學第三十五卷

○論

說文論議也。文選論則析理精微。

賈誼過秦

漢賈誼書第一篇言秦之過。故曰過秦論。大略言秦以區區之地。致萬乘之權。招八州而朝同列。百有餘年矣。然後以六合爲家。殽函爲宮。一夫作難而七廟隳。身死人手。爲天下笑者何也。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

楊雄頌莽

漢楊雄作法言卒章稱王莽功德。可比伊周。又作劇秦美新之論。以頌莽。君子病焉。注云。劇甚也。言秦王無道之甚而美新莽之德也。

忠孝論

唐許王素節。母被譖死。出素節爲申州刺史。乾封初。素節乃著忠孝論以自明。

樞機論

唐武后時大獄方興。王公卿士以語言爲酷吏所引。死從者不可勝計。徐彥伯乃著樞機論。以爲世戒。

王命論

隗囂問于班彪曰。往者周亡。戰國並爭。數世然後定。意者縱橫之事復起于今乎。將承運迭興在于今日也。彪乃爲著王命論以風切之曰。俗見高祖興于布衣。不達其故。至

氏天下于逐鹿幸捷而得之不知神器有命不可以智力
求也故雖遭羅厄會竊其權柄勇如信布強如梁籍戍如
王莽然卒潤鑊伏質烹醢分裂又況么麼尚不及數子而
欲闇奸天位者乎

聖德論

唐大宗時虞世南獻聖德論上賜詔曰卿論太高朕何敢
當

幸臣論

戰國莊辛謂楚襄王寵幸故作此論

潛夫論

東漢王符字節信隱居不仕耿介不同于俗嘗著論三十

餘篇以譏當世不欲章顯其名號曰潛夫論

宦者傳論

東漢范蔚宗作略云手握王爵口含天憲衆動迴山海呼
吸變霜露阿旨曲求則寵光三族直情忤意則參夷五宗
高冠長劍紆朱懷金者布滿宮闈苴茅分虎南面臣民者
蓋以千數府署第館棊列于都鄙子弟支附過半于州國
南金和寶冰紈霧縠之積盈牣珍藏嬙媛侍兒歌童舞女
之玩充備綺室

逸民傳論

蔚宗作略云堯稱則天而不屈潁陽之高武盡美矣而終
全孤竹之潔自茲以降風流彌繁長往之軌未殊而感致

之數匪一或隱居以求其志或迴避以全其道或靜己以
鎮其躁或去危以圖其安或垢俗以動其槩或疵物以激
其清

講德論

漢益州刺史王襄欲宣風化于衆庶聞王褒有俊才使作
中和樂職宣布詩選好事者依鹿鳴之聲習而歌之褒既
為刺史作詩三篇又為作傳名曰四子講德論以明其意
言大畧謂君為元首臣為股肱相待而成不可有君而無
臣也論中有文學及虛儀先生浮丘先生陳丘子四人答
問之語故曰四子講德論曰中和樂職者言王政中和在
官者皆樂其職也宣布者言宣布天子德澤之盛于天下
也

辨奸論

見奸邪

仇國論

蜀漢後主延熙中滑姜維數出兵伐魏蜀人愁苦譙周作
仇國論以諷之

徙戎論

晉惠帝元康中太子洗馬江統以為戎狄亂華宜早絕其
源乃作徙戎論以警朝廷

政論

東漢桓帝元嘉中涿郡崔寔以獨行舉詣公車稱病不對

策。退而論世事名曰政論。其略云。刑罰者治亂之藥石也
德教者興平之粱肉也。以德教除殘是以粱肉治疾也。以
刑罰治平。是以藥石供養也。自數世以來政多恩貸馭委
其轡馬駘其銜四牡橫奔皇路傾險方將拑勒鞬輈以救
之。豈暇鳴和鑾清節奏哉。

典論

魏文帝作典論。文章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年壽有時
而盡榮樂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無窮。
是以古之作者寄身於翰墨見意於篇籍不假良史之辭
不託飛馳之勢而聲名自傳於後。

植松論

符載論曰。楚國主人有植美松于庭者。培沃土灌甘澤。根
柢深固。柯葉暢達。高安傑然。若有[illegible]之[illegible]。主人方凝眸結意
曰。是可[illegible]之矣。將行。客[illegible]曰。是木有凌雲之
姿。有構廈之材。[illegible]主人[illegible]庭除之間。覽
耳目之玩。[illegible]奔流灘之
華注于內。日月之光[illegible]其上。流泉蕩蕩
鳴其下。岩峭重複。[illegible]而起聲。榦竿類是。時
也。當境勝神王。拔地千丈。[illegible]枝拂青天。則可以柱
明堂而棟大廈也。豈止棧桷楹榱之用而已哉。主人曰。客
言雖潤而無崖。然吾終能大之矣。

毀茶論

唐李季卿宣慰江南。有薦陸羽善煮茶味者。召之。羽衣野
服挈具而入。季卿不為禮。羽愧之。更著毀茶論。

八卦論

見名士

三器論

韓文公三器論。或曰天子坐于明堂執傳國璽列九鼎使
萬方之來者[illegible]知天下之人意有所歸而太平之階具
矣。後王[illegible]何如。對曰。異乎吾所聞。歸天人之心。興太
平之基。是非三器之所能繫也。子不謂明堂天子布政者
耶。周公成王居之而朝諸侯美矣。幽厲居之何如哉。子不
謂傳國之璽帝王所以傳寶者耶。漢高文景得之而以為
寶美矣。新莽胡石得之何如哉。子不謂九鼎帝王所謂神
器耶。夏禹鑄之周文遷之而為寶美矣。桀紂有之何
如哉。若然歸天人之心興太平之階決非三器之所繫能
也。

養生論

晉嵇康好服食。常采御上藥。以為神仙稟之自然。非積學
所致。至于導養得理。以盡性命。若安期彭祖之倫。可以善
求而得也。著養生論。

勞生論

後周盧思道。宦途淪滯。作勞生論。

革命論

晉干寶。字令升。著晉武帝革命論。古之有天下者。栢皇栗陸以前。爲而不有。應而不求。執大象也。鴻黃世及。以一民也。堯舜內禪。體文德也。漢魏外禪。順大名也。湯武革命。應天人也。高光爭伐。定功業也。各因其運而天下隨時。隨時之義大矣哉。古者敬其事。則命以始。今帝王受命而用其終。豈人事乎。其天意乎。

辨命論

魏劉峻。字孝標。負才矜能。自謂生致雲霄。當圖遠翅。十稔而榮惣一命。因著此論。蓋自喻云。畧曰。放勛之世。浩浩襄陵。天乙之時。焦金流石。文公嬰其尾。宣尼絕其糧。顏回敗其叢蘭。冉耕歌其芣苢。夷叔斃淑媛之言。子輿困臧倉之訴。聖賢且猶若此。而况庸庸者乎。至乃伍員浮屍于江流。三閭浮骸于湘渚。賈大夫沮志于長沙。馮都尉皓髮于郎署。君山鴻漸。鍛羽儀于高雲。敬通鳳起。摧迅翮于風穴。此豈才不足而行有遺哉。

鍛音殺

恩倖論

沈文休作。鼠憑社貴。狐藉虎威。挾朋樹黨。政以賄成。鈇鉞瘡痏。搆于牀笫之曲。服冕乘軒。出于言笑之下。南金北毳。來悉方艚。素縑丹魄。至皆兼兩。西京許史。蓋不足云。晉朝王石。未或能比。按約此論。言當時遇幸會者。即得好官。又以晉宋之間。皆取門戶。不任才能。故云。

痏音偉 艚音曹

運命論

魏李康。字蕭遠。作運命論。凡浮世苟合之士。遇篨戚施之人。俯仰尊卑之顏。逡巡勢利之間。意無是非。讚之如流。言無可否。應之如響。以闚看爲精神。以向背爲變通。勢之所集。從之如歸市。勢之所去。棄之如脫遺。其言曰。名與身孰親也。得與失孰賢也。榮與辱孰珍也。故遂絜其衣服。矜其車馬。冒其貨賄。淫其聲色。脈脈然自以爲得矣。蓋見龍逢比干之亡其身。而不惟飛廉惡來之滅其族也。蓋知伍子胥之屬鏤於吳。而不戒費無極之誅夷于楚也。蓋譏汲黯之白首于主爵。而不懲張湯牛車之禍也。蓋笑蕭望之跋躓于前。而不知石顯之絞縊于後也。

絕交論

見朋友。

駮赦論

五代晉高祖即位。屢赦天下。張允爲駮赦論以獻。

錢神論

晉惠帝元康中。綱紀大壞。貨賂公行。南陽魯褒作論以譏之。

錢愚論

梁武帝弟臨川王宏。每錢百萬爲一聚。以黃牓標之。千萬爲一庫。挂一紫標。如此者共三十餘間。計錢三億餘萬。帝少[illegible]綜作錢愚論以譏之。

崇有論

初何晏等祖述老莊立論以天地萬物皆以無為本王衍愛重之由是士大夫皆尚浮誕廢職業裴頠著崇有論以釋其蔽。

崇讓論

晉武帝時散騎常侍劉寔志行清潔以時俗喜進趨少廉讓著崇讓論欲令除官通謝章者必推賢讓能一官闕則擇為所讓多者用之以為人情爭則欲毀己所不如而優劣難分讓則推于勝己而賢智顯出援通進也謝謂辭除官之表章也。

辯亡論

晉陸士衡著辯亡論上下二篇言吳之所以亡也。

篤終論

皇甫謐作。生不能保七尺之軀死何故隔一棺之土。然則衣衾所以穢尸棺槨所以隔真故桓司馬不如速朽季孫璠璵比之暴骸文公厚葬春秋以為華元不臣。漢王孫裸葬貴以為賢于秦始皇。

五福論

蘇東坡既醉備五福論大雅既醉章武王之詩也而說者以為之詩也嘗備五福其詩曰君子萬年壽也介爾景福富也室家之壼康寧也高明有融攸好德也高朗令終考終命也。

五等論

五等公侯伯子男也陸士衡言古者聖王立五等以治天下至漢封爵不依古制乃作此論。

博奕論

吳韋曜字弘嗣為太子中庶子時蔡穎亦在東宮性好博奕太子和以為無益命曜論之云今世之人多不務經術好翫博奕廢事棄業忘寢與食窮日盡明繼以脂燭當其臨局交爭雌雄未決專精銳意神迷體倦人事曠而不脩賓旅闕而不接雖有太牢之饌韶夏之音不暇存也至或賭及衣物徙棋易行廉恥之意弛而忿戾之色發然其所志不出一枰之上所務不過方罫之間勝敵無封爵之賞獲地無兼土之實求之于戰陣非孫吳之倫也考之于道藝非孔氏之門也以變詐為務以劫殺為名則非忠信之事仁者之意也而空妨日廢時終無補益是何異設木而擊之置石而投之哉。按曜本名昭史為晉諱改之也。

刑法論

宋楊廷秀作。古之法不惟懲已然。下之已犯亦以折天下之未犯。蓋已犯之必懲。未犯之所以必折也。是故懲之者法之義。折之者法之仁。義行故其仁不窮。仁行故義不數。仁義相有而不相無。此古法之所以無弊也。後之法非無仁義也。刑未及而害先焉者義數而仁窮故也。義不可數數則民怨。仁不可窮窮則民狎。狎則犯者眾而刑者數。然則刑至于數皆不生于刑之數。而生于仁之窮。民至于怨

若不生于怨其刑而生于抑其法。

張湯有後論

宋胡明仲作世疑張湯用法嚴酷不當有後而其子孫蕃衍盛大則又為之說曰是皆著有後歟湯是也湯宜無後者也愚謂不然人之為善與惡天未必遽然而禍福之也堯之子丹朱為何惡而致之瞽之子舜何善而來之然堯舜之後不絕於數千年堯之德非丹朱所能逆黃帝之德非瞽所能逆也上無以報引乎其子下無以承翼乎其後苟有十功濟善遂以責報于天以為宜富宜貴宜有子孫也至于憎疾小人見其罪惡又以為天必譴怒曰是宜夭宜貧宜無餘類也小遂緩不應則指天為高遠乎善惡之報是皆以福心淺知妄窺天道而不知善存必殃必以類至理存感應如寒暑而賜之消息不可誣也故人亦自修而已矣不必為明有賞幽有福然後為善不必為明有罰幽有禍然後不為惡斯人也其天之所祐歟

蕭何求繼論

程晏作蕭何求繼論略云何之傳曹參也若木工能構材而未果覆而終若必待善覆者成焉何況構矣謂參為覆若參守其構而不能覆從歟君曰陛下不如高帝臣參不如蕭何善守可也何廢作哉若不可與廢作則文帝除肉刑不為漢主仁聖之最也參不能致致其君于成康之政不知已不能覆何之構而荒于酒幸免義和之誅耳孰云

賢相耶吾病漢史以蕭何為善求繼以曹參為堪其後故為論之

惡圓論

唐元結字次山作惡圓論元子家有乳母為圓轉之器以悅嬰兒嬰兒喜之母使為之聚孩孺助嬰兒之樂友人公植者聞有戲兒之器請見之及見之趣焚之責元子曰吾聞古之惡圓之士歌曰寧方為阜不圓為卿寧方為汚辱不圓為顯榮次山奈何任造圓轉之器恣令悅媚嬰兒小喜之長必好之教兒學圓且陷不義躬自戕圓又失方聖嗟嗟次山入門愛嬰兒之樂圓出門當愛小人之趨圓吾安知異日不言圓行圓動圓靜圓以終身乎吾豈次山之友也元子召季川曰吾自嬰兒戲圓公植尚辱我言絕我乎吾與汝圓以應物圓以趨時非圓不預非圓不為公植其操戈戟刑我乎。

惡曲論

元子時與鄰里會曲全當時之歡以悅長老之意歸泉上叔盈問曰向夫子曲全其歡道然也苟為爾乎元子曰叔盈視吾曲其心以徇財利曲其行以希名位當遇吾吾為全一歡于鄉里無惡然可也東邑有全直之士聞元子對叔盈惡曰吾聞元次山則約其門人曰無惡我之小曲真惜鄙惡辭也吾輩全直平生未嘗曲氣以轉聲曲辭以違意曲步以便往曲視以回目猶患不及古人今次山苟曲

顛殺。強全一歡以為不失其直固哉。若能苟曲于鄉里。強全一歡豈不能苟曲于鄉邦以全言行。能苟曲于鄉縣。能不能苟曲于邦國以彰名興。能苟曲于邦國豈不能苟曲于天下以揚德義若言行名與德義皆顯。豈有雖欲不入門權位不在己乎。元子聞之頌曰。吾以顛殺曲全一歡全直君子之惡我如此。猶有過于此者何以自免。

陰德論

唐李德裕作。陳平稱吾多陰謀。道家之所禁。吾世卽廢亦已矣。不能復起。以吾多陰禍也。至曾孫何國絕。班生著陳平之言。以為世戒。理當然矣。而丙丞相緣及于爾顯為關內侯。至孫昌乃國絕。二十二歲復續。而張湯杜周子孫。世

山堂肆考　角集三十五卷　十二

有令名。皆在顯位。其故何哉。昔荀息以忠貞之故不負獻公。程嬰以托孤之義不忍欺趙氏。所以繼之以死。終不食言。丙丞相于史皇孫。微君臣之分。與親戚之情。而保養曾孫。仁心惻隱。置于閒燥。給以私財。介然拒天子之使。固以全四海之命。又參與霍光決定大策。顯微卿之貴。尉士伍之辭。其深厚不伐。古所未有。復侯累以為陰德者。必享其樂以及子孫。是宜篤生賢人。世濟其美。古所謂有後矣。良謂是矣。豈直傳爵位而已哉。若張杜有後。豈用法雖深而或能去天下之惡。除生人之害。所以然歟。

喜徵論

李德裕云。陸賈稱蟢子垂而百事喜。不徵其故何也。凡人將有喜兆。蟢子必垂于冠。吾先未嘗思之。蓋人肖圓方之形。稟五行之氣。有此之最貴者也。如景如火。忽有歆然感激發於固有之上。其榮盛也。如陽氣發生。絪縕而凝結。此靈變象也。如秋氣肅殺。殺有凝而不能自為。其聖明者。必可察之。虎狼之發。用此術所以明其表而知窮達。何以明之。淑春靈必有蠕于匪于屋檐之間。室有明燭膏脂。必喜子屏幃之際。喜氣將盛。故集于衣冠之上。以此推之無所逝也。

阮瞻無鬼論

阮瞻素執無鬼論。忽有一客通名詣瞻。寒溫畢。聊譚名理。客甚有才辨。與之言良久。及鬼神之事。反覆甚苦。客遂屈

山堂肆考　角集三十五卷　十二

乃作色曰。鬼神古今聖賢所共傳。君何得言無耶。僕便是鬼。乃變為異形。須臾消滅。

黃憲好僊論

東漢黃憲字叔度。作僊論云。秦王好僊。將聚其黨于宮。以望終南徵君。黃見曰不可。夫僊者非臣非民。潛于山澤之間。垢衣疵形。欲水食草。得山澤之精以延年保躬。窮莫甚焉。蕭綺所謂僊者不及。而專呼吸之術。以自榮。若雖臥薪不足以喻其窮。壽不足以喻其苦。左無吹簫之美。右無鼓瑟之娛。珍羞異饌不得陳于前。文武侍從不得列于後。播棄父兄。斷絕子孫。不表于鄉黨宗族。此海島之鬼群也。由此觀之。綺隱于商山。以皓為名。其論神僊則恥之。故當時避

泰之士，往往皆明忠信，樹廉恥，識君臣之分，審出處之節，如黃綺者亦足可述也，彼豈有于神仙哉。今賢王捐千［乘］之樂而為此遊，以自修其身，既為利乎，臣願王罷築臺之役，以為人民社稷計。王不聽。

六儒論

東漢王充幼聰明，詣太學，觀辟雍，作六儒論，對東平憲王。充曰：充之天才，非學所加。雖前世孟軻、孫卿，近世揚雄、劉向、司馬遷，不能過也。

三宗論

晉周顒，字彥倫，音辭辯麗，出言不窮，宮商朱紫，發口成句。汎涉百家，長于佛理，著三宗論。按：釋智林初出家，為亮公弟子，申明二諦義，有三宗不同，顒因作三宗論。

丐論

唐元結丐論：天寶戊子中，元子遊長安，與丐者為友。或曰：君友丐者，不太下乎？對曰：古人鄉無君子，則與雲山為友；里無君子，則與松柏為友；座無君子，則與琴酒為友。出遊于國，君子則友之。丐者，今之君子，吾恐不得與之友也。丐者丐論，子能聽乎？吾既與丐者相友，諭求罷丐，丐者相論曰：子羞吾丐耶？世有丐宗屬于人，丐嫁娶于人，丐名位于人，丐顏色于人，甚者丐權家奴齒以售邪佞，丐權家婢顏以容媚。豈如此者不為羞哉？吾所以丐人之棄衣，丐人之棄食，提罌倚杖，在于路傍，且欲與天下之人為同類耳。不然則無顏容行于人間，夫丐衣食，貧也；以貧乞丐，心不慚，跡與人同，示無異也。此正君子之道，子不欲全道耶？妻不在山林，亦宜且見杖隨我，作丐者之狀貌，學丐者之言辭，庶幾時世始能相容，吾子無驕然取不容也。

諫論

蘇老泉曰：游說之術，可以為諫法者五：理諭之、勢禁之、利誘之、激怒之、隱諷之之謂也。觸龍以趙后愛女賢于愛子，未旋踵而長安君出質；甘羅以杜郵之死詰張唐，而相燕之行有日；趙卒以兩賢王之意語燕，而立歸武臣。此理而諭之也。子貢以內憂教田常，而齊不得伐魯；武公以麋虎脅頃襄，而楚不敢圖周；魯連以烹醢懼垣衍，而魏不果帝秦。此勢而禁之也。田生以萬戶侯啓張卿，而劉澤封；朱建以富貴餌閎孺，而辟陽赦；鄒陽以愛幸悅長君，而梁王釋。此利而誘之也。蘇秦以牛後羞韓，而惠王按劍太息；范睢以無王恥秦，而昭王長跪請教；酈生以助秦凌漢，而沛公輟洗聽計。此怒而激之也。蘇代以土偶笑田文，楚人以繒繳感襄王，蒯通以娶婦悟齊相。此隱而諷之也。

四本論

世說：鍾會字士季，作四本論。四本者，言才性同、才性異、才性合、才性離也。

三名論

顧歡字景怡，論四本曰：夫中理唯一，豈容有二？四本無正

失中故也于是著三名論以正之

○頌

文心曰帝嚳時咸黑為頌以歌九招此頌之所由始毛詩有周頌三十一篇魯頌四篇商頌五篇

伯夷頌

唐韓愈作士之特立獨行適于義而已不顧人之是非此豪傑之士信道篤而自知明者也當殷之亡微子抱祭器而去之武王周公率天下之賢士從天下之諸侯而攻之而未嘗有非之者彼伯夷叔齊乃獨以為不可恥食其粟餓死不顧夫豈有所求而為之哉信道篤而自知明者也

充國頌

漢成帝時西羌有警上思將帥之臣追美趙充國乃召黃門郎揚雄即充國圖像而頌之

鄭子產不毀鄉校頌

唐韓愈作頌曰善也吾行不善吾避維善維否我於此視川不可防言不可弭下塞上聾邦其傾矣鄉校不毀鄭國以理

錢鄉州不燒楮錢頌

唐南公作虞部郎州唯道之蹊識獨超於衆深行不拘于時見執事祝之宜因而請祥之禱求益清修之不慢則為禍之來酬之何楮錢之不燃而名位之優優嗚呼吾弟君子求福不回雖其嗣之宋有人猗

得賢臣頌

漢王襃字子淵蜀人刺史王襄奏其有俊才詔為聖主得賢臣頌略云聖主必待賢臣而弘功業俊士必俟明主以顯其德上下俱欲歡然交欣千載一合論說無疑翼乎如鴻毛遇順風沛乎如巨魚縱大壑化溢四表橫被無窮休徵自至壽考無疆何必偃仰屈伸若彭祖呴噓呼吸如喬松眇然絶俗離世哉

得皇孫頌

唐抱為元德太子學士吞嗣皇孫生大宴抱于坐中獻頌太子嗟賞

椒花頌

見元日

芝草頌

陳後主詔袁朗為芝草嘉蓮二頌上嗟賞之朗樞子也樞在陳宣帝朝為右僕射宋乾道中為史院編修亦有姓袁名樞者

碧雞頌

東漢西南夷傳王襃奉命至益州碧雞文曰持節使王襃謹拜南崖敬祭金精神馬縹碧之雞處南之荒深谿回谷非士之鄉歸來歸來漢德無疆廣乎唐虞澤配三皇

白兎頌

唐李邕有大小碧雞頌如紫芝白兎之類皆為頌以獻其辭多不傳

出師頌

東漢史岑字孝山。和熹時，涼部叛，羌擾湯西州，詔鄧騭將兵擊敗之，還，中郎將迎拜騭為大將軍，因命岑作此頌。

籍田頌

見秘書郎。

遺愛頌

廣人為宋璟立遺愛頌，璟上言臣之治不足紀，廣人以臣當國，故為溢辭耳，詔許停之。

中興頌

東觀漢紀：東平王蒼上光武中興頌，明帝問校書郎此頌可與誰等，對曰：前世史岑之比。按漢有兩史岑，此史岑乃

王莽末字子孝之史岑也。又唐天寶十四年，安祿山陷洛陽，明年陷長安，玄宗幸蜀，肅宗即位于靈武，元結作大唐中興頌。

瑞石頌

見秘書省。

練塘頌

潤州丹陽縣有練湖，一名練塘，周廻一百二十里，唐永泰中，刺史韋損復修，以溉田，李華作復練塘頌。按此塘納長山諸水，凡七十一流。

故宮頌

梁沈約齊丹徒故宮頌：聖祖神儀，光蹤漢烈，岳峻雄圖，天張武節，陛命既行，蜀略將騁，清渭走烽，濁河獻警，符峭劍閣，憑深桂嶺，控要荒，開禮樂，沉河極壓傾構，引溺危殘，物稱瑞，寵靈委和，玄精翼日，丹羽巢阿。

拙軒頌

黃魯直頌：覓巧了不可得，拙從何來，打破砂盆一問，柱子從此眼開，弄巧成拙，為蛇畫足，何況頭上安頭，屋上架屋，畢竟巧者有餘，拙者不足。

封禪壇頌

唐玄宗東封還，詔張說撰封禪壇頌，刻之泰山，以誇成功。

朝覲壇頌

唐蘇頲字廷碩，從上封泰山，詔頲頌朝覲壇。

伯倫酒德頌

晉劉伶字伯倫，志氣曠放，以宇宙為狹，著酒德頌，有大人先生以天地為一朝，萬朝為須臾，日月為扃牖，八荒為庭衢，行無轍迹，居無室廬，幕天席地，縱意所如，止則操卮執觚，動則挈榼提壺，唯酒是務，焉知其餘。

扃音坰

元之酒德頌

宋王禹偁字元之，作續酒德頌，詩有六義，頌居其一，所以序揚德業，褒贊成功，美盛德之形容，以告于神明者也，觀乎伯倫之頌，異乎是哉，徒以先生大人放蕩為辭，似不知酒德之故，乃廣而頌之。

翠微宮獻頌

唐貞觀中翠微宮成，衣冠[illegible]獻頌闕下。

金鑾殿奏頌

唐玄宗召見李白于金鑾殿，論當世事，奏頌一篇，帝賜食，親爲調羹。

太清宮頌

宋李獻臣年十二，真宗祀太清宮，迎駕進頌，有歡聲遍八[illegible]繇之句。帝嘉嘆，令赴秘閣，賜進士及第。

會聖宮頌

宋仁宗時，永安縣原廟之制，作宮于永安，乃大祖太宗真宗陵寢之所在也。宮成數年，未見臨幸。歐陽修時爲西京留守，欲上不惜屬車之費，且諸數日之勞，而然幸臨，因展[illegible]奠遂而論民以孝思之誠，遂見守上之臣采風俗以問高年，亦裝飾之事也，故作此頌以獻闕下。

高適八頌

頌曰：見外陰之門，光內燃之明，萬塵自光中藏，萬釜自光中生，不見一塵生千萬億塵，乃至于無窮，不見一人，百千萬億人歸之于大同。空即是色，色即是空，弟子作頌，以執厥中。

成大炭頌

宋范成大云：予病畏大冬，非附火不煖，既鑄破爐，又作炭頌。烯木不灰，化爲精堅，是鍾至陽，維火之傑，雪霾六虛，冰塞九淵，環堵之室，天不能寒，有赫神物，斡旋化甄，尺壁寸

珠同功汗顏，我維德之莫之名言，既與既安，與之窮年。

清河頌

宋鮑照字明遠，元嘉中河濟俱清，當時以爲美瑞，照乃作清河頌。

瑞雨頌

南北朝虞龢餘姚人，爲第也，少聰敏，及長志于棲遁，嘗作瑞雨頌，武帝見之，謂爲曰：此頌典雅，故當拔卿之士龍也。

甘露頌

梁芳林園甘露頌：福以德昭，慶以業成，[illegible]茲嘉祥，因祥特表，翻罔星久，流甘月曉，奇彫[illegible]珍，逾素爲至道伊融，太化攸序。

角集三十五卷終

山堂肆考文學第三十六卷

○箴

箴誡也文心雕龍軒轅輿几以弼不違卽為箴矣

大禹聽箴

唐李密書大禹勤於聽箴見之䓁白帖夏后氏命百官箴王闕故有虞人之箴詳見左襄四年又唐穆宗好畋遊白居易獻虞人箴

高宗求箴

楚語若武丁之神明也其聖之叡廣也其知之不疚也猶自謂未人故三年默以思道既得道猶不敢專制使以象旁求聖人既得以為輔又恐其荒失遺忘故使朝夕規誨箴諫曰必交脩余無余棄也按未人謂未治也

暬御箴

楚語昔衛武公年數九十有五矣猶箴儆于國曰自卿以下至于師長士苟在朝者無謂我老耄而舍我必恭恪以朝夕以交戒我在輿有旅賁之規位宁有官師之典倚几有誦訓之諫居寢有暬御之箴臨事有瞽史之導宴居有師工之誦

外戚箴

東漢桓帝時崔琦作外戚箴以諷梁冀冀怒琦曰管仲樂聞譏諫之言蕭何乃設書過之吏今將軍不能結納貞良以救禍敗反欲鉗士口蔽主聽使鹿馬易形乎遂殺之

君臣箴

唐杜希全封餘姚郡王將即屯獻體要八章以箴切時病帝嘉納之賜君臣箴一篇

師友箴

唐柳宗元以世之為人師者人笑之為友者不以道而以利則作師友箴以儆己又以戒人云

女史箴

晉張華字茂先以后族之盛作女史箴無矜爾榮天道惡盈無恃爾貴隆隆者墜鑒于小星戒彼攸遂比心螽斯則繁爾類驩不可以黷寵不可以專

虞人箴

左傳襄四年魏絳曰昔周辛甲之為太史也命百官箴王闕於虞人之箴曰芒芒禹迹畫為九州經啓九道民有寢廟獸有茂草各有攸處德用不擾在帝夷羿冒于原獸忘其國恤而思其麀牡武不可重用不恢于夏家獸臣司原敢告僕夫虞箴如是可不懲乎時晉侯好田故絳及之

少傅箴

傅玄為太子少傅箴曰正人在側德義盈堂鮑肆先入蘭蕙不芳傅臣司訓敢告君王

縣令箴

唐古之所作政不欲猛刑不欲寬寬則民慢猛則人殘下惡無為涓流成池片言可用毫末將拱禍既有胎德豈無

編者需

種鏡不自照，祇能鑑物。人不自知，從諫勿咈。勿輕小人，蜂蠆有毒。勿輕小道，大車可覆。不恕而明，不如不明。不通如清，不如不清。

揚雄酒箴

揚雄作酒箴以諷成帝[illegible]譬之于物曰。子猶瓶矣。觀瓶之居，居井之[illegible]動常近危。酒醪不入口，藏水滿懷，不得左右[illegible]所轠。身提黃泉，骨肉為泥。自用如此[illegible]鴟夷滑稽，腹大如壺。盡日盛酒，人復借酤。常為國[illegible]於屬車，出入兩宮，經營公家。由是言之，酒何過乎[illegible]盛酒之器，滑稽圓轉，不窮之狀[illegible]載酒食。

日休酒箴

唐皮日休自箴曰：酒士自詭[illegible]中性，不能以自節[illegible]又自推食之禮，不能自節[illegible]夫酒之性也。復箴以自箴曰：寧能食我，不食于人，既含[illegible]

壽白箴

見刺史

元良箴

宋吳宗暮秋高，未建儲[illegible]執中。進演要三篇，以早定天下根本為言，因名對[illegible]附又之擁右正言。[illegible]月[illegible]王子昇為皇太子，作元[illegible]之。

大[illegible]

唐張蘊古作箴，略云：[illegible]以所居不過容膝，彼昏不知，瑤其臺，瓊其室；[illegible]所食不過適口，惟狂罔念，丘其糟，而池其酒。勿內荒于色，勿外荒于禽。勿貴難得貨。勿聽亡國音。勿謂我尊而傲賢侮士，勿謂我智而拒諫矜己。

皇極箴

宋治平元年，知制誥祖無擇[illegible]皇極箴，賜詔獎之。

贊道箴

唐李百藥作贊道箴以諷太[illegible]嬉遊。

承華箴

唐李義府作承華箴獻太子[illegible]佞諛有類，邪巧多方。其萌

不折，其害必彰。

丹扆六箴

唐敬宗時荒淫[illegible]朝月不再三，大臣罕得進見。李德裕獻丹扆六箴：一曰宵衣，以諷視朝希晚；二曰正服，以諷服御乖異；三曰罷獻，以諷徵求玩好；四曰納誨，以諷侮棄讜言；五曰辨邪，以諷信任羣小；六曰防微，以諷輕出遊幸。

全華五箴

宋馮元明道五年，為翰林侍講學士，上金華五箴，詔書褒之。

光祿勳箴

揚雄箴云經兆宮室官為中外府殿門闥限以禁衛

符節令箴

東漢崔瑗作箴曰在昔曰璽在車門巡方不可不審制不可無常如姬竊印爭鄧受殃符臣司節敢告不剛

孫抃五箴

宋孫抃眉山人字夢得嘗云吾生四十有八年髮之短者日益白齒之搖者日益脫聰明不及于前時道德日負其初心其不至于君子而卒為小人也昭昭矣作五箴以訟其惡一曰游箴二曰言箴三曰行箴四曰好惡箴五曰知名箴

吳充六箴

見王府官

口箴

姚崇口箴畧云室本無聽垣亦有耳何言者天成蹊者李似不能言為世所賞言不出口冠時之首無掉爾舌以連爾咎無易爾言亦孔之醜欽之慎之可大可久欽之伊何三緘其口

心箴

范浚心箴茫茫堪輿俯仰無垠人于其間渺然有身是身之微太倉稊米參為三才曰惟心爾古往今來孰無此心心為形役乃獸乃禽惟口耳目手足動靜投閒抵隙為厥

心病一心之微眾欲攻之其與存者嗚呼幾希君子存誠克念克敬天君泰然百體從令

呂祖謙官箴

呂祖謙字伯恭學者稱[illegible]五世孫會考定周易[illegible]世

司馬光戒箴

誠實以啟人之信我[illegible]以使人之親我虛己以聽人之教我恭己以取人之敬我自檢以杜人之議我自反以息人之罪我容忍以受人之欺我勤儉以補人之侵我警悟以脫人之陷我奮發以破人之量我藏言以免人之妒我危行以銷人之鄙我謙之以處人之擾我從容以待人之迫我游藝以備人之鄙我[illegible]以去人之汙我直道以律人之屈我洞徹以解人之疑我量力以濟人之求我盡心以報人之任我辭[illegible]切勿施于我[illegible]毋俾有私于我聖人每存心于無我天下[illegible]其在我

○書箴

事理[illegible]人[illegible]其如言傳千里之志[illegible]以對而後託書以傳焉

此書商之所以不[illegible]也

伊尹作書

商書伊尹作書曰先王顧諟天之明命以承上下神祇社稷宗廟罔不祗肅

周公藏書

史記蒙恬傳。成王有病。周公旦自揃其爪以沈于河曰。王未有識。是旦執事有罪殃。旦受其不祥。乃書而藏之記府。

寓書子西

左襄二十四年。子產寓書於子西以告宣子曰。子為晉國四鄰諸侯不聞令德而聞重幣。僑也惑之。僑聞君子長國家者非無賄之患而無令名之難

詒書子產

左昭六年。鄭人鑄刑書。叔向使詒子產書曰。夏有亂政而作禹刑。商有亂政而作湯刑。周有亂政而作九刑。三辟之興。皆叔世也。今吾子相鄭國。作封洫。立謗政。制參辟。鑄刑書。將以靖民。不亦難乎。

當面

蔡邕曰。相見無期。惟是書疏可以當面。顏氏家訓。尺牘書疏。千里面目。

叙心

文選東[illegible]叙心。

少子誦書

韓詩外傳。趙簡子少子名無恤。簡子自為書牘使誦之。居三年。簡子坐青臺之上。問書所在。無恤出其書于左袂。令誦習焉。

中涓受書

漢萬石君。初為中涓。受書謁。

鴈足繫書

蘇武留匈奴十九年。昭帝即位。與匈奴和親。求武等。匈奴詭言武死。後漢使復至匈奴。常惠請其守者與俱。得夜見漢使。具自陳過。因教使者謂單于。言天子射上林中。得鴈。足有繫帛書。言武等在某澤中。使者如惠語以讓單于。單于視左右而驚。謝漢使曰。武等實在。乃遣歸。

鴿足繫書

張九齡家養群鴿。每與親知書信。繫鴿足上。飛往投之。目為飛奴。

陳遵口占

漢陳遵為河南太守。當遣從史入西州。召善書吏十人于前。治私書謝京師親故。遵憑几口占書吏。且省官事。書數百封。親疏各有意。又遵性善書。與人尺牘。主皆藏去以為榮。[illegible]不敢逆所到衣冠懷之。

陶侃手答

晉陶侃為荊州。遠近書疏。莫不手答。

通書陳湯

漢陳咸補千郡守。時王音用事。因陳湯。咸數賂遺湯。且予書曰。即蒙子公力。得入帝城。死不恨。子公湯字。

與書伯符

劉荊州嘗自作書。欲與孫伯符。以示禰正平。正平嗤之曰。

如是之作欲使孫卯帳下兒一之耶將使張子布見乎。

輕重得體

陶穀嘗為江夏太宗書詔作某是…體宜補持其手曰。處士所作皆正律…中之欲言也故

文心雕龍曰。陳遵占詞…代…跡得宜。

報答合宜

後周中書監虞業太祖引…行營即對掌機密時汝額之問多舉義來附書翰往來日…報答皆合事宜。

妻不寄書

東漢王良東海人為司空司直其妻子不入官舍布被瓦器司徒史鮑恢到東海過候良妻負薪從田中歸恢曰我司徒人也故來受書欲見夫人妻曰妾是也苦掾無書恢歎息而去。

將不開書

唐劉晏任…乃其…雜書…未嘗輒開時稱有古人之節

竟達空函

晉桓溫將以殷浩為中書令浩答書…浩欲然許…答書慮有謬誤開閉者十數竟達空函大忤溫意由是遂絕

始為疊紙

唐盧光啟受知于租庸張濬每致書凡一事別為一紙朝士效之蓋重疊作別紙自光啟始

拜謝父書

見下。

喜效人書

魏鍾會與鄧艾平蜀艾先入成都會嘗效人書艾章表白事皆易其言…又毀文王報書手作以疑之

丁寧致容

見贄篇

慰諭綢繆

吳質答曹子建書信到奉所惠貺發函伸紙是何文采之巨麗而慰諭之綢繆乎

音詞流暢

沈約宋書徐湛之善于尺牘音詞流暢。

文采委曲

曹植答吳季重書得所來信。文采委曲曄若春榮瀏若清風。

辭義高遠

韓退之答山人書。足下猶復以為可教貶損道德乃至手筆問之辭義高遠足下乎故損之道得矣

精爽飛越

劉超石書來問震悍精爽飛越

家書抵萬金

唐王鎔父在沙場，一日偶得家書，曰：抵得萬金耳。杜詩：烽火連三月，家書抵萬金。

良訊代兼金

陸機詩：愧無雜佩贈，良訊代兼金。

六書咫尺

史記：廣武君謂韓信曰：君若遣辯士奉咫尺之書，暴其所長于燕，燕必不敢不聽。從燕已，從使諠言者東告齊，齊必從風而服，雖有智者，亦不知為齊計矣。師古注云：八寸曰咫。咫尺者，言其簡牘或長咫或長尺，喻輕率也。

任書浮沉

見江投書。

投書嫌少

東漢嚴光傳注：侯霸使西曹侯子道奉書于嚴光，光不報，光曰：我手不能書。乃口授之，使者嫌少，可更足之。光曰：買菜乎？求益乎？

求書先容

摭言：唐大順中，顧雲同羊昭業等修史，時劉子長僕射有清名，昭業求高逢休求識書為先容。劉之薦啟與閣之，凡一幅，但云昭業等擬將一尺三寸汗脚踏龍尾道，並無一語及雲，雲嘆息而已。

納韡

唐王鐸節度淮南，嘗得無名書，納韡中，緘取他書焚之，異

日因小罷，并以所告窮驗，衆以為神明。

投箱

摭言：唐鄭光業有一巨皮箱，凡投書有可嗤者，即投其中，號曰苦海。

以文求序

杜牧之作李賀序：太和五年十月中，半夜時，舍外有疾呼傳緘者，某曰：必有異，亟取火來。及發之，果集賢學士沈公書一道，曰：吾亡友李賀，且欲以其文求序。

以詩代書

李白以詩代書答元丹丘：青鳥海上來，今朝發何處？口銜雲錦書，與我忽飛去。鳥去凌紫烟，書留綺窗前。開緘方一笑，乃是故人傳。故人深相勗，憶我勞心曲。離居在咸陽，三見秦草綠。置書雙袂間，引領不暫閑。長望杳難見，浮雲橫遠山。

青泥封書

東漢記：鄧訓故吏知訓好以青泥封書，從黎陽步推鹿車載

青泥至上谷遺訓

采牋為書

見寵妾

喜見手迹

東漢馬融與竇伯向書曰：孟陵奴來賜書，見手迹，歡喜

皆如面譚

唐高祖曰。房玄齡為吾兒陳事。雖隔千里。皆如面語。

勿報小紙書

晉何曾性奢侈。人以小紙為書。勑記室勿報。

每用小郄字

晉人帖中。往往用小郄字。其義猶言少退也。南史宋武帝紀。帝疾。召太子戒之曰。謝晦數從征伐。頗識機變。若有同異。必此人也。少郄可以會稽江州處之。

答書百函

南史劉穆之與朱齡石。于宋武帝坐並答書。自旦至日中。穆之得百函。齡石得八十函。而穆之應對不廢。

杜書一束

杜工部暮秋枉裴道州手札率爾遣興。久客多枉友朋書。素書一月凡一束。虛名但蒙寒暄問。泛愛不救溝壑辱。齒落未是無心人。舌存恥作窮途哭。道州手札適復至。紙長要自三過讀。盈把那須滄海珠。入懷本倚崑山玉。

書有意理

蜀王平為鎮北大將軍。生長戎旅。手不能書。所識不過十字。而口授作書。皆有意理。

書多情昵

唐段成式與溫庭筠等唱和往來書。皆為漢上題襟。大抵多是閨閤中情昵辭。

不數附書

唐李翱答獨孤舍人書曰。所不數附書者。因性頗慵懶。便一切書題。祇作報書。

不即答書

容齋隨筆。士大夫得交朋書。間有慵傲不肯即答者。嘗記白樂天老慵一絕句云。豈是交親向我疎。老慵自愛閉門居。近來漸喜知聞斷。免惱嵇康索報書。按嵇康與山濤絕交書云。素不便書。又不喜作書。而人間多事。堆案盈几。不相酬答。則犯教傷義。欲自勉強。則不能久。樂天所云正此也。乃知畏于答書。其來久矣。

不奏虜書

見試文。

悉焚請書

厚德錄。方諫議謹言為侍御史時。丁謂被貶。謹言籍其家。得士大夫干請關通者。悉焚之。不以聞。世稱其長者。

不展家書

宋侍講胡安定公瑗。布衣時。與孫明復石守道同讀書泰山。攻苦食淡。終夜不寢。十年不歸。得家問。見上有平安二字。即投之澗中。不復展讀。

遂出私書

王荊公薦呂惠卿為參知政事。惠卿既得位。遂叛荊公。出荊公平日私書有曰。無使齊年知。齊年。謂馮京。蓋荊公與京。皆辛酉生也。又曰。無使上知。神宗始不悅荊公矣。

書無日月

宋張文潛每見親友書無日月便擲于地更不復觀。

書避名諱

宋滎陽呂公希哲嘗言凡與交游其祖父知名于世者須避其名諱凡作書須先思[illegible]然後作書文潞公與故舊款接一坐未嘗犯其父祖名諱。

無書得薦

司馬公薦劉安世充館職謂安世曰光居閑足下問訊不絕及光居政府足下獨無書此光之所以相薦也。

通書得移

談圃丁崖州多知數在海外時有一販夫輒與數百緡任其貿易歲久不問商人疑其意且欲報之曰相公或欲見使雖死不避丁乃預計南京[illegible]必有中使在坐因作表丐還封為書授府坐約商人曰汝必于是日到仍須[illegible]投之商人欣躍而去至則如其言府坐得書俱不敢發以匱之中使已見遂同中使同附奏同是得移光州其表[illegible]雖遷陵之罪大念立主之功多

○露布

文心雕龍露布者蓋露板不封布諸視聽也。

倚馬作

世說桓宣武北征袁虎時從被責免官會須露布文喚袁倚馬前令作手不輟筆俄得七紙殊可觀王東亭在側極歎其才袁云當令齒舌間得利觀此則露布晉已有之矣

下馬作

後魏高祖曰上馬能擊賊下馬作露板惟孔修之耳。

書帛

晉王[illegible]劉[illegible]記王猷草露布猷不知故事書之于帛。

標竿

後魏每戰克欲天下聞知乃出帛于漆竿之上名曰露布。

破蕭鸞

魏高祖車駕南伐以韓顯宗統大軍破蕭鸞軍斬其將高法援等顯宗至新野高祖曰卿破賊斬帥殊益軍勢朕方攻堅何為不作露布對曰臣頃聞王肅獲二三疋驢馬皆為露布臣在東觀每私哂之近雖仰憑威靈得摧醜虜斬獲不多脫復高曳長縑虛張功捷尤而效之其罪彌甚所以斂毫卷帛解上而已。

破朱泚

唐兵部尚書于公異破朱泚收復京邑作露布曰臣已肅清宮禁祗謁寢園鍾簴不移廟貌如故德宗覽之感泣失聲。

○檄

釋文檄激也下官所以激迎其上之書也。

為檄責狄

周末時穆公令祭公謀父為威令之辭以責狄人此為檄之始戰國時稱為檄

為檄告楚

見穀梁。

為檄諭蜀

唐蒙通夜郎僰發巴蜀吏卒千餘人郡又多為發轉漕萬餘人用軍興法誅其渠率巴蜀人大驚恐上聞之令司馬相如作檄責唐蒙因諭巴蜀百姓以發卒之事非上本意

為檄移梁

東魏高歡命軍司馬杜弼作檄移梁朝曰彼梁主者用捨乖方廢立庚所矯情動俗驚愚毒螫滿懷妄敢飛業躁競盈胸兇沾清靜則當路開兵權在外必將禍生骨肉發音寇釁起腹心彊弩衝城長戈指闕徒探雀鷇無救府藏之虐踊湯填空請熊蹯詎延晷刻之命外崩中潰今實其時其後梁室禍敗皆如所言。

作檄平蠻

唐李夷簡從師劉南雋州刺史王頴積奸贓致蠻叛去夷簡遂頴作檄諭禍福蠻落復平。

傳檄釋難

東漢韓馥見民情皆歸袁紹忌其得衆恐將圖已常遣從事守紹門不聽發兵討賊卓乃詐為三公移書傳檄州郡說董卓之惡企望義兵以釋國難馥方聽紹舉兵。

檄告劉備

陳琳字孔璋初避難冀州袁紹以琳典文章令作檄以告劉備言曹公失德不堪依附宜歸紹後紹敗琳歸曹公曹公曰卿為本初移書但可罪狀孤而已何乃上及父祖耶琳謝罪曰矢在弦上不可不發曹公愛其才不責之

檄召毛義

見縣令

馳檄發兵

朱泚亂崔造頴馳檄比州發所部兵二千以待命德宗嘉之

草檄罵國

祖君彥負才當時鬱鬱思亂及為李密草檄乃深斥主闕後密敗王世充見之曰汝為賊罵國足未君彥曰蹠客可使刺由按君彥嘗在密幕下作檄州縣列隋煬帝十罪天下遂聳動故曰為賊罵國

檄讓高麗

唐李勣使元萬頃草檄讓高麗而萬頃乃譏其不知守鴨綠江之險莫支離報曰謹聞命徙兵固守由是唐兵不得入高宗聞之投萬頃于嶺外

檄斥武后

駱賓王初為徐敬業府屬為檄傳示天下斥武后罪后讀至一抔之土未乾六尺之孤安在矍然曰有才如此而使

之流落不偶。寧相之過也

薛収口占

薛収為書檄露布，或馬上口占，辭若素構，初不累定。

玄齡立辦

房玄齡為秦王世民記室，出入十年，軍符表檄，駐馬立辦。
文約理贍，初無草藁。

楯上檄

北史，潁川荀濟以大丈夫楯鼻上磨墨作檄文。

囊中檄

唐楊再思舍逆旅，有盜竊其衣囊，再思遇之，盜窘謝。再思
曰：爾苦貧至此，但囊中有檄，爾無所用，幸留之。

作檄豪健

裴度表舒元輿掌興元書記，文檄豪健，一時推許。

捧檄嗚咽

見兵制

輕重得體

東漢禰衡為黃祖作書檄，輕重疏密，各得體。

遠近咸聳

唐鄭畋與涇原程宗楚、鳳翔李昌符等約盟，傳檄天下。時
王命不出劍門，四方謂王室不能復興，及畋檄至，遠近咸
聳。及治兵思立功，奔問行在。黃巢大懼，不敢西向。

檄如狼毒

唐王弘義再遷左臺侍御史，每移檄州縣，所至震懼。弘義
輒自詫曰：我文檄如狼毒野葛。

檄如雉走

唐杜牧平党項雉走檄書，遠近同至。

移檄黃巢

唐鄭棨補廬州刺史，黃巢掠淮南，棨移檄請無犯州境，巢
笑為斂兵，本州獨完。

移檄克用

盧汝弼為梁移檄于李克用，中有句云：致赤子之流離，自
朱邪之板蕩。謂人曰：天生朱邪赤子，供我之筆。

檄如飄風

李白送吳兩落府：紛不絕案明積雪，羽書走檄如飄風。

檄如流星

李白古風：羽檄如流星，虎符合專城。

山堂肆考字學第三十七卷

○書法

楊子曰。書心畫也。心畫形。君子小人見矣。說文依類象形之謂文。形聲相益之謂字。著于竹帛之謂書。

取夬

周易上古結繩以治。後代聖人易之以書契。蓋取諸夬。

效奎

孝經援神契。奎主文章。蒼頡效象。宋均注。奎星屈曲象貌。有似文字之畫。

龍藏

史記蒼頡著書。下臣說鳥跡象之以作文字。鬼夜哭。龍藏。注云。謂有文字。恐人書。故鬼哭龍藏也。

鬼哭

淮南子曰。蒼頡造書而天雨粟。鬼夜哭。注云。自書契作。則偽萌生。去本趨末。天知其將餓。故為雨粟。鬼恐為人所劾。故哭。鬼一作兔。兔恐有取毫作筆之害。故哭。

六書

伏羲氏命朱襄氏造六書。周禮保氏以六書教國子。一曰象形。二曰指事。三曰諧聲。四曰會意。五曰轉注。六曰假借。

八體

自蒼頡以降。書凡五變。曰古文。曰籀。曰篆。曰隸。曰草。秦焚先典。廢古文。更用八體。一曰大篆。周宣王時史籀取蒼頡形意。損益古文為大篆十五篇。以其名顯。故謂之籀書。以其官名。故謂之史書。以別小篆。故謂之大篆。今之石古文是也。二曰小篆。秦始皇時李斯省篆籀之文。著倉頡篇九章。本曰秦篆。世謂之玉筯篆。又謂之八分小篆。大篆小篆皆簡冊所用也。三曰刻符。其形為苔雲朏。用題印璽也。四曰蟲書。鳥之形。施于幡信也。又曰傳信鳥跡書。五曰摹印。屈曲其體。施于印章也。亦曰繆篆。六曰署書。宮殿題署是也。蕭何作未央殿成。用禿筆題額。時謂之蕭籀。七曰殳書。銘于殳也。殳體八觚。隨其勢而書之。又曰文記兵。武記殳。因而製之銘也。八曰隸書。秦程邈以文牘繁多。難于用篆。因減小篆。取便于隸佐。故謂之隸書。亦曰佐書。秦之權量所刻是也。

八分

八分書。漢時上谷王次仲省篆隸書為之。蓋起于官獄多事。苟趨易簡。故無點畫俯仰之文。一說書有八體。蔡伯喈于八體之後又分此法。故云八分。又蔡琰文姬嘗言臣父八分書。割程隸字八分取二分。割李小篆二分取八分。故云八分。又曰皆似八字。勢有偃波。大抵比秦隸則易識。比漢隸則頗似篆。以篆筆作隸。即得之。

五合

凡書有五合。神怡務閑。一合也。感惠徇知。二合也。時和氣

閏三合也。紙墨相發四合也。偶然欲書五合也。反是則乖矣。

三品

張懷瓘書斷。書有十體。其優劣之差。爲神妙能三品。居神品者二十五。妙品者九十有八。能品者一百有七。又書訣墨藪。張旭草書入神品。八分入妙品。隸入能品。

三具

書斷。魏韋誕字仲將。諸書並善。鄴都觀始成。詔仲將題署。御給筆墨。皆不任用。因奏言。若用張芝筆。左伯紙。臣墨。兼此三具。又得臣手。然後可以逞徑丈之勢。方寸千言。

鶴頭

蕭子良古今篆隸文體。有藁書。楷書。蓬書。懸針書。垂露書。飛白書。填書。草書。鴈書。虎爪書。偃波書。鶴頭書。象形篆。尚方大篆。鳳鳥書。科斗蟲書。龍虎書。仙人書。之英書。十二時書。倒薤書。龜書。麒麟書。金錯書。蚊脚書。凡數十種。皆出於六文八體之書。而因事生變者也。按鶴頭書。謂彷彿鶴頭也。漢初詔版所用。謂之尺一簡。

龍爪

王羲之遊天台還會稽。上洞庭邈柱爲一飛字。有龍爪形。後遂有龍爪書。又顏真卿書。如蠶頭馬尾。

麒麟書

孔子弟子感麒麟作麒麟書。

花草書

花草書。始于齊武帝。觀各英茂木爲之。

不以意參

凡字之體。不能齊一。如東字之長。西字之短。口字之小。體字之大。朋字之斜。黨字之正。千字之疏。萬字之密。畫多者宜瘦。少者宜肥。魏晉書法之高。良由各盡字之真態。不以私意參之耳。

皆由悟入

古人書法。皆由悟入。若長史之觀舞劍。黃公之錐畫沙是也。

科斗

高陽氏作科斗書。

鐘鼎

大禹作鐘鼎書。

鋒鋩圭角

凡用筆不欲太肥。肥則形濁。不欲太瘦。瘦則形枯。不欲多露鋒鋩。露鋒鋩則意不持重。不欲深藏圭角。藏圭角則體不精神。

形質性情

凡真書以點畫爲形質。使轉爲性情。草書以點畫爲性情。使轉爲形質。縱橫牽掣謂之使。鉤環盤紆謂之轉。向背得宜謂之點畫。

疎瘦拘束

王獻之字勢疎瘦如隆冬之枯樹拘束如嚴家之餓隸其枯樹雖槎枿而無屈伸其餓隸雖羈羸而不放縱

勁健肥厚

東軒筆錄唐初字學勁健得晉宋風歸元和後變為肥厚元和中沈柳之徒復尚清勁五代楊凝式國初李建中妙絕一時行草亦主肥厚李昌武不免于重濁山谷嘗論三家法以為楊少師如散僧入聖李西臺如法師參禪王著如小禪縛律

詳雅綠密

夫書貴注意詳雅起發綠密一字須數體俱入一紙須字字意殊若紙強筆弱筆強紙弱強弱不等則蹉跌矣

飄揚嚴重

東坡題細字蓮花經其書雖于飄揚之書雖于嚴重大字難于結密而無間小字難于寬綽而有餘今君所藏都又可怪卷之盈握沙界已周讀未終篇目力皆厭乃知蝸牛之角可戰蠻觸棘刺之端可刻沐猴嗟嘆之餘聊題其末

心正氣和

凡書在心正氣和心不正筆則敧斜氣不和書必顛仆

掌虛指實

用筆之法指實則筋力均平掌虛則運用便易黃山谷云學書欲先知用筆用筆之法欲雙鉤迴腕掌虛指實以無名指倚筆則有力

安儀雅亮

劉忠恕書法苑云[illegible]右軍書[illegible]不[illegible]蔡襄論太史筆體端正[illegible]有[illegible]之[illegible]文[illegible]其容[illegible]有[illegible]之象[illegible]孫[illegible]起而有收[illegible]拘[illegible]之象[illegible]安儀雅步有於莊嚴肅之象皆見義以成字[illegible]得[illegible]以備研者也

骨氣深穩

東坡集永禪師書骨氣深穩體兼衆妙如觀陶彭澤詩初若散緩不收反復不已乃識奇趣

宜相附麗

書有附麗之法謂字之形體有宜相附近者不可相離如形影飛起超枝飲勉之類凡有文欠之旁者以小附大以少附多是也

宜先筋骨

凡初學書者宜先筋骨筋骨不立肉何所附故曰多力豐筋者聖無力無筋者病又曰枝骨者書之瘠薄也瘠肉者書之淳穢也字有態度心之暢也

應副相稱

書有應副之法謂字之點畫疎者彼此映帶故必得應副相稱而後可[illegible]必一畫對一畫相應又相副也

姿態橫生

張欽夫跋東坡帖，坡公結字穩密，姿態橫生，一字落紙，固可寶玩，而況平生大節如此哉。

傳寶百世

宋張安國跋山谷帖，豫章先生孝友文章，師表一世，咳唾之珠，聞者興起，況其書又入神品，宜其傳寶百世。

自成一家

湖山小録，宋陳堯佐變古之法，自成一家，雖點畫肥重，而筆力勁健，爲方丈字，謂之堆墨八分。

促小放大

説文，大字促令小，小字放使大，自然寬猛得所。又曰，橫則如長舟之截小溝，直則如春筍之抽寒谷。

雜方適圓

書斷，魏初有鍾胡二家，爲行書法，盛行于世。行書即正書之小變，又云非草非真，離方遁圓，兼真者謂之真行，帶草者謂之草行。

漢試吏

漢初以六體書試吏，一曰古文，二曰奇字，三曰篆書，四曰隸書，五曰繆篆，六曰蟲書。又王莽使甄豐校文字部，改定古文爲六書。

唐取士

唐人以書判取士，故士大夫字畫勻整齊，容類有科舉氣

形，顏魯公干祿字書，是其證也。

小心布置

字形在紙，筆法在手，筆意在心，小心布置，大膽落筆。

鋭情臨倣

唐貞觀、永徽中，虞世南等既卒，褚遂良以書專門，薛稷外祖魏徵家多藏虞褚書，故稷鋭情臨倣，結體遒麗，遂以書名天下。

不擇紙筆

褚遂良嘗問虞世南曰，吾書何如智永？答曰，吾聞彼一字直五萬，君豈得此？又問孰與歐陽詢？曰，吾聞詢不擇紙筆，皆得如意，君豈得此？遂良曰，然則何如？世南曰，君若手和墨調，足可貴尚。遂良大喜。

不盡臨摹

初學之士，所資臨摹，然必度其手口手成就耳。對書謂之臨，以後書謂之摹。臨書易失古人位置，而多得古人筆意；摹書易失古人筆意，而多得古人位置。故臨書易進，摹書易忘。山谷又云，古人學書不盡臨摹，惟多張古人法書于壁間，觀之入神，則下筆時隨人意矣。

筆趣欲飛

蕭引字叔休，善書，爲時所重。陳宣帝嘗批奏事，指引署名曰，此字筆趣翩翩，似鳥之欲飛。引謝曰，此乃陛下假其毛羽耳。

筆蹤微妙

蔡有，鄱陽人。善八分書，始稍拙弱。至天寶中，遂精妙。湘
衛間多其筆跡。

枕中竊訣

羊欣筆陣圖：王羲之年十二，見前代筆訣于父枕中，竊而
讀之。父因與之。不旬日，書便大進。

被中畫腹

王紹宗工草隸，嘗與人書曰：鄙夫書無工者，特由水墨積
習耳。當精心率意，虛神空思以取之。吳中陸大夫嘗以余
比虞世南，以不臨寫故也。聞世南被中畫腹，與余正同。

家雞野鶩

庾翼字稚恭。少時與王右軍齊名。右軍後進，內外崇為

翼大不平。在荊州與都下人書云：小兒輩厭家雞，愛野鶩，
皆學右軍書。或云：庾征西初不服逸少，有家雞野鶩之論，
後以為伯英復生。

怒猊渴驥

唐徐浩嘗書四十幅于屏，八體皆備，世狀其法，如怒猊抉
石，渴驥奔泉。

如百鈞弩

志林：魏鍾繇弟子宋翼，每畫一波，三折筆，作一戈，如百鈞
弩發；作一點，如高峰墜石；作一橫，如千歲枯藤；作一放縱，
如崩浪雷奔。此三折筆法也。

見寵愛。

仲將題榜

晉太元中，新宮太極殿成，謝安欲使王獻之題榜，而難言之。
試以韋仲將懸梯書凌雲臺之語之。獻之揣知其旨，正色曰：仲將
魏之大臣，寧有此事？使其若此，有以知魏德之不長。安遂
不之逼。按魏明帝立凌雲觀，誤先釘榜，乃籠盛韋誕，轆轤
引上書之，去地二十五丈，既下，鬚鬢皓然。還語子弟，宜絕
此法。

子雲停舟

梁書：蕭子雲出為東陽太守，百濟國使人至建業求書，逢
子雲維舟將發，使人于渚側候之。子雲遲問，答曰：侍中尺

牘之美，遠流海外。今日所求，惟在名跡。子雲乃為停舟三
日，書三十紙與之，獲金貨數百萬。子雲性恬，自非答親舊
書，好事者重加賂遺，以要其答。

李衛流涕

羊欣筆陣圖：王羲之少學李衛夫人書。夫人見其書，流涕
曰：此子必蔽吾名。晉羲之初學李衛夫人書，及渡江北遊名山，
見李斯等書，之許見鍾繇梁鵠書，之洛見蔡邕書，又見張昶
華嶽碑，始知學衛夫人書徒費日月。按李衛夫人，若李姓衛，
乃尚書郎李充母，故自稱李衛。

鍾繇椎胸

常繼墨藪：鍾繇見蔡邕筆法，椎胸三日，因以嘔血。一作鍾

見常仲將書法于仲將座上椎胸三日。

印泥畫沙

魯公敘唐張長史旭與褚河南論書曰凡用筆當如印印泥如錐畫沙初不悟其意後于江岸以錐畫沙始信長史之言皆藏鋒也。

遊天戲海

書斷鍾繇書如雲鶴遊天群鴻戲海王羲之書如龍跳天門虎臥鳳闕張芝之書如漢武好道憑虛欲仙蔡邕書骨氣洞達如有神助樂毅子雲書如危風阻日孤松一枝羊欣書如大家婢為夫人舉止羞澀終不似真王獻之書如河朔少年皆悉充悅索靖書如飄風忽舉鷙鳥乍飛王僧虔書如王謝子弟縱不端正然爽爽有一種風味袁崧書如深山道士見人便退縮

羲之書几

王羲之嘗詣門生家見棐几滑淨因書之真草相半後其父誤刮去之門生驚懊累日。

獻之書裙

羊欣字敬元父不疑為烏程令欣時年十二王獻之為吳興守甚知愛之獻之嘗夏月入縣欣着新絹裙晝寢獻之書數幅而去欣本攻書因此彌善。

題會稽紙

庾翼家有王右軍書每紙背題云會稽六紙故劉禹錫寄柳子厚詩書成欲寄庾安西紙背應勞手自題聞道近來諸子弟臨池尋已厭家雞。

印貞觀字

唐太宗求書凡得王羲之真行二百九十紙以貞觀字為印其草迹命褚遂良排書小字以影之開元五年玄宗又書開元字為印

為道士寫經

山陰道士好養鵝王羲之往觀焉意甚悅因求而道士云為我寫道德經當舉群相贈羲之寫畢籠鵝而去

為老媼書扇

王羲之在會稽山見一老姥持十許六角竹扇羲之因書扇各作五字姥初有慍色羲之語姥曰但道是王右軍字索百錢姥如其言人競買之他日姥又持扇來請書羲之笑而不答

元和腳

柳子厚酬劉禹錫家雞之贈日月臨池弄小雛還思寫字付官奴柳家新樣元和腳且盡姜芽斂手徒柳家謂柳公權也公權在元和中甚有書名元和腳者言公權字變新樣而腳則元和也。

元祐腳

宋陳後山詩集徐清字靜之蓬萊女官也下雨里王氏詩放腳體書放筆直研沙可喜陳後山詩蓬萊仙子補天

手筆妙詩清奧世功肯學承家元祐脚信知人厄匪天窮

黃山谷在元祐中有書名

傳智永法

虞世南同郡釋智永。乃王右軍七代孫。其第五子徽之之
先音寄 後也。每學右軍書所居樂與學處精有禿筆十八甕世南
因而師焉究極其法為世秘受。

變右軍體

唐歐陽詢字信本潭州人。初學王羲之書。後漸變王體筆
力險勁為一時之絕。高麗嘗遣使求之。高祖嘆曰。不意詢
之書名播于夷狄。彼觀其書。謂其容貌魁梧耶。按詢形體
么麼。故上云。又詢子通早孤。母徐教以父書。使希父跡。數

年大進父子齊名號大小歐陽體

鑿垣貯書

唐王涯居永寧里蓄名書畫以金玉為匣軸鑿垣貯之會
被囚秘。及被誅為人破垣剔取金玉而棄其書。

發壙取書

筆談。舊傳樂毅論乃羲之親書于石。唐太宗聚二王墨跡
惟樂毅論石本在。其後隨太宗入昭陵。朱梁時。耀州節度
使溫韜發昭陵得之。復傳人間。或云太平公主以偽本易之不
壙音曠 曾入壙。

玉匣藏書

尚書故實。唐太宗有大王真跡三千六百紙。率以一丈二尺
為軸。寶惜者蘭亭序為最。嘗附耳語高宗曰。吾千秋萬歲
後與吾蘭亭序將去。遂以玉匣貯藏昭陵。後為郭崇韜所
發。復入人間。

繡袋盛書

法書苑。太平公主愛王右軍所書樂毅論。則天與之以繡
袋盛。置箱中。及籍沒。咸陽老嫗竊去。縣吏搜取。嫗焚擢投
之竈下。

紙田墨稼

劉氏小說。裴世廷。洛人。開吳中舊業。答曰。紙為良田。筆為
鋤耒。墨為稼穡。義理為豐年。

筆刀硯城

稍音朔 鍪音謀 王羲之題李衛夫人筆陣圖。夫紙者陣也。筆者刀稍也。墨
者鍪甲也。水硯者城池也。本領者將軍也。心意者將副也。
結構者謀畫也。颺筆者吉凶也。出入者號令也。屈折者殺
戮也。欲學書者。先乾研墨。凝神靜思。預想字形。大小偃仰
平直振動。令筋脈相連。意在筆前。然後作字。若平直相似
狀如算子。便不是書。但得點畫耳。

筆意瀟灑

宋范至能跋司馬溫公帖。世傳字書似其為人。亦不必皆
然。杜正獻之嚴整而好作草聖。王文正之沉毅而筆意瀟
灑。欹側有態。豈皆似其人哉。惟溫公則我耳聞卷儼然使
人加敬。邪僻之心都蕩。況于親炙之者乎。

字體新麗

東坡跋歐陽文忠公書，筆勢險勁，字體新麗，自成一家。朱元晦跋云，公作字如其為文，外若優游，中實剛勁，惟觀其深者得之。

郎君還賣

劉賓客嘉話，王內史借船帖，書之尤工者也。盧尚書公寶愛有年矣。有張姓者致書借之，不得，云只可就觀，未嘗借人。後盧公除洺州，旌節在途，纔數程，忽有人將書帖就公求售，閱之，乃借船帖也。公驚異問之，云盧家郎君要錢，遣賣耳。公嗟訝移時，不問其價。

外甥相求

東坡因柳氏二外甥求筆跡作詩云，文章如山未足珍，讀書萬卷始通神。君家自有元和腳，莫厭家雞更問人。

君謨態度

宋蔡襄字君謨。山谷題其書云，君謨書如蔡琰胡笳十八拍，雖清壯頓挫，時有閨房態度。張欽夫跋云，端明書如禮法之士，威服齋居，不敢少有舒肆之意，見者自足起敬。

曼卿筋骨

范文正公祭石曼卿文，曼卿之筆，顏筋柳骨，散落人間，寶為人物。按顏謂真卿，柳謂公權。

好荊公書

朱元晦云，先君子自少好學荊公書，家藏遺墨數紙，其[illegible]作者莫能辨之。

愛米公書

宋米芾字元章，少負英聲，前輩鉅公皆器重之。東坡尺牘云，嶺海八年，念吾元章邁往凌雲之氣，清雅絕俗之文，超邁入神之字，何時見之，以洗瘴毒，今真見之矣。高宗天縱日精雲章俗書，猶愛元章平生筆跡與行草書，分為十卷，刻于石，稱其書如風檣陣馬，沉著痛快，當與鍾王抗衡。朱元晦跋米帖云，米老書如天馬脫銜，追風逐電，雖不可範以馳驅之節，要自不妨痛快。子友仁，字元暉，文詞書畫，深得家法。

親書大字

朱子語錄，石曼卿有詩云，仁者雖無敵，王師卻有征；無私乃時雨，不殺是天兵。嘗見曼卿親書此詩大字，氣象方嚴，遒勁極可寶愛。

蠅頭細字

江南野史[illegible]細字，微如毛髮，嘗于一錢上寫心經，粒麻上寫國泰民安四字。

文州[illegible]

東坡[illegible]其[illegible]二公[illegible]之上[illegible]所謂[illegible]之為人也。

李密未見秦王
宋楊廷秀跋米元章登峴大字帖其書甚晚殊偏有
方然袖中一瓣香五十年未拈出也今得見米禮部登峴
二大字乃知李密未見秦王耳。

○楷書

漢上谷王次仲始作楷書。

王羲之八法

法書苑王逸少工書十五年偏工永字以其八法之勢能
通一切字也。八法謂側勒努趯策掠啄磔是也。

歐陽詢八訣

唐歐陽詢八訣謂丶如高峰之墜石。乚如長空之新月。一
如千里之陣雲。丨如萬歲之枯藤。乁如勁松倒折落挂石
崖。𠃌如萬鈞之弩發。丿如利劍截斷之角。乀如一波常三
過筆。

筆迹雄強

仇池筆記五代楊凝式筆迹雄強往往與顏行相上下。世
多稱李建中宋宣獻二人不知宋寒李俗殆浪得名耳
惟凝式為世資格既高當為本朝第一。

點畫遒勁

退水詩談錢若水言唐陸希聲得書法凡五字擫押鉤格
抵是也用筆雙鉤則點畫遒勁而盡妙矣謂之撥鐙法希
聲以授沙門䛒光光入長安為翰林供奉又寧相刀衛書

江南後主得此法復增二字曰導送今衛詩户希古亦得
之而所書為一時之妙。

虞趙諸家

黄山谷集張長史郎官廳壁記唐人正書無出其右所以
虞趙諸家然皆跡可稱可謂入筆書三昧。

獨步當世

退水詩談近年書法蔡君謨獨步當世。予嘗戲謂君謨言
學書如泝急流用盡氣力船不離舊處。君謨以為能取譬。

書得于心

筆談書之神運雖得之于心然法度必資講學。凡字須要
均停若筆畫多寡相近不可使停當多在左則取上齊寡字
是也寡在右則取下齊知字是也。

書稱其貌

志林歐陽詢貌寒寢敏悟過人其書勁險刻厲正稱其貌耳。
是知凡書象其為人。

多肉微骨

筆陣王逸少曰凡字多肉微骨謂之墨豬。

叉手並脚

筆錄李後主以柳公權端勁有法而無佳處正如叉手
並脚田舍漢耳。

○草書

漢元帝黄門令史游為急就章一篇解散隸體簡

略書之照隸之規矩存字之梗槩漢俗所尚遂以流傳不草創之義謂之行草欲取偏名以別今草故謂之章草或謂章帝時杜操崔瑗崔寔皆稱工書帝愛其書令上表亦作草故曰章草張伯英之法謂之草書衛瓘復采伯英之法飛乎行書謂之藁草羲獻之書謂之今草構結微眇者謂之小草復有所謂遊絲之草宋蔡襄為飛草謂之散草劉德昇因隸法掃地而真幾于拘草幾于放故小變其法不真不草謂之行書兼真謂之真行帶草謂之草行郭忠恕法書苑凡章草小草然書皆有法不可率意輒書諺云信速不及草書家貧不辦素食言其難卒置也故伯英下筆必為楷則曰匆匆不暇草書蘇東坡志林則曰真生行行生草真如立行如行草如走未有未能立而能行未能行而能走者也

草聖

東漢張芝字伯英臨池學書池水盡墨家中衣帛必先書而後練韋仲將謂之草聖人伯英草書氣脈通連隔行不斷謂之一筆書孔敬通亦善草書惟一筆一行而已

草賢

談苑東漢崔瑗字子玉駰之子善章草謂之草賢

王羲之以章草答庾亮翼嘆服曰吾昔有伯英章草十紙後失之今見王書神明頓還舊觀

公權三番

唐柳公權字誠懸學召至御前書紙三番作真草行之體文宗嘗與公權聯句帝命題壁字徑率五寸帝曰鍾王無以尚也

衛恒四體

晉衛恒瓘之子工草隸為四體書

懷素三昧

國史補唐長沙僧懷素自言得草聖三昧

得筋得骨

晉衛瓘字伯玉索靖字幼安俱為尚書郎俱善草書人一臺二妙二人皆學張伯英書瓘得英之筋靖得英之

工瘦工肥

南昌集懷素草工瘦張長史草工肥瘦硬易作肥勁難又鍾繇與胡昭並師劉德升草書世傳胡肥鍾瘦

取燥取險

凡作楷墨欲乾不可太燥行草則燥潤相雜以潤取研以燥取險墨濃則筆滯燥則筆枯

得法得神

唐張旭蘇州人善草書嗜酒每大醉呼叫狂走乃下筆或以頭濡墨而書既醒自以為神不可復得世號張顛嘗自

言始見公主擔夫爭道及聞鼓吹而得筆法又觀公孫大娘舞劍器而得其神後人論書得其法者惟崔邈顏真卿云東坡志林古人書法皆有所自張長史言觀舞劍器而得神雷大簡言聽江聲而書法進文與可亦言見蛇鬭而草書長殆非誣也

風送雲收

法書苑張旭草書如孤蓬自振驚沙坐飛鄭虔草書如風送雲收霞催月上釋亞棲草書如飛鳥出林驚蛇入草

煙霏霧結

書斷王逸少草書之妙煙霏霧結狀若斷而還連鳳翥龍蟠狀如斜而反正

老人陳牒

張旭爲常熟尉有老人陳牒乞判宿昔又來旭怒其煩老人曰觀公筆勢奇妙欲以家藏耳因問所藏書老人出其父所藏旭視之嘆曰天下奇筆也自是盡其法

寒士致簡

有寒士與張旭爲隣數致簡得其報書遂鬻于市因以致富

筆法驚龍

羲之善草隸論者稱其筆法飄若游雲矯若驚龍

筆鋒殺兎

李白草書歌行少年上人號懷素草書天下稱獨步墨池飛出北溟魚筆鋒殺盡中山兎

將以暢志

陸羽撰懷素傳懷素疏放不拘細行飲酒以養性草書以暢志酒酣興發遇寺壁里墻靡不書之貧無紙乃種芭蕉萬株以供揮灑

俱得傳名

釋亞棲善草書自云凡書通即變王變子雲體歐變右軍體柳變歐陽體智永禪師褚遂良顏真卿李邕虞世南等並得中書法後皆自變其體俱得傳名若執法不變號爲書奴

春蚓秋蛇

梁蕭子雲擅名江表僅得成書無丈夫之氣行行若縈春蚓字字如綰秋蛇臥王蒙于紙中坐徐偃于筆下兎千兎之翰聚一毫之筋窮萬谷之皮斂無半分之骨以茲播美非濫名耶

旱蛟毚兎

書譜歐陽詢貞觀初爲太子率更令嘗書千文周越題云所謂如旱蛟得水毚兎走穴信不虛耶

一筆環寫百字

唐呂向字子回工草書能一筆環寫百字若縈髮然世號連綿書

一紙令書八字

談苑翰林院自五代以來字勢輕弱筆體無法太宗即賜筆札求善書許自言首得蜀人王著即召為侍書著善草隸獨步一時初以紙一番令書八字又令書六字見一字皆極遒勁自是書體一變粲然可觀

前緩後急

凡草書下筆之始須藏鋒轉腕前緩後急形勢體狀如龍如蛇意相鉤連不令間斷仍須簡略為上不貴煩冗

左規右矩

黃山谷與党伯舟書大槩楷法欲如快馬所陣草法欲左規右矩此古人妙處也

頗自矜夸

三輔決錄趙襲為燉煌太守先是杜伯度崔子玉以工草稱于前世襲與羅暉亦以能草頗自矜夸故張伯英與襲同郡太僕朱賜書曰上比崔杜不足下方羅趙有餘按伯度操字子玉瑗字趙襲字元嗣羅暉字叔景

各有體態

凡草書之體如人坐臥行立揖遜忿爭乘舟躍馬歌舞擗踊一切變態各有義理不可忽也

以意傳薛稷

唐魏徵子叔瑜善草隸以筆意傳子華及甥薛稷世稱善書者前有虞褚後有薛魏

以書問東坡

東坡志林劉十五論李十八草書謂之鸚哥嬌謂其能言不過數句而已後十八草書稍進劉聞之曰比舊日何如僕答曰可作秦吉了矣然僕此言有公[illegible]先侯之意

龜龍所見

趙壹非草書云草聖之興也其於近古非河洛所吐中非聖人所造蓋秦之末刑峻網密官書煩冗羽檄紛飛故為隸草趣急速耳今之學草書者不思其簡易之旨直以為杜崔之法龜龍所見也鑽堅仰高忘其疲勞夕惕不息仄不暇食十日一筆月數丸墨領袖如皂唇齒常黑雖然其為字無益工拙亦効顰者之增醜學步者之失節也

江山所助

黃山谷自作草聖後余居開元寺之怡偲堂坐見江山此中作草似得江山之助

不治他技

韓愈送高閑上人序往時張旭善草書不治他伎喜怒窘窮憂悲愉佚怨恨思慕酣醉無聊不平有動于心必于草書發之故其書變動猶鬼神不可端倪以此終其身而名後世今閑之于草書有旭之心哉

不踐古人

東坡評草書古人云匆匆不及草書此語非是若匆匆不及是平時有意于學此弊之極遂至于周越仲翼無足怪也吾書雖不甚精然自出新意不踐古人是一快也

筆迹雄傑

楊風子善草書。筆迹雄傑，有二王顏柳之風。以心疾致仕，人號楊風子。

筆法俊快

東軒筆錄：本朝[illegible]周越以書名天聖景祐間。然筆法軟俗，殊無古氣。梅堯臣作詩[illegible]閑淡，然味詩蘇舜欽書為健，而草書尤工。嘗曰：吾不幸寫字為人比周越，作詩為人比梅堯臣，良可嘆也。

○篆書

衛恒四體書勢：兩漢銘勒，雜以古文篆籀，及八分為之。魏晉以還，篆文遂盛。郭忠恕法書苑曰：自小篆散而八分生，八分破而隸書出，隸書悖而行書作，行書狂而草書聖。隸以下，吾不欲觀。

● 龜文龍鱗

雜記：體有六篆，巧妙入神，或象龜文，或比龍鱗，紆體放尾，長翅短身，揚波震激，鷹跱鸞停。

跱音雉

釵頭鵠足

法書苑：[illegible]小篆贊曰：釵頭屈玉，鵠足垂金。

變科斗文

史記：周宣王時史籀變科斗文，以為大篆；李斯變蒼頡篇，取籀文，謂之小篆。

得嶠隔法

[illegible]同

[illegible]小篆[illegible]視之[illegible]中心。有一畫[illegible]正當中，中為垂縫，直下不倒。皆在畫中耳。[illegible]小篆專瘦而長，嶠隔法非老筆不能。[illegible]篆法[illegible]徐鉉稱為老手。石鼓文是也。[illegible]石鼓文。

象形

剪刀篆[illegible]所作，象其形也。

垂脚

小篆俗皆[illegible]以方楷一字半為度，一字為正體，半字為垂脚。脚不過三。凡有三脚，當以正脚為主，餘略收短，如穡脚可也。若生甘之等字，卻以上出為脚。如草木之為物，正生則上出枝，倒懸則下出枝耳。

本於務光

[illegible]本務光之[illegible]以小篆書之。按務光堯時人，嘗作倒薤之篆。

[illegible]

[illegible]

垂露篆[illegible]以書[illegible]表。

[illegible]象

瓔珞篆[illegible]星象為之。

方圓流峙

唐李陽冰上李大夫論古篆：陽冰志在古篆，殆三十年，想見前人遺跡，美則美矣，惜其未有點畫，但偏旁摸刻而已。乃復仰觀俯察六合之際，於天地山川得方圓流峙之形，於日月星辰得經緯昭回之度，於雲霞草木得霏布滋蔓之容，於衣冠人物得揖遜周旋之體，於鬚眉口鼻得喜怒慘舒之分，於蟲魚禽獸得屈伸飛動之理，於骨角齒牙得擺拉咀嚼之勢。

勁健端妙

法書苑：釋無惑，同安人，為翰林待詔，善小篆，勁健端妙。士大夫藏以為寶。徐鉉、鄭文寶、查道、高紳等皆江東人，雖稱善篆，弗能及也。

玉筋

唐舒元輿篆志：秦李斯變蒼頡籀文為玉筋篆，成一家法式。歷兩漢三國至隋，更八姓，無有出其右者。趙郡李氏子陽冰，生皇唐開元天子時，獨能窮人篆室，隔一千年而與李斯相見，其格峻，其力猛，天以字寶瑞吾唐矣。又陽冰篆字人不能及，號書中虎，又號筆虎。

水或作嵩

金剪

續仙傳：唐司馬承禎，字子微，善篆、隸，別為一體，號金剪書。

○隸書

邽音圭

秦下邽人程邈，字元岑，為縣獄吏，得罪始皇，繫雲陽獄中，在獄覃思十年，易小篆為隸書三千字，奏之，始皇大喜，免其罪，用為御史。

竹簡寫尚書

尚書序：魯共王壞孔子舊宅，于壁中得先人所藏古文虞夏商周之書，皆科斗文字，時人無能知者，乃以隸文更以竹簡書之。

絹素寫文選

唐張行儉工草隸，中宗嘗給絹素，書寫文選，秘之，愛其法。行儉每曰：褚遂良非精筆佳墨，未嘗輒書，不擇筆墨而妍捷者，唯余與虞世南耳。

刻蔡邕書

漢靈帝命蔡邕為古文篆隸書，刻于石碑。碑始立，觀視及寫者，車千餘輛，填塞街巷。

擬右軍法

王獻之善隸書，擬右軍法為今體，字畫秀媚，妙絕時倫，與父俱得名。其畫疏薄，殊不及父。有問獻之云：世論卿書不逮父。答曰：殊不爾也。他日見獻之，謂曰：君書何如獻之？不答。論者曰：君固當不如獻之矣，而不答。曰：人那得知也。

逼真世南

法書苑：唐太宗學虞世南隸書，每難于戈法。一日書戩字，召世南補寫其戈，以示魏徵。曰：朕學世南書，似盡其法，卿看之。徵曰：天筆所臨，萬象不能逃其形，非臣所可擬。抑觀

聖作。惟誠字之文法過其上，深嘆其萬識。

超踰子敬

王僧虔雅善隸書。宋文帝見其書素扇，嘆曰：非惟字跡超踰子敬，而器雅尤覺過之。子敬，王獻之字。

○飛白

飛白者，東漢左中郎蔡邕所作。靈帝熹平中，詔邕作聖皇篇。篇成，詣鴻都門上。時方修飾鴻都門，邕待詔門下，見役人以堊帚成字，心悅焉，歸而為飛白之書。歸田錄：白通作帛，飛帛以點畫只拘形，惟點最難工。一說字大而輕微，故謂之飛白。

題宮

飛白書，漢末魏初，並以題署宮殿，擬法乎八分，窮微乎小篆。自非蔡公設妙，豈能詣此。又王隱、王愔並云：飛白，變楷制也。本是宮殿題署，勢亦勁，大字輕微不滿，故名飛白。書斷

梁武帝造寺，令蕭子雲飛白大書蕭字，至今一字存焉。又帝謂子雲曰：蔡邕飛而不白，羲之白而不飛，飛白之間，在卿斟酌耳。又張延賞于江南得子雲壁書蕭字一匣，以歸洛陽，授張諗。諗置之修善里，結亭號曰蕭齋。

屈顧寶先

吳郡顧寶先卓越多奇，頗自矜其伎能乇僧虔，乃作飛白書以示之。寶先曰：下官今為飛白屈矣。

賜戴至德

唐高宗為飛白書，書賜戴至德曰：泛洪源，俟舟楫。賜郝處俊曰：飛九霄，假六翮。

登牀而得

唐太宗宴玄武門，作飛白字賜群臣，或至乘酒爭取于帝前。散騎常侍劉洎登御床引手得之。眾笑曰：昔聞婕妤辭輦，今見常侍登御床。故東坡[illegible]婕妤辭，常侍一笑開天容。

搢笏以觀

宋范蜀公東齋記：嘉祐間，上召群臣天章閣下觀御書閣御物。上親作飛白書，令左右搢笏以觀。

四字賜蘇易簡

見翰林承旨

二字賜李唐卿

宋仁宗在和中，有待詔李唐卿撰飛白三百點以進，自謂窮盡物象。上特為清淨二字以賜之，其六點尤奇絕，又出三百點之外。

榮光屬天

歐陽脩作仁宗飛白書記：夫玉韞石而珠藏淵，其光氣常見于外也。故山輝如白虹，水變為五色者，至寶之所在也。今賜書之藏于家也，吾知將有望氣者言榮光起而屬天，必賜書之所在也。

輕雲蔽月

東坡作文與可飛白贊始予見其詩與文又得見其行草篆隸也以為止此矣既沒一年而後見其飛白美哉多乎其盡萬物之態也霏霏乎其若輕雲之蔽月翻翻乎其若長空之卷旆也猗猗乎其若遊絲之縈柳絮褭褭乎其若流水之舞荇帶也離離乎其遠而相屬縮縮乎其近而不隘也其工至于如此而余今乃知之則余知與可者固無幾而其所不知者盡不可勝計也。

山堂肆考謚法第三十八卷

○制謚上

史記。謚者。行之迹。號者。功之表。車服者。位之章。是以大行受大名。細行受細名。行出于己。名生于人。名。謂謚號也。

已死定謚

禮檀弓。幼名冠字。五十以伯仲。死謚。周道也。

將葬制謚

史記謚法解。惟周公旦。太公望。開嗣王業。建功牧野。終將葬。乃制謚。

無爵不謚

禮郊特牲。古者生無爵。死無謚。注云。殷以前大夫以上乃為爵。死則為謚。周制雖爵及命士。死不謚也。

暴貴不謚

而禮。君子已孤不更名。已孤暴貴。不為父作謚。

易名

檀弓。衛公叔文子卒。其子戍請謚于君曰。日月有時。將葬矣。請所以易其名者。君曰。昔者衛國凶饑。夫子為粥與國之餓者。是不亦惠乎。昔者衛國有難。夫子以其死衛寡人。不亦貞乎。夫子聽衛國之政。修其班制。以與四鄰交。衛國之社稷不辱。不亦文乎。故謂夫子貞惠文子。

禮表記子曰先王諡以尊名節以壹惠恥名之浮于行也注云諡以尊名爲美諡以尊顯其聲名也壹專也浮過也善行雖多難以枚舉但節其大者以專其善故曰節以壹惠也。

追諡文宣

唐玄宗開元二十七年追諡孔子爲文宣王宋大中祥符五年追諡至聖元加諡大成曰大成至聖文宣王 明朝因之至嘉靖間改爲先師孔子。

加諡昭烈

唐上元元年尊太公望爲武成王宋大中祥符元年加諡昭烈武成王。

諡父曰成

左文元年楚太子商臣以宮甲圍成王王請食熊蹯而死弗聽丁未王縊諡之曰靈不瞑曰成乃瞑。

諡君爲共

左襄十三年楚子疾告大夫曰不穀不德亡師于鄢以辱社稷爲大夫憂若以大夫之靈獲保首領以殁于地唯是春秋窀穸之事所以從先君于禰廟者請爲靈若厲大夫擇焉既卒子囊謀諡大夫曰君有命矣子囊曰君命以共若之何毀之赫赫楚國而君臨之撫有蠻夷奄征南海以屬諸夏而知其過可不謂共乎請諡之共大夫從之。

婦人加諡

穆天子傳盛姬卒諡爲淑人此婦人諡始此

太子加諡

晉太子申生卒晉人諡爲恭太子諡始此。

太后加諡

漢世母后無諡高祖尊先母爲昭靈夫人尊高后爲昭靈后至明帝葬陰太后始建光烈之稱然猶未以諡名也其後母后止有二諡至宋仁宗時劉太后崩諡莊獻明肅則母加四諡自此始矣。

公主賜諡

楊侃職林唐貞元十五年故唐安公主賜諡莊穆則公主諡自此始及考唐高祖女平陽公主起兵參佐已諡爲昭齊高帝女妻沈攸之子文和已諡爲興憲則公主賜諡又非自唐安始矣

岐王贈諡

唐岐王範卒玄宗贈諡惠文太子史斷云範乃玄宗之弟而是時官又爲太子傅顧以太子諡之顛倒不倫一至于此。

寧王追諡

唐宋王名成器後改封寧王名憲開元二十九年薨上哀惋特甚曰天下兄之天下也固讓于我爲皇太伯常名不足以處之乃諡曰讓皇帝其子汝陽王璡表述先志固讓不許代宗時又追贈曰齊王。

趙成子
晉趙夙生衰，衰字子餘，謚成。衰生盾，盾字孟，謚宣子。豐舒
問于賈季曰：衰與盾孰賢？對曰：衰，冬之日也；盾，夏之日也。
趙文子
趙武，盾之孫，莊子朔之遺腹子，為晉大夫，為白屋之士六
十家，舉管庫之士七十餘家，謚文。文子生景叔，景叔生簡
子鞅。
魏莊子
晉魏絳，犨之子，事晉悼公，為正卿，言和戎有五利，公說。鄭
人獻女樂，公以其樂之半賜之，絳于是始有金石之樂，謚
莊子。莊子子舒，謚獻。

范文子
晉范文子，名士燮，武子士會之子，謚文。鄢陵之戰，晉伐鄭，
荊救之，欒武子欲戰，范文子不欲，曰：唯聖人能無外患，又
無內憂。詎非聖人，不有外患，必有內憂，盍姑釋荊與鄭以
為外患乎？文子之子士匄，謚宣。宣子之子士鞅，謚獻，世為
晉上卿。
呂武子
晉呂錡，謚武。錡之子相，謚宣。悼公即位，使宣子佐下軍，曰：
邲之役，呂錡佐知莊子于下軍，獲楚公子穀臣與連尹襄
老，以免子羽。鄢之役，親射楚王而敗楚師，以定晉國，而無
後其子孫，不可不崇也。此言呂武子有大功，而其子孫無

在顯位者，故以宣子佐下軍，賞其功云。
韓宣子
晉韓起，謚宣。適魯，見易象與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吾乃
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也。
欒武子
晉欒書，謚武。成公三年伐齊而歸，公勞之，對曰：士用命也，
書何力之有焉。
卞莊子
莊子，魯卞邑大夫，性好勇，善事母。母無恙時，三戰而三北。
及母歿三年，魯興師，莊子請從，見將軍曰：初與母處，是以
三北。吾甚辱焉。今母沒矣，請塞責。遂赴敵，獲一甲首而獻
之，曰：此塞一北。又入，獲一甲首而獻之，曰：此塞二北。又入，
獲一甲首而獻之，曰：此塞三北。將軍止之，請為兄弟。莊子
曰：三北以養母也，子道也；今士節小具而塞責矣。吾聞節
士不以辱生。遂反，敵數十人而死，謚莊。

智莊子
晉智季，謚莊，即荀首也。莊子之子智罃，謚武。武子之子智
盈，謚悼，世為上卿。悼子之子知躒，謚文子，為下軍佐。文子
之子智瑤，謚襄子，是為智伯，韓魏趙滅之，三分其地。
孔文子
左哀十一年，衛大叔疾出奔宋。初，疾娶于宋子朝，其娣嬖。
子朝出，孔文子使疾出其妻而妻之。疾使侍人誘其初

妻之娣。寘於犁。而爲之一宮。如二妻。文子怒。欲攻之。訪于仲尼。仲尼止之。遂奪其妻。或淫于外州。外州人奪之軒以獻。恥是二者。故出奔。衛人立遺。文子使室孔姞。按遺疾之弟。孔姞。即文子之女。疾之妻也。文子謚文。

孟穆伯

魯桓公之子慶父生公孫敖。敖謚穆。穆伯生二子。曰穀。曰難。敖聞周內史叔服能相人也。見其二子焉。叔服曰。穀也食子。難也收子。穀也豐下。必有後于魯國。按穀即文伯。難即惠叔。

陳文子

齊陳文子。名須無。敬仲之後也。謚文子。左襄二十三年。齊

莊公將伐晉。陳文子見崔武子。將若君何。武子曰。吾言於君。君弗聽也。以爲盟主。而利其難。羣臣若急。君於何有。子姑止之。文子退。告其人曰。崔子將死乎。謂君甚而又過之。不得其死。過君以義。猶自抑也。况以惡乎。齊侯遂伐晉。

臧僖伯

魯孝公子彄。食采于臧。是爲僖伯。子孫因以爲氏焉。僖彄謚也。僖伯諫觀魚事。見網漁官。

臧哀伯

左桓二年夏四月。取郜大鼎于宋。納于太廟。魯大夫臧哀伯諫。公不聽。周內史聞之。曰。臧孫達其有後于魯乎。君違不忘諫之以德。按哀伯。名達。僖伯之子。謚哀。哀伯子伯餅。不顯。

孟獻子

魯大夫仲孫蔑也。謚獻。獻子聘于晉。宣子觴之。三徙鍾石之縣。不移而具。獻子曰。富哉家。宣子曰。子之家與我孰富。獻子曰。吾甚貧。惟有二士。顏回。茲無靈者。使吾邦家安平。百姓和協。獻子出。宣子曰。彼君子也。以養賢爲富。我鄙人也。以鍾石金石爲富。獻子家。莊子年少。嗣立與季孫宿同朝。宿父文子忠于公室。宿不能守而改之。莊子獨能不改父之臣與政。仲尼所以爲難也。莊子名速。

孟僖子

左昭七年三月。公如楚。孟僖子爲介。不能相儀。及楚。不能答郊勞。九月。公至自楚。僖子病不能相禮。乃講學之。及其將死。召其大夫。曰。禮人之幹也。無禮無以立。吾聞將有達者。孔丘。聖人之後也。而滅于宋。其祖弗父何。以有宋而授厲公。及正考父。佐戴武宣。三命茲益共。臧孫紇有言曰。聖人有明德者。若不當世。其後必有達人。今將在孔丘乎。我若獲沒。必屬說與何忌于夫子。使事之而學禮焉。以定其位。故孟懿子與南宮敬叔師事仲尼。按孔子。殷湯之後。故曰聖人之後。孔子六代祖孔父嘉。爲宋督所殺。故曰滅于宋。說即南宮敬叔。何忌即懿子。皆僖子之子也。懿子之子名彘。一名泄。[illegible]武伯之子名捷。即孟敬子。

彄音摳 紇音核

臧文仲

文仲名辰伯餘之子謚文哀伯之孫也世為魯大夫莊公十一年宋大水公使弔焉宋公對曰孤實不敬天降之災又以為君憂拜命之辱文仲曰宋其興乎禹湯罪己其興也勃焉桀紂罪人其亡也忽焉二十八年冬饑文仲言于公曰國病矣君盍以名器請糴于齊公曰誰使對曰國有饑饉卿出告糴古之制也辰也備卿辰請如齊公從者曰君不命而請之其為選士乎文仲曰賢者急病而讓夷哉不如齊非急病也在上不恤下居官而惰非事君也文仲以鬯圭與玉磬如齊齊人歸其玉而與之糴按文仲子曰宣叔

臧武仲

家語顏回問於孔子曰臧文仲武仲孰賢孔子曰武仲賢哉顏回曰武仲世稱聖人而身不免於罪是智不足稱也好言兵討而挫銳于邾是智不足名也夫文仲其身雖殁而言不朽惡有未賢孔子曰身殁言立所以為文仲也然猶有不仁者三不智者三是則不及武仲也回曰可得聞乎孔子曰下展禽置六關妾織蒲三不仁設虛器縱逆祀祠海鳥三不智武仲在齊齊將有禍不受其田以避其難是智之難也夫武仲之智而不容于魯抑有由焉作不順而施不恕也按武仲不容于魯者謂其先斬鹿門之關出奔邾後如防請後既立臧為復致防而奔齊是也不順不恕者謂季孫欲立悼子公彌長而愛悼子欲立之訪于申豐不可而止又訪于武仲乃為立之是廢長立少豈順事

而恕施者乎此事詳見左傳襄公二十三年武仲名紇謚武宣叔之子文仲之孫

叔孫穆子

魯桓公子叔牙生茲號叔孫氏世後叔孫得臣叔孫僑如叔孫武叔叔孫輒皆其後也魯卿有叔孫穆子名豹謚穆乃得臣之子號之會諸侯之大夫尋盟未退季武子伐莒取鄆楚人將以叔孫穆子為戮晉樂王鮒求貨于穆子曰吾為子請于楚穆子不予曰承君命以會大事而國有難我以貨私免是我會吾私也雖可以免吾其若諸侯之事何楚子乃赦之

公孫成子

公孫僑字子產謚成鄭穆公之孫子國之子也晉范宣子為政諸侯之幣重鄭人患之公如晉子產寓書于子西以告宣子曰僑聞君子長國家者非無賄之患而無令名之難諸侯之賄聚于公室則諸侯貳若吾子賴之則晉國壞晉國壞則子之家壞何沒沒也將焉用賄宣子說乃輕幣

季文子

季孫行父魯桓公弟四子季友之孫惠相三君無衣帛之妾無食粟之馬謚文子文子子宿謚武子武子子紇謚悼子悼子子意如謚平子平子子斯謚桓子桓子子肥謚康子世為魯正卿

季武子

左文四年衛甯武子來聘，公與之宴，為賦湛露及彤弓，不辭，又不答賦。使行人私焉，對曰：昔諸侯朝正于王，王宴樂之，于是賦湛露，則天子當陽，諸侯用命也。諸侯敵王所愾而獻其功，王于是乎賜之彤弓一、彤矢百、玈弓矢千，以覺報宴。今陪臣來繼舊好，君辱貺之，其敢干大禮以自取戾。武子名俞，卒謚武。

蕭文終

蕭何，沛人，以刀筆吏事漢高，為丞相，封酇侯，鎮國撫民，為功臣首，卒謚文終。

張文成

張良，字子房，其先為韓人，道遇沛公，遂屬焉，運籌決策，為帝者師，封留侯，卒謚文成。長子不疑嗣為侯，次子辟彊，年十五為侍中。

曹懿侯

曹參，沛人，初以中涓從漢祖起兵，遂為相國，治尚清靜，與民休息，封平陽侯，卒謚懿。子窋為中大夫，次子時，時子襄，皆尚公主。

陳獻侯

陳平，陽武戶牖鄉人，以魏無知薦於漢祖，常七奇計，以救紛糾之難，排國家之患。及呂太后崩，又能與大尉合謀誅諸呂，定社稷，為左丞相，封曲逆侯，卒謚獻。子共侯買代侯，買卒，子簡侯恢代侯，恢卒，子何代侯，坐略人妻，棄市，國除。

周武侯

周勃，其先卷人，徙沛，以織薄曲為生，從高祖定天下。諸呂欲作亂，與陳平合謀，卒安劉氏。封絳侯，食邑八千二百八十戶。文帝立，拜丞相，卒謚武。子勝之代侯，六歲，尚公主，不相中，坐殺人，國除。絕一歲，帝乃擇勃子賢者河內守亞夫，封條侯，續絳侯後。

樊武侯

樊噲，沛人，以屠狗為業，從高祖起豐，攻下沛，屢為戰守功。鴻門之宴，又能排戶直入，脫高祖于危急存亡之秋，封八百戶，賜爵列侯，世世勿絕，食舞陽，又號舞陽侯。後高祖病甚，或云噲黨于呂氏，待上晏駕，欲以兵誅趙王如意。帝怒，遣陳平至軍中斬之，以周勃代將其軍。平、勃二人以噲為帝故人，又呂后弟婿也，未斬之，恐後悔，因執噲詣長安。至則帝已崩，呂后釋噲，使復爵邑。及卒，謚武侯。

灌懿侯

灌嬰，睢陽販繒也，初從漢高立戰功，號昌文侯，食杜平鄉。後與絳侯等共立代王為帝，益封三千戶，拜太尉，繼絳侯為丞相，病卒，謚懿侯。

張文侯

張蒼，陽武人，秦時為御史，主柱下方書，後歸漢，繼灌嬰為丞相，任人為中候，大為奸利。文帝讓蒼，蒼遂以病免，卒謚文侯。初蒼父長不滿五尺，及蒼長八尺餘，蒼子復長八尺。

孫額長六尺餘坐法失侯。

申節侯

申屠嘉梁人。初以材官蹶張從高祖擊項籍，遷為淮陽守。後有功代張蒼為丞相。為人廉直，門不受私謁。末幾以晁錯穿門南出之事，未及先請而反為錯所賣，遂歐血而死。諡節侯。子共侯蔑代，卒，子侯去病代，又卒，子侯臾代，坐罪國除。

石恬侯

石慶為石君少子。初為齊相，舉國皆慕其家行，不言而國大治。元狩元年，自沛守為太子太傅。七歲，遷御史大夫。元鼎五年為丞相，封牧丘侯。後以不能任職，乞歸。諡恬侯。

霍景桓

霍去病，大將軍衛青姊子也。年十八，為天子侍中，善射騎。以斬首虜功封冠軍侯，又為驃騎將軍，益封萬七千七百戶。卒，諡景桓。父中孺，異母弟光。

霍宣成

霍光字子孟，輔昭立宣，功在社稷，封博陸侯。卒，諡宣成。子禹。

衛烈侯

衛青，平陽人。其父鄭季為吏，給事平陽侯家，與侯妾衛媼通而生青。青凡七出擊匈奴，立大功，封長平侯，益封八千七百戶。三子伉、不疑、登皆封侯。

金敬侯

兒賤士

張敬侯

張安世，杜陵人，湯之子。大將軍霍光以安世自武帝時為尚書令，志行純篤，乃白用為衛將軍兼光祿勳，以自副焉。封富平侯，卒，諡敬。子三人，千秋、延壽、彭祖也。

魏憲侯

魏相字弱翁，濟陰定陶人。地節中拜相，以嚴毅總職，甚稱上意。與丙吉同心輔政，封高平侯。卒，諡憲。

丙定侯

丙吉為人深厚，不伐善，自曾孫遭遇，絕口不道前恩。及為丞相，知大體，好禮讓。部掾吏有罪，終無所案。封博陽侯。卒，諡定。子顯以有罪削爵，孫昌復襲祖爵。

鄧元侯

鄧禹，南陽人，字仲華。更始時到洛持節河北，禹杖策追及于鄴。內進延攬英雄之策，所成帝業，遂為東京元功。拜大司徒，封高密侯。卒，諡元。禹內行純備，有子十三人，各使守一藝，修整閨門，教養子孫，皆可以為後世法。

趙壯侯

趙充國字翁孫，上邽人。沉勇有大略。漢武朝拜車騎將軍。元康初，年七十餘，上屯田十二策，平西羌，封營平侯。卒年八十六，諡壯。

馮節侯

馮異字公孫。佐漢光武中興，拜征西將軍。賜璽書曰：征西功若丘山，猶自以為不足。孟之反亦何異哉。謚節侯。

楊文父

處士楊厚，新都人。少傳父統業。東漢順帝時，徵至長安。因陳漢三百五十年之厄，宜蠲法改憲，以消災異。累官侍中。拜議郎，後稱病歸。教授門生三千餘人。卒年八十二。鄉人謚曰文父。

楊文烈

東漢靈帝中平元年，司空楊賜卒。初，賜與劉陶上張角奏，乃封賜臨晉侯。至是，復以司空策贈謚文烈。祖震，父秉。

王忠侯

漢哀帝託傅太后遺詔，益封董賢二千戶。丞相新甫侯王嘉封還詔書，極論賢為佞幸之臣，不當傾爵位以貴之，損隆尊以寵之。流聞四方，皆同怨疾。上怒，詔詣詔獄，遂不食嘔血而死。元始中追謚忠。

黃忠侯

黃瓊，東漢江夏安陸人，字世英。永建中被徵，拜議郎，稍遷尚書僕射。數上疏言事，與周舉同時輔政，名重朝廷。封邟鄉侯。卒謚忠。

謚文範

陳寔字仲弓，東漢桓帝時為太丘長。修德清靜，民賴以安。卒謚文範先生。

謚忠武

諸葛亮字孔明，琅琊人，寓居南陽隆中。漢建安中，徐庶稱為臥龍。劉備三顧草廬，而後起佐備，跨有益州。策為丞相。撫百姓，示儀軌，約官職，從權制，開誠心，布公道，集眾思，廣忠益，誠識治之良才也。封武鄉侯，謚忠武。子瞻，以戰死。

關繆侯

蜀關羽字雲長，斬顏良，降于禁，威鎮華夏。拜前將軍，封壽亭侯，假節鉞，稱萬人敵，為世虎臣。卒謚繆。

張桓侯

蜀張飛字翼德，雄壯威猛。義釋嚴顏，有國士風。拜右將軍，封西鄉侯。卒謚桓。

羊成侯

祜音户

羊祜字叔子，泰山平陽人，蔡邕之外孫。晉武帝時鎮襄陽，綏懷遠近，甚得江漢之心。在軍中輕裘緩帶，身不被甲，鈴閣之下，侍衛不過十數人。加征南大將軍，鉅平侯。卒謚曰成。

傅剛侯

捧音奉

傅玄字休奕，晉武帝時為司隸校尉。每有奏劾，或值日暮，捧白簡，整簪帶，竦踊不寐，坐而待旦。貴游懾憚，臺閣生風。拜清泉侯，卒謚剛。

何孝公

何曾字穎考，夔之子，陽夏人。厚自奉養，過于人主。及卒，博士秦秀謹按謚法，宜謚繆醜。晉王策謚曰孝。按曾好學博聞，性至孝，自少至老，夫婦相見如賓，無聲色嬖倖之好。入晉累官太宰侍中。然性豪奢，帷帳車服，窮極綺麗，廚膳滋味過于王者。每燕見不食太官所設，帝命取其食。視之，蒸餅上不坼作十字不食。

賈武公

賈充字公閭，老病自憂謚傳，從子模曰：是非久自見，不可掩也。晉泰康中卒，博士秦秀以其奸回紊逆，請謚以荒，帝更曰武。

卞忠貞

卞壼，濟陰冤句人，字望之。父粹，字玄仁，兄弟六人並登宰輔，世稱卞氏六龍。壼[illegible]至尚書令，與庾亮同心輔政。及蘇峻犯順，壼背癰新愈，力疾苦戰而死。二子眕、盱相隨赴賊，同時遇害。其母撫尸哭曰：父為忠臣，子為孝子，夫何恨乎。峻平，追贈侍中，謚忠貞。

何忠肅

何無忌，晉東海郯人，為大學博士，後為廣武將軍。桓玄篡位，與劉裕等起義兵，戰走桓玄。以功封安成郡開國公。後與盧循戰失利，握節而死，謚忠肅。

劉元公

晉劉弘字和季，有幹略，[illegible]荊州都督，封新城公，卒謚元。

陶桓公

陶侃字士行，三國吳武[illegible]將軍丹之子。晉明帝太寧中，都督荊襄等州軍事。成帝咸和中拜大尉，封長沙公。晚年深以滿盈自懼，不預朝權，足疾，上表遜位，歸長沙，薨，謚曰桓。侃在軍四十一年，明毅善斷，[illegible]察識，人不能欺。自南陵至白帝數千里，路不拾遺。次子瞻，瞻子宏，宏子綽之，綽子延壽，嗣為長沙公。

王文獻

王導字茂弘，覽之孫，少有鑒識。佐晉元帝中興，號為仲父。永寧初進位太保，封始興郡公，卒謚文獻。六子：悅、恬、洽、協、劭、薈。

謝文靖

謝安字安石，少有重名，寓居會稽，以山水文籍自娛。晉穆帝升平中，桓溫請為征西司馬。孝武寧康中，總中書。會符堅入寇，姪玄為將，卒成淮淝之捷。太元中錄尚書事，加太保，封建昌公，謚文靖。兄奕，弟萬，子琰。

王宣簡

王肅字子雍，北魏臨沂人，涉獵經史，頗有大志。初仕南齊，奔魏，除輔國大將軍，屢立戰功，遷揚州刺史，清貞好施，家無餘財，封安國侯，謚宣簡。

蔡宣穆

蜀子以蔡興宗劉宋考城人廓子為僕射初子業之世長顗求出為雍州刺史興宗為舅也時以為荊州長史辭不行顗曰朝廷形勢人所共見在內大臣朝不謀夕興宗曰汝欲在外求全我欲居中免禍及子業被弒子勛舉兵潯陽明帝平之其懼禍遠出者流離外難百不一存衆乃服興宗之先見謚宣穆。

高文公

北魏高允雖處睿重情同寒素執書吟覽晝夜不去手至年九十八封咸陽公贈司空謚曰文。

蕭巖公

時梁主方崇釋氏士民無不從風而靡獨車騎將軍蕭叡

肉以位居大臣不欲與俗俯仰所行略如平日封永昌侯卒謚嚴。

王文憲

王儉字仲寶袁粲曰此兒雖小已有棟梁之器仕齊領吏部封南昌公及卒禮官欲謚文獻王晏與儉不平啓上曰此謚自宋以來不加異姓因改謚憲。

王文中

王通龍門人字仲淹西遊長安見隋文帝于太極殿奏太平十二策不報退居河汾教授生徒大業末卒于家門人謚曰文中子弟凝字叔恬子二福郊福畤孫三勔劇勃。

虞文懿

虞世南字伯施越州人外謹愞而中抗烈與兄世基同受學于吳興顧野王唐太宗朝為弘文館學士後以銀青光祿致仕封永興公謚文懿

趙昭夷

唐趙元亮字貞固少負志略如隱者之操及卒其友魏元忠宋之問崔璩等謚曰昭夷先生。

魏文貞

魏徵字玄成唐貞觀初拜諫議大夫上或引至臥內訪以天下事徵乃展盡底蘊凡二百餘奏無不剴切當帝心柳芳以為三代遺直進守秘書監參預朝政封鄭公謚文貞。四子叔玉叔琬叔璘叔瑜。

高文獻

高儉字士廉以字顯少敏慧與薛道衡等皆與為忘年交貞觀中拜右僕射封申公卒謚文獻六子惟履行審行真行為有名。

李貞公

唐初李綱以尚書領太子詹事屢諫建成昵近小人不聽乃乞骸骨唐主曰知公直士勉留輔吾兒以為太子少保貞觀中進位太子少師封新昌公卒謚貞。

杜襄公

杜如晦字克明少英爽負大節高孝基謂其當為棟梁用房玄齡薦為王佐才太宗即位遷右僕射與玄齡共筦朝

政。房善謀，杜善斷，故唐世稱賢相，首必曰房杜。如晦封蔡國公，卒諡成。子構荷俱貶，以弟楚客位工部尚書。

王懿公

王珪字叔玠，唐太宗朝爲諫議大夫，嘗令品藻人物，當時以爲確論。封永寧公，卒諡懿。

李懿公

李大亮[illegible]房玄齡每稱其有王陵周勃之節，封武陽公，後副玄齡留守京師，[illegible]高麗之師。家止餘米五斛，布三十匹而已。諡懿公

房文昭

房玄齡字喬，幼警敏，年十八舉進士，高孝基見之，謂爲國器。貞觀初與杜如晦同爲僕射，明達吏事，輔以文學，引拔士類，常如不及。加太子少師，封梁公，諡文昭。子遺直遺愛皆不才。

尉忠武

尉遲恭字敬德，以字顯。唐武德初秦王引爲右府參軍。論功爲第一，封吳國公，改封鄂國公。晚年閑居，學延年術，不交通賓客。凡十六年，諡忠武。

裴獻公

裴行儉字守約，高宗時爲吏部侍郎，與李敬玄、馬載同典選，時稱裴馬，有知人之鑒。封聞喜公。諡獻。子光庭開元中拜相。

婁貞公

婁師德，周武后時同平章事，沈厚寬恕，犯而不校。又能知人，密薦仁傑，雖謂盛德長者可也。及其出將河隴，前後四十餘年，恭勤不怠，民夷安之，況當羅織紛紜之時，而師德以爲將相，獨能以功名令終，其過人也遠矣。卒諡貞。

李景武

李靖字藥師，京兆人，姿貌魁奇，嘗謂所親曰：大丈夫當以功名取富貴，何至作章句儒耶。其舅韓擒虎謂其可與語孫吳。牛弘稱其有王佐才。唐貞觀中出將入相，封衛國公。諡景武

狄文惠

狄仁傑字懷英，唐高宗嗣聖中，以冬官侍郎同平章事，所薦張柬之五人，皆爲名臣。又能[illegible]忠，每以母子天性之說感悟武氏，紆徐不迫，竟成反周爲唐之功。卒諡文惠。睿宗即位，追封梁國公。子光遠光嗣。又一子景暉不肖

姚文獻

姚崇字元之，少倜儻，尚氣節。唐玄宗開元初拜相，兼兵部尚書。緣邊屯戍，斥堠士馬，儲械，無不默記。上勵精爲治，每事訪之，應答如響。諡文獻。三子彝异奕，皆至卿位

宋文貞

宋璟介然有大節。唐開元中，姚崇因主書趙誨受賂事，獻計遜位，薦廣州都督宋璟自代。時是璟與張說、源乾曜同

日拜相，崇善應變成務，璟善守法持正，二人志操不同，然協心輔理，使賦役寬平，刑罰清省，百姓富庶。唐世賢相，前稱房杜，後稱姚宋，他人莫得比焉。璟封廣平公，卒諡文貞。五子見子類。

李貞武

李世勣，字懋功，貞觀中拜并州都督，在州十六年，令行禁止。太宗曰：我用勣守并州，賢于長城遠矣。封英國公，諡貞武。

蕭貞褊

蕭瑀，本後梁明帝之子，好經術，歸唐封宋國公。太宗以其武德之季有讜言，賜以疾風勁草之詩，拜太子太保，同三品。及卒，太常議諡曰德，尚書議曰肅。太宗改諡貞褊，以其性忌也。

敬宗諡繆

許敬宗在唐，以[illegible]回取容，忍心害理，嘗奏流其子于嶺南，以女嫁蠻酋，多納其貨，又誣奏長孫無忌謀反，逼令自縊。及卒，太常博士袁思古按諡法名與實爽曰繆，請以諡之。敬宗孫彥伯訟其言，改諡。博士王福畤曰：何曾既忠且孝，徒以日食萬錢，猶諡為繆醜。敬宗忠孝不逮于曾，而飲食男女之累過之，諡之曰繆，無乃為詳矣。詔五品以上更議。禮部尚書楊思敬以為過而能改曰恭，請諡曰恭，詔從之。

光庭諡克

裴光庭，字連城，唐開元中為吏部尚書，用人多循資格，失

勸獎之道。及卒，博士孫琬請諡曰克，其子訟之，賜諡忠獻。

張文獻

張九齡，字子壽，唐開元賢相也。封始興公。千秋節，王公皆獻寶鏡，九齡獨進事鑑十章，號千秋金鑑錄。後為李林甫中傷，且忤上旨，罷為荊州長史。然帝素愛重其人，每宰相薦士，必問曰：風度得如九齡不。卒諡文獻。第九皋，九皋子極，玄孫仲方。

顏忠節

杲音皓

顏杲卿，真卿從兄也。唐天寶末為常山太守，安祿山反，城陷被執，罵賊而死。楊國忠用張通幽譖，竟無褒贈。真卿泣訴于上，杖殺通幽，贈杲卿太子太保，諡忠節。其子泉明為史思明所虜，後得歸，求父屍于東京得之。

蘇文憲

蘇頲，字廷碩，瓌之子。武后朝[illegible]，累遷御史、中書舍人。玄宗愛其文，起為工部侍郎，遂拜相，襲父爵，封許國公，諡文憲。

張文貞

張說，字道濟，洛陽人。垂拱中舉賢良方正，說所對第一，遷補闕。中宗立，遷工部侍郎，睿宗時遷中書侍郎。玄宗為太子時，說為侍讀，踰年進同平章事。玄宗即位，以誅太平公主之亂，召為中書令，封燕國公。後為林甫詆毀，命致仕，遷左丞相，卒諡文貞。

顏文忠

顏真卿字清臣，天寶中為平原太守，祿山反，倡義討賊，封
魯公。德宗時奉詔宣慰李希烈，為賊縊殺之。貞元中，追贈
司徒，諡文忠。兄春卿，子頵、碩。音君

李武穆

李光弼，肅宗朝拜節度使，平安史亂，與郭子儀齊名，世稱
中興戰功第一。治軍嚴重，謀定後戰，行師號令，諸將莫敢
仰視。代宗朝封臨淮郡王，詔影鐫泰岑，諡武穆。

郭忠武

郭子儀，唐肅代朝平安史亂，功居人臣第一，天下以其身
為安危者殆二十年。校中書令，考凡二十四，德宗朝賜號
尚父，封汾陽郡王，年八十五薨，諡忠武，子八人見子

段忠烈

段秀實字成公，汧陽人。唐建中初，乃為司農卿。朱泚反，遣
銳師襲奉天，秀實倒用司農印追之，兵而還。泚乃源休、姚
令言及秀實等議稱帝，秀實起奪休象笏，唾泚面大
罵，以笏擊泚，中其額，流血，泚匍匐走，秀實[illegible]不從，反何不
殺我，眾爭殺之。興元初，贈太尉，諡忠烈，子伯倫為觀察
使。

李忠武

李晟字良器，唐建中初，朱泚亂，上避奉天，勞之曰：天生李晟
為社稷計，非為朕也。[illegible]後兼中書令，封西平郡王，卒諡
忠武，子愬[illegible]

三百六十二

渾忠武

李晟破朱泚，收咸寧，公渾瑊亦進取咸陽，其功固不相下，故
其年與晟同諡忠武。

賈定公

賈至字幼隣，洛陽人，曾之子，官至中書舍人，贈禮部尚書，
諡曰定。

崔孝公

崔沔字若沖，京兆人，山東刺史，諡孝。

馬莊武

馬燧字洵美，唐大曆建中間屢立大功，進封北平郡王，卒
諡莊武，子暢，位至少傅，孫繼祖，殿中少監。

韋忠武

韋皋字城武，唐貞元初，代張延賞為劍南西川節度使，招
徠雲南，大破吐蕃，進封南康郡王，帝製紀功碑，褒賜之，卒
諡忠武。

陸宣公

陸贄字敬輿，唐德宗時拜翰林學士，居中參議可否，時號
內相，每有諫諍，或規其大過，答曰：吾上不負天子，下不負
所學。貞元中拜相，卒諡宣公。

韓文公

韓愈字退之，以六經之文為諸儒倡，學者仰之如泰山北
斗。德宗朝為監察御史，以論宮市貶，憲宗朝遷刑部侍郎，

二百五十四

以論佛骨貶潮州又移袁州召拜祭酒封昌黎伯卒諡文公子昶。

裴文忠

裴度字中立唐憲宗元和中拜相號曲江公既平吳元濟賜爵晉國公貌不踰中人而威望遠達以身繫國家輕重如郭子儀者二十餘年卒諡文忠子識大理卿諗爲學士。

蕭文元

蕭穎士字茂挺唐開元中舉進士對策第一尹徽王恒盧異等執弟子禮受業門下號蕭夫子與李華齊名及卒門人共諡曰文元先生。

白文公

白居易字樂天其先太原人後徙華州官至刑部尚書工文章敏悟絶人素善李紳而不入李德裕之黨素善牛僧儒楊虞卿而不入李宗閔之黨素善劉禹錫而不入伾文之黨中立不倚峻節凜然于八木之中而白比于桂諡未爲過也卒贈右僕射諡曰文子龜年小字阿崔。

高忠公

高適字達夫一字仲武唐滄洲人工于詩官至散騎常侍封渤海公諡忠。

宋敬公

唐宋慶禮卒太常以其奸巧自是諡曰專禮部員外張九齡駁之曰慶禮在邊郡二十年邊亭晏然不當加以醜諡改曰敬。

杜宣公

杜黃裳字遵素有經濟大略而不修小節元和初拜相封邠國公卒諡宣。

崔成公

唐崔翹邠州人開元初爲禮部尚書贈荊州大都督諡曰成父融爲國子司業諡曰文。

權文公

唐權德輿字載之洛陽人未冠以文章稱諸儒間德宗召爲左補闕元和中平章事卒諡文父皐字子由在穆山幕府度其必反遂去上召拜中書舍人不就名入卓行傳子

璩監察御史。

楊文簡

唐楊綰字公權尚清儉大曆中拜相制下之日朝野相賀諡文簡。

李忠懿

李憕并州人舉明經高第唐天寶初除害河守改東京留守祿山陷城被執遇害詔贈司徒諡忠懿。

魏忠公

魏知古深州人性方直擢進士拜黃門侍郎先天二年爲侍中從幸渭川獻詩以諷封梁國公後與姚崇不協罷政事開元三年卒宋璟嘆曰叔向古遺直子產古遺愛兼之

者。其魏公乎。謚曰忠。

李貞公

李乂字尚眞。趙州房子人。少孤。年十二工屬文。第進士。累第年尉。擢監察御史。景龍中遷中舍。修文館學士。仍知制誥。改黃門侍郎。封中山郡公。開元初爲侍中。未幾爲刑部尚書。卒謚貞。贈黃門監。

徐文公

徐堅字元固。武后時舉秀才及第。聖曆中。楊再思引爲判官。與張說同脩三教珠英。卒謚曰文。

崔孝公

崔沔字善沖。京兆人。事親孝。武后時。擢進士。孝義薦爲左補闕。性舒遲。止雅如當官正言。自持儉約。開元初與王丘等出爲山東刺史。卒謚曰孝。丘字仲山。十一歲擢童子科。後魏元忠薦之。擢御史。開元初。累考功員外郎。轉吏部侍郎。出爲郡守。後爲禮部尚書。致仕。天寶初卒。謚曰文。

張成肅

張嘉貞。蒲州人。武后時拜監察御史。歷梁秦二州都督。玄宗召用。後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謚成肅。

方元英

方干。字雄飛。新定人。以唇缺。有司不與科名。咸通中。隱鑑湖。時號處士。嘗謁廉使。誤三拜。人稱方三拜。梓爲之而卒。門人謚曰玄英先生。

孟貞曜

孟郊。字東野。少隱嵩山。貧居苦吟。五十第進士。調溧陽尉。鄭餘慶鎮興元。奏爲參謀。卒謚貞曜。

敬肅愍

敬暉字仲暉。唐聖曆初。爲衛州刺史。後以誅二張功。封平陽郡王。謚肅愍。

○制謚下

趙忠獻

趙普字則平幽州薊人宋太祖受禪普有佐命功授諫議大夫乾德元年同平章事太宗雍熙中兼中書令封與定郡王後又封韓王謚忠獻

張文定

張齊賢字師亮宋太宗雍熙三年知代州敗走契丹以書生而閑軍旅之事史臣比之虞詡不十年遂拜相謚文定

宋惠安

宋琪幽州人太祖時為左補闕太宗時同平章事謚惠安琪有文學尤通吏術

任恭惠

任布字應之宋河南人後唐宰相圜四世孫累官至樞密副使以太子少保致仕始布歸洛中作五知堂謂知恩知命知道知足知幸也謚恭惠子遜

曹武惠

曹彬字國華靈壽人佐宋太祖開國為樞密使仁宗朝拜同平章事彬位兼將相不以等威自異不名下吏每白事必冠而後見居官俸入給宗族仁恕清慎能保功名贈濟陽王謚武惠又芸成德軍兵馬使三子璨瑋玘繼領旄鉞故陶弼詩龍兵四把降王纛數子三登上將壇

潘武惠

見功臣

畢文簡

畢士安字仁叟代州雲中人宋真宗德中與寇準並為相準好使氣用公重德鎮之及卒上謂準曰畢士安君子人也飭躬慎行有古人風賜其家白金五千兩謚文簡子世長以眉年掛冠與睢陽五老會

李文靖

李沆字太初宋太宗雍熙中命中書召試除知制誥嘗侍宴上目送之曰李沆風氣端凝真貴人也真宗咸平初拜相卒贈太尉中書令謚文靖

呂正惠

呂端字易直宋太宗初欲相之或言端為人糊塗帝曰端小事糊塗大事不糊塗決意用之至道元年拜同平章事宣竟知大體帝得見其入對肅然拱揖不以名呼又以端姿儀瓌大宮庭陛峻特令梓人為納陛謚正惠父琦孫誨

張忠定

張詠字復之登太平興國八年第嘗曰吾榜得人最多謹重雅厚無如李公沆深沉有德無如王公旦面折廷諍無如寇公準當方面之任詠不敢辭詠為人倜儻有大志尚氣節自號乖崖公謚忠定

王文正旦

王旦字子明，相宋真宗，于景德祥符間享福祿榮名者十有八年。及卒，遺令削髮被緇以斂，蓋悔其不諫天書之失也。諸子欲奉遺令，楊億以為不可，乃止。謚文正。父祐。三子：雍、沖、素。

王文正曾

王曾字孝先，眉目如刻畫，舉三試皆首冠。仁宗朝拜相。時莊獻太后臨朝，曾正色危言，能使宦官不敢窺覦，而仁宗之德日就，莊獻亦全令名。封沂國公，謚文正。

寇忠愍

寇準字平仲，華州下邽人，宋真宗朝與畢士安並大拜。決策親征，成澶淵之功，後頗矜於上。用王欽若譖罷，知陝州，既而復相。又用丁謂譖罷，知相州，徙貶道州司馬、雷州司戶參軍。雖有直言之風，而乏包荒之量，卒使坐竄南荒，勳業不克令終而卒。仁宗朝贈中書令，封萊國公，謚忠愍。無子，以從子隨為後。

呂文穆

呂蒙正字聖功，太平興國二年進士第一。淳化、咸平中，凡兩入相，封許國公。祥符間卒，謚文穆。父龜圖，起居郎。子居簡，龍圖直學士。

向文簡

向敏中字常之，開封人。宋太平五年試本而如字賦，蘇易簡榜及第。真宗朝拜相，諳重沉毅，識大體，善處煩劇。時以厚德目之。謚文簡。子傳正、傳式、傳亮、傳範。亮子經，經女為神宗欽聖皇后。

張文節

張知白，宋仁宗朝拜相，慎名器，抑僥倖，每以盛滿為戒，雖務顯，清約如寒士。謚文節。

張文定

張方平字安道，少穎異，凡書一覽終身不再讀。宋綬、蔡齊以為天生奇才，共以茂才異等薦之。宋慶曆初，上平戎十策。熙寧中參大政。謚文定，與張齊賢同予恕。

呂文靖

呂夷簡字坦夫，宋仁宗朝大拜。時章獻太后臨朝十餘年，聞天下晏然，皆其力也。上嘗書方正忠良四字賜之。獨建募萬勝軍，如契丹歲幣，大為後日之患。又成郭后之廢，遂孔輔、范仲淹于外，時論少之。封許國公，謚文靖。祖龜祥，卽龜圖弟，文穆蒙正弟。子五人，公弼、公著、公奭、公孺、公綽。

李文定

李迪字復古，濮州鄄城人。嘗從种放學。宋景德初，試天道猶張弓賦，舉進士第一。天禧中與王曾公秉鈞軸。後與子柬之皆早年告老，時以方漢二疏。謚文定。

魯簡肅

魯宗道。字貫之。亳州人。宋真宗朝與劉曄同為右正言。後拜諫議大夫參大政。人目為魚頭。公又曰魚頭參政。因其姓。且言其骨鯁。如魚頭也。謚簡肅。

宋元憲

宋庠。字公序。初名郊。宋仁宗命改今名。開封雍丘人。與弟祁齊名。後並入翰苑。以詩賦為學者所宗。嘉祐中拜相。封莒國公。治平中封鄭國公。謚元憲。

宋景文

玘音起

宋祁。字子京。父玘為應山令。夢人遺文選一部而生。故小字選郎。宋仁宗朝知成都。帶修唐書。以翰林承旨召還。書成。進工部尚書。謚景文。

杜正獻

杜衍。字世昌。初知乾州。改知鳳翔。慶曆中大拜。務裁抑僥倖。每有內降輒寢不行。號清介宰相。封祁國公。謚正獻。

狄襄武

狄青。字漢臣。汾州西河人。宋仁宗時趙元昊叛。擇衛士從邊。以青為延州指使。青勇于臨敵。嘗為先鋒。前後二十五戰。中流矢者八。每戰餙以銅面具。人望之如神。以功遷秦州刺史。涇原路總管。謚襄武。[illegible]

包孝肅

包拯。字希仁。合肥人。宋仁宗[illegible]知開封府。為人剛嚴。貴戚宦官。皆為斂手。聞者憚之。以其笑比黃河清。童稚婦女。亦知其名。呼為包待制。京師語曰。關節不到。有閻羅包老。後除諫議大夫。御史中丞。遷禮部侍郎。樞密副使。卒贈禮部尚書。謚孝肅。

唐質肅

唐介。字子方。荊州人。宋仁宗朝為御史裏行。劾文彥博獨專宰政。除拜非人。上怒。貶英州別駕。後召知諫院。從御史吳中復請也。神宗朝除參知政事。數與王安石爭辯而帝主安石。介不勝其憤。[illegible]而卒。謚質肅。

范文正

范仲淹。字希文。其先邠人。後徙蘇州。其所學必以忠孝為本。所志則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有所為必盡其方。曰為之自我者當如是。其成與否有不在我者。雖聖賢不能必。故先儒論宋朝人物。以仲淹為第一。封汝南公。謚文正。四子。純祐。純仁。純禮。純粹。

韓忠獻

韓琦。字稚圭。相州安陽人。年二十登進士第。與范公在兵閒最久。時有一韓一范之謠。嘉祐中。拜平章事。為相十年。光輔三后。歐公心服其德量。英宗朝封魏國公。及薨。神宗親製碑。題曰兩朝顧命定策元勳之碑。謚忠獻。徽宗朝追封魏王。四子。忠彥。粹彥。純彥。幼子嘉彥。徽宗朝拜相封儀國公。

趙康靖

趙槩。字叔平。宋仁宗朝與歐陽修同知起居注。後參大政。秉心和平。與人無怨惡。薦除以利物者乃多。時比之劉寬、婁師德。諡康靖。

薛簡肅

薛奎。字伯鎮。絳州正平人。宋仁宗朝。除擢龍圖閣待制。後知開封府。以嚴為治。京師肅清。知益州。為政明決。蜀人比之張詠。諡簡肅。

歐陽文忠

歐陽修。字永叔。廬陵人。宋仁宗時為諫官。以韓琦范仲淹相繼罷去。上疏極諫。出知滁州。自號醉翁。還為翰林學士。拜參知政事。與韓琦同心。策立英宗。熙寧初。以太子少師

致仕。號六一居士。卒贈兗國公。諡文忠。文章名冠天下。與唐韓愈並稱云。子棐。以文學世其家。官至右司郎中。

司馬文正

司馬光。字君實。陝人。宋哲宗元祐初。拜相。兒童走卒。皆知其名。凡王安石呂惠卿所建新法為民害者。剗革略盡。一變而為嘉祐治平之治。君子稱其有旋乾轉坤之功。封溫國公。號涑水先生。年六十八薨。贈太師。諡文正。父池。少好學。且尚義。推家財數十萬與諸父。兄旦。累官知安州。子康。除司諫。

周元公

周敦頤。字茂叔。道州營道人。初因舅鄭向任。為分寧主簿。有獄久不決。公一訊立辨。調南安司理。有囚法不當死。轉運使王逵欲深治之。公力與辯。不聽。公委手版將棄官去。逵悟。囚得免。調桂陽令。次知南昌。富家大姓惡少。惴惴焉不獨以得罪為憂。而又以汙穢善政為恥。熙寧中。提點廣南東刑獄。以洗冤澤民為己任。司理南安通判程珦。遣二子顥頤往受業。歷知南康軍。築室于蓮花峰下。學者稱為濂溪先生。所著有太極圖易通。行于世。諡元公。

楊文公

楊億。字大年。建州浦城人。十一歲試童子科。飛毫若飛。文不加點。頃刻數千言。與劉筠齊名。真宗朝為正字。遷知制誥翰林學士。上嘗謂王旦曰。億辭學無比。後學皆師慕之。

文章有元和風格。自億始也。子紘。諡文。

富文忠

富弼。字彥國。河南人。宋慶曆中。以知制誥使契丹。卻獻納二字。北朝為屈。其敢怯之。遷拜樞密副使。及知青州。全活饑民五十餘萬人。熙寧中。拜同平章事。時神宗以災變減膳徹樂。王安石言災異皆天數。非關人事得失所致。弼曰。此治亂之機也。不可以不速救。即上書數千言。雜引春秋洪範。及古今傳記人情物理。以明其決不然者。忠義之言。老而彌篤。居家一紀。斷須未嘗忘朝廷。訃聞贈太尉。諡文忠。先封鄭公。進封韓公。子紹庭。紹宗。紹隆。孫直柔。

呂正獻

呂公著，字晦叔，夷簡之子。熙寧中，起知河南府。元祐中，與溫公並相，歷事四朝。平居無疾言遽色，于聲利紛華，泊然無所好。且識慮深遠，遇事善決。王安石博辯騁詞，人莫敢抗，公獨以精識約言服之。始封東平公，卒贈太師、申國公。謚正獻。三子希績、希純、希哲。子好問，好問子弼中。本中。弼中子大器，大器子祖謙。

范忠文

范鎮，字景仁，成都華陽人。薛奎守蜀，還朝，或問入蜀所得，答曰：得一偉人，當以文學名世。蓋謂公也。公為人清白坦夷，篤于行義。至于臨大節、決大義，色和而語壯，雖在萬乘前，無所屈。再入翰林，四知貢舉，其道德風流，足以師表百

世。熙寧間，士大夫論天下賢者，必曰君實、景仁。年六十三乞致仕，歸蜀，進銀青光祿大夫，卒年八十一，封蜀郡公，謚忠文，猶子百祿、百常。

孫溫靖

孫固，字和父，鄭州管城人。元豐元年，拜同知樞密事。諜者告夏人幽其主，神宗遽欲西討。固諫曰：舉兵易，解禍難。前後論之，不下數千言。元祐初，除侍讀，遂除知樞密院事。卒謚溫靖。

文忠烈

文彥博，字寬夫，介休人。逮事四朝，任將相五十年，名聞四夷。封潞公。平居接物謙下，尊德樂善，如恐不及。功成退居，朝野倚重。年九十二，謚忠烈，子及甫。

曾文昭

曾肇，字子開，剛大之氣，睟然見于□□，為成德君子也。在朝以論思之責為己任。徽宗朝，□□□□□士，卒謚文昭。次兄布，字子宣，建議行王安石新法，徽宗朝拜相，封魯公，謚文肅。長兄鞏，字子固，文章名天下。元豐五年，與李清臣等修史，上手詔中書曰：五朝史事宜付曾鞏。遂為史館修撰。史成，賜龍衣金帶，擢試中書舍人。祖致堯，致堯子易簡、易占。易占三子，鞏、布、肇。

傅獻肅

傅堯俞，字欽之，鄆州須城人。元祐四年，拜中書侍郎，名重

朝廷，風節凜然，且重厚寡言，遇人不設城府，人不忍欺。在位三年，卒。太后謂輔臣曰：傅侍郎清直一節，始終不變，金玉君子也。方倚以為相，遂至是乎。謚獻肅，或曰謚獻簡。

韓忠憲

韓億，字宗魏，真定靈壽人。宋仁宗朝參大政。卒謚忠憲。八子，綱、綜、絳、繹、維、縝、緯、緬，而絳、縝位宰相，維門下侍郎。

馬正惠

馬知節，字子元，年十八，監彭州兵馬，以嚴見憚，治迹卓然。宋景德中，拜樞密使，剛直敢言，不少退，與王欽若爭事上前，退見王旦，詞色猶怒甚，曰：知節□□□□□之，但恐驚動君相耳。謚正惠。

周文忠

周必大字子充廬陵人舉進士第又中博學宏詞科在翰林九年嘗言六十四卦惟謙六爻皆吉又誦夫子其恕乎一語故平生處己以謙待物以恕淳熙中拜右相進少保封益國公退居十五年自號平園老叟築室名玉和諡文忠子綸知筠州

蔡忠惠

蔡襄字君謨仙遊人天聖進士累官知諫院精吏事所至有聲文章清粹工小楷草書歐公以為獨步當世官至端明學士諡忠惠子無考孫伸玄孫洸位八座甚為侍從如楠樞師言敷言諒詵六人俱登第皆公之諸孫也

种忠憲

种師道字彝叔世衡之孫為山西望族宋靖康中金人圍城公以河東河北制置使將援兵赴闕因入對為戰守計除同知樞密院京畿宣撫使知兵有謀華夷著稱諡忠憲

范忠宣

范純仁字堯夫文正公次子宋元祐初拜相性夷易寬簡不以聲色加人嘗戒子弟曰吾平生所學得之忠恕二字一生用不盡也及疾革口占遺表勸徽宗清心寡欲約己便民毋輕議邊事毋易逐言官卒贈開府儀同三司諡忠宣

黃文節

黃庭堅字魯直分寧人東坡薦之曰瑰奇之文妙絕當世孝友之德追配古人初從李公擇於舒州石牛洞山谷寺常遊而樂之故自號山谷道人謫涪州別駕因號涪翁謫黔州寓開元寺寺有摩圍泉因號摩圍老人呂居仁推為江西詩祖元祐中為大史徽宗崇寧初謫宜州次年召還未行疾革而卒諡文節子相

涪翁本

宗忠簡

宗澤字汝霖有文武才宋高宗建炎初為東京留守威望素著盜賊屏息前後二十餘疏請帝還京為黃潛善汪彥伯所抑憂憤成疾疽發于背因詠杜詩云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連呼過河者三而卒諡忠簡子穎

楊忠襄

楊邦乂吉水人宋建炎中倅建康金兵大至杜充戰敗遁去公刺血書裾曰寧為趙氏鬼不作他邦臣遂遇害紹興中再賜田三百畝官其一子諡忠襄五子振文郁文有名于時

楊文靖

楊時字中立號龜山與游定夫謝顯道俱從明道先生之門學有本原行無玷缺紹興中奉祠後士以為善講學為東南學者推為程氏正宗徽宗朝為國子祭酒諡文靖

晏元獻

晏元獻字同叔撫州臨川人七歲善屬文宋景德初張知

白安撫江西。薦之試神童科，除正字。置之秘閣，又召試中書。為集賢校理。從陳彭年學，後為江西。紹○○下士王琪、張亢最為上客，范仲淹、孔道輔、歐陽脩一時名士多出其門。天聖中拜相，其儷文有元和風格。卒謚元獻。子叔原，號小山，有樂府行于世，山谷為序。

李忠定

李綱字伯紀，邵武人。高宗即位，首拜為相，上十議。方七十五日而罷。史臣謂其以一身用舍為社稷安危，雖身或不用，用且不久，而其忠誠義氣，凜然動乎遐邇，可謂一代之偉人矣。封隴西郡公，卒贈少師，謚忠定。子宗之。

岳武穆

岳飛字鵬舉，湯陰人。少負氣節，好左氏春秋、孫吳兵法，引弓百斤，善左右射。宋靖康初，金人南侵，二聖北狩。飛出應募，為秉義郎。犯法將刑，宗澤一見奇之。會金人攻汜水，以五百騎授飛，使立功贖罪。飛大敗金人而還，升為統制。其用兵能以少擊衆。建炎紹興間，大小百餘戰，未嘗敗北。及入覲，上賜金線戰袍、金帶、衣甲等，又御書精忠岳飛四字，揭旗以授之。飛兵追兀朮至朱仙鎮，金人有掃燕以南之懼。大業已垂成矣，時秦檜方主和議，矯詔班師，竟為所害。官至少保，封武昌公，贈太師，謚武穆，追封鄂王。子五人，雲左武大夫，隨飛征戰，屢立奇功；雷忠供閣祗候；霖敷文閣待制；震茶鹽提舉；霆……子珂……興府。

趙忠簡

趙鼎字元鎮，宋紹興中當國，首以用本為先，人才所當召用者，條而置之座右，次第奏行之。故列要津者多一時之望，人號為小元祐。常書○○王文德四字及尚書一帙賜之。中興賢相，以為稱首。惜一為秦檜所忌，貶竄遐方，不食而死，天下聞而悲之。至孝宗時，贈太傅，追封豐國公，謚忠簡。

韓忠武

韓世忠字良臣，延安人。宋建炎初為統制，勇冠三軍。擒賊苗傅、劉正彥，送行在斬之。帝手書忠勇二字，揭白旗以賜焉。公性戇直敢言，持軍嚴重，器伏規畫，精絕過人。摽陣斧、克敵弓，以至俊猊之鍪、連鎖之甲，皆其遺法也。與劉光世、岳飛、張俊為中興四大將，封咸平王。後解兵罷政，卧家十年乃卒。孝宗隆興中，追封蘄王，謚忠武。子彥直、彥質、彥古，皆以才見用。

洪忠宣

洪皓字光弼，鄱陽人，士良之後。宋政和中為寧海簿，攝令事，蠲貧弱戶稅四千八百有奇。宣和中為秀州錄事。州有水災，籍有粟者，毋督糶，減米肆揭價，于是○○上，全活九萬五千餘人，號洪佛子。建炎中擢徽猷閣待制、禮部尚書，使金，流遞冷山二十年，還朝，擢……大夫，復貶英州。九年，紹興二十五年始復朝請郎，徙袁州，至南雄卒，謚忠宣。長……

子适字景伯號盤洲謚文惠次遵字景嚴號小隱謚文惠季邁字景盧號容齋謚文敏。

趙清獻

趙抃字閱道西安人氣貌清逸人不見其喜愠之色自號知非子宋仁宗至和中為殿中侍御史彈劾不避貴勢遷龍圖學士兩知成都累官至參政與王安石不合懇求去出知杭州元豐初告老退居于衢年七十七薨謚清獻二子屼岏元豐中屼岏為温倅迎清獻公就養名其堂曰戲綵人稱為行君子。

馮文簡

馮京字當世鄂州江夏人式之子幼儁邁不群式嘗取其所誦書題其後云將作監丞通判荊南軍事馮京後十年京果進士自鄉選至廷對俱第一除將作監丞通判荊南軍事果如式言遷翰林學士知開封府兩參大政初與王安石不合後為呂惠卿所傾中立不倚人服其操謚文簡

徐節孝

徐積字仲車楚州人事親孝旦夕必冠帶而後省從胡瑗學居一室寒一裘啜粟飲水不受問遺中年屏居窮畢而四方之事無不知以近臣薦授楚州教授每升堂訓諸生語聞者無不敬服元豐八年詔賜粟帛以旌其孝徽宗朝除宣德郎謚節孝

程純公

程顥字伯淳十歲能為詩賦十二三居庠序如老成人後舉進士歷鄠縣上元主簿晉城令皆尚德化熙寧初為御史裏行論新法不合去後又知扶溝坐獄追罷監汝州稅哲宗立召為宗正丞未命下而卒顥生平以道學鳴世人稱為明道先生卒年五十四封河南伯謚純公

程正公

程頤字正叔顥之弟少有高識非禮不動哲宗初詔授西京國子教授久辭後召見擢崇政殿說書文彥博稱為真侍講與兄顥以明道學出其門者甚衆世稱伊川先生封伊陽伯謚正公。

任安惠

任中師字祖聖宋仁宗除右諫議大夫身處通顯自奉甚薄上以飛白書賜之及歸休建御書閣鄉人榮之謚安惠兄中正參大政謚康懿

曹武毅

見將帥

曾文清

曾幾贛州人開之孫幼有識度曹見器紹興間歷官浙西提刑秦檜忌罷併幾亦罷之檜死起知台州尋授秘書少監修神訓成權禮部侍郎謚文清

蔡文忠

蔡齊字子思神色明秀舉止如畫祥符八年進士第一為人

才。如楊偕郭勸輩。皆為當世名臣。仁宗朝大拜諡文忠

王文公

王安石。字介甫。號半山老子。臨川人。熙寧中行新法。大為民害。封荊公。卒諡文。追封舒王。劉元城言王金陵亦非常之人。其質朴儉素。始終好學。與司馬公略同。但學有邪正各欲行所學耳。攻金陵者乃謂其以財利結人主。如桑弘羊。禁人言以固位。如李林甫。奸邪如盧杞。大惡如王莽。則言之過激。而人不信之矣。此可以為進言者之戒。父益。弟安國。子雱。

余襄公

余靖。字安道。韶州曲江人。舉進士。遷秘書丞。集賢校理。范仲淹以言事忤旨。貶饒州。靖上言陛下親政以來。屢逐言官。以鉗天下之口。落職知泰州。又為時所忌。出知吉州。又坐習蕃語奪官。後起知虔州。帥潭州。移青州。諡襄公

邵康節

邵雍。字堯夫。河南人。天性高邁。迥出千古。而坦夷溫厚。不見圭角。先生之學。得之李挺之。所著有皇極經世。觀物內外篇。漁樵問答。伊川擊壤集行世。卒年六十七。程明道銘其墓朱文公為之贊。元祐中。賜諡康節。子伯溫。孫溥。紹興中除徽猷待制。溥。秘書省校書郎。

王敏懿

王素。字仲儀。旦第三子。仁宗朝為御史。帝得其獨擊鶻出入侍從及為將帥三十餘年。以工部尚書致仕。諡敏懿。子鞏。

吳正肅

吳育。字春卿。舉制科。直史館。修太常禮四十卷。慶曆中參大政。諡正肅

邵安簡

邵亢。字興宗。宋英宗召試。羣玉殿曰。學士真國也。後知制誥。還吏部侍郎。諡安簡

陳忠肅

陳瓘。字瑩中。號了翁。南劍州人。哲宗時。章惇蔡卞主紹述。謗及宣仁太后。瓘因論帝王之孝與士大夫不同。哲宗遂大感

悟。至神宗即位。除瓘右正言。又論紹聖中史官蔡卞。專據王安石日錄改修神宗實錄。變亂是非。不可傳信。撰成一書名尊堯錄。上之。先是瓘以忤蔡京。竄郴州。今何執中謹事蔡京。代為首相。後徙瓘台州。又起遷人石械知台州。欲寘瓘以必死。窘辱百端。終不能害。在台五年。乃得自便。卒贈左諫議大夫。紹興中。特諡忠肅。

胡文定

胡安國。字康侯。崇安人。紹聖中。對策。哲宗親擢第三。除太學錄。宣和中。去位。高宗即位。召拜給事中。為黃潛善所忌遂罷。後召為中書舍人。兼侍讀。安國因上時政論二十一篇。論入。改給事。入對。帝遂以左傳付安國點句正音。安國

言春秋經世大典。非空言比。左氏煩碎。不宜虛費光陰。吳若潛心聖經。常遂命兼侍讀。專講春秋。紹興八年。復以所著春秋傳上之。詔加寶文閣學士。命未下而卒。謚文定。長子寅。字明仲。號致堂。次子寧。字和仲。號茅堂。季子宏。字仁仲。號五峰。從子憲。字原仲。號籍溪。

胡修簡

胡宗愈。字完夫。哲宗朝黨人。方盛。公進無黨論。及知成都錄杜詩刻石于草堂。自作碑序。官至吏部尚書。崇寧中與李清臣等俱入元祐黨籍。卒謚修簡。

劉武穆

劉錡。慷慨沉毅。有儒將風。忠義之心。老而彌篤。紹興十年。

金兀朮等分道入寇。錡為東京副留守。大敗之于順昌。兀朮走汴。十一年。敗兀朮于石阜。復廬州。三十一年。金人陷揚州。錡遣兵拒于皂角林。大敗之。又侵瓜洲。時錡病劇。葉義問以李橫權錡軍。遂督兵渡江。衆以為不可。義問彊之。統制劉汜請出戰。錡不從。汜遂拜家廟而行。竟敗績。橫汜僅以身免。義問遁。陸走建康。錡聞汜敗。發怒。嘔血數升。尋卒。謚武穆。

張忠獻

張浚。字德遠。號紫巖先生。紹興五年。爲趙鼎同平章事。尋命視師潭州。及還上中興備覽四十一篇。帝嘉嘆。置之座隅。七年兼樞密使。及酈瓊叛。呂祉死。浚引咎力求去。上以趙鼎代之。浚既去位。言者論之不已。徙安置永州。時胡銓謫于衡。二公手書往來。無一語不相告以天下之學。無一念不相憂以國家之事。雖小兒女亦知天下有張都督也。孝宗即位。進封魏國公。謚忠獻。子栻。字敬夫。號南軒。

虞忠肅

虞允文。字彬父。十歲。獻詩有驚人語。諸老知其遠器。宋紹興中督師江淮。大破金人于采石。孝宗乾道中拜相。置翹材館。延四方賢士。懷袖有方冊。曰材館錄。聞人一善必書之。首薦胡銓張震等二十一人。一時得人之盛。有慶曆元祐風。封雍國公。卒贈大傅。謚忠肅。

吳武安

吳玠。字晉卿。少沉毅。尚氣節。日讀武經七書。用兵本孫臏吳起。宋高宗朝宣撫四川。保有全蜀。雖卒伍最下者。亦得以情自達。故士樂為之死。上嘗以所御戰袍賜之。曰。大丈夫當自結主知。何必附人而進。後進位開府儀同三司。謚武安。

吳武順

吳璘。字唐卿。玠之弟。負氣節。善騎射。著兵法二篇。代兄玠守蜀二十年。隱然方面之重。民安之如一日也。乾道初。加太傅。封新安郡王。謚武順。

李忠襄

李顯忠。字君錫。綏德青澗人。出自降虜。忠于朝廷。破家徇

國志復中原竟為權奸見忌弗克遂願孝宗朝除太尉卒
贈隴西郡開國公謚忠毅

胡忠簡

胡銓字邦衡號澹庵廬陵人紹興中為樞密院極言和議誤國乞斬王倫孫近秦檜三人頭竿之藁街然後羈留虜使責以無禮徐興問罪之師則三軍之士不戰而氣自倍書上以貶廣州監鹽倉金人以千金購得其書大驚遂退師陳剛中送公詩身為滇海之行名若泰山之重張魏公曰秦檜專柄二十年只成就得一個胡邦衡耳卒謚忠簡

趙忠定

趙汝愚同姓之卿也光宗紹熙五年為右丞相韓侂胄忌之寧宗慶元元年罷汝愚右相以觀文殿學士出知福州未幾用何澹疏又竄于永州汝愚怡然就道行至衡州病作衡守承侂胄密旨窘辱百端暴卒天下冤之汝愚學務有用常以司馬光富弼韓琦范仲淹自期凡平昔所聞于師友如張栻朱熹等之言欲次第行之不果而罷政不遂厥志嘉定元年贈太師沂國公謚忠定追封福王

丁文簡

丁度字公雅登服勤詞學科宋仁宗朝為翰林學士十年著邇英要覽十卷上呼學士而不名後明殿學士上嘗謂曰度為侍從十五年議論天下事未嘗及私後拜參知政事謚文簡

呂成公

呂祖謙字伯恭號東萊先生東萊五世孫也自其祖好問隨高宗南渡卜居婺州除與汾中宏詞科除秘書兼編修奉詔編次宋朝文鑑書成其學本之家庭得中原文獻之傳年四十五卒謚曰成封開封伯弟祖儉號大愚亦謚忠祖儉弟祖泰

朱文公

朱熹字元晦居紫陽山下從學于屏山籍溪初居崇安扁讀書堂曰紫陽書堂後築室建陽號雲谷老人其草堂曰晦庵自號晦翁晚居考亭精舍號滄州病叟最後號遯翁寧宗慶元中攻偽學日急熹與諸生講學不休或勸其謝絕生徒熹笑而不答疾且革正衣冠就枕而卒謚曰文理宗寶慶中贈太師信國公紹定中改封徽國公子在以恩補承務郎歷官工部侍郎

陸文達

陸九齡字子壽撫州金谿人幼穎端重秦檜當國程氏學廢九齡獨尊其說乾道中舉進士調興國教授嚴規矩勸綏引翼士類興起改全州教授謚文達

陸文安

陸九淵字子靜九齡弟也生而穎異伯仲間誾誾侃侃自相師友乾道中登第呂東萊識其文于數千人中謂曰一見高文知其為江西陸子靜也居貴溪之象山教授生徒

數十百人與將稍於象山先生或勸其著書答曰學苟知道六經皆我註脚會與朱熹會于鵝湖辯論多不合及熹至白鹿洞九淵為講君子小人喻義利一章熹以為切中學者隱微深痼之病至于無極而太極之辯則兩書往復謂不當又加無極二字云後知荊門軍政行令脩民俗為變諡文安其次兄九韶亦學問淵源人稱為梭山先生

眞文忠

眞德秀字希元浦城人號西山先生初為起居舍人兼宮講言事不避貴勢知史彌遠欲以爵祿縻天下士遂力請外出帥湖南潭人為立生祠寧宗嘉定中召為直學士院勸帝容受直言召用賢臣固結人心為本理宗端平元年

召為翰林學士院以大學衍義進二年遂參大政德秀在朝不滿十年奏疏不下數十萬言皆切當世要務直聲震朝廷四方人士誦其文想見其風采後得疾三上表乞祠授資政殿學士提舉萬壽宮踰月而卒贈銀青光祿大夫諡文忠

魏文靖

魏了翁字華父號鶴山宋開禧初以試學士院對策詆開禧用兵御史徐相劾之從宗出知州築室白鶴山下以所聞于輔廣李燔者開門授徒士爭負笈從之由是蜀知義理之學度宗淳祐中通判定諡周敦頤張載程顥程頤賜爵定諡示學士趨向由從之理宗寶慶元年諫議大夫朱端常承史彌遠旨劾了翁欺世盜名朋邪謗國詔落職奪三秩靖州居住了翁至靖州築鶴山書院湖湘江浙之士不遠千里負書從學乃著九經要義百卷端平元年召為直學士院入對言事剴切至帝下四十列乃退帝以其攻而忌者合謀排擯之且言了翁知兵乃命同簽書樞密院事督視江淮京湖軍馬陛辭御書嚴武詩及鶴山書院四大字賜之諡文靖

咸堅素

宋咸同文字文約幼孤事祖世以孝聞從邑人楊懿受經篤隱居不仕而以女弟妻同文遂從學因託以家事同文為營其三世之未葬者遭世喪亂亦不復仕且思見混一

遂以同文為名聚徒講學相繼登科者五十六人號臺閣亦至十數尚信義喜周人急所交皆當世知名士楊徽之同徒至鄉多過之酬倡及遊贈門人諡堅素先生長子維次子綸

宋宣獻

宋綬字公垂少聰警外祖楊徽之器愛之從以藏之遺恩召試中書真宗命其文再召試學士院校集賢校理時綬父皐亦集賢院父子同在館閣世以為榮仁宗朝參大政卒諡宣獻子敏求字次道

陳文忠

宋陳省華封秦公長子堯叟字唐夫端拱三年狀元及第

天禧中舉進士甲科又以元佐子希元仁宗朝呂申公求
退遂大拜號知餘子謚文忠李堯咨字嘉謨咸平中狀元
累官翰林知制誥謚康肅

程文簡

宋程琳字天球博野人同使出納允謹後拜尚書左丞出判大名
魏人愛之為立生祠謚文簡

張文忠

張九成字子韶號無垢錢唐人年十四鄉貢辟雍從楊時
學紹興中以直言對策上及兩宮下及閹寺仕至禮部侍
郎與秦檜議論不合謫居南安檜死後知溫州理宗時贈太
師追封崇國公謚文忠子遴原幼原

何恭敏

何鑄餘杭人政和中進士紹興中拜御史中丞秦檜陷岳
飛命鑄鞫之鑄白其冤檜不悅諷万俟卨使論鑄私岳飛
欲置嶺表檜不從從至參政致仕謚恭敏

蔡文節

蔡元定字季通號西山建陽人聞朱熹名往從之熹叩其
學大驚曰此吾老友也不當在弟子列所著有律呂新書
八陣圖說謚文節子沉字仲默號九峯師事朱熹熹欲注
書遂以屬沉沉子杭字子說

李文靖

李侗字愿中號延平初從羅從彥受春秋中庸松為同

友結廬茅山謝絕世故沙縣鄧迪嘗稱其如冰壺秋月瑩
徹無瑕朱熹師事之卒謚文靖與李沆同

文忠烈

文天祥字宋瑞一字履善廬陵人英姿俊爽目光如電舉
進士第一授寧海軍節度判官歷湖南提刑元伯顏軍至
臨安天祥往說之被留至眞州而逃時益王駐福州天
祥上書勸進以樞密使號召天下兵屯贛州戰雩都大捷
加少保信國公後與元兵戰敗被執服毒不死執至京見博
羅丞相不跪問有何言曰為宋丞相不亡義當死更何言
自是囚兵馬司者四年屢請死世祖從之將出獄自贊云
孔曰成仁孟曰取義惟其義盡所以仁至讀聖賢書所學
何事而今而後庶幾無愧南向再拜就死至 明朝追謚
忠烈

楊文節

楊萬里字廷秀號誠齋吉水人舉進士調零陵丞改知奉
新光宗朝召為國子博士以寶文閣待制致仕進寶謨閣
學士歷事三朝始終一節杜門著書絕意榮宦聞韓侂胄
誤國憂憤激烈不食而死謚文節子長孺
字伯子號東山潛夫

劉忠肅

劉摯字莘老教子孫先行實後文藝元祐中拜右相後謫
新州卒謚忠肅

劉忠顯

劉韐字仲偃，建之崇安人。登進士第，歷大滑等事五朝。紹興中使金不屈死之，高宗即位，勅賜贈資政殿大學士，諡忠顯。二子：子羽、子翬。

王忠文

王十朋字龜齡，溫州樂清人。紹興中廷對忠鯁，高宗親擢第一，累官太子詹事，以龍圖閣學士致仕，諡忠文，有梅溪集行世。子聞詩、聞禮。

葉忠簡

宋葉義問，嚴州壽昌人。建炎中累知樞密院事。時金主亮窺江上，命義問視師江上，御書「義問到處如朕親行」八大字于旗以賜之。卒諡忠簡。

楊恭毅

宋楊震，代州人，宗閔子，号馬池。倫從折可存討方臘有功。靖康初夏人圍建寧，時震方知建寧，率士與戰，失盡力之，與子居中、執中俱戰沒，唯長子存中從征河北獨免。建炎中追贈官爵，諡恭毅。

蘇文公

蘇洵字明允，號老泉。屢舉進士、賢良不中。嘉祐間與其子軾、轍至京師，歐陽修得洵所著權書、衡論二十二篇，愛其文詞，以為賈誼、劉向不足過也，因以其書獻于朝，召試舍人院，除校書郎，名動京師。學者以其父子俱知名，故稱老蘇以別之，諡文公。兄二人：澹、渙。

孫宣公

孫奭字宗古，為國子直講。宋太宗幸國子監，召奭講說命三篇，賜緋。真宗時為給事中，撰五經切于治道者為五十篇，號經典徽言。諡宣公。

蘇文忠

蘇軾字子瞻，眉山人，號東坡居士。元豐中自徐徙知湖州，又以事不便民者不敢言，以詩托諷，被謗者摘以為怨謗君父，貶黃州團練副使。哲宗元祐初，召為翰林學士，宣仁召對便殿，命坐賜茶，撤御前金蓮燭送歸院。未幾出知潁州，改知揚州，復召為禮部尚書，兼侍讀，封武功縣伯。紹聖初貶知英州，御史虞策言軾罪罰未當，又貶一官，惠州安置。元符中自昌化移廉州，徙永州，更三赦，復提舉玉局觀。未幾卒于常州，贈太師，諡文忠。長子邁，字伯達，作文有父風，出有聲。中子迨，次子過，字叔黨，為文士大夫以小坡目之。孫符，太府卿，仕禮部尚書，至簦、籥、籀、節、友、遠、筌、籥、峴，共十四人。

蘇文定

蘇轍字子由，號潁濱遺老。元豐初，坐謫監筠州酒稅，假部刺史府以居，即堂之東軒，種杉二本，竹百個，為安休之所，號東軒長老。元祐初為尚書右丞、門下侍郎。與兄軾為文如行雲流水，初無定質，嬉笑怒罵之詞，皆可書而誦之。

自為舉子至出入侍從必以愛君為本忠規讜論挺挺太
節但為小人忌惡不得久居朝耳封樂城伯謚文定三子
遐迨遠孫嗣等七人

樓宣獻

樓鑰字大防本化人郁五世孫[illegible]舍人遷禮部尚
書[illegible]後召為[illegible]少師
謚宣[illegible]所為多名士號攻瑰主人
[illegible]

豐稷字相之[illegible]縣人[illegible]以[illegible]州[illegible]元符中
拜[illegible]大夫[illegible]公[illegible]以[illegible]學士知越
州蔡京[illegible]州團練副使[illegible]州別駕[illegible]公三任言
責[illegible]亦不得見退多[illegible]以時
政語人建炎中追謚清敏

擬奇出

○謁見

許乃[illegible] 心懸懸亦既見止亦既覯止
[illegible]心[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無以自通乃嘗早起詣[illegible]相
[illegible]人[illegible]顧見相君無因故為子掃除
以[illegible]為舍人

迎路候謁

東漢趙咨字文楚東郡人[illegible]拜東海相之官道經滎
陽令燉煌曹暠咨之故孝廉也迎路候謁咨不為留送至
亭次望塵不及謂主簿曰趙君名重今過界不見必為天
下笑即棄印綬追至東海謁咨畢辭歸家

臨況魏其

史記灌夫有服過丞相田蚡[illegible]容曰吾欲與仲孺過
魏其侯[illegible]灌夫[illegible]乃[illegible]魏其侯夫
安敢以服為解[illegible]魏其侯帳具將[illegible]武安許
諾至旦平明[illegible]門下伺候至日中丞相不來灌夫不懌按
仲孺灌夫字魏其侯竇嬰也武安田蚡封武安侯

往見薛宣

漢成帝時朱雲不復仕常居[illegible]中[illegible]從諸生所
過皆敬事焉薛宣為丞相雲往見之宣備賓主禮因留雲

宿從容謂曰在田野無事且留我東閣可以觀四方奇士
雲曰小生乃欲相吏耶宜不復敢言

內謁徑入

內作納 漢翟方進以謁徑入注云以謁術今之通名也又晉桓玄
舉杏下 嘗詣王忱爲人仆欲乘輿直進忱對立便鞭門幹玄怒去
之忱亦不留

遺書徑去

東漢高彪字義方吳郡人嘗從馬融欲問大義融疾辭不
見乃覆刺遺融書曰聞高風爲日久矣故不待介者從君
子之門冀一見龍光敘腹心之願不問辭之以疾昔者周
公父文武九命作伯以居華夏猶握髮吐飧以接白屋
之士天下歸德今君不能相見宜哉融省書大慙遣人辭
謝追請徑去不還

王粲在門

東漢王粲字仲宣蔡邕見而奇之邕嘗賓客盈坐聞王粲
在門倒屣迎之粲入年既幼弱貌又短小一坐盡驚邕曰
王生有異才吾不如也吾家文書當盡與之

王符在門

東漢王符字節信安定人隱居不仕耿介不同於俗著
潛夫論度遼將軍皇甫規解官歸安定鄉人有以貨得鴈
門太守者亦去職還家書刺謁規規卧不迎既入問卿
在郡食鴈美乎有頃又白王符在門規素聞符名乃驚遽起
衣不及帶倒屣出迎援符手而還與同坐極歡時人爲之
語曰徒見二千石不如一縫掖言書生道義之貴也

不耐造請

東漢張奐自恨性不耐造請

不修刺謁

東漢井丹字大春受業太學通五經善談論性清高未嘗
修刺候謁人梁松請友丹不肯見後遂隱遁

獨拜床下

東漢諸葛孔明每詣龐德公家獨拜堂下德公初不令止
司馬德操嘗詣德公值其渡沔上先人墓德操徑入堂呼
德公妻子使速作黍其妻子皆羅拜堂下奔走供役德公
還直入不知何者是客也

大罵門外

棁音折 東漢禰衡字正平孔融愛其才數稱於曹操言衡欲詣操
操大喜敕門者有客便通衡著布單衣疎巾手持三尺棁
杖坐大營門以杖捶地大罵吏白外有狂生言語悖逆操
怒謂孔融曰禰衡豎子孤殺之如雀鼠耳顧此人素有虛名
遠近將謂孤不能容人今送與劉表視當何如衡臨發衆
人爲之祖道衡後至衆人更相戒以衡悖慢無禮今因其
後至咸以不起折之也及衡至衆人皆不起衡大號衆問
其故衡曰坐者爲冢卧者爲屍屍冢之間能不悲乎

不避寒暑

漢張湯造請諸公不避寒暑。

乃彌信宿

世說郭林宗至汝南造袁奉高，車不停軌，鸞不輟軛。詣黃叔度，乃彌日信宿。人問其故，林宗曰：叔度汪汪如千頃之陂，澄之不清，淆之不濁，其器深廣，難測量也。

陂音悲

截刺盈車

郭林宗名益顯，士爭歸之，載刺常盈車。

操篲侍庭

莊子曰：田開之見周威公，威公曰：吾聞祝腎學生，吾子與祝腎遊，亦何聞焉？田開之曰：開之操拔篲以侍門庭，亦何聞於夫子？威公曰：田子無讓，寡人願聞之。開之曰：聞之夫子曰：善養生者若牧羊然，視其後者而鞭之。

曳裾王門

鄒陽諫吳王曰：今臣盡智畢議，易精極慮，則無國不可奸。飾固陋之心，則何王之門不可以曳長裾乎。

操瑟王門

韓愈與陳商書曰：齊王好竽，有求仕於齊者，操瑟而往，立王之門三年不得入。叱曰：吾瑟鼓之能使鬼神上下。客罵之曰：王好竽而子鼓瑟，瑟雖工，其如王之不好何？是所謂工于瑟不工于求齊也。

因鬼見帝

戰國策蘇秦往楚，曰：楚國之食貴於玉，薪貴於桂，謁者難見如鬼，王難見如天帝，今令臣食玉炊桂，因鬼見帝。

對賓杖僕

顏氏家訓：昔周公一沐三握髮，一飯三吐哺，以接白屋之士，一日所見者七十餘人。晉文公以沐辭豎頭須，致有圖反之誚。門不停賓，古所貴也。失教之家，閽寺無禮，或以主君寢食嗔怒，拒客未通，江南深以為恥。黃門侍郎裴之禮好待賓客，或有此輩，對賓杖之。僮僕接引，折旋俯仰，莫不肅敬，與主無別。

不候陳寔

東漢許劭字子將，嘗到潁川，多長者之遊，唯不候陳寔。又陳蕃喪妻還葬，劭獨不往。或問之，曰：太丘道廣，廣則難周；仲舉性峻，峻則少通，故不造也。

不詣崔喜

唐王績字無功，絳州人，刺史崔喜請見，答曰：奈何坐致嚴君平耶？卒不詣。

不見州將

東漢劉瑾時，王尚與秦嘉書曰：貧賤困苦，何可終身？宜一來與州尊相見。答曰：僕勝背於壠畝之中，誦嚴氏之箴，詠原憲之遺，斯乃僕得志之秋，何困苦之有哉。

不詣京尹

見為梁。

盛服至門

漢書雋不疑字曼倩，勃海人。暴勝之為直指使者，衣繡持斧逐捕盜賊，東至海，素聞不疑賢，遣吏請與相見。不疑冠進賢冠，帶櫑具劍，佩環玦，褒衣博帶，盛服至門上謁。門下欲使解劍，不疑曰：劍者君子武備，所以衛身，不可解。請退。吏白勝之，開閣延請，躧履起迎。按躧履謂納履未正，曳之而行也。

連騎造門

摭言：唐李賀年七歲，以長短之製名動京華。時韓愈與皇甫湜覽賀所作，奇之，因連騎造門求見。賀總角荷衣而出，二公因令面賦一篇，賀承命欣然，操觚染翰，旁若無人，名所作曰高軒過。二公大驚。

住車閭巷

漢書樓護字君卿，齊人，與谷永俱為五侯上客。後為諫議大夫，使郡國，奏事稱意，擢為天水太守。歸免，家居長安。時成都侯王商為大司馬衛將軍，罷朝，欲候護。其主簿諫：將軍至尊，不宜入閭巷。商不聽，遂至護家。家狹小，官屬立車下。久住移時，天欲雨，主簿謂西曹諸掾曰：不肯強諫，反雨立閭巷。商還，或白主簿語，商恨，以他職事去主簿，終身廢錮。

投贄皮箱

鄭光業有一巨皮箱，凡投贄有可悅者，即投其中，號曰：苦海。

造請不報

漢書張禹傳：公卿造請，禹終不行報謝。

訪謁不遇

宋呂蒙正少貧，訪謁不遇。行詩云：十謁朱門九不開，滿頭風雪卻回來。[illegible]妻兒面，撥盡寒爐一夜灰。又李觀初為文[illegible]新法不便，出為[illegible]州通判，贈詩曰：十謁朱門九不開，利名心斷自徘徊。[illegible]不是公侯骨，夜夜江山入夢來。

名刺滅字

禰衡尚氣剛傲。建安初，自荊州北遊許都，書一刺懷之，至於刺字漫滅，而無所適。或問之曰：何不從陳長文、司馬伯達乎？衡曰：卿欲使我從屠沽兒輩耶？按古者未有紙，削竹為簡以書姓名，故謂之刺。後世以紙易之，謂之名紙。

名紙生毛

劉魯風投謁於所知，為典謁者所阻，因賦詩曰：萬卷書生劉魯風，煙波萬里謁文翁，無錢乞與韓知客，名紙毛生不為通。

恚恨射濟

魏略：時苗字德冑，為壽春令，詣蔣濟，濟為台中尚，初至謁濟，濟素嗜酒，適會其醉，不能見，苗恚恨，刻木為人，書曰酒徒蔣濟，置之牆下，旦夕射之。

誤通劉澄

齊張融欲詣吏部尚書何戢，誤通尚書劉澄。下車入門，乃曰：非是。至戶望澄，又曰：非是。既造席，視澄曰：都自非是。乃去。

呂安題門

晉嵇康與呂安善，安每一相思，千里命駕。後安詣康，值康不在，其子喜出戶延之，不入，題門上作鳳字而去。鳳字，凡鳥也。喜不覺，猶以為欣。又懇齊閒贊太安義者謁富人鄭生，生辭以出，安義於門上大書午字而去。或問其故，答曰：牛不出頭耳。談苑：江南處士朱貞白善嘲咏，嘗謁一貴人不禮，其廳事有格子屏風，貞白題詩云：道格何曾格，言糊又不糊。渾身都是眼，還解識人無。

清臣題壁

青瑣高議：韓魏公知中山，李清臣謁見，其姪吏報曰：大祝方寢。清臣因題於壁云：公子乘閑臥絳厨，白衣老吏慢寒儒。不知夢見周公否，曾說當年吐哺無。魏公見之曰：吾知此人久矣。竟有東牀之選。

急召傲賓

晉桓溫謀不軌，郗超為之謀主。謝安嘗與王文度共詣郗超，日旰未得前，文度便欲去。安曰：不能為性命忍俄頃耶。其權重當時如此。

先問存亡

劉綜欲候司馬徽，先使左右問其存亡。徽方鋤園，左右問司馬所。徽曰：我是徽。頎而醜陋，使者罵之曰：即欲求司馬公，汝何等田奴而稱徽。徽更刷頭飾服而出，左右叩頭謝之。

懷刺詣肇

後魏任城王澄子順，為給事中。時尚書令高肇，帝舅也，權重天下，人多造門。順懷刺詣肇門，門者以其年少，答云在坐有大賓客，不肯為通。順叱之曰：任城王兒可是賤也。及見，直往登牀，捧手抗禮。澄聞之大怒，杖順數十。

遣縑候炎

唐潘炎為翰林學士。時京兆尹有故候炎，累日不得見，乃遺閽者縑三百。炎妻劉氏知之曰：豈有京兆尹願一見遺奴三百縑，其人可知也。乃勸炎避位。

三及相門

韓愈上宰相書，足三及門而閽人辭焉。

兩詣相門

名臣遺事：諫議大夫張師德詣向文簡敏中，以師德兩詣王相門，皆不得見，恐為人輕毀，從容明之。一日方議知制誥，王文正公曰：可惜張師德。向公曰：何謂。王公曰：吾累於上前說張師德名家子，有士行，不意兩及吾門。狀元及第，榮進素定，但當靜以待之耳。若復奔競，使無階而進者當何如也。

索遊上謁

瞪然去舉

范文正公在睢陽掌學，有孫秀才者索遊上謁文正，贈錢一千。明年復謁，文正又贈一千，因問何為汲汲於道路。孫生戚然動色曰：母老無以養，若日得百錢，則甘旨足矣。文正曰：吾觀子辭色非乞客也。吾今補子為學職，月可得三千以供養，子能安於學乎？孫生大喜。於是授以春秋。文正去睢陽，孫亦辭歸。後十年，聞泰山有孫明復先生，以春秋教授學者，道高德邁，朝廷召至大學，乃昔日索遊孫秀才也。文正嘆曰：貧之為累大矣，倘索遊至老，則雖人才如孫明復，猶將汩沒也。按孫復字明復，平陽人，舉進士不第，居泰山之陽，學春秋，著尊王發微，魯多學者，自石介而下皆以弟子事之。年四十，家貧不娶，丞相李迪以弟之女妻之。

遣刺勿通

北齊李元忠初，神武東出，元忠乘露車，載素箏濁酒奉迎。神武聞其酒客，未即見之。元忠下車獨酌，擘脯食之，謂門者曰：本謂公招延賢雋，今國士到門，不能吐哺輟洗，其人可知。還吾刺，勿復通。門者以告，神武遽見之。

願見將軍

王適聞李將軍喜士，乃踵門曰：天下奇士王適，願見將軍白事。

請見祭酒

唐高士廉在蜀，備禮請見朱桃椎，與之語，桃椎不答，瞪目而去。士廉再拜曰：祭酒其使我以無事治蜀耶？乃簡條目

州選十六

光遠厚顏

唐進士楊光遠惟多矯飾，不識忌諱，遊謁王公之門，干索權要之族，未嘗自足，稍有不從，便多誹謗，常遭有勢者撻辱，略無改悔。人多鄙之，皆云楊光遠慚顏厚如十重鐵甲。

處全德耳

唐大和中藏全素先生結髮博俗，徙杜門不出，動一紀。勸之，答曰：守分大尹，言語恐招及鄙揄耳。

自比樂天

金樓子有衆子能為詩，每通名刺，稱鄉貢進士黃居難，字樂地，欲自比白居易字樂天也。

人方棖護

梁天監間敕徐勉舉學士入華林撰遍略，勉舉何思澄、顧協等五人應選。思澄重交結，乃分書與諸賓朋校定，而終日造謁，每宿昔作名刺一束，侵曉便命駕，朝賢無不悉與狎處，人方之棖護，欣然當之。按晚還家，所齎名刺必盡。

留詩閒廳

見重陽

醉酒弱鏖

五代馮翊風與子嶠俱在翰林，相鳳見風，從而相嶠，以才名出風上而不用，數片斥時政於風，風行之，因事左遷嶠秘書少監。嶠同醉酒往見風，風辭以沐髮，嶠怒值吏又潑

於從者直廬而去吏白溺於谿次且詬鳳凰以聞明宗命
嶠官長流。

投謁吉甫

監戒錄唐李吉甫之父微時以詩一絕投維揚都護宋甄云十度投人九度還家鄉漸里久望歸難嘶昨夜侵人惱誰人守空未投。宋殊無援引之意。李後生吉甫，吉甫節判吉州，有宋甄子吳武陵詣府投謁。殊不禮之。武陵遂書前詩以獻。吉甫厚賂之請為緘默。

往謁蔡齊

宋蔡文忠齊，祥符間登進士第為狀元。山東人賈同亦名士也，與公同州，累往謁公，值公飲酣不得見。賈乃留詩一絕云：聖君寵厚頒宣，慈母恩深鬢垂君。寵母恩俱未報，酒如為患悔何追。公因此戒酒。

遺古什

〇饋遺

以食物與人曰饋，以財物與人曰遺。

受饔反璧

見妻。

受羹反錦

附翁什

左昭十三年羊舌鮒攝司馬，遂合諸侯於平丘，次於衛地。叔鮒欲求貨於衛，淫芻蕘者。衛人使屠伯饋叔向羹與一篋錦，曰：諸侯事晉，未敢攜貳，況衛在君之宇下，而敢有異志。芻蕘者異於他日，敢請之。叔向受羹反錦，曰：晉有羊舌

鮒者瀆貨無厭，亦將及矣。

投瓜

詩衛風：投我以木瓜，報之以瓊琚。投我以木桃，報之以瓊瑤。投我以木李，報之以瓊玖。

折麻

楚辭：折疏麻兮瑤華，將以遺兮離居。

與帶

見朋友。

遺絲

竹林七賢傳：高令袁毅贈遺朝臣，以營虛譽，嘗遺山濤絲百斤。濤不欲為異，受之，命納於閣之梁上。後毅事發，吏驗至山濤所，濤於梁上取絲付吏，絲已數年塵埃黃黑，封印如初。

贈束帛

見朋友。

送裘衣

宋張九成從蒲初年為學正，當冬衣衾不備。鄉里富人有以裘衣為送者，亦却不受，曰：上見責者，正是做工夫時節。若不痛作節抑，則貪欲心生，廉恥喪矣，工夫何在

遺以狐裘

見貧人。

贈以貂褥

宋秘書丞劉道原家極貧然一文不妄取於人。久寒歸自
洛陽時無衣具司馬溫公以一二衣襪及一舊褥貽之。固
辭。強之乃受。及至潁川悉封以反溫公曰。於光猶不受。於
他人肯受乎。

遺魚

史記。公儀休相魯。客有遺魚者。休不受。客曰。聞君嗜魚何
故不受。休曰。以嗜魚故不受也。今為相能自給魚。若受魚
而免。誰復給我魚者。

見朋友。

致邑

說苑。曾子衣敝衣以耕於野。魯君使人往致邑焉。曰。請以
此修衣。曾子不受。使者曰。先生非有求於人。人則獻之。奚
為不受。曾子曰。參聞之。受人者畏人。予人者驕人。縱子不
我驕也。我能勿畏乎。終不受。

遺田

宋張正議與种世衡善。及正議捐館。世衡遺以汝州田
十頃。固辭不受。使者在途而世衡已卒。其子以父命不復
受。以致無廢者五十年。元豐中郡守劉奕請以田給州學。
朝廷不許。遂命還种氏。

遺米肉

東漢卓茂為密令。人有言部亭長受其米肉者。茂問亭長
從汝求乎。曰往遺之耳。茂曰。遺之而受。何故言耶。

餽粱肉

晉陶潛躬耕自資。遂抱羸疾。江州刺史檀道濟往候之。偃
臥瘠餒有日矣。道濟餽以粱肉。麾而去之。

餉鹿

唐韋詵休日登樓見人有所瘞藏者。訪諸吏。曰。參軍裴寬
居也。吏與偕來。詵問狀。答曰。寬居義不以苞苴污其家。適
有人以鹿為餉。致而去。不敢自欺。故瘞之。詵嗟異。乃引為
判官。

遺羊

崔從領鄜坊節度使。党項市羊馬類先遺帥守。從獨不取
而厚撫待之。自是羌人不敢犯境。

紙受百番

見名士。

書納一卷

唐孔若思博有以書遺褚遂良者。遂良止納一卷。其人曰。
是書貴千金何取之廉。答曰。審爾此為多矣。更還其半。

受茶一串

見刺史、

受酒一盃

唐李素立為瀚海都護。夷人以馬牛饋素立。素
立辭。受其酒一盃。餘悉還之。

故吏歸縑

庾郄處儉有十歲而孤。故吏歸之縑，賦之。處儉不受。

門生送布

見吏部尚書

海物致謝

宋趙韓王普為相，車駕忽幸其第。時兩浙王俶遣使致書及海物十瓶於韓王，置廡下。會車駕至，倉卒出迎，未及屏也。上顧見，問何物，韓王以實對。上曰：此海物必佳。即令啓之，皆滿貯瓜子金。韓王皇恐頓首謝曰：臣未發書，實不知。若知之，當奏聞而郤之。上笑云：但取之，無慮。彼謂國家事皆由汝書生耳。因命謝而受之。

土物寄少游

蘇東坡在揚州，以土物寄秦少游，有詩云：鮮鯽經年秘醽醁，團臍紫蟹脂滿腹。後春蓴出滑如酥，先社薑芽肥勝肉。鳧子纍纍何足道，點綴盤餐亦時欲。淮南風俗事瓶罌，方法相傳竟留蓄。且聞千里寄鵝毛，何用孜孜飲麋鹿。

進燈籠錦

宋文彥博入相，因張貴妃也。貴妃父堯封嘗為彥博父文洎門客，貴妃認彥博為伯父。又欲士大夫為助，於是諷進彥博。彥博知成都，貴妃以近上元，令織異色錦，彥博遂令工人織金線燈籠，載蓮花中，為錦紋。貴妃始衣之，上驚曰：何處有此錦？妃正色曰：昨令成都文彥博織來，以嘗與妾父有舊。[illegible]之，以奏陛下耳。上色怡。自是屬意彥博。彥博尋自[illegible]參知政事，遂[illegible]章事。後因唐介上[illegible]許州。明年上元，宮中有詩曰：無人更進燈籠錦，紅粉宮中憶佞臣。上聞此句亦笑。

進花蠟燭

[illegible]野諺。不檢常聞四方[illegible]日[illegible]方滋德，助廣東為蠟炬，以銀香[illegible]諸[illegible]府。[illegible]遣王嚴更斷必達。一日宴[illegible]經將送[illegible]乃取而用之。俄而[illegible]其餘枚數之。適[illegible]此燭供獻僅五十條，既成，恐不稱，[illegible]其一，不敢以他燭充數。秦大喜，以為公已[illegible]又鄭仲為蜀宣撫，柯府造格天閣畢，[illegible]鄭[illegible]一張，秦命鋪閣上，廣狹無尺寸差[illegible]失志[illegible]得罪。二公為計同，一以見疑，一以見厚，何若不言，要不若守正之無悔吝也。

山堂肆考人事第四十一卷

○行旅

易旅卦旅即次懷其資得僮僕貞事理發運在途曰旅

墻屋必葺

左昭十五年叔孫舍所館者雖一日必葺墻屋去之如始至

灑掃輒躬

東漢郭林宗宿逆旅輒躬灑掃及明去後人見之曰此必郭有道昨夜宿處也

迷途莫問

莊子曰黃帝將見大隗乎具茨之山方明為御昌寓驂乘張若謵朋前馬昆閽滑稽後車至於襄城之野七聖皆迷無所問塗注云大隗至人也七聖即黃帝與方明等也

思歸不忘

漢書韓王信報柴將軍曰僕之思歸如痿人不忘起盲者不忘視勢不可耳

食玉炊桂

見謁見

躡屩擔簦

虞卿躡屩擔簦以說趙王按簦笠之有柄者

鄭莊治行

史記漢武帝使鄭莊視決河自請治行五日上曰吾聞鄭莊行千里不齎糧請治行者何也按鄭當時字莊陳人也其先鄭君嘗為項籍將

[illegible]隨牒

漢任[illegible]曰仕以無階朝廷故隨牒在遠方注云謂隨補選之常牒不被拔擢也

留滯

史記太史公自序是歲天子建漢家之封而太史公留滯周南不得與從事故發憤且卒

支離

杜詩支離東北風塵際漂泊西南天地間

張衡羈旅

東漢張衡字平子南陽西鄂人旅寓洛陽生計無聊有命駕之志因賦梁燕曰秋風已至寥興難久留也

顏[illegible]賦鷴

晉顏[illegible]旅寓東陽思歸不得作白鷴賦言鷴之不得歸猶吾之困於籠不得出也故羅隱和孫明府懷舊山詩秋來見月多歸思自起開籠放白鷴

[illegible]

東漢鄭康成年將南北後[illegible]為害[illegible]歸鄉邦

[illegible]之

唐詩[illegible]勞使之[illegible]斷[illegible]蓬飄

陸雲宿塚

晉陸雲嘗出行欲投宿故人家夜暗迷路莫知所從忽見草中有火光於是趣之至一家便寄宿見一少年美丰姿共談老子辭致深遠向曉辭去行十餘里至故人家見數里中無人居郁云此所宿處乃王弼塚雲本無玄學自此日進

杜鵑思家

唐杜荀鶴秋旅中詩少年心壯輕為客一日病來思在家

崔塗旅懷

唐崔塗旅懷詩水流花謝兩無情送盡東風過楚城蝴蝶夢中家萬里杜鵑枝上月三更故園書動經年絕華髮春催兩鬢生自是不歸歸便得五湖煙景有誰爭

戎昱鄉淚

唐戎昱詩隔窗螢影滅復流北風微雨虛堂秋蟲聲竟夜引鄉淚蟋蟀何知人自愁

櫛風沐雨

文選櫛風沐雨多在道路

停雲滯月

李白詩心飛秦塞雲影滯楚關月

匹馬孤舟

鄭谷倦客詩十年五年岐路中千里萬里西復東匹馬愁衝晚村雪孤舟悶阻春江風

殘茶冷酒

李白詩[?]遊九城陌肥馬香車欺殺客暮宿五侯門殘茶冷酒愁殺人

馬周呼酒

見狂辭

杜甫寄食

杜甫少貧不自振嘗客吳越齊趙間寄食於人又嘗臥病長安旅次多雨生魚青苔及榻尋常車馬之客舊雨來今雨不來

心折大刀

杜子美詩滿目飛明鏡歸心折大刀注云大刀頭有環本古樂府長段於環猶古者放臣待命於竟上賜環則返今不能還如折大刀也又古詩云藁砧今何在山上復有山何當大刀頭破鏡飛上天又從軍行云夜聞漢使歸獨向刀頭泣

素衣化緇

唐詩風塵不覺化緇衣謂客久而白衣變為黑色也又云京洛多風塵素衣化為緇

敝裘羸馬

唐張籍行路難詩湘東行人長嘆息十年離家歸未得敝裘羸馬苦難行僮僕饑寒少筋力君不見床頭黃金盡壯士無顏色龍蟠泥中未有雲不能生彼升天翼

店月橋霜

溫庭筠商山早行詩晨起動征鐸客行悲故鄉雞聲茅店月人跡板橋霜槲葉落山路枳花明驛牆因思杜陵夢鳧鴈滿回塘

并州十霜

賈島度桑乾詩客舍并州已十霜歸心日夜憶咸陽無端更渡桑乾水却望并州是故鄉

蜀郡五載

杜詩五載客蜀郡十年歸梓州如何關塞阻轉作瀟湘遊萬事已黃髮殘生隨白鷗安危大臣在何必淚長流

相看萬里眼

杜詩相看萬里眼一別五飛螢

有愧百年身

杜詩長為萬里客有愧百年身

浮游四方

李白浮游四方嘗乘月與崔宗之自采石至金陵著宮錦袍坐舟中旁若無人

睥睨萬里

朱元晦十九歲作遠遊篇東征憂暘谷西游畏羊腸南轅犯煙瘴北駕風裂裳願子馳堅車躐險摧其剛峨峨舒南極道寒臨太行睥睨即萬里起忽凌八荒無為蹩躠者終日守空堂

○餞別

漢臨江王傳黃帝之子纍祖好遠遊而死於道故後人祭之以為祖神也又荀或傳共氏之子曰修好遠遊至今祀以為祖神左傳注祖而舍軷飲酒於其側曰餞重行行者於道也朱子語錄祖道之祭是作一土堆置犬羊於其上祭畢而以車碾從上過象行者無險阻之患又以脯肉食之謂之餞禮

犯軷

周禮夏官大馭掌王路以祀及犯軷王自左馭馭下祝登受轡犯軷遂驅之注云祀行之禮為軷犯者封土為山象以菩芻棘栢為神主祭之以車轢之而去示無險阻也

展軨

曲禮君車將駕則僕執策立於馬前已駕僕展軨效駕

送言

史記孔子去周而老子送之曰吾聞富貴送人以財仁者送人以言吾雖不能富貴而竊仁者之號請送子以言曰當世之士聰明深察而近於死者好議人者也博辯宏大而危其身者好發人之惡者也孔子曰敬奉教也家語曰子路將行辭於孔子孔子曰贈汝以車乎贈汝以言乎對曰請以言孔子曰不強不達不勞無功不忠無親不信無復不恭無禮謹此五者而已矣子路曰願終身奉之

贈策

行音杭

左文十三年趙宣子曰隨會在秦賈季在狄難日至矣若之何中行桓子曰請復賈季郤成子曰不如隨會其知足使也且無罪乃使魏壽餘偽以魏叛者以誘士會執其帑於晉使夜逸請自歸於秦秦伯許之秦伯師於河西魏人在東壽餘曰請東人之能與夫二三有司言者吾與之先秦伯使士會士會辭曰晉人虎狼也若背其言臣死妻子為戮秦伯曰若背其言所不歸爾帑者有如河士會乃行繞朝贈之以策曰子無謂秦無人吾謀適不用也士會既濟魏人譟而還秦人歸其帑注云繞朝秦大夫策馬撾也隨會即士會序李白送陶將軍詩曰吳謂詞人無膽氣臨行將贈繞朝鞭

脂轄

左襄三十一年鄭子產曰巾車脂轄隸人牧圉各瞻其事注云巾車主車之官以脂膏塞之車轄轄車軸也以膏塗之使旋轉快也

馳輪

晉王彪之方山別諸兄弟詩脂車總馳輪征舟理飛棹絲墨悲嘆路岐楊感作

送野

邶音佩

詩邶風燕燕于飛差池其羽之子于歸遠送于野瞻望弗及涕泣如雨此衛莊姜送妾詩也

餞詞

邶音佩

邶風出宿于泲飲餞于禰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此衛女思歸寧而不得故作此詩

歌驪駒

大戴記驪駒逸詩客欲去歌之其詞曰驪駒在門僕夫具存驪駒在路僕夫整駕注云驪深黑色駒二歲馬

別黃鵠

蘇武別李陵詩黃鵠一遠別千里顧徘徊胡馬失其群思心常依依

班荊

見朋友

折柳

見橋梁

握別陳遵

東觀漢記陳遵字孟公為大司農護軍使匈奴過辭於王丹臨訣丹謂遵曰俱遭時反覆唯我二人為天地所遺今子當之絕域無以相贈贈子以不拜遂揖而別遵甚喜

心交國瑞

宋倪偁字文舉號綺川後人居吳興歸山之下以有學行受業張橫浦之門倪國瑞調桐川簿人皆以詩餞之公曰吾與子不交以面而交以心所目珠玉之贈不如藥石之賜

贈芍藥

韓詩曰芍藥離草也古今注牛亨問曰將離相贈以芍藥

何也。董子答曰：芍藥一名可離，故將別以贈之。亦猶相招召贈之以文無。文無亦名當歸也。欲忘人之憂，則贈以丹棘。一名忘憂草，使人忘其憂也。欲蠲人之忿，則贈以青堂。青堂名合歡，合歡則忘忿也。

折疏麻

楚詞：折疏麻之瑤華。疏麻，神麻也。折之以贈行。

厲聲高揖

孔叢子曰：子高遊趙，平原君客有鄒文、李節者，與子高相友善。及子高將還魯，諸故人訣既畢，文、節送行三宿，臨別流涕交頤，子高徒揖手而已。及分背就路，其徒問先生與彼二子善，彼二子有戀戀之心，而先生厲聲高揖，無乃非

親親之意乎？高曰：始吾謂此二子丈夫耳，今乃知其婦人也。人生有四方之志，豈鹿豕哉，而常群聚乎。

握手長嘆

蘇武別李陵詩：征夫懷往路，起視夜何其。參辰皆已沒，去去從此辭。行役在戰場，相見未有期。握手一長嘆，淚為生別滋。努力愛春華，莫忘歡樂時。生當復歸來，死當長相思。

登山臨水

楚辭：悲莫悲兮生別離。登山臨水送將歸。

節酒散才

管輅別傳：諸葛原與輅別，戒以二言：曰卿性樂酒，雖溫克然不可保，寧當節之。卿有水鏡之才，所見者妙，禍如膏火

須當慎哉。輅曰：散才於雲漢之間，不憂不富貴也。

猶可作惡

世說：謝太傅語王右軍曰：中年傷於哀樂，與親友別，輒作數日惡。王曰：年在桑榆，自然至此。正賴絲竹陶寫，恒恐兒輩覺，損欣樂之趣。

暫時分手

高適送李少府貶峽中王少府貶長沙詩：嗟君此別意何如，駐馬銜杯問謫居。巫峽啼猿數行淚，衡陽歸雁幾封書。青楓江上秋天遠，白帝城邊古木疏。聖代即今多雨露，暫時分手莫躊躇。

浮雲

漢李陵贈蘇武詩：良時不再至，離別在須臾。屏營衢路側，執手野踟躕。仰視浮雲馳，奄忽互相踰。風波一失路，各在天一隅。

秋雨

王孫子荆征西官屬送於陟陽候作詩：晨風飄岐路，零雨被秋草。傾城遠追送，餞我千里道。

停船輟棹

謝朓新亭渚別范零陵詩：洞庭張樂地，瀟湘帝子遊。雲去蒼梧野，水還江漢流。停驂我悵望，輟棹子夷猶。心事俱已矣，江上徒離憂。

戢羽崇觴

柳子厚送河東薛存義序曰存義將行柳子載肉於俎崇
酒於觴追而送於江之滸飲食之且告之曰凡吏於土者
若知其職乎蓋民之役非以役民而已凡民之食於土者
出其十一傭乎吏使司平於我也今受其直怠其事者天
下皆然豈惟怠之又從而盜之如吾民何

別秦

□□陵夜與故人別詩曰日去難駐故人非舊容今宵
一別後何處更相逢過楚水千里到秦山萬重詰朝天未
曉月落滿城鐘

流恨結愁

杜詩第五橋東流恨水皇陂岸北結愁亭按第五橋皇陂
岸皆在長安城外乃會別之地也

上河梁

李陵與蘇武詩携手上河梁遊子暮何
之徘徊蹊路側悢悢不能辭行人難久留各言長相思安
知非日月弦望自有時努力崇明德皓首以為期

出陽關

唐王維送人使安西詩渭城朝雨浥輕塵客舍青青柳色
新勸君更盡一杯酒西出陽關無故人又按人以為陽關曲
三疊之陽關在長安□□□□□□□□□□也
一說世曲先七言中五言後三言認之三疊

癸辰

蘇武與李陵詩四海皆兄弟誰為行路人況我連枝樹與
子同一身昔為鴛與鴦今為參與辰又杜甫贈衛八處士
云人生不相見動如參與商注云商星在東方卯位參星
在西方酉位各居東西不相見也

弦栝

陸士衡為顧彥先贈婦詩東南有思婦長嘆充幽闥借問
歎何為佳人渺天末遊宦久不歸山川修且闊形影參商
乖音息曠不達離合非有常譬彼弦與栝所保金石軀
委長纖注曰矢末曰栝栝會也與弦會

南浦

梁江淹別賦芍藥之詩佳人之歌桑中衛女上宮陳娥春
草碧色春水淥波送君南浦傷如之何

北梁

江淹別賦視喬木兮故里決北梁兮永辭左右兮魂動親
賓兮淚滋可班荊兮贈恨惟樽酒兮敘悲按北梁分別之
地故唐王勃別王長史詩正悲西候日忽動北梁篇

加餐

古樂府胡馬依北風越鳥巢南枝相去日已遠衣帶日已
緩浮雲蔽白日遊子不顧返思君令人老歲月忽已晚棄
捐勿復道努力加餐飯

勸酒

唐□使玉門關弟兄勸酒頻頻□□兒曰醉中應分袂不悲

杜子美送王判官詩，黔陽信使應稀少，莫怪頻頻勸酒盃。

捲歡緒

宋孝武帝幸中興堂，餞江夏王詩，陰宴捲歡緒，江山起別心。

兜離端

劉混送二王往領軍府詩，樂酒撥今辰，離端起來日。

珪璋交映

柳宗元送苑論登第後歸序，夏四月，馬邑苑言揚告歸荊衡，群公追餞於灞陵，列筵而觴，送遠之賦，珪璋交映。按論字言揚。

親昵詮集

曹子建送應氏詩，親昵詮集送，置酒此河陽。

六卿郊餞

左昭十六年，晉韓起聘於鄭，鄭六卿餞宣子於郊。

百官班餞

唐李光顏復還忠武，宰相百官班餞，帝御通化門臨送。又張柬之授襄州刺史，中宗為賦詩祖道，又詔群臣餞送定鼎門外。

送羊祜出界

世說，郭奕字大業，為野王令，羊祜常過之，奕嘆曰，羊叔子何必減郭大業。少選復往，又嘆曰，羊叔子去人遠矣。遂追送祜出界數百里，奕坐此免官。

送柳淳入關

孟郊送柳淳入關詩，青山輾為塵，白日無閑人，自古推高車，爭利入西秦。王門與侯門，待富不待貧。空齋一束書，獨去誰相親。

送不出門

見內外兄弟

送不越閫

劉宋何尚之字彥德，為吏部郎，告休定省，傾朝送別，其父叔度曰，此是吏部郎耳，非關何彥德也。

愁顏痛骨

孟郊長安羈別李觀韓愈同獻張徐州詩，富別愁在顏，貧別痛銷骨。古樹春無花，子規啼有血。故人韓與李，逸翰雙皎潔。哀我摧折歸，贈詞縱橫設。

苦心酸肝

白居易生別離詞，食蘗不易食梅難，蘗能苦兮梅能酸。未如生別之為難，苦在心兮酸在肝。

一身去國

柳子厚別弟宗一詩，零落殘魂倍黯然，雙垂別淚越江邊。一身去國六千里，萬死投荒十二年。桂嶺瘴來雲似墨，洞庭春盡水如天。欲知此後相思夢，長在荊門郢樹煙。

千里分岐

柳子厚別劉夢得詩，去國十年同赴召，湘江千里又分岐。

何異登仙

唐玄宗開元四年，班景倩自揚州採訪使入為大理少卿，過大梁，倪若水時為汴州刺史，餞之，望其行塵，久之，謂官屬曰：班生此行，何異登仙。

何以贈我

王猛將行，遣慕容垂飲酒，從容謂垂曰：今當遠別，何以贈我，使我覩物思人。

懸渴

藝文：千里懸渴。懸渴，喻思人欲見之切也。

緘愁

唐詩：空函錦字表心素，至今緘愁不忍窺。凡人寄書而言相思之苦，謂之緘愁。

伏劒

唐陸贄蒙別離詩：丈夫非無淚，不灑離別間。伏劒對樽酒，恥為遊子顏。蝮蛇一螫手，壯士疾解腕。所思在功名，離別何足嘆。

蝮音伏 嘆音灘

看鞭

晉理發撫慷慨，丈夫意氣相期，伏劒於樽酒之間，看鞭於功名之會，惟知以懷安敗名為戒，夫豈欷歔流涕，戀戀作兒女子態耶。

東門祖餞

見致仕。

南京送別

蘇東坡求知杭州，道由南京，陳後山時為徐州教授，送至徐州，[illegible]不之許，乃託疾，後至南京送別，同舟東下，至行所後歸，為別云云。

掩袂

文選：分金於林側，揮袂萬始亭。又唐詩：岐路分襟易。

牽衣

魏文帝見挽船者兄弟辭別作詩：以我故鄉客，將適萬里道，妻子牽衣袂，落淚沾懷抱。

行色

莊子：柳下季謂孔子曰：今者闕然數日不見，車馬有行色，得微見跖耶。孔子仰天而嘆曰：然。出莊子。

羈心

唐詩：羈心何處盡。羈心，謂羈客之心也。

去蒂

文選：蓬兩離大寒，秋蒂去於樹，喻別離也。

別愁

唐詩：離愁除別處。

岐言

六朝詩：岐言未及申。謂將別時臨岐所言也。

別引

[illegible]：別引繞繁弦。別引，謂離別之歌曲也。

扶景柳烟
六朝詩君如東扶景妾似西柳烟此喻夫婦離別一在東一在西相隔之遠也一說東扶景日初出也喻人之芳年西柳烟暮景也喻人之年老

迷雀羈雉
六朝詩西飛迷雀東羈雉倡樓秦女年相隨此喻夫婦離別不得相隨也

旅鬢
唐詩清露下時傷旅鬢

離聲
宋胡直孺字少汲別劉邦直詩我無建業箠三吹君有長才帚五兵同是行人更分手不堪風樹作離聲又唐李白南陽送客詩坐惜故人去偏令遊子傷離顏怨芳草春思結垂楊

山堂肆考人事第四十二卷

○祝壽
家語哀公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政之急者莫大乎使之富且壽也公曰為之奈何孔子曰省力役薄賦斂則民富矣敦禮教遠罪疾則民壽矣

斐與九齡
見聖壽

行開八秩
禮王制九十日有秩注云秩常也謂人年九十日使人以常膳致之也又小說禮年八十日有秩故以八十為八秩道家者流用此語白樂天嘗用之其詩云行開第八秩可謂盡天年又云已開第七秩屈指幾多人

松栢
詩小雅如南山之壽如松栢之茂

岡陵
詩魯頌三壽作朋如岡如陵

大椿
莊子曰楚之南有冥靈者以五百歲為春五百歲為秋上古有大椿者以八千歲為春八千歲為秋注云冥靈木名

蟠桃
漢武帝故事西王母降出桃七枚自取二枚以五枚與帝帝留核欲種之王母曰此桃三千年一花三千年一實非

下土可種之物也

水桃霞觴

周穆王集方士春宵宮王母乘輦而來王帳高會進萬歲

冰桃千年霜藕

仙芝四品

十洲記扶桑島有木如桑其實如桂九千年一實

玄光芝

王母第二十女紫微夫人曰王禮金縣交生神梨方丈火

棗玄光靈芝我當與山中許道士不以與人間許長史按

許長史謂許穆許道士謂穆少子玉斧也

金光草

廣異記謝玄卿至東岳夫人所居有瑤草葉如芭蕉花正

黃色其光可鑑曰金光草也故李白詩願餐金光草壽與

天齊傾

酌斗以祈

醹古乳字 耆音者斗以

詩大雅曾孫維主酒醴維醹酌以大斗以祈黃耈黃耈台

背以引以翼壽考維祺以介景福此祭既而燕父兄耆老

之作

眾鶴相偶

宋史沿字直翁淳熙己巳挂冠歸四明年登八十女兄年

八十二四弟皆高年同親至親與鶴相偶朱熹華髮咸壽

而康繪為六老圖樓參政為之序

優曇花

法華經是人甚希有過於優曇華此華五百年一開有花

無實又疏云優曇鉢華名瑞應三千年一現現則金輪王

出

風聲木

洞冥記天漢二年東方朔從西那國還得風聲木十枝獻

帝長九尺大如指風吹之如玉聲符代事則如金革之響

有文事則如琴瑟之聲上以枝徧賜群臣臣有疾者枝則

汗死者枝則折昔老聃在周世七百年枝竟未汗偓佺生

於堯時三千年枝竟未折上以枝問朔朔曰臣見此枝三

過枯死而復生豈特不汗不折而已哉里語曰年未半枝

不汗此木五千年一濕萬年不枯

引年

禮王制有虞氏養國老於上庠養庶老於下庠夏后氏養國

老於東序養庶老於西序殷人養國老於右學養庶老於

左學周人養國老於東膠養庶老於虞庠凡三王養老皆

引年注云四海之內老者衆矣安得人人而養之得國老

庶老之禮畢即行引戶校年之令而恩賜其老者焉

優禮

宋王元之帝域碑記王者之德莫大乎孝弟也舉引年之典行

養老之禮至于正於東序優禮三老

吐故納新

呴呼吸

莊子曰吹呴呼吸吐故納新熊經鳥伸爲壽而已矣此導引之士養形之人彭祖壽考者之所好也按道家以吐故納新爲內丹煉金石爲外丹

伐骨洗髓

東方朔元封中遊鴻濛之澤忽遇老母採桑於白海之濱俄而有黃眉翁指母以語朔曰昔爲吾妻託形於太白之精今汝亦此精也吾卻食吞氣已九千餘歲目中瞳子皆有青光能見幽隱之物三千年一返骨洗髓三千年一剝皮伐毛吾生已三洗髓三伐毛矣

廣成長生

莊子曰廣成子居崆峒之上黃帝往訪之問至道廣成子曰無勞爾形無搖爾精乃可長生故我修身千二百歲形未嘗衰按陸德明曰廣成子即老子

錢鏗久壽

彭祖歷虞夏至商壽八百歲以久壽聞

海屋添籌

昔有三老相遇一曰吾憶少時與盤古行中外一曰海水變桑田吾輒下一籌已滿十屋矣一曰吾所食蟠桃投核於崑崙之下今與崑崙齊矣

仙籍書名

宋楊廷秀南極老人贊叔父云淡淡居士登九齡朱顏綠鬢如後生橫拖仙人綠玉杖倒誦上帝黃庭經璇霄仙籍書姓名丹霞赤詔[illegible]近來天公[illegible]仍復抄[illegible]頌寶下[illegible]風騎氣不[illegible]何人有筆寫[illegible]一幅[illegible]白學生鼓舞上有千歲長松青[illegible]治的南極老人星伴玄夫兒孫[illegible]天又[illegible]根北地有大星曰南極老人星見則天下治平主壽昌

[illegible]

荀子曰國安磐石壽如箕翼

龜鶴

楊子曰或問龜龍鴻鵠壽乎曰壽曰人可壽乎曰壽物以其性人以其仁史記曰龜千年乃遊於蓮葉之上鶴千歲棲於偃蓋之松

獻綵壽衣

閣[illegible]中[illegible]姓張外施廉潔內極介貪一日榜縣門云某月某日某人生日告示諸色人等不許饋送有曹吏曰縣君明言生日欲我輩知也衆曰然至日各持縑獻之[illegible]不留一無所拒又告曰某月某日縣君生日仍前不受饋送吏復作綵以獻復以之[illegible]玉[illegible]詩以諷之曰飛來疑是[illegible]

賜靈壽杖

漢書賜孔光靈壽杖注云靈壽木似竹有枝節長不過八九尺圍三四寸自然合杖制不須削治也

弄雛

兒子。

洗錢

東軒筆錄：元祿卿覽中，佞而好進。老為省判，趨附不已。王荆公為相，每生日，朝士獻詩頌，僧道獻功德，申不聞詩什。又不能誦經，於是以大籠貯雀鴿，詣客次，搢笏開籠，每放一鴿，叩齒祝之曰：願相公一百二十歲。時有選塞之主妻病，而盧候刲股以獻者，天下駭笑，或對曰：盧候為縣君刲股，大卿與丞相放生。

摩銅狄

東漢薊子訓有神術，與一老翁共摩娑銅狄，人於長安東。相謂曰：適見鑄此，已近五百歲矣。故張天覺詩曰：鶴髮飄飄紫府仙，摩娑銅狄不知年。

授玉杖

漢禮儀志：仲秋之月，縣道皆按戶比民，年始七十者，授以玉杖，餔之糜粥。八十者禮有加賜。注云：玉杖端以鳩鳥為飾。鳩，不噎之鳥，欲老人不噎也。

長生籙

清異錄：華陰士人之子，有別莊在老鸛谷，因收刈，與客友飲夜酣，乘月出莊，信步行十餘里，至一宮殿，中皆仙粧婦人，玉字寶臺上安玉匣，大標金字曰長生籙。二人覩一金翠雙鬟女，發書讀之曰：九琳上應伯枝玉書，先春法師長

養三天花木，並於昇五千年。一人失墜，忽然不見，身在亂石喬木間耳。

大飛丸

清異錄：臨邛人吳毅，以久疾禱於青城山紫極宮，置壇設醮，畢，假寐，夢天人自號刀館米授一竹筒，題曰太飛丸。餌心次用鹽解。仙人一物注曰：世間白蝙蝠是也。其製合之法甚詳。仍戒以絕嗜慾，方可服。

日而天腸

清異錄：大禽草木方服雲母者，成日而天腸，餌鍾乳者，登福衛壽車。

麟脂螭髓

續仙傳：謝玄卿遇仙，見青麟脂、斑螭髓、玄洲白柰、崆峒靈瓜。又有瓊觴酒彈八瑯之璈，天叢霄之笙，擊洞陰之磬，作回鸞鳧風之舞。

種壽果

清異錄：仙家以津液灌溉丹田，為種壽果。

却老霜

清異錄：以九鍊松枝為之，可辟穀長生。

生甲子朔

見茶英。

生丙子歲

唐張果老有仙術，常言我生於堯之丙子歲，堯時

往來恒山中。開元時。相州刺史韋濟薦之。乃遣通事書迎入禁中。以為銀青光祿大夫。號通玄先生。厚賜遣歸。

啓期三樂

家語。孔子遊泰山。見榮啓期行郕之野。鹿裘帶索。鼓琴而歌。孔子問曰。先生所以為樂者何也。對曰。天生萬物。唯人為貴。吾既為人。一樂也。男尊女卑。吾既為男。二樂也。人生有不見日月。不免襁褓。吾行年九十五矣。三樂也。貧者士之常。死者人之終。處常得終。吾何憂哉。孔子曰。善哉。能自寬者也。

山谷四印

黃山谷贈張叔和曰。我提養生之四印。君家所有更贈君。百戰百勝不如一忍。萬言萬當不如一默。無可揀擇眼界平。不藏秋毫心地直。

作慶老堂

韻語陽秋。陳繹奉親至孝。嘗作慶老堂以娛其母。王介甫贈之詩曰。種竹常疑出冬笋。開池故合涌寒泉。

建眉壽堂

宋張浚母秦國夫人高壽。浚時知福州。就州宅建眉壽堂

師羿出合

宋趙師羿附韓侂胄。得知臨安府。侂胄生日。百官爭獻珍異。師羿最後至。出一小合曰。願獻果核。偕縷之。乃粟金蒲桃小架。上綴大珠百餘。衆皆慚沮

捐香為　誠進上壽　慶香杖

萊公造棚

宋寇萊公在藩鎮。遇生日造山棚大宴。又服用僭侈。為人所奏。上怒。謂王旦曰。寇準每事欲效朕可乎。旦曰。準誠賢能。無如騃何。上意解。遂不問。

馳送香炬

宋熊大經嘗從尉為建陽簿。親家之始迎親未至。遣使馳送香炬慶親庭。入壽之次。因製西江月一曲以獻。

遠寄鐵杖

蘇東坡以鐵拄杖為張安道生日詩。二年相伴影隨身。踏破江湖草木春。摘石舊痕猶帶眼。閉門高節欲生鱗。畏途自衛真無敵。捷徑爭先却累人。遠寄知公不嫌重。筆端猶自斡千鈞。又東坡於子由生日。送檀香觀音像并香印纍盤。

老子出關圖

雲齋錄。錢穆父尹京府生日。楊次公畫老子出關圖作詩以獻云。秘藏函谷關中子。來獻蓬萊閣上仙。願得鬚眉如此老。却教龜鶴長千年。

范蠡遊湖圖

倦遊錄。宋陳恭公罷政判亳州。年六十九。遇生日。親戚多獻老人星圖。姪世修獨獻范蠡遊五湖圖。且贊曰。賢哉陶朱。霸越平吳。名遂身退。扁舟五湖。公即日納節。明日乞致仕。

壁上題詩

宋眞德秀少好學母吳氏躬織紝以教後中宏詞科歸湖南潭人為立生祠一夕有人題詩於壁曰舉世知公不愛名湘人苦欲置丹青西方又出一活佛南極今添兩壽星幾百年方鍾間氣八千春願紀修齡不須更作生祠記四海蒼生口是銘

江上奏曲

宋元符三年十二月十九日蘇東坡生日置酒赤壁下酒酣笛聲起江上使人問之乃進士李委作鶴南飛曲以獻也曲終嘹有穿雲裂石之聲

壽寇萊公

宋魏野壽寇萊公詩天地精英氣來鍾積慶門何時生上相明日是中元仙藥寧無種靈椿別有根佇期三入後一品見玄孫

壽周益公

宋李高叟壽周益公詩袖中勳業佛雲烟筆底文章響澗泉已是貴為天下寨不妨長作地行仙蟾浮玉友秋初熟鶴報銀河月正圓滿引壽觴今夜望福星重入太微垣又云祥開碧落中元節人頌昇平上相生天上恩榮帝傳洛陽好事羨耆英

○報恩

禮表記以德報德則民有所勸

倒戟禦徒

左宣二年晉侯飲趙盾酒伏甲將攻之其右提彌明知之趨登曰臣侍君宴過三爵非禮也遂扶以下公嗾夫獒焉明搏而殺之盾曰棄人用犬雖猛何為鬭且出提彌明死之初宣子田於首山舍於翳桑見靈輒餓問其病曰不食三日矣食之舍其半問之曰宦三年矣未知母之存否今近焉請以遺之使盡之而為之簞食與肉寘諸橐以與之既而與為公介倒戟以禦公徒而免之問何故對曰翳桑之餓人也問其名居不告而退

結草亢敵

左宣十五年晉魏顆敗秦師於輔氏獲杜回秦之力人也初魏武子有嬖妾無子武子疾命顆曰必嫁是疾篤則曰必以為殉及卒顆嫁之曰疾病則亂吾從其治也及輔氏之役顆見老人結草以亢回躓而顛故獲之夜夢老人曰余而所嫁婦人之父也爾用先人之治命余是以報

推鋒爭死

史記秦繆公亡善馬岐下野人共得而食之者三百餘人吏欲法之公曰君子不以畜產害人吾聞食善馬肉者不飲酒傷人皆賜酒而赦之後秦擊晉三百人來從公為晉軍所圍皆推鋒爭死遂脫繆公生得晉惠公

挈戈隨走

戰國策中山君享士大夫司馬子期在焉羊羹不徧子期

怒而走於楚以伐中山君中山君亡走有二人挈戈隨其後者顧謂二人子奚為對曰臣父嘗餓且死君下壺飧餌臣父臣父且死曰中山有事汝必死之故來死君也中山君慨然曰吾以一杯羊羹亡國以一壺飧得二人死

常顧賊敵

說苑楚莊王賜群臣酒日暮燈燭滅有人引美人衣美人援絕其冠纓告王曰有引妾衣者妾絕其纓命持火來視絕纓者王曰今夕飲不絕纓者不懽群臣百官皆絕冠纓乃出火居二年晉與楚戰有一人常在前五合五獲晉君王怪而問之對曰臣乃夜絕纓者也王隱忍不暴而誅當願肝腦塗地頸血濺敵久矣遂平晉

不恐從敵

六帖楊晟降王建其愛將姓安者勇而有禮旣就執建欲謂曰爾報楊司徒足矣能從我乎謝曰司徒誓同死生不恐復戴日月建謂其志不回乃戮之

朝范蠡

國語范蠡乘扁舟以浮於五湖莫知其所終越王命工以良金寫范蠡狀而朝禮之環會稽三百里以為范蠡地曰後世子孫有敢侵蠡之地者使無終沒於越國皇天后土四鄉地主正之

祭應詹

晉應詹元帝時為建武將軍家富於財時京兆韋泓喪亂之後又遭饑疫客遊洛陽詹聞其名依託之詹與分甘共苦情若兄弟為之婚娶置宅與居又薦於帝以至顯官詹卒泓制朋友之服追趙氏祀嬰杵之義祭詹終身

善視賈人

左成三年荀罃之在楚也鄭賈人有將寘諸褚中以出既謀之未行而楚人歸之賈人如晉荀罃善視之如實出己賈人曰吾無其功敢有其實乎吾小人不可以厚誣君子遂適齊注云如實出已言賈人謀雖未行而罃之感賈人之恩如真實藏己於褚中以出也遂適齊者言賈人遂往適齊以傳智罃之賢也

思報長者

唐德宗時李泌為相號為待恩帝曰誰與卿有恩者朕為卿報之泌乃言臣違為元載所疾竄官江西路嗣恭與載厚臣常畏之會與路嗣恭子應注辭焉犒茹脂臣惶恐不自安應捉而不言忽起見父臣常謂其長者恩有以報帝曰善即日加應檢校屯田郎中賜以金紫

避舍相報

左傳二十三年重耳及楚楚子饗之曰公子若反晉國則何以報不穀對曰子女玉帛則君有之羽毛齒革則君地生焉其波及晉國者君之餘也其何以報君曰雖然何以報我對曰若以君之靈得反晉國晉楚治兵遇於中原其避君三舍注云三十里為一舍

起舍爲報

晉蘇峻反，諸庾逃亂，庾冰時爲吳郡，單身奔亡，有郡卒以小船載冰，迸逃淛江，寄山陰魏家，得免。事平，冰欲報卒，適其所欲，卒曰：出自厮下，不願名器，少苦執鞭，恒患不得快飲酒，使酒足餘年，畢矣，無所復須。冰爲起大舍，市奴婢，使門內有百斛酒，終其身。時謂此卒不唯有智，且亦達生。

每食必祝

楚王欲殺伍子胥，子胥走，幾不得脫，追者在後，至江，江上有一漁父，乘船知伍子胥意，乃渡伍子胥。伍子胥既渡，解其劍曰：此劍值千金，以予父。父曰：楚賞五城，金千鎰，以求子，吾尚不取，何用劍乎。子胥後每飲食必祝曰：江上丈人。

一飯必償

范雎一飯之德必償，睚眦之怨必報。

父事王陵

陽武人張蒼，身長大，肥白如瓠，沛公攻南陽，蒼當斬，既伏質，王陵見而怜其美，乃言於沛公赦之。蒼德陵，及貴，父事王陵。陵死，蒼後爲丞相，洗沐，先朝陵夫人上食，然後歸家。

賓祠王戎

見姊妹。

投金瀨水

溧陽人史氏女，擊綿溧陽瀨上，楚伍員奔吳，至溧陽，見女乞食，女以簞食壺漿與之。員食訖，曰：掩子壺漿，勿令露。女曰：行矣。員既行，還顧女已投水而死。後子胥欲報，不知其家，投金瀨水而去。唐李白有義女碑記。

投金承塵

東漢雷義嘗濟人於死罪，後以金二斤謝之，義不受。金主乃密投金於承塵而去。義不知，後毀屋得金，訪金主已死，乃將金送縣。一說作陳重事。

徧報有德

蘇秦之燕，貸百錢爲資，及佩六國相印，得富貴，以百金償之。又徧報諸所嘗見德者。

悉報有恩

朱買臣爲會稽太守，悉召故人與飲食，嘗有恩者，皆報復焉。又唐王珪少孤且貧，人或餽遺，初無所讓，及貴，皆厚報之，雖其人已亡，必酬贍其家。

報進食母

漢韓信從下鄉南昌亭長食，亭長妻苦之，晨炊蓐食，信往，不爲具食，信怒去，至城下釣，有一漂母哀之，飯信。信曰：吾必重報母。母怒曰：大丈夫不能自食，吾哀王孫而進食，豈望報乎。項羽死，高祖奪信兵，徙爲楚王，都下邳。信至國，召所從食漂母，賜千金，及下鄉亭長錢百，曰：公小人也，爲德不竟。

報漂飯媼

雲溪友議：南卓貧遊上蔡，[illegible]許之爲客，每宴集，令吏召

之吏即云卑自以衣冠無故不敢赴卑由是愈窮困唯城南漂母飯媼待之不厭也後十七年守蔡乃曰古人一飯必報睚眦必讎吾雖位微適當斯日也遂刑吏而報媼焉

救免顧榮

晉顧榮字彥先吳郡人嘗與同僚宴見執炙者狀貌不凡有欲炙之色榮割炙啗之坐者問其故榮曰豈有終日執炙而不知其味者乎及趙王倫篡位以榮為長史倫敗榮被執將誅而執炙者為督率救之得免

救免陰鏗

梁陰鏗字子堅為湘東王參軍與賓客宴飲見行觴者因回酒炙授之坐客皆笑鏗曰吾儕終日酣酒而執爵者不

知其味非人情也及侯景亂鏗為賊擒或救之得免經問之乃前行觴者

薦子報德

初范逵過陶侃因薦侃於廬江太守張夔侃後都督江州移鎮武昌薦張夔子隱為參軍范逵子珧為湘東太守凡微時所荷一飡無不報之

娶妹報德

見義士

頒授故主官

孔帖王毛仲傔李守德為武衛將軍嘗過故主於道主走避之守德命左右迎之至第親上食奉酒留宿備禮不敢當

數日入奏曰臣蒙國恩過分而故主無寸祿請解己官授之帝嘉其志擢其主為郎將

請除先生害

唐玄宗時李泌嘗為建寧王倓為范陽節度使與李光弼南北犄角以取范陽張良娣與李輔國相表裏皆忌之建寧王倓謂泌曰先生舉倓於上得展臣子之效無以報德請為先生除害泌曰何也倓以良娣為言泌曰此非臣子所言願王置之倓不從

泣諫救弼

隋末李大亮為龐玉行軍兵曹李密寇東都玉戰敗大亮被擒賊將張弼異之就執同餘人皆死獨釋大亮唐高祖

入關大亮官至尚書常以弼脫其死求之不能得一日識諸塗指弼泣悉推家財與之弼拒而不受乃言於帝曰臣今事陛下張弼力也願悉臣官爵授之帝為擢弼中郎將代州都督

女妻和凝

五代和凝舉進士梁義成軍節度使賀瓌辟為從事瓌與唐莊宗戰於胡柳瓌敗脫身走獨凝隨之瓌反顧見凝麾之使去凝曰丈夫當為知己死吾恨未得死所爾豈可去也已而一騎追瓌幾及凝叱之不止即引弓射殺之瓌因此得免瓌歸戒諸子曰和生志義之士也後必當貴爾曹謹事之因妻以女

上書直冤
唐李德裕當國薦丁柔立清直可任諫官大中初為左拾
遺既而德裕被放柔立內欲傷之上書直其冤坐阿黨貶
南陽尉
遺詩酬德
宋馬亮少嘗滌從為街卒所繫鄭守王公素釋之及使閩
中王方帥渭與安集甚歡遺王詩曰吞炭難酬當日事積
薪深愧後來恩
報讎
禮曲禮父母之讎弗與共戴天兄弟之讎不反兵
交游之讎不同國周禮調人曰凡和之讎視父師長
之讎視兄弟主友之讎視從父兄弟從父兄弟之
讎不同國又曰凡殺人而義者令勿讎公羊傳父
不受誅子復讎可也父受誅子復讎此推刃之道
復讎不除害
九世猶復
事文類聚齊襄公享乎周紀侯譖之襄公將復讎於紀遠
祖九世矣九世猶可以復讎讎百世可也
三年乃服
左定十四年吳夫差使人立於庭苟出入必謂己曰夫差
而忘越王之殺而父乎則對曰唯不敢忘三年乃報越敗
越於夫椒遂入越

嘗膽
吳入越越子以甲楯五千保於會稽反反國乃苦身焦思
置膽於坐坐臥即仰膽飲食必嘗膽也吳越春秋越王念欲
復讎夏則握火寒則抱冰
鞭屍
楚平王有太子名建使伍奢為太傅費無忌為少傅無忌
讒太子建及伍奢王怒太子建奔宋楚并殺奢及其子伍
尚次子伍員奔吳及吳王闔廬立使伍員迎擊楚軍大破
之入至郢楚昭王出奔員求昭王不得乃掘平王墓出屍
鞭之三百
為燕報讎
史記燕太子丹怨秦王欲報之聞衛人荊軻之賢卑辭厚
禮請見之謂軻曰所鄉留意軻許之軻曰誠得樊將軍首
與燕督亢之地圖奉獻秦王王必悅見臣臣乃有以報乃
私見樊於期告復仇之策於期曰此臣之日夜切齒拊心
者也遂自刎以函盛其首太子豫求天下之利匕首乃為
裝遣荊軻入秦至咸陽王大喜見之荊軻奉圖以見王圖
窮而匕首見荊軻把王袖而揕之袖絕荊軻逐王王環柱而走
王負劍拔以擊軻斷其左股遂解體以徇
為韓報讎
韓人張良五世相韓及韓亡良散千金之產弟死不葬
為韓報仇始皇東遊至陽武博浪沙中良令力士操鐵

椎狙擊始皇誤中副車始皇驚求弗得令天下大索十日
求賊甚急良更易姓名深亡匿後卒隨漢報秦按良大父
名開地父名平大父相韓昭侯宣惠王襄哀王父相釐王
悼惠王故曰五世相韓狙伺物必伏候之故凡伏而擊者
曰狙擊

檄告楚相

史記張儀嘗從楚相飲已而楚相亡璧門下意張儀謗儀
笞掠數百不服釋之儀既相秦為文檄告楚相曰始吾
從若飲我不盜而璧若笞我若善守汝國我且盜若城

徇斬丁公

丁公為項羽將嘗窘辱漢祖於彭城西及項滅丁公謁見

高祖以丁公徇軍中曰丁公為項王臣不忠使項氏失天
下遂斬之曰使後世為人臣者無效丁公

斬醉尉

漢李廣以將軍擊匈奴坐亡失多與故潁陰侯屏居藍田
南山中射獵嘗從一騎出從人田間飲還至霸陵尉醉呵
止廣廣騎曰故李將軍尉曰今將軍尚不得夜行何故也
廣宿亭下居無何武帝召廣為右北平太守廣請霸陵尉與
俱至軍斬之上書謝罪上報曰報忿除害捐殘去殺朕之
所圖於將軍也若乃免冠徒跣稽顙請罪豈朕之指哉

鞭富吏

梁沈瑀為餘姚令始至有富吏皆鮮衣美食以自別瑀怒
令芒屩麄布侍立終日足有蹉跌輒加榜棰瑀微時
嘗至餘姚鬻瓦為富吏所辱故報之

為兄報讎

東漢趙熹字伯陽兄為人所殺熹年十五結客往復讎讎家
盡疾病熹曰因疾殺人非仁也後仇家自縛詣熹熹不與
見竟使人殺之

為夫報讎

東漢獻帝建安中丹陽都督媯覽郡丞戴員殺太守孫翊
覽欲逼取翊妻徐氏徐紿之曰乞須晦日設祭除服然後
聽命潛使所親語翊舊將孫高傅嬰等與共圖覽二人涕
泣許諾合謀晦日設祭徐氏哭泣盡哀畢乃除服薰香沐浴

言笑懽悅覽密覘無復疑意徐呼高嬰置戶內使人召覽
入徐將一拜徐大呼二君可起高嬰俱出共殺覽餘人即
就外殺戴員徐氏乃還縗絰奉覽員首以祭翊墓舉軍震
駭孫權族誅覽員餘黨擢高嬰為牙門將

置炷於臍

漢獻帝紀呂布刺董卓百姓歌舞於道長安中士女賣其
珠玉衣裝市酒肉相慶者填滿街肆守屍吏然火置卓臍
中然之光明達曙如是者積日

爭啖其肉

唐武后紀來俊臣棄市仇家爭啖其肉斯須而盡抉眼剔
面披腹出心騰蹋成泥士民相賀於路曰自今眠始帖

席。

請斬晁錯

晁錯為御史大夫，素與吳相袁盎不善，謂丞史曰：袁盎多受吳王金錢，專蔽匿，言不反，今果反，欲請治盎。人有告盎者，盎恐，夜見竇嬰，為言吳所以反，願至上前口對狀。嬰入言上，乃召盎入。盎曰：方今計獨有斬錯，發使赦吳楚，復其故地，則兵可不血刃而罷。上良久曰：吾不愛一人以謝天下。乃使中尉召錯，紿載行市，錯衣朝衣斬東市。

掠死蘇謙

漢蘇不韋，平陵人，父謙為金城太守，既罷，私至洛陽，為司隸李暠掠死，以報宿怨。不韋嘆曰：伍子胥獨何人也。遂變

姓名，募刺客邀暠，不克，因殺其妾并其小兒。又馳至魏郡，掘其父塚，斷頭以祭父墳。暠憤傷發病嘔血死。

懷恨石崇

晉孫秀既恨石崇不與綠珠，又憾潘岳昔遇之不以禮。後秀為中書令，岳於省內見之，因與曰：孫令猶憶疇昔周旋否？秀曰：中心藏之，何日忘之。後竟使趙王倫收崇、岳送市。按岳父文德為瑯琊太守，孫秀為小吏，給使岳，數蹴踏，不以人遇之，故曰遇之不以禮。

銜怨劉晏

唐楊炎為吏部侍郎，劉晏為尚書，盛氣不相下。晏嘗治元載罪，坐貶。及炎執政，銜宿怨，將為載報仇，遂貶晏忠州刺史。又知庾準與晏有隙，乃擢為荊南節度使。準即奏晏與朱泚書，語言怨望，炎證成之。仍詔中人賜晏死，天下以為冤。

手刃師韞

唐天后時，同州下邽人徐元慶，父爽為縣尉趙師韞所殺。元慶乃手刃父讎，自囚詣官。左拾遺陳子昂議誅元慶，然後旌其閭，當時韙其言。後禮部員外郎柳宗元駁之，因作駁復讎議，略曰：若元慶之父不陷於公罪，師韞獨以其吏氣虐於非辜，州牧不知罪，刑官不知問，而元慶能以戴天為大恥，處心積慮，以衝讎人之胸，即死無憾，是守禮而行義也，執事者宜有慚色，將謝之不暇，而又何誅焉。其或元慶

之父不免於罪，師韞之誅不愆於法，非死於吏也，死於法也。法其可讎乎？讎天子之法，而戕奉法之吏，是悖驁而凌上也，執而誅之，所以正邦典，而又何旌焉。

手刃萬頃

張審素為巂州都督，有告其贓者，勅監察御史楊汪按之。汪途中為審素之黨所劫，對汪殺告者乃已。到益州，誣審素謀反，斬之，籍沒其家。子琇與兄瑝俱以年幼徙嶺外，後各逃歸。汪後更名萬頃，拜殿中侍御史。開元二十三年，瑝琇於東都候萬頃，手刃之，繫表於斧刃，言復讎之狀。遂奔逃，行至汜水，為吏所得。時人多矜琇等幼稚孝烈，能復父仇，多言合從矜恕。張九齡欲活之，裴耀卿、李林甫

固言不可。玄宗以爲然。又憲宗元和中，富平人梁悅報父仇，殺秦果，上令都省集議，以開杖悅一百，流循州。

召斬羌岵

五代桑維翰拜相，故人韓魚通謁，公默不語。魚退，曰：桑公吾故人，今見之有不可犯之色。翌日告别，公曰：吾奏子姓名，授子學士。俄有二人舁箱，中有黄詔及袍笏之類。公置酒開懷，曰：朱炳秀才安乎？最蒙相愛，爲吾召來，一如廒禮。他日又曰：羌岵秀才何在？此人最爲鄙薄，然君子不念舊惡，爲吾作書召之，當與一官。岵至，忽有數人執岵去，云羌岵謀反，罪當處斬。岵大叫曰：韓魚召我來受官，我何罪？乃斬之。魚乃告疾還鄉。一日公坐小軒，見岵來曰：相公星殺在已。岵昔同場屋，閒相諧謔，乃戲笑耳，相公何報之深也？吾已上訴於天帝矣。公曰：吾爲子飯僧誦佛書可乎？岵曰：彼得君之命而已。公不久果死。

枉殺似道

宋帝㬎德祐中，放賈似道循州，籍其家，遣使監押之。貶所會稽縣尉鄭虎臣，以其父嘗爲似道所配，欲報之，欣然請行。時似道寓建寧之開元寺，侍妾尚數十人，虎臣至，悉屏去，奪其寶玉，撤轎蓋，暴行秋日中，令舁轎夫唱杭州歌謔之。每名斥似道，窘辱備至。一日入古寺，壁上有吳潛南行所題字，虎臣呼似道曰：賈團練，吳丞相何以至此？似道慙不能對。至泉州洛陽橋，遇葉李，自漳州放還，見殃客邸，李賦詞贈之。似道循首謝焉。及舟次南劍州黯淡灘，虎臣曰：水清甚，何不死於此？似道曰：太皇許我不死，倘有詔即死。十月至漳州木綿菴，虎臣曰：吾爲天下殺似道，雖死何憾？遂拘其子與妾於別館，即厠上拉其胸殺之。陳宜中至福州，捕虎臣，斃於獄。

貶逢吉

唐憲宗時李吉甫爲相，多修舊怨。時逢吉與劉瑑相善，瑑詞藝不逮逢吉，吉每侮之。後瑑作相，逢吉爲郎官，有薦逢吉知制誥者，瑑以故事給舍須歷郡縣，乃出逢吉爲巴州刺史。

出仁約

唐韋仁約彈右僕射褚遂良，出爲同州刺史。遂良復職，出仁約爲清水令。或慰勉之，仁約曰：僕守狂鄙之性，假物便發，大夫當正色之地，必明目張膽，不能碌碌爲保妻子也。

釋怨

春秋傳：心不偏黨之謂平。以此心平物者物必順，以此心平怨者怨必釋。

薦相管仲

左莊九年，師及齊師戰於乾時，我師敗績。鮑叔帥師來言曰：子糾親也，請君討之；管召讎也，請受而甘心焉。乃殺子糾於生竇，召忽死之，管仲請囚，鮑叔受之，及堂阜而脫之。歸而以告曰：管夷吾治於高傒，使相可也。公從之。

辛用孟明

左傳三十三年晉敗秦師於殽獲孟明視以歸文嬴請之使歸公許之秦伯素服郊次鄉師而哭曰孤違蹇叔以辱二三子孤之罪也不替孟明孤之過也大夫何罪吾不以一眚掩大德

辛見寺披

左傳二十四年晉文公入曲沃呂郤畏偪將焚公宮而弑晉侯寺人披請見公使讓之且辭焉曰蒲城之役君命一宿汝即至其後余從狄君以田渭濱汝為惠公來求殺余命汝三宿汝中宿至雖有君命何其速也夫袪猶在汝其行乎對曰臣謂君之入也其知之矣若猶未也又將及難君命無二古之制也除君之惡唯力是視蒲人狄人余何有焉今君即位其無蒲狄乎齊桓公置射鉤而使管仲相君若易之何辱命焉行者甚衆豈唯刑臣公見之以難告注云以難告者披知呂郤欲弑文公之謀故求見以告文公也

遽見頭須

左傳二十四年晉侯之豎頭須守藏者也其出也竊藏以逃盡用以求納之及入求見公辭焉以沐頭須謂僕人曰居者為社稷之守行者為羈絏之僕其亦可也何必罪居者國君而讎匹夫懼者其衆矣僕人以告公遽見之注云頭須左右小吏名頭須

至門謝罪

見同僚

甘言結歡

唐德宗時李抱真與馬燧以事相恨望怨隙遂深上遣同使和解之及王武俊叛抱真與燧分麾下二千人戍邢州燧大怒欲引兵歸去渾瑊說燧曰李尚書以邢趙連壤分兵守之誠未有害令公遽自引去衆謂公何燧悅乃單騎造抱真壘相與釋憾結歡

不負戲言

聞見錄孫文懿公抃字夢得眉州人少時家貧典田赴試京師自縣判狀時李昭言戲之云似君人物求試京師者有幾後文懿登第判審官院李昭言赴調見公恐甚意公不忘前日之言也公特差昭言知眉州又公嘗娶徐榮州徐東修之女將歸為一村鎮將惡執之至公任監左藏庫徐部州綱至見公愧懼公慰藉之又贈黃金一兩其盛德如此

願近上書

朱子語錄富鄭公與韓魏公議論不合甚恨之後魏公卒富不弔其喪又富公守某州者為計久方之任富大怒及到遂不與交代尋幹勸之方行及後在史館修韓魏公傳使人問富鄭弔韓與否知其不弔遂以此事書下其中云成案紙後人雖欲修去此事而有案底竟不可去似以年郡使人去鄭公家上寫此便是當不知韓較

寬

不讁蜀公

石林燕語唐介為侍御史乃攻陳恭公與范文正公時范蜀公知諫院獨救之清獻遂併劾蜀公黨宰相懷其私恩蜀公後論御史以陰事誣人妄加人以死罪請下詔斬之以示天下懲偽初蜀公與時論不合求致仕或欲諷之清獻不從或曰彼不欲斬公者乎清獻曰吾方論國事何暇恤私怨方蜀公論清獻世固不以為過至清獻不言聞者尤嘆服云

不較蘇軾

朱子語錄宋陳希亮字公弼嘉祐中知鳳翔府東坡初擢制科簽書判官事吏呼蘇賢良公怒曰府判官何賢良也杖其吏不顧或謁入不得見故東坡甚不堪至東坡作齋醮禱祈諸神之文公必塗抹改定數往返及為公作凌虛臺記乃曰臺不足恃於長久而況於人事之得喪忽往而忽來者歟或者欲以夸世而自足則過矣蓋寓意以諷公也公覽之笑曰吾視蘇明允猶子也某猶子孫也平日不以辭色假之者以其年少暴得大名懼夫滿而不勝也乃不吾樂耶於是不易一字亟命刻之石

陰報

易繫辭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史記一年種之以穀十年樹之以木百年來之以德

見毋。

埋蛇獲報 已下善報

活蛇獲報

搜神記隋侯見大蛇被傷而活之後蛇銜珠以報其珠徑寸純白夜有光如月之照故世稱隋侯珠。

放雀報環

東漢楊寶年九歲見一黃雀為鴟梟所搏墜樹下為螻蟻所困寶取之歸置巾箱中以黃花養之毛成飛去夜有黃衣以白環四枚與寶曰令君子孫潔白位登三事當如此數矣

放龜獲印

晉書孔愉字敬康會稽山陰人與同郡張茂字偉康丁潭字世康齊名時人號曰會稽三康建興初愉出為丞相掾以討華軼功封餘不亭侯初愉嘗行經餘不亭見賣大龜於路者愉買而放之溪中龜中流左顧者數四至是鑄侯印而印龜左顧三鑄如初工以告愉愉乃悟遂佩焉

林積歸珠

宋林積初為人嘗入京至蔡邸床下得一囊中有北珠數百顆訪之主人知巨商宿此積曰此吾故人令來上庠相訪商後訪積積悉歸之宋慶曆中舉進士官衍州推官子德祈為吏部侍郎

比干授策

幽明録漢何比干夜夢貴客車騎滿。旣覺語妻語未已
有老姥年可八十餘求避雨雨甚而衣不濕比干延入待
之姥曰君先出自后稷佐堯至晉有陰功今天賜之策因
出之懐中策如簡長九寸凡九百九十枚因授之曰子孫
能佩者富貴言訖不見何氏自次陰徙平陵代爲名族。

犬相乳

隋李士謙躬處節儉每以振施爲務仁心所感群犬生子
交相乳或謂士謙云子多陰德答曰夫言陰德其猶耳鳴
已獨知之人無知者今吾所作吾子皆知何陰德之有。

猫相乳

唐韓文公猫相乳說司徒北平王馬燧家猫有生子同日

者其一母死有二子飲於死母其鳴伊伊。其一方乳其子
若聞之起而若聽之走而若救之銜其一置其棲。又往如
之反而乳之若其子然夫猫畜也非性於仁義者也其感
於所畜者乎。北平王牧人以康罰罪以平。理陰陽以得其
宜國事旣畢家道乃行父父子子。兄兄弟弟雍雍如也愉
愉如也視外猶視中。一家猶一人。夫如是其所感應召致
其亦可知矣。

汲漿得婦

見山。

補漏得子

廬史鄭屯田建中。其先本雍人。五季時[illegible]家[illegible]陵[illegible]臣

萬族中停人多令容也毎大二[illegible]以行聞其屋漏則
爲補之若容舍自爲之屋亦多[illegible]治陰冬若寒則[illegible]舍繕
一[illegible]月[illegible]無[illegible]晩餘[illegible]公行也登進士第
官至[illegible]侍郎終有五子世祿不絶陰施之報蓋不誣矣

種德得第

芝田録[illegible]中令應舉屢不第詣[illegible]盧生問命生殊不許後
入汴安門[illegible]一婦人以新紫帕封一帶在關中女奴力勸
置於門閫乘馬騈集婦人女奴相失帕在閫旁未取去。公
爲守衛至日晏忽婦人號泣曰。夫犯刑憲不能救贖今有
寶帶將以賂要津以脫夫命。今辰遺失夫不免極刑矣。公
即以帶還之其人泣謝而去。明日再見盧生曰秀才近

積陰德來年必及第位極人臣。

修行延算

范文正公[illegible]釣家其壁年三十無子。夜夢亡祖亡父
聚謂之曰[illegible]修[illegible]汝無子又算數不永。爲釣唯諾。後
十年其[illegible]之[illegible]日數年以[illegible]名掛天曹陰府以汝
有陰德[illegible]一紀賜五子[illegible]

侮民之報 已下[illegible]

少須[illegible]用嚴刑以侮民者。未有不反於己。然亦未有
如商鞅之速也。鞅[illegible]至[illegible]下欲[illegible]舍人不知其商
君也。曰商君以舍人無[illegible]坐之商君嘆曰爲法之敝。一
至此哉非特是也。始也刑太子之傅公子虔[illegible]

告商君欲反始也與公子卬會盟而伏甲以禦之及其終也出奔亡魏魏人以毀公子卬之故拒而不納送以歸秦遂遭車裂之禍即是而觀孟子所謂出乎爾者反乎爾豈不信哉

殺降之報

漢李廣曰吾為隴西守羌嘗反吾誘降者八百人詐而同日殺之至今恨獨此耳王朔曰禍莫大於殺已降此乃將軍所以不得侯也又歷史云李廣之不侯史氏以為殺已降余謂非特此而已其殺霸陵尉不亦甚哉廣自抵陰譴豈止不侯而已耶至於孫陵身陷虜庭而李氏夷滅其報豈不顯哉

虞詡悔罪

東漢虞詡謂其子恭曰吾事君直道行已無愧所悔者為朝歌長殺數百人其中何能不有冤者自此二十餘年家門不添一人獲罪於天故也

九齡無嗣

見賍論

誤國之報

夷堅志秦檜矯詔逮岳飛父子下棘寺獄遣万俟卨鍛鍊之拷掠無全膚終無服辭一日檜於東窗下畫灰密謀其妻王夫人贊成之曰擒虎易放虎難飛遂死獄中張憲岳雲戮於市流徙兩家妻孥貲產皆沒官今人聞之酌酒

相賀曰冀予毒也後檜擘家遊西湖舟中得暴疾昏悶之時見一人披髮脂目厲聲責曰汝誤國害民殺害忠良我已訴於天矣汝當受鐵杖於大祖皇帝殿下檜自此怏怏不作以死未幾其子熺亦死方士伏章見熺荷鐵枷因問秦太師何在熺曰吾父見在酆都方士如其言以往果見檜與万俟卨俱荷鐵枷[illegible]方士曰可煩傳語夫人以東窗事發矣卨在[illegible]下與檜共謀殺岳飛事至理宗朝有考試官歸自荊湖其死[illegible]合其[illegible]未敢發也官後題曰涵為有陰間趙宋斷秦檜為臣不忠欺君誤國事檜受鐵杖押往某處受報矣吁明責幽誅之報如此可畏哉

成國之報

宋太祖以乙亥命曹翰取江州後三百年乙亥呂師夔以江州降已以丙子受江南李煜降後三百年丙子帝㬎為元所虜以己卯成[illegible]一天下後三百年己卯宋亡於厓山宋以[illegible]周顯德七年周恭帝方八歲亡大德祐元年少帝[illegible]二字又周[illegible]亦[illegible]周以幼主亡宋亦以幼主亡周有太后在上宋亦有太后在上歸附於元何其事事相符豈亦報應之[illegible]

山堂肆考人集第四十二卷終

山堂肆考人事第四十三卷

○諱忌 附犯諱不諱

夫諱非古也。周人以謚易名。於是有諱禮。故曲禮入國而問諱。然所謂諱者諱死不諱生也。又有不諱者。禮不諱嫌名。二名不偏諱。逮事父母。則諱王父母。不逮事父母。則不諱王父母。君所無私諱。大夫之所有公諱。詩書不諱。臨文不諱。廟中不諱。夫人之諱雖質君之前。臣不諱也。婦諱不出門。大功小功不諱。

諱君

左桓六年。魯大夫申繻曰。晉以僖侯廢司徒。宋以武公廢司空。先君獻武廢二山。注云。僖侯名司徒。故廢司徒改為中軍。武公名司空。故廢司空改為司城。二山具敖也。魯獻公名具。武公名敖。更以其鄉名其山。

諱父

司馬遷報任少卿書。同子驂乘。袁絲變色。注同子趙談與其父同諱。故曰同子。又孔氏叢說。太史公名談。故史記無談字。季布傳改趙談作趙同。按趙同乃漢文帝時宦者。

改白為皓

齊桓公名小白。改白為皓首。

改鍾為蔣

吳孫權立蔣子文廟于鍾山。因避祖諱。改為蔣山。

呼雉為野雞

漢呂后諱雉。今臣下呼雉為野雞。

易虎為武

唐高祖之祖諱虎。字廷壽。作史者易石虎以季龍。易韓擒虎以韓擒。

改徹為通

漢武帝諱徹。改徹侯為通侯。改蒯徹為蒯通。

改秀為茂

漢光武諱秀。改秀才為茂才。

改莊為嚴

漢明帝諱莊。改莊助為嚴助。莊光為嚴光。

改淵作海

唐高祖諱淵。故唐人或稱劉淵改為劉元海。戴淵改為戴若思。又避太宗諱。改世為代。

乞換他郡

晉成和元年。以征蘇峻。司徒王導欲出王舒為外援。乃拜舒撫軍會稽內史。舒上疏以父名會。不作會稽。更以會字同音。於禮無嫌。舒陳狀。音雖異而字同。乞換他郡。於是改會為鄶。

改為辭曹

[illegible]為荊州刺史。及卒有遺。以州人為諱其名。改戶曹

呼練為絹

顏氏家訓梁武帝小名阿練，皆呼練為絹，乃謂銷練物為銷絹。

呼銅為鐵

顏氏家訓人有諱銅者，呼銅為鐵，乃謂梧桐為白鐵樹。

稱嚴必立

顏氏家訓臧逢世，嚴之推子也，孝元時牧江州，遣往建昌督事，郡縣民競修箋書，有稱嚴寒者，必對之流涕。

因樂不歡

丁用晦芝田錄，常翼尚書有重名，生平不飲酒，不務歡，為家諱樂也。

請長吏諱

晉王述為揚州刺史，初至郡，主簿請諱，報曰：亡祖先君名播海內，遠近所知，內諱不出門，餘所無諱。

避太子諱

唐憲宗乃為太子，王紹避諱改名，時議者以為諂。李絳曰：自古故事由不識禮之人敗之，不可復正，于紹何誅。

更授少傅

唐源乾曜遷太子少師，避祖名，更授少傅。

改擢司門

唐李涵由御史大夫擢太子少傅，呂渭建言涵父名少康，當避，宰相崔祐甫善其言，改擢司門員外郎。

鑱去其名（鑱音讒）

唐韋[illegible]父皐沒，蜀人德之，凡刻石著皐名者，皆鑱去其文，以諱之。

易以孟姓

唐王維過郢州，畫孟浩然像於刺史亭，因名其亭曰浩然。咸通中鄭諴謂賢者名不可斥，改號曰孟亭，皮日休作記。

因諱居官

劉宋范曄遷太子詹事，以父名泰，固辭，朝議以禮不諱嫌名，乃居之。又孔氏叢說：范曄父名泰，是全故為文皆以今為詺。

不受舍人

唐崔曾授中書舍人，以父名忠，固辭不受，議者以中書是曹司名，曾父名音同字別，於禮無嫌，曾乃就職。

避犯友名

楊鄰一士人諱非，而與沈氏交，沈與其書，止書名而不書姓。

不犯人名

孔帖：郗沖傳，晉太原中散騎常侍河東賈弼撰姓氏簿狀，十八州百十六郡，合七百一十二篇，甄別士庶，於所避宗王弘劉湛好其書，每日對千人，不犯一人諱。又梁武帝詔下，脩譜改百家譜合二百七十二卷，藏在秘閣，王弘好其

書曰。對千客。不犯一人諱。

改弘為崇

五代史。郭崇韜父諱弘。宰相盧革等皆謟事之。因他事奏。改弘文館為崇文館。

改準為貨

石林燕語。京師舊有平準務。自漢以來有是名。蔡魯公以其父名準。改為平貨務。

避會作當

石林燕語。尚書省文字下六司諸路。例皆言勘會。至曾魯公為相。始作勘當。以其父名會。避之也。

更石曰右

五代石昂有高行。節度使符習。乃以為臨淄令。習朝京師。監軍楊彥朗知留後。昂以公事至府上謁。贊者以彥朗諱石。更昂姓為右。昂趨于庭。仰責彥朗曰。當侍奈何以私害公。昂姓石非右也。彥朗大怒。拂衣起。昂即趨出解官。

呼酒犯名　已下犯諱

世說。晉桓玄呼人溫酒。道其父名。既而曰。英雄正自龐踈。

益羹犯名

宋殷淳字子孚。與何勗共食。會羹盡。勗曰。益殷羹。勗。司空無忌子也。孚徐斂筯曰。何無忌憚。

假書戲名

見嘲謔。

訴事犯名

北史。度支尚書宗如周。有人訴事。誤以宗為作如州官也。乃曰。某有屈滯。故來訴如州官。如周曰。何人敢呼我名。其人慚謝曰。既言如州。當作如州。不知如州官名如周。早知如州官名如司州。不敢與如州官作汝州。如周大笑曰。令劉自責。見侮反深。敬服其雅量。

不諱字　已下不諱

朱子語錄。或問子思稱夫子為仲尼。先生曰。古人未嘗諱其字。程先生云。某年十四從周茂叔。伊川亦嘗呼明道表德。又顏氏家訓。孔子弟子記事者。皆稱仲尼。呂后微時嘗字高祖為季。至漢袁種字其叔父曰絲。王丹與侯霸子語

稱霸為君房。江南至今不諱字也。

不諱名

語錄。唐人尚不諱名。故杜詩云。白也詩無敵。李詩曰。飯顆山頭逢杜甫。

不諱君名

胡傳。衛晉名同而書同盟。僖公名申而書戊申。定公名宋而書宋仲幾。又孔氏叢談。曹植之子奏議云。幹植不強。是不諱植字也。三國志猶不諱其君名。如功以權成。是直斥吳主之名也。

不諱父名

侯鯖錄。王立之云。老杜父諱閑。而杜詩中有翩翩戲蝶過

閑慢之八

諱字枉法

青箱雜記宋杜祁公衍嘗言父母之名在我而已他人何預焉。公即并時門吏請家諱。公曰下官無所諱。但諱取枉法贓

諱吏有贓

翰府名談包拯尹京兆吏請家諱公嗔目曰吾無諱惟諱吏有贓罪者

韓公辯諱

韓文公與李賀書勸賀舉進士。有與賀爭名者毀之曰賀父名晉肅賀不舉進士為是勸之舉者為非。愈曰律云二名不偏諱釋之者曰謂若言徵不稱在言在不稱徵是也律云不諱嫌名釋之者曰謂若禹與雨丘與蓲之類是也今賀父名晉肅舉進士為犯二名律乎為犯嫌名律乎父名晉肅子不得舉進士若父名仁子不得為人乎

晦庵論諱

朱晦菴曰古者以諱事神。然雖諱其名而不諱其字不為文武諱故周禮一詩有昌本之菹七月一詩有駿發之詠特不敢指曰文王昌。武王發。若泛用二字則不諱如穆王名滿其後有王孫滿襄王名鄭諸侯亦有衛侯鄭雖曰魯以獻武廢二山是特當時為尊者諱故改其故之名而必於不易處後又有公孫敖亦是以從而言之未嘗諱也

○稱呼

稱者稱也所以稱量彼己之輕重而為之言也然有相稱者有自稱者又有稱諸人及人稱之者自稱卑之也稱諸人及人稱之者亦無非卑己以尊人也非稱量彼己之輕重而然歟

聖帝

賓退錄曰五帝神聖其臣莫能及故後人尊稱天子曰聖帝。

官家

湘山野錄宋李侍讀仲容善飲號李萬回。真宗欲量無敵飲則召公。一夕上命巨觥飲公。公曰告官家免巨觥上問何故謂天子為官家仲容曰臣嘗記蔣濟萬機論曰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兼三五之德故曰官家上大喜曰所謂君臣千載遇李對曰忠孝一生心

臣稱君

臣稱君在唐虞曰帝。如咨禹曰帝念哉之類是也在三代曰王如天乃錫王勇智之類是也

君稱臣

君稱臣在唐虞三代皆曰汝其如汝義暨和格汝舜格汝禹之類是也秦漢以下皆曰卿如卿皆安在之類是也或曰某官如丞相不來丞相請來之類是也

君臣通稱

唐虞一代君臣皆通稱曰朕如堯曰朕在位七十載舜曰

朕。堯帝位禹曰朕德罔克。仲虺曰朕言惠。湯曰罪在朕躬。伊尹曰惟朕以懌。武王曰惟朕文考。成王曰惟朕小子之類是也。又或稱台。或稱予。秦漢而下，惟君獨稱朕，臣稱臣某。其在諸人與人稱之者，唐虞亦曰帝，三代亦曰王，秦漢以下曰皇帝，曰天子，曰聖上，曰主上

尊卑通用

[illegible]稍稱之。因話錄：古者三公稱閣下，郡守比古諸侯，亦有閣，故有閣下之稱。前輩與大官書，多呼執事，與足下。劉子玄與宰相書曰足下。韓退之與僕射書曰執事。即其例也。惟執事則指左右之人，尊卑皆可通用。又自卑達尊，例云座前，尤非也。閣下降殿下一等，座前降几前一等，豈可例用哉

小童

論語：邦君之妻，君稱之曰夫人，夫人自稱曰小童

老婦

禮曲禮：公侯有夫人，有世婦，有妻，有妾。夫人自稱於天子曰老婦。世婦以下，自稱曰婢子

先生

吳常服辨名：古者稱師曰先生

小子

王爽與會稽王道子飲，道子醉，呼爽為小子。爽曰：亡祖長史與簡文皇帝為布衣交，亡姑亡姊伉儷二宮，何小子之有。又曲禮：天子未除喪曰予小子。君大夫之子不敢自稱曰余小子。大夫士之子不敢自稱曰嗣子某，不敢與世子同名

陳人

莊子曰：人而無以先人者，謂之陳人。注云：陳，久也。腐爛無用之人也

賤子

東京[illegible]王有子邑為大司空，貴重。商故人皆敬事邑，唯[illegible]自安如舊節，邑又事之，不敢有闕。時請召賓客，邑居樓下，稱賤子上壽，坐者百數，皆離席伏謁，獨東向上坐。字謂邑曰：公子貴如何？又杜甫贈韋左丞詩：丈人試靜聽，賤子請具陳

上書稱走

漢司馬遷上任少卿書，自稱太史公牛馬走

答書稱僕

六朝宋劉[illegible]南[illegible]則王義[illegible]使存問疑之，[illegible]不為何[illegible]人氣淺之數之曰。未門[illegible]稱臣子[illegible]時戴顒與衍少[illegible]書亦稱僕

孫稱祖

漢侯霸子孫稱其祖父曰家公，謂凡稱其祖，曰家祖，殊思王稱其父曰家父，母曰家母

婦稱夫

晉王安豐婦卿安豐安豐曰婦人卿婿禮不為敬後勿如之婦曰親卿愛卿故卿卿我不卿卿誰復卿卿

鄭公

國相孔融深敬鄭玄。令高密縣為玄特立一鄉，曰鄭君好學實懷明德昔太史司馬公廷尉吳公謁者僕射鄧公。又四皓中有東園公夏黃公潛光隱耀世嘉其高皆悉稱公然則公者仁德之正號不必三事大夫也今鄭君鄉宜曰鄭公鄉

顏公

宋顏延之傳何偃路中遥呼延之曰顏公延之以其輕脫答曰身非三公又非田舍之公又非君家阿公何以見呼為公偃慚而退偃尚之子也。

曲江公

唐張九齡開元以後天下稱曰曲江公而不名。

贊皇公

唐宰相李德裕天下士皆歸重之不敢有所斥皆稱贊皇公

天子呼輩行

唐陸贄入翰林年尚少以才得幸天子以輩行呼為陸九。

閽吏請官稱

古今詩話呂某公歸老於洛嘗遊龍門遇閽若執笞請官稱公題以詩曰思山乘興看山回烏帽綸巾入帝臺閽吏

不須詢姓字也曾三到鳳皇臺

衍苛庾敳

庾敳字子嵩王衍不與敳交而敳卿之不置衍曰君不得為爾敳曰卿自君我我自卿卿我自用我家法卿自用卿家法衍甚奇之

[illegible]

隋唐嘉話房玄齡為中書令張嘉貞為舍人玄齡輕之常稱為張底後見嘉貞一帶皆出入右從驚曰張底乃我輩一般人此終是其坐處

張五

北齊張稷為豫章王嶷主簿與劉繪俱見禮接未嘗呼名呼為劉四張五

鄭五

唐鄭綮好詼諧世號歇後鄭五

劉二

北齊劉逖為開府參軍文宣前文士並作輓歌使楊愔擇之員外郎盧思道用八首劉逖用二首中書侍郎戲逖曰盧八問訊劉二逖銜之後李愔獻賦逖摘其文奏曰誹謗先朝武成怒大嘉難杖逖喜復前憾曰何如呼劉二時。

蘇二

志林東坡謫黃山谷遊若城而李氏園題門詩于壁其一章云荷舞竹風宜永日冰壺凉簟不能回詩

秀有警人句，[illegible]僚蘇二，未失少許言于東坡曰，以先生為蘇二，太似相識。

黃九

志林：山谷有茶詩押腸字韻，和者以數四，山谷最後詩云：曲几團蒲聽煮湯，煎成車聲遶羊腸。東坡見之云：黃九恁地[illegible]得不窮。故晁無咎復和云：車聲出鼎細九盤，如此佳句誰能識。

歐九

宋劉原父嘗謂所親曰：好箇歐九，可惜不甚讀書耳。歐九謂永叔也。

○夢感

周禮春官占夢掌其歲時，觀天地之會，辨陰陽之氣，以日月星辰占六夢之吉凶。一曰正夢，二曰噩夢，三曰思夢，四曰寤夢，五曰喜夢，六曰懼夢。季冬聘王夢，獻吉夢于王，王拜而受之，乃舍萌于四方。

以贈惡夢

夢人執弩

世說黃帝夢大風吹天下之塵垢皆去，又夢人執千鈞之弩驅羊數萬群，帝寤而嘆曰：風為號令，執政者也；垢去土，解此為后，天下豈有姓風名后者哉？夫千鈞之弩，異力能遠者也；驅羊數萬群，能牧民為善者也。天下豈有姓力名牧者哉？于是依二占而求之，得風后于海隅，登以為相；得力牧于大澤，進以為將。

夢人[illegible]

世說湯將[illegible]，夢人負鼎執俎對己而笑，寤而占曰：鼎為和味，俎者割也，天下當有人為吾宰者哉

夢[illegible]

列子曰：黃帝[illegible]天下之不治，退而閒居大庭之館，齋心服形，三月不親政事，晝寢而夢遊于華胥氏之國。其國無帥長，自然而已；其民無嗜欲，不知樂生，不知惡死，故無夭殤；不知親己，不知疏物，故無愛憎；不知背逆，不知向順，故無利害。

夢遊鈞天

史趙簡子疾，五日不知人。及寤，語大夫曰：我夢之帝所，遊

于鈞天，廣樂九奏萬舞，不類三代之樂，其聲動人心。唐賀知章天寶初病，夢遊帝居，數日寤，乃請為道士還鄉。

夢得傳說

見[illegible]相。

夢得玄元

唐玄宗開元二十九年，夢玄元皇帝云：吾像在京城西南百餘里，遣使求得之于盩厔樓觀山間，置興慶宮。[illegible]老子也

玄宗感[illegible]以老子為祖，故感而見夢

夢得[illegible]年

升天。

夢立靈[illegible]公

左昭七年衛襄公夫人姜氏無子嬖人婤姶生孟縶孔成子夢康叔謂己立元余使羈之孫圉與史苟相之史朝亦夢康叔謂己余將命而子苟與孔烝鉏之曾孫圉相元史朝見孔成子告之夢夢協晉韓宣子為政聘于諸侯之歲婤姶生子名之曰元孟縶之足不良弱行孔成子以周易筮之曰元尚享衛國主其社稷故立靈公注云婤姶生子謂襄公之嬖人婤姶又生子名之曰元也元乃孟縶之弟孔成子即烝鉏也

夢熊羆

詩小雅吉夢維何維熊維羆男子之祥維虺維蛇女子之祥

夢蝴蝶

栩音與

莊子曰昔者莊周夢為蝴蝶栩栩然蝴蝶也自喻適志與不知周也俄然覺則蘧蘧然周也不知周之夢為蝴蝶與蝴蝶之夢為周與周與蝴蝶則必有分矣此之謂物化

黃熊入寢

左昭七年鄭子產聘于晉晉侯有疾韓宣子逆客私焉曰寡君寢疾於今三月矣並走羣望有加而無瘳今夢黃熊入于寢門其何厲鬼也對曰以君之明子為大政其何厲鬼之有昔堯殛鯀于羽山其神化為黃熊以入于羽淵實為夏郊三代祀之晉為盟主其或者未之祀也乎韓子祀夏郊晉侯有間賜子產莒之二方鼎

白虎嚙驂

史記秦二世夢白虎嚙驂卜者曰涇水為祟也乃沉馬祭之

夢神龜

莊子曰宋元君夜半而夢人被髮闚阿門曰予自宰路之淵予為清江使河伯之所漁者余且得予元君覺使人占之曰此神龜也君令余且會朝明日余且朝君曰漁何得對曰且之網得白龜其圓五尺君再欲殺之再欲活之心疑卜之曰殺龜以卜吉乃刳龜七十二鑽而無遺筴仲尼曰神龜能見夢于宋元君而不能避余且之網知能七十二鑽而無遺筴不能避刳腸之患如是則知有所困神有所不及也

夢芻狗

魏文帝以周宣為中郎屬太史嘗問宣曰吾夜夢芻狗其占何也宣曰君得美食耳有頃出行果遇豐膳後又問曰昨夜復夢芻狗何也宣曰君欲墮車折腳宜戒之果如宣言後又問昨夜復夢芻狗何也宣曰君家失火當善護之俄遂火起文帝謂宣曰前後三問皆不夢也聊欲試君耳何以皆驗邪宣對曰此神靈動君使言故與真夢無異也又問宣曰三夢芻狗而其占不同何也宣曰芻狗者祭神之物故君始夢當得餘食祭祀既訖則芻狗為車所轢故中夢當墮車折腳芻狗既車轢之後必載為樵故後夢憂失火也按芻狗結草為狗以解伏也祭時所用

夢得鄧通

漢鄧通，蜀郡南安人也。以濯船為黃頭郎。文帝嘗夢欲上天不能，有一黃頭郎推上天，而見其衣尻帶後穿。覺而之漸臺，以夢中陰目求推者郎，見鄧通其衣後穿，即夢中所見也。召問其姓名，姓鄧名通。文帝説焉，尊幸之日異。通亦愿謹，不好外交，雖賜洗沐不欲出。於是文帝賞賜通以千萬數，官至上大夫。

夢別魏徵

唐魏徵疾，太宗夢與徵別，既寤流涕。是夕徵卒。故白居易撰御製碑文云：昔高宗得良弼于夢中，朕失賢臣於覺後。

夢乘赤龍

東觀漢記：光武召馮異曰：我昨夜夢乘赤龍上天，覺悟心中動悸。悸音技 異因下席拜賀曰：此天命發於精神也。遂與諸將定議上尊號。又：江南李景，為昇之長子也。昇愛其第三子景達，故未定儲貳。昇嘗晝寢，夢有黃龍繞殿柱，既寤，使人視之，乃見景達抱柱而立，意遂定。

夢洗白馬

酉陽雜俎：威遠軍小將梅伯成善占夢。近有優人李伯憐遊涇州，乞米百斛。及歸，令其弟往取之，過期不至。晝夜夢洗白馬，訪伯成占之。伯成佇思曰：凡人好反語，洗白馬，瀉白米也。君所憂或有風水之虞乎？數日弟至，果言渭河中覆舟，一粒無餘。

木人被甲

夢武帝嘗木人被甲而亞壁起。

夢主授枕

唐沈既濟枕中記：開元七年，道士有呂翁者，得神仙術，行邯[illegible]隱囊而坐[illegible]少年盧生，衣短褐，乘青駒[illegible]顧其衣裝敝褻，乃嘆曰：大丈夫生世不[illegible]如是[illegible]而嘆其困何也？生曰：吾嘗志於學[illegible]可拾，今已[illegible]非困而何？言訖而目昏思寐。時主人方蒸黍，翁乃探囊中枕以授之，曰：子枕吾枕，當令子榮適如志。其枕青甆，而竅其兩端。生乃舉身而入，遂至其家。未幾登第，出將入相五十年，壽逾八十，以病薨。盧生欠伸而寤，見其身方偃於邸舍，呂翁坐其傍，主人蒸黍尚未熟。生蹶然而興曰：豈其夢寐也？翁謂生曰：人世之適，亦如是矣。生憮然良久，謝曰：夫寵辱之道，窮達之運，得喪之理，死生之情，盡知之矣。此先生所以窒吾欲也，敢不受教。

夢涉水火

列子曰：陰氣壯，則夢涉大水而恐懼；陽氣壯，則夢涉大火而燔焫；陰陽俱壯，則夢生殺。

夢登柱礎

北齊陽休之夢登大[illegible]見一銅柱，拔劍為蓮花形，休之登柱礎，扱手搬柱曰：柱將三百尺，當至三公。柱逆將三百，位果驗。

當得三公

魏楊元稹能解夢。廣陽王元淵夢著衮衣倚槐樹，問元稹。元稹言當得三公。退謂人曰：死後得三公耳。槐字，木傍鬼。果為爾朱榮所殺，贈司徒。

當起二子

武后夢鸚鵡兩翼皆折。狄仁傑曰：武者，陛下之姓；兩翼，二子也。陛下起二子，則兩翼振矣。

夢日遶城

晉明帝微行察王敦。敦正書寢，夢日環其城，驚起曰：此必黃鬚鮮卑奴也。

夢星入懷

宋余宗魁字景望，在孕時，母黃氏夢星入懷而生。

十八為公

見二公

四十當貴

隋裴寂過華山祠，祈神自卜。夜夢老人謂曰：君年踰四十當貴。

夢斷鞶囊

鄧攸為淮南太守，夢行水邊，見一女子，虎在後來，盛斷鞶囊。占者以為水邊有女，汝字也；斷鞶囊者，新虎頭代舊虎頭也。公不作汝陰太守，當作汝南。果遷汝陰。

夢升台鉉

隋文帝夜夢韋照遶升台鉉，旦以告之。後授大將軍開府。帝曰：前所憶夢，不何以償？夢照遶曰：當效犬馬之力，以盡臣節，餘無以奉償。

夢手擎天

見六

夢手捧日

宣室志：唐楊炎夢登山，視日光赫然，以左手捧之，後登相位。

夢盜羊入獄

酉陽雜俎：許超夢盜羊入獄，元稹曰：當得城陽令。後封城陽侯。

夢乘騾渡水

雜俎：秘書郎韓泉善解夢。衛中行為中書舍人時，有故舊子弟以選事托衛，論屬衛，欲然許之。駮牒將出，其人夢乘騾渡水中，公岸而跪不進。選人與韓有舊，訪之，因告以所夢。韓被衍嵗以公選事不諧矣。授衛生相見足下不可及，出果以故，又俞載唐張鷟，利為康王屬，夜夢著緋乘騾，腹中自念，以我衣緋乘馬，何為衣緋乘騾？其年應舉及第，授鴻臚丞，未經考而授五品，此其應也。

卞忌占夢

漢梁節王暢數有惡夢，從官卞忌自言能使六丁，善占夢。所六丁謂六甲中丁神也，若甲子旬中，則丁卯為神。

寅向中則丁巳為神之類是也。役伏之法。先齋戒然後其神至。可使致遠方物。及知吉凶也。

東萊論夢

宋呂東萊傳議形神相接而夢者。世歸之想。形神不接而夢者。世歸之因。因之說曰。因羊而念馬。因馬而念車。因車而念蓋。因有牧羊而夢鼓吹曲蓋者矣。是雖非今日之想。實因於前日之想。故因與想一說也。信如是說。無想則無因。無因則無夢。舉天下之夢。不出於想而已。然叔孫穆子夢豎牛之貌。於牛未至之前。曹人夢公強之名。於強未生之前。是果出於想乎。果出於因乎。雖然起吳令于九原。吾知其未必能判是議也。

西堂夢

見兄弟

南柯夢

東翰大槐宮記。淳于棼家廣陵宅。南有古槐。生家飲其下。因醉致疾。二友扶生歸臥。夢二玄衣使者曰。槐安國王奉邀。生遂二使上車。指古槐入一穴中。大城朱門。題曰大槐安國。有一騎傳呼。騎馬遽降。引生升殿。令生拜王。王以金枝公主配之。交驩成禮。情意日洽。出守南柯郡。政事不理。風俗為守。生至郡。省風俗。察疾苦。郡中大理。凡二十載。百姓立生祠。王賜爵錫邑。位居台輔。生五男二女。公主遇疾而薨。生請護喪赴國。塋乞于盤龍岡。王因命生曰。卿可

暫歸本里。一見親族。諸孫無以為念。復令二使送出一穴。遂寤。因與二客尋古槐下穴。洞然明朗。可容一榻。上有土壤。為城郭臺殿之狀。二大蟻素翼朱首。乃槐安國王。又窮一穴。直上南枝。群蟻亦處其中。即南柯郡也。是夕風雨暴發。旦視其穴。遂失群蟻。不知所之。

山堂肆考人事第四十四卷

○姓氏

史記注天子賜姓命氏諸侯命族族者氏之別名也姓者所以統繫百世使不相別也氏者所以別子孫之所自出故世本之篇言姓則在上言氏則在下又通志三代之前姓氏分而為二男子稱氏婦人稱姓氏所以別貴賤故貴者有氏賤者有名無氏姓所以別婚姻故有同姓異姓庶姓之別三代之後姓氏合而為一於文女生為姓故姓之賜多從女姬姜嬴姒姚媯姞妘姻姶姪嫪之類是也一說大抵姓可呼為氏氏不可呼為姓

同姓

舜紀五帝三王自黃帝至舜禹皆同姓而異其國號以章明德故黃帝為有熊顓頊為高陽帝嚳為高辛帝堯為陶唐帝舜為有虞禹為夏后而姓姒氏契為商而姓子氏稷為周而姓姬氏○又宋呂東萊曰孟仲季臧同出于魯也游國封印公父侯張同出於鄭也向華為樂鱗魚仲老同出于宋也欒高崔閭叔仲東郭同出于齊也

異姓

左隱十一年滕侯薛侯來朝爭長公使羽父請於薛侯曰周之宗盟異姓為後

以封為氏

文王封子聃叔於沈其後為沈氏太公望本姓姜氏封於呂故曰呂尚武王封秦伯曾孫於閻其後為閻氏晉穆侯封少子成師於曲沃其後為韓氏晉獻公封畢萬於魏其後為魏氏宋公子食采於褚其後為褚氏宋太公食於蕭其後為蕭氏楚若敖之孫食於苗其後為苗氏晉叔向食於楊其後為楊氏杞之後食於晏故為晏氏越之後食於歐山之陽故為歐陽氏

以官為氏

春秋時祭仲初為祭封人守封疆者後以為氏漢孝文時居倉者長子孫遂以官為氏若倉氏庫氏則倉庫吏之後也

以字為氏

左隱八年無駭卒羽父請謚與族公問族於衆仲衆仲對曰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胙之土而命之氏諸侯以字為謚因以為族官有世功則有官族邑亦如之公命以字為展氏宋王應麟曰以字為謚竊恐謚本氏字如鄭之國氏本子國之後駟氏本子駟之後如此之類所謂以字為氏因以為族也

以名為氏

宋伯爰之後為袁氏齊公子高之後為高氏衛公子惠孫之後為孫氏宋公子樂之後為樂氏宋司寇牛父之後為牛氏魯同于宋之後為牛氏

賜氏以國

潛夫論：凡氏之興九事。賜氏以國，齊魯宋衛也。賜氏以諡，戴武宣穆也。賜氏以號，唐虞夏商也。賜氏以官，若司寇司馬。賜氏以爵，若王孫公孫。賜氏以字，若孟孫叔孫。賜氏以居，若東門西門。三烏五鹿，以地賜也。巫氏匠陶，以事賜也。

賜氏以生

唐張說曰：古未有姓，如宓犧、炎帝之姜，黃帝之姬，始因所生之地而賜之姓。又朱子語錄：如舜生于媯汭，武王遂賜陳胡公滿為媯姓，此即所謂因生以賜姓也。

三大姓

戰國時楚三大姓昭、屈、景。齊二大姓懷與田也。

三右姓

六帖：唐貞觀氏族志以第一等為右姓。路氏著姓略以盛門為右姓。柳沖姓族系錄以四海望族為右姓。

四姓

唐柳芳論曰：尚書領護而上為甲姓，九卿若方伯者為乙姓，散騎常侍太中大夫為丙姓，吏部正員外郎為丁姓。凡得入者謂之四姓。國史補：四姓者，滎陽鄭、岡頭盧、澤底李、土門崔，皆為甲門。又太原王亦四姓之匹。

五姓

六帖：以崔盧李鄭為四姓，加太原王氏號為五姓。

賜姓劉

漢婁敬勸漢高祖都長安，賜姓劉。又漢初項他、項伯、項襄，皆項籍之族，亦賜姓劉。

賜姓金

漢金日磾本匈奴休屠王之子，武帝賜姓金。

賜姓李

唐李勣本姓徐，武德二年從李密歸朝，廷詔授勣黎州總管，封英國公，賜姓李，附宗正屬籍。又李元紘本姓丙，賜姓李，為雍州司戶。

賜姓宿

北史宿石朔方人。祖若根，魏明元時賜姓宿氏。石尚公主。

封松為姓

古今姓纂：秦始皇遇雨，止松下，封松為五大夫。後人因氏焉。

指李為姓

老子生于李樹下，遂指李為姓。

馭馬為姓

漢馬援，其先趙奢為趙將，能馭馬，號馬服君。其後子孫因以為姓。

埋羊為姓

羊祜傳：昔有攘羊遺叔向母，母埋之，後案驗，羊肉惟舌存，因以羊舌為氏。

推律定姓

漢京房。字君明。本姓李氏。因推律自定為京氏。

筮易得姓

唐陸羽不知所生。或言有僧得之水濱。畜之。既長。不知其姓。以易自筮。得蹇之漸。曰鴻漸于陸。其羽可用為儀。遂以陸為氏。所為名而字以鴻漸。

去邑為朱

周封高陽之後于邾。後為楚所滅。子孫乃去邑而氏朱。

去邑為于

邘音于 周武王封子邘叔。子孫以國為氏。去邑而氏于。

改姓墨氏

孤竹君。本姓墨台氏。名初。字子朝。殷湯封為孤竹君。孤竹

者。北方國名。其後去台字。改姓墨氏。

改姓員氏

員音運 員半千狀云。本姓劉氏。彭城與里人。宋宗室。峻陵侯劉遵考子起部郎疑之後。以齊受宋禪。疑歸北魏。以忠諫比伍員。改姓員氏。賜名懷遠。官至荊州刺史。懷遠六代孫。是為半千。

改姓源

源乾曜本禿髮傉檀之子。賀入後魏。太祖謂曰。朕與卿同源。可改源氏。

改姓勃

梁武帝改豫章王綜為勃氏。

改姓尉

尉音鬱 古有尉繚著書。號曰尉繚子。河南尉氏志。魏孝文改為尉元。魏朝有尚書令尉元。字苟仁。代人。是其後也。

改姓帥

晉尚書師昺。避司馬師諱。改姓帥。

改姓王孫

左哀公十一年。吳將伐齊。越子率其衆以朝焉。王及列士皆有饋賂。吳人皆喜。惟子胥懼曰。是豢吳也夫。諫弗聽。使於齊。屬其子于鮑氏。為王孫氏。

改姓獨孤

獨孤其先本姓劉。至後魏。在北有三十六部。中有改為獨

孤氏者。

改姓王氏

黃帝時有公玉帶造明堂。後改為王氏。漢王況字文伯。諸是其後也

改姓元氏

南中多危姓。有惡其稱者。或改為元氏。

田改為車

漢車千秋。本齊田氏。以年老得乘小車出入省中。時人謂之車丞相。子孫因以為氏。

黃改為胡

東漢胡廣。本姓黃。五月五日生。父棄之。胡公見而收之。遂

姓胡。

慶改為賀

賀姓。本齊公族慶封之後。漢侍中慶純。避安帝諱。改為賀氏。

木改為太

端木。本賜之後。因避仇。改姓太氏。

氏改為是

吳志。是儀。字子羽。本姓氏。孔融嘲之曰。氏字民無上。可改為是。因改焉。

沈改為尤

閩人避王審知諱。而沈氏去水而為尤。

奚改為嵇

晉嵇康。其先姓奚。避怨徙浙。家於嵇山之側。易而為嵇。

仲改為种

東漢順帝朝种暠。其先仲甫之後。因避難改姓种。

嬀改為陳

晉陳元達。字長宏。本姓嬀。以生日妨父。改姓陳。

踈改為束

晉束晳。字廣微。本漢踈廣之後。曾孫孟達避王莽亂。自東海徙沙鹿山西。因去足為束氏。

棘改為棗

六帖。棗嵩。字臺產。本姓棘。衛大夫棘子成之後也。因避仇改為棗姓。

晉為山陰令。尚書左丞父叔偉。仕魏為鉅鹿太守。子腆以文章顯。仕晉為襄城太守。

郕改為成

成姓。本周文王第五子郕叔武之後。子孫以國為氏。後郕為莒所滅。子孫去邑。改為成。周卿士成肅公。楚大夫成得臣。皆其後。

郳改為兒

郳武公封其子於郳。失國。子孫避仇改為兒。

凡改為氾

東漢有氾宮。本姓凡。因遭秦亂。避地氾水。故改姓焉。

許改為干

干大本。許旌陽後也。得僊道改姓干。夫妻偕隱而山。

共改為洪

洪本古共工之後。因避仇改姓洪。

勒改為越

越本夏少康之後。姒姓。越王勾踐為楚所滅。子孫遂以國為氏。又河南官氏志。越勒氏改為越氏。

籍改為席

唐席豫。本出安定。本晉大夫籍談之後。十三代孫瓌。避項羽名。改姓席氏。

慎改為真

宋真德秀。本姓慎。避孝宗諱。改姓真。

改王為蟒
唐武后殺廢后王氏及良娣同改王后姓為蟒改良娣姓為梟
改瞾為周
唐賢氏與御諱上元中準制改為周
改敬為文
閩見後錄文路公本姓敬其曾大父避石晉高祖諱更姓文至漢復姓敬入宋朝其大父避翼祖諱又更姓文
改范為朱
宋范仲淹三歲而孤隨母改適長山朱氏冒姓朱氏後舉進士復改本姓范謝啟云志在投秦入境遂稱于張祿名非霸越乘舟乃效于陶朱
冒姓灌
漢張孟為灌嬰舍人得幸進之二千石冒姓灌氏
冒姓衛
漢衛青父鄭季給事陽信公主家奴與衛媼通生青冒姓衛
冒姓孫
漢夏侯嬰滕公曾孫隨母養外家冒姓孫氏
冒姓曹
魏曹操本姓夏侯父嵩為中常侍曹騰養子冒姓曹氏
冒姓安

見談苑
冒姓秦
宋秦檜無子取妻兄王㬇孽子熺為之冒姓秦
冒姓鄭
唐鄭注本姓魚冒為鄭故當時號為魚鄭及用事人號為水族
冒姓路
唐李元亮本姓安少為路泰先養子冒姓路
冒姓劉
五代劉知遠其先沙陀部人冒姓劉
冒姓石
五代石敬瑭其父臬捩雞本出西夷冒姓石
冒姓令狐
唐令狐綯作相遠近趨之至有姓胡冒姓令狐者
冒姓鮮于
見宗族
訛為慕容
前燕錄魏初莫護跋率部落入居遼西時燕代多冠步搖冠部人謂之步搖後音訛為慕容因以為氏
訛為辛氏
路史云辛本夏啟封支子于莘莘辛聲相近遂訛為辛氏
又云子[illegible]北大宜之川山郁水[illegible]有土田名黃神為人

時居其地傳言者曰黃神王姓恭之先也恭既死神更號
黃氏逃來擇其深岫者潛焉故恭嘗言曰余黃虞之後也
因號其女曰黃皇室主黃王聲相近又有本其所以傳言
者益驗。

號訛為郭

周文王季弟虢叔受封于虢或謂之郭因以為氏公羊傳
云虢謂之郭聲之誤也。

伶訛為令

古伶倫之後音訛為令漢書令世令僕等是其後也。

○同姓名 附改姓名冒姓名賜姓名隱姓名

歷代源流古昔諱名不諱姓姓所同也名所獨也

自有氏姓以來同名亦未嘗不立焉所以示有別
也。

兩曾參

戰國策有與曾子同姓名者而殺人人告曾子之母母曰
吾子不殺人織自若有頃人又曰曾參殺人其母尚織自
若也頃之又一人告之曰曾參殺人其母懼投杼踰垣而
走。

兩咎犯

一在晉文公時一在晉平公時

四王喬

一周時吹笙一漢明帝時飛舄一蜀人食肉芝一犍為武

陽人居緱氏僊人庵

三邵平

邵平有三人一為秦東陵侯種瓜者一為陳勝徇廣陵者
見項羽傳一為齊王相[illegible]皆戰國時人

五公孫弘

公孫弘有五一在齊為[illegible]見秦昭王一在中山為發
乘言司馬喜相求一在趙[illegible]為王[illegible]一為漢平津侯一
在明帝時為幽州從事交通楚王英

兩朱買臣

一武帝時為會稽太守一元帝時為武昌太守

兩貢禹

漢高祖時有騎者貢禹宣帝時亦有之。

兩張禹

漢張禹字子文河內軹人元帝朝拜相封安昌侯又一張
禹字伯達襄國人安帝朝為太傅封安鄉侯

兩王褒

漢宣帝時有王褒為諫大夫元帝時又有尚書僕射王
褒

兩李充

一漢殤帝時人字大遜[illegible]後徵為博士一晉
時人字弘度善隸書[illegible]引為參軍
以家貧求出外除剡縣令[illegible]

兩陳咸
漢太尉陳咸字子康相人御史中丞萬年子也又一陳咸洨人成哀間尚書
兩王商
俱漢成帝外戚一為丞相封樂昌侯一為大司馬封成都侯
兩韓信
漢高帝時兩韓信一封楚王一封韓王
兩李膺
東漢李膺字元禮人有被其容接者名為登龍門梁李膺為蜀使至郡武帝悅之問曰今李膺何如昔李膺對云云
兩張衡
東漢張衡嘗作二京賦四愁詩順帝時御史大夫張衡帝嘗幸其宅後帝營汾陽宮衡進諫比年帝以衡嘉損抑帝意心不平出為榆林太守
兩楊宗
一東漢人明經博覽號關西夫子延光中為太尉一北宋代州崞人[illegible]馬絕倫討方臘有功[illegible]宋靖康初夏人圍建寧矢盡力乏與子居中[illegible]俱力戰歿唯長子存中從征河北獨免
兩鄭衆
一鄭衆字仲師漢明帝遣使匈奴虜欲令拜不為屈曰不忍令大漢節對氈裘獨拜一[illegible]字[illegible]每須賞則肆多受少
兩史岑
一字子孝在王莽之末一字孝山在和熹之際
兩李通
光武時固始侯李通魏武時都亭侯李通
兩江革
一字次翁為漢中郎將一字休映為梁御史中丞
兩莊蹻
楚有兩莊蹻一莊王時大盜一莊王苗裔將兵平滇遂自王
白
兩王莽
兩王莽俱漢時人一為右將軍一為大司馬篡位者
兩王孫賈
一為衛大夫一為齊大夫
兩李光進
俱唐代宗時人一為光弼弟一為光顏兄
兩陳賈
一見孟子一宋孝宗時監察御史[illegible]
兩張遼
一為魏征東將軍字文遠一為漢[illegible]字叔高
兩秋胡
一[illegible]京雜記杜陵秋胡者能通論[illegible]為[illegible]

禮欲以兄女妻之或曰松胡已經娶[illegible]失禮[illegible]遂溺死可易也不知今之秋胡非昔之秋胡也皆當有兩曾參植有兩毛義[illegible]人見損人以告北曾參母毛遂墜井而死[illegible]子天喪予矣既而知野人毛遂非平原君客[illegible]得以昔之秋胡與禮所絕婚今之秋胡哉。

三張儉

東漢張儉山陽高平人[illegible]一唐人字師約太宗時為幽州都督征高麗一宋真宗時契丹國為玫事令亦有此姓名

兩鄭弘

一字稚卿泰山剛人漢宣帝時為南陽太守所居民富所去見思兄次卿為涿郡太守通法律一字巨君山陰人第五倫為會稽守召署督郵舉孝廉臨淮太守東漢章帝元和初拜太尉即風類所謂微時採薪白鶴山及大守類白鹿夾轂者是也

兩楊時

一是宋程門弟子字中立徽宗時為國子祭酒一見冊[illegible]人累官朝請郎

兩徐幹

一為都護班超司馬一為丞相曹操掾

兩徐邈

魏徐邈字景山武帝時為侍中[illegible]邈字德民武帝時為中書舍人

三賈逵

一東漢人字景伯[illegible]時在太學人謂之賈長頭一字梁道[illegible]刺史凡長吏不如法者皆奏免之一宋[illegible]城人從狄青征儂智高累官嘉州刺史元豐初拜建武軍節度使[illegible]請不俟郊赦贈三世官神宗曰達武人有念親之志特聽之。

三李密

晉李密字令伯以祖母老辭官後魏李密以母老習醫又隋煬帝時有蒲山公李密字元邃嘗乘牛讀漢書與楊玄感為深交

兩張載

晉張載字孟陽為當代文宗[illegible]從父[illegible]而[illegible]以石[illegible]之仕為著作郎宋張載字子厚為關中士人宗師學者稱為橫渠先生。

兩李益

唐有李尚書益字君虞長於詩與李賀相埒每一篇成樂工爭求之其所製征人早行等篇天下皆施之圖繪時又有宗人庶子李益同在朝故世稱尚書為文章李益庶子為門戶李益以別之

兩韓翃

唐韓翃，字君平，南陽人。初為侯希逸從事，罷府閒居十年。李勉鎮夷門，辟為幕屬，時已遲暮，不得意，多家居。至德宗時，一日夜半，有客叩門急賀曰：員外除駕部郎中知制誥。翃愕然曰：誤矣。客曰：邸報制誥闕人，中書兩進名，不從，又請之曰：與韓翃。時有與翃同姓名為江淮刺史者，又具二人進，御批曰：春城無處不飛花，寒食東風御柳斜。日暮漢宮傳蠟燭，輕煙散入五侯家。與此韓翃。客曰：此員外詩耶？翃曰：是也。不誤矣。

兩蔡京

唐懿宗朝有左庶子蔡京，性貪虐，多許，時相以為有吏才，奏遣制置嶺南事。為政苛慘，闔境怨之，貶崖州司戶，不肯之官，勅賜自盡。宋時亦有蔡京為奸宰相。按多許備言與人多可也。

兩周撫

晉有彭城內史周撫，又王敦傳中有周撫為將者。

兩王珪

唐王珪與魏徵同時。宋仁宗時亦有王珪，號三旨宰相。

兩劉毅

一在晉武時，一在晉末。

兩蕭鈞

一蕭饑子，梁武時中書郎。一蕭瑀從子，唐太宗時率更令。

兩王渾

晉有兩王渾，一戎之父，為涼州刺史；一濟之父，錄尚書事。

兩王澄

一為衍弟，字平子。一為濟弟，字道深。

兩王愷

一晉武帝舅，與石崇爭豪。一安帝時，丹陽尹。

兩王乂

一衍父，一緒父。

兩張說

一武后時，許證魏元忠。一宋孝宗時，險柔小人，張栻、李衡、王希呂等論其不可執政。

兩李渤

唐李渤，字濬之，與兄涉俱隱少室山。宋李渤，嘉祐進士，郡人稱為李夫子。

兩張昌宗

一唐高宗初為倖，又翰學士。一則元末為春官侍郎。

兩葉夢得

宋有兩葉夢得，俱號石林。吳縣石林，字少蘊，官至宰執。貴溪石林，則南渡時進士，官至秘書丞，知撫州。

兩智永

一梁高僧，一宋畫僧。

兩辯才

唐有藏蘭亭序僧辯才，宋亦有高僧辯才，隱天竺……

集。

兩參寥

宋有杭州僧參寥亦有道士參寥見孟浩然集。

兩訛可

金有兩訛可俱為大將。

改為張祿

魏范雎從中大夫須賈使于齊齊王聞其辯口乃私賜之金賈以為雎以國事陰告齊也歸告其相魏齊魏齊怒笞擊雎折脅摺齒置厠中雎佯死得出魏人鄭安平持雎亡匿更姓名曰張祿秦謁者王稽使魏載與俱歸薦之王以為客卿封應侯。

改為陶朱

范蠡事越王既滅吳乃浮海出齊變姓名自謂鴟夷子皮齊人聞其賢欲以為相乃間行以去止于陶自號陶朱公

改為郭禹

成汭少無行使酒殺人亡為浮屠後又入賊中為賊帥歸子因改姓名為郭禹

改為韓翊

見翁婿

伯魚改姓名

第五倫字伯魚自以久宦不達將家屬客河東變姓名自稱王伯齊載鹽往來太原上黨所過輒為糞除而去陌上

號為道士親友故人莫知其處。

文山改姓名

見忠臣

改姓名亡匿

見報

變姓名為傭

見朋友

商記姓名

輟耕錄松江在城金世昌者出繼夏氏寄買爰宅修葺前廳梁內有鑿成金世昌三字昭昔時客商所記姓名人以為有定數云。

商同姓名

建康城南曹公大為人持重居官清廉蒞官之後七年六月赴班授建昌新城縣居家開期南隔兩年一日立於門外忽見一人自名牌而至題曰新知建昌軍新城縣事曹宣教公大姓曹少間有一人乘車而至問為何官曰當知縣也延之上坐問其鄉貫則曰公大問其登第之年又同曹公曰姓同名同官同而年又同此天故何也其人起而謝曰某一於部中見此姓名注授知其履歷故冒姓名為商耳不知為公也今當更之曹公大笑亦不致詰問其仁人也。

賜為李繼昭

唐昭宗時，有孫德昭者，賜姓名為李繼昭。

賜為趙保吉

宋太宗時，夏州李繼遷作亂，以李繼捧為節度使，賜姓名趙保忠。後李繼遷降，以為銀州觀察使，賜姓名趙保吉。

接輿

楚狂接輿，即陸通也。春秋時，王使聘江南，通大笑不應。其妻曰：妾與先生躬耕而食，親織而衣，據義而動，樂亦足矣。今受人重祿，乘人良駟，食人醲肥，將何以待之？通曰：吾不許也。妻曰：君使不從，非忠也；從之，違義也。不如去之。乃與通隱匿姓名，入蜀，居峨眉山。

夏馥

見隱士

負苓

王無功負苓傳：文中子講道於白牛之溪，弟子恭書北面，環向成列。講罷，程生退省於松下，語及周易，薛收嘆曰：不及伏羲乎。何雖之多也。俄而有負苓者，皤皤然倚松而聽，曰：吾子何嘆也？薛生曰：叟何為者而微嘆？負苓者云云。負苓者舍而去，追問之，居與姓名不答。文中子聞之，以隱者也。

箍桶

宋二程侍父入蜀，至大慈寺，有箍桶者，口吟易數，挾揖之，頗歸質所疑，酬答如流，問其姓名，不答徑去。

江上丈人

渡五子胥者

漢濱老父

見隱士

屠羊

隱者屠羊說，從昭王出奔，名楚王延之三旌之位。

牽狗

漢武帝東巡，濮上屋，忽見一老父牽狗，言曰欲見鉅公，已而忽不見。

山堂肆考人事第四十五卷

○命名 附異名婦人

禮記曰子生三月而名既冠而字名者所以正身體字之心意字者所以崇仁義叙長幼又曰君子已孤不更名

不以山川

左桓六年九月丁卯子同生公問名于申繻對曰名有五有信有義有象有假有類以名生為信以德命為義以類命為象取於物為假取于父為類不以國不以官不以山川不以隱疾不以畜牲不以器幣是以大物不可以命公曰是其生也與吾同物命之曰同注云以名生為信若唐叔虞生而有文在手曰虞遂命之為虞是也魯成季生而有文在手曰友遂命之為友是也以德命為義若文王名昌武王名發是也以類命為象若孔子首象尼山遂以名尼是也取于物為假若伯魚有人饋魚因名曰鯉是也與吾同物言與我同類蓋子同生與桓公同日也

不以子丑

白虎通殷家質宜故以生日名子尚書言太甲帝乙武丁是也不以子丑名者何也曰甲乙者幹也子丑者枝也幹者本本實故以甲乙為名也

執手而名

禮內則子生三月妻以子見於父父執子之右手咳而名之注云咳小兒笑聲謂父作咳聲笑容以示慈愛而名之也

侍事而名

唐李素立孫志遠始名時素立方奉使謂家人曰古有侍事名子者吾此役可命子係奉矣後改命志遠

名子僑如

晉師曠曰叔孫莊叔敗狄于鹹獲長狄僑如及虺也豹也而皆以名其子注云得臣生子待事而名之故名宣伯曰僑如穆子曰豹獨虺無聞

名子通國

見諡子

以蘭取名

左傳鄭世家鄭文公賤妾曰燕姞夢天使與已蘭曰余為伯儵余而祖也以是為而子蘭有國香人服媚之以夢告文公文公與之蘭而御之遂生子名曰蘭

以藥取名

李百藥隋內史德林之子幼多疾祖母趙因取名百藥

兆亂

左桓二年初晉穆侯夫人姜氏以條之役生太子命之曰仇其弟以千畝之戰生命之曰成師師服曰異哉君之名子也夫名以制義義以出禮禮以體政政以正民是以政成而民聽易則生亂君命太子曰仇弟曰成師始兆亂

奕兄其替乎

應讖

晉桓豁字朗子聞苻堅國中有讖云誰謂堅石打碎有子二十人皆以石為名以應之

參碑刊名

見承相

因慶取名

賈充始生父逵曰後當有充閭之慶故名充字公閭

為子弟作名

晉柳文舒為其子弟作名皆依謙以見意故兄子默字處靜沈字處道子渾字仲玄深字道沖因作書戒之曰欲使汝曹顧名思義也

以諸生見帝

唐魏元忠始名真宰以諸生見高宗高宗慰遣之不謝即出儀舉自若帝目送謂薛元超曰是子未習朝儀然名不虛得謂真宰相也

子厚二子名

柳子厚有二子長曰周六季曰周七子厚卒乃生

老泉二子名

蘇老泉名二子說輪輻蓋軫皆有職乎車而軾獨若無所為者雖然去軾則吾未見其為完車也軾乎吾懼汝之不外飾也天子之車莫不由轍而言車之功轍不與焉雖然車僕馬斃而患不及轍是轍者禍福之間也轍乎吾知其免也矣

慕相如改名 已下改名

顏氏家訓古司馬長卿慕藺相如為人故改名相如東漢有朱張字孫卿許暹字顏回梁世有庾晏嬰祖孫登連古人姓名為名字亦鄙才也按長卿幼名犬子

慕張綱改名

唐李綱始名暖慕漢張綱之為人改名綱

改立為昱

魏程昱本名立少時夢上天兩手捧日大祖曰卿當為朕腹心乃於立上加日而為昱

改武為乂

唐蔣乂初名武憲宗時因進見請曰陛下今日偃武修文群臣當承上意請改名乂帝悅時討王承宗兵方罷又恐天子銳意於武故因以諷唐柳渾初名載朱泚亂平載奏言臣名向為賊汙且載下文從戈非偃武所宜乃更名渾

改巖為龑

南漢劉龑初名巖乾亨九年白龍見南宮三清殿改元白龍因更名曰龑以應龍見之祥又有胡僧言讖滅劉者龑也乃採周易飛龍在天之義為龑字以名焉

改邪為[illegible]

宋郊在翰林有指公姓名謂公者曰姓符國號名應郊天
公不自安因請更名庠嘗移書宗道仰清臣稱為同年葉
戲答云清臣乃宋郊榜第六人登第偏閱小錄無宋庠者
不知何許人公答詩曰紋尾鼓動同姓名禁林依舊玷華
纓吳餘書錄題臣向便是當年劉更生。

疾讒改名

東漢劉向本名更生弘恭石顯等譖誣蕭張堪周堪更生傷
之乃著疾讒摘要因更名向。

避難改名

東漢趙岐字邠卿初名嘉其祖為御史岐生於御史臺因
字臺卿後避難改名岐。

賜名嗣恭　已下賜名

唐路嗣恭始名劍容連徙神烏姑臧二縣令考績為天下
最明皇以為可嗣漢魯恭因賜名嗣恭。

賜名玄佐

唐李希烈攻陳州劉玄佐救之希烈走乘進取汴州詔加
玄佐汴宋節度使陳州行營都統玄佐本名洽至是欲尊
寵之故賜今名。

有功賜名

唐程日華始名華德宗以其有功改曰日華

象賢賜名

唐陸象先始名景初睿宗曰子能紹先是謂象賢乃賜今
名。

賜名抱玉

見宗族

賜名應辰

宋汪應辰字聖錫本名洋紹興五年進士第一御賜今名

剛正賜名

唐陸堅初名慎玄宗嘉其剛正賜名堅。

忠義賜名

宋李世輔綏德青澗人自唐以來世襲蘇尾九族都巡使
年十七隨父永奇出入行陣高宗紹興中金人犯鄜延經
略使王庶暴聞喜世輔往應庶因有功遷至副將後金人

陷延安欲授永奇父子官永奇泣曰我宋臣也不欲事金。
密戒世輔歸朝毋以我故忒其志世輔乃誘執金撒离喝
馳出城至洛河金人追及之推金酋于山崖之下。世輔僅
得以二十六人奔夏其父永奇卒被害世輔竟自夏歸宋
嘉其忠義賜名顯忠

同帝王名　已下同名

唐李晉郴子粲德宗時官至郎中陸贄欲進粲官帝不
許使人諭陸贄曰晉粲父晉郴往年擅政有不臣之謀諸
子皆與古帝王同名今不欲用亦逐其兄弟各宜降外
官贄奏曰凡是譖愬之輩多非信實之言乞勿聽

同聖賢名

江南野史汪台符貽書宋齊丘詐之曰足下齊先聖以立名超亞聖而稱字齊丘慙而改爲子嵩後齊丘使人誘台符與飲酒縛其口沉石城下按孟子序云孟子名軻字則未聞故云超亞聖而稱字又古今姓纂孟軻字子居

蔡雍顧雍

東漢顧雍字元歎蔡伯喈異之謂曰卿必成名今以吾名與卿故雍與伯喈同名又顧嘗學書于伯喈其書爲伯喈所歎故字元歎

張玄謝玄

晉吳郡太守張玄與謝玄同年名亞于謝時稱南北玄

游肇高肇

後魏游肇爲廷尉時尚書高肇宣武之舅也以游名與己同欲令改之游以孝文所賜守正不許高甚銜之

盛度丁度

歸田錄往時學士入劄子不著姓但云學士臣某先朝盛度丁度並爲學士遂著姓以别之

好好 已下[illegible]名妓令

姓張唐人爲沈著作所納

端端

姓李唐李和分妓

[illegible]

姓楊唐錢塘人

英英

唐楊虞卿妾

寨寨

姓武唐錢塘人

真真

唐柳將軍愛妓又與韓真卿通者爲謝真真與鄭述古通者爲沈真真

燕燕

唐張祐妾

鶯鶯

姓崔唐人與張生往來又與元稹私其與張浩然私者爲李鶯鶯

惜惜

姓毛宋高郵妓又有羅仁卿女名惜惜見女

灼灼

唐舞歌之妓

盼盼

姓關唐張建封妾又宋有姓費者亦同此名黄山谷嘗贈以詩

盈盈

姓吳唐妓女又與天寶中貴人妾同名

紫紫

古湓婦名，狐所化也。出名山記。

紅紅

姓張，唐大曆中才人

瑟瑟

姓蕭，遼天祚元妃，善文墨，嘗作詠史詩以諷諫，契丹後被誅。

瓊瓊

姓薛，亦大曆中才人。又宋南渡後有妓馬瓊瓊者，與上庠生朱端朝情好甚密。

娉娉

姓馬，即東坡席上求詩子容家者。

東東

妓名。實鑒悼亡妓詩，惟有側輪車上鐸，耳邊長似叫東東。

舉舉

姓鄭，唐妓女，巧譚謔，為諸士所眷，狀元孫龍光偏多歌之。與同輩絳眞俱為都知。又酒席上每為席糾。按妓中之有頭角者為都知，所以分管諸妓，俾追召匀齊者是也。

蓮蓮

姓王，字沼容，亦唐妓，微有風貌，女弟小儇已下數輩皆不及。但假母有郭氏之癖，假父無王衍之鑒，故諸妓皆攫金特甚。詣其門者或酬酢不稱，多被盡留車服而返。

住住

姓張，亦唐妓，幼少而敏慧，能辨音律，與隣人龐佛奴六七歲時私有結髮之契。

蘇蘇

姓王，亦唐妓也，頗善諧謔。

心心

李心心、于心心，與楊奈兒、袁當兒數妓，皆元初京師之小唱也。

山山

元時妓，本良家子，因父兄而失身，資性明慧，技藝絕倫，始嫁樂人李小大，李沒，華亭縣長哈剌不花置于側室，凡十二年，後復入樂籍。

小小

姓蘇，南齊人，錢塘名妓。或以為唐人，非也。又春渚紀聞：宋司馬才仲初在洛下，晝寢，夢一美姝搴帷而歌曰：妾本錢塘江上住，花開花落，不管流年度。燕子啣將春色去，紗窗幾陣黃梅雨。才仲詢其名，云西陵蘇小小。曰後日相見于錢塘江上。及才仲以東坡薦應制舉中等，遂為錢塘幕官。其廨舍後有蘇小墓在焉。

當當

姓李，元教坊名妓，後出家。

（　）命字　附同字

禮曲禮男子二十冠而字，女子許嫁笄而字。郊特

姓冠而字之敬其名也

字可為氏

左隱八年衆仲曰諸侯以字為謚因以為族見前姓氏

字不若子

公羊傳氏不若名名不若字字不若子太平御覽公羊傳謂名不如字者非謂其人之名不如其字乃謂為人所字則近乎見尊為人所名則近乎見卑也名成乎禮字依乎名名字之本字名之末也為本故尊為末故卑婦人無名故賤於丈夫野人無名故賤於學士

褒儀父

公羊傳隱公元年儀父者何邾婁之君也何以名字也曷為稱字褒之也

嘉仲孫

左閔元年齊仲孫湫來省難書曰仲孫嘉之也

字曰遙集

晉阮孚母祖姑家胡婢也其父咸通之生孚咸遙姑書曰不意今日遂生胡兒姑答曰魯靈光殿賦云胡人遙集於上楹便可以遙集為字咸從之

字曰方穀

唐李栽義會吏氏請三郡紀功為碑篆字程為之辭未有字語曰周書凡厥正人既富方穀宜當之因以方穀為字

字曰禮闈

唐甄濟為著作佐郎兼侍御史濟生子月忌字曰禮闈又曰憲臺

字曰陵門

見外紀耦

兩孟公 已下同字

漢陳遵字孟公時列侯有與遵同姓字者每至人門坐中莫不震動既至而非是因號其人曰陳驚坐云

兩子夏

漢杜欽字子夏少好經書家富而目偏盲茂陵杜鄴與欽同姓字俱以材能稱京師故衣冠謂欽為盲杜子夏以相別欽惡以疾見詆乃為小冠高廣纔二寸由是京師更謂欽為小冠杜子夏而鄴為大冠杜子夏云

兩安期

一王含子應字一王湛子承字

兩處沖

一王遂字一王湛字

穀與毂同

山堂肆考誕育第四十六卷

○誕子 附誕女 誕孫

家語孔子告魯哀公曰人始生而有不具者五焉目無見不能食不能行不能言不能化及生三月而微煦然後有見八月生齒然後能食三年顖合然後能言十有六而精通然後能化陰窮反陽故陰以陽變陽窮反陰故陽以陰化是以男子八月生齒八歲而齔女子七月生齒七歲而齔十有四而化一陽一陰奇偶相配又子夏問孔子曰晝生者類父夜生者類母是以至陰主牝至陽主牡敢問其然乎孔子曰然吾昔聞老聃亦如汝之言

懸弧

禮內則子男生設弧於門左女子設帨於門右

弄璋

大音泰 裼音替

詩小雅大人占之維熊維羆男子之祥維虺維蛇女子之祥乃生男子載寢之牀載衣之裳載弄之璋乃生女子載寢之地載衣之裼載弄之瓦注云半圭曰璋瓦紡塼也

棄之隘巷

周本紀周后稷名棄其母有邰氏女曰姜嫄為帝嚳元妃出野見巨人跡心忻然悅欲踐之踐之而身動如孕者居期而生子以為不祥棄之隘巷馬牛過者皆辟不踐徙置之林中適會山林多人遷之而棄渠中冰上飛鳥以其翼覆薦之姜嫄以為神遂收養長之初欲棄之因名棄

禱于尼丘

圩音于

按孔子其先宋人父叔梁紇母徵在姓顏少而無子禱于尼丘而生孔子生而首上圩頂故名曰丘字仲尼

繫麟

拾遺記孔子生之夜有二蒼龍自天而下二神女擎香露於空中以沐徵在又有麟吐玉書於闕里人家云水精之子系衰周而素王故二龍繞室五星降庭徵在以繡紱繫麟角而去及夫子將終抱麟解紱而涕之未幾孔子卒

饋鯉

家語孔子年十九娶于宋之上官氏女一歲而生伯魚伯魚之生也魯昭公使人遺之鯉夫子榮君之賜因以名其子為鯉字伯魚年五十先孔子歿伯魚生伋字子思子思生白字子上子上生求字子家

驚母

左隱元年初鄭武公娶于申曰武姜生莊公及共叔段莊公寤生驚姜氏故名寤生遂惡之愛共叔段或云杜氏傳注寤生謂寤寐而莊公已生此說非也果如此自當喜何得復驚而惡之史記謂寤生生之難是也難生故武姜因而後寤因寤而驚

宜父

五代和峴當宰相和凝之子峴生會凝入翰林加金紫知貢舉凝喜曰我平生美事三者并集此子宜於我矣因名曰三美又字白生子詩揚杯祝願無他語謹勿頑愚似汝翁似爺亦可對驚母

香閣

見命元又唐張志和母夢楓生腹上遂生志和

秀草

傳燈錄西域有七枚秀草若羅漢聖人生則此草生清淨之地第三祖和修生時九枚秀草應時而生

鹿入胎

小說老子乘白鹿入母胎既生廣額大目疎齒方口耳有三門鼻有雙柱足蹈五字手把十文

犬御卵

博物志徐君宮人有孕生卵以為不祥棄于水濱孤獨老母有犬名鵠蒼獵於水濱得所棄卵銜以歸母母以為異覆煖之遂成小兒生時正偃故以為名長而仁智襲君徐國後鵠蒼臨死生角而九尾實黃龍也偃王葬之徐界內

鄰母收

洞冥記東方朔父張夷母田氏朔生三日而田氏亡時漢景帝三年也鄰母收養之生時東方始明因以姓焉朔生五歲忽失所在經年乃歸母見大驚曰汝行經年一歸何以慰我耶朔曰兒暫之紫泥海海有紫水汚衣仍過虞泉湔浣朝發中還何言經年乎

胡婦產

漢蘇武留匈奴十九年年老子前坐事死宣帝憫之問左右曰武在匈奴久豈有子乎武因恩平侯白前發匈奴時胡婦適產一子名通國有聲問來願因使者致金帛贖之上許焉及通國至上以為郎

虎乳

左宣四年初若敖娶於䢵生鬭伯比若敖卒從其母畜于䢵淫於䢵子之女生子文焉䢵夫人使棄諸夢中虎乳之䢵子田見之懼而歸夫人以告遂使收之楚人謂乳穀謂虎於菟故命之曰鬭穀於菟以其女妻伯比實為令尹子文

馬噓

魏略北方有橐離之國其王侍婢無夫有身王欲殺之婢云有氣如鷄子從天而下故我有身後生子王捐之于溷中豬以喙噓之徙于馬閑馬以氣噓之王疑以為天子令其母收畜之名曰東明常令牧馬東明善射王恐奪其國欲殺之東明走南至施掩水以弓擊水魚鼈浮為橋東明得渡追兵不及東明因都王夫餘之地

有文

左昭元年子產曰當武王邑姜方娠大叔夢帝謂已余命

而子曰虞。將與之唐。及生有文在手曰虞。遂以命之。又左
昭三十二年，史墨曰：昔成季友，桓之季也，文姜之愛子也。
始震而卜，卜人曰：生有嘉聞，其名曰友，為公室輔。及生，如
卜人之言，有文在其手曰友，遂以名之。

無影

見斷刑

神光照社

宋漢歷樞生四子，見神光照社，樞以問卜者，曰：此天符也。
子孫其興乎。樞于光處採之，得黃金，自是諸子宦學有名。
瑒音揚 至瑒七世通顯。

流星墮盆

晉桓玄，溫之孽子也。母馬氏嘗與同輩夜坐月下，見一流
星墜銅盆中，忽如二寸火珠，炯然明淨。以瓢接取，馬氏得
而吞之，遂有孕，生玄。

夢吞霞光

李老君之母玄玉女嘗晝寢，夢五色霞光入戶，結如彈丸，流
入玉女口中，吞之遂有孕。

夢服日精

劉元海之父豹妻祈子于龍門，有大魚二角，躍鱗而出，其
夜夢所見魚化為人，抱一物授其妻曰：此是日精，服之生
貴子。自是懷孕十三月，生元海。

一匹練

見長人

五色珠

樂史字子正，母夢吞五色珠而生。及長有文詞，初仕江南，
後歸宋，舉進士，獻金明池賦，召為三館編修。

藍田生玉

吳諸葛恪少有名，孫權見其父瑾曰：藍田生玉，真不虛也。

夢得石

[illegible]其母嘗夜[illegible]洞濱，見一石光明燁，以歸。是夜
夢人告之曰：石是浮磬之精，得之必生令子。後生琳，周文
帝朝位上柱國。

豺狼聲

左昭二十八年，叔向欲娶申公巫臣女，其母止之曰：甚美
必有甚惡。叔向懼不敢娶。平公強使娶之，生子伯石。伯石
始生，子容之母走謁諸姑曰：長叔姒生男。姑視之，及堂聞其
聲而還，曰：是豺狼之聲也。狼子野心，非是莫喪羊舌氏矣。
遂弗視。

天人貌

閩令尹[illegible]光色鮮盛，眼有日精，垂臂下
滕[illegible]有天人之貌。

公衍先生

左昭二十[illegible]公衍公為之生也，其母偕出，公衍先生，
公為之母曰：相與偕[illegible]。三日，公為生，其母先

以告。公為為兄昭公私喜于陽穀而思於[illegible]以[illegible]人為此
禍也。且後生而為兄，其[illegible]久矣，乃黜之，而以公衍為大
子。注云：公衍、公為，皆昭公子，相與偕出，言二母同日生，公
也。私喜於陽穀者，本年公使公衍獻玉于齊侯，齊[illegible]以
陽穀之邑與衍也。思于魯者，追思失魯之禍也。務人為此
禍者，務人即公為。言公為始與公若謀逐季氏而致此禍
也

陽邁衲孕

宋書：南海扶南王陽邁初在孕，其母夢生兒，有人以金席
藉之，其色光麗。夷人謂紫金之精者為陽邁。

賜犬

越語：越勾踐令壯者無娶老婦，令老者無取壯妻。女子十
七不嫁，丈夫二十不娶，其父母有罪。有將娩者以告，公令
醫守之。生丈夫，二壺酒一犬；生女子，二壺酒一豚。生三人，
公與之母；生二人，公與之餼。注云：母，乳母也。

贈龜

宋梅聖俞生男，前一日夢道士贈龜一枚，故聖俞和永叔
洗兒詩：夜夢有人衣帔幌，水邊授我黃龜兒。明朝我婦忽
在蓐，乃生男子當秀眉。

范母如廁

范雎母如廁產雎，頭為磚所傷，故以磚為小字。

王母遷樓

青箱記：米[illegible]父[illegible]作[illegible]郡任官[illegible]欲若母有孕
值江水暴[illegible]樓，[illegible]生公，時陽岸漢陽居人
見樓上[illegible]。

向母夢日

宋[illegible]初生，母夢日精在懷，二天人手執金爐
來至其所，因而有孕。

李母夢星

唐李太白，母夢長庚星入懷而生太白。又蕭何感昴星之
精，張良感弧星之精，樊噲感狼星之精而生。

香水盆

唐崔侍御生子三日，白樂天送之詩曰：洞房門上掛桑弧，

香水盆中浴鳳雛。還似初生三日魄，嫦娥滿月即成珠。

湯餅會

生子三朝會，曰湯餅會。唐劉禹錫送張盥詩曰：憶爾懸弧
日，余為坐上賓。引箸舉湯餅，祝詞天麒麟。宋蘇軾賀陳述
古弟生子詩：剩欲去為湯餅客，惟愁錯寫弄麞書。

黃氣入口

酉陽雜俎：老君母曰玄妙玉女，天降玄黃氣如彈，入口而
孕，凝神瓊胎宮三千七百年，赤明開運，歲在甲子，誕於扶
刀蓋天西那玉國鬱寥山丹玄之阿。

赤文隱背

[illegible]何堅母[illegible]氏所子于西門劉[illegible]其夜夢與神交有孕。生堅，

生時有神光門天燭其庭背有赤文隱起成字曰草符臣

陳寔繞井

博物志陳成初生十女使寔繞井三匝祝曰女為陰男為陽女多災男多祥後果得子生男又云婦人妊身三月未滿者擇衣冠平旦繞井三匝映水視影勿反顧必生男

竇母渡河

北齊竇泰母有娠期而不產大懼有巫云渡河湔裙必易生因至水所忽一人云當生貴子還家生泰

持賀兩家

史記盧綰者豐人也與漢高祖同里盧綰親與高祖太上皇相愛及生男高祖盧綰同日生里中持羊酒賀兩家及高祖盧綰壯俱學書又相愛也里中嘉兩家親相愛生子同日壯又相愛復賀兩家羊酒注云親謂父也

普賜羣臣

世說晉元帝生子普賜羣臣殷羨謝曰臣無勳焉而猥頒厚賚帝笑曰此事豈可使卿有勳又南唐時宮中嘗賜洗兒果有近臣謝表云猥蒙寵數深愧無功李主曰此事卿安得有功

頭玉

磽音敲

李賀詩頭玉磽磽眉刷翠骨重神寒天廟器一雙瞳子剪秋水竹馬梢梢搖綠尾

掌珠

杜甫寄漢中王詩掌中擎得一珠新白樂天詩掌珠一顆兒三歲鬢雪千莖父六旬又云玉牙珠顆小男兒羅薦蘭湯浴罷時

母夢懸鈴

梁任昉字彥升父遙仕齊為中散大夫母裴氏夢五色綵旗四角懸鈴一落入懷中心悸有娠生昉八歲能屬文褚彥回謂遙曰卿有令子所謂百不為多一不為少

父夢積笏

宋章得象字希言生時父夢庭積象笏因以得象為名

緇郎

南部新書崔慎由鎮西川有異人曰君四十無子為公求之終南僧徵子有僧絕粒五十年君遺以服玩受之即其嗣也果受之僧卒遂生子字曰緇郎即崔徵也又宋宋祁父玘為雁山令夢人遺文選一部而生祁故小字選郎

玘音起

玉童

湘山野錄相國王公丙申歲為睢帥值歲饑亡者數千戶公奏乞貸種粒牛糧懇訴甚切朝廷可之一夕宿驛舍夢中有一人召公出拜見一人紫紋象簡如牧守之儀遣一緋衣丱童曰以汝有愛民之心上帝嘉之賜此童為宰相子授訖寤是夕夫人亦有祥兆而孕焉後果生一子乃慶之也器格清粹能談紫府闕事祥符壬子歲謂所親曰上

丱音慣

元夫人命我為玉童，只為吾父未受相印，受則吾去矣。不數日公果正拜，及踰月，履之卒。

鶴雛

宋楊大年初生，母章氏夢羽人自言武夷仙君託化。既生乃一鶴雛，盡室驚駭，棄之江。叔父曰：吾聞間世之人，其生必異。往視之，則鶴蛻而嬰兒具焉。體尚有毛，其長盈尺，經月乃落。

蛇蛻

邵氏聞見錄：宋崇寧中，大將劉法將生，其母帷帳忽墜，鑿而下視之，一大蛇蛻，母怖甚，避之他所。及法生，再視之，但見蛇蛻耳。又漢竇武母產子，并產一蛇。

釋氏抱送

杜甫徐卿二子歌：君不見徐卿二子生絕奇，感應吉夢相追隨。孔子釋氏親抱送，盡是天上麒麟兒。大兒九齡色清徹，秋水為神玉為骨。小兒五歲氣食牛，滿堂賓客皆回頭。吾知徐公百不憂，積善袞袞生公侯。丈夫生兒有如此二雛者，名位豈肯卑微休。按：尸子曰：虎豹之駒，雖未成文，已有食牛之氣。

道士來謁

楊大年父文逸為居玉山令。大年將生，一道士袖刺來謁，自稱懷玉山人，迎謁秀甥斯須不見，公遂生。後三十七為學士，晝寢於玉堂，道士來謁，稱懷玉山人，故出一牒閱之，寫三十七字，大年驚曰：得非數乎？許添乎？道士命筆一點，為四十一字，至其數果卒。

婦人擘盤

宓堅志：翟揖年五十無子，繪觀音像以祈子。其妻夢白衣婦人以盤擎一兒授之，遂生兒。

道士授棋

李泰伯母初無子，祈禱無所不至。祥符二年，夢道士弈棋戶外，往觀之，其一人取局之一子授焉，遂孕生泰伯。

祈魘母室

廣記：觀察使皇甫政妻陸氏往魘母室祈男，請俸錢百萬結構堂宇，後果生男。

告張仙像

蜀蘇洵天聖中至玉局觀，見一畫像，云是張仙神也，無子者禱之輒應。洵尚無子，因解玉環易之，每露香以告，乃生軾、轍，成大儒。洵自為像贊。一說世傳張仙像乃蜀王孟昶挾彈圖也。因花蕊夫人入宋宮，念其故主，偶攜此圖挂於壁，且祀之。太祖幸而見之，致詰焉，夫人詭對曰：此蜀中張仙神也，祀之能令人有子。此夫人一時欺宋祖之言，非實有所謂張仙也。老泉時去孟蜀不遠，乃不知有此事，何耶？

犀兒

東坡詩：未保四方犀角兒，先逢玉雪中卯子。又云：眼中

犀角真吾子身後牛衣愧老妻又云我有長頭兒角頰崢
嶸玉四歲不知行抱負頰[illegible]腹許來高聲頂起走超奔鹿
按鄭語史伯言幽王棄高明顯昭而好讒慝暗昧惡犀角
豐盈而近頑童窮固注云犀角謂顏有伏犀豐盈謂頰
輔也皆聲明之相也頑童愚也固陋也暗昧寡聞不
識德義也故東坡詩句中豐盈犀角之語蓋出於此。

驥子

黃魯直賀吳仲叔父紉子詩門第骨秀已知騏驥子性仁
端是鳳凰雛不勝渥水種神復應出岐山作瑞符漸諳家
人知姓氏試看屏上識之無乃翁樹德多陰德徑作高門
待女車。

鵲宿戶

唐王廷湊始生有鵲數十朝集庭樹暮宿簷戶及長驍勇
歷居戎職值亂據田弘正推為留後子孫相繼為鎮一百
年。

鶴集庭

唐張九齡母夢九鶴自天而下集於庭遂生九齡。

夢鳳集身

南史徐陵之母臧氏夢五色雲化為鳳集左肩已而
誕陵時有僧寶誌上人者世稱有道陵年數歲家人攜以
候之寶誌摩其頂曰天上石麒麟也又南史王僧虔母夢
[illegible]其身因有娠又聞腹中啼聲寶誌曰此子當

為神仙宗伯又唐王遠知母晝寢夢鳳集身因有娠宋陸
少游字務觀初生時其母夢鳳集于庭。

[illegible]投懷

定命錄唐張說母夢玉燕投懷而生說

白鵠從雲

拾遺記吳時張承之母孫氏懷承之時鄉人相謂曰昨見
張家有白鵠從空入雲承之母使占之占者曰鵠延年之
物從空入雲自卑升高之象當使子孫位極人臣名擅江
表若生子可名白鵠後承之位至丞相輔吳將軍。

異雀鳴樹

唐崔信明以五月五日生日方中有異雀鳴集庭樹占者
曰生子當以文顯位殆不高貞觀中為秦川令卒。

夢房脫衣

索充夢房脫上衣索紞曰房字去其上乃一男字夷狄陰
類也君婦當生男果然。

夢神與羹

邵氏聞見錄邵康節母李氏其姑張氏遇之甚嚴一夕欲
自盡夢神人令以玉筯食羹一盃告曰無自盡當生佳兒
後李夫人因山行於雲霧間見一黑猿有感而娠臨娩有
猿滿庭人以為瑞是生康節七歲戲於庭蟻穴中別見
天日雲氣往來也。

後匣行

隋文中子母銅川夫人經山梁復巨石而有娠遂生文中。

立產室

宋李顯忠初生時立于產室有火光及長勇力絶人

英骨

晉桓溫未朞溫嶠見之曰此兒有英骨可試使啼及聞其聲曰真英物也溫父彝以兒為嶠所賞故名曰溫

神光

安祿山母禱於軋犖山虜所謂鬪戰神者既而有娠及生有光照穹廬野獸盡鳴望氣者言其祥范陽節度使張仁愿遣搜捕欲殺之匿而免母以神所命遂字軋犖隨母嫁虜將安延偃遂冒姓安後歸唐更名祿山

羅入室

富鄭簡公曰王荊公之生也有貛入室俄失所在後小名貛郎

象入門

傳燈錄第十祖脇尊者生時父夢白象入其門背有寶座座上有明珠

東坡洗兒詞

蘇東坡賀洗兒詞犀錢玉果利市平分霑四坐自愧無功此事何如到得儂擬犀角黃錢色似之故曰犀錢果白於玉故曰玉果吳人自稱曰儂

永叔洗兒歌

歐陽公洗兒歌虎兒可愛光陸離開眼已有百步威按許慎曰陸離美好貌

雞飛 已下誕女

論衡名族兩子母浣帛於溪有明珠射體感而孕又夢翠雞五色自空飛下又而化為鶴飛去遂生西施

雉雊

兩陽雜俎武則天初誕之月雌雉雊於帷右手中指有黑毫左旋如黑子引之長尺餘閒見錄歐陽公在夷陵遊姜嫁廟祈禱嗣家人夢一鶴飛來白云雌鶴果得女甚端麗

作門楣

唐玄宗寵楊妃當時謠曰生女勿悲酸生男勿喜歡又曰男不封侯女作妃君看女却是門楣

傾邦國

杜甫錦樹行生男墮地要膂力生女富貴傾邦國

長枝 已下誕孫

白樂天詩恭賀今來發女孫梧桐老去長孫枝注云言既老則有子孫亦如梧桐之老而有孫枝

立竹

蘇東坡詩如今未聞老與少兒孫森森如立竹

[illegible]

蘇子瞻賀子由生第四孫詩云今日散幽憂彈冠及新沐況聞萬里孫已報三日浴朋來四男子大壯泰臨復開書喜

見而未飮春生腹無官一身輕有子萬事足擧家傳好
殊胡鶯允目爛爛開眼富硯硯崢頭王但令強筋骨可以
耕衍沃不須富文章端解耗紙竹君歸定何日我計久矣
熟長留五車書要使九子讀箪瓢有內樂軒冕無流矚人
言遊以我窮達已可卜豫謀二頃田莫作八州計

開顔

種伊川文集祖評事平生未嘗見笑惟長孫始生一老嫗
報曰承吉新婦生男微開顔曰善視之

山堂肆考誕育第四十七卷

○雙生 附背生 胄生 脇生

戰國策孿子之相似唯其母知之孿雙生也

圉妾

左傳十七年晉惠公之在梁也梁伯妻之梁嬴孕過期卜
云將生一男一女男爲人臣女爲人妾故名男曰圉名女
曰妾

嚚良

公羊傳古人尚質雙生者以後生者居上取以爲兄西京
雜記霍將軍妻產二子疑所爲兄弟或曰前生爲兄後生
爲弟或曰居上者宜爲兄居下者宜爲弟時霍光聞之答
書曰昔殷王祖甲一產二子曰嚚曰良以卯日生嚚巳日
生良則以嚚爲兄以良爲弟許釐莊公一產二女曰妹曰
代楚大夫唐勒一產二子一男一女男曰貞夫女曰瓊華
近代鄒明侍文長倩一生二男滕公一生二女李黎生一
男一女並以前生爲長今霍氏亦宜以前生爲兄焉

一產六人

老彭姓彭名鏗顓頊玄孫陸終氏之仲子陸終氏娶鬼方
氏之女孕而不育十一年開左右脇而出者六人其老彭
封于韓大彭之墟即彭城也至殷末世年已七百餘歲而
不衰其後子孫遂以封國爲氏

四乳八子

論語周有八士伯達伯适仲突仲忽叔夜叔夏季隨季騧注云四乳而生八子。

背坼生禹

鯀納有莘氏脩己背坼生禹。

胷坼生契

商神女簡狄胷坼生契

摩耶脇生

摩耶夫人脇生釋迦佛。

王氏脇生

魏黃初間汝南屈雍婦王氏從右脇生男。

○遺腹子

淮南子曰不思其父無貌于心也不夢見像無形于目也。

趙朔生武

見義士。

當户生陵

漢李廣子當户早卒遺腹生子陵有廣之風烈指當户廣子名。

内史不奏

漢泗水王戴薨無嗣國除後宮有遺腹子煖相内史不奏言上聞而憐之至煖為泗水王相内史皆下獄。

繼父不容

東軒筆錄宋杜祁公衍越州人父早卒遺腹生公前母有二子不孝其母改適河南錢氏公年十五六其二兄以為其母匿私財以適人就公索之不得引刀斫之傷腦走投其姑姑匿其重檢上出血數升僅而得免乃詣河南歸其母繼父不之容往來孟洛間貧甚傭書以自給

名曰小同

東漢鄭玄之子益恩為孔融吏黃巾攻圍往赴難被害有遺腹子以丁卯日生玄以其手文似已名之曰小同一說玄孫以丁卯日生而玄以丁卯歲生故名小同。

名曰百常

宋范文忠公鎮兄鎡卒于隴城無子聞其有遺腹子在外公時未仕徒步求之兩蜀間二年乃得之曰吾兄異於人體有四乳是兒亦必然驗之果然名之曰百常。

○前後身 附王辰

前後身出釋氏論迴之說隋李士謙論前後身云或問不信佛家報應者士謙曰積善餘慶積惡餘殃豈非佛經云轉輪五道此晉祖所謂千變萬化未始有極也若鯀為黃熊杜宇為鶗鴂褒君為龍牛哀為虎君子為鵠小人為猿黃母為黿宣武為鼈鄧艾為牛徐伯為魚此非佛家變受異形之謂耶客曰邢子才云豈有松柏後身化為樗櫟者士謙曰此不類之說也變化皆由心作木

豈有心乎。客亦不能難。

指環

晉羊祜五歲，令乳母取所弄金環。乳母曰：汝先無此物。祜即詣鄰人李氏東垣桑木中探得之。主人驚曰：此吾亡兒所失物也，云何持去？乳母具言之，知李氏子則羊祜前身也。

識取弄刀

冥祥記：向靖有女數歲而亡。女始病時弄小刀子，母奪取不與，傷母手。後又產一女，年四歲，曰：前時刀子何在？母曰：無也。女曰：昔爭刀子，故傷母手，何云無也？靖乃聚數刀，令置一處，令女自識。女子大喜，即取先所弄者。

五歲落井

後蜀文澹生五歲，謂母曰：有五色香囊在杏林中。往取得之，乃澹前生五歲失足落井，今再生也。

九歲墮井

晉鮑靚字太原，年五歲，語父母云：兒本是李家兒，九歲墮井而死。父母訪之，皆驗。

彌勒後身

唐御史郭弘霸稱武后乃彌勒佛後身。又蔡寬夫曰：白樂天晚極喜李義山詩，嘗謂：我死得為爾子足矣。後義山生子，遂以白老字之。既長，略無文性。溫庭筠嘗戲之曰：以爾為樂天後身，不亦忝乎？然義山詩有衮師我嬌兒美秀乃

無匹之譽何也。

沙門前身

洞冥記：中書令王珉有一胡沙門，瞻珉風采，曰：使我後生得為此人子，願亦足矣。後珉生一子，始能言，便解外國語，及絕國珠貝，長所未見，即識其名，咸謂沙門乃前身也。

靈運來謁

玉壺清話：江南遺錄初生，父忽夢前朝謝靈運來謁，願託君為父子。錄生，狀貌如夢中所見，故小字康樂。及冠穎秀，嗣主累用之。平建州，克湘潭，號為[illegible]羅漢。

僧孺來謁

宋劉沆字沖之，吉州人。曾祖景洪居後陸山，山有牛僧孺讀書堂。沆母夢牛相公來見而生沆。沆仁宗時參知政事。

非熊再生

唐姑蘇顧況字逋翁，有子非熊，暴亡。況追悼哀切，乃吟曰：老人喪愛子，日暮泣成血，老人年七十，不作多時別。非熊在冥間聞之，以情告冥官，冥官皆憫之，斷令再生況家。三歲能言，冥間及父皆吟之，其弟妹小名悉遍呼之。

鄧禹後生

宋范祖禹母夢一丈夫被金甲至寢，曰：吾故漢將鄧禹也。祖禹以是日生，因以祖禹為名，初字淳父，得司馬溫公以傳稱鄧禹篤行淳備，改字[illegible]，亦淳甫如也。

湖州伽葉司馬問李白是何人白以詩答曰青蓮居士謫仙人酒肆藏名三十春湖州司馬何須問金粟如來是後身按青蓮居士太白自號也

王源道君

青瑣劉沆赴舉有老人贈一聯云今年且躍窮驢去異日當乘寶馬歸公曰何以知之叟曰公是羅浮山王源道君公愧謝而去

葛川牧童

後唐李源京洛人父憕死安祿山之難源悲憤不仕不娶居杭州惠林寺者三十年與僧圓澤為友同至三峽見一孕婦錦襠負甖而汲圓澤曰此其托身之所也源驚問之澤曰婦人姓王吾當為之子後十三年中秋夜當與相見于杭州天竺寺是夜圓澤亡而婦人生一子源如期至天竺忽聞葛洪川畔有牧童隔水呼源乃圓澤也歌曰三生石上舊精魂賞月吟風不要論慚愧情人遠相訪此身雖異性常存歌罷拂袖而去

泗州寺僧

陳以嶠者泗州陳平章之孫也倜儻不羈人稱為陳顛元至元五年為姚州同知謫寓於杭寓赤山重陽日楊太史瑀邀張伯雨訪之偕遊水樂洞嶠自言前身泗州寺僧也戒行精嚴人呼為老佛一日呼侍者作血臟羹侍者曰老佛一世持齋何故思此老佛怒而去見陳平章曰我持齋

血臟羹平章亦以持齋為勸老佛怒曰原來也是不了事漢平章不得已作羹啖之歸寺別大衆而作偈曰撞開平地三層土踏破長淮一片水陡坐而逝浮龕至淮河時水合已久茶毗之際一塔大震河水自裂陳平章嘗坐廳事恍見老佛入堂中追問之則曰予舍此報誕于卿我也

王京侍郎

見天

玉華侍郎

夷堅志莆田方朝散宋政和中為欽州守病瘵三日而蘇歷言所見云有女童迎至一城樓閣明煥金字書其門曰玉華之宮正中殿設榻使就坐俄有道士五人前再拜曰碧落洞玉華宮莫真君敬問先生先生昔有陰功上帝乃見白玉樓試文一篇帝覽之大喜拜為玉華侍郎有過下遷塵世外臨與侍女宋道華治所有入關夫婦之想謫墮人世生閩中莫真君乃代先生為侍郎者

和尚託生

志林蘇子由在高安聰禪師夢與子由同迎五戒禪師東坡至云其八九歲時時夢身是僧往來陝右又云姚方孕時夢一僧瘠而眇來託宿驚曰真戒禪師陝右人也一目暮年棄五祖絕於大愚逆數蓋五十年矣後東坡謫英州與僧書曰戒和尚又懵懂也

武夷託生

見誕子。

野狐入塚

廣異記：唐汴州汰縣尉孫緬家奴，年六歲，忽謂緬母笑云：娘子總角時，曾養一野狐，今憶不？母亦省之。奴云：爾時野狐即奴身也。後走入古塚，後為獵人所殺，見閻羅王，王以無罪，當得人身，遂生海州為乞人子，苦饑寒，二十而死，又見王，王曰：與汝作貴人家奴，遂得至此，今已三生矣。

大蛇盤鼓

東齋記事：宋蔡君謨知福州，有疾，累日，夢登鼓角樓，凭鼓而臥，通判請不打三更鼓，角將對曰：夜有大蛇盤鼓上，驚遂不去，可畏，因此避之。遂至五更，君謨疾愈，與通判言之，人遂以君謨為蛇精。又唐明皇問葉法善云：張果老是何人？曰：混沌初分時白蝙蝠精也。

沈幾舊朋

宋嘉祐中，沈遘知杭州，所經路堰，皆集堰牛以備牽挽，時方大暑，監官以下皆露宿堰上，以伺水之出入。忽聞以行策相呼者，曰：明日有何生活？一曰：明日沈幾之子過此，吾輩又有一番勞苦。一曰：沈幾當有子，知杭州耶？因悲咽歎嘆，衆共審其言，氣非俗流，使人跡之，乃堰下之牛，有墮淚者。衆乃嘆息曰：安知此牛非沈幾之舊朋乎。

秋壑蒼頭

元延祐間，天水趙源，僑寓葛嶺，其側即賈似道故宅也。日晚，徙倚門外，忽一女子，年可十五六，原注目久之。明日出門，又見，如此者再。源問曰：姐姐家何處？女笑而拜曰：兒家與君為鄰，君自不識耳。源遂留之宿，明旦辭去，夜則復來。源一夕被酒戲之曰：綠兮衣兮，綠衣黃裳。女子有赧色，數日不來。及再來，源叩之，乃曰：本欲與郎君偕老，奈何以婢妾待之？然君已知之矣，不敢復隱。原問其故，女慘然曰：兒實非今世人，亦非有禍於君者，但宿數當然耳。源大驚曰：願聞其詳。女子曰：兒故宋平章秋壑之侍女也，本臨安良家子，少善弈棋，年十五，以棋童入侍。每秋壑回朝宴坐半閑堂，必召兒侍弈，是時君為其家蒼頭，職主煎茶，每因供進茶甌，得至後堂。君時年少，美姿容，兒見而慕之，嘗以繡羅錢篋乘暗投君，君亦以玳瑁脂盒為贈，彼此雖各有意，而內外嚴謹，莫能得其便。後為同輩所覺，讒於秋壑，遂與君同賜死于斷橋之下。君今已再世為人，而兒猶在鬼錄。言訖泣下，源亦為之動容，因謂女曰：汝之精氣能久存於世耶？女曰：數至則散矣。源曰：何時？女曰：三年耳。及期，女臥病不起，面壁而逝。源感其情，不復娶，投靈隱寺為僧。

錢鏐轉世

宣和遺事：宋高宗乃錢鏐轉世，俱壽八十一。

德裕轉世

桯齋筆斷：宋趙鼎乃唐李德裕轉世，俱壽六十二。冷齋夜話：張方平乃瑯琊寺僧轉世，撫然文集三十冊乃族叔之

師嚴伯威後生隆山雜誌史彌遠乃覺闗祭後生孫公談圃馮京先公乃五臺僧後身癸辛雜誌眞西山乃草庵和尚後身

張衡後身

東漢張衡死日蔡邕母始懷孕二人才貌相類人云邕是張衡後身

李白後身

宋郭祥正字功甫母夢李白而生祥正少有詩名梅堯臣謂曰天才如此眞李白後身也又堯臣贈功甫詩曰在昔熟識汾陽王納官貰罪義難忘今觀郭氏奇俊郎眉目眞似攻文章死生往復猶康莊樹穴探環知姓羊

房琯前身

蘇東坡詩序房琯爲盧氏宰與道士邢和璞出遊過夏口村入廢寺坐古松下和璞使人鑿地得甕中所藏婁師德與永禪師書謂琯曰頗憶此耶琯因悵然悟前身之爲永禪師也

顧總前身

唐牛僧孺幽怪錄顧總爲縣小吏數被縣尹鞭笞因逃墟墓之間有二黃衣曰劉公幹頗憶昔日同遊否僕二人乃王粲徐幹君前身是劉楨以書袖中書曰此君集也總覽之然明白乃携集見尹尹大驚曰不可使公幹爲小吏即以賓禮待之時謂以劉楨倫能庇生顧總

孔子生辰 已下生辰

按左傳止載孔子魯哀公十六年四月己丑卒不載其生公羊傳止載襄公二十一年十一月庚子生又不載其卒史記載襄公二十二年庚戌十一月庚子生哀十六年壬戌四月己丑卒年七十三家語謂卒年七十二或謂卒日乃乙丑非己丑也按乙丑乃四月十八日若己丑則五月十二矣索隱又曰若孔子以襄二十一年生至哀十六年卒爲七十四若襄二十二年生則孔子年七十三經傳生年不定使夫子壽數不明余昔從金陵游孔子六十代孫承先者持所誌孔子像授余內稱至聖先師生于魯襄公二十二年庚戌之歲十月庚子即今之八月二十七日也卒于哀公十六年四月乙丑即今之二月十八日也余以爲先師生卒年月日時出自其子孫相傳者當得其眞則所謂二十一年十一月生與己丑日卒者非矣

孟子生辰

孟子生于周定王三十七年四月二日即今二月二日卒于赧王二十六年正月十五日即今之十一月十五日也年八十四鄒邑里人至今遇冬至日廢賀節之禮蓋有自來矣

小一月生

曹操責孫權質子張昭等猶豫不決權引周瑜詣母前定議權母曰公瑾議是也公瑾與伯符同年小一月耳汝其

兄事之。公瑾周瑜字，伯符孫策字。又韓愈作張巡傳曰：許遠與巡同年生，而月日後于巡，呼巡為兄。

後一日生

王直方詩話：李濟與李宗諤同宗同甲，後一日而生，平日休戚亦同。宗諤先殁，濟後一日卒。

同年皆窮

東坡志林：馬正卿夢得作太學正，清苦有氣節。余偶于齋書杜子美秋風嘆一篇，初無意也。正卿即日辭歸，至今白首窮餓，守節如故。又曰：夢得與僕同歲月生，少僕八日。是歲生者無富貴人，而僕與夢得為窮之冠。即吾二人觀之，尤當推夢得為首。

同庚俱貴

聞見錄：王仲儀與呂寶臣俱以丁亥生。仲儀年三十餘，以龍圖閣待制知渭州。時西方有警，命三帥選差神龍衛廂兵送行，府候吏騎御之盛，前此未有也。時呂申公在相位，仲儀往別申公，申公顧左右喚十二郎來，即寶臣也。公曰：仲儀與汝同庚，今統千兵，權元帥；汝猶為管庫也。仲儀既去，申公徐謂寶臣曰：汝無羨，汝後十年，却于汝手作差遣。至治平初，寶臣權樞密副使，仲儀以端明殿學士為渭帥。

同庚齊名

東漢質帝紀：鍾瑾與李膺同年，俱有聲名。

同甲作會

宋文潞公居洛日，年七十八，同時中散大夫程珦、朝議大夫司馬旦、司封郎致仕席汝言，年皆七十八。嘗為同甲會，各賦詩紀之。潞公詩云：四人三百二十歲，況是同生甲午年。占得熙朝為賦客，合成商嶺採芝人。清談亹亹風生席，白髮蕭蕭雪滿肩。此會從來誠未有，洛中應作畫圖看。

同日相賀

見註下。

同年先老

世說：顧悅與簡文帝同年，而髮早白。簡文曰：卿何以先老？答曰：蒲柳之質，望秋先零；松栢之姿，經霜彌茂。

雌甲辰

雞跖集：裴晉公有道以祝應基，郎中庾威在坐曰：此是雌樹生者。公偶問郎中年甲，對曰：與公同是甲辰。公笑曰：郎中便是雌甲辰。故宋周子充謝許監丞壽詩啓曰：庾威雌甲辰，敢攀壽儁；公瑾小一月，通契吾宗。

小戊子

東軒筆錄：程文惠與龐公同戊子生。程已貴，龐尚為小官，常戲龐曰：君乃小戊子也。後龐大拜，文惠曰：今日大戊子，却為小戊子矣。

穮音標 蔉音袞

錢音剪 鎛音博 銍音質 艾音刈

襏襫音 撥大

山堂肆考民業第四十八卷

○農家

荀子曰良農不為水旱輟耕

歷山

帝王世紀舜耕歷山歷山之人皆讓畔死葬蒼梧有象常為之耕

莘野

孟子曰伊尹耕于有莘之野而以樂堯舜之道

饁彼南畝

詩豳風三之日于耜四之日舉趾同我婦子饁彼南畝

有事西疇

歸去來辭農人告余以春及將有事于西疇

載芟載柞

詩周頌載芟載柞其耕澤澤

是穮是蔉

左昭元年趙文子曰我將以信為本循而行之譬如農夫是穮是蔉雖有饑饉必有豐年

庤錢鎛

詩周頌命我衆人庤乃錢鎛奄觀銍艾注云庤具也錢銚鎛鉏皆田器也

服襏襫

管子曰首戴苧蒲身服襏襫沾體塗足暴其髮膚盡其四肢之力此之謂農

饁王入 聲

父菑子播

周書厥父菑厥子乃弗肯播矧肯穫

夫耨妻饁

左僖三十三年冀缺耨其妻饁之敬相待如賓

簡器修政

周禮地官遂大夫正歲簡稼器修稼政注云稼器耒耜錢鎛之類稼政若封疆徑術之類正歲十一月農隙之時則簡之修之

解凍暴背

戰國策頓弱言于秦王曰有其實而無其名者商人是也無把銚推耨之勞而有積粟之實此有其實而無其名者也無其實而有其名者農夫是也解凍而耕暴背而耨無積粟之實此無其實而有其名者也

躬耕南陽

見隱士

躬耕東皋

文粹呂才東皋子集序烏巾聯牛躬耕東皋

陳勝言志

見志士

徐穉食力

東漢徐穉于家貧常自耕非其力則不食

長兄去弟

呂覽云善去者長其兄而去其弟不善去者長其弟而去其兄兄兄嘉去也弟弟參也。

望杏瞻蒲

徐陵侯安都碑文望杏敦耕瞻蒲勸穡宜歌千耦家喜萬鍾春鴈始歸必具龍匳秋蟀載吟必鳴機杼。前四句勸耕後四句勸織蜀孟昶勸農文全用之。

決渠降雨

塍音成

西都賦提封五萬疆場綺紛溝塍刻鏤原隰龍鱗。決渠降雨荷鍤成雲五穀垂穎桑麻敷芬。

抱甕占星

編茅結草上漏下濕之悲指橅抱甕占星望雲之勞。負薪烝以耕耘後一餉而不至者之苦舉債於豪右結一為五者之冤農之為農亦良苦矣。

戒天時

白帖播種不愆戒天時于風雨刈穫無傷窮地利于膏腴

分地利

白帖農分地利人代天工杜詩云為農知地形。

植杖而芸

論語丈人曰四體不勤五穀不分孰為夫子植其杖而芸。

帶經而鋤

見寬學。

火耕水耨

漢武帝詔曰江南之地火耕水耨。

象耕鳥耘

唐陸龜蒙曰耕者行端而徐起撥欲深象行端且深。法其端深故曰象耕耘者務疾而畏晚鳥之啄食務疾而畏奪法其疾畏故曰鳥耘。

朝巡夕課

李翰蘇州屯田須冬耕春種夏耘秋穫朝巡夕課。日考旬會趣其時也。

春種秋收

唐李紳子公憫農詩春種一粒粟秋收萬顆子。四海無閑田農夫猶餓死鋤禾日當午汗滴禾下土誰知盤中飧粒粒皆辛苦呂溫誦之曰此人必作卿相後果如其言。

手足胼胝

胝音支

韓詩外傳子路曰有人於斯夙興夜寐。手足胼胝而面目黧黑樹藝五穀以事其親而無孝子之名。何也孔子曰。吾意者身未敬邪色未順邪辭不遜邪。胼胝皮堅也胝足繭也。

頭面枯黑

宋張舜民打麥歌田家以苦乃為樂。敢憚頭枯面焦黑。

趙至投書

晉人趙至聞其父耕叱牛聲投書而泣曰。我小未能榮養。使老父不免勤苦。

馮道遺冊

五代馮道本田家，狀貌質野，朝士多笑其陋。道入朝，任贊、劉岳在後，道行數步必反顧。贊問岳何為，岳曰：道下兔園冊耳。兔園冊者，鄉校俚儒教田夫牧子之所誦也。故岳舉以誚道。道聞之大怒，遷岳秘書監。

○蠶家

圖經：蜀之先有蠶叢帝。又高辛氏時，蜀有蠶女，不知姓氏。父為人所掠，惟所乘馬在。女念父不食。其母誓于衆曰：有得父還者，以此女嫁之。馬聞其言，驚躍振迅，絕其拘絆而去。數日，父乃乘馬而歸。母以誓衆之言告之。父曰：誓于人，不誓于馬，安有人而偶非類乎。馬跑，父怒欲殺之，馬愈跑，父射殺之，曝皮于庭。皮蹶然而起，捲女飛去。旬日，皮復棲于桑上，女化為蠶，食桑葉，吐絲成繭，以衣被于人間。一日，蠶女乘雲駕此馬，侍衛數十人，謂父母曰：太上以我孝心不忘義，授以九宮仙嬪矣，毋復憶念也。今塚在什邡、綿竹、德陽三縣界，每歲祈蠶者，四方雲集。蜀之風俗，宮觀皆塑女像，披馬皮，謂之馬頭娘，以祈蠶焉。又蠶書：飼蠶勿用雨露桑，蠶食不乾之葉則病，惡濕故也。今俗飼蠶，以葉曬之，欲其勻厚，故古者王親耕，三推而止；后親蠶，三曬而止。

祭西陵氏

黃帝元妃西陵氏嫘祖，始教民育蠶，治絲以供衣服，後世祀為先蠶。周官內宰，詔皇后蠶于北郊，禘戒享先蠶。及禮記皇妃祭先蠶西陵氏是也。

祀苑窳婦

漢禮儀志：春蠶生，皇后親桑于苑中，蠶室祭蠶于苑，以中牢羊豕祭蠶神，曰苑窳婦人、寓氏公主也。苑窳一作苑瓠。

浴種

周禮夏官馬質：禁原蠶者。蠶與桑同生于三月，故曰春蠶。原蠶謂之再蠶，一名魏蠶，俗又呼為夏蠶。先王之法禁焉。淮南子云：原蠶再登，非不利也，然王法禁之，謂其殘桑。周禮鄭注：天文辰為天駟，辰則大火。蠶書：蠶為龍精，月直大火則浴其種，是蠶與馬同氣，物莫能兩大，禁原蠶者，為其傷馬也。故埤雅謂禁原蠶者，非特護桑，以害馬故耳。又術家末偶蠶傳馬口，即不能噬草，蓋其氣類自然相感。舊祀先蠶為馬祖，事本於此。為馬所禱，謂之馬祖；為蠶所禱，謂之先蠶。是馬與蠶同其類耳。今人以鹽浴蠶種，謂之浴蠶，以蠶為上，不浴者次之，名曰火蠶。

秤絲

禮月令：季春之月，后妃齋戒，親東鄉躬桑，禁婦女毋觀，省婦使以勸蠶事。蠶事既登，分繭稱絲效功，以供郊廟之服。

執筐

詩豳風：蠶月條桑，取彼斧斨，以伐遠揚，猗彼女桑。女執懿

筐。遵彼微行，爰求柔桑。

具曲

植音治 籧音渠

月令：季春之月，命野虞無伐桑柘。戴勝降于桑，具曲植籧筐。

繭館

見春。

桑壇

晉元康儀：皇后採桑壇在蠶宮西南。

北郊

純音夫

禮祭統：王后蠶于北郊，以供純服；夫人蠶于北郊，以供冕服。

東苑

董巴輿服志：漢皇后桑于東郊苑中。

金絲

杜陽雜編：彌羅國有桑，連延數十頃。其上有蠶長四寸，其色金，其絲碧。詳見珍寶絲類。

冰繭

見貢獻。

卵大如盌

白公記：扶桑蠶長七尺，卵大如盌。

繭大如斗

孔帖：大軫國以五色石甃池塘，採大柘葉飼蠶于池塘中。始生如蚊睫，及老可五六寸。池中有挺荷，蠶經十五月，即入荷中作繭。繭成，其大如斗，自然五色。國人繰之以織神

錦，故人謂之靈泉絲。

食礬

蠶食礬石而肥，鼠食礬石而死。

飼柘

蠶書：以柘葉飼蠶，其絲作琴瑟，清明響亮過于凡絲。

八育

交州蠶一歲八育，南陽郡蠶一歲八績。

三眠

蠶俯曰眠，眠時不食桑柘，經一晝夜而蛻殼。蠶有三眠者，有四眠者。唐玄宗天寶中，有三熟蠶。唐尹思貞為青州刺史，蠶歲至四熟，黜陟使路敬潛至部，嘆曰：豈非善政致祥乎！因表言之。

荀卿賦

[illegible]

荀卿蠶賦：食桑而吐絲，前亂而後理，夏生而惡暑，喜溫而惡雨，而蛹以為母，蛾以為父，三俯三起，事乃大已。是之謂蠶理。唐陸龜蒙賦序：荀卿有蠶賦，楊泉亦為之，皆言蠶有功于世，不斥其禍于民也。余激而賦之，極言其不可能無意乎。

王建詞

王建蠶簇詞：但得青天不下雨，上無蒼蠅下無鼠。新婦拜簇願繭稠，女灑桃漿男打鼓。三日開箔雪團團，先將新繭送縣官。已聞鄉里催織作，去與誰人身上著。

○商賈

史記用貧求富農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繡紋不如倚市門此言末業貧者之資也

聚貨

易繫辭神農氏作日中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蓋取諸噬嗑

通財

天官太宰以九職任萬民六曰商賈通貨財

以有易無

孟子曰古之為市也以其所有易其所無者有司者治之耳有賤丈夫焉必求壟斷而登之以左右望而罔市利人皆以為賤故從而征之

販賤賣貴

史記言不當賤賣貴家累千金

販脂

見富人

賣餅

唐嘉話劉伯芻侍郎嘗言所居安邑里巷口有鬻餅者早過戶未嘗不聞謳歌而當爐起早一旦召之與語貧窘可憐因與萬錢令多其本日取胡餅以償之欣然持鏹而去後過其戶則寂然不聞謳歌之聲謂其逝矣及呼至謂曰爾何輟歌之遽乎曰本領既大心計轉麄不暇唱渭城矣伯芻曰吾思為官亦然因成大噱

貸皮貸絺

越語句踐棲於會稽之上乃號令於三軍曰凡我父兄昆弟及國子姓有能助寡人謀而退吳者吾與之共知越國之政大夫種進曰臣聞之賈人夏則資皮冬則資絺旱則資舟水則資車以待乏也今君王既棲於會稽之上然後乃求謀臣無乃後乎注資取也賈賤賣貴故夏取皮而冬取絺旱取舟而水取車也

列隧列肆

左太沖賦市廛所會萬商之川列隧百重列肆巨千

所出有錄

計然者濮上人博學無所不通尤善計算嘗南遊越范蠡師事之其書則有方物錄著四方所出

到處輒留

東漢耿舒與兄弁書曰馬伏波類西域賈胡到一處輒止是以失利又東坡詩日作賈胡留注云賈胡胡人為商者到一處輒停留而不行以此不得利

心計

漢洛陽賈人子桑弘羊以心計年十三為侍中注云以心計言不用籌算也

目語

晉成伯陽市賦巷列千所羅居百族則能目語額瞬談智

手尺寸之開寬寄于毫釐之際。

賣甕

小說貧人止能辦販售甕之資，夜宿甕中，心計曰：此甕賣之若干，其息已倍矣，我得倍息，遂可販二甕，自二甕化而為四，所得倍息，其利無窮，遂喜而舞，不覺甕破

販樵

貨殖序諺曰：百里不販樵，千里不販糴

○工匠

論語：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又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塗丹雘

周書：若作室家，既勤垣墉，惟其塗塈茨；若作梓材，既勤樸斲，惟其塗丹雘。

成方圓

孟子曰：公輸子之巧，不以規矩，不能成方圓

飭材

周禮天官冢宰以九職任萬民，五曰百工飭化八材。注云：八材，珠、象、玉、石、木、金、革、羽也

辨品

周禮：審曲面勢，以飭五材，以辨民器。注云：審察五材，方面形勢曲直之宜以治之

鑿椽

國語：趙文子為室，斲其椽而礱之。張老夕焉而見之，不謁而歸。文子聞之，駕而往，曰：吾不善，子亦告我，何其速也？對曰：天子之室，斲其椽而礱之，加密石焉；諸侯礱之；大夫斲之；士首之。備其物，義也；從其等，禮也。今子貴而忘義，富而忘禮，吾懼不免，何敢以告？文子歸，令之勿礱也。匠人請皆斲之。文子曰：止，為後世之見之也。其斲者，仁者之為也；其礱者，不仁者之為也。注云：礱，磨也。速，去速也。

畫墁

彭更曰：有人于此，毀瓦畫墁，其志將以求食也。

得手應心

莊子曰：齊桓公讀書於堂上，輪扁斲輪於堂下，曰：以臣之事觀之，斲輪徐則甘而不固，疾則苦而不入，不徐不疾，得之於手，應之於心，口不能言，有數存焉於其間，臣不能以喻臣之子，臣之子亦不能受之於臣，是以行年七十而老斲輪。古之人與其不可傳也死矣，然則君之所讀者，古人之糟粕已夫。

血指汗顏

韓文：不善為斲，血指汗顏，巧匠旁觀，縮手袖間。

毋作淫巧

禮月令：孟冬之月，命工師效功，陳祭器，按度程，毋或作為淫巧以蕩上心。

斲不陁陽

張平子西京賦止闕甲第當道直啟程巧致功期不陁陊注云言皆程擇好匠令盡致其功夫既牢又固不傾陊也

不視美材

莊子曰匠石之齊至乎曲轅見櫟社樹其大蔽牛絜之百圍其高臨山十仞而後有枝觀者如市匠伯不顧遂行不輟弟子厭觀之走及匠石曰自吾執斧斤以隨夫子未嘗見材如此其美也先生不肯視行不輟何也曰已矣勿言之矣散木也以為舟則沉以為棺槨則速腐以為器則速毀以為門戶則液樠以為柱則蠹是不材之木也無所可用故能若是之壽

必求大木

孟子曰為巨室必使工師求大木

木人能歌

列子曰穆王西巡狩還道有獻工人名偃師問曰若有何能偃師曰臣已有所造願王先觀之翌日偃師謁見王王曰若與偕來者何人耶對曰臣之所造能倡者王驚視之趨步俯仰信人也鎮其頤則歌合律捧其手則舞應節王與盛姬內御並觀之技將終倡者瞬其目而招王之左右侍妾王大怒立欲誅之偃師立剖散倡者以示王皆傅會革木膠漆白黑丹青之所為王諦料之內則肝膽心肺脾腎腸胃外則筋骨支節皮毛齒髮皆假物也合會復如初見王試廢其心則口不能言廢其肝則目不能視廢其腎則足不能步王始悅而嘆曰人之巧乃可與造化同功乎

木人為御

論衡曰班為母作木人為御機關一發遂去不還

中鉤應繩

莊子陶者曰我善治埴圓者中規方者中矩匠人曰我善治木曲者中鉤直者應繩甘泉賦般倕棄其剞劂兮王爾投其鉤繩注云剞劂鑿也鉤曲尺繩以準直

持引執杖

柳子厚梓人傳京兆尹將飾署委群材會衆工或執斧斤或執刀鋸梓人左持引右執杖而中處焉量棟宇之任視木之能舉揮其杖曰斧彼執斧者奔而右顧而指曰鋸彼執鋸者趨而左俄而斤者斲刀者削皆視其色俟其言莫敢自斷其不勝任者怒而退之亦莫敢慍焉

運斤

莊子謂從者曰郢人堊慢其鼻端若蠅翼使匠石斲之匠石運斤成風

作扇

西京雜記長安巧工丁緩作臥褥香爐體常平又作七輪扇一人運之滿堂寒戰

公輸為梯

公輸般為高雲梯欲以攻宋墨子聞之自魯往裂裳裹足日夜不休十日十夜而至于郢見楚王曰聞大王將攻宋有

之乎。王曰然。墨子曰。請令公輸般試攻宋之城。臣請試守之。於是公輸般設攻宋之具。墨子繁帶守之。公輸般九攻之而墨子九却之。不能入。遂輟兵。

預浩造塔

歸田錄。都料預浩。工於造塔。每臥則交手於胸。為結構之狀。如此逾年。撰成木經三卷行于世。

分事而勸

荀子曰。農分田而耕。賈分貨而販。百工分事而勸。士大夫分職而聽。

斲木而成

荀子曰。陶人埏埴而為器。工人斲木而成器。注。埏。擊也。埴。

括土也。

驚猶鬼神

莊子曰。梓慶削木為鐻。鐻成。見者驚猶鬼神。魯侯問曰。子何術以為焉。對曰。臣將為鐻。未嘗敢以耗氣也。必齋以靜心。齋三日而不敢懷慶賞爵祿。齋五日不敢懷非譽巧拙。齋七日。輒然忘吾有四肢形體也。當是時無公朝。其巧專而外骨消。然從入山林。觀天性。形軀至矣。然後成見鐻。然後加手焉。不然則已。則以天合天。器之所以疑神者。其是歟。注云。鐻。樂器也。似夾鍾筍簴之形。為鳥為獸。削木為之也。加手。取也。

侯造傀儡

見工部尚書。

棘猴

燕王好微巧。人曰。臣能棘刺之端造沐猴。王請其制而觀之。術人即遁也。

木鳶

淮南子曰。魯般以木為鳶而飛。

三年而成

列子曰。宋人有為其君以玉為楮葉者。三年而成。遂以巧食宋國。

一物不失

唐玄宗紀。韓國夫人中堂既成。召工圬墁。約錢二百萬。復求賞技。虢國以絳羅五百段賞之。嗤而不顧。曰。請以螻蟻蜥蜴。記其數。置堂中。苟失一物。不敢受直。復以金盃貯瑟瑟三斗。以賞匠者。

鏝衣食

唐韓文公圬者王承福傳。承福世為京兆長安農夫。天寶之亂。喪其土田。手鏝衣食。餘三十年。舍于市之主人。而歸其屋食之當焉。視時屋食之貴賤。而上下其圬之傭以償之。有餘則以與道路之廢疾餓者。

贍器用

韓文公原道。為之工以贍其器用。

造作希觀

唐莊元穎為劍南節度使敬宗驕僻不君元穎每欲希帝意以固寵常貢工巧作無有程度。

工藝進身

閻立德父毗隋殿中少監本以工藝進故立德與弟立本皆機巧有思

○漁人

尸子曰燧人之世天下多水故教人以漁文子曰堯使水處者漁山處者木。

雷澤

本紀舜漁雷澤雷澤上人皆讓居。

渭濱

呂望年七十釣於渭渚三日三夜魚無食者與農人言農人者古之先賢人也謂望曰子將復釣必細其綸芳其餌徐徐而投之無令魚駭望如其言初下得鮒次得鯉刺腹得書書文曰呂望封於齊望自此知其當貴又六韜文王田于渭陽見呂望坐茅以漁。

珠澤

穆天子止征舍于珠澤以釣於流水。

旋溪

陽陵子明釣於旋溪得白龍子明拜謝放之後得白魚腹中有書教子明服食三年白龍來迎之。

鼓枻

屈原漁父辭漁父鼓枻而去歌曰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吾足。

得梭

陶侃少時漁于雷澤嘗撒網得一織梭挂于壁有頃雷雨梭化為龍而去

餌鮒

孔叢子曰子思居衛衛人釣于河得鰥魚焉其大盈車子思問之曰鰥魚難得者子如何得之對曰吾一釣垂一魴之餌鰥過而弗餌更以豚之半體則吞之子思曰鰥雖難得貪以死餌士雖懷道貪以死祿。

釣鰲

列子曰歸墟中有五山帝使巨鰲十五戴之五山始峙而不動龍伯國之大人一釣連六鰲於是二山流于北極。

芒針為鉤

列子曰詹何楚人也以獨繭絲為綸芒針為鉤荊篠為竿剖粒為餌引盈車之魚於百仞之淵汨流之中綸不絕鉤不伸竿不撓。

巨犗為餌

莊子曰任公子為大鉤巨緇五十犗以為餌蹲乎會稽投竿東海旦旦而釣期年不得魚已而大魚食之牽巨鉤錎沒而下騖揚而奮鬐白波若山海水震蕩聲侔鬼神憚赫千里任公子得若魚離而腊之自制河以東蒼梧以北莫

罶音柳　笱音苟　筌音全

不厭若魚者。

持竿

見隱士。

挾罶

宋玉釣賦：左挾魚罶，右執槁竿，立於橫汙之涯，倚乎楊柳之間。

發笱

詩邶風：毋逝我梁，毋發我笱。注云：梁，堰石障水而空其中，以通魚之往來者；笱，以竹為器而承梁之空以取魚者。

忘筌

莊子曰：筌所以取魚，得魚而忘筌也。筌以竹為之。

且音苴　刳音枯

得龜圓五尺

史記：宋元君夜半而夢人被髮闚阿門曰：予自宰路之淵，為清江使河伯之所，漁者余且得予。元君覺，使人占之，曰：此神龜也。君曰：漁者有余且乎？左右曰：有。君曰：令余且會朝。明日余且朝，君曰：漁何得？對曰：且之網得白龜，其圓五尺。君曰：獻若之龜。龜至，君再欲殺之，再欲活之，心疑，卜之，曰：殺龜以卜吉。乃刳龜，七十二鑽而無遺筴。仲尼曰：神龜能見夢於宋元君而不能避余且之網，知能七十二鑽而無遺筴，不能避刳腸之患。如是則知有所困，神有所不

人也。

得蛟長三丈

拾遺記：帝常以季秋之月，泛蘅闌雲鷁之舟，宵晷繼夜，釣於臺下，以香金為鈎，霜絲為綸，丹鯉為餌，得白蛟長三丈，若大蛇，無鱗甲。帝曰：非珍祥也。命大官為鮓，肉紫骨青，味甚香美。

不避蛟龍

莊子曰：水行不避蛟龍者，漁父之勇也；陸行不避兕虎者，獵夫之勇也。

不言姓氏

唐時楚江有漁者，換酒飲醉，極自歌舞，不言姓氏。江陵守崔鉉見而問之曰：君之漁，隱者之漁耶？漁者之漁耶？漁者曰：昔姜子牙、嚴子陵皆以為隱者之漁也，殊不知不釣其

魚，釣其名耳。

箬音弱

青箬綠簑

唐張志和自稱煙波釣徒，垂釣不設餌，志不在魚也。有漁歌云：西塞山前白鷺飛，桃花流水鱖魚肥。青箬笠，綠簑衣，斜風細雨不須歸。又曰：雲溪灣裏釣魚翁，舴艋為家西復東。江上雨，浦邊風，更看荷衣不嘆窮。

束書攜酒

宋陸游詩：船頭一束書，船尾一壺酒。新釣鱖魚肥，旋洗白蓮藕。

蓬底獨斟

杜荀鶴溪興云：山雨溪風捲釣絲，瓦甌蓬底獨斟時。醉來

睡看無人與流下前溪也不知。

月下高吟

夷堅志卓彥恭嘗過洞庭月下有小漁舟過其傍卓呼問
枻音曳
有魚否應曰無魚有詩卓喜曰願聞一篇可乎其人鼓枻
高吟曰八十滄洲一老翁蘆花江上水連空世間多少乘
除事良夜月明收釣筒

出沒風濤

范希文贈釣者詩江上往來人盡愛鱸魚美君看一葉舟
出沒風濤裏

來往煙波

鄭谷釣翁詩來往煙波非定居生涯蓑笠外無餘閑垂兩

髩任如鶴祇把一竿時釣魚月浦扣船歌皎潔雨途偎岸
卧蒲蹤行人誤話金張貴笑指北邙丘與墟。

獮音顯

獵人

爾雅春獵為蒐夏獵為苗秋獵為獮冬獵為狩注
云蒐為搜索取不任者苗為苗稼除害獮為順殺
氣狩為得獸取之無所擇。

用三驅

周易王用三驅失前禽。

習五戎

禮月令季秋之月天子乃教於田獵以習五戎。

東都搏獸

詩小雅宣王會諸侯于東　因田獵而選車徒焉詩曰之
旐音兆
子于苗選徒囂囂建旐設旄　搏獸于敖

西狩獲麟

左哀十四年西狩于大野叔孫氏之車子鉏商獲麟以為
不祥以賜虞人仲尼觀之曰麟也然後取之。

豝音巴

發豝殪兕

詩小雅悉率左右以燕天子既張我弓既挾我矢發彼小
豝殪此大兕此美宣王田也

射麋掎麟

罘音浮
子虛賦駕車千乘選徒萬騎畋於海濱列卒滿澤罘罔彌
山掩兔轔鹿射麋格麟。

詫楚

司馬相如子虛賦楚使子虛於齊齊王悉發車騎與使者
詫音侘
出畋畋罷子虛過詫烏有先生而亡是公存焉坐定烏有
先生問曰今日之畋樂乎子虛曰樂獲多乎曰少然則何
樂曰僕樂王之欲誇僕以車騎之衆而僕對以雲夢之事
也烏有先生曰足下不遠千里來況齊國王悉發境內之
士備車騎之衆與使者出畋乃欲戮力致獲以娛左右何
名為誇哉今足下不稱楚王之德厚而盛推雲夢以為高
竊為足下不取也。

誇胡

楊雄長楊賦序明年上將大誇胡人以多禽獸秋命右扶

東音棠 罝音嗟 鈌音古 獲音角 阹音去

風發民入南山。自褒斜東至弘農南歐漢中。張羅網罝罘。捕熊羆豪豬虎豹狖玃狐兔麋鹿。載以檻車輸長楊射熊館。以網為周阹。縱禽獸其中。令胡人手搏之。自取其獲。上親臨觀焉。注云阹遮禽獸圍陣也。

禮音但 裼音錫

禮裼暴虎

詩鄭風。禮裼暴虎。獻于公所。

詭遇獲禽

王良曰。吾為之範我馳驅。終日不獲一。為之詭遇。一朝而獲十。

十旬弗反

夏書。太康尸位。以逸豫滅厥德。黎民咸貳。乃盤遊無度。畋于有洛之表。十旬弗反。

三月不返

菌簬音囷路

說苑。荊文王得茹黃之狗。菌簬之矰。以畋于雲夢。三月不反。保申諫曰。王之罪當笞。王曰。願請變更而無笞。保申曰。臣承先生之命。不敢廢。王曰。敬諾。王伏。保申束細箭五十。跪而加之王背。如此者再。保申趨出。欲自沉。王曰。此不穀之過也。保將何罪。王乃變行。從保申。殺茹黃之狗。折菌簬之矰。

漆澤

狢音鶴

穆天子傳。天子獵於漆澤。乃得白狐玄狢。以祭于河宗。

金鄗

張協七命。白商素節。月既授衣。天凝地閉。風厲霜飛。將因氣而致殺。臨金鄗而講師。

焚萊

周禮夏官。牧師。凡田事。贊焚萊。又。久官。山虞若大田獵。則萊山田之野。注云萊謂除其草萊也。

踐稼

唐莊宗嘗畋中牟。踐民稼。中牟令當馬前諫曰。陛下為民父母。奈何毀其所食。使轉死溝壑乎。按莊宗。即李存勗也。

弋昭華

韓詩外傳。齊景公弋昭華之池。顏鄧聚主鳥而亡之。景公怒欲殺之。晏子曰。鄧聚有死罪四。請數而誅之。為吾君主

鳥而亡之。一罪也。使吾君以鳥之故而殺人。罪二也。使四國諸侯聞之。以吾君重鳥而輕士。罪三也。天子聞之。必將貶绌吾君。危其社稷。罪四也。此四罪者。故當殺無赦。景公曰止。此亦吾過矣。願夫子為寡人敬謝焉。

獵伊闕

唐莊宗獵于伊闕。命從官拜梁太祖墓。涉歷山險。連日不止。或夜合圍。士卒墜崖谷死傷甚衆。

獻子遺冠

說苑。獻子卜獵。占之繇曰。君子得黿。小人遺冠。獻子獵而無得。遺其豹冠。

石虎拔箭

麑音迷

見勇敢。

西巴放麑

韓子曰。孟孫獵得麑。使秦西巴持之歸。其母隨而呼之。西巴不忍而與其母。孟孫適至求麑。對曰。余不忍而與其母。孟孫大怒逐之。居三月。復召爲其子傅。曰。夫子不忍麑。又且忍吾子乎。

唐儉搏豕

見納諫。

飛鳥翔噪

唐張武仲子直方。好弋獵。洛陽飛鳥皆識之。見必翔噪。

老麋哀請

見風。

將兒從獵

晉孫盛爲庾公記室參軍。從獵。將其第三兒齊莊俱行。庾公不知。忽於獵場見齊莊。時七八歲。庾公謂曰。小兒亦復來乎。齊莊應聲答曰。所謂無小無大。從公于邁。

將兒出射

冥驗記。吳唐廬陵人。少好驅媒獵射。家以致富。後春月將兒出射。正值麀鹿將麑。麀鹿覺人氣。呼麑。麑不知。徑前就媒。唐射麑死。鹿母悲鳴不已。唐乃藏草中。出麑置淨地。鹿母直來前。府仰頓伏。絕而復起。唐又射鹿母。應弦而倒。至前邑。復射一麞。箭反激。還中唐子。唐擲弓擁子而哭。聞空中呼曰。吳唐。鹿之愛子。與汝何異。

麏濟君

常帶絲繩

世說。桓南郡玄好獵。每田狩。車騎甚盛。五六十里中。旌旗蔽隰。騁良馬。馳擊若飛。雙甄所指。不避陵壑。或行陣不整。麏兔騰逸。參佐無不被繫束。桓道恭。玄之族也。時爲賊曹參軍。頗敢直言。常自帶絳綿繩著腰中。玄問此何爲。答曰。公獵好縛人。士會當被縛。手不能堪芒也。玄自此小差。

常載罝網

唐單王元吉喜鷹狗。出常載罝網三十車。曰。我寧三日不食。不可一日不獵。

上疏諫獵。

見總諫官。

獻詩諷獵

唐魏知古。景雲末爲侍中。玄宗初即位。獵于渭川。知古從焉。因獻詩以諷。其略曰。嘗聞夏太康。五弟訓禽荒。我后來冬狩。三驅盛禮張。順時鷹隼擊。講武事功揚。此欲誠難縱。茲遊不可常。子雲陳羽獵。僖伯諫魚棠。得失鑒齊楚。仁恩念禹湯。上悅。手詔褒美。賜帛五十段。

[illegible]音迷

○樵人

荊公詩。老妻稻下收遺穗。稚子松間拾墮樵。

傷麟

孔子夜夢三槐之間。豐沛之邦。有赤氣。驅車見芻兒傷麟

之左足。求薪從之。

藏鹿

列子曰。鄭人有薪於野者。遇駭鹿。擊而斃之。恐人見之也。遽而藏諸隍。覆之以蕉。

亡簪

見故人

觀奕

晉樵者王質入石室山。因觀二人奕。不覺斧柯已爛。

韞丘

韓詩外傳。子路與巫馬期薪於韞丘之下。

谷口

杜詩。谷口樵歸唱。

石下得鏡

龍城錄。長安任仲宣妻資鏡示之識者。謂爲三代物。詢其所得。云嵩山樵者石下得之。

甕中取錢

徐鉉稽神錄。建安有村人乘小舟往來建溪。採薪爲業。山上忽有數錢流下。尋至山半樹下。有大甕。錢滿其中。而甕少欹。故錢流出。于是推正。以石搘之。取五百餘錢以歸。率家人再往。將盡取之。而忘其所。徘徊數日。不忍去。夜夢人曰。錢有主。不可取。向甕欹。以五百顧爾正之耳。

鄭弘請神

見風。

江淹貂蟬

蕭子顯齊書。江淹年十三時孤貧。常採薪以養母。曾於樵所得貂蟬一具。將鬻以供養。母曰。此乃汝之休徵也。汝兒才行若此。豈長貧賤。可留待得侍中著之。後果拜侍中。

樵夫言政

見縣令。

樵夫談道

古詩。樵夫談王道。

○牧人

周禮冬官牧人掌牧六牲而阜蕃其物。以供祭祀之牲牷。

稱爲天師

莊子曰。黃帝問途于牧馬童子。因問爲天下。小童曰。爲天下者亦奚以異乎牧馬者哉。亦去其害馬者而已矣。黃帝再拜稱天師而退。

知爲君子

百里奚始爲人牧牛。秦穆公問牛何肥也。對曰。臣飲食之以時。使之不以暴。有險先後之以身。是以肥也。穆公知其君子。卒相之。

飯牛

淮南子曰。齊桓公郊迎客。夜開門。甯戚飯牛車下。望見桓

骭音幹

公而悲擊牛角而疾為商歌曰南山粲白石爛中有鯉魚長尺半生不逢堯與舜禪短褐單衣適至骭從昏飯牛至夜半長夜漫漫何時旦桓公聞之曰異哉歌者非常人也命後車載之

養馬

漢武帝時匈奴休屠王太子名日磾元狩二年沒入官輸黃門養馬

博塞亡羊

莊子曰臧與穀二人相與牧羊俱亡其羊問臧奚事則挾策讀書問穀奚事則博塞以遊

叱石成羊

見山

荷箠而隨

列子曰袮楊朱見梁王言治天下如運諸掌王曰先生有一妻一妾而不能治三畝之園而不能芸言治天下何也曰君見夫牧羊者乎百羊而群使五尺童子荷箠而隨之欲東而東欲西而西使堯牽一羊舜荷箠而隨之亦不能前之矣

杖節而牧

蘇武杖漢節牧羊

卧月

鍾弱翁詩草鋪橫野六七里笛弄晚風三四聲歸來飽飯黃昏後不脫蓑衣卧月明

銜煙

古詩戴笠銜煙去披蓑冒雨歸